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Title: 飛龍全傳

Author: active 18th century Xuan Wu

Release date: April 29, 2008 [eBook #25229]

Language: Chinese

\*\*\* START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飛龍全傳 \*\*\*

Produced by Min-Wei Wu

### 第一回 苗訓設相遇真龍 匡胤遊春騎泥馬

詞曰：

世事如棋，從來興廢由天命。任他忠佞，端的難僥倖。

聖主垂裳，勳業昭功令。蒼生幸，掃穢除氛，纔把江山定。

右調《點絳脣》

話說從古以來，國運遞更，皆有定數，治極則亂，亂極則治，一定之理也。天下自唐季以來，五代紛更，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僭竊相踵，戰爭不息，人民有倒懸之苦，將士多汗馬之勞，終於立國不長，究非真命之主。

獨至大宋，聖人應運而興，御極以來，削平偽鎮，把錦繡江山，奠定得十分安固，相傳三百年鴻業，歷國恁般久長，這也因他神武不殺，仁義居心，所以如此。觀其伐南唐時，命曹彬云：「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鬥，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祇此數語，便如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矣。」然此仁心義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為堯舜之君也，不必煩言多贅。祇就他未登九五之時，把那三打韓通、禪州結義這許多事跡，表白出來，可以使聞者驚心，觀者吐舌。方知英雄舉動，迥異庸愚，畢竟有掀天拔地之形，攬海翻江之勢。正如暗中指使，冥裏施為，誠有不期然而然者。有詩為證：

龍虎行藏自不同，輝煌事業有奇蹤。

時君若肯行仁政，真主如何降九重。

話說後漢高祖皇帝劉智遠晏駕之後，太子承祐登基，廟號隱帝。為人懦弱有餘，剛斷不足。即位以來，雖不能海晏河清，卻也算得烽煙消熄，承平日久，世道粗寧。這時有一位先生，姓苗名訓，字光義，能知過去未來，善曉天文地理。他奉了師父陳搏老祖之命，下山來扮做相士模樣，遍遊天下，尋訪真主。那時正在東京汴梁城中，開著相館，每日間，哄動那些爭名奪利的人，都來論相，真個挨擠不開，十分鬧熱。一日清晨，光義起來開館，挂了那個辨魚龍定優劣的招牌，垂帘灑掃已畢，正在閑坐，祇見一位青年公子，獨自自信步進來，光義抬頭一看，暗暗吃驚，連連點首。怎見得那人的好相？祇見：

堯眉舜目，禹背湯腰。兩耳垂肩，棱角分明徵厚福。雙手過膝，指揮開拓掌威權。面如重棗發光芒，地朝天挺。身似泰山敦厚重，虎步龍行。異相非常，雖道潛龍勿用。飛騰有待，足知垂拱平章。漫夸闢土紫微星，敢比開疆赤帝子。

這人非別，就是那個開三百年基業的領袖，傳十八代子孫的班頭一姓趙名匡胤，表字元朗，世本涿郡人氏。父親趙弘殷，現為殿前都指揮之職。母親杜氏夫人。原來趙弘殷所生三子一女一長匡胤，次匡義，三光美，四玉容小姐。這匡胤之生，因後唐明宗皇帝登極之年，每夜在於宮中焚香祝天道：「某乃無福，因世大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之主。」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誠，為君仁愛，即命赤鬚火龍下降人間，統係治世，生於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因此父母稱他為香孩兒。後因石敬瑭拜認契丹為父，借兵篡唐，趙弘殷挈家避亂於路，肩挑二子，遇一異人指說道：「此擔中乃二天子也。世上說道無天子，今日天子一擔挑。」因住居於汴梁城雙龍巷內。至後漢立朝，弘殷方纔出仕。此時匡胤正當年交一十八歲，生得容貌雄偉，器度豁達，更兼精通武藝，膂力過人。娶妻賀氏金輝，十賢淑。那匡胤生性豪俠，又與本郡張光遠羅彥威二人結為生死之交，每日在汴梁城中，生非鬧事，喜打不平。

這日清晨，早起無事，出外閑遊，打從相館門首經過，舉步進門，意欲推相。卻值 苗光義閑坐在此，抬頭一見，不覺驚喜道：「此人便是帝王之相，吾昨日排下一卦，應 今日清晨有真主臨門，不想果應其兆。」立起身來，往外一張，四顧無人，回身即望 匡胤納頭便拜，口稱：「萬歲，小道苗光義接駕有遲，望乞恕罪。」匡胤一聞此言，不覺大驚道：「你這潑道，想是瘋癲的麼，怎的發這胡言亂語，是何道理？」光義道：「小道並不瘋癲，因見天下洶洶，久無真主，當今後帝亦非命世之姿，特奉師命下山，尋訪帝星。今幸得遇，事非偶然，主公實為應運興隆之主，不數年間，管取身登九五，請 主公勿疑。」匡胤聽了這一席言語，越發怒道：「吾把你這瘋癲的潑道！這裏甚麼去處，你敢信口胡言，人人道你陰陽有準，禍福無差，據我看來，原來你是捏造妖言，誣 惑民衆，情殊可恨，理實難容！」一面說著，一面立起身來，揮袖撩衣，舉手便打。祇聽得：

劈啪連聲，嘍喇遍室。劈啪連聲，椅凳桌臺敲折腳，哩啦遍室，琴棋書畫打成堆， 爐臺簾瓶，那管他古玩時新，著手處西歪東倒，紙墨筆硯，憑著你金鑲玉砌，順性時流水落花。正是一時舉手不容情，憑你神仙也退避。

匡胤一時怒起，把相館中的什物等件，盡都打翻，零星滿地。那苗光義見他勢頭凶猛，一時遮攔不及，祇得往後退避。

此時過往之人，漸漸多了，見是趙舍人在此廝鬧，又且不知他的緣故，誰敢上前相勸一聲，祇好遠遠的立著觀望。

正在喧攘之際，祇見人叢裏走出兩個豪華公子，進來扶住了匡胤，說道：「大哥，為著何事，便這等喧鬧？」匡胤回頭看時，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便道：「二位賢弟 不必相勸，我還須打這潑道。」二人道：「大哥不可造次，有話可與小弟們說知，我等好與你和解。」匡胤悄悄的說道：「我來叫他相面，誰知他一見愚兄，便稱甚麼萬歲。這裏鞏轂之下，豈可容他胡言亂語，倘被別人聽著，叫愚兄怎的抵當？」張光遠道：「大哥你也是呆的，量這個瘋癲的道人，話來無憑無據，由他胡說，自有凶人來驅除他的，你何必發怒，與他一般見識？」羅彥威道：「目今世上的醫卜星相，都是專靠這些浮詞混話，奉承得人心窩兒十分歡喜，便好資財人手，滿利肥身。這是騙人的迷局，都是如此，你我不入他的局騙也就罷了，鬧他則甚，俺弟兄閑在這裏，且往別處去消遣片時，倒是賞心樂事，何必在此攘這空氣？」說罷，兩個拉了匡胤的手，往外便走。那苗光義見匡胤去了，即忙出來，走至街坊，又叫道：「三位且留貴步，我小道還有幾句言語奉囑，幸垂清聽。」遂說道：

「此去休要入廟堂，一時戲耍見災殃。

今年運限逢驛馬，祇為單騎離故鄉。」

匡胤道：「二位賢弟，你可聽他口中還在那裏胡講？」二人道：「大哥，我們祇管走罷了，聽他則甚？」那苗光義想道：「我周游天下，遍訪真主，不道在汴梁遇著。但如今尚非其時，待我再用工夫，前去訪尋好漢，使他待時而動，輔佐興王，成就這萬世不拔之基，得見淳古太平之象。一則完了我奉師命下山的本願，二則可使那百姓們早早享些福澤，免了干戈鋒鏑之災。」主意已定，即便收了相館，整備雲遊。按下不提。

單說匡胤等弟兄三人，緩步前行，觀看景致。此時正當清明時候，一路來，但見：

柳綠桃紅，共映春光明媚。青塵紫陌，誰聞禁火空齋。木深處，杏花村裏，何須更指牧童。市集中，煙柳聖都，那得趨陪歡伯。鬧熱街心，雖常接紙灰飛蝴蝶。朔南墓道，卻連聞淚血染杜鵑。正是可愛一年寒食節，無花無酒步芳場。

當時弟兄三人，隨步閑遊，觀玩景致，固是賞心樂意，娛目舒懷，十分贊嘆。

正走之間，祇見前面一座古廟，殿宇巍峨，甚是清靜，耳邊又聞鐘鼓之聲。張光遠叫道：「大哥，你聽那廟裏鐘鳴鼓響，必是在那裏建些道場，俺們何不進去隨喜片時。」羅彥威道：「說得有理。我們走得煩了，且進去歇歇腳，吃杯茶解渴解渴，也是好的。」三人舉步進了廟門，把眼一張，乃是一座城隍廟，真是破壞不堪，人煙杳絕，那裏見甚麼功德道場。匡胤道：「二位賢弟，這座乃是枯廟，你看人影全無，那裏有甚麼功德，我們進來做甚？」羅彥威道：「這又奇了，方纔我們在外，明明聽得鐘鼓之聲，怎麼進了廟門，一時鐘也不鳴，鼓也不響，連人影兒都一個也無，這青天白日，卻不作怪麼？」張光遠道：「是了，常言道鬼打鼓，難道不會撞鐘，方纔想是那些小鬼在此打譚作樂，遇著我們進來，他便回避了，所以不響，也未可知。」匡胤拍手大笑道：「張賢弟向來專會說那趣話的，你們猜的都也不是。俺常聽見老人家說，鼓不打自響，鐘不撞自鳴，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經過。今日這裏，祇有你我三人，敢是誰有皇帝的福分不成？」張光遠道：「這等說來，大哥必定是個真命天子。」匡胤道：「何以見得？」張光遠道：「適纔那個相士說的，大哥有天子的福分，小弟想來一定無疑。若是大哥做了皇帝，不要忘了我們患難的兄弟，千萬挈帶做個王子耍耍，也見得大哥面上的光彩。」匡胤道：「兄弟，你怎麼同著那相士一般胡講起來，這皇帝兩字，非同小可，焉能輪得著我，你們休得胡言，不思忌諱！」羅彥威道：「雖然如此，卻也論不定的，常言說得好，道是皇帝輪流轉，今年到我家。自從盤古到今，何曾見這皇帝是一家做的？」張光遠接口道：「真是定不得的，即如當今朝代，去世的皇帝，他是養馬的火頭軍出身，怎麼後來立了許多事業，建了許多功績，一朝發跡，便做起皇帝來。又道寒門產貴子，白戶出公卿，況大哥名門貴族，那裏定得？」匡胤道：「果有此事麼？」羅彥威道：「那個說謊，我們也不須閑論，今日趁著無事，這真皇帝雖還未做，且裝個假皇帝試試，裝得像的，便算真命。」張光遠道：「說得是，我們竟是輪流裝起便了。」

匡胤見他們說得高興，也便歡喜道：「既是如此，你我也不必相讓，這裏有一匹泥馬在此，我們輪流騎坐，看是那個騎在馬上，會行動得幾步的，纔算得真主無疑。」二人道：「大哥所見甚當。」正是：

沿江撒下鉤和線，從中釣出是非來。

當下匡胤說道：「我們先從幼的騎起，竟是羅兄弟先騎，次後張兄弟，末後便是愚兄。」羅彥威聽言，不勝歡

喜，口中說了一聲：「領命。」即便拾了一根樹枝，走將過去，捲袖撩衣，奮身上馬，叫一聲：「二位兄長，小弟佔先有罪了。」即忙舉起樹枝，把那泥馬的後股上盡力一鞭，喝聲：「快走！」那馬那裏得動，彥威連打幾下，依然不動。心下十分焦躁，一時臉漲通紅，即便罵道：「攬刀子的瘟畜生！我皇帝騎在你身上，也該走動走動，怎麼的祇是呆呆地立著？」便把兩隻腳在馬肚子上亂踢，祇磕得那泥馬肩傾落下來，莫想分毫移動。張光遠在旁大笑道：「兄弟，你沒福做皇帝也就罷了，怎的狠命把馬亂踢，強要他走，須待我來騎個模樣與你瞧瞧。」彥威自覺無趣，祇得走了下來。張光遠上前，用手扳住了馬脖子，躡將上去，把馬屁股上拍了兩掌，那馬安然不動。心下也是懊惱起來，猶恐他二人笑話，祇得把兩腳夾住不放，思量要他移動。誰知夾了半日，竟不相干，使著性子，也就跳了下來。彥威笑道：「你怎的不叫他行動一遭，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沒情沒緒，像甚模樣？」光遠道：「俺與你弟兄兩個，都沒有皇帝的福分，讓與大哥做了罷。」

匡胤道：「二位賢弟都已騎過，如今待愚兄上去試試。」說罷，舉一步上前，把馬細看一遍，喝采道：「果然好一匹赤兔龍駒，祇是少了一口氣。」遂左手搭著馬鬃，右手按著馬鞍，將要上馬，先是暗暗的祝道：「蒼天在上，弟子趙匡胤日後若果有天子之分，此馬騎上就行。若無天子之分，此馬端然不動。」祝畢，早已驚動了廟內神明，那城隍土地聽知匡胤要騎泥馬，都在兩旁伺候，看見匡胤上了馬，即忙令四個小鬼扛抬馬腳，一對判官扯拽韉繩，城隍上前墜鐙，土地隨後加鞭，暗裏施展。卻好匡胤把樹枝打了三鞭，祇見前後鬃尾，有些搖動。羅彥威拍手大笑道：「原是大哥有福，你看那馬動起來了。」匡胤也是歡喜道：「二位賢弟，這馬略略的搖動些，何足為奇，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幾步，與你們看看，覺得有興。」遂又加上三鞭，那馬就騰挪起來，馱了匡胤出了廟門，往街上亂跑。

那汴梁城內的百姓，倏忽間看見匡胤騎了泥馬奔馳，各各驚疑不止，都是三個一塊，四個一堆，唧唧噥噥的說道：「青天白日，怎麼出了這一個妖怪，把泥馬都騎了出來，真個從來未見，亙古奇聞。」一個道：「不知那家的小娃子，這等頑皮，若使官府知道了，不當穩便，祇怕還要帶累他的父母受累哩。」一個認得的道：「列位不必胡猜亂講，也不消與他擔這驚憂。這個孩子，也不是個沒根基的，他父親乃是趙弘殷老爺，現做著御前都指揮之職，他恃著父親的官勢，憑你風火都不怕的，你們指說他則甚？」內中就有幾個遊手好閑的人，聽了這番言語，即便一齊擠在馬後，胡吵亂鬧，做勢聲張。光遠見勢頭不好，忙上前道：「大哥，不要作耍了，你看眾人這般聲勢，大是不便，倘若弄出事來，如何抵當，你快些交還了馬，我們二人先回，在家等候。」匡胤道：「賢弟言之有理，你們先回，俺即就來。」光遠二人竟自去了。匡胤遂把泥馬加上數鞭，那馬四蹄一縱，一個回頭，返身復跑到廟內，歸於原所。匡胤下馬看時，祇見泥馬身上汗如雨點，淋瀝不止，心內甚覺希奇。即時轉身離廟，回到府中。不提。

卻說那些看的人民，紛紛議論，祇說個不了，一傳十，十傳百。正是：

好事不出門，奇事傳千里。

這件事傳到了五城兵馬司的耳邊，十分驚駭，說道：「怎的趙弘殷家教不嚴，縱子為非，作此怪異不經之事，妖言惑眾，論例該斬，況此事係眾目所睹，豈同小可，我為巡城之職，理宜奏聞，若為朋友之情，匿而不奏，這知情不舉的罪名，亦所不免。我寧可得罪於友，不可得罪於君。」遂即合齊同等官僚，議成本章，單候明日五更，面奏其事。祇因這一奏，有分教一督藩堂上，新添了龍潛鳳逸的配軍。行院門中，得遇那軟玉溫香的知己。正是：

人間禍福惟天判，暗裏排為不自由。

畢竟漢主聽奏，怎生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配大名竇公款洽 遊行院韓妓殷勤

詞曰：

恩讎配他鄉，斜倚征鞍心折。花謝水流無歇，幸有章臺接。可人何必贅清吟，祇要情相合。萍蹤遇此緣，回首天涯欲別。

### 右調《好事近》

話說巡城兵馬司聞了匡胤戲騎泥馬之事，一時不敢隱瞞，遂即連夜修成本章。至次日清晨，隱帝設坐早朝，但見：

畫鼓聲連玉磬，金鐘款撞幽喧。靜鞭三下報金鑾，文武一齊上殿。個個揚塵舞蹈，君王免禮傳宣。從來上古到如今，每日清晨朝典。

文武既集，有當駕官傳宣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道言未了，祇見左班中閃出一官，俯伏金階，口稱：「萬歲，臣御史周凱有事奏。」隱帝道：「卿有何事，可即奏來。」周凱道：「臣有本章，上達天聽。」遂將本呈上。當殿官接本，展開龍案之上。隱帝舉目觀看，上寫道：

臣聞聖人不語怪，國家有常經，語怪，則民志易淆，經正，則民心不亂。一其章程，嚴其典則，非矯制也，蓋所以檢束乎民心，而安定夫民志者也。伏見都指揮趙弘殷之子趙匡胤，年已及壯，習尚未端，昨於通衢道上，有戲騎泥馬一事，臣竊謂事雖弄假，勢必成真，況乎一人倡亂，眾其和之，積而久焉，其禍曷可勝言，將見安者不安，而定者無定矣，臣職守司城，分專巡視，睹此怪異不經之事，理合奏明。伏惟陛下乾綱獨斷，握法公行，勸決怪亂之一人，以警後來之妄舉。則庶乎民志得安，民心克定，而一道同風之盛，復見於今矣。臣不勝激切上奏。

隱帝看罷，便問兩班文武道：「據周凱所奏，趙弘殷之子趙匡胤戲騎泥馬，惑亂人心，卿等公議，該問何罪？」

眾臣奏道：「臣等愚昧，不敢定奪，但以妖言惑眾而論，依律該問典刑。伏惟陛下聖裁。」隱帝聽奏，想了一回道：「論例雖該典刑，姑念功臣之子，宥重擬輕，祇問以不合一時行戲，致犯王章，該發大名府充軍三年。趙弘殷治家不嚴，罰俸一載。欽此準行。」弘殷聽了此言，大驚不迭，隨即請罪謝恩。

當時朝罷回家，獨坐廳上，怒氣無伸，猶如青天裏降下霹靂一般，十分暴怒，道：「氣殺吾也！快把香孩兒拿來。」回身走至夫人房中，罵道：「都是你這老不賢，養這禍根，終日縱他性子，任他東闖西走，惹禍招非，如今弄出事來了。」夫人道：「相公為著何事，這等大怒，嗔怪妾身？」趙弘殷便把這事情細細說了一遍，道：「似這樣的畜生，玷辱門風，要他何用？快叫這畜生出來，待我一頓板子打死了，免得日後再累我費氣。」夫人聽罷，雙目淚流，上前相勸。弘殷道：「你也不必煩惱，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該處折磨。如今我也不管，任他歷些艱難，吃些苦楚，祇算是磨磨性子，也是好的。」夫人道：「但孩兒從小嬌養慣的，那裏受得這般苦楚，相公若不區處，叫妾身怎的放心得下？」說罷，又是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那趙弘殷聽了，不覺情關天性，勢迫恩勤，睹此光景，未免動了不忍之心，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我也別無區處，但你既是放心不下，那大名府的總兵，是我年姪，待我與他一封書，叫他在那裏照管一二，庶幾無事。祇是好了這畜生，不知甘苦。」

那夫人聽了此言，方纔住哭，遂叫安童把大爺請出來。安童答應，去不多時，匡胤已至廳上，見禮了父母，侍立在旁。趙弘殷道：「你這不成器的畜生，幹得好事！」匡胤道：「孩兒不曾幹甚麼事。」弘殷喝道：「你還要嘴強，你在城隍廟，騎得好泥馬，放得好轡頭！如今被巡城御史面奏朝廷，將你問斬，幸虧聖上寬宥，赦了死罪，祇發配大名府充軍三年。又累我罰俸一載。你這畜生，闖出這樣禍來，還說不曾幹麼？」匡胤聽了此言，祇氣得三尸暴跳，七竅煙騰，叫聲：「無道昏君！我又不謀反叛逆，又不作歹為非，怎麼把我充軍起來，我斷斷不去，怕他怎的！」弘殷喝住道：「畜生！還要口硬，這是法度當然，誰敢違拗，你豈不知王子犯法，與民同罪，你自己犯了法，怎麼罵起聖上來。況且朝廷放重擬輕，乃是十分的恩典，死中得活，法外施仁。你還不知感激，反在此狂悖麼，快些收拾起行，不許擔擱，那大名府的總兵，是我年姪，你去自然照顧你的。」

正說之間，家將進來稟道：「有本府起了批文，發撥兩名長解，已在外廳，伺候公子起行，老爺作速發付。」弘殷遂命收拾起身。登時修下了書札，把行李包裹停當，差了兩個管家，跟隨服侍。匡胤無可奈何，祇得上前拜辭了父母並兄弟，又別了妻子。那老夫人分付道：「我兒，你此去路上，凡事要小心謹慎，不可如在家一般，由著自己性子，須要斂跡，方使我在家安心無慮。」匡胤道：「母親不必憂心。孩兒因一時戲耍，造此事端，致累二親驚恐，不肖之罪，萬分莫贖，又蒙母親分付，孩兒安敢不依。」說罷，彼此俱各下淚。正是：

世上萬般悲苦事，無過死別與生離。

當下匡胤別了父母，帶了二名管家，含淚出門，和著解差上路，五口兒一齊行走。正出城來，遠遠的望見張光遠羅彥威二人，在那裏伺候。匡胤走近前去，見了禮道：「二位賢弟，在此何幹？」張光遠道：「聞得大哥遭此恩譴，小弟不勝抱歉！因思此事原係俺弟兄三人同做，弄出事來，單教大哥一人前去受苦。小弟等無法可施，祇得薄治一小東，借前面酒店內錢行三杯，以壯行色。」匡胤道：「這是愚兄的月令低微，與二位賢弟何干？既蒙過費，當得領情。」遂即同至酒店中來。管家在外等候，單和解差，一共五口兒坐下。酒保拿上酒來，復又排齊了幾品肴饌，彼此觥籌交錯了一會。光遠開言說道：「小弟有一言奉告，今日兄長不幸，遭配大名。第一切須戒性，那裏不比得汴梁，有人接應，須當萬般收斂，少要生非為囑。」匡胤笑道：「兄弟，你怎麼這般膽怯，男兒志在四方，那裏分得彼此，我此去，無事則休，倘若有人犯我，管教他一家兒頭腦都痛，方顯得大丈夫的行蹤，不似那怕事的懦夫俗子，守株待兔。」說罷，就要拜別。張羅二人不好相留，祇得把匡胤等三人送出酒店，道：「大哥前途保重！」匡胤道：「不必二位囑咐。」兩邊竟拱手而別。有詩為證：

茅舍談心共訴衷，臨歧分袂各西東。

知君此去行藏事，盡在殷勤數語中。

不說張羅二人歸家。單說匡胤出了酒店，帶了管家和著解差，五人望天雄大道而來。一路上免不得飢餐渴飲，夜宿曉行。行走之間，不覺早到了大名府，尋下客店安歇。至次日清晨，匡胤先差兩個管家，到那帥府投書。原來那威鎮大名府的總兵官，姓竇名溶，乃是趙弘殷的年姪。他這日正在私衙閑坐，忽接著趙府的家書，拆開看了一遍，心下躊躇道：「我聞得趙匡胤平生好生禍事，今日犯了罪，充軍到我這裏，怎的待他方好。論起充軍規例，必須使他賤役，庶於國法無虧，若論年家情誼，又屬不雅，這便怎處？」思想了一回，忽然道：「也罷，我如今祇得要薄於國法，厚於私情，必須以禮貌相接，豈可泛同常例而行，既於國法盡其虛名，又於年伯託望之情，完其實效，此一舉兩全之美也，有何不可？」主意已定，即便寫了一個請帖，差人同著管家，往下處去通了致意，把匡胤請到府中。兩下各見了禮，略敘了幾句寒溫，竇溶即命排設筵席，款待接風。遂又揀了一所清靜的公館，與匡胤住下。仍令帶來的兩個管家，隨居服侍。復又撥了四名兵丁，輪流伺候。竇溶分置已畢。然後，至次日清晨，批回文書，打發差人回汴梁去訖。這正是：

本為充配，反作親臨。

竇公行義，祇體尺音。

匡胤住下公館，甚自相稱。每日供給，俱在帥府支應。又承那竇溶款待豐美，或時小酌，或日開宴，極其恭敬，比那曹操待關公的時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錠金，下馬一錠銀，美女服侍，高爵榮身，其敬愛之情，也不過如是。倒把那個欽定的配軍，竟儼然做了親臨上司的一般無二。匡胤心中也覺十分感激。自此以後，寂然無事。

過了些時，正值隆冬天氣，匡胤心悶無聊，叫過兵丁問道：「你們這裏，有甚麼的好去處，可以遊玩得麼？」那兵丁道：「我們這裏勝地雖多，到了此時，便覺一無趣致。惟前面有個行院，內有一個婦人，姓韓名素梅，生得窈窕超群，丰韻異常。他身雖落在煙塵，性格與眾不同，憑你公子王孫不肯輕見。他素來立志，若遇英雄豪傑求見於他，纔肯相交結納。因此，鴛兒也無可奈何，祇得由他主意。我這裏大名府行院中，也算得他是個有識有守的妓女了。公子既然

悶坐無聊，何不到那裏走走，或者得能相見，亦未可知。」匡胤聽言，大喜道：「既有這個所在，不免去會會何妨，你可引我前去。」就命管家看守書房，帶了兩個兵丁，步出門來，上了長街，穿過小巷，望前隨路而行。

看看已到了院子門首，早見立著那個鴛兒。兵丁上前說了就裏，鴛兒慌忙接進中堂，客位坐下，就有丫鬟獻茶。彼此談論了幾句，復著丫鬟報知素梅，說有東京趙公子，聞名相訪。那丫鬟去不多時，祇見內邊走出一個美人來。匡胤舉眼看時，真個好一位風流標緻的女子，輕盈窈窕的佳人。但見：

體態嬌柔，丰姿妖媚。不施脂粉，天然美貌花容。無假裝修，允矣輕楊弱柳。眉似遠山翠黛，眼如秋水凝波。半啟朱唇，皓齒誠堪羞白玉。時翻杏臉，金微相襯激烏雲。櫻桃口竹韻絲音，玉手纖纖春筍。燕尾體鳳翩驚佇，金蓮娜娜秋菱。正如月女降人間，好似天仙臨凡世。

匡胤看了一遍，心下暗暗稱贊。祇見那美人輕啟朱唇，款施鶯語，低聲說道：「適聞侍兒相報，貴客臨門。敢問果係仙鄉何處，上姓尊名，願乞明示。」匡胤笑容可掬，從容笑道：「俺乃東京汴梁城都指揮趙老爺的大公子，名叫匡胤，打飛拳的太歲，治好的都頭，就是在下。聞知美人芳名冠郡，賢德超凡，因此特來相訪，今蒙不拒，幸甚，幸甚！」素梅聞言，心中暗喜，即便倒身下拜道：「久聞公子英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見尊顏，賤妾韓素梅三生之幸也！」匡胤慌忙扶起道：「美人何故行此重禮？」素梅起來，重新見禮，彼此坐下，各飲了香茗，即命擺酒對飲。兩下談心，俱各歡好。飲夠多時，撤席重談，素梅道：「今既光臨，若不嫌褻瀆，願屈一宿，以挹高風，不知尊意如何？」匡胤道：「美人有意，我豈無情，既蒙雅愛，感佩不淺。」遂分付兩個兵丁道：「你等先回，我今晚在此盤桓一宵，明日早來伺候。」兵丁道：「公子在此過宿無妨，祇不要鬧禍生非，怕總帥老爺得知，叫小的帶累受苦。」匡胤道：「俺是知道，你等放心回去，不必多言。」兵丁無奈，祇得回去。匡胤是夕遂與素梅曲盡歡娛，極其綢繆，真個說不盡萬種恩情，描不出千般美景，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

次日起來，梳洗已畢，素梅即叫丫鬟擺上酒來。兩人正待對飲，祇見丫鬟跑進房來，報道：「姑娘，不好了，那二爺又來了！」素梅聞言，祇嚇得面如土色，舉手無措。匡胤見此形景，心下疑惑，問道：「那個二爺是何等樣人，他來作何勾當，美人聽了便是這等害怕？」素梅道：「公子有所不知，這人性韓名通，乃是這裏大名府的第一個惡棍，自恃力大無窮，精通拳棒，成群結黨，打遍大名府，並無敵手，因此人人聞名害怕，見影心寒，取他一個大名，叫做韓二虎，真正凶惡異常，橫行無比。就是我們行院中，若或稍慢了他，輕則打罵，重則破家。怎奈賤妾平素不輕見人，以此無奈我何。今日又來混賬，若見與公子同坐在此，彼必無狀，因此心中甚覺張惶。」匡胤聽了這番言語，心窩裏頓起無名，不覺大叫道：「反了，反了，氣殺吾也！怎麼的一個韓二狗，便裝點得這般利害，豈不知俺趙匡胤，是個打光棍的行手，憑你甚麼三頭六臂，伏虎降龍的手段，若遇了俺時，須叫他走了進來，爬了出去。美人你祇管放心，莫要害怕。」頃刻間，叫丫鬟把桌子搬去，又將那什物家伙，盡行收拾過了，單剩下兩張交椅，與著素梅並肩坐下。

祇聽得外面一片聲叫喊進來，道：「你們這些小賤婢，都躲往那裏去了，怎的一個也不來迎接我二爺。」素梅聽了，抖衣戰兢，立起身來，往內要走。匡胤一把扯住道：「美人不要怕他，有我在。」說話之間，祇見一個大漢走進房來，匡胤抬頭看時，果然好一條漢子，但見：

身長一丈，膀闊三停，相貌堂堂，威風凜凜，滿臉殺氣，舉步進房。

見了匡胤與素梅坐著，佯佯不睬，即時心中大怒，開言罵道：「小淫婦，你往常自恃姿容，多端做作，不肯接陪我二爺，祇道你守節到底，甘處空房，怎麼改變初心，與那野鳥廝纏，你就倚仗了孤老的勢力，不來迎接我麼？」素梅未及回言，早被匡胤大喝一聲道：「死囚！你家的祖宗老爺在此，如何這等大呼小叫？」韓通聽言，豎目皺眉道：「你是那裏來的囚徒，這等可惡，可通個名來，待俺好動手。」匡胤笑道：「原來你也不知，俺若說出大名來，你莫要跑了去。我乃東京汴梁都指揮趙老爺的公子，趙匡胤便是。」韓通聽罷，便喝道：「趙匡胤，你口中乳臭未退，頭上胎髮猶存，有多大本領，敢來俺大名府中納命，不要走，吃我一拳。」說未了，早望匡胤劈面打來。祇因這一番爭鬥，有分教——開疆帝王，顯八面威風。興國臣僚，讓一籌銳氣。正是：

疆場未建山河策，妓院先展龍虎爭。

不知匡胤怎的招架，且看下回便知。

### 第三回

趙匡胤一打韓通 勾欄院獨坐龍椅

詩曰：

萍水相逢一巨豪，任他硬化豈能逃。

心懷剔弊神堪接，力欲除姦氣自高。

國典滿期行色動，村醪過量意情驕。

本來賦性應如此，未濟何妨試一遭。

話說趙匡胤遊玩勾欄，遇著了韓通，彼此爭嚷幾句，那韓通大怒，舉手便打。匡胤見他勢頭來得凶猛，側身閃過，復手也還一拳。韓通也便躲過。兩個登時交手，朴朴的一齊跳出房來，就在天井中間，各自丟開架子，拳手相交，一場好打。但見：

一個是開朝真主，一個是興國元臣。一個是打遍汴京無敵手，一個是橫行大都逞高強。這個要依六韜呂望安天

下，那個要學三略黃公定太平。這個是金雞獨立朝天蹬，那個是鷄子翻身著地鑽。這個是玉女穿梭，那個是黃龍背杖。好個拳棒雙全韓二虎，遇了膂力超群趙大郎。看他虎鬥龍爭，顯出你弱我強。

當下二人各施本領，盡力相交，直打到難解難分之際，未分高下。畢竟匡胤是個真命帝王，到處便有神助，此時早已驚動了隨駕的城隍土地，那城隍護住了匡胤，土地忙把那龍頭拐杖望著韓通的腳上一拐，韓通就立身不住，匡胤見他有跌撲之意，就乘勢搶將進去，使一個披腳的勢子，把韓通一掃，蹶的倒在地下，一把按住，提起拳頭，如雨點一般，將他上下盡情亂打。韓通在地大叫道：「打得好，打得好。」匡胤喝道：「你這死囚，還是要死，還是要活，若要活時，叫我三聲祖爺爺，還叫素梅三聲祖奶奶，我便饒你去活。若是不叫，管教你立定黃泉，早去見閻羅老子。」韓通道：「紅臉的，你且莫要動手，我和你商量，俺們一般的都是江湖上好漢，今日在你跟前輸了銳氣，也祇是勝敗之常。若要在養漢婆娘面前賠口，叫我日後怎好見人，這是斷斷不能。」匡胤聽說，把二目睜圓，喝聲道：「韓通，你不叫麼？」又把拳頭照面上一頓的打，直打得韓通受痛不過，祇得叫聲：「祖爺爺，我與你有甚冤讎，把我這等毒打？」匡胤又喝道：「你這不怕死的賊囚，怎麼祇叫得我，快快叫了素梅，我便饒你的命。」韓通無奈，祇得叫一聲道：「我的祖太太，我平日從不曾犯你的戒，也算得成全你苦守清名，怎麼今日袖手旁觀，不則一聲，忒覺忍心害義，望你方便一聲，解勸解勸。」

正在這裏哀告，祇見府中來了兩個承值的，走將進來，一看見是韓通，便叫一聲：「韓二虎，你終日倚著力氣，在大名府橫行走闖，自謂無敵，任你施為，怎麼一般的也有今日，遇著了這位義士，卻便輸了銳氣，你既是好漢，不該這等貪生怕死，就肯叫粉頭為祖太太，可不羞死，你平日的英雄，往那裏去了？」說罷，又勸匡胤道：「公子也不必再打了，想今日這頓拳頭，料已盡他受用，憑他有十分的本事，也不敢正眼廝覷，還要打他則甚。」匡胤聽說，把手一鬆，韓通便爬了起來，往外便走。匡胤叫道：「韓通，你且聽著，我有話分付你，你今快快離了大名，速往別處存身便罷。倘若再在此間擔擱，俺便早晚必來取你的狗命，決不再饒。」韓通聽了，心下又羞又氣，暗暗想道：「我一時造次，遭了這一場羞辱，如今欲要與他相對，料也難勝，況此地難以再住，不如且往別處安身立命，養成銳氣，報復此讎，也不為遲。」想定主意，即時出了院子，離了大名，抱頭鼠竄的望著平陽而去。這正是：

一葉浮萍歸大海，人生何處不相逢。

不說韓通逃往平陽，希圖後報。且說匡胤打走了韓通，重與素梅敘話。素梅見匡胤本事高強，十分豪俠，心下愈加歡喜，就有永結百年之意。匡胤知他意思，便與素梅締結偕老之盟，成就交歡之禮，設筵款飲，談論怡然。時至初更，擁歸寢室。正是：

未際風雲會，先承雨露恩。

山盟從此定，海誓不須更。

次日，匡胤起身，作別了素梅，回至館驛。兩個管家接著道：「公子，你憂殺我們，聞得在院子內，打走了甚麼韓通，恐怕竇老爺知道不便。況且地裏生疏，人情不熟，可不要暗裏吃人打算麼？幸虧了那兩個承值的，昨日回來，出去打聽，聞他逃在別處去了，我等方纔放心。今後萬望公子休要出去惹禍，免得小人驚恐。」匡胤喝道：「干你甚事？你們動不動祇管有甚麼驚恐，我公子憑他有甚風火，總然不怕，須要拼他一拼，怎肯束手待斃，你們嚙嚙做甚？」那兩個管家，就不敢言語。自此以後，匡胤時常到素梅那裏來往，意合情濃。

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捻指之間，二年有餘。日日在大名府招災惹禍，任意橫行。虧殺了那個竇總兵，替他周全做主，故此無事。忽一日，竇溶坐在私衙，心中想道：「趙公子在此二載有餘，惹下許多禍事，本帥擔了多少干係。如今尚有半年，若待限滿回去，料他又要招非。不如修書一封，給他一道批文，打發回去，一則地方得以安寧，二則完我這番情面。」想定主意，遂分付旗牌，往館驛中請趙公子進來。不多一會，早見匡胤走進私衙，與竇溶見過了禮，分賓主坐下，用過香茗，竇溶開言說道：「賢弟自從駕到敝府，倏忽之間，二載有餘，愚兄因簡命多繁，其於晉接有失簡慢，叨在世誼，俱望包涵，目下且喜限期將滿，意欲先請回府，免得老伯大人日夜憂思，在家懸望，不知尊意以為何如？」匡胤聽言，滿心歡喜道：「小弟遭配麾下，錯蒙雅愛，極承過費，實是難當，今既恩放，當於家君跟前細述盛德，倘遇寸進，自必厚酬。」竇溶連稱不敢。即時分付家人治酒，趁今日與趙公子餞行。家人即忙排了酒筵，竇溶便請匡胤入席，賓主二人，開懷對飲。酒過三巡，食過五味，匡胤即便辭席。竇溶不好強留，登時寫下一書，無非與趙指揮問安的意思。並匡胤限滿文憑，外贈路費銀四十兩。匡胤一一收明。

當時拜謝辭別了竇溶，回至館驛中，收拾行裝。帶了兩個管家，復至院子裏辭別素梅。那韓素梅聞知匡胤限滿回家，十分不捨。匡胤安慰道：「美人不必挂懷，俺今回至汴梁，若遇便時，早晚決來接你，必不有忘。」素梅哽咽不絕，擺酒送行。此時匡胤歸心如箭，略飲數杯，以領其情。彼此各致叮嚀，灑淚而別。離了大名，望夷梁古道而行。有詩為證：

征人登古道，野外草萋萋。

心忙騎覺慢，意急步偏遲。

懶觀青草景，愁見白雲低。

山水稱雅好，無心去品題。

匡胤在路行程，朝行夜宿，不覺早至東京，進了汴梁城，滿心歡喜。來到十字路口，祇見那些經商客旅，三教九流，見了匡胤，一個個面戰心驚，頭疼膽怯。有一人道：「三年不見趙大舍，地方恁般無事，今日回來，祇怕又要不寧了。」又一個道：「不然，常言說士三日不見，當刮目相待。他出外多年，年紀也大了些，安知不學些禮數，習些規模，煥然改觀，一變至道，難道是個仍舊貫不成。」又一個道：「他雖然年紀大了，猶恐這副心腸終究是不換的，豈不



聞古語說的，道是江山可改，秉性難移。我們如今也不必管他，祇消自己各奔前程，便沒事了。」匡胤一路行來，聞了這些言語，心中祇是暗笑。

正行之間，卻好又遇見了張光遠羅彥威二人，彼此大喜，各作了揖，問安幾句，羅彥威遂邀至酒樓接風。匡胤先發付兩個管家，收拾了行李，回家報知。自己卻藏好了書札批文，與張羅二人傳杯遞盞，暢飲舒懷。正飲之間，匡胤又把在大名府結納了韓素梅，打走了韓通，及竇溶相待之情，前前後後，許多事端，細細的說了一遍。二人也把別後之事，談了一番。三人俱備大悅。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三人輪杯把盞，吃了半日，俱有幾分酒意。匡胤執杯說道：「二位賢弟，愚兄遭配了三年，不知近來朝廷的政治何如，國家的事情怎樣，想賢弟必知其詳，愚兄願聞一二。」張光遠道：「兄長不說便罷，若說起朝中之事，比前大不相同。近來南唐主新進來一班女樂，共是一十八口，內中有兩個花魁，一名無價寶，一名掌上珠，果是閉月羞花，沉魚落雁。不料皇上受獻之後，迷亂荒淫，朝綱久廢。大興土木之工，創造一院，名為御勾欄，外設園亭，內興樓閣，將這班女樂，居住在內。那皇上每日率領了文武勳臣以及貴戚，到這院內，開長夜之飲，縱流連之歡。這些女樂，便扮演雜劇，歌唱舞蹈。以此日費斗金，民窮財盡。雖有大臣上本諫阻，反致加罪。因此謗言日積，國勢日非。據小弟看將起來，這江山不久必屬於他人。不知何人有福，受此社稷。」羅彥威道：「俺兄弟闊別了多時，今日歡聚在此，祇顧飲酒罷了，這些閑話，提他則甚。若說江山誰得，祇怕除了大哥，別人消受不起。」說罷，獨自斟飲。匡胤又問道：「那皇上設立御勾欄，可許百姓觀看麼？」光遠道：「祇有這一件，還算他無道之中，略有一點與民同樂之意。他臨幸之時，無論士庶人等，不禁出入，任憑觀看，故此小弟得知。」匡胤道：「我往大名去了三年，不想汴梁添了這些景致。既然不禁出入，趁此天色尚早，二位賢弟同我去觀看一回，可使得麼？」光遠道：「兄長要去，弟當奉陪。」羅彥威便叫酒保上來，算還了賬。

三人一齊下樓，出了店門，往前行走，不多時已到勾欄院門首，往裏面直走進去。果然好一座御勾欄，蓋造得窮工極巧，分外精奇。但見：

四下玲瓏美景，八方渲染奇觀。巍峨亭殿接青雲，雕梁龍作隊，畫棟鳳成行。曲徑幽深行遠，遍栽異卉佳花。忽傳皇駕幸勾欄，美人俱盡態，樂女悉趨踰。

匡胤看了，夸羨不已道：「好一座御勾欄，蓋造精工，堪稱盡美。」遂問道：「賢弟，那座高樓叫甚麼名兒？」光遠道：「這叫玩花樓。」匡胤道：「俺弟兄們上去走走何如？」說罷，三人走上樓中，祇見正中設著一張闌龍交椅，兩旁放著兩個繡墩。匡胤又問道：「這是甚麼人坐的？」光遠道：「那中間龍椅，是當今坐的，這兩旁繡墩，是兩位丞相坐的。」匡胤回頭看道：「那東西懸挂著鐘鼓，要他何用？」光遠道：「東廊懸的，便是龍鳳鼓。西廊弔的，便是景陽鐘，祇因當今不時駕幸勾欄，恐怕那些女樂們一時不知，故此設下這鐘鼓，當作宣召的一般，敲動起來，使那女樂們聽了，便知聖駕臨幸，方好上樓侍候。有的歌唱，有的舞蹈，真是娛心悅目，好看不過的。」匡胤道：「原來如此，既有這般趣致，俺們何不隨喜一回。把那其中滋味，賞鑒賞鑒。張賢弟，你去撞鐘，羅兄弟，你去擂鼓。待我在龍椅上裝一個假皇帝坐坐，看看這些女樂來也不來？」張羅二人一來也有了幾分酒興，二來卻像有鬼使神差的一般，忘其利害，這也是合當有事，所以如此。那張羅二人各自走至廊下，擊鼓的擊鼓，撞鐘的撞鐘，分頭亂了一回，回身望著繡墩上坐定等著。這分明是：

祇圖戲玩成歡娛，豈料災殃在眼前。

當時鐘鳴鼓響，早已驚動了掌院太監，慌忙往各院裏去吆喝傳呼，說道：「你們眾女樂快些上樓，萬歲爺駕到了。」那些女樂聽見，不敢怠慢，各自拿了樂器，但見有的執著笙簫弦管，有的執著象板鸞箏，一齊歌唱起來，宮商迭運，角徵徐吹，真個是：

裊裊音如縷，陽和律呂平。

新聲殊激楚，仙樂耳漸明。

眾女樂奏動音樂，一齊走上樓來見駕，一個個臉臉低頭，花枝招展，俯伏在地，口稱：「萬歲皇爺，女樂們接駕來遲，望乞恕罪。」那張光遠羅彥威二人雖然帶著幾分酒意，心下到底驚慌，想道：「此事做得不好，假裝天子，滿門處斬，這禍如何當得？」急望匡胤丟了幾個眼色，要他見機而作，遠禍全身的意思。誰知匡胤一時高興，那裏就肯動身，聽見眾女樂齊呼萬歲，不覺滿心歡喜，笑逐顏開道：「美人免禮平身。」那眾女樂謝恩已畢，站起身來，往龍位上斜眼一看。

不看時，萬事皆休。一看時，個個膽怕心驚，往後倒退，這龍位上，那裏是當今聖上！原來是一個紅面後生，兩邊繡墩上，坐的是兩個少年子弟。眾女樂看了，一時齊聲罵道：「那裏來的無知小賊，擅坐龍位，假扮天子，戲弄我們，真是大膽包天，目無國法的了。軍士們何在，樓上有賊，快與我拿下！」那下面掌院的太監聽得樓上有人假裝天子，擅坐龍位，大驚不迭，慌忙帶領虎賁軍二十多名，各執棍棒繩索，奔上樓來。此時匡胤聽見女樂喊叫，不覺大怒，喝道：「賤婢！你們不來歌舞唱曲，奉俺歡心，反來放肆辱罵，怎肯饒你？」立起身來，一伸龍腕，照著無價寶臉上一掌，祇打個倒栽蔥，滿樓上亂滾，散亂烏雲。掌上珠見了，喊聲：「不好了，醉漢行凶打死人了！」一句話尚未說完，早被匡胤趕將過去，祇一腳，踢下樓去，跌得半死。張光遠見了如此光景，把那幾分的酒意唬醒了大半，慌忙說道：「大哥，俺們一時高興，惹這大禍，他們怎肯甘休？趁此女樂們盡都散去，極早走罷，倘再遲延，你我怎好脫身？」正說間，祇聽得樓下一片聲喊起，趕上許多兵來，各執軍器，一擁上前，把三個圍在中間。匡胤見眾軍來勢洶洶，赤手抵敵。舉眼四望，捉一空，飛起右腳，把一個執短棍的軍士一腳踢翻，順手奪了短棍，掄開混打。張光遠奪了一條梢棒，使動幫扶。羅彥威手無軍器，忙把那隻金交椅拿在手中，望外亂打。祇因這一番大鬧，有分教：一樓閣依然，頃刻珠殘玉碎。圍圍雖在，片時花隕卉傷。正是：

棍發聊舒五內憤，棒開得助一身威。

不知匡胤怎樣脫身，且看下回便見分曉。

#### 第四回

伸己忿雷打御院 雪父讎血濺花樓

詞曰：

樓臺歌管傳佳景，夜沉沉，宮幃冷。月明樓烏數移柯，祇為劍光飛挺。風雲怎遂，冰雹齊施，君恨堪能盡。

披星戴月宵吁影，龍潛迷鱗暝。氣冲牛斗鬼神愁，睹征袍，猩紅錦。日暮途窮，奔離鄉井，羨殺他本領。

#### 右調《御街行》

話說趙匡胤張光遠羅彥威三人，在玩花樓上與那二十多名軍士爭持，彼此混打了一回，祇打得虎賁軍力盡筋酥，身癱氣喘，發一聲喊，各各自尋走路，都往樓下逃奔性命去了。

張光遠道：「大哥，我們既已得勝，趁早去罷。再若延挨，倘或他們報知了五城兵馬司，引軍前來，那時寡不敵眾，你我就不能脫身了。」匡胤道：「二位賢弟，怕他則甚，他今不來便罷，若引軍馬來時，俺便索性攪亂一場，教他整頓而來，虧敗而去，纔見愚兒的本領。」說罷，當先下樓，舉動了短棍，往外打將出去，把院內兩邊栽種的奇花異卉，任情亂打，直打得水流花謝，月缺星殘。

早有虎賁軍報知了五城兵馬司，頃刻間點齊了弓兵箭手，飛奔前來，把御勾欄圍得水泄不通，齊聲吶喊。三人雖然勇猛，一來尚有些須酒意，二來招架眾人，力氣已都疲乏，此時指望闖出重圍，怎當那生力軍兵，一以當十，勇力異常，焉能得脫。張光遠埋怨道：「大哥不聽我言，如今可也走不脫身了，奈何，奈何。」匡胤聽言，心中怒發，怨氣直冲，早把頂門迸開，透出一條赤鬚火龍，半雲半霧的，在空中張牙舞爪。自古虎嘯風生，龍行雨降。那匡胤原神出現之時，祇聽得一聲霹靂，霎時間天昏地暗，走石飛沙，但見風狂雨驟，電閃雷鳴。忽又一聲霹靂，降下一陣冰雹下來，如碗大的一般，望著兵馬打去，唬得他棄弓丟箭，抱頭鼠竄，那裏還顧拿人，祇圖保全性命。匡胤等三人，舉動棍棒，乘勢闖出勾欄，各自回家去了。正是：

鰲魚脫卻金鉤釣，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勾欄院被這一陣冰雹，打得軍兵四分五落，各自躲藏。約過片時，天晴雨收，日色重光。眾軍伸頭縮腦，慢慢的走將出來，聚在一處，個個咬指吐舌道：「從來不曾見的這樣大冰雹，真是亙古奇聞，利害不過。」有的說打壞了頭角，面目青紅，有的說損傷了身軀，肩背疼痛。復又將息了片時，各人強打精神，走往院中，周圍尋覓一遭，卻已不見了鬧院的三位英雄。再看那院中的景致，已是揉爛滿地，破壞不堪。眾人無法奈何，祇好嗟嘆而已。此時天色將晚，各自散去。那管院的太監，心燎意急，一籌莫展，祇得請了五城兵馬司到來，與同眾女樂，一齊畫策。商議了多時，方纔定個朦朧啟奏，指鹿為馬的故事，希圖了事而已，不可說是醉漢相打，撒潑行凶，祇將眼前的冰雹，屈他做個興災作禍的凶身，打壞了御院的花卉，庶幾權宜妥當，各免干係。這也是歷朝以來，權臣宦豎，委曲塞責之道，類多如此，不足厚望，所患當代人君，一無明斷，不能燭照為悲耳。彼時商議已定，連夜赴朝啟奏。不提。

再說匡胤回到家中，拜見父母道：「不孝孩兒，久離膝下，有乖定省，負罪良多，望二親鑒此王章，恕兒不孝之罪。」趙弘殷見了，雖然不喜，然天性至親，情關榮辱，未免動了憐憫之心，念了親切之誼，心意轉憂為喜，破怒為歡，叫道：「我兒，你怎麼年限未滿，就得回來？」匡胤道：「兒蒙寶世兄看父親金面，限雖未滿，預放還家。現有文憑，須行發遣。」說罷，就將批文呈上，又把問安書札遞與弘殷。看畢，趙弘殷便將限滿批文，即著家人速往府中遞訖。當有杜夫人叫道：「我兒，你自今以後，須要改過自新，與父母爭些光彩，切不可仍其舊性，亂做胡行，使我二人擔驚受唬，你須刻刻存心，時時省察，便是你的孝道完全了。」匡胤唯唯拜受。

正說間，祇見趙弘殷立起身來道：「我到書房裏走走。」纔得舉步，忽然攢眉皺目，呀的一聲，往後一閃，幾乎跌倒在地。杜夫人見了，急命安童上前，扶進書房安置。那趙弘殷一步一拐，閃閃蹉蹉的進了書房。匡胤看見，心下疑惑，問道：「母親，孩兒久離膝下，不知父親有何病恙，如此身體不安？」夫人欲要直說，恐怕匡胤性烈，又要去鬧事生非，祇得模糊答應道：「你父親也沒有甚麼病症，祇因昨日上朝，偶爾馬失前蹄，跌了一交，傷了腿足，故此行走不便，諒也無妨。」匡胤聽說，也就不敢再問，那心下疑惑，終覺不釋。忽聽夫人分付道：「我兒，你路上辛苦，快去安息罷。」

匡胤聽言，即時來到房中，與賀金蟬相見。彼此問安已畢，坐在椅上，想著父親的緣故，不知就裏，一時推詳不出，便問金蟬道：「娘子，我父親所患何症，從幾時起的，方纔這等光景，行走不便。你可實對我說，我便去請醫調治。」這賀金蟬乃是年幼之人，說話不知遮掩，便直說道：「公公向來安寧，何曾有病，祇因那南唐國主進奉的一班女樂，獻與當今，誰知皇上受了，終日飲酒取樂，不理朝綱，耗費斗金，民窮財盡。因此公公上本諫阻，要他拆毀勾欄，發還女樂，親賢遠佞，勤政愛民。不道皇上觀本大怒，要將公公問罪，虧了眾臣解勸，祇打了四十御棍，因此兩腿酸痛，步履難移。」匡胤道：「原來如此。」暗自付道：「早知我父親受了這遭屈氣，方纔在玩花樓，已把這班賤婢結果多時了。如今想將起來，一不做，二不休，等待夜靜更深，再到勾欄院去走一遭。天幸的撞著昏君，一齊了命，撞不著時，先把這班女樂結果了他，且與我父親出一口氣。」主意已定，將身倒在床上，和衣假睡。賀金蟬見丈夫睡了，不敢驚動，也便和衣而睡。



匡胤歇了一回，側耳聽那金蟬，已是呼呼睡著。即時輕輕爬起，往壁上取了一口寶劍，挂在衣服裏面。出了房門，從後園越牆而走。到了長街，乘著月色，來到勾欄院前。此時約莫有二更天氣，舉眼一看，祇見重門緊閉，四顧寂然。側身往西首一望，看見一帶紅牆，卻喜不甚多高，那牆外廣有樹木，參差不齊。匡胤將手攀著樹枝，溜將上去，立在牆上，望內一看，乃是一塊空地。將身跳了下去，往裏竟走，又是一重儀門。卻見兩個小虎賁軍，提著燈籠，出來巡視。匡胤輕輕趕上幾步，拔劍在手，一劍一個，砍倒在地。挨著門旁，見有一株絕大楊樹，溜上樹枝，跳進了儀門，輕步潛蹤，往裏直走。聽得兩廊一帶廂房，俱是虎賁軍居住，個個關門閉戶，鼻息如雷。匡胤想道：「我若先殺了這班軍士，猶恐誤了工夫，祇得饒放了他，再做理會。」當時順著兩廊，又跳過了一重花牆，便是那座御花園了。回視月光之下，照見殘花滿地，敗葉零星。邁步趨前，望內一認，見那後面屋角凌雲，巍然高聳，卻就是那座玩花樓。即便悄悄走上，左右觀看，祇見樓後又接連一座高樓，原來就是那一十八口女樂的臥房。

匡胤暫將過去，早見透出燈光，打從門縫裏一看，祇見眾女樂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說道：「今日這三個後生，好不利害，把我們打得恁的光景，實可痛恨。」那一個道：「打壞了人，還算小事，祇恨他把御花園攪亂得這般，甚是難堪。偏偏天又下起大冰雹來，便宜他逃走了去。雖然放奏聖上，祇說冰雹打壞的，祇是我們不甘伏他，就要私下去捉，又是沒名沒姓的，那裏拿他？」又一個道：「依我看來，極是容易。那龍座上坐的紅臉後生，我曾聽得人說，雙龍巷內趙指揮的兒子，正是這等形象，他專一生事鬧禍，慣打不平。前日趙指揮上本，要拆毀勾欄，將我們還國。聖上大怒，把他打了四十御棍，或者懷恨在心，叫他兒子前來報讎，也未可知。我們為今之計，也不必聲張洩漏，祇消商議一個計策出來，靜悄悄去騙他進來，將他了命，神不知，鬼不覺，可不好麼？」匡胤在外聽到這句，心中頓時怒發，火氣直沖，大喝一聲道：「賊賤婢！你們在此打算老爺麼？」一脚把門踢開，手執寶劍，往裏就闖。眾女樂抬頭一看，唬得面色如灰，汗流浹背，沒處躲藏，一齊發抖，祇得跪下磕頭，求饒性命。匡胤那肯容情，手起劍落，盡都砍了。可憐一十八名女樂，都作無頭之鬼。有詩為證：

欲圖密計害真龍，誰料無常頃刻從。

千載花樓猶腥氣，應教御院絕姣容。

匡胤既殺女樂，心下思想道：「我雖然一時報讎的心盛，殺了這班女樂，其實這禍惹得不小。況且白日裏大鬧了一番，五城兵馬來拿捉，幸虧上天庇佑，纔得脫身。難道沒有認得我的，常言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為，萬一當今知道，畫影圖形，將我拿住，豈不枉送性命。我如今且瞞了父母，逃往母舅杜思雄處，躲避一年半載，待等事情停罷，然後出來。況他執掌兵權，威鎮關西，住在那裏，庶幾無事。」想定主意，抽身下樓，依舊照著來路，越牆而出。出了勾欄院，來到自己後門，越牆而進。進了後花園，悄悄回到房中，聽得賀金蟬尚是沉沉而睡。遂將血衣脫下藏好，帶了一頂鷹翎大帽，換了一件可體輕衣，束上鸞帶，取了幾兩盤費，挂上寶劍，背個小小行囊，拿了一條蟠龍棍，充做那參軍的模樣，依舊越牆出了後花園。聽那譙樓已敲五鼓，即忙舉步，奔走如飛，竟望關西去了。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

匡胤逃往關西，按下不提。

且說勾欄院當差的一千人眾，天明起來，要往裏邊打掃。到了二門上，見那殺死的兩個虎賁軍，唬得目瞪口呆，沒做理會，即忙報知了掌院太監。太監驗明尸首，帶了虎賁軍上樓，那樓上隻影全無，聲聞寂靜，眾人心下大疑。舉眼往後樓一望，見是房門大開，絕無人影。直近一瞧，祇見那些女樂，東倒西歪，身首異處，滿樓血水堆積，腥羶直衝。眾人唬得魂飛魄散，驚得似雷震一般，委的非同小可，好似：

頭搵三江水，腳踏五湖潮。

黃河塌兩岸，華岳倒三峰。

當下掌院太監連忙下樓，飛馬進朝，奏知隱帝。那隱帝頓足捶胸，傷悼不止，就像真的失了無價至寶，掌上珍珠，登時傳旨，埋葬了女樂尸首。又差五城兵馬，將八門緊閉，沿門搜檢，逐戶挨查。但有隱匿凶犯者，九族全誅，拿住凶徒者，千金重賞。這旨意一出，哄動了夷梁城中，軍民人等，家家戶戶，無不驚慌。

那趙弘殷這日清早起來，閑暇無事，遂叫丫鬟往內房請公子出來，有話問他。丫鬟來至後邊道：「請公子出去，老爺有話講。」賀金蟬道：「你等快去通報，不知公子為著何事，今早五更時不見了。」丫鬟又到前後找尋，並無蹤跡，祇得出來回復了趙弘殷。忽有報文送進來，道：「昨夜御勾欄內一十八名女樂，不知被何人殺死。今皇上著五城兵馬司挨門查緝，不許隱匿，為此相傳。」弘殷看畢，便將傳報發了出去。心中疑惑道：「這件事情，實為奇異，我想女樂被殺，畜生潛跡，同為昨夜之事，莫非又是他幹的不成？」遂叫夫人道：「你可到媳婦房中，細細問個端的，這畜生不知何故，倏然不見。」夫人依言，來到後房，便問金蟬道：「你丈夫進房，可曾告訴他甚麼來？」金蟬道：「他一到房中，就問公公的病症，媳婦不敢隱瞞，將屈受御棍的事情，告訴一遍。五更時分，媳婦醒來，丈夫蹤跡全無，不知去向。」夫人聽了這些言語，暗暗吃驚，出來與弘殷說知。祇唬得弘殷面目失色，叫苦連天，說道：「這等看將起來，準定是畜生做的了，不知逃往何方，走得脫還好，走不脫拿住了，不但這畜生性命難保，你我全家定遭屠戮。」夫人聽言，苦痛鑽心，眼中淚出，哽哽咽咽，哭將起來。弘殷喝住道：「這樣不肖，惹此滅門之禍，你還要哭他怎麼，快些住口，倘然走漏風聲，不當穩便。」杜夫人聞言，祇得住了。正是：

骨肉情深安忍釋，強開笑貌換愁容。

再說匡胤逃出汴梁城，電閃星飛，梭行箭走，望著關西大路而來。一路上自嗟自嘆，冷落孤淒。正行之間，祇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阻。但見：

山連斗柄，嶺接雲霄。山連斗柄，千年翠柏透青霞。嶺接雲霄，萬載蒼松沖碧漢。危林岩壁，深澗高崗。危林岩

壁似爪牙，深澗高崗藏虎豹。四時不斷青雲草，野鳥難飛過黑林。

匡胤看那山勢，果然高峻倍常，玲瓏異樣。又往山腳下一看，祇見立著一座石碑，上面鐫著昆明山三個大字，兩邊又有兩行小字，刻得分明道：

有人打我山前過，十個馱子留九個。

若還不送買路錢，一刀一個草裏臥。

匡胤看罷，道：「原來此地有剪徑強人，往來行劫。須要預為防備，庶可無事。」說未了，祇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閃出一個大王，匹馬飛奔下山，後面跟了四五十個嘍囉，搖旗吶喊。匡胤不慌不忙，倒後退走幾步，揀了一塊平坦之地，站住了腳，執定蟠龍棍等著。舉眼看那大王怎生打扮：

金鳳盔分八瓣，黃金甲鎖連環。大紅袍上染猩猩，勒甲絲蠻寶帶。袋內弓彎龍角，壺中箭插雕翎。坐下良調棗驢駒，手執鋼刀閃閃。

那大王下了山坡，一馬當先，大喝道：「紅臉的漢子，快快留下買路錢，放你過去，若道半個不字，叫你立見喪亡。」趙匡胤哈哈大笑道：「你這毛賊，連那眼珠兒都不生的，枉自在此胡為亂做。俺卻不是行商坐賈，又不是滿載榮歸，那有銀錢賞你，想是你終日打劫，擾害人民，今日惡貫滿盈，遇著了老爺，祇怕你死期已至。若要保全性命，快把自己綁縛了，過來請罪，獻上盤纏，俺便饒你，倘若執迷不悟，叫你頃刻嗚呼。」那大王聽言，氣得心中火發，口內生煙，叫聲：「好惱，你這小子，諒有多大本領，擅敢出口大言。」說罷，拍開了戰馬，掄刀照面砍來。匡胤使動了蟠龍棍，當頭架住。步馬相交，刀棍並舉，真個一場好戰。但見：

一個掄刀當頭便砍，一個提棍照頂相迎。一個馬上施展，一個地下奮武。山王如猛虎撲人，刀刀祇望前心劈。真主似神龍抓水，棍棍都排後背敲。昆明山上有名的剪徑強人，怎許滅一毫的銳氣，汴梁城中遍聞的招災太歲，那肯輸半點便宜。刀棍交加幾十合，勝負須教頃刻分。

趙匡胤這條棍，果然神出鬼沒，變化騰挪。當時戰有五十餘合，早把那大王殺得祇有招架之功，更無還兵之力，看看要敗將下來。那些嘍囉飛也似跑至山上，報與二大王去了。祇因這一報，有分教——兩次龍飛，巨寇翻成心膂助。一朝萍遇，階俘巧作唱隨風。正是：

不經大敵分高下，怎得行蹤有潛藏。

要知匡胤怎的過去，且看下回便知。

## 第五回

趙匡胤解救書生 張桂英得配英主

詩曰：

重背高堂學遠遊，夕陽淒楚增人愁。

煌煌六尺空垂世，矯矯雙雄阻古丘。

勁敵頓然成凱服，異途偏使詠河洲。

祇因遇合多奇跡，千古須教遜一籌。

話說眾叟羅見那大大王本事不濟，疾忙飛奔上山，報與二大王道：「啟上二大王，不好了，大大王巡山，遇著了一個紅面的後生，要他買路錢，他便不服，登時廝殺起來。不道那紅臉後生，本事高強，十分凶猛，大大王戰他不過，正在危急，快請二大王下山相助。」那二大王聽報，連忙披挂上馬，手執銀槍，飛奔下山。正見他步馬往來，刀棍迎送，大大王祇使得手忙腳亂，勢敗虧輸。那二大王大喝一聲道：「大哥休要著忙，兄弟與你助戰。」匡胤正在酣戰之際，耳邊聽得呼喝之聲，偷眼一看，祇見又來了一個山王。看他怎生打扮：

頭上銀盔生殺氣，身穿鐵甲威風，絲鸞寶帶束腰中。壺藏金梗箭，袋插鐵胎弓。

坐下追風雪獅馬，捻槍指點西東，楊威耀武下山峰。加鞭如虎跳，聲喝若雷轟。

二大王縱馬捻槍，上前便刺。這大大王見兄弟來助，即便抖擻精神，相助攻敵，兩個戰住一個。

約有二十餘合，匡胤雖然勇猛，怎當生力相幫，未免筋酥力盡，氣喘心慌，一股怒氣把頂門迸開，紅光現處，早見一條五爪的赤鬚火龍起在空中，望著那兩個大王張牙舞爪。那大王見了，大驚不迭，一齊收住兵器，滾鞍下馬，跪在道旁，口稱：「主公，臣等有眼不識真主，一時冒犯，罪不容誅，祇求主公赦免。」匡胤道：「你二人既戰，當定個高下，怎的跪地乞憐，暗藏姦計，不必多言，快快起來，與你見個雌雄。」二人道：「臣等焉敢有計，委的一時魯莽，不知主公駕臨，致有冒瀆，祇求寬恕。」匡胤道：「我問你，你們口稱主公，卻是何故？」二人道：「方纔主公廝殺，見有真龍出現，護體臨身，所以知是真命，日後必登九五無疑。臣等情願歸降，保主創立江山，望主公允納。」匡胤道：「二位方纔果見真龍出現麼？」二人道：「臣等焉敢謊言？」匡胤道：「不瞞二位，我就是汴梁趙匡胤，祇因大鬧了御勾欄，怒殺了一十八名女樂，故此要往關西投親，路過寶山，不期遇了二位豪傑。方纔相拼，多有得罪。」二人道：「原來主公就是趙老爺的公子，聞名久矣，今日相逢，實是臣等之幸。」匡胤大喜，即忙扶起了二人，問其姓名。大大

王道：「臣等二人，乃一母同胞，臣名董龍，弟名董虎，朔州人氏，向係良民，自幼專好槍棒，習得一身武藝。祇因犯事，被官司逼迫，所以權在此山存身。敢請主公到荒山暫住幾日，然後送行。」匡胤見二人真心相留，並不疑惑，說道：「既承二位美情，就到寶寨相擾。」董龍就把棗騮駒牽過來，請匡胤騎著，弟兄二人前邊引路，又叫嘍囉執了蟠龍棍，隨後跟行。

匡胤一路上山，舉眼四望，見那山峰峻峭，柵寨森嚴，心下十分嘆羨。行過了數重關隘，來至昆明寨，往廳前下馬。走上廳中，兩下重新敘禮畢，董龍便把虎皮交椅請匡胤居中坐下，弟兄二人旁坐相陪。獻茶已畢，董龍道：「難得主公駕至荒山，祇是無物相敬，有一兩腳肥羊，臣當獻與主公下酒。」匡胤聽言，暗暗稱奇道：「從來的羊，祇有四腳，那裏有甚麼的兩腳肥羊，不知是何形象，我何不叫他牽來一看，便見端的。」說道：「二位將軍，我從來見殺則吃，不見殺不吃。既蒙厚待，望將肥羊牽來，與俺一看，足見二位的美情。」董龍依言，即便分付嘍囉，把兩腳肥羊牽將出來，就在亭子上開剝。嘍囉答應一聲，往外就走，去不多時，早把肥羊牽了出來。匡胤初時祇道果是兩腳羊，生平從未見著，心中奇異，所以設為詭詞，要他牽來一看，開拓見聞。如今屬意盼望，遠遠的看見眾嘍囉推將上來，吃了一驚。

原來不是甚麼的兩腳肥羊，卻是把一個人綁著兩手，兩個嘍囉夾著膀子而走。一個拿了一盆清水，水裏放著一個椰瓢，一個拿了明晃晃的一把長耳尖刀，一齊簇擁到剝皮亭上，立住了腳。祇見又一個嘍囉走至董龍面前，稟道：「大大王，肥羊到了。」董龍分付道：「快把那廝的心肝取將上來，獻與主公下酒。」嘍囉答應一聲，走下去把那人綁在柱上，正要動手。匡胤見了如此光景，知是要傷他性命的了，慌忙叫道：「你等且慢動手，二位將軍，這是明明的人，怎麼稱他肥羊？」二人道：「不瞞主公說，我這綠林中的事情，件件說的都是隱語，所以他人不得而知。」匡胤道：「這涼水要他何用？」二人道：「大凡拿到了肥羊，先將涼水澆頭，凝住了心血，然後開膛破腹，挖取心肝，纔便香脆可口，異味無窮。」匡胤道：「原來如此。祇是雖承美意，盛禮相待，其實心懷傷慘，不忍領情。望二位看我薄面，饒放了他，就算我趙匡胤心領的一般，這便沒齒不忘的大德。」二人道：「既主公分付，敢不從命。」便叫嘍囉把那人放了。眾人答應一聲，遂即解了繩索。

董龍便叫那人上來道：「你這廝，本是俺山寨中早晚供用的食物，不道遇著了這位善緣好生的恩主，纔得全生。你當重重拜謝，感激洪恩。」那人停了一回，過來跪到地上，叫聲：「恩主大王，小民蒙恩釋放，殺身難報。」匡胤定睛一看，好一個齊整人品，一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生得唇紅齒白，裊娜娉婷，宛然一個美貌女子，嬌艷異常。心下想道：「怪不得做強盜的沒有良心，不知那裏的這樣一個標緻書生，拿了他來，當作肥羊美食。方纔不是我到此，此時已作泉下之鬼了。」遂問道：「你姓名是誰，作何事業，家住那裏，可實對我說，我便做主，放你下山歸去。」那人聽問，叩頭流淚道：「小的家中，離此有四十餘里，地名張家莊。我父名張百萬。小人名張桂英。祇因我父家資殷富，稱為員外。沒有三男四女，單生小的一個。因為前日遊春到此，偶遇兩位大王，拿我到此，自分必死，此生不想還家。天遣得遇恩人垂救，解放回家，實係再造之恩，無異重生父母。小人今世不能補報，來生願作犬馬，報答大恩。」說罷，淚如雨下。

匡胤道：「二位將軍，今既饒了性命，必須要嘍囉們送他下山，方見二位盛德，終始成全。」二人道：「不消主公費心，臣等自當差人送去。」於是撥了四個嘍囉，著令護送桂英下山。那桂英復又說道：「蒙恩人釋放，願求大名，好使小人回家，焚香頂禮。」匡胤道：「你也不必問我姓名，快些去罷。」董龍道：「你要問恩主的尊名麼，這就是東京都指揮老爺的公子，名叫趙匡胤便是。」桂英道：「恩人他日遇便到小莊光臨，小人父子誓必補報。」匡胤道：「不必多言，趁此去罷。」桂英又磕了一個頭，立起身來，跟著嘍囉下山去了。正是：

劈破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

且說那弟兄二人，當日分付整備筵席，款待匡胤。三人傳杯送盞，談論閑文，不覺飲至更闌時分，方纔撤席。董龍就送匡胤安寢。一宵晚景休提。次日，弟兄二人陪了匡胤，往四處遊玩了一番山景。回至廳上，重設酒筵，談心暢飲，真是杯盤狼藉，直至酩酊方休。自此，匡胤在那山上，不知不覺住了半月有餘。

一日，心中想道：「我聞梁山雖好，不是久戀之鄉。這山寨之中，我怎的可以久住，倘今貪戀紛華，誤了終身事業，豈是大丈夫之所為？」主意定了，就請董氏兄弟出來，開言說道：「我趙匡胤幸遇二位將軍相愛，在寶山打擾了多日，已領高情。但我一心要上關西，希圖前程立命，趁此天氣晴朗，今日便當告辭，容圖後會。」那二人十分苦留，見那匡胤堅執不肯，祇得說道：「本欲款留主公再住幾日，想主公前程萬里，怎好羈留，有誤大事，但今一別，未知何日相逢，專望主公得意之秋，某等二人，願當執鞭隨轡。」說罷，分付嘍囉備酒送行。頃刻間，把酒席端好，擺在廳上，就請匡胤居中坐下，弟兄二人左右相陪，彼此殷勤相勸，暢飲多時。祇見小嘍囉捧著一盤金銀，站立旁邊。董龍說道：「主公，此處荒山窮谷，無可為敬，聊具菲儀，稍供前途打個錢兒，望乞笑留，以伸心敬。」匡胤道：「二位盛情，我趙匡胤感佩多多。但我盤纏盡可資度，所賜之物，決不敢領。留在寨中，以作軍需之費，請自收了，不必費心。」董龍道：「主公雖是行囊頗厚，不該把這細微奉送，怎奈沒甚念頭，將這些須為敬，望主公權且收下，少表我弟兄二人這一點孝敬的真心。」一面說著，一面取了一個纏袋，把金銀傾在裏面，兩頭打了疙瘩，隨手將來放在面前，匡胤見他二人恁般堅執，祇得勉強收了，束在腰間，背上行李，順手取了蟠龍棍，即時舉步起身。弟兄二人親自送下山來，直至山岔路口，兩邊各叮嚀了幾句，怏怏而別。有詩為證：

虎踞昆明四遠聞，威風凜凜鬼神欽。

相逢傾蓋歸真主，千古傳揚二董名。

按下董氏兄弟回歸山寨不提。單說趙匡胤離了昆明山，望著關西大路迤邐而行。一路上，見了些疏林村景，密竹山光，心下十分贊嘆那弟兄二人恁般情分。此時正值暮春天氣，又見那些桃紅柳綠，草木芳華，鳥語鶯啼，溪泉曲折。因貪觀野景，信步而行，不覺頃刻間烏雲四起，旭日蒙光，那天公變了陰晦。須臾微風陣陣，細雨濛濛，飄將下來，早把道路打的濕了，步履難行，向前一望，遠遠的見那林子裏，顯出一所莊院。即時奔至前面，到那廣梁門首，看那雨

時，漸漸的大了，祇得就在莊門前，立地躲避。誰知這兩比前更覺大了，祇是落個不住。偏偏的雨驟風狂，風吹雨過，把匡胤的周身上下，通打濕了。

心中正有些煩惱，忽聽那裏面有人走將出來，把莊門開了一扇，探頭往外打了一看，見了匡胤，仔細的看了一遍，也不言語，轉身裏走了進去。不多一會，又走出一位老者，把著雨傘撐起，來至門首，與匡胤拱手道：「尊兄莫非東京來的趙公子麼？」匡胤慌忙答道：「在下便是。長者怎麼認得？」那老者便道：「既是趙公子，請到草堂獻茶。」言罷，叫了手下人出來，把行李棍棒接了進去。自己便與匡胤攜手同行，打著雨傘，頂著了大雨，進了莊門，來至廳上，分付僕人取出一套新鮮衣服，把與匡胤換下了濕衣。又把那頂雨濕氈帽除去，換上了一頂秦巾。然後員外過來，重與匡胤施禮，分賓坐定。

獻茶已畢，匡胤開言問道：「長者，素不相識，如何優禮相待，在下心實不安，望乞指教。」那員外道：「老漢姓張，名天祿，世居此地，頗有家資。老拙早年去世，不幸年過半百，並無子息，祇生一女，名喚桂英，年方二八，尚未適人。祇因前日改扮男裝，踏青遊玩，不料遇著強人擄去，一命懸絲。老漢無法可施，不過對天號泣而已。誰道命不該絕，逢凶化吉，得遇公子相救，纔得放回。此恩此德，沒齒難忘。故此老漢日日差人在門前候駕，不期今日相逢，足遂老漢想慕之心了。」匡胤聞言，大駭道：「原來被擄的不是令郎，卻是令愛麼？」員外道：「是小女。」遂分付丫鬟請將小姐出來。不多時，祇見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出來。匡胤偷睛一看，祇覺窈窕多姿，嬌媚無匹，比在山男扮的時節，果然分外齊整。那小姐走到廳上，對了匡胤，叫一聲：「恩人在上，賤妾張桂英，多蒙救命之恩，殺身難報。」說罷，倒身下拜。匡胤連忙答禮相還。員外把手扶住道：「恩人，你就是重生父母，今日受小女一禮，不足為過，怎的還禮起來。」那時桂英磕了四個頭，立起身來，叫丫鬟看那鞍轡過來。匡胤道：「小姐要這鞍轡何用？」桂英道：「賤妾有言在先，願投犬馬相報，今日禮當如此。」匡胤滿面賠笑道：「小姐講這一句，俺趙某便是承當不起，怎麼以空言翻作實事，竊恐矯情過禮，覺得太執了。」員外道：「不然，小女若非公子相救，焉能重轉家鄉，再居人世，今遇光臨，禮該踐言拜謝，何用多謙。況小女立願如山，若不依他，此心終是不安。」說話之間，丫鬟早把鞍轡擺在跟前，與桂英搭在身上。匡胤連忙伸手過去，將鞍轡提過一邊，說道：「小姐雖係有願在前，方纔已受重禮，若再如此，趙某斷不敢當。請進香閣，無勞多禮。」那桂英再三堅請，匡胤祇是不從，祇得立起身來，說聲：「從命了。」復道了萬福。那員外也祇得叫丫鬟扶了桂英進去。即命安排筵席，款待匡胤。賓主二人開懷暢飲，彼此談論些家常之事，世俗之言。此時恰好雨住雲開，風清景晚。當時又飲了一會，將及黃昏左側，方纔撤席。員外即著僕人打掃書房，端整了床帳鋪陳，請了匡胤安置。然後自己進內去了。一宵晚景休提。

到了次日，員外復命設席，就請匡胤在書房中談心飲酒。當時酒過數巡，菜供幾味，員外執杯在手，說道：「老漢有句不識進退之言，敢告公子，未知可肯相容否？」匡胤道：「長者有何指教，某當諦聽。」員外道：「老漢祇因年近桑榆，並無豚犬，寸心懸念，祇此零仃弱女，為暮景收成之靠，因此急欲擇婿，了畢終身。無奈遍觀世俗，皆非德器。今觀公子，仁禮素著，豪傑性成，意欲屈招公子在此，締結姻親，使小女所適得人，老漢亦承家有託，不知公子可肯見憐，一言相許麼？」

那匡胤聽了此言，心下暗自忖道：「我今拋撇家鄉，正無安身之處，既遇這個機會，何不應允了他，成就這頭親事，權住幾時，然後再往關西，有何不可？」即便答道：「感承員外見愛，曲賜高情。但在下背井離鄉，窮途落魄，又且聘禮不周，怎敢高扳，有辱令愛。」員外道：「公子不必推辭，這是老漢欲報大恩，有此相屈，那裏敢望聘禮？」遂叫安童取將歷書過來，揭開一看，說道：「妙哉，妙哉，喜得今日正遇黃道吉期，正是天遂人願，宿世奇緣也。」就分付收拾新房，整理床帳桌椅等物，打掃後堂，張燈結彩。一面著人置備喜筵，又與匡胤換了一套新鮮的吉服，整備結親。當日諸事停當，急忙著人喚齊了儂相鼓樂人等到家，等至吉時，就將小姐打扮了，請出後堂，一對新人參拜了天地神明，祠堂灶戶，請著員外當廳受禮，然後夫妻交拜，合卺花燭。禮數已畢，送入了洞房，成就了美事。彼此相敬相愛，甚是歡娛。正是：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

自此，匡胤在張家莊，或時與員外廳堂談論今古，或時與小姐房幃消遣琴棋。或以棍棒盤桓，演習武藝。或以杯酌酬酢，吐露心懷。倦時遊玩園亭，尋趣花香鳥語。閑裏往觀原野，舒情水秀山明。

正是有話即長，無事則短。匡胤在那莊間，不覺過了四月有餘。這日在家獨坐無聊，出門觀玩，信步而行。一路間，見了些梧葉飄零，樹木凋殘了紅綠。聽了些蟬聲斷續，雁鴉啼遍了高低。值此金風透體，果然蕭爽宜人。猛可抬頭，祇見那邊半空中，騰起兩朵祥雲，雲中現出兩般物件。祇因這一番所遇，有分教——陌路枝連，一代墳簾成大業。蘭房弦斷，千秋琴瑟啟深愁。正是：

離合總然由天定，悲歡那許在人謀。

畢竟現出甚麼物件，且看下回自見分明。

## 第六回

赤鬚龍山莊結義 綠鬚娥蘭室歸陰

詞曰：

水長流，萍相合。面未謀，情相決。堪羨英雄，隨時伸屈。風雲未遂怎生色。權將微業度朝昏，且盡奔波職。

霞正妍，月明白。酒正濃，花將折。枉教人空恃前程，須招不測。朱顏命薄今休歇，香零玉碎鳧高飛，莫忘功業。

話說趙匡胤在張家莊與那張桂英小姐成親之後，不覺過了四月有餘。一日出門遊玩，偶爾抬頭，見那前面半空中，現出兩朵祥雲，一朵黑色，一朵黃色。那黑雲下邊，現出一隻斑斕黑虎，舞爪張牙，那黃雲下面，現著一條五爪黃龍，升騰舒展。一時心下驚疑不迭，暗自想道：「這莫不是那裏妖怪玩法，有此怪異之端麼？」又道：「就是妖怪玩法，諒這青天白日，亦不敢胡亂出頭。我且趕向前邊，看他出沒，便知端的。」遂迅步走上了幾步，離那祥雲不遠，定睛細看。祇見黑雲下邊，乃是一個稍長漢子，挑著兩隻油簍，打從一個水坑窪子跟前奔馳而走，有緊要事情的一般，慌慌悻悻，直望前行，轉過了兩個彎，蹤影全無。那空中的黑雲，就漸漸兒不見了。看官聽著，這人就是黑虎財神降凡，慣賣香油為業，因要往銷金橋去趕集，祇為忘帶了賣油的梆子，所以回去。直到後來在九曲灣救駕，禪州城結義，方纔見他的功業，知他的事端。因是後話，此處不提。

且說趙匡胤又望著黃雲那邊信步前去，祇見三岔路口，有一人頭戴綾綿桿草帽，身穿月白布緊身，相貌堂堂，身材穩穩。因被著那一車子的雨傘陷在淤泥淺水之中，正在那裏用盡平生之力，把傘車兒推拽，不道力氣有限，推夠多時，莫想移動分毫，仍然不動不變。祇見他用得筋酥力盡，一時煩惱起來，遂把天門迸開，現出一條五爪的黃龍，在空中旋轉。匡胤看了，心中想道：「我曾聽人說，凡人蛇鎖七竅，必有諸侯之分，真龍出現，定為九五之尊，此人頂現真龍，日後福氣定然不小。我何不替他相助一臂之力，把車兒拉出泥途，與他結為朋友，聲氣相依，料他也不致玷辱於我。」主意已定，緊步上前，再看那頭上的黃雲，也就慢慢兒隱了。即時招呼道：「朋友，不要性急，待我前來幫你一幫。」說罷，將身一縱，跳到那陷泥裏邊，雙手將車嘴兒攔住了，連抬帶拽，往上一拉，輕輕的拉過泥途，停放在康莊道上。倒把那個推車的，使得渾身是汗，遍體生津。祇見他鬆開了肩膀，放下了絆繩，把氣喘定，忙賠笑臉，深深的作了一揖，道：「請問壯士高姓大名？」匡胤道：「小弟家住汴梁，乃趙指揮之子，名匡胤，表字元朗。敢問足下貴姓尊名，仙鄉何處？」那推車的聽言，又是一揖道：「失敬了！久仰公子英名，常懷渴想，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小可原籍徽州人氏，遷居在滄州橫海郡居住，姓柴名榮，表字君貴，先祖也曾出仕牧民，先父經營度日，小可祇因孤身失業，力薄才菲，權將販傘為生，聊為糊口之計，方纔車陷泥途，若不是公子力助，焉能得上平原。祇是可惜污壞了尊靴，小可當得奉賠。」匡胤笑道：「柴兄說那裏話來，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助力扶危，人之常情。這敝靴能值幾何，如此挂齒，前面就是舍親莊次，兄若不嫌褻瀆，請到那裏獻茶。」柴榮見匡胤這等義氣，不好推辭，祇得說聲道：「小可理當造府拜瞻。」即時把車繩搭上肩頭，推將起來。匡胤解下腰間鸞帶，拴在前面車嘴之上，相幫扯拽，一同前往張家莊來。

正行之間，祇見遠遠的兩匹馬，從東飛奔而來，馬上端坐著兩位壯士。看看來至跟前，祇見他們收住征駒，一齊滾鞍下馬。匡胤仔細一著，原來不是別人，卻是結金蘭的契友，同臭味的良朋，乃是張光遠羅彥威二人。匡胤與他們見過了禮，又叫他們與柴榮相見了。光遠道：「小弟自從那日醉鬧勾欄，冰雹解散，次日，聽得院中被人殺死女樂一十八名，小弟暗到尊府請兄長說話，又值不遇，細問尊管，偏不肯說，因而暗暗打聽，方知就是兄長幹下的事情，小弟不敢洩漏，祇得急往四處找尋，並無蹤跡，前日遇著了京中開相館的苗先生，我叫他替兄長推算了一命。他說道，風雲未遂平生志，魔障怎開眉際歡。小弟又問他兄長的蹤跡。他又說，二位若要見良朋，關西路上去找尋。我弟兄二人，一來恐怕兄長性急出門，少帶盤費，二來小弟們也趁此躲一躲是非，怕得被人捕風捉影，打草驚蛇，所以帶些銀兩，沿路追尋，訪問兄長的消息，誰知卻在這裏推車受苦。」匡胤道：「二位賢弟，且同到前面莊上，慢談衷曲。」於時四人各各扯車牽馬，行到張家門首，一齊進了莊門，至廳上遜坐，匡胤分付僕人，把傘車推進廄房安放，將馬匹牽過後槽喂養。

須臾，茶上三巡，匡胤把那離別之情，並在張家莊招贅為婿，及與柴榮相遇的緣由，一一對張羅二人說了一遍。遂又叫柴榮道：「柴兄，今日陌路相逢，情投意合，實乃天假其緣，人生最樂之事。俺欲四人結為手足，勝比同胞，竊願效尤那漢朝的玄德公桃園故事，不知可否？」柴榮道：「三位仁兄俱是豪門貴戶，小弟微賤鄙夫，怎好仰扳，有累尊駕。」匡胤道：「柴兄是何言也，豈不聞昔年漢高祖與那西楚霸王皆是布衣，也曾八拜為交，後來圖王定霸，平定了天下。此乃西秦的出跡，往古的成規。今日你我既為朋友，怎的論那貴賤，較這窮通，似非相交大義。小弟愚意已定，柴兄切莫推辭。」一面說話，一面叫人備辦了三牲福物，香燭神儀，就在當廳供著。柴榮再欲推辭，祇恐拂了他一團美意，祇得一齊敘了鄉貫姓名，年庚八字，乃是柴榮居長，匡胤第二，光遠行三，彥威排四。各各跪在香案之前，一齊祝道：「弟子等四人，雖各異姓，實勝同胞。願自此之後，扶危濟困，務要同心，扶弱鋤強，勿生異志。他日有官同做，有馬同騎。若有非心，天神共鑒。」誓畢，拜罷起來，各依年齒，對拜了八拜。送神已畢，然後坐定談心。正是：

不因此日恩情重，怎得他年義氣濃。

當下柴榮說道：「二弟，此處既是令親的府上，何不請將出來，我們見禮一番，方合古道。」匡胤遂叫僕人請員外出廳，眾人上前，俱各見禮已畢。員外聽知三人是女婿的朋友，不敢怠慢，連忙分付安排酒筵款待。那筵席極其豐盛，不必細說。眾人情懷相切，義氣相投，你敬我酬，開懷暢飲，直至天晚而散。

其日正當中秋佳節，祇見光發東山之上，徘徊牛斗之墟，早把一輪皓月，推送當天。員外重又治了一席盛酒，邀請四人一同賞玩月色。真的是：

暮雲收盡，銀漢無聲。晶瑩照萬國山川，皎潔奪一天星斗。

前賢曾有一律，單道那中秋之月，分外光明，其詩云：

皓魄當空寶鏡升，雲間仙籟寂無聲。

平分秋色一輪滿，常伴雲衢千里明。

狡兔空從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

靈槎擬約同攜手，更待銀河到底清。

當夜眾人賞玩了一回，各各興量已盡，方纔撤席。那員外命安童在書房中鋪下了床席，就請柴榮等三人安寢，然後進去。

匡胤亦自回房，卻值桂英預先備下酒肴果品，在房等候匡胤進來，一同賞月。匡胤即時坐下，與桂英開懷對飲。此時已有三更之外，但見清光澄澈，爽氣颯涼。夫妻二人飲夠多時，桂英問道：「妾聞官人今日結拜了三個朋友，內中有個推車販傘的。妾思官人乃是金枝玉葉，怎與下品之人相交結納，可不辱沒威儀，有傷貴重。」匡胤微微笑道：「賢妻，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在東京汴梁時，曾遇相面的，說我日後有一朝天子之分。今日偶然到郊外閑行，看見那個推車販傘的頂現黃龍，祥雲護體，因想他日後也有天子之福，不知誰先誰後，孰短孰長。故此我與他八拜為交，彼此俱有所益。」

桂英聽言，心中歡喜道：「賤妾幼年也曾遇著算命先生，算我有嬪妃之分。不想得遇官人匹配，實乃天意使然，曲為成就。他日登了九五，一定要求封個嬪妃之職，望勿棄妾，有負今日之言。」說罷，將身跪了下去，竟要求個執照之物，作為憑據之意。匡胤哈哈大笑道：「賢妻何必多心，此事尚在未卜，怎麼認起真來？」即忙用手相扶道：「我日後果應其言，當封賢妻為貴妃之職，掌理西宮。」桂英真的謝恩，起來重整杯盤，相與歡飲。忽聽譙樓已及五鼓，二人酒意已深，即命丫鬟收拾了桌席，方纔就寢。正是：

封號方從口內出，陰禡已在眼前來。

看官須知，趙匡胤分付，不過因一時酒興，現在歡娛，心下祇當戲言，口中無非胡混。誰知早已驚動了值日功曹，那功曹在空中聞了此言，暗自道：「這張桂英雖有嬪妃之分，卻無嬪妃之福，不過空有此名，並非實位，他若果然做了西宮，日後把杜麗容安頓何處，此事不可不奏。」即時上往天庭，至靈霄寶殿，啟奏了玉皇上帝。玉帝聞奏，即時降旨道：「張桂英妄想西宮，邀封顯職，既越陽綱之典，當施陰罰之章，例該減壽一紀。欽此施行，勿得違忤。」這道玉旨一出，功曹不敢停留，登時離了天闕，按落雲頭，來至森羅殿上，將玉旨宣讀。慌得十殿閻君，即命執簿該管的判官，取將生死注冊，從頭檢看，見那上面注著：「張桂英該享陽壽二十八歲，於某月某日急疾身亡。」閻君遵旨，減去了一十二年，當即改注：「該在今年今月中秋第二日，暴疾而亡。」即忙批判了拘牌，就差勾魂鬼使，跟隨了張氏家鬼，協同鬼甲，前去解送無常，勾取桂英魂魄，前來繳旨。鬼使領命，即時到了張家，整備明日施行。這正是合著古語所云：「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窮通壽夭，斷不可以勉強挽回者。有詩為證：

命有終須有，命無莫妄懷。

萬般難計較，都在命中來。

到了次日早晨，是八月十六日了。匡胤起來梳洗已畢，就往書房見了柴榮等三人。茶罷，柴榮就要告辭。匡胤道：「兄長為何見外，俺弟兄們既結了生死之交，正該盤桓幾日，少盡愛敬之心，豈可遽動行旌，便懷離別，即或生意要緊，就使遲上幾天，也不至於誤事，請兄長安心，小弟尚多相敘。」說罷，即命安童擺上酒來，消飲談心。安童即忙收拾酒肴，擺在書房。柴榮等四人，依次而坐，觥籌交錯，彼此情濃。

正在酣飲之際，祇見兩個丫鬟慌慌張張跑將出來，叫聲：「姑爺，不好了，禍事到了，方纔姑娘要往廚下料理早飯，不知為甚緣故，剛剛的跨出房門，忽然撲的一交，跌倒在地，頃刻昏迷不醒，眼白唇青，手足都已冷了。快請姑爺進去一看。」匡胤聽了此言，祇嚇得面如土色，驚走不迭，慌叫一聲：「仁兄兄弟，暫且失陪。」即忙趕至後面臥房門首，祇見一眾丫鬟攙定桂英，坐在塵埃，齊聲叫喚，那員外哭倒在旁。匡胤走至跟前，定睛一看，祇見佳人緊閉了口眼，手足如冰，已做了黃泉之客。急得匡胤頓足捶胸，東奔西走的，沒有法兒。祇得再近跟前，百般叫喚，叫了多時，全然不應。不覺心中酸楚起來，放聲痛哭道：「賢妻，我自從在昆明山救你時，不料萍水相逢，締結姻眷，實指望百年偕老，白髮齊眉，誰知聚首無多，恩情四月，即便早使分離，怎的不叫我心痛？」說罷又哭。那張員外亦哭道：「我兒，我指望你送終養老，不枉我生你一場。誰知你天命先亡，叫我舉目無親，怎不痛殺？」翁婿正在痛哭，旁有一個老院子，上前勸道：「員外姑爺，也不必悲傷了，古人云人死不能復生，這是小姐的大數該然，天公注定，縱然哭死，也是無益的了，且請料理喪事為上。」翁婿二人祇得住了哭聲，收了眼淚，分付丫鬟將小姐香湯沐浴，換了一身新艷衣衫，把平日所愛的珠翠金銀，盡都插帶，停放後堂。匡胤來至前廳，柴榮等三人聞了此言，亦各下淚，用言勸慰。那張員外痛女心悲，打點了千金銀子，備辦衣衾棺槨，挂孝開喪。請了禪僧羽士，啟建懺法道場，修設玄科祭煉，超度亡靈，往生極樂。柴榮等三人，公同湊出了份資，置辦祭禮，親到靈前祭奠。看看已有二十餘日，張員外擇日，將小姐發送墳塋，埋葬下了，喪事乃畢。

又過了一日，柴榮見事情已畢，這日便要辭行。匡胤道：「兄長既要長行，暫假片時，待小弟別了岳丈，與兄同往。」張光遠道：「二哥，令岳這等萬貫家私，不就這裏受享，又要往那裏去奔波跋涉？」匡胤道：「梁園雖好，終非久戀之鄉，況且你二嫂已亡，愚兄在此徒然無益。如今一同大哥作伴前行，且往關西，投奔舅舅那裏，創立得一番事業，庶把平生作用顯露當時。強似在人家苟且安身，希圖飽暖，致使見譏於當世，遺笑於後人，大非你我自命的本意。」說了，就叫安童請員外出廳，上前拜辭道：「岳父大人，小婿過蒙雅愛，結配絲蘿。不道運蹇時乖，命途多舛，致使令愛青年遭變，唱隨不終。心傷情慘，無過於此。因思終日在此攪擾，一則睹此景物，愈增悲愴，二則閑蕩終身，究非長策。小婿意欲前往關西，別尋勾當。為此暫且告辭，願期後會。」那員外正在悲慟之秋，忽聞匡胤便要辭別，不覺驚慌無措，紛紛的巾下淚來，說道：「賢婿，雖則我女兒福薄，不得奉侍終身，中道而亡，事屬相反。但我年近六旬，形單影隻，朝不卜暮，有誰照拂，望賢婿念我衰邁之人，以至親之誼，不如權在此間掌管家園，莫往別處去罷。」說罷，哽咽淒楚，不勝哀悲。

匡胤睹此情形，不免淚流滿面，祇得按下愁容，強開笑貌，將言勸慰道：「岳父，你年紀雖高，尚是清健。家中奴婢，俱是得力之人，亦可委他照應，不足為慮。小婿今往關西，若果興騰，得能建功立業，縱然快刀兒割不斷這門親戚。從今切莫悲傷，須尋快樂，保養天年。祇此為囑，請自留心。」員外看他志已決，料不能留，隨即分付安童，排下餞行酒席。自己回進房中，著意的揀選了一付極精緻最齊整的鋪陳，把來打裹停當，又打點了許多金銀，叫小廝拿了



出來，對匡胤說道：「賢婿既然決意長行，量老漢挽留不住。祇是你路上風霜，行間辛苦，這時行李未免單寒，為此我備下這小小行囊，你可帶去。這是黃金一百兩，白銀一千兩，些須薄物，聊作路用之資。你可一總兒收了。」說罷，又是哽哽咽咽起來。匡胤道：「岳父不必費心，量小婿前至關西，不過千里之遙，何用許多盤費，非是小婿見外，這盤纏略有些須，盡可計度。既蒙岳父厚賜，小婿拜領了這行李，權領了這一錠黃金，餘的請收了進去。」說罷，取了五兩重的一錠金子，揣在囊中。員外知道他的性兒耿直，不好再言，祇得取些銀子，另束做三封，送與柴榮張光遠羅彥威三人，作為路費，餘的收了進去。三人不好推辭，祇得拜受。張員外又在懷中取出一件寶物來，送與匡胤。祇因這一物，有分教——形動時，任爾劍戟刀槍都遜志。鋒過處，憑你魑魅魍魎盡藏身。正是：

靈儀常伴蒼顏老，異物終歸命世英。

不知贈的甚麼寶物，須看下回便見分明。

## 第七回

柴榮販傘登古道 匡胤割稅鬧金橋

詞曰：

風塵滾滾，雨雪霏霏，途路鬱孤淒。綠水流溪，青山靄靄，烏兔奔東西。

豺狼忽地佔街衢，虎嘯復猿啼。磊落知希，掃清塵翳，端的奠皇基。

右調《少年遊》

話說張員外見趙匡胤不肯把盤費全收，祇得命童兒拿了進去。遂在懷中取出一個小小的錦袱包兒，將手解開，裏面裹著一條黃金錦織成的鸞帶，遞與匡胤道：「賢婿，當日有位仙長雲遊到此，與老朽化齋，因老朽生平最敬的僧道二種，為此盛設相待。他臨去之時，賜我這件無價至寶，為贈答之物，名曰神煞棍棒。老朽不知就裏，細問根由。他說此寶乃仙家製煉，非同凡品，必須非常之人，方可得此非常之物。凡是無事之時，束在腰間，是一條帶子。若遇了衝鋒之際，解落他來，祇消口內念聲黃龍舒展，順手兒迎風一縱，這帶就變成了一條棍棒。拿在手中，輕如鴻毛，打在人身，重若泰山。憑你刀槍劍戟，俱不能傷害其身。若遇了邪術妖法，有了此寶防護，便可心神不亂，勘滅妖邪。如不用時，口中念那神棍歸原四個字，將手一抖，那棍依然是條帶子。真的運用如神，變化莫測。老朽藏之已久，終無用處。今見賢婿這等英雄豪俊，故此相贈，做件防身兵器，一則免得提了這蟠龍棍行走不便，二則權當此物作一點繫念之心。」匡胤接過手來，睜睛一看，果然晶瑩射目，閃爍驚心。即便依了員外的言語，口中念了一聲黃龍舒展，迎風一縱，真乃仙家妙物，秘處難言，這帶早已變成了一條棍棒。有《西江月》詞一首，單贊這寶的好處：

此寶剛柔並濟，宛如勒甲鸞條。隨身防護束腰間，變化無窮玄妙。臨陣即時光閃，衝鋒刀劍難牢。仙傳精器助天朝，打就江山永保。

匡胤即時分開門路，就將那棍法施展起來，把那勾、彈、封、逼、擗、擠、抽、挪諸般等勢，上下盤旋，舞了一回。復念了一聲神棍歸原，將手一抖，依然是條黃金錦帶。心下十分歡喜，將來束在腰間。柴榮等三人，各各贊嘆不已。匡胤遂撤了蟠龍棍，便道：「承岳父厚賜，小婿與眾朋友就此告別。」員外見他去心甚急，不好再留，遂即分付安童，將酒席排在當廳，與眾人餞行。弟兄四人飲了一番，起身拜別。員外送至莊門之外，各人灑淚而別。正是：

別酒一斟人便醉，離歌三疊馬先行。

員外送別了眾人，淒淒楚楚，獨自回莊。按下不提。

單說柴榮推動了車子，匡胤負著行囊，正欲上前行路，祇見張光遠羅彥威雙雙走上前來，對了匡胤說道：「二位仁兄，小弟等本欲陪行，同上關西纔是。怎奈前日來時，祇為訪尋兄長，添助盤纏，尚未稟明父母，不敢遠遊。意欲暫轉東京，通個音信，待他日稟過了父母，然後再到關西相會。不知二位仁兄，可肯允否？」匡胤道：「二位賢弟，這是人子的正理，愚兄怎好阻擋，祇為愚兄一時不明，做下了這樣大事，以致離親棄室，誠為不孝之人。賢弟回去得暇，望祈報知雙親，免得日常挂念。」張羅二人聽了言語，遂把行李打開，取了五十兩銀子，遞與匡胤道：「些須路用，望祈笑留。」匡胤道：「愚兄的資用盡有，不必費心，請自收回，容圖後會。」羅彥威道：「二哥既不肯受，可送與大哥，聊助生意之本，以表我二人之心。」匡胤道：「說得有理。」遂將銀子接過手來，裝在柴榮的行囊之內。柴榮再三推辭，匡胤祇是不許。張羅二人即時拜別，乘馬而去。正是：

贈鏹祇為尋舊約，乘車端在羨新盟。

不說張羅二人回轉東京。單說趙匡胤見柴榮推著車子，行車不快，便把行李放在車上，將絆繩攔著肩頭，拉了前行。柴榮後面推著，便覺輕鬆，趕著大路而來。那匡胤於路不覺觸景生情，感物動念，口中不住的短嘆長吁，低頭悶走。柴榮見了，慌忙問道：「賢弟為何這般浩嘆，莫非這傘車兒累得你慌了麼？」匡胤道：「非也，小弟祇因睹此景物，不免思念家鄉，懷想父母，承歡既廢，骨肉多疏，自覺心戚神傷，故而作此故態，望兄勿罪。」柴榮道：「賢弟，你偶爾寄跡他鄉，但當襟懷瀟灑，意氣悠揚，須效那大丈夫之行藏，何必作平常人之況，少不得天倫聚首，自是有期，切勿徒增憂思，自貽伊戚，前面就是銷金橋了，待愚兄到彼，交過了稅，尋上一個酒肆，沽飲幾杯，與賢弟散悶則個。」匡胤聽著交稅兩字，便把離鄉思念的話頭擱開不論，即時慌忙問道：「兄長，這銷金橋有甚官長，在那裏抽取往來客商稅息？」柴榮道：「此地係通衢大道，那有官長。」匡胤道：「既然不設官長，這稅從何而納，莫不空掉了不成？」柴榮道：「雖然沒有官員，卻有一個坐地虎光棍人兒，名叫董達，手下有百十個的勇力家人，日夜輪流把守這座橋口。但凡客商經過此地，憑你值十兩的貨物，他要抽一兩的稅銀，值百兩的資本，須交他十兩的土稅，分毫釐忽不可缺少。若遇了不省人事的，略有一些兒得罪了他，輕則將胳膊腿腳打斷，重者性命不存。因此人人害怕，個個帖服，誰

敢道個不是，賢弟到彼，亦宜柔聲下氣，便可無礙。」

匡胤聽了這番言語，祇氣得腹中火發，口內煙生，把車繩放下道：「兄長，請暫停一回，小弟有話商量。」柴榮聽言，當真的把車兒歇下，說道：「賢弟有何商量，便請一說。」匡胤道：「兄長，這車兒上的傘，有多少本錢，脫去了有幾何利息？」柴榮道：「本有二十兩。到了關西發去了時，就有三十餘兩。」匡胤道：「這等算來，祇有十兩利息，除了盤纏，去了納稅，所剩有限。兄長往來跋涉，不幾白受了這場辛苦，這樣生理，做他有甚妙處，依小弟之見，如今銷金橋的稅銀，不必交他，竟自過去。」柴榮極是膽小的人，聽見了這番言語，心下驚慌起來，把話阻住道：「這二兩銀子不值甚麼，賢弟休要惹禍，況他手下人多，賢弟雖則勇猛，恐眾寡不敵，一時失手與他，反遭荼毒，豈非畫虎不成，反類其狗。賢弟祇宜忍耐為妙，及早兒趕路罷。」

匡胤越發怒道：「兄長怎的這般膽怯，小弟在汴梁時，專好興災作禍，打抱不平。昔日在城隍廟戲騎泥馬，發配大名，怒打了韓通，回家醉鬧勾欄院，怒殺了女樂，闖出汴梁，降伏了昆明山二寇，纔在張家莊相遇仁兄，結成手足。自古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若無半點兒本領，怎敢在兄長跟前夸口，況且小弟生來的性兒不耐，最不肯受那強暴的鳥氣，遇著了不合人情的，憑他三頭六臂，虎力熊心，也都不怕，總要與他拼著一遭，見個高下，怎麼遇了這個不遵王化私抽土稅的強賊，就肯束手待斃起來，這是小弟實實不服。」柴榮道：「賢弟英名，愚兄固已欽服。但到了前面，他若要時，便如何與他講論，這個還要賢弟主意定了，好上前去，莫要胸無成算，孟浪而行，那時臨時局促，倒被那廝行凶，反為不美。」匡胤道：「小弟已有計策在此，兄長推起車兒，當先過去，他那裏若不阻擋，這就罷了，他若稍有攔阻，兄長祇說新合了一個伙計，銀兩物件，都在他身邊帶著，生的甚麼相貌，穿的甚麼衣服，他便隨後就來交稅的，他們聽了兄長之言，必然先放過去。那時小弟上來，就好與他講話了。」柴榮此時雖然懼怕，卻也無奈，祇得硬著頭皮，強打精神，推上前去。匡胤隨後而行。離橋不遠，祇見路旁有株老大的楊樹，樹下堆著些吹落的敗葉。匡胤道：「兄長，你先行過去，小弟略停片時，隨後就到。」說罷，遂在敗葉堆上歇息打睡。

柴榮推至橋邊，早見那些抽稅的人一齊高叫道：「柴蠻子來了，柴蠻子來了。你行下的舊規，早早兒完了，好放你過去。」柴榮不慌不忙，放下了車兒，滿面堆笑道：「列位，我如今不比往常了，新合著一個伙計，銀子是他掌管，待他到來，自然交納。且先放我過橋，好去吃了飯趕路。」眾人道：「你的伙計在那裏，怎麼不與你同來？」柴榮把手一指道：「兀的那綠楊樹下，穿青袍的這個紅臉漢子，就是我的伙計，因趕得路上辛苦，權在那裏歇息片時，列位略略等些，他就來交稅的。」眾人道：「柴蠻子他從來至誠老實，不曾撒謊，那邊的伙計諒是真的。且放他過了橋去，好歹自有他的伙計在此，怕他漏了稅，飛去了不成？」柴榮說聲：「承情了。」遂把傘車兒推動，一竟過橋去了。有詩為證：

貪婪從來無預防，祇圖肥己把財藏。

誰知已中蟬聯計，枉自身家眼下亡。

眾人見柴榮去了，等候多時，看那紅臉大漢，兀是掙著在樹下打盹，不見起來交稅。內中就有幾個性急的說道：「朋友們，這個紅面的不來，我們一時不當心，卻不要被他走了過去麼，俺們何不走將過去，和他要了稅銀，憑著他睡上一年，也不關我們的干係，卻不是好？」眾人道：「說得有理。」遂一齊走到跟前，瞧了一瞧，見果是個紅臉大漢，即便高聲叫道：「紅臉的伙計醒醒兒，快把那柴蠻子的稅銀交了出來，請你慢慢的再睡罷。」匡胤明明聽見，故意不去應他。眾人那裏耐得，大家七手八腳的來推匡胤。匡胤把腳伸了一伸，口中吶吶的罵道：「好大膽的狗頭！怎敢這般無禮，前來驚動老爺？」眾人聽了，盡皆大怒道：「紅臉的賊徒！裝甚麼憨，做甚麼勢，快快打開了銀包，稱出稅銀，好放你過橋去，逍遙走路，直往西天。」匡胤立起身來，說道：「你們這班死囚！我老爺好好的在這裏打睡，卻要甚麼的稅銀！」眾人道：「你難道不知道麼，你的伙計柴榮，想已告訴你了，我們要的是個過橋稅銀，你休推睡裏夢裏，假做不知。」匡胤道：「你們要的原來是這項銀子，我正要問你，你們在此抽稅，係是奉著那一個衙門的明文，那一位官長的鈞旨？」眾人道：「你新來戶兒，不知路頭。我這裏銷金橋，乃是一位董大爺獨霸此方，專抽往來商稅，憑你值十兩的貨物，要抽一兩稅銀，有百兩的本錢，須交十兩土稅，這是分毫不可缺少的。你的伙計，向來是一車子傘，該交二兩稅銀。你管甚麼明文不明文，鈞旨不鈞旨，祇要足足的稱了出來，萬事全休，若有半個不字，叫你立走無常，陰司裏去打睡。」

匡胤聽言，心中火發，大喝道：「好死囚！甚麼叫做立走無常，陰司打睡。」說罷，掄開了拳頭，上前就打。眾人見匡胤動手，發一聲喊，各各奔上前來，圍住了匡胤，一齊舉拳頭亂打。匡胤見了，那裏放在心上，祇把這兩個拳頭望著西面打將轉來，不消數刻，早已打倒了十餘個。拳勢恁般沉重，倒下來時，一個個多在那綠楊樹下掙命。不曾著手的，各自要顧性命，哄的一聲，往四下裏逃生去了。匡胤見眾人已散，即便邁步走上了銷金橋。舉眼一看，這橋環跨長河，十分高大，那橋頂半旁，搭著一座席篷遮蓋的稅棚，阻住往來，監察抽稅。棚內放著一隻銀櫃，櫃上擺著那些天平、戥子、算盤、夾剪等物。此時管棚的人，卻已隻影全無。匡胤暗想道：「這清平世界，朗蕩乾坤，怎容得這土豪惡棍攔阻官道，私稅肥身，情實可恨。但我趙匡胤不來剪除這廝，與那受累良民雪怨，還有誰人敢來施展！」想罷，即將那座席棚打折，並那什物等件，擱在橋心。復又想著柴榮在前，猶恐有人阻攔，即忙緊步下橋，如飛的趕來。約有一里多路，卻是一座集場，人煙稠密，擁擠不開。舉眼四望，不見傘車的蹤跡。祇見東首有座酒樓，即便進去，上樓飲酒，手扶窗檻，四下張望，並無蹤跡，祇得呆呆的望著。按下慢提。

單說那些逃脫的眾人，得了性命，如飛的跑至家中報信。不道這日董達不在家中，卻往親戚人家飲酒未回，眾人祇得返身。回轉半路之間，祇見那邊董達策馬揚鞭，醺醺然緩地行來，眾人一齊迎將上去，哭訴道：「大爺，不好了，那販傘的柴榮，勾引了一個紅臉大漢，違拗了我們橋梁上的規例，又把我們眾人打壞了大半。我等逃得快，脫了性命，特來報知大爺。乞大爺作速前去，拿住這個紅臉凶徒，一來與我眾人報讎，二來不使後邊交稅的人看樣。」那董達一聞此言，心下大怒道：「有這等事麼，諒那柴榮有多大的本領，擅敢糾合凶徒，前來破我的規例？」即忙把馬加鞭，如飛追趕。眾人跟在後面，假虎張威。當時趕過了銷金橋，望西一路而走。隨路有那許多趕集的人，見了董達一行人眾，惡狠狠蜂擁而來，那個敢阻塞行蹤，礙他去路，都是一個個閃在旁邊，讓他過去。那董達舉眼看時，正見柴榮的傘車在前推走，即忙一馬當先，趕至背後，喝聲：「柴囚，你漏稅行凶，傷我牙爪，待往那裏走！」一手舉起了馬鞭子，照著

頭上便打。柴榮心下慌張，口內祇是叫苦，推著車兒死命的奔走。董達拍馬趕來。人走得慢，馬奔得快，追到酒樓之下，攔著柴榮，提起馬鞭，如雨點般亂打，柴榮祇是挨著。卻值匡胤正在樓上，獨自飲酒，聽得樓下沸沸揚揚，一派的馬鞭聲響，即時探身往樓下一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

原來柴榮把傘車推下橋來，到那集場上，但見人山人海，擠個不了。把車兒挨在一邊，等人少時，方好推動。那匡胤過橋來時，又是望前緊走，那裏在人叢之中留心觀望，所以兩下裏都錯了路頭。及至柴榮捉空兒把傘車推出集場，正待行走，卻好董達背後趕來，直追至酒樓之下，把馬鞭亂打。匡胤見了，心中大怒，諒那馬上的必是董達，等不得下樓，就從樓窗上一縱，躡將下來，高聲大罵道：「強橫賊徒，你怎敢這般無禮。」趕上前去，將手揪住了襟子，祇一按，掀下鞍來。董達見匡胤來勢甚凶，知是勁敵，即便使個鯽魚跳水勢，立將起來，睜圓二目，又使一個餓虎撲食勢，思量要拿匡胤。那匡胤閃過一步，讓他奔到跟前，乘勢用腳一撩，就把董達撈翻在地。即便提起拳頭，望著董達亂打，像在大名府打韓通一般，將他周身上下，著力奉承。那董達跟隨的眾人，一齊發喊，各拾了磚頭石塊，望了匡胤，如星飛電閃的打來。匡胤見了，哈哈大笑道：「來得好，來得好，叫你這班毛賊都是死數。」遂捨了董達，退後幾步，向腰間解下寶帶，迎風一掙，變成了一條神煞棍棒，分開門戶，望前亂打，不一時，早把幾個打翻在地。眾人招架不住，又發聲喊，搶了董達，扶上了馬，一齊往正南上逃走。匡胤提著棍棒，隨後追趕。柴榮在房檐下高聲叫道：「賢弟休要莽撞，入他牢籠。我們既已得勝，趁早兒趕路罷。」匡胤把手亂搖道：「兄長，你且奔走前途，祇在黃土坡略停等我。小弟趕上前去，務要除了此方大害，然後來會。」說罷，迅步而追。那董達在馬上，回頭看見匡胤來追，心下十分暗喜，道：「我祇愁他不追，他既來追，管叫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待我引他到九曲十八灣中，喚我那結義兄弟出來，就好與他算帳。」正是：

枉自用心機，人欺天不欺。

莫言路險阻，自反失便宜。

不說董達暗暗算計，引誘匡胤來追。且說又有一位好漢，乃按上界黑虎財神星臨凡，姓鄭，名恩，字子明，祖貫山西應州喬山縣人氏。年長一十八歲，生得形容醜陋，力大無窮。最異的那雙尊目，生來左小右大，善識妖邪。自幼父母雙亡，流落江湖，挑賣香油度日。曾在上一回書中敘過，在張家莊上現了原形。因為這日出來趕集，忘記帶了這賣油的梆子在那平定州的酒店裏面，所以特地回去找尋，尋了半晌，並無蹤跡。誰知這一位老爺，生來的性格，恁般急躁，也是個有我無你的人。當時在那店中尋不出來，強要這店家賠他。那店家雖是怕他性發，實不曾見他的油梆，那裏肯賠，鄭恩見拂了他性兒，登時喧鬧起來，動手亂打，臺桌椅凳翻身，碗盞壺瓶滿地，好不使性。正在店中喧鬧，祇見外邊來了一位先生，口稱相面。祇因這一人來，有分教一截路貪夫，雖免目前喪命。盤山嘯賊，難逃眼下亡身。正是：

不經指點清塵霧，怎得聲名遍夏區。

不知來的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算油梆苗訓留詞 拔棗樹鄭恩救駕

詩曰：

伍員吹簫市，韓信垂釣臺。

昔賢曾混跡，之子亦多才。

落月搖鄉樹，清淮上酒杯。

誅茅三徑在，高詠日悠哉。

臂上黑雕弧，腰間金僕姑。

突騎五花馬，射殺千年狐。

右錄竹垞古體

話說鄭恩不見了梆子，正在店中使性，祇見那邊來了一位先生，口中吆喝道：「相面，貧道乃天下聞名的苗光義，得受異人傳授，能知禍福窮通，如有要觀尊相的，前來會我，一經相斷，無有不準。」說著，就望店中走進，看見鄭恩在那裏喧鬧，把他上下一看，心下早已了然，暗自忖道：「原來是黑虎星官流落在此，待我指點他前程，勿使錯誤。」遂叫一聲：「黑臉的朋友，為著甚麼事情，在此爭鬧？」鄭恩回頭一看，見是一個算命先生，沒好氣的一聲喝道：「你祇管去算你的命，管甚麼閑事？」苗光義道：「朋友，你莫要使性，或者失了甚麼財帛，說與我知，我與你推算一番，自然曉得。」鄭恩聽言，說道：「失了甚麼財帛，祇為不見了一個賣油的梆子，樂子在此氣鬧。」光義道：「原來如此，你且報個時辰來，我與你算。」鄭恩遂報了個戌時。光義屈指尋爻，算了一回，道：「戌者狗也，五行屬土，那油梆是木刻成的，以木克土，這梆子不是土掩，必定被看家黃犬銜去，你且在狗窠裏去尋，包管尋著。」鄭恩聞言，扯了店家，一同來到狗窠邊一看，祇見這梆子果然橫著在窠裏。鄭恩拿了出來，歡天喜地道：「果然好個口靈的先生，樂子生長多年，從來沒有看見，你替樂子相一相面看，看後來的造化可是好麼？」苗光義道：「你既要相面，可跟我出城，細細說與你知道。」鄭恩聽罷，挑了油擔，跟著光義離了店家，出平定州而來。正是：

喜他推算如影響，便要搜尋指後來。

二人行夠多時，到了平原曠野之處，鄭恩把油擔放下，說道：「口靈的先生，如今已出了城了，你可替樂子相一相，

樂子必然謝你。」

光義道：「相面不難，先問尊姓大名，何處人氏，貧道然後送相，不取酬儀。」鄭恩道：「樂子是山西喬山縣人氏，姓鄭名恩，號叫子明。」苗光義道：「子明兄，我看你尊相，目今尚在平平。待過幾年，交了鴻運，然後時來福至，建立功名。他日玉帶垂腰，身居王位，其福不可限量。我有個柬帖兒在此，還有八個銅錢，交付與你，你可緊緊收藏，萬勿遺失。從今為始，每日生意，切不可往別處流連，祇在銷金橋左右而行。謹記九月重陽，好去勤王救駕，若遇了紅面英雄，便是真主，你的功名，就在這人身上。可把這錢與柬帖交與此人。我有幾句要言，你可牢記：

「黃土坡前結義，下山虎保雙龍。

木鈴離合有定，悲歡情意無窮。

若問先生名姓，光義苗姓真宗。

今朝在此分手，禪州聚義相逢。」

光義說罷，拱手徜徉而去。鄭恩聽了這一席話，欲待不信，這賣油梆子現在，是他掐算出來的，似乎有根有據，怎麼不信，欲待信他，一時那得玉帶垂腰，高封王位，想了一回，忽然道：「也罷，我如今且去賣油，到那重陽日，再作商量。」遂把油擔挑了就走，往各處去賣。

不覺過了二十餘日，這一日正遇了重陽日，鄭恩出來生意，卻從銷金橋過，祇見橋上稅棚拆倒，那些戥子、夾剪、算盤等物，擱在橋旁，抽稅的人，一個不見。原來這些眾人，平日見了鄭恩，都是懼怕，非惟不敢與他要稅，反把好酒好肉，常常請他。倘有一毫怠慢之處，便要吃他羅皂，所以董達自己也不好奈何他。當時鄭恩上得橋來，看見人影全無，恐怕沒有酒吃，心下早有幾分不快，口內吶吶的罵道：「這些驢球入的，怎麼一個也不見，想是撞著了吃生米飯的，將他的道路壞了，故此這樣光景。我且休要管他，且把這些物件拿去，換些酒呷，也是好的，祇當是天公報應罷了。」遂即放下油擔，將算盤、戥、剪等物拾將起來，夾在腰間，挑了擔子，下橋而走。來至一座酒店，進內叫道：「掌櫃的，樂子有幾件東西在此，與你換幾壺酒來呷呷。」店家聽言，把眼一看，說聲：「啊啣！我的黑爺，你又來惹禍了，這是稅棚裏的東西，董大爺因此在那裏費氣，誰敢收他的物件，你若沒有錢時，且吃了去，改日有錢，然後還我，倒可使得。」那店家說罷，遂把酒食送與鄭恩。鄭恩也不推辭，將酒食暢吃了一回，抖撒肚子，將身立起，說道：「掌櫃的，你且記著個日子，改日樂子有了錢，好來還你。」店家道：「今日是九月重陽，你祇要記得明白就是了。」

鄭恩聽了日期，猛可的想起苗光義的言語，道：「他叫我九月重陽節等候救駕，如今駕在那裏，看起來多是說謊，莫要信他。」把油擔挑在肩頭，又將算盤、戥、剪等物依舊夾在腰間，出了店門，順著河沿向南而走。忽然想道：「樂子油已賣完，祇這兩隻油籃，用了多時，裏面積下許多泥垢，今日空閑在此，何不把他洗洗，也得乾淨些。」遂把擔子歇下，解落繩兒，將算盤、戥、剪等物捆縛好，也放在岸旁。然後將兩隻油籃浸在水中，彎著腰兒，晃來晃去，祇在水面上浮晃，晃了半日，並無一些水兒泄進。鄭恩心中十分急躁，狠命的用力往下一按，誰想用力太猛，威得水勢望上一攻，把那油籃歪在一旁，順著水性，如風帆的一般，竟往正南上淌去了。鄭恩祇急得拍手躑腳，無法奈何，祇得脫下衣服鞋襪，放在河灘，跳下水來，也不顧自己的物件，也不管拾來的東西，晃在水面，望著正南上喊叫追趕，指望撈著了油籃，方纔罷休。正是：

構難無由遇，盤桓在水央。

皇天能曲誘，借此往南方。

按下鄭恩追趕油籃不提。

卻說董達領著手下家丁，把匡胤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內中有兩個好漢，哥哥叫做魏青，兄弟名喚魏明。他弟兄兩個，力氣驍勇，武藝高強，手下聚集得五六百嘍囉，虎踞著這座山頭，打家劫舍，放火殺人，真的無所不為，官兵莫能剿除。因此，董達與他結為兄弟，彼此濟惡，聲勢相依。當日董達飛奔的進了山口，早逢著了巡山嘍卒，叫他報知了這個消息。二魏聽報，即忙點起嘍囉，各騎了馬，都拿樂器，一齊迎下山來，卻好遇著。即便放過了董達，阻住山邊，等待廝殺。那匡胤正趕之間，猛聽得一棒鑼聲，山凹裏衝出兩個強人，領了無數嘍囉，搖旗吶喊，奔上前來，把匡胤團團圍住，狠攻惡戰。那董達復又取了兵器，也來助戰。這一場相殺，真個龍爭虎鬥，十分利害。但見：

征煙繞嶺，殺氣漫山。戰鼓聲喧，誤聽雷霆空谷震。槍刀光閃，錯觀霜電額頭飛。天庭帝子似遊龍，怒沖沖浩氣凌雲，直教斗牛塌半壁。草莽山王如哮虎，惡狠狠神威貫日，勢如江漢阻長流。鸞帶縱橫，結就虹霓布舞。戈矛指點，栽成荊棘交加。正是強爭惡戰勢難休，專待英雄來救護。

匡胤雖然勇猛，棍棒精通，怎奈起初追趕，已是步行疲乏，今又遇了生力人馬，戰夠多時，極力維持，終難取勝。一時急躁，狠命相拼，怒氣一升，早把泥丸宮掙開，現出這條赤鬚火龍，起在空中，張牙舞爪。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笑，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匡胤被眾人圍住廝殺，不覺驚動了護駕神祇，在著空中十分慌亂，四下觀望，尋取救駕之人。祇見那邊黑虎星官，在於河中趕撈油籃，即忙大聲叫道：「鄭子明，你此時不來救駕，等待何時？」鄭恩正在水中，猛聽得有人叫他，舉首一看，四下無人，心中不信，罵一聲：「驢球入的，誰敢來捋虎鬚戲著樂子？」一面口內叫罵，一面順著性兒，晃水追趕。那神祇急了，祇得又叫一聲道：「黑娃子快去救駕，不可遲延。」鄭恩復又聽得有人叫他的乳名，正要發作，驀地裏聽得喊殺之聲，抬頭一看，祇見正南上煙塵陡起，殺霧遮天，那半空中現出一條赤龍，隨雲伸展。鄭恩在水中見了，暗自忖道：「樂子常聽人說，真龍出現，定是真命天子，想來此人必定就是聖駕，樂子的造化穩穩的了，這油籃事小，救駕事大，待樂子走上前去，便見明白。」遂即撒了油籃，晃至河灘，走上岸來，赤著身子，往正南而行。

一路上復又想到：「那相面的口靈先生，叫我重陽時節救駕，今日正是九月九日，卻遇這真龍出現，恁般湊巧，他說的話，豈不句句多應了。但樂子此去，果遇真主，就與他八拜為交，結個患難相扶的朋友，博得日後封個親王鐵券，卻不是好，祇是吃虧了樂子手中沒有甚麼兵器，怎好上前去衝鋒廝殺。」正在兩難之際，抬頭看見那路旁種著數十株棗樹，大小不均，叢叢茂密，心下歡喜道：「有了，這酸棗樹倒也沉重，何不拔他一株，當當兵器，強似精著拳頭，抵當不便。」連忙走至跟前，逐株相了一遭，祇揀大大的一株，走近數步，探著身子，將兩手擒住了樹身，把兩腿一蹬，身體望後用力一掙，祇聽得轟的一聲響處，早把那株大樹連根帶土，拔了起來。遂又磕去了泥根，扯碎了枝葉，約有百餘斤沉重，橫擔肩頭，祇望那塵起處奔走。看看走進了九曲十八灣，祇見那邊有許多人馬打塊兒吶喊廝殺，鄭恩便大吼一聲道：「驢球入的，快快閃開，讓樂子來救駕哩！」祇這一聲，好似：

舌尖上起個霹靂，牙縫裏放出春雷。

鄭恩這一聲大吼，把眾人嚇得大驚不止。卻有董達手下的家人回頭一看道：「這是慣賣香油，不交稅銀的鄭恩，俺們常常請他吃酒吃肉，有往無來的硬漢，想必今日前來與我們出力，報答我們平日間的好處哩。」遂齊聲高叫道：「鄭哥，你是好漢子，可往這裏來幫助我們。你若拿得住這漏稅的紅臉賊，便算你頭功，不但日日相請你酒肉如心，我們還要稟明俺大爺，把這銷金橋的稅銀，每年分送你一股，決不虧的。」鄭恩聽著紅臉兩字，心下更加歡喜，暗暗喝采道：「好一個口靈的苗先生，真的陰陽有準，算得差不差，這裏面果有紅臉的人，諒來真是聖駕了。樂子不可當面錯過。」遂叫聲：「驢球入的，樂子要來勤王救駕，博這一條玉帶的，怎肯希罕那些臭物，幫助你們。」說罷，舉起了這株棗樹，大步衝將進去，不顧好歹，望著賊兵如耕田鋤地的一般，排頭亂築。那些賊兵雖眾，無奈這棗樹來得利害，不覺的棚著即死，遇著即亡。匡胤圍在裏面，見外邊有人接應，一時膽壯力添，也使動神煞棍棒，衝殺出來。二人內外夾攻，把這些賊兵，三停之中打死了二停。那魏青攻殺之間，當不得鄭恩這般神力，一時措手不及，承情了一棗樹，祇打得腦漿迸裂，嗚呼哀哉。這魏明見哥哥已死，心下慌張，正待落荒而走，不道冤家路窄，性命該休，又被鄭恩趕上前來，竭力奉承了一棗樹，也打得筋斷骨折，伏惟尚饗。可憐二魏平日千般凶惡，萬種強梁，今日雙雙俱遭鄭恩之手，了命歸陰。正是：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善惡必報，遲速有期。

董達見魏氏兄弟已死，料不能勝，發喊一聲，脫身逃走去了。正所謂多一日不生，少一日不死，董達不該死於此地，所以逃脫。那餘剩的大小賊兵，見主死亡，也各自要顧性命，一哄的四散而逃，走個罄盡。

鄭恩既獲全勝，把這雌雄二目，望著匡胤一看，果是個紅臉大漢，滿心歡喜，肩著棗樹，大叫一聲道：「樂子特來救駕。」匡胤聞言，定睛一看，見他雖然粗魯，真是一條好漢，但見他生得：

相貌猙獰古怪，行如虎豹奔馳，周身上下黑如泥。濃眉分長短，神眼定雌雄。棗樹權為兵器，輪環運動威風，天主英傑佐明君。旗開俱得勝，馬到盡成功。

匡胤見他豪傑，心下先有幾分愛惜，暗暗想道：「這黑大漢與我素不相識，便肯赤身露體，拔刀相助，果是世上無雙，人間少有，但不知何處英雄，這般義氣。」遂叫聲：「壯士，小弟得蒙相救，萍水情高，敢問尊姓大名，仙居何處。」鄭恩把手亂搖道：「且休講，且休講哩，樂子殺了半日，這肚子裏有些餓了，實是難當，且出去吃些東西，再講未遲。」匡胤心中也是記挂柴榮，巴不得即刻會面，便說道：「壯士說得有理，既然肚中飢了，且到黃土坡自當相待。」說罷，同了鄭恩，一齊舉步。

出了山凹，看見外邊路上來往有人，匡胤便問道：「壯士，你的衣服在於何處，為甚露體而行，甚覺不雅，快去取來穿了，方好行路。」鄭恩把嘴一努道：「樂子救駕的心急，故把渾身上下的衣服，都落在水裏流去了，祇剩下這個收錢的油布兜肚，遮遮這話兒罷了，還要尋他怎麼。」匡胤道：「早知如此，方纔該把那打死的賊人衣服剝下幾件，穿穿也好。」鄭恩道：「不要說了，快快走罷。」匡胤道：「這官塘大路，來往人多，旁觀不雅，待小弟將這青袍，權與壯士遮體罷了。」便把外面的這領青緞袍脫了下來，遞與鄭恩。鄭恩也不推辭，接過手來，穿在身上，倒也可體。匡胤又把鸞帶與他腰中束了。鄭恩道：「樂子拴了帶兒，倒累你光著身子不成。」匡胤道：「不妨，小弟有帶在此。」說罷，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抖，口念真言，頃刻變作金光鸞帶，束在腰間。把個鄭恩喜得手舞足蹈，說道：「樂子生長多年，沒有見棍兒會變帶的，真是希奇寶貝，妙極，妙極！」匡胤笑道：「壯士，你出口成章，真乃文武全才，小弟委實心愛。」鄭恩把小眼兒一挺道：「你休要取笑，樂子生來老實，不會裝頭做面，講那好看話頭，騙人歡喜的。我們祇管走路，真是肚中餓得慌了，快著到黃土坡去吃飯要緊。」匡胤聽了，微笑點頭，二人帶說而行。

來至黃土坡前，抬頭一看，祇見這輪傘車，卻不見那位盟友。匡胤心下大驚，把眼四下觀望。祇因這一番，有分教一荊棘叢中，豪俠頻添氣象。煙塵界裏，英雄偏長威儀。正是：

莫道他山無蘭襖，須知萍水有桃園。

畢竟柴榮躲在何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黃土坡義結金蘭 獨龍莊計謀虎狼

詩曰：

道古班荊勢尚疏，相投慕義意情孚。

儼如伐暴天心合，無異除殘民命甦。

遇變不驚俱是勇，逢餐必飽豈為粗。

至今瞻仰音容下，凜冽秋霜道不孤。

話說匡胤同了鄭恩，來至黃土坡前，祇見傘車擱在一邊，卻不見柴榮的形影，心下驚駭不止，即忙叫了數聲，祇聽得坡子下有人答應道：「賢弟，愚兄在此。」匡胤仔細一看，原來在那避風牆凹之內，席地而坐，赤著上身，在那裏搜捉虻蚤。當時見了匡胤，即將衣服穿了，走至跟前叫道：「賢弟，盼望殺了愚兄，你去追趕董達，勝負如何？」匡胤道：「不要說起，幾乎不能與兄長相會。小弟追趕那廝，意欲當途剪滅，不料被他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糾合山寇，阻住廝拼。一來賊人勢眾，小弟勢孤，二來路徑不熟，戰場狹窄，相持多時，急切不能取勝。正在危急，幸遇這位壯士挺身前來，奮勇衝破重圍，打死賊人無數，董達漏網而逃。小弟因記挂仁兄，未曾追趕，祇得同著這位壯士回來，得與兄長相見，真萬千之幸也。」

柴榮聽了此言，心下一憂一喜一憂的恐怕董達從此逃去，懷恨在心，別生枝葉，倘後孤身來往，保無暗設機關，難免性命之慮，喜的匡胤得勝而回，克張銳氣，又得鄭恩為伴，朝夕相從，日後或有事端，亦可望其助益。當時往那匡胤背後一看，見是一條黑漢，形相猙獰，容顏凶惡，肩上一根棗樹，強強的立在背後，屹然不動。心下略有幾分膽怯，開言問道：「這壯士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匡胤道：「小弟一時倉卒，兀尚未知其詳。因思這位好漢萍水高情，義氣相尚，真是人間少有，世上無雙，小弟心實敬愛，意欲與他八拜為交，做個異姓骨肉，患難相扶，不知兄長意下如何？」柴榮大喜道：「賢弟之言，深合吾意。但此處山地荒涼，人煙絕少，這些香燭牲禮之儀，一些全無，如何是好？」

鄭恩道：「這有何難，那前面村鎮上，這些買賣店舖人家，樂子盡多認得。你們要買香燭福物，祇消拿些銀子出來，待樂子去走一遭，包管件件都有。」匡胤就在行囊取些碎銀，遞與鄭恩。鄭恩接在手中，即時離了黃土坡，趕至村鎮之上，往那熟食店中，買了一隻燒熟的肥大公雞，一個煮爛的壯大豬首，一尾大熟魚，一壇美酒，又買了百十個上好精緻饅饅。走到平日買油主顧人家，借了一隻布袋，把這些食物，一齊裝在袋裏，背上肩頭，一隻手拎了這壇美酒，望著舊路回來。剛走得幾步，祇見路旁有一酒店，那門首擺著行灶鐵鍋，鍋內正在那裏氣漫漫沸騰騰的煮著牛肉，香風過處，觸著心懷。即便走進店中，揀了四個大牛蹄，可的將餘下零銀交還了，叫店家把刀切碎，摻上些椒鹽，撩起這青袍兜子來裹了，揣在腰間。即便揀了袋，一手拎著酒，轉身就走。一路上便把這碎牛蹄，大把的抓著，往口裏亂丟，也不辨甚麼滋味，那管他生熟不勻，竟是囫圇圖滾下了肚，未曾走至坡前，四個牛蹄早已歸結得乾乾淨淨。

當時來至坡前，見了柴榮匡胤，連忙把嘴揩了，放下福物酒食，張著這血盆般那張大口，嘻嘻笑道：「快著快著，我們拜過了朋友，便好都來受用，休叫福物沒了熱氣。」匡胤道：「壯士不須性急，我們且把年齒一序，然後好拜。」鄭恩聽言，把嘴一啞道：「你們忒也噲嘛，有甚的年齒不年齒，祇是胡亂兒拜拜便罷，要是這樣擔擱了工夫，叫樂子吃了冷食，難為這肚子作祟。」匡胤笑道：「壯士，你原來不知，我們序了年齒，方好排行稱謂，不然，誰兄誰弟，怎好稱呼，你須快快兒說。」鄭恩受逼不過，祇得一口氣道：「樂子住在山西喬山縣地方，姓鄭名恩，號叫子明，乳名黑娃子，年長一十八歲，臘月三十日子時生的，這便是樂子確真的年齒。」

匡胤道：「如此說來，你今年一十八歲，我是一十九歲，大哥二十歲。序齒而來，該是柴兄居長，我當第二，你是第三。我們就此參拜天地。」鄭恩道：「不中用，不中用，要拜朋友，須都依著樂子的主意，必要讓你居長，樂子第二，這姓柴的第三。依這主意，樂子方肯與你們結拜，若不依樂子的說話，就趁早兒你東我西，大家撒開散伙。」匡胤道：「豈有此理！為人祇有長幼次序，若無次序，便乖倫理，與那雞犬何異，況柴大哥先曾與我拜過朋友，他兄我弟，倫次昭然，如今怎敢逾禮，佔他上位起來，鄭兄不必多言，還是柴兄居長，方是一定之理。」鄭恩哈哈大笑道：「我的哥，樂子卻勉強你不過，就是依著你的主意罷了，若再與你說話，真個把這福物冷了不成。」說罷，將袋裏三牲福物取將出來，排在傘車之上。

三人正欲下拜，匡胤猛地叫道：「子明，你為何不請了香燭來？」鄭恩把手一拍，笑道：「果然樂子忘了，祇為想了那吃的，就忘懷這燒的了。也罷，待樂子扒上三個土堆兒，權當了香燭罷。」柴榮道：「子明言之有理，俺弟兄們撮土為香，拜告天地，各要虔心，不可虛謊。」三人遂一齊下拜，各說了里居姓氏，年月日時，無過同心合膽，不懷異念之意。彼時暫拜天地已畢，序了次序，各人又對拜了八拜。然後把三牲福物饅饅酒食等物，各自依量飽餐了一頓，方纔整備行程。正是：

漫道拜盟稱慶幸，須知讎敵暗分排。

當下三人正欲前行，祇見鄭恩猛然叫聲：「二哥，且慢行走，樂子想著一件事情，卻幾乎又忘懷了。」遂向胸前取出那個油透的放錢兜肚來，探著指頭往兜子裏一摸，摸出一個方方折好的柬帖兒來，遞與匡胤道：「二哥，這是相面的口靈苗先生叫我把與你的，故此帶在身邊。前不遺失，虧了這個放錢兜子油透已足，水泄不漏，方纔得個乾淨，不然，樂子臭水的時節，卻不浸得濕爛了麼。」說罷，哈哈大笑。匡胤接過手來，拆開觀看，那柬帖裏面夾著一個包兒，打開看時，裏面包著八個銅錢，那紙上寫著六個字道：「此錢千博千贏。」又看那帖兒上，也寫著兩行細字，說道：「輸了鸞帶莫輸山，賭去銀錢莫賭誓。」匡胤看了，一時不解其意，祇得把那八個銅錢收在腰中，將柬帖扯得紛紛粉碎，吃在肚中，口內吶吶的罵著。柴榮道：「賢弟，為何將這柬帖扯碎，又是這般痛罵著他，莫非其中言語，有甚惡了你麼？」匡胤道：「仁兄有所不知。這個人名喚苗光義，乃是遊方道士，設局愚人。當時在東京相遇，觀看小弟的相，因他言語荒唐，不循道理，被小弟廝鬧了一場，驅之境外。不知後來怎麼又遇著了三弟，將這柬帖寄我，今觀他胡謔匪言，誰肯信他，故此一時扯碎，付之流水罷了。」鄭恩道：「二哥，你也忒殺糊塗了，樂子若不虧他的相準卦靈，怎麼能夠遇著你們，結拜兄弟，他便這等口靈，你卻偏偏奚落，豈不罪過？」匡胤道：「兄弟，這些閑話，你也休提。如今趁此天氣尚早，我們快些趕路，莫教耽誤時光，錯過了宿店。」柴榮接口道：「二弟言之有理。」遂把傘車推將起來。鄭恩就把那隻盛福物的袋兒捲了，揣在雨傘中間，就與匡胤在前，輪流絆扯，望著關西大路而行。



走了多時，天色將晚，卻好推進了一座村莊。覓了一個店舖，把傘車推進了店，揀下一所潔淨房屋，安頓了車兒行李。匡胤就叫店小二安排晚飯來用。小二道：「客官，你們原來不知。我這裏獨龍莊，祇有俺們這座店兒。來往客人，不過安宿，祇取火錢十文，每人依此常例，若要酒飯，須著自己打火，所以這飯食是從來不管的，客官們自尋方便。」匡胤聽罷，打開銀包，取了一塊銀子，遞與小二道：「既然如此，你便替我去買些米，並要幾斤熟肉，打上一壇好酒。剩下的，就算你的火錢。」柴榮道：「賢弟，不消你過費，我車上現有米糧在此，就是那酒肉之費，愚兄自當整備。」遂叫匡胤把銀子收了，打開自己銀包，稱了一塊三四錢重的銀子，遞與小二去買酒肉。又叫鄭恩把傘車上席簍裏的米，煮起飯來。鄭恩走至車前，把簍子提將出來。看那壁間，現擺著行灶、鐵鍋、薪、水等物，就將簍蓋除下，把簍裏的米一看，也不論他多少，傾空倒將出來，裝在鍋子裏，加上些水煮將起來。不期鍋小米多，竟煮了一鍋的生米飯。原來鄭恩一則生來粗俗，二則食量甚大，起先取米之時，未免嫌少。及至煮成了這鍋生飯，就使他一個獨吞，量不言多。多少既已不論，這生熟兩字，亦必不辨矣。這正是：

天賦英雄性，膜腔自不同。

脯漿遂我食，尚道肚皮空。

比及鄭恩煮完，小二買了酒肉進來，交付已畢，自己往店中去了。三人坐下，各把酒肉用了一回。將要用飯，柴榮走至鍋邊，開了鍋蓋，往內一看，祇見滿滿的一鍋生米飯，便叫鄭恩過去道：「三弟，你為何煮出這樣生飯來，叫人如何可吃。」鄭恩道：「大哥，你嫌他生，樂子日常受用，專靠著這生飯。你依著樂子也多吃些，管叫你明日力氣覺得大了，走路也覺得快了，你吃你吃。」柴榮搖頭道：「難吃難吃。」鄭恩道：「大哥，你果然怕吃，待樂子吃與你看，你莫要笑話。」說罷，拿起碗來，盛了便吃，也不用菜，也不用湯，竟是左一碗，右一碗，登時把一鍋的生米飯，挨挨擠擠都裝在那個肚裏去了，就笑嘻嘻的道：「何如，樂子專會吃這些飯的。」柴榮祇道簍子裏還有剩下米糧，欲待取來自煮，便往車前取簍一看，卻已粒米全無，空空如也，心下甚覺驚駭，道：「三弟，還有那餘剩的米在那裏？」鄭恩道：「大哥，你休推睡裏夢裏，方纔樂子安放在肚子裏頭，你親眼見的，怎麼又問起米來？」柴榮笑一笑道：「原來如此。我十餘日的飯糧，多被你一鍋煮了，怪道煮出這樣飯來。也罷，我們買些饅饅來用，倒也相安。」遂又稱了三四分銀子，叫小二去買了些饅饅，與匡胤一同吃了。

看看天已黃昏，三人正欲安寢，鄭恩祇覺得一陣肚痛起來，要去出恭。慌忙出了房門，尋往後面天井中去，見有茅廁在旁，登上去解。可殺作怪，那肚裏恁般的絞腸作痛，誰知用力的掙，這下面兀是解不出來。正在這裏翹著頭，踞著身，使著氣力，祇聽得那廂房中，有人唧唧噥噥的講話。

看官：你道是誰？原來這所住房，就是董達的家園，這說話的，便是董達與他老子講談。祇因董達日間敗陣之後，又往別處擔擱，及至回家，時已日暮，踉踉蹌蹌奔至家中。他的老子一見，即便問道：「我兒，你今日回來，為何這等光景？」董達道：「不要說起，孩兒今日抽稅，遇著一個販傘的蠻子，倚仗了一個紅面漢子，大鬧銷金橋，壞我規矩，又把我手下眾人打得個個傷殘。孩兒聞了此信，因把這紅面的誘進了九曲十八灣中，通知二魏出來，齊心拿捉，不道那廝十分驍勇。我們正在圍住，將次拿住之際，誰知他被那個慣賣香油的黑賊，反來救解，打散眾人，又把二魏盡多打死。孩兒性命幾乎亦遭其手，幸而得便逃回，故此這等模樣，兒思這樣冤讎，如何得報。」老子道：「我兒，原來你今日吃了這等大虧，你且輕言，你外面打鬥這三個賊徒，被他走了。我為父的坐在家裏，不費吹灰之力，包管你報讎就在眼前。」董達聽了，心下大驚道：「父親，這大讎怎麼就得能報？」

那老子笑道：「不瞞你說，這三個賊徒，多在咱的家內了。」董達道：「他怎能到我家內？」老子道：「方纔小二進來說，今日來的販傘客人，兩個伙計甚是怕人，一個紅臉，一個黑臉，那紅臉的還可，這黑臉的更覺凶惡難看。我看這三個賊徒，與你說的相合，豈非就是你的對頭了？」董達聽了，驚喜如狂，說道：「既是他們自來尋死，我們叫齊了人眾，急速打他進去，怕他不個個多死。」那老子復又搖手道：「早哩，早哩，你也不須性急，且挨到人靜之後，然後把前後門上了鎖，再添些人，趁他一齊睡著，輕輕的挨將進去，把他三條性命結果了，卻不乾淨了當，強如此刻與他爭鬥，多費氣力，我兒，你道此計好麼？」董達道：「父親言之有理，你老人家管了前後門上鎖，兒去叫人就來。」那董家父子算計，不道依著了古人兩句說話，說道：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

不想鄭恩登在廁上正解不出，聽得房裏有人說話，他也不去用力掙了，靜悄悄捱將過去，閃在旁邊，復往板縫裏一張，燈火之下，看見董達在那裏指手劃腳，道長說短。他便留心細聽，把前前後後，恁般如此這些計較，都已聽在耳裏。聽到董達說是叫他老子去鎖門，自己去叫人，方纔心下著慌，即忙大步走進房去，叫著匡胤道：「二哥，不好了，咱們走到讎人家裏了。」匡胤大驚道：「怎麼是讎人家裏，那個是你的讎人？」鄭恩道：「這裏原來是董達的莊上。樂子方纔去後面出恭，聽得那廝父子兩個在房裏算計，要把前後門鎖了，等著我們睡著，便要結果咱們性命。」柴榮聽了此言，祇唬得汗流浹背，挫倒在地。匡胤祇驚得搓手躑躅，一籌莫展。

鄭恩見了，哈哈大笑道：「大哥二哥，你們原來都是怕事的，怎麼遇了這般小事，便這等害怕起來，枉自做了英雄好漢，倒把這膽氣弄得小小兒的，日後怎好去做大事，還有樂子在此，怕他則甚？他便有千百個人，管叫他一齊進來，都在樂子這根棗樹上納命，若有一個走脫，便算樂子不是好漢。」匡胤道：「不然，愚兄豈是怕事之人，祇因常言道寡不敵眾，我們雖有兵器，武藝高強，怎奈這店房狹小，退步全無，一遇相鬥，施展不開，如何取勝，為今之計，必須出了巢穴，到那平陽街道，還好商量。」柴榮接口道：「賢弟，他前後門都已上鎖，插翅也是難飛，怎能出得門去？」鄭恩道：「大哥休要害怕，咱們門裏出不得去，就在牆上可以走得。方纔樂子出恭時節，看見天井那邊有個園地，這裏外面想是活路。我們趁早兒走了出去，他不來便罷，他若來追，便好與他算帳了。」

三人計議已定，即便動身。鄭恩當先引路，柴榮匡胤推了車子，飛奔到那園中。來至牆邊，舉眼一看，幸喜那牆不甚高大。鄭恩縱身跳下牆頭，望下看時，黑暗中微微像是一條通衢大路。復又跳了下來，先叫柴榮爬出牆去，無奈牆頭雖低，柴榮從來未曾經歷，焉能得上，鄭恩祇得叫柴榮用手扳著牆磚，下面抬進，慢慢的爬上牆頭。此時柴榮祇要性

命，管甚高低？撲通的跳將下去，祇跌得齒折唇開，忍著痛，祇不做聲，心內兀兀的跳。隨後匡胤跳上牆頭，鄭恩把車子舉送上去，匡胤接住，叫柴榮幫接下去，匡胤即便跳了下來。鄭恩見二人並車子都已出去，然後自己也跳出牆頭，當先開路。匡胤柴榮推著車子，緊緊飛跑。此時約莫二更天氣，雖然燈火全無，倒也覺得有些微光，隱隱之中，依稀可走。

三人走行之間，忽聽得後面喊叫連天，回頭一看，祇見燈火熒熒，煙塵滾滾，猶如千軍萬馬殺奔前來。祇因這一來，有分教一惹動了干戈不歇，連累著骨肉遭殃。正是：

禍福無門人自召，善惡有報影隨形。

不知追的何人，當看下回便見。

## 第十回

鄭子明計除土寇 趙匡胤力戰裙釵

詞曰：

駒隙長流，人生樂事，天真本是無愁，何用多求。憐他奔波朝夕，甘作馬牛。嘆事逐孤鴻盡去，身與流螢共寄。爭知擾攘征途，頓然化作蜉蝣。追念黃金白玉，縱盈滿，怎肯把人留。

世情隆污，人才難數，功績不能揚父母，身名先辱。憶東陵晦跡，彭澤歸來，姑借瓜田自娛，松菊慶觥籌。何向風塵覓生活，計較剛柔。眼前盜跖，沒後東樓。睹此情由，杜鵑聲斷，血淚滿枝頭。

右調《西平樂》

話說柴榮等兄弟三人，越牆逃出了獨龍莊，正走之間，祇聽得後面喊聲不止，一派火光，無數人趕來。看官，你道是誰？原來匡胤等起先逃走之時，那廂房左右，人影全無，他的老子正叫董達往前面叫齊莊客，等他眾人到了，方好前門上鎖，後門落門，所以正在前面等候，故此三人走脫，一些不知。及至董達會齊了人，回至家中，把門上鎖，卻好三更天氣，接著正好行事。一行人靜悄悄進店房，舉眼一看，祇有鍋灶，人影全無，連鄭恩吃的生米飯不留一粒。董達十分忿怒，即合了眾人，從後門趕來。這正是：

既不度德，復不量力。

蠢爾如前，無常在即。

當下鄭恩見後面追趕近來，叫聲：「大哥二哥，你看那驢球入的，將次追上來了。那前面隱隱的這個所在，必定是座林子，你們且把傘車推到那邊，等咱一等，待樂子候著，打發他們回去了，前來會你。」匡胤聽言，遂與柴榮推了傘車，望前去了。那鄭恩復又退了一箭之地，望那後面的人，漸漸近來。古云：「人急計生。」鄭恩倒也粗中有細，四下一看，看見路旁有座石碣，將身閃在背後，等他追來，算計退敵。祇見那後面約有百十多人，有的執了燈籠火把，有的拿了棍棒槍刀，各各如蜂似鳥，擁擠而來，四下照得雪亮。鄭恩在暗中看得明白，讓過了第一起人。看那第二起人中，祇見董達策馬提刀，揚威耀武，望前趕來。看看離這石碣不遠，鄭恩即將棗樹舉起，讓過了馬頭，縱著虎軀，躡到馬後，大喝一聲道：「驢球入的，不要來追，請你歸去罷。」說時遲，那時快，祇聽得叭的一聲，董達措手不及，早已頭頂噴紅，腳底向上，拋刀落馬，了命歸陰。正是：

功名難上凌煙閣，性命終歸枉死城。

又有一詩，單道董達私稅強梁，欺公藐法，今日祿終慘死，究何益哉：

欲展雄心迴世間，豈知橫行怒昊天。

當時盡道銅山久，轉盼偏成泡影傳。

莊兵見鄭恩打死了董達，盡吃一驚，發聲喊，圍裏攏來，把鄭恩困在中間，各舉刀槍棍棒，亂打將來。鄭恩全無懼怕，掄開了棗樹，猶如風魔惡鬼，四面混打轉來，正在大鬧。不提。

且說匡胤同了柴榮，推著車子，正走之間，聽得後面喊殺連天，遂對柴榮道：「此時三弟在後，想已遇著賊人，但晝夜之間，未知勝負。兄長且把車子先行，待小弟轉去接應一番，方保無虞。」說罷，除下鸞帶，迎風一晃，變成了神煞棍棒，提在手中，往後飛奔。走至半里之遙，祇見那許多人，果在那裏相鬥一大半的人打圍攻殺，跳躍頓起。小半的人各執亮子，在旁吶喊。匡胤舉動棍棒，上前衝突，不多時打倒了一二十人。鄭恩正在興打，斜眼往圈外一看，見是匡胤來幫，心下大喜，叫聲：「二哥，你用心幫著，休要放鬆這廝。」弟兄並力同心，棍樹往來，一頓落花流水，把百十餘的莊兵，打死了大半。其餘見不是路，四散逃生走了。

鄭恩大叫一聲道：「二哥，董達這驢球入的，已被樂子把他結果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你轉去，把他一家大小，一齊打發他歸天，倒得乾淨，倘然留在世間，日後便要受累。」匡胤道：「三弟說得有理。」即便同了鄭恩，重回獨龍莊來。此時約有四更天光景。二人來至董達店中，推開了門，這時鎖已落去，走進門中，望內直闖。裏邊聽得門響，走出一個人來，問：「是何人？」說聲未了，早被鄭恩一棗樹，打做陷餅，看時乃是店小二。鄭恩把那尸骸祇一脚，踢過旁邊。弟兄二人輕手輕腳，將進進去，穿過中堂，行至後院。尋著了幫閑，一棍喪命。撞著了女使，一樹歸陰。

二人正走之間，祇見一間房裏透出些燈火之光，仔細聽時，那裏面有人說話。弟兄二人輕輕在門旁，側耳靜聽，原來不是別人，卻是董達的父親，正在與他的妻子說道：「可惜這樣的好計行不成，枉費了心思，不知怎的漏了風聲，被他們走了。」妻子道：「我們家裏的計行不成，難道路上的計也被他逃脫了不成？祇是多費了兒子的氣力。」老子道：「怪不得咱家的兒子今日吃這大虧，那三個囚徒之中，有兩個甚是凶惡，那紅面的略覺好些，那黑面的狗男女凶狠異常，黑廝廝形兒，就像一個周倉，手中常帶了一株樹木，必定有些本事。想來此時多已結果得乾淨了，咱兒子也該回了。」妻子道：「咱兒子如今趕上他們，但願得皇天有眼，神道有靈，先把這黑臉的鳥男女，多搨他幾刀結果了，我纔快活哩。」鄭恩聽到這句，心中火發，腹內煙生，一腳飛起，把門踢開，跑將進去。妻子一見，抖倒在地。那老兒見了，唬得魂飛魄散，手軟腳酥，叫聲：「不好了！那、那、那黑面的賊徒，來、來現形了，我、我們快些回避。」鄭恩也不回言，提起了棗樹，祇喝得一聲：「老賊，請你回去罷！」啪的一聲響處，打得腦袋邊流出白漿，頭頂上冒出紅水，眼見得不能活了。鄭恩回轉身來，看那妻子，已是唬得半死，動彈不得，舉起棗樹，盡力一下，把妻子打得扁扁服服，如道士伏陰的一般，魂遊地府去了。

那董達的妻子王氏，叫做飛腿狐，因他生來美貌，更兼本事高強，若與人賭鬥，打到難解難分之際，祇消把腿一起，憑你英雄好漢，著腳時便多失手，因此董達娶為妻室，那遠近之人，送他這個美名。當時正在隔房中和衣而睡，睡夢之中，聽得喊叫之聲，猛然驚醒。爬將起來，往板縫裏一張，祇見那房中隱隱站著一條黑漢，打他公婆，又見跳出一個紅面大漢，前來幫助。心中大驚，叫聲：「不好，有賊！」順手往刀架上取了一把鋒利的潑風刀，開了房門，跳將過來，望著匡胤攔頭就是一刀。匡胤不曾提防，轉眼之間，見有利刃飛來，措手不及，往後一閃，讓過了刀。舉眼一看，見是個婦女，方纔定了心，整備返敵。那王氏見砍不中，心下大怒，復手又是一刀。匡胤拈起棍棒，往上一挑，當的一聲響，把潑風刀吊在地下。王氏方纔心慌，正要飛起右腳，望著匡胤踢去，不道匡胤早把神煞棍棒往下一掃，不端正，已將王氏打倒在地。鄭恩見了，火速上前，把棗樹用力一下，打得說話不出，依舊和衣而睡了。

祇聽得滿屋中發聲喊，那些男女老幼，見此光景，量無好意，思量要逃性命，往前後亂奔。弟兄二人那裏肯放？一個在前，一個在後，一頓打，猶如風捲殘雲，雨飄敗葉。鄭恩又跑進中堂，拿了燈火出來，前後照著，數了一數，共有二十四口的男女，遇著有些氣的，又奉承了幾棗樹。復又同了匡胤往各房裏搜尋，並無一人。搜至那飛腿狐房中，祇見擺著箱籠櫥櫃等物。鄭恩獨將箱籠打開，看見有許多銀子，叫聲：「二哥，快來收拾些銀子，好做盤纏。」匡胤道：「三弟，俺這盤纏盡有，不必多心，況這不義之財，我和你怎肯亂取？今大惡剪除已盡，何必擔擱？趁此去罷。」鄭恩那裏肯聽，尋了一條紅網夾褲兒，便把銀子裝滿在內，將褲腰兒束了，又把那兩隻褲管將來對繫了，包裹停當，背在肩頭，提了棗樹，望外便走。

匡胤執了神煞棍棒，大步同行，一齊出了店門，望西而走。早聞得金雞報曉，星斗疏殘，二人忙忙奔走。趕至一所墳堂，祇見柴榮在內打盹。匡胤叫醒了，把這些事情說了一遍。柴榮滿心歡喜道：「二位賢弟仗此英雄，除這一方大害，也是極大功德，恩施後人。我們趁今天將發亮，及早行路罷，莫要擔擱在此，又生事端。」鄭恩道：「且慢著，樂子一夜不曾合眼，有些力乏，就在這墳園裏睡他一覺，將息將息，再走未遲。」說罷，丟了棗樹，把那褲兒裏的銀子裝在傘車之上，放翻身兒，躺在那個祭臺石上，竟是呼呼的睡了。柴榮匡胤也祇得坐在石上，歇息打盹。不提。

且說董達有個妹子，名叫美英，年方一十八歲，尚未適人，生得袅娜身材，嬌美姿色。自幼在九盤山九盤洞，拜從盤陀老母學業，習得弓馬純熟，武藝精通，有千百合勇戰，又會剪草為馬撒豆成兵諸般的法術。董達仗這妹子法力高強，所以橫行不法，霸佔官衢。那一日董美英因往東莊與他姑娘祝壽，留住過宿，不曾回家，因此未知家中就裏。這日清晨起來，正欲作謝回家，忽見一陣敗殘家丁，約莫有二三十個，奔至莊上，見了美英，一齊哭告道：「姑娘，不好了，禍事到了！」董美英大驚，問道：「有甚禍事，你們便這等張皇？快快說與我知道。」眾人道：「咱家的大爺，被兩個凶徒不肯交稅，因此與他打鬥了一場，不道戰他不過，敗至家中。那凶徒隨後便來投宿，大爺與老爺定了計策，要報此讎，不知怎的走了消息，又被他逃了。因此大爺同了我們眾人，追趕上去，誰知反被凶徒將大爺打死。我們又鬥他不過，祇得逃回。於路又打聽得家中老爺太太並合家男女老幼，盡多打死。因此特來報知，望姑娘作主。」

董美英聽了這席言語，一似晴天裏打個霹靂，嚇得魄散魂飛，大叫一聲，暈倒在地，左右急救，半晌方醒，放聲大哭道：「何處來的凶徒，把我父母兄嫂，一門老幼，盡情傷害。這如山似海的冤讎，如何不報？我誓必拿住這賊，萬剛千刀，方消我恨。」說罷又哭。那姑娘從旁相勸。美英那裏肯聽？一面哭，一面分付備馬。原來他的披挂兵器，有一包裹，向來帶在身邊，常時防備。當時打開了包裹，取出披挂，全身結束，含淚辭別了姑娘，手執雙刀，騎了花馬，叫那敗殘兵丁前面引路，即時離了東莊。又往錦囊中取了一把黃豆，一把柴草，望空一撒，仗那真言，變成了無數人馬，往正南追趕。趕到這座墳園跟前，莊兵見了三人在那裏打盹，一齊叫道：「好了，好了，這些凶徒在這裏了。」大家發聲喊，把一座墳園團團圍住。正是：

裙釵施本領，要報父兄讎。

當下董美英的豆草人馬，圍住墳園。先把柴榮驚醒，張眼一看，祇唬得心驚膽裂，手足無措，慌忙把匡胤推道：「賢弟快醒！你看四面多被人馬圍住，俺們怎能夠出去？」匡胤正在朦朧，聽了此言。猛然驚醒，把兩目一睜，望那四圍一看，說聲：「不好！」用手去推鄭恩，連推數次，再也不醒，祇得向那腿上打了一拳。鄭恩從睡夢中驚覺，口內嚷道：「誰把樂子戲耍？樂子正在這裏遇著一個絕好的朋友，把那好酒好肉，盡情的請咱受用，怎麼做這對頭，把咱打醒了？樂子須要與他拼命。」匡胤笑了一聲道：「三弟，虧你這等好睡，還在說這些夢話。你且看著，俺們被人算計，已把人馬圍住了，你便怎生主意？」鄭恩聽罷，把虎目揉了一揉，睜開一看，骨碌的爬將起來，伸了伸腰，提了棗樹，叫聲：「二哥，諒著這些人馬，濟得甚事？咱們祇消打這驢球入的，便可了事。」匡胤說聲：「不差。」即便執了神煞棍棒，一齊迎將出來。鄭恩當先而走，早已瞧見了董美英，復又叫道：「二哥，你看麼，咱祇道是甚麼三個頭六隻臂，狠狠的人兒前來打仗，原來是個嬌滴滴的女娃娃，怕他則甚？」匡胤也是一看，果然好個女子，打扮得妖嬈美麗，微帶著殺氣凶形。怎見得：

烏雲緊挽盤龍髻，雙鳳金箍扣頂門。

身披鎖子連環甲，紅錦征衣綠戰裙。

胸前光耀護心鏡，勒甲絲條九股分。

打將鋼鞭腰下挂，殺人寶劍鞘中藏。

愛騎繞陣桃花馬，兩瓣鋼刀玉腕擎。

鳳頭靴踏葵花鏡，俏美天然女丈夫。

匡胤看罷，高聲喝道：「你那女子，姓甚名誰？看你小小年紀，有何本事？便敢領兵圍住俺們，自尋死路。」董美英一見，怒氣填胸，喝聲：「強橫賊徒！你休推夢裏睡裏，我乃董大爺的同胞妹子董美英便是。我與你有甚冤讎，將我兄長打死，又把我父母並一門良賤盡行屠害？讎同海洋，痛入心窩，故此我親自前來，拿你這班賊子，碎尸萬段，與我父兄報讎，方消我恨！」說罷，拍動桃花戰馬，掄開柳葉鋼刀，望著匡胤當頭便砍。匡胤把神煞棍棒急架相還。二人殺在當場，戰在一處，約有二十餘合，勝敗不分。旁邊惱了鄭恩，心頭火發，大喝一聲：「潑婆娘，樂子與你拼命。」掄起了棗樹，上前助戰。董美英全無懼怕，使開了雙刀，猶如風車相似，前後招架，左右騰挪，祇見光閃，不見人身。

正戰之間，匡胤猛叫一聲道：「三弟，你保著大哥先行，我與這賤人定個高下。」鄭恩聽言，收住了棗樹，跑到柴榮跟前，叫聲：「大哥，二哥叫咱們先行，他結果了這女娃娃，隨後便來。」柴榮正在驚慌，巴不得這句話，聽了此言，也不顧傘車，跟了鄭恩，抽身便走。那鄭恩當先破路，提起了棗樹，排頭价打去，保了柴榮闖出重圍，往正南上如飛的奔走。這邊董美英正與匡胤鄭恩交戰，眼錯之間，不見了黑漢，偷眼望正南上一看，原來同了一人，闖出重圍逃去了。

美英一面與匡胤交戰，一面默念真言，用手望南一指，復喝聲：「疾！」祇見那些豆草人馬，呼呼吸吸的望南追趕，趕上跟前，復又打了一個圈子，把柴榮鄭恩二人圍住了。鄭恩心下大怒道：「好驢球入的，怎敢又來討死？」舉起了棗樹，望著四下亂打，打了一回，再也不肯退去。原來這些豆草變的人馬，雖祇一圈兒圍著，卻作也怪，任你打他也不動手，罵他也不回言，祇是裝張做勢的立著，這也不過是妖法所使，助人揚威耀武而已。當下鄭恩看了，心下早已疑惑，挺著個頭，把左邊小眼合上，將右邊的大眼睜著，定睛仔細一看，不覺瞧出了破綻，叫聲：「大哥，你休害怕，原來這些打圍的，不是真的人馬，都把那豆草變成的。」柴榮不知其故，遂問道：「三弟，這明明是人馬，怎麼叫他豆草變的？」鄭恩道：「大哥原來不知，就是那些黃豆柴草變成這許多人馬，你看不出，樂子卻看得出來。就是這董美英施的妖法，他來嚇著樂子。大哥，你莫要怕他，樂子管叫他即刻破滅。」

看官聽著，董美英乃邪術妖端，怎經得鄭恩神眼看破？當時看出破綻，即時返本還原，那些人馬，倏忽間依舊現出了黃豆柴草，鋪在滿地，柴榮方纔明白。鄭恩道：「咱們且不要走，等著二哥前來同走，卻不好麼？」柴榮依言，即便等候。不提。

且說董美英與匡胤大戰，彼時又戰了四五十合，尚無高下。復又戰了多時，祇見美英猛可的將手中雙刀架住了匡胤的神煞棍棒，說聲：「住著，我有言語問你。」祇因這一問，有分教——一種痴情，撒下了骨肉傷殘，願作秦晉好合。萬般醜態，妄想那英雄品貌，怎管吳越仇讎。正是：

嬌容未遂鸞鳳志，玉體先招兵刃憂。

不知董美英有甚言語，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董美英編謎求婚 柴君貴懼禍分袂

詩曰：

赤繩繫足本天成，強欲相求徒受擒。

莫怨紅顏多薄命，還慮黑宿在遊行。

意圖顰笑為連理，何啻翻愁作鬼磷。

共嘆世人皆納阱，知機遠禍是長城。

話說董美英與匡胤正戰之間，猛可的把雙刀架住，說聲：「住著，俺有話問你。今日俺們兩個廝殺了半日，尚不知你姓甚名誰，家居何處。俺從來不斬無名之卒，倘然一旦誅戮，卻不道污了俺的兵器，你死亦不瞑目，故此問你，你快些說著。」匡胤笑道：「你原來要知俺的姓名。俺非無名少姓之人，根淺門微之輩。俺姓趙，名匡胤，字元朗。家住東京汴梁雙龍巷內。父乃當朝指揮，母是誥命皇封。俺自幼從師學藝，專一要打不平。因為怒殺了女樂，故此拋家離舍，走闖江湖，尋訪那些朋友，結義同心。匡耐強賊董達，私稅無良，於理不法，已在獨龍莊結果了他性命，還把舉家良賤，一並全誅。此是他惡貫滿盈，自作自受，於我何尤？你乃女流淺見，極該遠避偷生，保守你的閨貞，纔是正理，怎麼妄動無名，出頭生事？俺的棍棒無情，一時喪命，後悔何及？這便是俺的良言，你且思著。」美英聽說，心下沉想道：「他原來是東京趙舍人，久聞他的大名，今日纔得見面，果然文武全才，英雄氣宇。若得與他同諧連理，方不枉奴一身本事，得遂初心。縱有殺父冤讎，亦須解釋。但此婚姻大事，怎好明言？」復又想了一回道：「不若待我說個謎兒，與他猜詳，且看他心下如何，再作計較。」一時定了主意，修了謎詞，開言說道：「趙匡胤，你在東京，大小兒也有個名目，既然冒罪逃災，祇該晦名隱匿，為何倚勢行凶，殺害我一家骨肉？情實可傷。若要拿你報讎，如同兒戲。但看你年高父母之面，防老傳枝，俺且存這一點陰德，放你逃生。但有一件不肯全饒，我有個謎兒在此，與你猜詳。猜得

著時，你前生帶來的天大造化，若猜不著，祇怕你的性命終於難保。」正是：

未曾開口猶還可，說出反添一段羞。

當時匡胤聽了董美英要他猜謎，心中想道：「這賤婢怎知我的胸中意氣，腹內襟懷？憑你有甚機關，我總當場說破。」便道：「董美英，你既有甚謎兒，快快講來，我好猜你。倘有污言相穢，俺便不與你甘休。」美英道：「我的謎兒，乃是四句詞文，極易參透的。你須聽著。」遂說道：

「差人取救，失了公文。

上梁豎柱，見字幫身。」

匡胤聽了，心下想道：「頭兩句取救的救字，失去了文，是個求字，後兩句上豎梁柱，豎柱乃是立木，旁邊添了見字，是個姻親的親字。這四句謎詞，乃是求親兩字。這賤婢要求親於我，故而如此。」叫聲：「董美英，你這謎兒，無非求親之意。但俺堂堂男子，烈烈丈夫，怎肯與你這強盜賤婢私情苟合？你若要見高下，與你相拼，如或存此念頭，真是淫婦所為，狗彘不如，俺怎肯饒你？」這幾句話，罵得美英柳眉倒豎，粉臉生凶，大怒道：「好凶徒！俺本慈心勸你，你反惡語傷人，不識好歹，怎肯輕饒？」拍開坐馬，舉動雙刀，奮力便砍。匡胤搶動棍棒，劈面相還。步馬重交，刀棍再對，兩下龍爭虎鬥，一雙敵手良材。

正在惡戰，匡胤忽然想著道：「方纔三弟保著大哥先奔前途，所有這些人馬追趕下去，不知如何抵敵？我祇願與這賤婢戀戰，倘大哥三弟有甚差錯，卻不把俺的英名失在這賤婢之手？日後怎好見人？我且趕上前去，再作道理。」想定主意，把手虛晃一棍，踩開腳步，往正南上便走。美英拍馬趕來。匡胤走不多路，祇見柴榮鄭恩相對兒坐在地，那些人馬一個也無。匡胤高聲叫道：「大哥，方纔這些人馬，不知都往那裏去了？」鄭恩接口道：「二哥，這人馬原來都是豆草變的，方纔被樂子破了。」美英在後趕來，看那人馬已無，又聽是鄭恩破的，心下十分大怒，暗罵一聲：「黑賊！有甚本領，便敢破我的法術？也罷，他們既要自尋死路，我也不顧留情，如今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一個利害，教他一齊走路罷。」即時將手捏訣，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祇見一時天旋地轉，走石飛沙，霹靂交加，四下昏暗。柴榮見了，驚慌無措，叫苦連天。匡胤此時也覺害怕，暗自咨嗟。祇有這鄭恩偏有膽量，叫道：「大哥二哥，你們休要驚慌，必定這女娃娃作的妖法，待樂子瞧他一瞧，自有破法。」遂把那小眼兒一合，大眼兒一睜，瞧得明白，看得親切，正見美英勒馬停刀，在那裏念咒。鄭恩叫道：「二位老哥，果然這女娃娃的妖法。你們站在這裏，休要動身，待樂子破他的法。」

說罷，大步向前，一頭走，一頭把那鸞帶解了，揭開袍子，露出了身軀，奔將過去，叫道：「女娃娃，你莫要暗裏弄人，有本事與樂子相交，拼個高下。」美英聽言，仔細一看，但見鄭恩攤開身體，兩腿長毛，周身如黑漆一般，毛叢裏弔著那黑昂昂的這個厥物，甚是雄偉。美英祇叫一聲：「羞殺吾也！」滿面通紅，低頭不顧，撥轉馬望後走了。一時霧散雲收，天清日朗。鄭恩哈哈大笑，提了棗樹，跑回來道：「二哥，樂子破妖術的方法如何？」匡胤道：「好，好，行得不差。」柴榮道：「這個賤婢既然去了，我們也就走罷。」鄭恩道：「還有傘車子在那墳園裏，放著許多銀子，怎麼富著別人？大哥你且在此權坐坐兒，我們兩個轉去，取了再走。」柴榮道：「二位賢弟，貨物銀子都是小事，俺們保個平安兒，就算天公大福，所以勸著二位趁此走罷。」鄭恩道：「大哥，你也忒覺懼怕了些，任他還做甚麼妖術，樂子自有破他的法兒，你祇管依著樂子，包你沒事。」匡胤道：「果然。大哥，我們轉去，取了貨物，料也不妨。」說了，一齊往北而走。

且說董美英雖然羞慚轉去，越想越惱，心中不捨，復又拍馬轉來，卻好劈面與鄭恩撞個對面。美英心下大怒，罵道：「好大膽的凶徒！怎敢復又轉來？」雙手舉刀，望鄭恩便砍。鄭恩把棗樹往上架住，順著用手把袍子一抬，肚子一挺，口內大嚷道：「咱的女娃娃，你來與樂子隨喜哩。」美英復見故物，滿面通紅，羞慚無地，兜馬往後退走了。二人隨後又走，不上半里之路，美英復又跑馬轉來。如此一連三次，皆被鄭恩羞辱而回。美英思想：「報讎事小，婚姻事大。祇這個趙公子，如此英雄，果是無雙，今若捨了，豈不當面錯過？」遂又回馬轉來，正遇二人。美英高聲叫道：「兀那黑賊，不得無禮。我今番轉來，並非廝殺，還有言語與你們好講。」鄭恩道：「既有說話，快快講來。若是好話便休，不然，樂子又要請出那件絕妙的好物來，與你細細兒看玩哩。」美英道：「黑賊，休得祇管胡言，我自有說。」遂叫一聲：「趙匡胤，你方纔打破了謎兒，尚未決定。但俺一言既出，怎肯甘休？所以轉來問你一個明白，你的主意還是如何？」鄭恩在旁問道：「二哥，甚麼叫做謎兒？說與樂子知道。」匡胤遂把美英的謎詞，與自己猜出的求親兩字，這些緣由，說了一遍。

鄭恩把嘴一噘道：「二哥，這卻是你的不是了，求親乃是他的美意，你為何不肯？怪不得他三回兩次要與你打鬥。如今樂子勸你，趁早兒成了這件美事，也算一舉兩得，你從了罷。」匡胤道：「三弟，休得多言。俺立志不苟，這事斷斷不能。」董美英聽了，心中大怒道：「好趙匡胤，你既無情，我便無義了。祇是你命該如此，今日當遭我手，你看我的法寶來了。」一面說著，一面輕舒玉腕，往豹皮囊中取出一件寶貝來，約有四五尺長，通身曲著，如鉤子一般。這是純銅製造，百煉成功，名為五色神鉤，擒兵提將，勢不可當。當時董美英一怒之間，把神鉤祭在空中，喝聲：「著！」祇見霞光萬道，霧氣千團，那神鉤落將下來，把匡胤身子鉤住。美英復念真言，將鉤往懷中一縮，的一聲響亮，把匡胤連人帶棍扯了過來，揹在後馬，拍馬便走。鄭恩一見，叫道：「不好了！二哥中了他的法兒了。」連忙提了棗樹，隨後趕來，大叫道：「你這女娃娃，既要求親，也該好好的說，怎麼這等用強，搶了人便走？快依樂子說，放我二哥轉來，這頭親事，在我身上，包管依允。樂子為媒，代我大哥主婚，成就你的好事，樂子決不要你半個媒錢。你若不放還二哥，樂子決不與你甘休。」說罷，望前趕去。

且說匡胤被董美英的五色神鉤鉤過身去，揹在馬後，就如釘住一般，再也掙扎不下，心內著慌，又惱又恨。忽然想起一件寶貝，道：「我的神煞棍棒，原是仙人送與我岳父的，除邪破魅，鎮壓的至寶。我何不將來，破他的妖法？」此時身體雖然束住，喜得兩手活動，還好施展，便把神煞棍棒迎風一晃，抖了幾抖，依然成了一條駕帶。當時匡胤拿住了鸞帶的兩頭，輕輕望前一套，不歪不斜，套住了美英的脖子，即便往後一拽，把咽喉收住。美英不曾提防，措手不

及，祇見瞪住了雙眼，粉面作紅，嗓子裏祇打呼嚕。此時美英動彈不得，匡胤的身軀就覺比前活動了些，遂將寶帶打了一個結，用手一拖，早把美英帶下馬去，跌得昏迷不醒。鄭恩大步趕向跟前，道：「二哥，你看這女娃娃仰著在地，抖著腳兒，想要叫你去成親麼？」匡胤道：「休要胡說，快些動手。」鄭恩不敢怠慢，舉起棗樹，口裏說聲：「去罷！」用力一下，把美英登時打死。有詩嘆之：

學就行兵法術奇，果堪榮耀顯門閭。

豈知誤入崎嶇路，血濺溝渠枉自啼。

董美英既死，那些敗殘的家丁，各自保著性命，飛奔回家，報知他的姑娘。那姑娘聽了，叫苦不迭，淚落如珠。欲要舉動聲張，怎奈他禍由自取，眾所不容。況這土棍霸佔，私抽路稅，是個絕大的罪名。祇因朝政不清，不加訪察，更兼那些牧民官宰，都是圖家忘國，尸位素餐，所以養成地棍的胚胎，勢惡的伎倆。今日一門遭此非命，怎敢妄行舉動，告訴別人？把報讎雪恥之心，消於烏有，祇好分撥家丁，將良賤老幼的尸骸，各各埋葬。又差人往前面暗暗打聽，等他三人去了，好把美英的尸骸草草收埋。正是：

利不苟貪終禍少，事能常忍得安身。

閑話休提。單說匡胤見打死了董美英，把鸞帶收回，繫在腰中。此時的神鉤寶器已是無用之物了。那鄭恩卻在尸旁，踢踢的又踢上幾腳。匡胤道：「三弟，這不過是個賤貨皮囊，你祇管踢他何益？我們快去把大哥的傘車推來，大家方好趕路。」鄭恩聽言，提了棗樹，撒開腳步，仍從原路而走。兩個同至墳園，把傘車推動，直望前行。那柴榮正在那裏坐地等著，見他二人把車兒推了回來，即便起身相接，詢問緣由。匡胤把打死美英之事，大略說了一遍。柴榮嗟嘆不已。當時三人各各安坐片時，因見日已沉西，柴榮催促起身行路。於是弟兄三人，輪流推挽。在路之間，免不得夜宿曉行，飢餐渴飲。

正是有話即長，無事便短。行走之間，早到了一個去處，那邊有一座關隘，名叫木鈴關。這關隘乃是往來要路，東西通衢，就在平靜之時，也是極其嚴禁的。當下三個行來，離關不遠，柴榮開言叫道：「二位賢弟，前面就是木鈴關了，這關上向來定下的規矩——凡有過往的客商，未曾過關，必要先起一張路引，纔肯放過關去。二位賢弟，且到那首這座店房安頓過宿，待愚兄到關上起了三張路引，明日方好過去。」說罷，把傘車交與鄭恩，自去填寫路引。不提。

且說匡胤與鄭恩把傘車推往招商店去，揀了一間上好淨房，把車兒安下了。叫店家收拾酒飯，二人先自用過，坐著等候柴榮。挨有半時，祇見柴榮從外而來，進了店房，覺得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匡胤迎上前來，問道：「大哥，那路引起了不曾？」柴榮道：「起雖起了，祇是領得兩張。」匡胤道：「俺們兄弟三人，為何祇起得兩張？」柴榮未及開言，探身先往外面一張，看見無人，方纔輕輕說道：「二弟，你如今難過此關了。」匡胤道：「兄長，小弟為何難過此關？」柴榮道：「二弟，你難道不知麼？祇因你在東京殺死了御樂，朝廷出了榜文，遍處訪捕凶身。不料漸漸的露了風聲，你家父親恐怕連累，自己出首了一本。因此漢主把賢弟的年貌姓名，著令畫影圖形，通行天下，廣捕正身。方纔我到關前，親見圖樣，果與賢弟無二。及看告示上的言語，十分利害，愚兄心甚驚惶。欲要設個計兒，賺過關去，又恐巡關嚴緊，易至疏虞，倘或查出，反為不美，所以祇起了二人的路引回來，別作商量。」

匡胤聽了這番言語，祇唬得目瞪口呆，低頭嗟嘆。鄭恩道：「二哥，你愁他怎的？依著樂子的主意，咱們明日竟自過關，平安無事，這就罷了，倘然那些驢球入的攔阻咱們，祇消把樂子的棗樹，二哥的棍棒，打過關去，怕他再來查訪不成？」柴榮道：「三弟輕言。這般舉動，如何使得？況這關上軍士甚多，豈同兒戲？這是斷斷難行，還須別議。」匡胤默默無言，暗自躊躇，想了半晌，道：「有了，我有個嫡親姨母，住在首陽山後，那裏多見樹木，少見人煙，乃是個幽僻去處。咱們兄弟三人，不如投到那裏，住上一一年半載，待等事情平靜之後，再過關去，投奔舅舅那裏，安身立命，方是萬全。不知兄長以為何如？」

柴榮聽說，低頭想道：「我本是個經紀買賣之人，相伴著他富貴公子，一來配搭不上，二來又恐招災惹禍，倘然生出事來，那時豈不連累於我，一齊下水？不若暫且避他幾日，再做道理。」便道：「二弟，你的主見，果是萬全，愚兄本當陪侍。但因我常在木鈴關往來，做的主顧生意，那些大小店舖，多要等我的傘去發賣，倘這一次失了信，下回來時，就難發賣了。愚兄之意，不若賢弟先往首陽探親，暫為安住，待愚兄進關分發了這些貨物，隨後便來找尋，那時弟兄們依舊盤桓，另尋生計。一則於心無挂，二則不致妨礙了。賢弟以為可否？」匡胤道：「既然兄長買賣要緊，也是正事，小弟怎敢逼勒同行？但兄長獨自前行，途路之間，未免辛苦，可著三弟相陪，一同進關發貨。倘事畢之後，仍望速來相會，方見弟兄情誼。」匡胤話未說完，祇見鄭恩跳起來道：「咱樂子不去，樂子不去。」祇因這一番分別，有分教——虎伴同途，克盡綈袍之義。龍蟠異域，幸免陷阱之災。正是：

方圖聚首天長日，豈料分離轉盼時。

畢竟鄭恩果肯去否，且看下回便見端詳。

## 第十二回

篤朋情柴榮贈衣 嚴國法鄭恩驗面

詩曰：

綈袍相贈古人情，況是同盟共死生。

義聚果堪聯管鮑，心交端不讓雷陳。

合離自是神明主，得失終歸造化憑。



我勸君而君勸我，莫將名利亂中忱。

聚首無幾一旦分，前途難以遇汝墳。

莫嫌世情多相阻，國典從來不讓君。

話說趙匡胤見柴榮不肯同往首陽山去，祇得叫鄭恩作伴柴榮，進關發貨，等待事畢之後，然後再圖會面。祇見鄭恩大聲叫道：「樂子不去，樂子不去，叫大哥自去賣他的傘，咱樂子情願跟著你走，方纔好哩。」匡胤道：「三弟，你有所未知。大哥生來心慈面善，易被人欺，故此叫你同行，凡事之間，便可商議，你當聽從方是正道。」鄭恩道：「樂子的心性，祇是喜歡著你，怎麼你這般強著咱行？」匡胤道：「不然。俺們在路，曾經大鬧了幾場，此去前途倘有餘黨作難，料大哥怎能當抵得？有三弟陪行，便可護持。這是論理該然，再勿推阻。」鄭恩道：「既然要樂子同伴，樂子也不好拂你的盛情。但咱們所取董達的這些銀子，二哥可分一半去，好做盤纏。」匡胤道：「這也不消費心，愚兄略有幾許用度。但這項銀子，你可交與大哥添作資本，也見賢弟高誼。」又叫一聲：「大哥三弟，趙某就此告別了。」鄭恩上前一把手拉住了，叫道：「二哥，你且慢走，待樂子去買壺酒來與你送行。」匡胤道：「三弟，不必多煩，愚兄即欲行程，就此分別，倘若久在此間，走漏風聲，反為不諧。」鄭恩道：「我的二哥，既然盤纏一些也不要，怎的連酒也不肯吃些？你的性兒覺得太急了，樂子怎麼捨得你去？」一面說著，一面想那不忍分離，不覺心窩裏一陣酸楚，兩眼中汪汪洋洋，撲撲簌簌的甲下淚來，說道：「咱的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樂子向在村莊，賣些香油，因遇著苗先生，叫咱送柬帖與你，不想在黃土坡結義了兄弟，指望時常依靠著你，豈知木鈴關畫影圖形，要來拿捉，咱弟兄們在此分手，但不知何時何日，再得相逢？咱的有仁有義的二哥，你休要想煞了樂子。」說罷，又自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好像孔夫子哭麒麟一般，足有二十四分鬧熱。柴榮也在旁邊拭淚。

匡胤見此情真意切，心下也是感傷，眼中不覺流淚，叫道：「三弟，你休要煩惱，我有幾句言語相囑，你須切記，方見愛我之心。目下雖在別離，相會自然有日。惟念大哥為人，一生慈善，遇事畏縮。我今祇把兄長交付與你，凡事之間，必須耐心相待，切不可使性生氣，傷了兄弟之情，倘有身體不和，務要小心看視，纔見古誼。我雖遠別，於心亦安。」又叫柴榮道：「兄長，小弟還有一言相告，望兄記取。小弟今日投親，實為無奈。兄長此去進關，自有三弟陪陪，可以放心。但他是個粗魯之人，凡事不必與他計較。此去發完貨物，得利之時，切須早到首陽山來，弟兄重會，免得兩下睽違，更多挂慮。」柴榮答道：「賢弟金玉，愚兄領受。但愚兄也有叮嚀，亦望賢弟緊記。你係逃災避難之人，相貌又易識認，此行萬般俱要收斂，慎勿惹禍招災。且到令親處躲過幾時，待事平之後，自有重逢。祇此須當留意。」匡胤道：「不勞兄長憂思，小弟自當存念。」說罷，就要拜別。柴榮鄭恩無可奈何，祇得送匡胤出門，到那雙岔路口，各各灑淚而別。正是：世上萬般悲苦事，無過死別與生離。有詩為證：

避禍聊趨山僻間，路途分袂各心煎。

征人感念宵旰事，淚滿長襟魂夢顛。

按下匡胤去住首陽山不提。

單說柴榮鄭恩復轉招商店，不覺天色將晚。二人用過了酒飯，柴榮道：「三弟，今日天氣已晚，過關不及，且在此間宿了一宵，明日走罷。」鄭恩道：「果然大哥說得不錯。樂子也無奈有些力乏了，且睡他一夜，明日走也未遲。」說罷，即便放翻身軀，躺在炕上就睡。柴榮道：「你且慢睡，可將車上的行李收拾好了，然後安宿。」鄭恩聽說，骨碌兒的爬將起來，說道：「果然大哥說得不差，樂子委實疲倦了，因此把這事情幾乎忘了。」即便走起身來，疾忙奔至車邊，把那被套兒和褲兒裏的銀子，一並將來，提到炕上，安放好了。又便將身放倒，躺好睡了。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怎麼這般貪睡？我還有話講，你且起來聽著。」鄭恩一心要睡，那肯起來，祇說道：「有甚說話，趁著樂子醒在這裏，快快說著，莫要延挨，誤了樂子睡的工夫，明日不好走路。」柴榮道：「愚兄並無別事，祇為你自從相會到今，下身尚無遮體，裸腿赤腳，奔走路途。幸而天氣溫和，走的多是孤村小徑，所以靠這長袍遮掩，將就權宜。明日過關，非同兒戲，倘若關上收檢之時，見你如此形容露體，豈不動疑？我方纔見店對門有一家布舖子，你趁今夜去買他二三丈布疋，就煩這裏店主婆做上一條中衣穿了，方好過關，況目今天氣將寒，更是要緊。」鄭恩道：「樂子精著腿慣的，怕那驢球入的怎麼？你難道不曉得麼？前日董美英的妖法，也虧樂子赤身裸腿，纔得破了他的。咱們明日過關，還自這樣精著，看他有甚法兒？他若沒有說話，放了咱們便罷，倘然驚動咱時，叫他吃咱的棗樹。大哥，你也不必多情，樂子委的乏了，睡覺要緊，也沒有甚麼閒工夫去買甚麼布疋。」

柴榮再要說話，祇見鄭恩早已呼嚕呼嚕的睡著了。柴榮道：「這廝真是粗魯之人，一心要睡，連身上的穿著也都不管，殊為可笑。也罷，待我與他料理，且去周備這些物件，然後安睡。」遂帶了些碎銀，鎖上房門，走出店來，可的天公湊巧，人事逢機，卻有一個過路的轎夫，缺少盤纏，將餘備的衣褲鞋襪拎著，正在那邊叫賣而來。柴榮等他走到跟前，將那人上下一量，也是個長大漢子。遂即叫住了他，把衣服等件，看了一遍，揀了一條布褲、一雙布襪、一雙布鞋，講定了四錢銀子，一面交銀，一面收了物件。又到布舖子裏，剪了一雙二丈長的白布裹腳。轉身回至店中，開了房門，叫店小二點上燈火，鋪床疊被，把物件收拾停當，緊頂房門，吹滅了燈，然後安眠。正是：

饒君綈贈敦知己，怎及安閑入夢鄉。

次日早上，弟兄二人一齊起來，梳洗已畢。柴榮道：「三弟，昨晚愚兄與你置備這中衣、鞋襪、裹腳在此，你可穿了，等用了飯，我們好趁早出關。」鄭恩接過手來，把中衣穿了，盤了裹腳，套上鞋襪，立起身來，往下一看，便是十分歡喜道：「樂子的大哥，怎好累你費這心機，替咱置辦得這般齊整？真是難得。不知費上了多少銀子？咱好加倍兒還你。」柴榮道：「賢弟，休要說這外話，弟兄情分，那裏論這銀錢？你可收拾行李，用了早飯，快些出門。」鄭恩即忙整頓行李，把褲子裏的銀子搭著被套，揷在車兒上面。柴榮道：「三弟，這過關去的道路，人多挨擠，你將行李財帛放在上面，倘一時有失，不當穩便。依我主意，不如把傘子搬開了一層，將這銀子被套藏在中間，上面再把傘兒壓著，這便行路穩當，萬無一失的了。」鄭恩聽罷，把嘴一啞道：「大哥，你忒煞小心過火了，這些須小事，怕他怎地？前邊

有我拽絆，後面有你推走，前後照應，那怕這些驢球入的敢來捋虎須？咱們走罷，休要多疑。」柴榮笑一笑道：「你既不依我言語，且看你的照應何如。」說罷，叫店家收拾飯來。弟兄二人用過，算還了店帳，把車兒推出房門，緩緩的推至店門之外。鄭恩肩擔棗樹，將絆帶搭在肩頭，後面柴榮推動，便滔滔的往前行。

不上三里之路，來到木鈴關東門，祇見有許多過往客商，也有推車兒的，也有挑擔子的，趕牲口的，步行的，有負貨的，空行的，那些九流三教為利為名的，都是挨擠不開。鄭恩拽著車子，東一躡，西一擠，再走不上。忽然的一時性起，暴跳如雷，喊叫一聲道：「呔！你們這些驢球入的，擠在這裏做甚勾當？快快閃開，讓樂子行上前去。」祇這一聲吆喝，倒把這些眾人各各唬了一跳，大家舉眼一看，齊聲亂嚷道：「不好了！這黑面的敢是灶君皇帝下降？我們快快讓他過去，若一些遲了，決有禍殃。」哄的一聲響處，眾人齊齊閃開，倒讓了一條大路。鄭恩見了，滿心歡喜道：「大哥，快努著力，上前行去，不要遲延，又費氣力。」柴榮急忙拼著氣力，狠狠的推走，一直奔到城門口。

祇見那巡關的軍校大喝一聲道：「販傘的，可拿路引上來，好對年貌。」柴榮遂把車兒歇下，往便袋裏摸出兩張路引，舉步走到關官廳前，雙手將路引送將上去。旁有隨從等人接了，展放案桌之上。那關官看了引詞，復看柴榮面貌、身材、年紀、執業，逐一相到，一些不差，然後過去。又把鄭恩叫將上去，看一看路引，瞧一瞧鄭恩，諦視數遭，徘徊半晌，忽然把案桌一拍，喝叫一聲：「軍校們，與我拿下！原來你幹下彌天大事，今日自投羅網。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兩旁走過十數個軍校，登時把鄭恩拿住。柴榮在下面見了這等光景，摸頭不著，分辯不得，祇是心驚膽戰。目定口呆。這鄭恩卻也冠冕，憑他拿住，不慌不忙，哈哈大笑道：「好個驢球入的鳥官，樂子就要過關去做買賣，你們恁的把咱拿住。想你排下酒飯，要與樂子拂塵，也該好好兒說著，樂子最是歡喜，再沒有不領情的。」祇見那上面的關官，又把鄭恩看了一遍，大喝一聲道：「軍校們，與我把這廝臉上的擦去。這是明明紅臉的，故把煙煤搽抹，欲要賺過關去，天幸的撞在我手。你們快與我動手，把這廝臉上擦去了黑色，整備陷車解京。」軍校答應一聲，扯的扯，掀的掀。內有兩個，即便吐出些唾沫，搽在鄭恩臉上，將手刷刷的不住擦磨。兩個弄了半晌，絕無一點兒消息。

鄭恩把雌雄眼一睜，開口罵道：「驢球入的，樂子臉上又沒有甚麼骯髒，為甚的要你擦我？想要擦齊整些，好去赴席麼？」軍校道：「你原來不知。我們的老爺，現奉當今聖旨頒下來的，為因紅臉的名叫趙匡胤，殺了女樂一十八名，棄家逃奔，故此各處關津城市，張挂告示，有人捉得解送京來，千金重賞，萬戶侯封。今日見你這副尊容，恐怕是紅臉的，把這黑煤搽得這般，所以叫我們驗看。若是擦不下黑來，便是真的，方纔放你過去。」鄭恩聽了，方纔明白，心下暗想道：「早是二哥沒有同來，若聽了樂子，同上關來，便要受累。」便大喝道：「驢球入的，你們祇管擦我做甚？敢是沒有眼珠兒的？樂子的這張臉兒，是天佛叫我爹娘生就的，怕你怎麼？」眾軍校也不回答，祇是擦磨。復又擦夠多時，兀是本來面目，不曾有半點便宜，曉得果是生就的，祇得住手。走至案前，稟道：「這人不是紅面，果係生成顏色，小的驗看明白，並非搽抹假冒等情，乞老爺發放。」那官聽罷，又把案桌一拍道：「祇怕你們看驗的不得巧法，草草塞責，被他瞞過。怎麼生成的，便生得這般穢惡，恁地難看？你們須要看得親切，方有著落。」軍校道：「小的們用盡心機，出盡氣力，擦了這一會，無奈指頭上一些子也沒有黑影兒，還說不是生成的麼？」那官兀自不信，立起身，走出案，來至檐前，又自盤旋回繞，反覆周張的看了一遍，也把指頭親自在他臉上擦磨了一遭，見無影形，委是生成的。祇得喝聲：「放他下去過關罷。」

軍校答應，登時把鄭恩放了下去。祇聽得當當的敲了三聲雲板，軍校又吆喝了一聲：「開關。」那守關軍士便把關門大開。後面的這些經商客旅，也便上去驗明路引，彼乃平常人等，對驗便無阻隔。頃刻間陸續而來，一齊爭先奪後，哄出關去，倒把柴榮的車兒裹在中間，東一斜，西一歪。百忙裏又不湊巧，偏偏的柴榮又把鞋兒擠脫了，正在那裏連推帶走，扳那鞋兒，鄭恩又祇顧前邊拽走，兩下裏各不相照，此時便有那等剪絡小人，瞅個空兒，手疾眼快，把那傘車上挂的一褲兒銀子提去了。及至柴榮扳得鞋兒起來，又不細看，推著車兒，竟望前行。正是：

龍游淺水遭蝦笑，虎落平陽被犬欺。

當下弟兄二人推著車兒行走，離開未及十里之路，鄭恩回頭說道：「大哥，如今將這傘兒到那裏去發賣？」柴榮道：「離此還有十數里，地名泌州，到那城內，多半是我的主顧，那時就好發賣了。」鄭恩道：「恁地時，咱們當真的趕走一程，到那裏發完了貨，樂子好早早的相會二哥。」柴榮道：「便是。」鄭恩遂把絆繩重新背好了，手內擒著棗樹，撒開大步，奔走如飛。這是甚麼緣故？原來他要趕到了泌州，卸下了貨，好圖舖啜的意思。正是：

祇圖自己觀頭樂，那顧他人力氣微。

鄭恩望前飛跑，他的力又大，腿又堅，自然跑得也快。這柴榮雖然執業粗微，終是身柔力軟。往常奔走，順性而行，今日在後推著，也是飛跑，那裏配搭得上？舉首觀天，酷似飛雲掣電，斜睨視地，儼如倒村移林。祇覺得喪氣垂頭，喘息不止，祇得叫道：「三弟，慢慢的行，愚兄跟你不過。」鄭恩那裏肯聽，低著頭，祇顧奔跑。反把柴榮帶得腳不沾地，手不纏身，口內喊叫道：「賢弟，慢慢而行，愚兄手已拉壞，足已傷殘，實行不得。你為甚這般遲力？」鄭恩祇是不依，憑你叫破喉嚨，彼卻越拉得緊，越跑得快。但見車輪滾滾，塵霧簸揚，真如星燦耀光，一瞬千里的光景。柴榮心下發急，氣喘吁吁，祇得罵道：「黑賊！你不該這般作耍，論理也還我大你小，難道沒有我兄長在眼，便是這等放肆？倘然拉壞了我身軀，投到當官，怕不打斷你的腿筋！」鄭恩在前，祇當不曾聽得，一發如飛，風行火速，那消半個時辰，早到泌州城下。

鄭恩方纔立住了腳，嘻嘻的笑道：「爽快，爽快，這十數里路，值得鳥事。祇是造化了你，不十分用力。」此時柴榮祇走得渾身是汗，遍體皆津，立定身兒，靠在車旁，張開了口，祇是發喘。喘了半日，方纔心定，復又罵道：「你這黑賊，幾乎拉殺了我，那裏有這般行路？說來總不依我，真為可恨。」鄭恩聽了，使著性子，把絆繩一擲，道：「你好沒道理，不說自己走得慢，反來怨著樂子拉壞了你甚麼手，還要黑賊白賊的亂罵。早上吃了飯，此時肚裏又餓了，咱們趕緊兒到城內吃飯不好，倒在路上乾餓。」柴榮道：「既然肚內飢了，也該好好的對我說知，路上那一處沒有酒飯店，偏是忍餓亂跑？真正是個蠢材！快進城去，安頓了，便好吃飯。」鄭恩心中尚是氣烘烘，拉了車，步進東門。走上二三十間門面，見那路北裏一座店房，柴榮道：「這是個張家老店，向來是我的寓處，房東為人極其忠厚。我們在這裏

安歇，覺得便適些。」鄭恩笑道：「樂子也不管他忠厚不忠厚，祇要有酒有飯，便是合適。」

當時弟兄二人，把車拽進店去，就有店小二前來相接，見了鄭恩，心下吃了一唬，口內嚷道：「有鬼！有鬼！」退走不迭。柴榮上前一把拉住了，說道：「小二哥，你因甚這等害怕？這鬼在那裏？」小二聽罷，纔把心神按定，叫聲：「柴客人，不知你路上有甚擔攔，惹了甚的邪祟？帶這黑鬼到我店中作禍。如今現在你背後立著，你自不見，還說沒有鬼麼？」柴榮道：「你原來不知，這是我的兄弟，你怎麼錯認為鬼？」小二道：「我終不信，世間那有這樣的黑人？我們家挂的鍾馗圖像，也還好看些。」那鄭恩在後聽了，方纔明白，哈哈大笑，走將過來，叫聲：「店小二，你這驢球入的，樂子本是一個人，你偏要當鬼，你且來認識認識，看樂子是人是鬼？」那小二聽了這般言語，當真的放大了膽，穩定了性，走一步，定睛細看。此時卻當日色斜西，那日光照耀，明見鄭恩的影兒橫擔在地，心下頓時省悟，道：「我錯認了，我錯認了，若說是鬼，怎麼有起影兒來？這明明是人無疑了。」開言道：「黑客人，小人有眼無珠，一時莽撞，認錯客人為鬼。恁般得罪，莫要見怪。」鄭恩道：「你既認明了，樂子也不來怪你。祇是咱肚裏飢餓難當，快取酒飯進來，咱們好用。」說罷，弟兄二人把車兒推進了一間寬大潔淨的房中，安放停當。卻值小二把酒飯送進，二人照量各用畢。

鄭恩走至車前，細把行李檢點，舉眼一看，祇有被套，那褲兒裏的銀子，卻不見了。心下呆呆的作想了一回，又把被套擱在地下，轉過來，翻過去，尋一會，看一遍，蹤跡全無。不覺心頭火發，暴跳如雷。祇因這一番費氣，有分教一種下破面之根，有玷同心之誼。正是：

不因暗裏剝床患，怎得昭然渙散情？

不知鄭恩怎的費氣，且看下回便見分明。

### 第十三回

柴君貴過量生災 鄭子明擅權發貨

詩曰：

北山種松柏，南山植蒺藜。

彼此雖同趣，志向各有宜。

華歆慕勢焰，管寧樂清夷。

割席分相處，友道將何期。

君看朋類者，口腹已難齊。

資財成冷刺，酒食作品題。

我自陶我情，彼亦從彼意。

會忍高枕臥，一任合與離。

話說鄭恩不見了褲兒裏的銀子，展開雨傘不住的翻騰尋覓，並無影響，口內不住的唔哇。那柴榮在旁問道：「你尋甚麼東西，這般悶著？」鄭恩道：「大哥，你可見那褲兒裏的銀子麼？」柴榮道：「這銀子在木鈴關外未出店時，你連被套兒一總放在車兒上的，怎麼如今問起我來？」鄭恩又把傘兒搬下幾包，細細尋覓，蹤跡全無，急得心頭火發，暴跳如雷，大叫道：「不好了，失了財帛了，不知甚麼時候被那個驢球入的偷了去！」柴榮聽了，也跳起來道：「黑賊，我曾叫你將銀子安放中間下面，將傘包兒壓住。你偏扭著己心，放在上邊，自為穩妥，還說會得照應，如今卻把來失了，究竟你的照應何如？」鄭恩不聽猶可，聽了此言，不覺大怒，噉著唇，努著嘴，暴著眼，蹙著眉，喝聲道：「老柴，你講甚麼老大的話？樂子在前拽絆，你在後面推走，樂子又沒有背後眼珠，好來睜看，你在後面倒不看見，你去想著，這個照應該是你的，該是樂子的？自己不肯當心，反來埋怨樂子，兀的不屈氣殺了人！」柴榮一發怒極道：「你這黑賊，祇因你拗著自己主意，不肯聽我的言語，輕輕的把這銀子失了，反道我埋怨你。你且想著，這是明明你自己差了，倒來喧嚷於我，我怎肯服你？」鄭恩聽了，把柴榮啐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個不明道理的漢，祇顧說這些屈話，怨著樂子。可知得這些銀子，不是容易得來的，費盡了樂子多少心思，多少氣力，方纔取得這項財帛。我那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分毫不要，把來都與你做販傘的本錢。誰知你福薄命窮，沒有造化，反送與別人受用。不去怨恨自己運低，偏來怨著樂子沒有照應。你這樣不明道理的人，樂子有甚氣力，再與你說話？」說罷，鐵青了臉面，向外坐著，祇是嘆氣。

那柴榮聽了這一席說話，倒覺得頓口無言，低頭嘆氣，暗想：「鄭恩之言亦似有理，這事原算我不是，我埋怨他愈覺差了。」祇得開言道：「三弟，如今也不必說了，果係愚兄命運低微，難受這異途之物。但既經失脫，已落他人之手，想要重去尋來，難言可望矣。俺們為今之計，且把被套收拾起了，將這傘兒擲掃塵埃，收拾好了，便去發店。貨完之後，也好去尋你二哥，以圖相會。你也不必氣怒，快來動手。」鄭恩見柴榮如此，方纔回過臉來，說：「大哥說得不差。」遂把被套放在炕上，轉身與柴榮一齊卸下雨傘，一柄一柄的擲去灰塵，現出新鮮顏色，又點一點數目，仍舊安放在車中，推向外廂空房中放下了。

看看天色將晚，二人忙了一回，肚又覺飢了，柴榮便叫店小二收拾粥來用。鄭恩道：「大哥，這稀粥湯空鬆易餓，怎能充得飢腸？小二哥，你可打上十斤面餅，捍下一鑊面湯，纔夠我弟兄兩個一飽。」柴榮道：「也罷，小二哥，你粥也煮來，餅也打來，各隨其便。」小二道：「柴客官，你在我店中住的遭數已多，難道不知我們店裏祇有一副鍋

灶？怎麼做得兩樣飲食？不如就依了這位黑客人，打上面餅面湯，吃在肚中，也可耐餓。」鄭恩聽了，滿心歡喜道：「小二哥，你怎麼的這般伶俐，做人湊趣，說來合著樂子的心窩，咱樂子其實歡喜著你。你快去收拾進來，咱們好受用。」常言道：「賣飯的，不怕大肚漢。」店小二巴不得這一聲，便順著鄭恩的主意，即忙答應了一聲出去，登時收拾，打了兩盤大餅，捍了一鍋面湯，遂即送進客房，擺在桌上。鄭恩見了，祇喜得心花開放，眉眼笑揚，說道：「好，好。」一面說著，一面拿起筷子，也不管柴榮吃不吃，也不顧熱湯難吞，竟似狼餐虎咽，任性舖啜，吃一回餅，飲一回湯。不消半個時辰，早吃得盤底朝天，罄空盡竭，方纔把筷子放下，叫聲：「大哥，這樣好東西，你怎麼不吃？」柴榮道：「等你吃得夠了，我纔來吃。」鄭恩道：「大哥，你原來好爭嘴的。」叫聲：「店小二，你再去多多的添些面湯，打上些好餅進來，等咱大哥好用。」小二聽了，把脖子一縮，舌頭一伸，暗忖道：「這黑廝藏著甚麼量兒？看他把兩個人的飲食，竟自一個獨吞，還要叫添，真是個囊食包了。」即時在店中又打了兩盤餅，捍了一鑊湯，送將進來。鄭恩道：「大哥，如今可吃些了。」柴榮笑了一笑道：「好，好。」即便拿起筷子，取了一個餅，盛了一盞湯，慢慢地吃下。祇吃得兩個餅，兩碗湯，便把筷子放下了。鄭恩道：「大哥，這樣好東西，怎麼祇吃得一點兒就住了手？」柴榮道：「愚兄量淺，已是滿腹足矣，不能再吃。」鄭恩見他不吃，遂揀了兩個大餅，又盛了一盞湯，送將過來，必要他吃。柴榮拗他不過，祇得熬著飽，勉強加了下去。其餘的餅湯，又是鄭恩包下了肚。遂把碗碟叫小二收拾了去。

此時已是黃昏光景，弟兄兩人各自收拾床炕，兩下都已安歇。鄭恩飲食滿望，心事毫無，躺上炕，竟是呼嚕呼嚕感夢去了。不想那柴榮食量淺小，多吃了這兩個餅，肚中就作禍起來，眠在炕上，甚覺發痛。又想著鄭恩量大，供給費多，千思百想的挨著肚痛。側耳聽那外面，適值天又下起雨來，心下又自想著明日的貨，多分是發不成了。又添了這一段愁悶，翻來覆去，那裏睡得著？耳邊又聽了鄭恩這般好睡，但聞他呻呻吟吟，嘴內說出許多夢話，真是無挂無礙，適性安眠，不覺嘆了一口氣道：「你看我恁的晦氣，枉有了這廝作伴，遇著事情，祇憑著自己粗魯，通無商量，除了這吃睡兩項，其外一件也不曉，半點也不管，實為可惱。」因此又添了這一段憂慍，不覺氣裏食，食鬥氣，氣食相攻，固結不解，漸漸的頭發重，眼發昏，那心頭一似炭火般的發燒起來，一夜裏呼喚呻吟，何曾合眼？

挨至天明，鄭恩即便起來，叫聲：「大哥，你看天色已是明透的了，祇是有些雨濛濛兒，你快些起來，趁著雨還不大，便去往店家發脫了貨，收齊了帳，極早回去，好會咱的二哥，莫要延挨遲了日子。」柴榮聽言，指望將身坐起，誰知頭眩眼花，捉身不住，挨了半晌，那裏掙扎得起。鄭恩道：「想是大哥有些不耐煩麼？這不妨，可著店小二捍些軟軟的面湯，吃下幾碗，包管就好。」柴榮道：「三弟，我祇為昨夜多吃了幾個面餅，腹中停阻，得了此病，怎的再吃？若有熱水，要些來呷呷。」鄭恩遂叫店小二燒了一壺熱水，打發柴榮吃了幾口，依舊躺在炕上，不住的哼哈聲喚。

鄭恩並不理論，把柴榮的銀包撇在腰間，往街坊上閑撞。望見酒店，即便買些酒食充腸，吃得有八分酒意，然後回來。那柴榮正在炕上熱極心昏，唇喉乾燥，叫聲：「三弟，若有冷水，要些來呷呷。」連叫數聲，不見答應。翻身向外一看，祇見鄭恩正進房來，立腳不定，把身子搖擺，口中祇叫：「好酒，好酒！樂子再吃不得了。」柴榮見了，氣惱不過，欲要責罰他幾句，又礙著情義兩字，祇得隱忍下了。正是：

病者悶千般，不病自欣歡。

縱他長好飲，情義便爾寬。

當下柴榮又叫道：「三弟，你把些冷水我吃。」鄭恩帶著酒意，便叫店小二取了一瓢水來。柴榮呷了幾口，依然睡倒。那鄭恩已入醉鄉，任遊夢境。

從此以後，看看約過了三四日，柴榮的病症越加沉重。自己無奈，祇得叫聲：「三弟，你去央煩店家，去請一位明理的太醫來，看看這脈息何如？」鄭恩依言，出來對店小二說了。小二就去請了一位太醫，叫做劉一帖，真個脈理分明，用藥效驗，曾有《西江月》一詞，贊他好處：

歷代相傳醫學，望聞問切匪夸。難經脈訣探精華，生死機關的確。藥按君臣佐使，分錢配合無差。症痾診治不虛花，劉一帖名傳海角。

當下小二請了來家，延進客房，來至柴榮炕前坐下，舉著三個指頭，將兩手六脈細細的診了一番，已自明白。又把那身體看了一遍，但見四肢冰冷，遍體發燒，鼻孔流青，臉面帶腫，唇乾口燥，神氣虛浮，說道：「尊兄的貴恙，乃是夾氣傷寒，勢非輕比。理宜舒氣消食，凝神發表為當。最要不可動氣，若一動氣，雖不傷命，其症恐難即愈。」遂撮了兩帖柴胡散，藥案開寫明白，加引燈心、竹葉、生姜，用水兩盞，煎至八分溫服。寫畢，並藥遞與店家，相囑病人務要小心保養，調氣安神。柴榮稱謝，就叫店家在外取了一把戥子，將鄭恩身邊的銀子稱了三錢，用紙封了，送與劉一帖，為藥資之敬。那劉一帖又說了一句保重，辭謝了，便自回家。

店小二遂把藥餌並藥罐、火爐、柴炭等類遞與鄭恩，道：「鄭客人，你可用心煎劑，足要八分，即刻溫服。我因事忙，不及奉陪了。」鄭恩道：「樂子知道。」便把那藥抖在罐裏，加了藥引，又加兩盞清水，完備了，隨將火爐內炭生發好了，纔把藥罐端上煎熬起來。誰知鄭恩此時已有幾分酒意，醉眼朦朧，看守了一回，不覺打盹起來，呼呼睡去。約有半個時辰光景，忽被感夢驚覺，睜眼一看，那藥已煎乾冒煙焦臭了。鄭恩暗暗跌腳，心內叫苦。沒法奈何，祇得又舀了一盞清水，添入藥內，煎了一回，不管七分八分，涼了一涼，拿到柴榮面前，叫道：「大哥，起來吃靈丹妙藥。」柴榮掙起身來，接過湯藥，一飲而盡，叫道：「三弟，這藥因甚有些荷包灰氣？」鄭恩笑道：「大哥，你可也不聽見那太醫說麼，這藥叫做柴胡散，自然有些荷包臭的。如今祇要病好，管甚氣味？」說罷，接了盞兒，又去煎那第二帖藥。這一回，鄭恩就著實用心了。煎夠多時，恰有八分，把來遞與柴榮吃了，仍復睡好。無如病熱隨常不能痊愈。鄭恩全不在意，任性閑遊，每日祇好酒食上留情，花費暢懷，臨晚帶醉而歸，口裏常說酒話。柴榮見了，一言不出，悶在心頭，終日望輕，其如反重。祇因積氣在心，有憂無樂，所以不惟藥醫無效，更且病熱轉添，十分沉重。

鄭恩那裏放在心上，自己祇管胡廝。一日早起無事，猛可的想起道：「這棗樹，樂子自從十八灣相救二哥以來，一路上虧了這件妙物，打賊防身。祇是粗細不勻，彎曲得不好看相。如今趁著大哥有病在此，樂子又空閑無事，何不把

他去出脫出脫，也得光光兒好看，覺到有些威勢。」想定主意，搗了棗樹，走出店門，往街坊一路行來，尋著一家木作店舖，遂叫匠人整治起來。頃刻之間，溜成了一根大大的棍兒，瑩潤光圓，堅剛周正。鄭恩拿在手中，甚覺合適，心下十分歡喜。即時身邊取出些銀子，謝了匠人，回身便走。路上又買些酒食，吃飽了，慢慢的回到店房。祇見柴榮昏昏沉沉睡在炕上，他也不去問安一聲，竟自放下了棍子，走至炕前，仰翻身軀，開懷安睡。正是：

任君多少名和利，怎比安然醉臥閑。

自此，鄭恩終日往街坊閑走快樂，不上幾天，早把柴榮的那包銀子吃得罄盡。

約過了十七八日，柴榮的病勢尚不能痊。這日清晨，鄭恩起來，剛欲出門，祇見店小二攔住道：「鄭客人，且慢出去，小人有言奉告。」鄭恩道：「你有甚麼話兒，快些說來。」小二道：「小人的愚意，欲把這食用房錢，算這一算，告求齋發則個。喏，帳簿在此，客人自己去看。除了病人不算，祇是客人一位所用，每日二錢，共有一十八天，該付足銀三兩六錢。望即見惠，感激之至。」鄭恩道：「小二哥，你與樂子算帳卻不中用，等咱大哥病體好了，也不為遲。」小二道：「客人，你要體諒我的下情，我是開店的人，靠這生涯過日，又無田產，又無屋宇，如何有這長本錢把來供養？況且每日伺候客人的飲食，多是賒來的，若是等你貴伙計病好還帳，知道幾時纔能夠好？眼見得目前便沒米下鍋，連小人的店舖也是開不起來。不如把這宗銀子先清了，又好從新措辦，且得客人在此，容易服侍了，豈不兩全其美？」

鄭恩想了一想道：「小二哥，這飯錢雖該還你，但是咱大哥的銀子，多被樂子用完了，這卻怎處？」小二道：「客人，你原來真是呆的，現放著米囤兒，情願餓死，卻不自害自身？你銀子用完，這貨物尚在，何不把這車兒兩傘發脫他一半，還了我飯錢，餘下的又好終朝使用了。」鄭恩道：「小二哥，你的主意果然不差，樂子其實歡喜著你。」說罷，即同店小二出去，往兩個舖家說了，遂把兩傘發脫了一半，共得十二兩銀子。當時回至店中，付還了三兩六錢飯錢，剩下八兩有餘，鄭恩別在腰間，供給自己酒食之費。不上八九日，早已用完，祇剩下精光身體。不意鄭恩自得小二提醒，把兩傘發賣，吃了這甜頭，沒有使用，便把兩傘貨賣，不消半月，又把那半車兒的兩傘做了烏有先生。正是口裏肥膩，皮裏消肉。看看約有四五十天，那銀傘銷完，柴榮的病也就輕了，漸漸鮮艷，略可掙扎得起。

一日，柴榮叫店家進來算帳。那店小二進來，對柴榮說道：「柴客人，這帳也不必再算，除了令弟兩次還過六兩六錢，餘外祇該找我三兩之外，便是清楚。從明日又是重起。」柴榮聽言，呆了一回，心內想道：「這這一包銀子，多分被他用完了。雖然他的食量甚大，費用過多，然也虧了他煎藥服侍，也就罷了。」祇得對店家道：「既如此，煩你去請那主顧舖家來，我就當面發脫了貨，收齊銀兩，便好找你的飯錢房金，我們也得回鄉生意。」那店家聽了這話，頓時間臉兒上泛紅泛白，沒做理會處，祇是呆呆的望著鄭恩點頭瞅眼。那鄭恩也是慌慌的搓手躑躅，看著店家。兩個瞧了半晌，通沒理會。那鄭恩低頭想道：「完了，樂子祇顧了自己使用，不該瞞著大哥，把傘兒一齊發脫乾淨，如今祇好對他說話。」又挨了一會，料瞞不過，祇得叫聲：「大哥，你的兩傘，原要發脫的，卻是樂子替你賣了。」柴榮聽了，如半空中打個霹靂，驚駭不迭，慌忙問道：「三弟，你又不知行價，怎的發脫了？不知賣了多少銀子？拿來我見見數目。」鄭恩道：「不瞞大哥說，樂子因你有病，在此擔擱日子，其實清淡不過，將這銀子每日使用，不道多花費在肚內了，因此這銀子毫釐都沒有。」

柴榮聽了這話，大叫一聲：「坑殺吾也！」將身栽倒，閉了雙眼，暈去半個時辰，悠悠醒轉，口中吐出濁痰，眼內流些清淚，開言道：「我推車販傘，指望趁些蠅頭微利，權為糊口養身之計。不幸病在店中，挨了多日。感今病體略好，思量發貨，誰想憑空的銀傘全無，本利絕望，閃得我無依無靠，叫我怎好回鄉？」說罷，又是流淚。

那店小二在旁，心內也十分過意不去，祇得相勸道：「柴客人，你也不必氣苦了，這財帛是人掙下的，今日用完，明日生意起來，仍然滿載。那裏有現放著貨物，不去變賣使用，甘心受苦熬飢？況你患病將好，調養身體要緊，怎的自己不惜，便要動氣？這鄭客人生來的耿直，雖然把本錢銷化去了，卻是與你又是義氣相交，不比別人。小人勸你莫要生氣，和好為上。縱然欠下幾兩店帳，也是小事，你祇消下次來還我就是。從今再住幾日，這房錢分文不要。可自放心安養，不必挂懷。」那小二勸了一回，自覺不好意思，祇推外邊有事，告辭去了。

柴榮祇得自解自嘆，把氣漸漸的消了。側目看那鄭恩，倒把這火盆般的大嘴噉得高高的，在那裏怒氣。柴榮無可如何，祇得叫道：「三弟，你也不要惱了，想來這些變更，也多是我的命運該當，還要說他則甚？如今有話與你商量。」鄭恩也就放下怒容，回言道：「大哥，兩傘賣盡了，盤纏用完了，祇有樂子與大哥兩個精光身子，還有甚麼商量？」柴榮道：「雖然如此，我還有一個法兒，與你商議而行。」祇因有這一番商議，有分教一蠶食鯨吞，還盡了口腹之債。時乖運蹇，生遍了床席之災。正是：

英氣未能舒展日，雄身正屬困危時。

不知柴榮有甚商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為資財兄弟絕義 因口腹兒女全生

詞曰：

同盟原欲輔鷹揚，聯異姓，潤倫常。群分類聚，行見定明良。彼和此唱相求應，盤桓樂果須長。

曾幾何時意氣傷，財已盡，義隨戕。風波翻覆，撒手各分場。拋棄金蘭尋別徑，祇博得一杯觴。

話說柴榮因鄭恩將銀傘費盡，無策回鄉，祇得與他商議道：「三弟，這兩傘賣盡，也不必說了。但為今之計，已無別策，幸而還有這輪車兒在此，不如你推將出去，賣上六七百文，一則我得將養病體，二則也好做些盤纏。待三兩日後，我的身體全好了，俺們便可往首陽山找尋你的二哥，再做別圖。」鄭恩點頭道：「大哥的說話，卻與樂子的主意合的，倒也使得。」隨把車兒推出店門，往街坊上行走，口裏邊大聲叫喊道：「賣車，賣車，我的車兒，祇要七百個大錢就賣了。」不想行了數程，叫了半日，並沒有人問他一聲。心中恁般悶氣，肚裏飢餓難當，緩緩兒順路推走，祇見路旁有座酒店，正是欣於所遇，投其所好。鄭恩把車兒推至門前放下，將身走進店堂，揀一副座頭坐下，叫酒保拿些酒食來吃。酒保連忙收拾起來，無非美酒大面魚肉之類。鄭恩飢不擇食，那管他美惡精粗，拿上手就吃，吃得杯盤狼藉，方纔肚內飽了。酒保過來會錢，共吃了六百餘文。鄭恩立起身道：「店家，樂子今日沒有帶錢，就把這車兒與你算了酒錢罷。」那店家又是個良善之人，本要發話，見他吃了這許多酒食，又且相貌猙獰，諒著不是個善男子，恐怕羅皂，未免吃虧，祇得自己認了晦氣，答應一聲，把車兒收了進去。

鄭恩出了酒店，空身回到店房，叫聲：「大哥，樂子回來了。」柴榮道：「你車兒可賣了麼？不知賣了多少價錢？可能夠得用度？」鄭恩把手一拍道：「大哥，休要說起，樂子叫賣了半日，並沒有個主兒，這肚中其實飢餓不過，無可奈何，祇得換些酒食充飢，回來再作商量。」柴榮不聽此言，萬事皆休，聽了此言，祇氣得雙睛暴出，滿身發抖。歇了半晌，怒上心來，開言罵道：「啊唷！你這黑賊，累我弄到這般光景，又把這車兒饒他不過，必竟要吃個乾淨。祇顧自己，不管他人。我身邊並無半文錢鈔，被你這般坑陷，叫我怎好活命？啊唷！你這黑賊，再在此跟我幾日，祇怕連我身體也要被你葬在肚裏了。你這等人，還要與你做甚麼朋友？不如早早撒開，各尋頭路，休得在此累我長氣。」鄭恩聽了這番言語，心中大怒，罵道：「你這稀屎的傘夫，劣貨的蠻子！樂子為了你，不知吃了多少辛苦，費了多少氣力，保全你平安到此。你自己有病，耽誤了日子。今日用得你幾兩銀子，也是小事，你就這等罵著樂子，便要撒開分手。你既沒情，樂子也便沒義了，從今各自走路罷了。」說罷，提了棗木棍，氣烘烘的奔出了店門，離了泌州城，望西而行。一路上想道：「樂子一怒之間，雖然把大哥撒下了，如今可往哪裏去？不如到首陽山，投奔二哥那裏安身。」想定主意，揀著大路而行。不想那鄭恩因一時怒氣，走得要緊，不辨那條是原先來路，順著腳走，所以反望西行。

此時正是初冬天氣，一路上，但見天邊雁叫，林內風飄，木葉凋殘，草根戕濯。鄭恩約行了六七里之間，心下也有些疑惑，想道：「樂子先前從木鈴關來，不是這樣的，休要走錯了路頭，又是費力。」正在疑惑，看見前面有個賣草鞋的人，鄭恩趕上幾步，叫道：「賣草鞋的，樂子問你路兒，要往木鈴關，投首陽山去的，可從這裏走麼？」那賣草鞋的回頭一看，見是個凶相的人。又想：「他既問路，也沒有甚麼稱呼。」心內先有幾分不喜。又想道：「他要往首陽山去，該向東走，他反投西行來，必是個不識路徑的。待我耍他一耍，使他沒處做理會。」即便開言回答道：「你這黑客官，要往首陽山去麼？還走得不耐煩哩。我也要往那裏賣貨，你祇消跟我前去就是了。」鄭恩大喜，跟定了他，望西行走。約莫又行了三四里路，祇見那邊有座酒店，這賣草鞋的自言自語道：「走得渴了，且向這邊買碗酒吃再走罷。」鄭恩見他走進了酒店，即便立住了腳，在檐下張望，祇見他坐在裏邊，大碗的酒，大塊的肉，一上一下的吃，眼兒也不帶看鄭恩。那鄭恩在外，覺得鼻邊不住的馨香，一陣兒美醞傳芬，一陣兒肴饌送味。這香氣相聞，心窩裏即便酸癢起來，思量也要進去吃些，卻礙著身邊乾淨，祇得咽著饑涎，呆呆的立著等候。等了一回，那賣草鞋的方纔吃完了，會了錢，走出門來，背上草鞋，看看鄭恩，笑了一笑，望前又走。鄭恩忍著羞慚，跟定而行。正是：

欲求眼下路，且忍肚中飢。

當下二人又行過三二里之間，這賣草鞋的真也作耍，看見那首又有一座酒店，側身進去又買酒吃。鄭恩見了，又立住了腳相等，心下暗自忖道：「這驢球入的，怎麼祇管自己囊噪，不來請樂子吃些，實是可惡！停一會，到了首陽山，叫他吃樂子的大虧，方曉得咱的手段。」不多一會，那人把酒吃完了，交了錢，取了草鞋，走出店來，看看鄭恩，又笑了一笑，抽身便走。鄭恩隱忍在心，不去理他，祇顧跟他行走。

看看又走過了一二里，來到一個曠野去處，但見樹木叢茂，枯葉滿堆。那賣草鞋的心裏想道：「我這兩次也弄得他夠了，待我再耍他一遭，使他進退兩難，終無著落。」定了主意，走上幾步，口裏又自言自語道：「走得乏了，且在這裏睡他一回，再走未遲。」遂揀了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樹下，鋪平了枯葉，將草鞋放在旁邊，將身坐下，假作打盹。鄭恩見了，心下想道：「好了，這驢球入的，今番要著樂子的手了。」也在對面樹邊，將棗木棍靠在一旁，坐下假寐。看官，這賣草鞋的打盹，原是有心作耍，耽誤鄭恩的行程。誰知事不湊巧，坐下未久，早被朔風吹動，酒涌上心，漸漸沉醉，竟自醺醺然，朦朧朧的睡著了。

那鄭恩假寐了片時，豎起頭來，把那人一看，呼嚕睡去，影也不動。心中想道：「畢竟驢球入的睡死了。」即時立起身來，叫喚數聲，並不答應，更覺歡喜道：「你這驢球入的，方纔這等薄情待著樂子，今番也叫你吃些虧。」遂把草鞋提在手中，數一數，卻有二十二雙，把來背在肩頭，轉身取了棗木棍，投西一竟去了。那賣草鞋的睡去足有兩個時辰，醒了起來，睜眼一看，不見了這個吃耍的黑漢，心下疑惑道：「他畢竟等我不及，先自去了。」回身正要拎了草鞋走路，卻撮了個空，四下找尋，並無蹤跡，叫聲：「苦也！我的草鞋，不知被誰偷去，閃得我本利皆無。」思想一回，忽然醒悟道：「是了，這黑廝必是個賊，故此路頭也不知，隨意胡闖。吾不該把他戲弄，倒把己物失脫於他。」心下著實煩惱了一回，沒法奈何，祇嘆了口氣，抽身投東回去了。正是：

煩惱不尋人，自去尋煩惱。

卻說鄭恩肩背草鞋，手提木棍，一路行來，欲把草鞋賣來飲酒，誰知並無人問，心下甚是納悶。約略又走了幾程，來到一所興大的莊子，祇見路旁有座酒店，十分鬧熱。此時肚中飢餓，口內流涎，一時喉乾心欲，也不顧腰下無錢，硬著頭皮，挺身走進，便叫：「掌櫃的，拿酒來吃。」移步至那首坐下，把草鞋棗木棍一齊放在旁邊。那掌櫃的祇認是個好主顧，連忙分付走堂，把火酒牛肉包子大面盡情端將過去。鄭恩放開肚子，顯出本事，吃了又添，添了又吃，吃到十分量足，方纔住手，叫聲：「掌櫃的，樂子吃了多少？便來算算。」那掌櫃的算了一遍，說道：「共有六百三十四文。」鄭恩道：「樂子今日沒有錢鈔，你可記在帳上，改日還你。」說罷，背了草鞋，提了棗木棍，往外就走。掌櫃



的攔住道：「客官大爺，你莫要當耍，吾又不知你的姓名，叫我怎好記帳？況且你一個人吃了八九個人的東西，本多利薄，這賒欠從不破例，望客官大爺見惠則個。」鄭恩道：「不是樂子要破你賒欠的例，其實今日沒有帶錢，故此要你記帳。你們既然不肯，可把這草鞋押在這裏，改日樂子有錢，便來取贖。」掌櫃的喊道：「你這些混話騙誰？吃了許多錢去，將這一些兒東西抵押，吾們要他來何用？你休要做夢不知去處，我這裏孟家莊不比別處，憑你甚麼有名目的人兒，卻也少不得一文半個。若你不給出錢來，把你的臭黑皮剝將下來繃鼓，纔知我們的利害。」鄭恩聽罷，由不得心頭火發，大罵一聲道：「驢球入的，樂子吃了你這些東西，你便值得這般惡罵？你們誰敢來剝樂子的皮？」一面說著，一面舉手，先把這些草鞋提將起來，裂得粉碎。甲過巴掌，將掌櫃的打了數下。又把櫃上的這個大大石硯，擲得零星齏粉。此時店中吃酒之人雖多，見了鄭恩如此行凶，誰敢出頭受苦？祇好悄悄退避，袖手旁觀。那掌櫃的吃打負痛，自諒不能對敵，祇得說道：「罷了，罷了！瘟神請出去罷，今日祇算吾造化低，合該破財。我們這裏現有一位白吃大王在此顯靈，不道又生出你這個黑吃大王前來廝纏，你遇著我們白吃大王，他有本事生嚼你這位黑吃大王，方消吾氣。」

鄭恩聽說，立住了腳問道：「樂子問你，那個白吃大王如今現在那裏？待樂子與他會會。」掌櫃的道：「你黑吃了東西，心滿意足，祇管走路，莫要管這閑帳。」鄭恩道：「咱偏要問你，你若不說，樂子又要打哩。」掌櫃的慌忙答道：「我們這位白吃大王，要吃的是童男童女，不像你這黑吃大王，祇會吃些酒肉。所以勸你保全了性命，走你的路罷，休要在此惹禍生非，致有後悔。」鄭恩聽罷，心下想道：「這大王要吃童男童女，決定是個妖精，咱何不替這一方除了大害？」遂說道：「掌櫃的，樂子想那白吃大王是個妖精，故此要吃童男童女的。樂子生平專會拿妖捉怪，今日情願與你們除了這害，你道何如？」掌櫃的聽言，心內暗喜道：「這黑廝白吃了我東西，氣他不過，況又被他打了，無處伸冤。天幸問起這事，願投羅網，我何不趁此機會，叫大王傷了這廝，也得泄我胸中之恨。」想定主意，便滿面堆下笑來，答道：「你若當真會捉妖怪，這也不難，就是我們隔壁鄰舍，今日該獻祭禮。他家祇有一個三歲的孫孫，又往別處去買了一個四歲的女兒，等到天晚，一齊送往廟中獻供。他一家兒大小，正在那裏啼哭分別。待吾叫他過來，客官與他商議。」

說罷，走至隔壁，登時把一位老者邀至跟前，與鄭恩施禮。但見他臉帶淚痕，聲藏淒慘。叫道：「君子，聞得你會除妖怪，但不知這位大王，當真是神是怪。尊駕果有本領滅除大害，可以保得平安，若是降他不住，尊駕便可遠走高飛，離災避禍，卻不道動了大王之怒，反累這裏合村老幼，性命難保，豈非畫虎不成，反類其狗？這事還當酌量，望勿粗心。」鄭恩聽了，笑道：「你們的膽量，原來都是鼠蟲兒的樣子，這般害怕。樂子拿妖的手段，到處聞名，憑你三個頭六隻膊猛惡凶毒的妖魔，遇著樂子，管叫他粉骨碎身，一時盡絕。你們祇管放心，休要疑惑。但有一件，須要依著樂子，方纔替你們除害，若不肯依，樂子便也不管了。」老者道：「君子倘果有本領，保救得合村無事，乃是我們萬千之幸，憑你甚麼天大的事情，老漢豈有不依之理？就請分付，即當從命。」鄭恩道：「今日捉妖，非同小可，這是驚天動地的事情，須要作法遣將，方可成功。你們依著樂子，快去整備，要用爛糊豬首一個，一盤油造面餅，一盤牛肉，火酒一壇，醋蒜椒鹽香燭等項，件件都要俱全。把來送與樂子，到廟中去請神使用，便好拿妖。」老者道：「這些須小事，有何難哉？老漢即刻回去端整便了。」說罷，辭別出來，回至家中，一件件買辦完全，整治停當。看看天色將晚，即著長工把擔子挑了物件，老者又來請了鄭恩，一齊送往廟去。一行人走不多路，早來到一座古廟之中，但見塵土縱橫，香煙杳絕。那長工把什物挑至殿上，擺列供臺。鄭恩道：「你們眾人去罷，明日早上都來看妖怪。」老者又把火種兒遞與鄭恩，然後帶領長工作別去了。

鄭恩遂把廟門關閉，走過了一個大天井，上得殿來，把一帶破壞的長格窗子也關上了。回轉身軀，四下裏一看，尚無動靜。舉眼往上瞧時，見上面塑著一尊金甲黃袍手執器械的神像。果然凜栗威嚴。鄭恩微微一笑道：「原來就是你這驢球入的在此稱王作怪，騙吃人家的兒女。今日樂子做個方便，除了你這妖魔，免得眾民年年受害。」說罷，舉起棗木棍，對正了神像，用盡氣力，勇猛打下。祇聽得半空中一聲響處，就地風生，灰塵亂滾，見一件東西在地下盤盤旋旋，滾個不住。鄭恩慌得手忙腳亂，將棗木棍手中亂使，口內大喊道：「不好了，妖怪現形了！」正說之間，祇見那物滾到窗子跟前，被檻攔住，就不滾了。鄭恩戰兢兢走上前，舉眼細瞧，看是何物。祇因這一番舉動，有分教——遇了供養之運，足食豐衣。受了安鎮之名，人興地旺。正是：

未作皇家關土客，先為閭里捉妖人。

畢竟滾下來的甚麼物件，下回便見分明。

## 第十五回

孟家莊勇士降妖 首陽山征人失路

詞曰：

漫道妖氛累，自有高人對。三更古廟戰相爭，醉醉醉。功成遍被，贏得終朝，酒食滋味。

得際能安睡，失魄天涯淚。崎嶇跋涉嘆伶仃，悔悔悔。回首斜陽，不知夢裏，可期相會。

右調《醉春風》

話說鄭恩在那廟中打下一物，在地亂滾，滾了一回，到著窗子跟前，被檻擋住，就不滾了。走上幾步，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泥塑神頭，被棗木棍打下來的。鄭恩卻不識得，即便哈哈大笑道：「咱疑是妖怪現形，誰知是個木墩頭。樂子正要做個枕頭，好去睡覺。」說罷，拎將起來，放在供桌上。此時天已昏暗，鄭恩將火種兒取出火來，點了香燭。等候多時，並不見有妖怪出來。肚中覺得餓了，見這現成酒肉，觸著心懷，就把豬首拆開，蘸著醋蒜，張口便吃。又把油餅捲著椒鹽，到嘴便吞。先把兩項東西輪流吃盡，然後將牛肉用手撕開，慢慢咀嚼。看看吃得乾淨，撥起酒壇，對著嘴，咕嘟咕嘟的咽下，如渴龍取水，似蒼蠅吸血，不多時，把一壇火酒，都灌在肚裏了。抹一抹嘴，摸一摸肚，自

覺歡喜道：「且不要管他有妖沒妖，樂子已自吃得嘴象意，趁這酒氣，睡他一覺再處。」把盤碟酒壇一齊放在壁邊地上，把神頭當作枕頭，因無行李鋪陳，祇好和衣而睡。棗木棍也眠在身旁。正值燭盡香殘，醞深神倦，躺在供臺之上，合眼酣睡。

將至三更時候，鄭恩正在睡夢之中，忽聽得風聲響動，猛然驚覺。爬將起來，帶著醉意，側耳聽那外面的風，真個刮得利害。祇聽得：

初起時，揚塵播土。次後來，走石飛沙。無影無形，能使砭人肌骨。有聲有息，堪令摧木飄零。穿窗入縫，浙瀝瀝，任他曲折飄揚。逐浪排波，吼訇訇，怎阻盤旋颯刮。且休言摧殘月裏婆娑，盡道是刮倒人間麓莽。助虎張牙，怪物將來撼山岳。從龍舞爪，雨師暴至暗乾坤。

正是：

蒼松翠竹盡遭殃，黑虎強神施本領。

鄭恩聽了風來得利害，下了供桌，提了棗木棍，斜步走到窗前，將雌雄二目往外一看，但見微微月色，正照庭心。聽那風過之時，頃刻天昏地暗，霧起雲生，落下傾盆大雨。這兩降下來，就有一怪，趁那風雨落將下來，兩腳著地，走上階沿，站立窗外，把鼻子連嗅了幾嗅，說聲：「不好，這個生人氣好生利害。」連說了二三聲，往後退走不迭。鄭恩醉眼朦朧，仔細一看，但見他怎生打扮：

頭戴金冠分兩叉，身穿鎖子梅花甲。攔腰緊繫虎皮裙，足上麻鞋道遙著。頭高額狹瘦黃肌，臉縮嘴尖眼閃爍。金光如意手中拿，長耳直舒聽四下。

鄭恩看罷，滿心歡喜，暗自想道：「樂子生長多年，整日在家，但聽人說妖怪，不曾見面。今日纔得遇著，原來是這等形兒，也算見識見識。」忙伸虎手，輕輕的把窗撐開，提了棗木棍，躡將出來，大吼一聲：「驢球入的，你是甚麼妖精，敢在這裏害人？樂子特來拿你哩。」兩手舉棍，劈頭打下。那怪不曾提防，措手不及，說聲：「不好！」忙用手中金如意火速交還。兩個殺在庭中，戰在廟內，這一場爭鬥，倒也利害。怎見得：

這個喊聲如雷，那個睛光似電。這個奮身快似箭，那個跋步疾如飛。這個是黑虎星官臨凡世，那個是糜鹿成精禍一丘。這個手舉酸棗棍，打去不離天靈蓋。那個執定金如意，迎來祇向額頭前。棍擊如意，迸出千條金線。如意迎棍，飄來萬道寒光。我拿你，報泄村坊之隱恨。你拿我，顯揚魔怪之騰挪。

正是：

盤旋來往相爭戰，不濟妖邪作祟精。

當下一人一怪，戰有二三十個回合，那怪本事低微，招架不住，轉身就走。鄭恩那裏肯捨，疾忙趕上前去，說聲：「你往哪裏走？今日遇著了樂子，休想再活。」說時遲，雙手舉起了棗木棍，把小眼兒看得親切那時快，祇見用力打下，啪的一聲響，正中在八叉金冠，打得那怪火星亂迸，立身不住，撲通一交，倒在塵埃。鄭恩見他倒了，趁勢兒火速用情，又是兩棍，祇打得腦漿迸裂，登時氣絕，就把原形現出，月影之下，看得明白，乃是一個八叉角梅花點的大鹿，這金如意就是口內含的靈芝瑞草。鄭恩看了，卻不識得，把腳在肋上踢了幾腳，道：「你這畜生，祇得一隻獐野獸，也要成精作怪，吃人家的孩子。樂子看你再充得甚麼神道，冒得甚麼大王麼？」說罷，解下腰中鸞帶，拴住叉角，拖到格子窗前，繫在窗檔子上。回身取了棗木棍，走上殿來，依前把窗子關好。此時約有五更光景，因鬧了多時，酒已醒了。走至供桌跟前，躡將上去，放好了棗木棍，倒著身軀，枕著神頭，又是呼呼的睡了。有詩為證：

英雄生性喜貪睡，睡到深時夢不休。

莫道睡能誤大事，也曾睡裏建謨猷。

且說昨日該祭獻的老者，卻也姓鄭，自送鄭恩到廟，回至家中，心懷憂喜一喜的喜那黑漢口出大言，必懷絕技，此去果能擒獲妖精，不惟一雙兒女免了碎身之慘，且使合鎮人民永消後日之災，也算因禍得福，絕大的功德，憂的憂那世上的人，常見力不掩口，說來天花亂墜，做去一敗塗地，倘使今夜不能降伏，那黑漢自己既已遭殃，累著本村盡皆荼毒，豈非禍起於他，罪歸於我？這無遮無擋的事情，叫吾如何承受？因此左思右想，如坐針氈，如醉如痴，一夜未曾安枕。等至天明，抽身便起，即叫小使去邀了十數個鄰人，一齊奔至廟前，祇見廟門緊緊閉著。眾人推了幾推，卻也不開，遂又連推帶擊的敲了一陣，並不聽見裏邊答應一聲。那鄭老者心下著慌，便對眾人說道：「列位高鄰，老漢因昨日誤聽那掌櫃的話，說得如許容易，祇因要救孫兒心盛，一時差了主意，不辨好歹，把這黑漢送進廟中，祇說他本事高強，必能成功得勝，誰知也是個會說不會做的。你看這時敲門不開，又不聽見裏邊響響，多分遇著大王，坑送性命了。他今一死不打緊，祇怕反惹大王惱怒，我等身家性命，定然難保。這事如何是好？」眾人說道：「你且莫要性急，此時關著廟門，未見黑白，怎知他的死活存亡？我們一齊動手敲著，再看他應也不應，便見端的。」說罷，各人撩衣捲袖，勇往直前，也有取了石子，也有拿了磚兒，有的擲了樹枝，有的攆著拳頭，大家哄到門邊，如擂鼓般的敲著。

鄭恩正在睡夢之中，猛然驚醒，聽得外面一片聲亂響，慌做一堆，祇道又有甚麼妖怪。坐起身來，提了棗木棍，跨下供臺。推開窗子，睜睛一瞧，早見天光透亮，紅日東升。側耳細聽，方知是外邊敲門聲響，即忙應道：「來了，來了，樂子來開門了。」那外邊的眾人，正在那裏一陣緊一陣的亂敲，聽得裏面有了答應聲音，方纔一齊說道：「好了，好了，這不是有人答應麼？」正說間，祇見鄭恩把門開了，放進鄭老者一行人。那老者見了鄭恩，提著棗木棍，軒軒昂昂，心下甚是歡喜，頓把愁腸放落了一半，說道：「君子，你一夜辛苦，這妖怪可曾見麼？拿住也不？」鄭恩哈哈大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樂子捉妖的手段，再也不曾落空，昨夜大鬧了一場，把他拿住，樂子怕他走了，故把棍兒打得腦袋裂開，將身拴住了。你們進來看看，便見真假。」那眾人雖然聽說拿了，尚未見個著落，終是膽怯，一個個挨前退

後，你讓我推，免不得跟了鄭恩，走到 殿前。鄭恩立在階沿，用手指道：「這個不是妖怪，倒是人麼？」鄭老者一見妖精已捉，全把愁腸放下，祇覺得心花開放，有喜無憂。那眾人看了，甚是驚駭，個個搖唇吐舌，從來不曾見這怪相。怎見得那妖精的樣兒？但見：

八個丫叉頂上擎，梅花朵朵遍身生。

頭長尾短腮邊縮，嘴瘦毛柔額廣平。

八尺身材高似虎，四蹄粗大恍如猩。

修成變化充神聖，今日擒拿盡快心。

眾人看罷，方曉得是鹿精作怪，說道：「壯士，這樣妖物，如何制得他住？果然手段高強，天下第一。恁的本領，那個敢不恭敬？」鄭恩聽了眾人各各稱揚，心下十分歡喜。那時就有合村的老小男女，如蜂擁而來，一齊擠進廟中，看見拿住了妖怪，都是贊嘆夸奖。鄭恩在旁聽了，更加歡喜。當時有幾個獻過兒女的，都是咬牙切齒，心眼神傷，走上前來，你也踢上幾腳，我也打上兩拳，雖然見死物而行凶，也不過聊雪兒女之痛。那時就有幾個老成的，上前問道：「壯士尊姓大名，仙鄉何處？目今作何生理？」鄭恩道：「咱樂子祖居山西喬山縣，姓鄭名恩，號叫子明。專門販賣香油，如今完了本錢，東闖西奔，沒有甚麼道路。祇學會了這捉拿妖怪的法兒，憑你凶惡異常的妖魔，樂子會過了無數，遇著的再沒有使他得逃性命，故此這穿吃兩字，都靠著這樁買賣。」

眾人聽了，說道：「鄭壯士，你既然沒有生意，何不就在我們孟家莊上住下，鎮邪壓魔？我們每日輪流供養。不知壯士尊意如何？」鄭恩聽言，暗暗想道：「我如今左右沒有著落，撇下了大哥，尋覓二哥，又不能相會，倒不如順著他們意兒，住在這裏，也得個飽暖，且混過了幾時再處。」說道：「你們眾位既要留著樂子，也是容易，但先要講過，方纔依允。」眾人道：「壯士有甚分付，但說不妨。」鄭恩道：「樂子住在這裏，這冬夏的衣服，不可缺少。日日的飯食，離不得酒肉兩項。還要兩個從人，服侍樂子。你們件件依著，樂子便肯與你們鎮邪壓魔，若不肯依，樂子自有去向。」眾人滿口應承道：「壯士但請放心，若肯在此，包管件件如意。但不知你心下愛穿甚麼衣服？」鄭恩道：「樂子生平最不喜歡華麗兩字，祇要你們做頂黑色氈笠，一條烏綾子手帕，一領真青袍子，腳下的裹腳、布鞋、襪子，都是要一樣兒青的。祇這幾件，你們休要忘了。這兩個從人，都要十五六歲的小娃子，也把他穿得青青兒的，隨著樂子好拿妖捉怪。」

眾人答應了，就去鬥錢置辦新衣服，揀選了兩個從人。鄭老者回家，安備早飯，整盤子大肉，整壇頭好酒，又打一撞大餅。叫長工挑往廟中，依然擺在供桌之上。鄭恩不謙不讓，盡著量兒收拾在肚，真是既醉以酒，又飽以肉。那長工立在旁邊，見他吃完，便把盤壇碗碟並昨日的家伙一並收拾在擔，挑回家去。這日的三餐，都是鄭老者承值供奉。當時鄭恩叫人把大秤取來，將鹿身一稱，卻有二百六十五斤。即傳齊了眾人，把來開剝，分做四股，一股給與酒家，還了酒肉之錢，一股送與鄭老者，作為慶賀，兩股分散各家，以消積恨。晚上依舊宿在廟中，一夜安然無事。

次日清晨，鄭恩起來開門，正值鄭老者叫了許多泥木匠人，前來修理廟宇，不過修前整後，略為潔淨而已。又把泥像除出，供桌當作食臺，添下椅凳，鋪設床帳被褥等項，都是鄭老者所備。那眾人又把置辦的衣服等件，並兩個十五六歲俊俏後生，也備了衣裳，一齊送進廟來，逐件兒交納過了，即時辭去。鄭恩見了新鮮衣服，心下大喜道：「樂子若不除妖，怎能有這般好處？先前做了白吃大王，如今卻做了無憂大王了。可惜咱的二哥不能回來受福。」即時除去了舊的，換上新衣。又把兩個從人也打扮得一樣青色，叫他隨身服侍，閑時又把棍法教導他，預防拿妖。從此，鄭恩住在孟家莊受享，輪流供養，快樂安閑。不多幾時，把一座村莊十分生色，盡多興旺起來，但見年穀時熟，歲稔民安，家家樂業之休，戶戶得安居之慶，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洵不謬也。有詩為證：

旺氣從來不自由，興隆端在吉人遊。

祇今仰慕英雄下，膾炙應教百世留。

不說鄭恩在孟家莊安身快樂。且說趙匡胤自從在木鈴關，與柴榮鄭恩分別之後，單身行走，往首陽山投親。誰知此處連年荒旱，五穀不生，把草根樹皮盡都吃盡，真是：

斗米升珠無處覓，煙消火滅有誰行。

黎民受倒懸之傷，百姓遭餓殍之苦。有餘的，宛轉移挪，尚在遷延時日，那窮乏的，流離四散，覓活偷生，不堪其苦。後賢曾有一律，單道那荒旱饑民之苦云：

水旱江淮久，今年復旱荒。

翻風無石燕，蔽野有飛蝗。

桎梏懲屠鈞，槽巢迫死亡。

虛煩乘傳使，曾發海陵倉。

當下匡胤往回數次，細細打聽，方知姨母合家，從三個月前打疊起身，往汴梁投奔自己家中去了，因此撲了一個空，跋涉枉走三百餘里。欲待回家，想那外省地方訪拿這般嚴密，諒京城之中更加緊急，怎好歸鄉？若要投奔關西母舅處安身，這木鈴關如何得過？心下躊躇，進退兩難。

信步而行，來到一個去處，祇見前邊有一群鄉民，背上都馱著一口叉袋，從側首山路裏行來，望前而走。匡胤迎將上去，叫聲：「列位朋友，你們袋裏裝的是何貨物？可是豆麥，還是米糧？」眾人見問，把匡胤上下打量一番，見他

儀表非俗，口氣又不是本處人，好像東京聲口，不敢怠慢，便答道：「壯士，我們這裏連年荒歉，粒米無收，那裏有糧？」匡胤道：「既不是糧，還是甚麼東西？」眾人道：「不瞞壯士說，我們這裏，都是違禁之物，乃販賣的私鹽。」匡胤道：「這鹽販到那裏去賣？」眾人道：「別處難銷，都要往關西去賣。」匡胤道：「到了那裏，怎樣價錢？」眾人道：「此去到關西，一斗鹽，祇換一斗米。」匡胤道：「便是這等買賣，做他何益？」眾人道：「一斗米到了這裏，就換五斗鹽哩。」匡胤道：「這也罷了，還算趁得些錢。」眾人道：「往來販賣，也祇好糊口。像這等擔驚受怕，卻是沒奈何，免不得為這飢寒兩字，所以權做這等道路。」匡胤道：「養家糊口，個個皆然。但眾位既往關西，為何不望大路而行，卻在這山僻小路往返跋涉，如何過得關去？」眾人道：「壯士原來不知，我們走的別有一個去處，可以偷過關頭。」

匡胤聽了別有路徑，連忙問道：「不知眾位還有那一條路可以過得此關？敢煩指教。」那眾人見匡胤要問此路，疊著指頭，不慌不忙，說出這一條路來，有分教——越過陷阱之關，投入魑魅之陣。正是：

路入崎嶇終有路，神行暗昧豈為神？

不知眾人說出何路，當看下回便知。

## 第十六回

史魁送柬識真主 匡胤宿廟遇邪魑

詩曰：

請君膝上琴，彈我遊子吟。

哀弦激危柱，離思難為音。

寶御皆煩紆，何況居者心。

背井既有年，歸哉無日寧。

不惜路悠長，眷此朋盍簪。

山川亦已隔，邈著商與參。

行邁且靡靡，憂心甚殷殷。

歧路越高關，跋涉過雲岑。

中誠奚盡寫，鬼魅薄行旌。

話說趙匡胤投親不遇，躑躅道途，正當進退無門，偶忽遇著一伙販賣私鹽的，聽他有一路可以超過關頭，即忙問他路徑。那眾人說道：「我們販賣私鹽的，怎敢望著正路往關口上行？虧得有這一條私路，幽僻便逸，無人盤詰，偷將過去，就是關西大路了。所以常常往來，並不曾犯事。」匡胤聽了，心下暗自喜歡，想道：「我如今終日奔波，尚無安頓，何不隨了他前去？若到關西，便好找尋大哥三弟，重得相逢。」正在思想，忽聽眾人又問道：「不知壯士何故也問這條路徑？」匡胤道：「不瞞眾位說，在下要往關西幹事，順便到此探親，不想此間荒旱，舍親舉家不知去向。因思往返迢遙，日期耽誤。幸逢眾位說有便路可通，覺得順道而行，較近了許多。怎奈不識路徑，萬望眾位挈帶同行。」眾人道：「壯士既要同行，我等自當引路。」匡胤於是跟了眾人，望前而走。一路上但見人煙寂寂，樹木重重，走遍了山徑崎嶇，盤旋曲折。走已多時，不覺出了岔口，已在關西地面。進了一座村莊，名叫枯井鋪，比那關東另是一般風景。當時匡胤揀了一個酒舖兒，邀請眾人進去飲酒。吃了一回，眾人謝別，歡歡喜喜各走，趕趁生意去了。

匡胤獨自一個，又買了些現成飲食，飽餐了一頓，會還了鈔，方纔走出店門。信步往西而走，祇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公子慢行，小人有話相問。」匡胤聽喚，停步回頭一看，見那人生得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年紀約有二十光景，忙忙奔至跟前。匡胤問道：「壯士有何見諭，喚著在下？」那人道：「請公子出了村口，慢慢的講。」二人走了多時，來至村市梢頭，見有酒樓，匡胤邀了那人進店上樓，叫酒保取將酒食上樓。二人坐下，賓主傳杯，餘外無人坐飲。當時飲了一回，匡胤開言問道：「請問壯士尊姓大名，仙居何處？今日會著在下，端的有甚事情，就請見諭。」那人答道：「小人乃史敬思之孫，史建塘之子，名喚史魁。祇因劉主登基，父親早喪，小人流落江湖，佣工度日。前日忽遇了一位相面的先生，名叫苗光義，他交與小人一個柬帖兒，叫小人於今日今時，在這枯井鋪等候，若遇見一位紅面的壯士，便是興隆真主，將這柬帖兒送上。所以小人在此等候，不想果應其言。」說罷，身邊取出柬帖，雙手送將過去。匡胤接在手中，拆開觀看，祇見那上面寫的是幾句七言詩兒，說道：

「枯井鋪裏宜早離，枯水井裏龍怎居。

遇鬼休把錢來賭，華山祇換一盤棋。

空送佳人千里路，香魂渺渺枉嗟吁。

路逢啞子與講話，恐惹愚民苦相持。

桃花山上有三宋，古寺禪林戰馬嘶。

五索州中休輕人，三磚兩瓦炮來飛。

貶卻城隍並土地，那時依舊在關西。

雁行重敘正相歡，水泛城垣禍怎離。

關東再與君推算，眼望陳橋兵變期。」

匡胤看了詩詞，半明半暗，一時不解其意，祇得收在囊中，開言叫道：「史兄乃是將門之子，在下未曾會面，多有簡慢。」史魁道：「公子休要謙詞，小人雖聽苗先生囑咐，一時恐惹人疑，不敢洩漏。公子日後興騰發跡，小人便來效勞輔助，望勿推辭。」匡胤笑道：「這些野道之言，史兄莫要信他。我們知己相逢，須當談心暢飲，乃是正理。」於是二人重整杯壺，開懷歡飲，彼此各把生平本事，互相剖露一番。時已酒深，遂即下樓。匡胤將鈔會訖，同出店門分別，兩下戀戀不捨，各自情深。史魁無奈何，祇得謝別，投往別處去了。後來在五索州匡胤有難，前來相救，得能會面。此是後話，按下不提。

單說匡胤別了史魁，心下想：「那柬帖卜的言語，起頭兩句，說的枯井舖、枯水井，畢竟是那地名不好，故此叫我不可久居。如今且往前面，尋個旅店安歇了，再作道理。」當下離了枯井舖，一路前行。正值暮秋天氣，金風陣陣，透體生涼，正是：雲飛送斷雁，月上淨疏林。匡胤獨步踽踽，不覺浩然嘆道：「我因一時性起，殺了女樂，拋親棄室，避難他方。幸遇大哥三弟，陌路相親，黃土坡前結義，木鈴關外分離，以致投親不遇，日暮途窮，海角天涯，令人增嘆。未知行蹤何定，歸著何期？」一路思想之間，不覺日已沉西，前不巴村，後不著店。舉眼一望，見那北山坡下，卻有許多房屋，中間設著一所廟宇，一般的東倒西歪，破敗不堪。即時緊行幾步，奔近前邊，見路旁有座石碑，隱隱的鑄著神鬼莊三個大字。匡胤心中暗想道：「此處是座村莊，怎的這般敗壞荒涼？不知遭了兵火，還是遇了饑荒？所以黎民逃散，房舍凋零。」復又走至廟門前，看那匾額寫著神鬼天齊廟。匡胤不覺發笑道：「那座廟裏沒有神，那座廟裏沒有鬼！這莊既叫神鬼莊，為何這廟也叫神鬼廟，這個名兒倒也希罕。」移步進了廟門，看那兩邊的鐘鼓二樓，俱已坍塌，牆垣椽桷，零落崩殘。又進了二門，仔細看時，祇見那泥塑的從人，身體都是不全，千里眼少了一腳，順風耳缺了半身，兩廊配殿，坍塌不堪，殿下丹墀，草叢遍地。將身上殿，見那正中間供著一位天齊神聖，金光剝落，遍體塵埃，香霧虛無，滿空蛛網。那左右威靈橫臥，東西鬼判斜倚。真個荒涼淒楚，易動人懷。

匡胤點頭嘆想道：「似此景象，莫說為人興衰有數，就是神聖庇佑十方，也有個艱難時候。果然陰陽一理，成敗皆然，真為可嘆！」傷感之間，早已星斗當空，黃昏時際。匡胤走至供桌前，作下一揖，朝上說道：「神聖，我趙匡胤投奔關西，祇因錯過宿頭，特到尊廟打攪一宵。後有寸進，自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說罷，往階前扯些亂草，將供桌上灰塵重重抹去。放下行李，將身跳上，枕著包裹，和衣而睡，不覺的呼呼睡著，鼻息如雷。正是：

一覺放開心地穩，夢魂遙望故鄉飛。

匡胤睡在供桌之上，雖然行路辛苦，身體困倦，怎奈此時正當暮秋天氣，寒風栗烈，直透肌膚，睡未片時，忽而驚醒。翻身定性了一回，耳邊忽聞嘩嘩啦啦，呼么喝六之聲，恁的鬧熱。匡胤想道：「這冷廟之中，怎的有人賭博，聽這聲響，卻也不遠，值此天氣寒冷，料也睡臥不著，何不走往前去，看玩一番，聊為消遣。」主意定了，跳下桌子，手提行李，出了大殿，順著響處，一路行去，望見西北角上，隱隱露出燈光。緊步上前一看，原來在側首一間配殿裏耍錢。匡胤一時心癢，咳嗽一聲，祇聽得裏邊有人說道：「兄弟們，我們趁此把場具收拾了罷，你聽外面有人來了。」一個道：「果然，我們收罷，這來的人兒有些不好。」又一個道：「不要收，不要收，我們正要等他進來，討個著落，好待出頭，怕他怎麼？」匡胤不管好歹，兩三步走進了殿門，祇見殿上有五個人席地而坐，輪流擲色，賭做輸贏，那上面坐著一個紗帽圓領的抽頭監賭。

匡胤暗自詫異道：「怎麼做官的也在這裏設賭，濫取匪財？卻不道蕩廢官箴，作法自弊。我如今也不要管他，且自當場隨喜片時，有何妨礙？」即時說道：「列位長兄，恁般興致，小弟也來一敘何如？」那五個答道：「使得，使得。」即便擠了一個空兒，讓匡胤坐下。將包裹放在身旁，叫道：「列位，我們既做輸贏，不知賭銀子，還是賭錢？」那上面抽頭的官兒答道：「我們銀錢盡有，好漢祇管放心注馬便了，倘遇輸贏，我自開發。」匡胤滿心歡喜，告過了么，就把骰子抓將起來要擲。下邊的幾家，買上了七八大注。那匡胤擲下盆中，卻是個順水魚兒，開先到底，三七共該輸了二兩一錢。心中不捨，並一並人家，擲了個黑十七，又輸了三注。此時放頭的風快，再不雜手。匡胤輸得心焦，正在發躁，祇見頭家說道：「且住，我們擲了多時，把這輸贏結一結帳，開發了再擲。」匡胤便將注馬點算，共輸了三十三兩六錢。隨即解開包裹，把銀子稱出，每錠計重五兩，共開發了六錠，欠下三兩六錢。那放頭的說道：「好漢既然開發，何不一總兒歸清？不如再發出一錠，待下回退算何如？」匡胤依言，復又取出一錠，交與頭家。當場又告了么，重新又擲。此回輪該上家先擲，匡胤卻把骰子抓在手中，說道：「是我擲的下注，倒買一盆罷。」下邊的即便買上兩大錠。當時匡胤舉手擲下，指望開快滿贏，不期那骰子在盆中滴溜溜的旋了一回，先望四個二，然後又是兩個么。

那上家正要掠起骰子來擲，那匡胤輸得急了，一心要賴，將手攔住。那上家說道：「你擲的是一果頭兒，理該我擲，為何把我攔住？」匡胤道：「我擲了這個大塊，你為甚又擲？」那人道：「五個一色，六個一色，方算得大快。你擲的是四個二，兩個么，名為果頭名色，非又非快，為甚不許我擲？」匡胤微微冷笑道：「你們雖會賭錢，卻沒經過陣場，連那名色兒都不認得，還賭甚錢？」那人道：「你又來了，這的骰子有甚名色，反說我不認得。」匡胤道：「原來你們果不識得。我這骰子，名為果快，又為巧色，待我把這骰子的名色逐項兒說與你們，方纔知道：

「若擲四個六，一個四，一個二，名為錦裙襪。有么有五，名叫脫爪龍，又叫蓬頭鬼。若兩個三，名為雙龍入海。若擲四個五，一個么，一個四，名為合著油瓶蓋。有二有三，名叫劈破蓮蓬。若擲四個四，兩個二，名為火燒隔子眼。有么有三，名為雁銜火內丹。若擲四個三，一個二，一個么，名為折足雁。若擲四個二，兩個么，名為孩兒十。

這些名色，都是有贏無輸的大快。我擲的便是孩兒十，已是贏了，你何為又擲？」那人聽了，祇是不依，彼此爭嚷不休。那頭家說道：「老二，你也不必爭嚷，這好漢說來，句句都是有理，這一盆算你輸了罷。你們打上注，重新再擲，便見高下。」匡胤聽了大喜，遂又打上了十錠注馬，抓起骰子又擲。那下家也便買上三錠。匡胤擲下看時，卻是三個

六，兩個二，一個么。下家說道：「如今真也輸了，卻沒得說。」伸手過來要取注馬。匡胤將手擋住，道：「今番原是我贏，你不將銀子配我注馬，反來強取，是何道理？」下家發急道：「你擲的是四臭，怎麼倒說是贏？」匡胤哈哈大笑道：「我說你們果是沒經過陣場，名色不知，強來與我戲賭。我且再把這骰子明白說與你聽，方纔信我。凡係四點六點七點為叉，祇有這個五點稱為奪子。我擲的是個四開大快，如何不算我贏？」那頭家聽了，又說道：「老五，你賴他不過，也不必說了，叫他打上了銀子，你便再擲。」匡胤聞言，暗暗歡喜，即便打上了十二錠銀子，舉手又擲。

看官們明理骰子的，果不必細說，但說書的不得不歷舉名色，略為指陳，雖非妄憑臆見，牽扯荒唐，然從古相沿，亦非無據，不過依樣葫蘆，道聽途說而已。相聞傳流的六個骰子，辨別輸贏。以五子一色，六個全色，名為大快。其餘除了三同不算，那三個十點以上者為贏，十點以下者為輸。還有對子么二三，名為順水魚，也算為輸。凡五點奪子，四果巧快，古時並作輸論。祇因趙太祖少遊關西，遇賭輸急了，強爭贏注，所以傳到如今，那天下人都算為快。閑話表過不提。

祇說匡胤又打上了注馬，抓起骰子又擲，下邊的又打上幾注。匡胤擲了三個四，三個六，名為鴛鴦被，四六加開，贏了七注。又打上了這一家，共有二十一錠，下家又要出注。匡胤把骰盆一推，說道：「會耍不會揭，必定是死血，你們要賭，算結了再賭。」一家贏三家，共贏了五十三錠。那輸家有銀子的歸了銀子，沒有的把錢準抵，每錠該作錢五貫，一時間銀錢堆滿，匡胤見了，心中暗自歡喜，正是合著那古語二句，說道：

贏來三隻眼，輸去一團糟。

匡胤贏得性起，那裏肯住，重新又告了么兒又擲。那五家一齊下注，叫聲：「好漢，若有造化，這一擲兒贏了我五家，若沒有造化，輸了，便是我們五家贏你一家。說過了的，你我都不得悔賴，你可願也不願？」匡胤道：「你們既有此心，祇管下注，我便一齊都擲。」說罷，抓起骰子，向那盆中嘩啦的一聲擲將下去。祇見先望了三個四，那三個卻又滾了一回，滾出了一個二，兩個么，這名兒喚做呲牙紅臭。匡胤擲了這一盆，心下著急，想道：「他五家一齊贏了，我那裏有這許多銀子開發！輸去財帛不甚打緊，祇是弱了江湖走闖之名，日後有何面目，再與天下人說長道短。我如今不如咬定牙，祇得硬賴，胡亂兒顧了目前名目，再做道理。」想定主意，故意拍掌，呵呵大笑道：「這一盆骰子擲得爽利，真是難得，纔算贏得快活。」那五家聽說，都發惱起來，把骰盆攔住問道：「你擲的是呲牙臭，怎麼反說是贏？方纔五點兒臭，被你賴去。這四點兒臭，又稱他奪子不成？」匡胤道：「你們總沒經過陣場，別的名兒不識，連這踩遍奪子也不認得，還要在此耍錢。」便把骰盆推開，就去搶錢，這五家兒那個肯依，哄的一聲，齊齊跳起身來，攔攔擦擦，便有爭嚷之意。這正是：

運蹇人逢鬼，時衰鬼弄人。

匡胤一見，雙眉倒豎，二目睜圓，開口罵道：「小輩囚徒！你可去汴梁城中打聽打聽，我趙匡胤不是慈悲主顧，軟弱娃兒，憑你甚麼所在，輸了不給，贏了要錢，賭場中誰敢不讓我三分！勾欄院一十八口御樂，祇供我劍上一時之快。銷金橋私稅的土棍，一家兒也在我掌上捐生。希罕你關西這一伙兒野民，值得甚事？」說罷，掄拳便打。那五家兒一齊嚷道：「我們從來在此賭錢，並不曾遇著你這等賴皮，贏了要錢，輸了便賴，還要想搶我們的銀錢，你這賴皮，怎肯饒你？」亦便動手亂打。

彼此正在喧鬧，祇見那上面的頭家立起身來，一聲喝道：「你們也忒覺性躁了些，全然不諳事體，他乃宋家的領袖，怎可動手？你等兩下也不必廝爭，吾有主意與你們和解。」祇因有此一番舉動，有分教——目前來那氣侵擾之災，身後定不入版圖之地。正是：

饒君大任非常士，難免旁求虛引端。

畢竟頭家有甚主意，且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褚玄師求丹療病 陳搏祖設棋輸贏

詞曰：

寂寥村廟夜偏長，角技陶情待曙光。身染浮災扶不起，黃冠，暗濟丹藥有餘香。恍入瑤臺觀不盡，仙鄉，掀懷博奕較誰強。彷徨一著爭先失，須降，到此惟教笑滿場。

右調《定風波》

話說那頭家見匡胤與五人爭論輸贏，各相混打，即忙立起身來，把五人喝住，不許動手，便將好言相勸匡胤道：「方纔四果頭賴做巧兒，五點臭爭是奪子，也便罷了。這呲牙臭委是好漢真輸，再無勉強，論理，該把銀錢照注給付他們，纔是正道，何必怒鬧相爭？如或好漢銀錢不足，祇把一半兒分依他們，也便沒得說了，直恁逼了不成？」匡胤喝道：「你頭家祇顧抽頭肥己罷了，誰要你出頭多嘴，判斷輸贏？你便幫著自己伙伴，欺侮外人，將這軟款話兒說我，想望打發他們。實對你說，要我趙匡胤分毫給付，萬萬不能，祇等我的日後重孫兒手內，纔有你們的份哩。」那頭家說道：「是了，既是好漢有了日期，便是親降綸音，再無更變。你們各奔前程去罷，待後期到，纔可取償。」說了這一句，祇聽得遠遠的山雞遍唱，曙色初光。匡胤還待開言，忽聽一聲呼哨，那殿上的六人，轉眼間俱都不見了。四下張望，杳無影跡，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一陣昏迷，倒在塵埃，沉睡去了。

且說這賭錢的，乃是五個魑魅惡鬼。這抽頭的，乃是監察判官。因符上天垂象，該應這五鬼託生混世，因此來至天齊廟，與這監察判官做了一路神祇，常常裏作福作威，攪得這村莊上家家都怕，戶戶不寧。那眾人就把這莊稱為神鬼莊，又把這廟也稱為神鬼天齊廟。後來攪擾得晝夜不堪，人人無可存身，祇得四散而去，祇剩下空空莊子。那五鬼與這



判官等候太祖龍駕到來，他便設局引誘，要求封號。不期太祖說了重孫兒身上，這五鬼即當奉了御旨，各自散去。後來徽宗皇帝便是太祖的重孫，將半壁的天下與大金佔去，就應在五鬼轉世託生——一個是粘沒喝，一個是二蟒牛，一個是金大賴，一個是婁室，一個是哈迷痴。那監察判官轉生秦檜。一邊外來侵削，一邊內託議和，遂把大宋江山分了南北，皆因太祖今日賭錢之過。此是後話，不必贅提。

且說匡胤當時昏倒在地，直至日上三竿，方纔漸漸甦醒。把眼一睜，祇覺得渾身作痛，腦袋發眩。慢慢的將身立起，舉眼看那上面，塑著一位判官，旁邊塑著五個小鬼，都是一般的凶惡之相。又見金銀紙錢鋪滿一地，紙糊設盆丟在一旁。匡胤看了，甚是驚駭，暗暗想道：「可煞作怪，難道昨晚賭錢，就是這五個惡鬼，抽頭的敢是這個判官。」留神細瞧，越看越像。忽然想起苗光義柬帖上的言語，說遇鬼休把錢來賭，今日看將起來，果應其言，苗光義的陰陽都已有準。思思想想，害怕起來。又見輸的七錠原銀，尚在地下，即便拾將起來，藏入包裹，背上行囊，離了天齊廟，竟望關西路徑而走。

一路行來，祇覺得渾身冷汗，遍體發燒，頭重眼昏，心神恍惚。走一步挨著一步，行一程盼著一程，強打精神往前行走。祇見前面一座高山，甚是險峻，但見：

層巒疊嶂，峻石危峰。陡絕的是峭壁懸崖，逶迤的乃巖流澗脈。蒼翳樹色，一灣未了一灣迎。潺驟泉聲，幾派欲殘幾派起。青黃赤白黑，點綴出嫩葉枯枝。角徵羽宮商，唱和那驚湍細滴。時看雲霧鎖山腰，端為插天的高峻。常覺風雷起巖足，須知絕地的深幽。雨過翠微，數不盡青螺萬點，日搖蘋蓳，錯認做王島頻移。

當下匡胤掙扎前行，來至山腳之下，見有一座叢林，那山門上鑄著神丹觀三字，緊步奔將進去。剛到了正殿，祇見裏邊走出一位道者來，見了匡胤，上下觀看了一回，說道：「君子，你貴體受了鬼邪之氣了，這病染得不輕，雖無大患，終有啾唧之虞。且請到後面臥室歇息。」遂將匡胤領至後邊，用手指道：「君子，你可就在這臥榻上，權且安歇。貧道往一個所在，去取了丹藥，少時就來。」說罷，移步轉身，往外徜徉而去。匡胤走至臥榻之前，放下行李，眠在榻上，悠悠忽忽，昏迷不醒。

且說這求丹的道者，出了山門，緣著山腳，層層的步上山去。這山果是高峻，恁般層疊，乃是天下最有名的，屬於陝西華陰縣管轄，名為西岳華山。山上有個仙洞，名叫希夷洞。洞中有一位得道的仙翁，姓陳名搏，道號希夷老祖。這位老祖得龍蟄之法，在睡中得道，所以一生最善於睡。能知過去未來一切興廢之事。這神丹觀的道者就是徒弟，姓褚名玄，也有半仙之體，因此老祖令他在山下觀內，一來焚修香火，二來等候匡胤。當時褚玄進洞，來見老祖，禮拜已畢。老祖問道：「你不在觀內焚修，今來見我，有何事體？」褚玄稟道：「啟上我師，今早觀中來了一個紅臉的壯士，身帶微災，行步恍惚。弟子細看此人，相極尊貴，無奈著了鬼邪之氣，現在昏沉，理當相救。故此求取仙丹，望老師慈悲憫賜。」那老祖聽了此言，拍手大笑道：「好了，好了，香孩兒可也來了。今既在你觀中，身帶浮疾，貧道理當救之。你且隨我進來。」那褚玄跟至丹房，祇見老祖取過葫蘆，傾去了蓋，倒出一粒金丹，托在手中，遞與褚玄，說道：「徒弟，你將此丹回去，祇用井水一鍾，將藥研化，灌入口中，便能即愈。待他將養幾日，神完氣足之後，休叫放他去，可引來見我。須要如此如此，我自說話。」

褚玄領命，答應一聲，出了洞府，下了高山，來至觀中。即著童兒去取井水一鍾，再取一根筷子。童兒不敢遲誤，登時把二物取至跟前，一齊來至臥室之內，見那匡胤兀是昏沉不醒，如醉臥一般。褚玄將丹藥如法調和。師徒二人，把匡胤攙將起來，用筷子撬開牙關，將丹藥慢慢的灌將下去，仍復睡好。那藥透入三關，行遍七竅，須臾之間，祇聽得腹中作響，口內呻吟。復又半盞茶時，匡胤漸漸醒來，口內連叫：「好睡。」張眼一看，見面前立著一位道人，一個童子，心下不知所以，疾忙問道：「敢問道長何來？此處是何所在？不知在下怎的到此，望乞指教。」褚玄道：「此處乃是西岳華山，這裏稱為神丹觀。今早君子帶病降臨，貧道細觀貴恙，受了鬼邪之氣，十分沉重，為此特往家師洞中求取丹藥，療治浮災，今得安愈，誠可慶也。不識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曾在哪裏經過，遇此鬼邪，敢望一一指示。」匡胤聽了褚玄醫病等語，即時跨下榻來，施禮稱謝。褚玄慌忙答禮道：「貴體尚在虛弱，何必拘禮？」彼此分賓坐下。匡胤遂把鄉貫姓名避災遇鬼，及賭錢爭毆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褚玄道：「原來就是趙公子，久仰大名，失敬失敬。公子方纔說的那神鬼莊，真乃一個凶險去處。當初原有人家居住，因為天齊廟內出了這五個惡鬼，初時還到天晚出來，後來漸漸白日現形，把這些百姓攪擾得老少害怕，坐臥不安，祇得各各分離四散，所以此莊無人居住。虧殺了公子住這一晚，若非大福之人，恐怕性命難保。今公子逢凶化吉，貧道不勝之喜也。」匡胤道：「實賴仙長扶持，感恩銘刻。但不知仙長貴姓尊名？令師是何道號？」褚玄道：「貧道姓褚名元，就在這神丹觀內焚修香火。家師道號希夷，就在山上居住，善能相法，不爽窮通。待貴體全安，貧道意欲相屈上山，與家師一會，不知尊意如何？」匡胤道：「若得仙長引領上山，參見了尊師，倘蒙道心不吝，指示迷途，便是仙長所賜，在下之萬幸也。」

兩下談論了一回，就有童兒送過香茗，賓主各飲畢。褚玄分付童兒備飯。那童兒登時把飯收拾進來，擺在桌上。祇見那擺的肴饌，祇用四品素食，甚是潔淨，又因匡胤病體初痊，祇用稀粥。二人用過之後，纔便撤去。自此，褚玄把匡胤留在觀中，調和保養，不上幾日，匡胤精神康健，復舊如初。

這日邀了褚玄，一齊出了山門，緩步上山來。四下觀看，真的好一派山景，但見：

麋鹿銜花，猿猴獻果。樵子擔柴歌唱徹，童兒煉藥火功深。

匡胤正看之間，耳邊忽聽下棋之聲，抬頭一望，祇見遠遠的山洞之前，坐著兩個老者下棋消遣。匡胤見了，滿心歡喜，叫聲：「仙長，你看那邊山人下棋，真乃幽閑樂趣，千古高風，我們趁今天色尚早，且去觀玩片時，然後參謁尊師，諒亦未晚。」褚玄道：「使得，貧道自當相陪。」二人緩步而行，須臾來至洞前。祇見那洞前松柏參天，遮遍了日色。這兩個老者倚松靠石，對面而坐，居中卻有一座白石臺，臺上擺著一個白玉石的棋盤，上面列著三十二個白玉石的棋子，一邊鑄著紅字，一邊鑄著黑字，正在那裏各爭高下，共賭輸贏的對奕。匡胤悄悄兒站在使黑棋的老者背後，暗暗觀看。祇見那使紅棋的老者用了個捨車取將之勢，把這紅車放在黑馬口裏，哄他來吃。那黑棋的老者正待走馬吃車，匡胤在背後不覺失口，猛的說聲：「走不得！」那對面使紅棋的老者把匡胤一看，瞅了一瞅，低頭不語。這黑棋的老者聞

了匡胤之言，把馬按下不走，細細將滿盤打量一番，點頭會意，這紅車果然吃他不得。但自己若閃開了馬，又怕紅炮吃了象去，這個也是輪局，再無解救。復又謀擬了一回，忽然看出紅棋的破綻來了，他便不將馬去吃車，也不把馬動移，另將別著行走。不消幾著，反贏了紅棋。

那紅棋的老者輸了，側身往旁邊提出一隻布袋來，伸手取了兩錠金子，遞與贏棋的老者收了。從新擺整了棋，又下。那紅棋老者未曾起手，先開口說道：「那多嘴的，你看棋盤中間寫的是甚麼言語？」匡胤聽說，定睛望盤中一看，祇見那河界上兩邊，對寫著兩句道：

觀棋不語真君子，看著多言是小人。

匡胤起初看時，祇留心在棋上盤桓，所以不曾看到這兩句話兒。如今這老者輸了，未免略有愠心，祇把這兩句兒說明與他，免得再有多言饒舌之意。祇是從來的通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看官們於此，那位肯見輸不救，袖手旁觀？即或不致明言取怨，那牽衣咳嗽，暗打機關，種種薄行，在所不免也。閑話休提。

祇說匡胤當時見了盤上之詞，心下想道：「原來他們將金子兒角勝，並不空自消遣，這兩錠金子，非同小可，因我一言指點，贏棋反作輸棋，怎禁他嗔怪於我？他既怪我，不免待我再看看些破綻，也指點他一著，贏了轉來，便可準折了。」暗想之間，那兩個老者，重新又著。此盤該是黑先紅後。當下兩個各自布置起來，你一著，我一著，下到七八著上，祇見那使紅棋的老者，提炮要打黑卒。匡胤免不得又要多說了，道：「空打無益，且顧自家。」那紅棋的老者，纔把自己的棋勢細細一看，閃著一個雙馬臥槽的輪局，連忙放下了炮，挨那馬眼。

那黑棋的老者回頭把匡胤瞧了一瞧，開言說道：「紅面君子，你忒也不知見景了，難道沒有一個耳信的？請你不要多嘴，你偏要多嘴。既是這等高棋，敢來與我下三盤，纔算是個好漢子。」匡胤乃是天生的傲性，如何受得這樣言語？不覺微微冷笑道：「老者，你這等高大年紀，也覺得太傲了，怎麼就小視於我？我就與你下三盤，亦有何妨？」那紅棋的老者說道：「二位既要下棋，先要講定，不知是賭金子，還是賭些銀子？」匡胤道：「吾乃過路之人，那有真金，祇賭銀子罷。」這個老者說道：「既然祇賭銀子，我們可定了規，每盤必須彩銀五十兩。無欠無賴，方纔與你對弈。」匡胤聽言，祇認了這老者把銀兩來壓他，便應道：「就是五十兩一盤。」說罷，那老者讓匡胤是客，送過了紅棋。匡胤就在那紅棋的位中坐下。二人擺好了棋，紅先黑後，兩下起手而行。這使紅棋的老者翻著手，在旁觀看。祇見：

匡胤起手先上士，那邊老者就出車。

紅棋又走當頭炮，老者出馬把卒保。

匡胤使個轉腳馬，黑棋便用將來追。

你上卒來我飛象，紅家吃馬黑吞車。

演就梅花十八變，無窮奧妙少人知。

棋逢敵手難藏巧，兩下各自用心機。

老者捨車來取勝，匡胤入了騙局中。

祇因一著失了手，致使黑棋勝了紅。

頭一盤就被老者贏了，匡胤心中不服，說道：「這一盤，我和你賭一百兩。」老者道：「就是一百兩，難道我怕你不成？」從新又把棋來擺好，該是贏家先走。祇見這老者偏又走得變化，但見他：

不走馬來不發炮，先挺一卒在河邊。

匡胤那曉其中意，兩脅出車要佔先。

黑棋雙使連環馬，紅棋舉炮便相迎。

老者又把棋來變，變成二士入桃園。

車坐中心卒吃將，贏了紅棋第二盤。

匡胤一連輸了兩盤，心中發急，肚內尋思：「向在汴梁下棋，我為魁首，怎麼到了關西，便多失勢？輸去財帛，不過小事，弱了名聲，豈不被人談笑，這一盤，一定要與他相拼，把本兒翻了纔好。」想罷主意，開言說道：「老者，這一盤，我便和你相賭，把這兩盤的一百五十兩彩銀合併，你若再贏，我便照數給銀，我若贏了，把先前兩盤退去，你道何如？」老者笑了一笑道：「憑你甚麼法兒，我總不怕。依便依你，祇是還有一說，此一盤你若贏了還好，若是再輸，連前兩盤共是三百兩銀子，祇怕你拿不出來，那時不但費氣，祇恐還要討羞。」匡胤聽了這般言語，欲要發作，又是翻本的心盛，祇得忍氣吞聲，說道：「你這老者休得小視於我，我們既賭輸贏，祇管放心下去，何必多言？」那老者又道：「不然，我們空口說話，並無實據，此盤棋必須設立監局，方纔各無翻悔。」於是，就煩那使紅棋的老者在旁監局。此時褚玄也在旁觀，不敢言語。那老者又把棋兒擺好，纔要起手，忽又說道：「也罷，本該我贏家先走，如今讓你先行，使無別說。」匡胤聽言，滿心歡喜，忖道：「我今先著，難道又輸了不成？」遂加意當心，將棋布置。祇見他：

飄象先行保自宮，敵人仍把卒來衝。

紅棋提炮相照應，黑著空虛設局鬆。

匡胤運籌多實濟，互相吞并在盤中。

紅棋算盡能必勝，誰知此老計謀通。

重重祇把卒來走，逼近將軍用力攻。

著成四馬投唐勢，一卒成功贏了東。

這一盤，匡胤滿望成功，誰知又被老者贏去，祇氣得目瞪口呆，煙生火冒，思想道：「今日上山，卻不曾帶著財帛，這三百銀子，將甚麼給付與他？」左右尋思，並無計較，祇得說道：「老者，方纔這盤，本是我贏，被你錯走了一著，反叫屈我輸了，這卻空過了不算，要賭銀子，我們再著。」那老者聽了，變臉道：「你說甚的話兒，方纔你我對下，乃是明白交關，那個錯走？你却要賴，我便不肯與你賴。」匡胤道：「你委實屈我輸了，卻不肯再著，祇得把先前兩盤一齊退去。」那老者道：「你這話一發說得荒唐，全不似那堂堂男子，做事光明，直把別人認做孩童，由你哄騙。不瞞你說，我方纔實防你反覆，故此設立這監局的做證。你既輸了要賴，這監局設他何益？」匡胤聽言，正待回答，祇見那監局的在旁微微冷笑，叫聲：「紅臉的君子，古語道得好，說是好漢兒吃打不叫疼，又道願賭願輸。我們在此下棋，又非設局兒騙人財帛，這是君子自己心願，說定無更。既然輸了，該把彩銀發付，纔是正理，偏又費這許多強辯，希圖一賴。我們年老的人，風中之燭，又與你毆打不過，祇算把這項銀子救濟了窮民，布施了餓漢，做了一樁好事罷了。祇是可惜了君子，現放著軒昂的身兒，光彩的貌兒，頂了這不正之名，傳了那無行之諱，自己遺羞，還被別人笑話。」這監局的把這一篇不癢不疼的說話，說得匡胤無名高放，煙霧騰空。有分教：一三局殘棋，祇留得數行墨跡。一時義舉，卻消了幾處煙塵。正是：

片舌嚴於三尺劍，單身酷似萬人騎。

不知匡胤怎生發付，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賣華山千秋留跡 送京娘萬世英名

詞曰：

名山青翠如常路，要遊時，踰躡步。梵宮靜煉同雲臥，餐松飲露。泉壑煙霞，堪使行人慕。

祇為爭雄博幾度，一時負卻誰容怒。穩將山洞憑君臥，隱中相募。留跡昭彰，錯笑他人誤。

### 右調《青玉案》

話說趙匡胤在西岳華山，與那老者對下象棋，不想連輸了三盤，一時要賴，反被這監局的說了許多不癢不疼的話兒，祇氣得敢怒而不敢言，自知情虧理屈，難與爭強，祇得說道：「罷了，罷了！祇當我耍錢擲了個黑臭。你們也不必多言，待我下山到神丹觀內，把銀子取來打發，便也了帳。」老者道：「君子，你休要指東說西，我怎得知那裏是神丹觀？你若哄我走了，又不知你的姓名住處，叫我到那裏來尋？輸贏不離方寸，就在此間開發。」匡胤道：「也罷，就煩觀主代我去取。」一回頭不見了褚玄，左右瞧看，都也不見。此時走又走不脫，賴又賴不成，急得祇是搓手躑腳，無主無張。那老者登時發怒道：「我們在此下棋，誰要你來多嘴！又自逞能，強賭輸贏。既輸了三百銀子，故意裝憨不給，欲圖悔賴。若在別處，有人怕你，我這關西地面，卻數不著你。你既不肯給銀，倒不如磕了個頭，饒你走路，祇當買個雀兒放生。」這一句，罵得匡胤滿面羞慚，心中火冒，欲要動手，又恐被人知道，說我欺負年老之人，祇得把氣忍了下去。那監局的道：「紅面君子，我們下棋的輸贏，都是正氣。你既不帶財帛，或者有甚麼當頭，留下一件，然後你去取那銀子，免得爭持。」匡胤道：「你這老人家，也沒眼力，我乃過路之人，那有當頭？縱把渾身上下衣服與他，也不值三百兩銀子。」贏棋的老者道：「誰要你的衣服？憑你甚麼五爪龍袍，我老人家也不希罕。你家可有甚麼房產地土，寫下一樁與我，方纔依允。若沒有產業，或指一條大路，或將一座名山，立下一張賣契，也就算了。」匡胤聽了，心下想道：「常言說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長百歲。你看那一家有大山大路？偌大的年紀，原來是個痴子。待我混他一混。」說道：「老人家，你既要大山，我就把這座華山寫與你何如？」老者道：「我正要你這座華山，可快快寫來。」匡胤道：「紙筆不便，你去取來用用。」老者道：「誰有工夫去取紙筆，不論甚麼石頭，畫上幾句也就罷了。」匡胤聽了，又自暗笑：「真正是個痴人，石上畫了字跡，如何算得憑據？」遂瞧了一瞧，見面前有一塊峻壁危峰，上面倒也平正可畫，遂拾一塊石片，又問老者尊姓。老者道：「老朽姓陳。」匡胤便向石壁上畫道：

「東京趙匡胤，為因無錢使用，情願將華山一座，賣與陳姓，言定價銀三百兩。永遠為陳姓之業，並無租稅。恐後無憑，石山親筆賣契為證。」

匡胤把賣契劃完，那山神土地見真命天子把華山賣了，留下字跡，萬古千秋，誰敢不依？就把石上白路兒，登時的變了黑字，比那墨寫的更加光耀。此時匡胤祇當兒戲，不過哄騙權宜之計。誰知後來陳橋兵變，登了大寶，這華山地畝錢糧，並不上納分文。到了真宗之時，聞華山隱士陳搏乃有道之人，遣中使徵召進京，欲隆以爵祿。陳搏不應。真宗怒責之道：

「江山盡屬皇朝管，不許荒山老道眠。」

陳搏笑對中使道：

「江山原屬皇朝管，賣與荒山老道眠。」

遂引中使看了太祖的親筆賣契。中使祇得回朝覆旨。真宗聽知他是始祖賣的，不好屈他，祇得任他高臥。此是後話，表過不提。

祇說匡胤劃完賣契，仔細一看，初時原是白路兒，頃刻間變成了黑字，心下驚疑，把手中石片擲下。正要回頭與老者說話，舉眼見了褚玄，便問道：「仙長方纔那裏去了？」褚玄道：「因為走得口渴，往澗邊吃口泉水，致有失陪。」匡胤道：「不知令師在於何處？我們快去參過，便好下山。」褚玄把手指道：「這一位就是家師。」匡胤大驚道：「怎麼就是令師？小可幾乎錯過。」說罷，就要執了弟子之禮拜見。老者那裏肯依？遜了多時，原行賓主之禮。又與那監局的也敘過了禮。匡胤遂問老者名氏道號。那老者道：「貧道姓陳，名搏，別號希夷。不知賢君貴姓高名？」匡胤道：「愚下姓趙，名匡胤，表字元朗。」陳搏道：「原來就是東京的趙大公子，久仰英名，如雷貫耳，今日得見，三生有幸。方纔早知是公子，怎敢相對下棋？多有得罪，幸勿挂懷。那石上的字跡，使人觀見不雅，公子可擦去了，休要留下。」匡胤當真的走將過去擦磨，誰知越擦越黑，如印板印就的一般。那監局的老者道：「不必費力，留了在此，做個古跡兒罷。」匡胤祇當戲言，那裏曉得這話確確的應驗，那華山的字樣，至今隱隱依稀尚在。

當時匡胤叫聲：「仙翁，某聞令徒稱揚大法，相理推尊。愚下敢懇一觀，指點前程凶吉，則某不勝幸甚。」陳搏道：「休聽小徒之言，貧道那裏會得？我有一個道友，相法甚高，那邊來了。」匡胤回頭觀看，那兩個老者化一陣清風，忽然不見，祇見一張柬帖在地。匡胤拾起來細細觀看，祇見上面寫著的：

貧道陳搏書奉趙公子足下：適因清閑無事，特邀西岳華山仙翁，遣興下棋，本候行旌，乃希厚惠。不意三局幸勝，妄竊先聲，果承慨賜華山，稅糧不納，貧道穩坐安眠，叨光無盡，謝謝！因思愧無所報，妄擬指陳，細觀尊相，貴不可言，略俟數秋，登雲得路。惟時漢畢周興，雀兒終祚，陳橋始基，纔得天水興隆，燭影搖紅，便是火龍升運。俚言奉達，伏望詳參。

匡胤將柬帖反覆看了數遍，祇明白前半之言，後半不解其意。遂把帖兒藏在身邊，謂褚玄道：「令師真乃神仙，幸遇幸遇！祇是輸與三盤棋子，倒被令師暗笑。」褚玄道：「偶爾見負，老師何敢取笑？」說罷，遂與匡胤一齊下山。回至觀中，天色已晚，道童送上夜膳，二人用了，各自安歇。

次日，匡胤收拾行李要行。褚玄百般苦留道：「公子貴體尚未痊愈，不宜遠行，須再將養數天，再行未遲。」匡胤見褚玄誠意相留，祇得住下。不覺又過了數日，身體復舊如初。

這日，褚玄不在，獨坐無聊，繞殿遊觀，信步而行。來至後面，祇見是個冷靜所在，卻有一間小小殿宇，殿門深鎖，寂靜無人。匡胤前後觀玩了一回，正欲回身，忽聞殿內隱隱哭泣之聲，甚是淒楚。匡胤側耳細聽，乃是婦女聲音，心內暗想道：「這事有些蹊蹺，此處乃出家人的所在，緣何有這婦女藏匿在內？其中必有緣故。」方欲轉身，祇見褚玄回來。匡胤一見，火發心焦，氣沖沖問道：「這殿內鎖的是甚麼人？」褚玄見問，慌忙搖手道：「公子莫管閑事。」匡胤聽了，激得暴跳如雷，大聲喊道：「出家人清靜無為，紅塵不染，怎敢把女子藏匿，是何道理？」褚玄道：「貧道怎敢？自古僧俗不相關。總勸公子休要多事，免生後患。」匡胤一發大怒道：「爾既幹此不法之事，如何還這等掩耳盜鈴，欲要將我瞞過？我趙匡胤雖承你款留調養，祇算是個私恩小惠。今遇這等非禮之事，若不明究，非大丈夫之所為也。」

褚玄見匡胤這等怒發，量難隱瞞，祇得說道：「公子不必動怒，其中果有隱情，實不關本觀之事，容貧道告稟。此女乃是兩個有名的響馬——一個叫滿天飛張廣兒，一個叫做著地滾周進，不知從那裏擄來的，一月之前寄在此處，著令本觀與他看守，若有差遲，要把觀中殺個寸草不留。為此，貧道懼禍，祇得應承，望公子詳察。」匡胤道：「原來如此，那兩個響馬如今在於何處？」褚玄道：「他將女子寄放了，又往別處去勾當。」匡胤道：「我實不信你，那強人既擄此女，必定貪他幾分顏色，安有不姦不淫，寄放在此，竟自飄然長往之理？如今我也不與你多言，祇把殿門開了，喚那女子出來，待俺親自問他一個備細。」

褚玄無奈，祇得叫道童取鑰匙來，把殿門開了。那女子聽得開鎖聲響，祇認做強人進來，愈加啼哭。匡胤見殿門已開，一腳踏進裏邊，祇見那女子戰兢兢的躲在神道背後。匡胤舉目細觀，果然生得標緻：

眉掃春山，眼藏秋水。含愁含恨，猶如西子捧心。欲泣欲啼，卻似楊妃剪髮。窈窕丰神芍藥，鴻飛怎擬鷓鴣天。娉婷姿態輕盈，月宮罷舞霓裳曲。天生一種風流態，更使丹青描不成。

匡胤好言撫慰道：「俺不比那邪淫之輩，你休要驚慌，且過來把你的家鄉姓名，訴與我知，誰人引你到此，倘有不平，我與你解救。」那女子見匡胤如此問他，又見儀表不俗，心內知道是個好人，轉身下來，向著匡胤深深道了萬福。匡胤還禮畢。那女子臉帶淚痕，朱唇輕啟，問道：「尊官貴姓？」褚玄代答道：「此位乃是東京趙公子。」那女子道：「公子聽稟，奴家也姓趙，小字京娘，祖貫蒲州解梁縣小祥村居住，年方一十七歲。因隨父親來至西岳進還香願，路遭兩個響馬搶擄奴家，寄放此處。饒了父親回去。這兩個強人不知又往哪裏去了。」匡胤道：「怎麼搶了你，反又寄你在此？」京娘道：「奴家被擄之時，聽得那兩個強人互相爭奪。後來一個說道，我等豈可為這一個女子，傷了弟兄情義？不如殺了，免得爭執。那一個道，殺之豈不可惜，不如寄在神道觀內，我們再往別處找尋一個，湊成一雙，然後同日成親。兩個商議定了，去了一月，至今未回。」匡胤道：「觀中道士可來調戲麼？」京娘道：「在此月餘，並未見一人之面，可以通一線之生，終日封鎖在此。祇有強人丟下的這些乾糧充飢，奴家那有心情去吃？」言罷，不覺心懷悲慘，兩淚如珠。

匡胤見了，亦甚傷感，說道：「京娘，你既是良家女子，無端被人搶擄，幸未被他所污。今乃有緣遇我，我當教你重回故土，休得啼哭。」京娘道：「雖承公子美意，釋放奴家脫離虎口，奈家鄉有千里之遙，怎能到彼？這孤身弱

質，祇拼一死而已。奴家在此偷生，並非欲圖苟且，一則恐累了觀中的道士，二則空死無名，所以等這強人到來，然後殞命，怎肯失身以辱父母？」匡胤聽了，不勝贊嘆道：「救人須救徹，俺今不辭千里，送你回去便了。」京娘聽說，倒身下拜道：「若蒙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褚玄阻止道：「公子且住。你今日雖然一片熱心，救了此女，果是一時義舉，千古美談，但強人到來，問我等要人，叫我怎處？豈不連累了貧道？此事還該商議而行。」匡胤道：「道長放心，那強人不來便罷，若來問你要人，你祇說俺趙匡胤打開殿門，搶擄了去。他或不捨，到尋俺之時，叫他向蒲州一路尋來就是。倘或此去冤家路窄，遇見強人，叫他雙雙受死，也未可知。」褚玄道：「既如此，不知公子何日起程？」匡胤道：「祇在明日早行。」

褚玄遂命童治酒，與匡胤餞行。不多時，擺上酒筵。正待坐，祇見匡胤對京娘道：「小娘子，俺有一言相告，不知可否？」京娘道：「恩人有何分付，妾當領命。」匡胤道：「此處到蒲州，路途遙遠，非朝夕可至，一路上無可稱呼，旁觀不雅。俺欲借此酒席，與小娘子結為兄妹，方好同行。不知小娘子意下何如？」京娘道：「公子乃宦門貴人，奴家怎敢高扳？」褚玄道：「小娘子，既要同行，如此方妥，不必過謙。」京娘道：「既公子有此盛德，奴家祇得從命了。」遂向匡胤倒身下拜。匡胤頂禮相還。二人拜罷，京娘又拜謝了褚玄。褚玄另備一桌與京娘獨飲，自與匡胤對坐歡酌，直至更深方撤席。又讓臥房與京娘安宿，自己與匡胤在外同睡。一宵晚景休提。

次日天明，褚玄起來安備早飯，與匡胤京娘用了，又備了些乾糧路費。匡胤遂扮做客人模樣。京娘扮做村姑一般，頭戴一頂盤花雪帽，齊眉的遮了。將強人擄來寄放的馬揀了一匹，端上鞍轡，叫京娘騎坐。京娘謙遜道：「小妹有累恩兄，豈敢又佔尊坐？」匡胤道：「愚兄向來步行，不嫌跋涉，且得行止自如，賢妹不須推讓。」京娘不敢多煩，祇得乘坐。匡胤作謝，拜別了褚玄，負上行李，手執神煞棍棒，步行相隨，離了神丹觀，望蒲州一路進發。正是：

平空伸出拿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

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至汾州地界休縣外一個土崗之下，有一座小小店兒開在那裏。匡胤見天色將晚，前路荒涼，對京娘道：「賢妹，天色已暮，前途恐無宿店，不若在此權過一宵，明日早行何如？」京娘道：「任憑恩兄尊意。」匡胤遂扶京娘下馬，一齊進了店門。那店家接了進去，揀著一間潔淨房兒，安頓下了，整備晚膳進來用了。又將那馬牽至後槽喂料。匡胤叫京娘閉上房門先寢，自己帶了神煞棍棒，繞屋兒巡視了一回，約莫有二更光景，方纔往外廂房打開行李安睡。不覺東方發白，匡胤起來，催促店家安排早飯進來，兄妹二人飽餐已畢，算還了店錢。叫店家牽出了馬，扶京娘乘了，自己背了行李，執了神煞棍棒，離店前行。

約過十數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座松林，如火雲相似，十分峻惡。匡胤叫道：「賢妹，你看前面這林子，恁般去處，必有歹人潛匿。待為兄先行，倘遇賊人，須結果了他，方可前進。」京娘道：「恩兄須要仔細。」匡胤遂留下京娘在後，自己縱步前行。原來那赤松林內，就是著地滾周進屯扎在此，手下有四五十個嘍囉，四下望風，打劫客商，專候美色。這日有十數嘍囉正在內中東張西望，忽聽得林子外走得腳響，便往外一張，祇見一紅臉大漢，手提棍棒，闖進林來。慌忙尋了長槍，拿了短棍，鑽將出來，發聲喊，齊奔匡胤。匡胤知是強人，不問情由，舉棍便打。打了多時，早有五六個嘍囉墊了棍棒。餘的奔進林去，報知周進。那周進提了一根筆管槍，領了嘍囉，跑出林來，正與匡胤撞個滿懷。兩下裏各舉兵器，步戰相拼。約鬥二十餘合，那嘍囉見周進贏不得匡胤，便篩起鑼來，一齊上前圍住。匡胤全無懼怕，舉動神煞棍棒，如金龍罩體，玉蟒纏身，迎著棍，如秋葉翻風，近著身，似落花墜地，須臾之間，打得四星五散。那周進膽寒起來，槍法亂了，被匡胤一棍打倒。眾嘍囉見不是路，吶聲喊，多落荒亂跑。匡胤見那周進倒在塵埃，尚未氣絕，再復一棍，即便嗚呼。轉身又不見了京娘，急往四下找尋，見京娘又被一群嘍囉簇擁過赤松林去了。匡胤急忙趕上，大喝一聲：「毛賊休得無禮！」那嘍囉見匡胤追來，祇得棄了京娘，四散逃走。匡胤亦不追趕，叫道：「賢妹受驚了。」京娘道：「適纔這幾個嘍囉，內中有兩個像跟隨響馬到過神丹觀內的，認得我，到馬前說道，周大王正與客人交戰，料這客人鬥大王不過的，我們送你去張大王那裏罷。正在難以脫身，幸得恩兄前來相救。」匡胤道：「周進那廝已被俺剿除了。祇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京娘道：「祇願恩兄不遇著便好。」

原來張廣兒又在一座山頭屯扎，離此祇十數里之地，與周進分為兩處，專行劫掠，彼此照應，為犄角之勢，倘有美貌女子，搶來湊成一對，好兩下成親。且說那逃走的嘍囉飛奔到山上，報與張廣兒道：「大王，不好了！那神丹觀內寄放的女子，被一個紅臉大漢挾著同行。方纔到赤松林經過，被周大王阻住，與這大漢交戰。小的們又搶了那女子，不道那大漢趕來，小的們祇得走來報知大王。」張廣兒道：「如今周大王在那裏？」嘍囉道：「小的們搶那女子時，周大王正與那大漢交戰，如今不知在那裏。」張廣兒聽說，即忙帶了雙刀，飛身上馬，跟了數十個嘍囉，拍馬加鞭，如飛的趕來。

卻說匡胤正同京娘行走，已有十數里，祇聽得後面吶喊而來，匡胤回頭一看，正見賊人帶領嘍囉趕來切近。匡胤料是張廣兒，連忙手持神煞棍棒，迎將轉去，大喝一聲：「強賊看棍！」張廣兒舞雙刀來鬥匡胤。匡胤騰步到那空闊去處，與廣兒交戰。兩個鬥了十餘合，匡胤賣個破綻，讓張廣兒一刀砍來，即便將身躲過，回手一棍，正中左手。廣兒負痛，失刀於地，回馬便走。匡胤奮步趕來，看看較近，手起棍落，把張廣兒打於馬下。可憐有名的兩個響馬，雙雙死於一日之內。正是：

三魂渺渺滿天飛，七魄悠悠著地滾。

眾嘍囉見大王已死，發聲喊，卻待要走，匡胤大喝一聲，飛身趕上。有分教——知恩女子，欲酬大德於生前。秉義丈夫，不愧英名於身後。正是：

勛業止完方寸事，聲名自在宇中流。

畢竟嘍囉怎的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荒山險嶺多盜跖，阻隔行人掠美色。

壯士遇之心不平，寶劍一揮頸瀝血。

受恩思欲報深恩，幾遍欲言心未寧。

一朝訴出衷懷事，引得英雄性火烈。

蜀中當壚卓文君，至今猶見詩人說。

三原紅拂有誰稱，曖昧遺羞何足貴？

睹此餘生終不失，惟有黃昏相感泣。

話說張廣兒領了嘍囉趕來，思想要奪京娘，誰知反被趙匡胤打死。那眾嘍囉正要逃走，卻被匡胤喝住，說道：「爾等休得驚慌，俺乃東京趙大郎便是，自與賊人張廣兒周進有讎，今已被俺除了，與爾等無干。」眾嘍囉聽說，一齊棄了刀槍，拜倒在地。匡胤分付道：「爾等從今以後，須當棄邪歸正，不可仍是為非。倘不聽俺的言語，後日相逢，都是死數，爾等各自去罷。」眾嘍囉聽了分付，磕了一個頭，爬起身來，俱各四散的去。匡胤收拾要行，早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遠遠望見前面有座客店，便同京娘趨行幾步，到了店門，扶著京娘下馬，一齊進店，把馬交與店家喂養，進了客房，店家整備晚膳進來，兄妹二人吃了一餐，各自安寢。

且說京娘想起匡胤之恩，無以為報，暗自尋思道：「想當初紅拂本一樂女，尚能選擇英雄，況我受恩之下，捨了這個豪傑，日後終身，那個可許？欲要自薦，又覺含羞，一時難以啟口，若待不說，等他自已開口，他乃是個直性漢子，那知我一片報德之心。」左思右想，一夜不能合眼。不覺五更雞鳴，匡胤起身，整馬要行。京娘悶悶不悅，祇得起身，出門而行，乃心生一計，一路上祇推腹痛，幾遍要出恭，匡胤扶他下馬，又攙他上馬，京娘將身偎倚，萬種風流。夜宿之時，又嫌寒憎熱，央著匡胤減被添衾。這軟玉溫香，豈無動情之處？匡胤乃生性耿直，盡心服侍，不以為嫌。

又行了三四日，已過曲沃地方，一路上又除了許多毛賊，約計程途，祇有三百里之間。其夜宿於荒村，京娘心中又想到：「如今將次到家了，祇顧害羞不說，豈不錯過機會，若到了家中，便已罷休，悔之何及？」滿腹躊躇，不覺長吁短嘆，流淚憑几。匡胤在外廂聽了，不知所以，即慌進來問道：「賢妹，此時夜已深了，因何未睡？你滿眼流淚，有何事故？」京娘道：「小妹有一心腹之言，難以啟齒，故此不樂。」匡胤道：「兄妹之間，有何嫌疑，但說不妨。」京娘道：「小妹係深閨弱質，從未出門，因隨父進香，誤陷賊人之手。幸蒙恩人拔救，脫離苦海，千里步行，相送回鄉，又為小妹報雪深讎，絕其後患。此恩此德，沒世難忘。小妹常思無以報德，倘蒙恩人不嫌貌醜，收做鋪床疊被之人，使小妹少報涓埃，於心方安，不知恩兄允否？」匡胤聽了，呵呵大笑道：「賢妹之言差矣，俺與你萍水相逢，挺身相救，不過路見不平，少伸大義，豈以匪類之心，先存苟且？況彼此俱係同姓，理無為婚，兄妹相稱，豈容紊亂？這不經之言，休要污口。」京娘聽了此言，羞慚滿面，半晌無言。沉吟了一會，復又說道：「恩兄休怪小妹多言，小妹亦非淫巧苟賤之輩，因思弱體餘生，盡出恩兄所賜，此身之外，別無答報，不敢望與恩兄婚配，但得納為妾婢之分，服侍恩兄一日，死亦瞑目。」匡胤勃然變色道：「俺以汝為誤遭賊陷，故不辭跋涉，親送汝歸，豈知今日出此污蔑之言，待人以不肖！我趙匡胤乃頂天立地的男子，一生正直無私，倘使稍有異志，天神共鑒！爾若邪心不息，俺便撒手分離，不管閑事，那時你進退不得，莫怪俺有始無終。」匡胤言罷，聲色俱厲，唬得京娘半晌不敢開口，遂乃深深下拜，說道：「今日方見恩兄心事，炳若日星，嚴如霜露，凜不可犯。但小妹實非邪心相惑，乃欲以微軀報答大恩於萬一，故不惜羞恥，有是污言。既恩兄以小妹為嫡親骨肉，妾安敢不以恩兄之心為心？望恩兄恕罪。」匡胤方纔息怒，將手扶起京娘，道：「賢妹，非是俺膠柱鼓瑟，本為義氣所激，故此千里相送，今日若有私情，與那兩個強人何異？把從前一片真情，化為假意，豈不惹天下的豪傑恥笑？」京娘道：「恩兄高見，非尋常所比。妾今生不能補報，死當結草銜環。」兩個說話，直到天明。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匡胤，匡胤愈加憐惜京娘。看看到了蒲州，京娘雖知家在小祥村，卻不認得路徑，匡胤就問路行來。將到小祥村，京娘望見故鄉光景，好生傷感。

卻說趙員外自從進香失了京娘，將及兩月有餘，老夫妻每日相對啼哭。這日夜間，睡到三更時候，員外得其一夢，夢見一條赤龍，護著京娘，從東回到家中。員外一見大喜，接了女兒，安頓進去。看那赤龍，登時飛去。回至裏邊，忽又不見了女兒，四下尋覓，卻被門檻絆了一交，遂而驚醒。即時說與媽媽。媽媽道：「此乃你的記心，不足為信。」趙員外憶女之情，分外悲戚。至次日日午，忽莊客來報道：「小姐騎馬回來，後面有一紅臉大漢，手執棍棒跟隨而來，將次到門了。請員外出去。」員外聽報，唬得魂飛魄散，大聲叫道：「不好了！響馬來討嫁妝了。」說猶未了，京娘已進中堂，爹媽見了女兒，相持痛哭。哭罷，問其得回之故。京娘便把始末根由，細細說了一遍。又道：「恩人現在外邊，父親可出去延款，不可怠慢，他的性如火，須要小心。」趙員外聽了女兒之言，慌忙出堂，拜謝道：「若非恩人相救，我女必遭賊人之手，今生焉得重逢？」遂叫媽媽與女兒出來，一同拜謝。那員外有一個兒子，名喚文正，在莊上料理那農務之事，聽得妹子有一紅臉漢子送回，撇了眾人生活，三腳兩步，奔至家中，見了京娘，抱頭大哭，然後向匡胤拜謝。正是：

喜從天上至，恩向日邊來。



趙員外分付莊丁宰殺豬羊，大排筵席，款待匡胤。那媽媽同了京娘來至裏邊，悄悄 叫道：「我兒，我有一句言語問你，你不可害羞。」京娘道：「母親有何分付？」媽媽 道：「我兒，自古道男女授受不親。他是孤男，你是寡女，千里同行，豈無留情？雖公 子是個烈性漢子，沒有別情。但你乃深閨弱質，況年已及笄，豈不曉得知恩報恩？我觀 趙公子儀表非俗，後當大貴。你在路曾把終身許他過？不妨對我明言。況你尚未許人， 待我與你父親說知，把他招贅在家，與你結了百年姻事，你意若何？」京娘道：「母親 ，此事切不可提起，趙公子性如烈火，真正無私，與孩兒結為兄妹，視如嫡親姊妹，並 無戲言。今日到此，望爹媽留他在家，款待十日半月，少盡兒心。招親之言，斷斷不可 提起。」媽媽將京娘之言，述與員外。員外不以為然，微微笑道：「媽媽，這是女兒避 嫌之詞，你想人非草木，放著這英雄豪傑，豈無留戀之情？少刻席間，待我以言語動他 ，事必諧矣。」

不多一會，酒席完備。員外請匡胤坐於上席，老夫妻下席相陪，兒子京娘坐於旁席 。酒至數巡，菜過五味，員外離席，親自執壺把盞，滿斟一杯，送與匡胤道：「公子請 上此杯，老漢有一言奉告。」匡胤接過酒來，一飲而盡，說道：「不知員外有何見教， 願賜明言。」員外賠著笑臉道：「小女餘生，皆出恩公子所賜。老漢與拙荊商議，無以 為報，幸小女尚未適人，意欲獻與公子，為箕帚之婦，伏乞勿拒。」員外話未說完，匡 胤早已怒發，開言大罵道：「好一個不知事的老匹夫！俺本為義氣，故不憚千里之遙， 相送你女回家，反將這無禮不法的話兒侮辱於我，我若貪戀你女之色，路上早已成親， 何必至此？」說罷，將酒席踢翻，口中帶罵，跋步望外就走。趙員外唬得戰戰兢兢，兒 子媽媽都不敢言語。京娘心下甚是不安，急忙出席，扯住了匡胤衣襟道：「恩兄息怒， 且看小妹之面，請自坐下，小妹即當賠罪。」匡胤正當盛怒之下，還管甚麼兄妹之情， 一手撒脫京娘，提了行李，出了大門，也不去解馬，一直如飛的去了。有詩為證：

義氣相隨千里行，英雄豈肯徇私情？

席間片語來不合，疾似龍飛步不停。

京娘見匡胤不顧而去，哭倒在地。員外媽媽再三相勸，扶進了房中。京娘祇是啼哭 ，飲食不沾，心中想道：「虧了趙公子救得性命回鄉，不致失身於異地，爹媽反多猜疑 ，將他激怒而去。我這薄命，既不能托以終身，又不能別圖報答，空生何益？不如一死 ，倒得乾淨。」挨至更深，打聽爹娘都已睡了，即便解下腰間的白汗巾，懸梁自縊。正是：

可憐香閣千金女，化作南柯一夢人。

次日天明，員外夫婦起來，不見女兒出房。員外道：「媽媽，為何女兒這時還不出 房？」媽媽道：「想是女兒行路辛苦，此時還在熟睡哩。」員外道：「我實放心不下， 你可進去看看。」媽媽當真的推進京娘房內去看，年老之人，不辨東西南北，正望床上 去叫，不料頭兒一撞，可的撞在京娘身上。媽媽初時還祇道挂著甚麼，及至仔細一看 ，見是女兒，祇唬得：

魂向天邊飛舞，魄歸雲內逍遙。

當下媽媽叫喊起來，員外聽得，慌忙趕至房中，見了如此光景，與媽媽相對痛哭。免不 得買棺成殮，做些僧道功德，水陸道場，懺悔今生，博望來世。這些事情按下不提。

且說趙匡胤因趙員外一言不合，使性出門，一口氣竟走了十餘里路，看看天色晚了 ，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正在為難之際，忽然就地裏一陣陰風，覺得淒淒慘慘，冷氣逼 人，伸手不見指掌，恁般昏暗。此時心中惶惑，進退兩難。祇見前面隱隱的有人騎馬， 手執紅燈而走，閃閃爍爍，微有亮光。匡胤見了，滿心歡喜，欲要趕上同行。那燈光兒 可煞作怪，匡胤緊行，這燈光也是緊行，匡胤慢走，那燈光也使慢走，憑你行走得快， 總是趕他不上。心下甚是疑惑，即便開言叫聲：「前面的朋友，可慢一步，乞帶同行。」 祇見前面燈光停住，應聲答道：「妾非外人，乃是京娘。因父母不察，有負恩兄，以 致恩兄發怒出門，將這一片義心化為烏有。妾心甚為不安，祇得痛哭至晚，自縊而死。 但蒙恩兄千里送歸，得表貞白，妾無以為報，故此執燈前來，引道遠送一程，以表寸心 。所恨幽明路隔，不敢近前，祇得遠遠相照，望乞恩兄恕罪。」匡胤聽言，不勝駭嘆道 ：「據賢妹所言，輕生惜義，反是愚兄之故。但賢妹既已身亡，為何還會乘馬？」京娘 道：「好叫恩兄得知，此馬自蒙恩兄所賜，乘坐還家，今見恩兄已走，小妹已亡，此馬 悲嘶，亦不食而死。」匡胤聽了，甚為感嘆。因又說：「賢妹，你生死一心，足見貞節 。又蒙陰靈照護，盛德難忘。愚兄後有寸進，便當建立香祠，旌表節烈。」京娘稱謝不 已。說話之間，將及大明，祇見京娘還在前面，叫聲：「恩兄，天色將曉，小妹不能遠 送了。後會難期，前途保重。」說罷，隱隱痛哭而去。匡胤望不見了燈光，心下十分傷 慘，因思苗光義柬帖之詞說空送佳人千里路，如今果應其言。

正行間，祇見前面有座小山，山下有一所古廟，樹木蒼蒼，香煙杳絕。匡胤問及土 人，土人答道：「客官休問，快快走罷。」匡胤見說話蹊蹺，必要追問其故。土人道： 「此廟原係本處的社廟，因為近來出了一個妖怪，每夜出來害人，近村人家，盡都怕懼 ，各自遠移，因此叫客官快行。」匡胤聽了，大笑不止，道：「俺生平遍走天下，總不 信邪。既然此地有妖，俺又走得力乏，不免就在此廟安息一日，有何不可？」說罷，走 入廟中，坐在板上，打開包裹，吃了些乾糧，放翻身軀，呼呼熟睡，直至天晚，方纔醒 來。睜眼往外一瞧，祇見日色西沉，鳥雀歸宿。復往廟外四野觀望，並無宿店，祇得重 進廟來。又吃了些乾糧，將腰中鸞帶解下，晃成了神煞棍棒，執在手中，仍復坐下。心 中又記著京娘的事情，更加嘆息。將至二更，果見明風颯颯，冷氣淒淒，匡胤一時驚疑 起來。將身立起，定睛一看，那天光微亮，透進殿來，祇見神座下面，隱隱的盤著一條 大蛇，頭如笆斗，眼似燈光，口噴黑氣，甚覺腥羶。匡胤道：「原來是這個孽障 在此害 人，待我與這地方除了害罷。」舉起神煞棍棒，望了大蛇，喝聲：「著！」奮力打將過 去，有分教—仙棍騰挪，數載妖魔須就死。神威奮武，積年驕惡總成灰。正是：

事從閱歷奇方見，人極凶殘命必傾。

畢竟妖蛇除否，且看下回自知。

真命主戲醫啞子 宋金清驕設擂臺

詩曰：

掃盡浮翳世路清，行人相喚話衷情

天星本是文明質，地界偏來指點靈。

風景有殊多阻隔，山林無路被佔侵。

神威到處烽煙息，萬世猶令仰德欽。

話說趙匡胤因與趙員外一言不合，激怒出門，氣憤而行，錯過了宿頭，感得京娘陰靈兒執燈相送，因此又行了一夜。不期精神困憊，路逢古廟，將息了一日。至夜二更，果見廟有妖蛇，當時舉動了神煞棍棒，大喝一聲，望著蛇頭便打。那蛇看見匡胤打來，便昂起頭兒，一躡躲過，就望匡胤撲來，匡胤躲過，卻撲個空。匡胤提起棍棒，正要打下，祇見那蛇盤動身軀，驚得尾兒望匡胤鞭將過來，卻鞭不著。那蛇也便心慌，仍復昂起這斗大的頭兒，直撲將來。匡胤亂把身一閃，乘勢將棍一攬，不端不正，正中在七寸之間，那蛇痛極，已是半死。匡胤因黑夜微明，看不親切，祇把棍棒一陣亂打，祇打得不見動彈，然後住手。復又坐在板上，打盹片時，不覺村雞三唱，日色初升。匡胤醒來，將妖蛇一看，委的長大，甚是怕人。遂向壁上留詩四句云：

遍走關西數座州，妖蛇為害幾春秋。

神前棒落精神散，從此行人不用愁。

題罷，將神煞棍棒復為鸞帶，束在腰間，背上行囊，離了廟祠，望前行走。這日正行之間，祇見前面有所高大宅子，門首坐著一個老者，鬚髮蒼蒼，往來觀望，見了匡胤，離座欠身，滿面堆笑道：「君子，權且請留貴步，到舍下奉茶。」匡胤見是老者相留，不好違他，祇得同進大門，至廳上放下包裹，敘禮坐下。安童獻上茶果，彼此飲畢。匡胤開言問道：「老丈素未相識，今日見召，敢問有何見教？」那老者口稱一聲：「君子，老漢姓王，今交六十八歲，薄有些祖業莊子，這裏凍青莊人人稱我百萬。空有田園，吃虧了老年無子。為此往寺裏燒香許願，求子傳宗，五十六歲上，纔得生了一子，老漢以為大幸，可望承祧。誰知命薄，祇得了一個殘疾之兒，直至如今長了一十三歲，卻原來是個啞巴兒，並不會說話。老漢日夜心焦，無有法治。因於兩月之前，有個算命的先生在此經過，老漢請他推算啞兒。那先生姓苗，名光義，卻也算得古怪，他說啞巴兒，啞巴兒，今日不開口，他年宰相做公侯。叫我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在此等候一位紅面君子，他善治啞巴，可使能言。所以老漢誠心在此奉候，不想果應其言，遇著君子。若能治得小兒能言，老漢情願平分家業，決不食言。」

匡胤聽言，心下暗想道：「這苗光義雖然言言有準，句句皆靈，祇這一樁事情，便是荒唐無據了，世間諸病有醫，那見啞巴兒也可治得？況我又不知治法如何，怎的把這擔兒卸在我身上，我如今若說不會，卻又辜負了這老者一片誠心，不如將計就計，且含糊應他，哄過了此時，離了這裏，管他會說不會說？」主意定了，開言答道：「這啞巴兒在下雖然會治，祇看各人的造化何如，能言不能言，乃係定數，不可勉強。可請令郎出來一看，便知端的。」旁邊站著一個安童，即忙應道：「我家小相公正在書房內攻書哩。」匡胤道：「既是啞巴，怎麼會得攻書？」安童道：「別人是念書，我家這小相公乃是悟書，雖則整日不離書本，祇好空作想，應個名兒，叫他怎樣好讀？」那員外喝道：「狗才！誰要你多講，快去領小相公出來，好求這位君子醫治。」安童應聲去了。

去不多時，把啞巴兒領至廳前，朝上施禮，站立旁邊。匡胤舉眼看他，但見：

頭戴束髮包巾，齊眉垂髮。身著大紅道服，滿繡寒梅。襯衣鮮艷是鬆花，護領盤旋乃白色。齒白唇紅，面如滿月非凡相。眉清目秀，鼻如懸膽有規模。

匡胤看了，心下想道：「這樣一個好孩子，生得大有福相，可惜是個啞巴兒。他既然出來，待我胡念幾句，打發他進去，我便辭了，管他則甚？」遂問道：「令郎可有名麼？」員外道：「他學名叫做王曾。」匡胤道：「我這個治法，祇看各人的虔心，虔心若至，登時會言，若虔心不至，要等三年。」員外道：「老漢的虔心無所不至，祇把他治得講出話來，就是老漢的萬幸了。」匡胤即便用手把啞巴兒一指，口中念道：

「王曾又王曾，聰明伶俐人。

今日遇了我，說話賽銅鈴。」

匡胤祇當戲詞，權為搪塞之意，那知金口玉言，好不應驗，話纔說完，祇見王曾將身跪倒，口吐言詞，甚覺清亮，說道：「多謝指教，小子得開蒙混矣。」說罷，立起身來，又望著匡胤嘻嘻的笑了一聲，竟往裏邊去了。看官不知，王曾原是文星降世，數定如此。後來太祖得了天下，王曾得中三元。至太宗御極之時，做了當朝宰相，輔佐朝廷，調和鼎鼐。此是後話，不提。

祇說匡胤當時說了幾句言語，果見王曾開口起來，連自己也都不信，著實駭異。那員外在旁，見兒子說得出話，心中大喜，驚異如狂，上前拜謝道：「感蒙君子神術高妙，治好了小兒。老漢有言在先，願把家私平分，就請君子收納。」匡胤道：「老丈不必費心，令郎開口能言，一則是他天資固有，二則老丈世代積德之故，在下何能，敢行冒賜？」說罷，就要告別。員外怎肯放行，一把手執住，復請坐下。遂又問道：「適纔尚未拜問，不知君子尊姓大名，府居何處？」匡胤答道：「在下汴梁人氏，父親趙弘殷，官居都指揮之職。在下名喚匡胤，字元朗。」員外道：「原來是

位貴公子，老漢多有失敬，幸勿見罪。但公子既然恁般廉介，不受老漢微資，萬望屈駕在舍，盤桓數月，少盡老漢一點之心，然後行程，望勿再卻。」匡胤不好拂情，祇得住下，每日款待，豐盛異常，趨附之情，自不必說。時當秋末冬初，員外見匡胤寒衣未備，即忙分付家人叫了裁縫，做了幾套上好整潔的棉衣，送與匡胤禦寒加減。

其時就有村莊上的好事之人，你我相傳，聲聞遠近，都說王員外家來了一位會治啞巴的神仙，委實靈異，憑你說話不出的，一經他神治，便會開談。登時哄動了許多愚夫愚婦，不論著遠著近，是女是男，如鴉群蜂擁的一般，來到凍靑莊上，就把王員外家的大門團團圍住，一齊喧嚷起來，聲聲要請神仙出來，醫治啞巴。當有莊丁進內通報。匡胤祇得出來道：「列位休得羅皂。你們來得已不湊巧，我這治法本有定則，一年祇治得一個。若是有緣，明年再來相會。」眾人聽說，一齊亂嚷道：「你祇認有錢的，就肯醫治，我們窮人到此，就這等嫌貧憎苦，不肯好好兒醫治。同是一樣的人兒，卻兩般看待，理說不去，情上難容。」這個說著，那個就拾泥土亂丟，那個喧鬧，這個就把磚塊亂打。一時間鬧得匡胤無主，祇得往內就跑，緊緊的把大門閉上，也顧不得告辭員外，背了行李包裹，叫莊丁領路，悄悄出了後門，往前竟走。

又來到一個村莊，地名桃花莊，有座酒舖開在那裏，走將進去，叫店家取酒來飲。方纔坐下，祇見一個行客慌慌忙忙奔進店來，把桌子一拍，亂叫道：「打酒來，打酒來！不論熱的冷的，祇吃一壺，助助興頭，好去看打擂臺。」那店家慌忙取將酒來，擺在桌上。那人篩來便吃。匡胤聽說打擂臺三字，即忙問道：「請問朋友，這個擂臺是何人所立？不知在於何處？」那人一面喝酒，一面答道：「這座擂臺，就立在這裏桃花莊西首，乃是桃花山上的三個大王所立。」匡胤道：「那大王叫甚名字？他的武藝如何？」那人道：「這山上的三個大王，乃是一母所生的，大大王名喚宋金清，二大王宋金洪，三大王宋金輝。還有一個妹子，叫做宋金花，一般的本事高強，武藝出眾。聚齊了許多好漢，住這山上，做那英雄事業，霸踞一方，無人敢犯。因此山下擺設擂臺，每逢三六九之期，輪流下山，上臺比武。那臺上擺著許多金銀做彩，若是有人上臺打他一拳，贏他一錠金元寶，踢他一腳，贏他一個銀元寶，若是輸了，給他十倍。每每裏祇有輸於他的，再不見有人贏得。今日輪該大大王上臺，所以要去觀看。」說罷，會了錢，出店而去。

匡胤聽了，一時心癢，也祇吃了一壺，還了錢，出門往西而來。走不多路，祇見那邊有一座擂臺，四圍觀看的人如山似海，甚是鬧熱。祇見那臺上立著一條好漢，扎束得十分齊整，正在上面耀武揚威，對著下邊說道：「你們眾人中，可有有本事的麼？便請上來會俺，贏得俺時，金銀相送。怕給十倍的，休得上臺出醜。」話未了，早見匡胤分開眾人，一個飛腳，跳上臺來，大喝一聲：「小輩休得夸口，俺來也！」祇這一聲，把宋金清唬了一跳，眯著眼把匡胤一看，暗道：「好個紅臉漢子！」便道：「你這紅臉大漢，敢是要與俺比手麼？」匡胤叫道：「宋金清，聞得你大有本領，故此俺特備十倍金銀，前來會你。」說罷，放下包裹，脫去了袍服，擺了兩個架兒。那宋金清大怒道：「紅臉賊，怎敢道俺名字？」照著腿就是一腳。匡胤將身一閃，卻踢個空，就勢打個反背。宋金清用個泰山壓卵勢，望著匡胤打來。匡胤把身子一迎，故意失腳一滑，撲通的躺在臺埃。宋金清心中大喜，便使個餓虎撲食勢來抓匡胤。匡胤見他來得凶猛，就使個喜鵲登枝，將雙足對著宋金清的胸膛，用力一登，早把宋金清踢倒。即忙跳起身來，上前擒住，雙手拿住了宋金清的兩腿，提將起來，祇一扯，把宋金清的糞門劈開到小肚上，活活的分為兩半，望臺下丟了下來。那臺下有十二個徒弟，百十個嘍囉，大喊道：「休叫走了紅臉賊，快些拿住，與大大王報讎！」說罷，一齊舉動槍刀，圍住了擂臺，喊聲如雷，亂箭齊發。匡胤見勢頭不好，又沒避身之處，心中著慌，捨下了行李袍帶，跳下臺來，赤手搶拳，打開一條活路，往南疾走如飛。正是：

撒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匡胤正走之間，後面喊聲大舉，追趕上來，看看將近。怎奈寡不敵眾，難與爭鋒，祇是望前飛奔。正在危急之際，忽然布起一陣黑霧，迷天暗地，掩石遮林。那嘍囉失了路徑，又不見了匡胤，祇得回轉桃花山報信去了。

匡胤見大霧退了賊兵，心下稍定，慌忙奔趕前途。當時來至一山，正在行程，驀地裏刮起一陣大風，十分利害。風過處，忽聽呼的一聲，跳出一隻斑斕猛虎，張牙舞爪，擺尾搖頭，望著匡胤便撲。匡胤側身躲過。那虎撲了個空，轉身復又跳將過來。匡胤跳過一邊，說聲：「不好！前有猛虎阻路，後有賊寇來追，我命今番休矣！」正說著，那虎又把身兒弔轉過來。匡胤一時慌了，不將拳去抵敵，祇把眼兒往後一望，祇見路旁有一株大樹，邁步上前，扳住了樹身，爬將上去，坐在枝上，權為躲避。那虎卻又作怪，見匡胤走了上去，跳將起來，也便坐在樹下，把嘴向著那樹根兒，祇管去啃，看看的啃去了一半，那上面的樹枝兒就不住的搖晃起來。此時匡胤心中好不著急，說聲：「不好！這孽畜把樹啃去半邊，弔將下去，不是跌死，就是落在他口裏。」心中一急，衝破泥丸，現出一條真龍，在空中升騰旋繞。正是：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纔退賊兵，又逢虎厄。

不說匡胤有難。且說這座高山，名為困龍山。山上有一座古寺，名為蟄龍寺。那當家長老，法名曇雲，本是殘唐時的大將馬三鐵，曾做潼關總兵，後來棄職修行，住居此寺。寺中有五百名上堂僧眾，個個拳棒精通，都聽長老法紀。這日有兩個僧人要往澗中取水，走出山門，忽見樹林邊坐著一隻猛虎，擋住去路，連忙跑進寺中，至禪堂報知長老。那曇雲長老罵道：「這孽畜怎不在深山養靜，擅敢擾害生靈？」分付徒弟們：「跟我前去走走。」說罷，立起身來，取了一隻鐵胎弓，三枝連珠箭，領著大眾，出了山門，立在階沿石上觀看。果見那樹林邊一隻大蟲，在那裏啃樹，又見半空中現著一條赤鬚火龍。長老看了，微微冷笑道：「我這寺門乃清靜之地，豈容這兩個孽畜在此作耗？」左手彎弓，右手搭箭，正要射去，旁有一個徒弟叫道：「師父且慢。那樹枝上還坐著一人，這龍就是他頭上現出來的，想必是個妖怪。」長老聽了，定睛一看，果見一人在樹枝上坐著，心中想道：「必定這人遇著這虎，怕傷性命，因此爬在樹上，暫且躲避，等候人來救他。如今猛虎啃樹，他心下豈不著慌？一時害怕，故此迸開頂門，現出此物。此人有此奇徵，日後福分不小，待我出家人救他一命。」正是：

收起降龍意，又生伏虎心。

長老執定了弓箭，對著猛虎，正待放去，眾僧齊聲道：「師父不可。」長老道：「我要射虎救人，爾等緣何又說不可？」眾僧道：「師父，我們佛家弟子，慈悲為本，方便為心。方纔既不射龍，如今卻要傷虎，放了一個，害了一個，豈無偏見之心？」長老道：「依你們便怎樣？」眾僧道：「若依弟子們主意，且把大蟲轟去，救了樹上的人，兩下都不喪命，這便是慈悲之心了。」長老道：「說得有理。」放下了弓箭，就叫眾僧上前轟去大蟲。那眾僧齊聲吶喊，共力驅除，指望大蟲跑了去。誰知他任你呼喝，祇是不睬。長老道：「爾等退後，待我分付於他。」遂大聲喝道：「你這孽障，此地乃清淨法門，誰許你在此作耗？若不快走，叫你目下就要傾命。」長老方纔說完，那虎立起身來，望著長老看了一看，抖抖毛，竟是望深林裏去了。眾僧夸獎道：「終是師父法力無邊，祇幾句法語，就叫這畜生去了。」

那長老見虎已去，望上叫道：「樹上君子，那大蟲已去遠了，你要放心下來。」此時匡胤被虎唬慌，真元出現，正在閉目凝思，待其天命，故此眾人喧鬧，不曾相聞。及至長老到樹邊叫喚數聲，一如醍醐灌頂，便爾元神歸竅，清晰如初。開眼一看，果然猛虎已去，看見許多僧人，立在下邊，方纔放心溜下樹來。仔細一看，見那為首的老和尚生得清奇古怪，老耄雄偉，以下僧人，盡多壯麗。但見那老和尚：

雙眉似雪，兩鬢如霜。面猶蟹殼，猙獰不亞揭波那，目若朗星，潤澤無殊阿羅漢。毗盧帽整齊抹額，貌端端顯得佛相莊嚴，紅袈裟周正披身，氣昂昂露出英風凜冽。兩下門徒齊擁護，一如捧月眾星辰。

匡胤見長老這等丰神，不住的暗暗喝采。那長老也把匡胤細觀，見他面貌神威，隱隱君王之相，身材厚重，堂堂帝王之容。心下也是暗喜，滿面堆笑，開言問道：「不知君子尊姓大名，仙鄉何處？今日到此，有何貴幹？」匡胤答道：「承長老下問，在下家住汴京，乃殿前都指揮趙弘殷之子，名叫匡胤，表字元朗。因到關西投親，路過桃花山，見有強人賣弄，因一時不平，搗臺力劈宋金清。不期他手下人多，一時難以抵敵，得便逃走。來到寶山，又遇了猛虎，所以權在樹上躲避片時。正在危急，幸得長老相救，此乃死裏逃生，皆出長老德。」那長老聽說，滿心歡喜，說道：「原來就是趙公子，失敬了，請到裏面講話。」把手一拱，接進了匡胤，將山門閉上。

彼此來至禪堂，敘禮送茶已畢，匡胤問道：「請問長老法名，俗家何處？乞道其詳。」長老道：「老僧法名曇雲，又名佛瑞。俗姓馬，名三鐵。殘唐時曾為潼關總兵，與令尊有一面之交。後來因見國事日非，天心已去，棄職歸家，來至此處，出家修心養性，遠避俗緣。方纔打死的宋金清，乃是桃花山的大王，本寺的施主。公子一時豪舉，力劈此人，惹下滔天大禍。他還有二個兄弟，有萬夫之勇，一個妹子，有妖法之能，手下有許多徒弟，五千嘍兵。方纔沒有趕上，一定回山報信。他兄妹三人聞知大王被害，必來報讎。祇是眾寡不敵，如何是好？」

匡胤聽了大驚，心中想道：「我指望避禍，如今倒自投羅網了，原來他與賊人一黨，故此哄我進來，就把山門緊閉，心懷不測，必有鬼謀。我欲待打出山門，去尋生路，看這和尚年紀雖老，豪氣尚存，況有眾僧幫助，怎得出門？若待坐觀動靜，時刻提防，亦非自全之策。」左思右想，一籌莫展。忽又想道：「我如今誤入他門，料難出去，不如用一苦肉計，看他意向若何。」便道：「長老，那大王既是賣剎的施主，在下至此，諒無得生。可將我綁去，送上山寨，一則遂了他報讎之心，二則也見得長老的無量功德。望即施行，莫須故緩。」那長老聽了，笑容可掬，說道：「公子，你不必多心，休疑老僧有甚歹意。那宋家弟兄雖是我寺中施主，卻非心願，因老僧賤名難犯，故假布施之名，暗裏結交。老僧久欲驅除，因是無量可乘，且獨力難以大舉，故得養成銳氣，以至於今。況貧僧與令尊有一面之交，焉肯把公子獻與賊人？我想他此來，必定先到寺中搜檢，不如將計就計，我與公子並力同心，結果了這伙毛賊，與地方除其大害，這纔是無遮無量，絕大的功德。」匡胤道：「長老果有此心，還是戲語？」長老道：「老僧並不虛言，公子勿疑。」匡胤道：「長老有此盛德，不知計將安出？乞道其詳，以釋愚懷。」那長老用手一指，說出這個計來，有分教：一僧俗同心，蟄龍寺中頃刻尸橫血濺。兄妹報怨，桃花山上登時瓦解冰消。正是：

共嘆榮枯誠異日，堪悲今古盡同灰。

畢竟長老說出甚麼計策，且看下回便見分解。

## 第二十一回

馬長老雙定奇謀 趙大郎連誅賊寇

詞曰：

羈人懷旅，回首鄉關遠。驚聲催淚痕，方躑躅，烽煙滿眼。平生志奮，欲盡掃妖氛。任角逐，逞追奔，指顧旌旗斷。

神謨妙算，燧施放羊犬。連弩絕歸程，漫贏得，泉噴風捲。元凶已滅，邊鄙見塵清。鴻路靖，豹山寧，顯得男兒願。

右調《鬪山溪》

話說曇雲長老見匡胤疑他有相害之心，便說道：「公子何用疑心？老僧委的真心，故此屈留公子在此商議，必須設一奇謀，將他剿絕，方無後患。」匡胤道：「既長老有此盛德，請問計將安出？」長老道：「老僧有一神弓，名曰插靶鐵胎弓，又有三枝連珠神箭，今交與公子，伏在大殿供桌之下。我把賊人哄了進來，見機行事。公子祇聽我口念工字為號，就便開弓放箭。天幸得能成功，結果了一個，就少一個幫助了。」說罷，把弓箭遞與了匡胤，把那射法架勢教了數遍。匡胤天資敏捷，一教就會。跟了長老，來到大殿，鑽在供桌之下，放下了桌帷，安排停當。又分付眾僧把山門大開，若有桃花山賊人到來，祇管放他進來，不必攔阻。眾僧答應一聲，開了寺門等候。不提。

再說那追趕的嘍囉被黑霧迷路，回轉桃花山，報知了兄妹三人。那兄妹三人聞了此信，一齊放聲大哭，切齒咬牙，務要追拿回來，報讎泄恨。當時留下宋金花看守山寨，兄弟二人點起五百嘍囉，一齊下山，望前追趕。到了蟄龍

寺，將山門圍住，高叫道：「寺內和尚聽著，方纔有一紅臉漢子逃走到此，諒著在你寺中藏躲。你們快快獻將出來，每年加增你十萬錢布施。」山門上的眾僧連忙報與長老。長老走將出來，一見了兄弟二人，滿面堆下笑來，問道：「二位大王帶領人馬到來，不知何故？」宋金洪道：「長老有所未知，今日早上有一紅臉賊人，與俺大哥在擂臺上放對，不料俺大哥一時失手，被他劈死，言之痛心。嚙囉們正要拿住，又被他走了，故此俺便前來追趕。不知可曾到此？若在你寺中，快把將來與我，定然重重相謝。」長老道：「原來如此。祇是我寺中並未曾看見，大王再往別處追尋，不必耽誤。」說罷，轉身進去，把山門閉上。宋金洪見了，心下疑惑道：「兄弟，方纔我們到時，山門大開，如今聽著我們要尋，他就把山門閉上，其中必有原故。你可在外看守張望，我進去搜尋一番，或者讎人在裏，也未可知。」宋金輝道：「哥哥言之有理。」

金洪下馬，帶領三十名嚙囉，至山門前，一齊叫門。那眾僧做成圈套，就把山門開了。金洪當先，嚙囉在後，一齊進了寺門，來到大殿。長老迎將出來，道：「二大王，想不信貧僧之言，要來搜麼？」金洪笑道：「俺實不信長老之言，祇得要得罪一遭。」就叫：「嚙囉與我進去搜尋。」嚙囉答應一聲，跋步下殿，從兩廊搜起，復上大殿，往羅漢堂及天花板內，至廚灶、僧房、地板、天井各處搜尋，並無蹤跡，出來回了宋金洪的話。金洪喝道：「你們這班奴才，未曾搜到，就來搪塞，這供桌底下，為何剩著不搜？」長老聽了，暗暗笑道：「誰說不在供桌底下？縱然搜將出來，我馬三鐵在此，怎肯叫你拿去？」當下嚙囉走至供桌前，正欲將桌帖揭起，祇聽得檐前風聲驟發，就地滾滾塵埃，早來了兩位護駕神。祇見那左邊的裝束得十分凶惡，異樣驚人。怎見得：

頭上紙錠映風飄，散髮垂眉眼墜梢。

臉帶凶煞如粉潔，口涂噴血似彎超。

白布袍兒腰繫草，輕麻裙子足穿礮。

手中端執長楊拐，護駕喪門神聖標。

再看那右邊的，更覺威風。但見：

頭戴銀盔光閃爍，身披鎖子橙黃甲。

右手提著方天戟，左手托座黃金塔。

鎮靜威儀神道伏，莊嚴色相佛門欽。

陳塘關上有聲名，蟄龍寺中來保駕。

兩位神聖站在案桌左右，護住匡胤。那些嚙囉正待掀起桌幃，早被托塔天王把黃金塔一幌，把嚙囉的眼珠兒都幌黑了，一些也不見影響，祇得走了下來回復。宋金洪道：「祇怕你們搜得不細，今日有心得罪寺裏，你們可再往各處細細的搜看，便見有無。」嚙囉奉命，重新又從兩廊搜起，直至臥房住手。這一回搜尋，比前大不相同，但見煙塵繚亂，櫥櫃兵兵，千年古佛盡翻身，幾處經箱多傾倒。嚙囉尋了多時，出來回復道：「前後細搜，並無蹤跡。」

金洪聽言，心中悶想：「這紅臉賊果然不到寺中不成？」正待起身，長老道：「二大王，如今可信貧僧之言，並非虛謊。」宋金洪道：「這賊雖然不到寺中，不知逃往那裏去了？」長老道：「何不佛前求上一籤，問問去向，也省的胡亂兒追趕，枉費大王的工夫。」金洪道：「長老言之有理。」遂即走至佛前，取了籤筒，雙膝跪下，口內通誠道：「弟子宋金洪，住居桃花山。因於今日有一紅臉大漢，不知姓名，在擂臺上將弟子長兄劈死，逃去無蹤，哀求我佛慈悲，憫賜一籤，指明去路。」金洪正在禱告，那長老在旁，把磬兒敲動，口裏念聲：「工，工。」金洪聽見，立起身來問道：「長老，我在這裏求籤，你為甚念起工來？」長老道：「二大王有所不知，這是求籤的靈咒，若不宣念幾聲，縱你虔誠，不能感應。」金洪道：「如此，煩你多念幾聲。」說罷，便又跪下，執了籤筒亂搖。長老口中又念：「工，工。」不上兩聲，匡胤在案桌下聽見，把神弓搭上了箭，輕輕把桌幃掀開，對著金洪說聲：「強賊看箭！」嗖的一聲，正中咽喉。金洪手撒籤筒，身軀仰倒，一命嗚呼，歸陰去了。眾嚙囉看見，一齊發喊道：「不好了，有刺客在此，把二大王射死了！」往外亂跳。長老丟了磬兒，身邊拔出戒刀，當門攔住。匡胤跳將出來，把宋金洪的寶劍取了，執在手中。僧俗二人，一齊動手，砍倒二十多人。餘者逃往外邊。

那宋金輝正在山門等候，忽見嚙囉跑出來叫道：「三大王，不好了！這寺裏的和尚與這紅臉大漢通同設計，暗箭把二大王射死了，又傷了大半人，小的逃得快，全了性命。三大王作速整備。」宋金輝聽了，魂飛魄散，頓足捶胸，叫道：「馬三鐵，你為山寨上門徒，得了若干布施，怎敢通同野賊，傷害我哥哥？若不報讎，誓不立於人世！」把刀馬交與嚙囉，拔出寶劍，帶領了五十名健漢，跑進寺門，一齊叫喊道：「馬三鐵，你快把紅臉賊獻出，萬事全休，若有半個不字，叫你合寺僧人，不留一個！」長老聽知，謂匡胤道：「公子，此賊力大無窮，當用智取。公子可躲在窗後，待貧僧引他進來，與他一個暗送無常，免了你我費力。」匡胤依計，將身閃在窗後。長老手執戒刀，大步迎將出來，剛到金剛殿，正遇宋金輝，長老喝道：「宋金輝，你等兄弟，不守本分，無故擾亂我清淨之場，兩次三番進來搜檢，是何道理？祇是你自取滅亡，休要想著老僧。」金輝見了，怒氣填胸，口中大罵道：「馬三鐵，你這老賊禿！你從前以往，不知得了我山寨多少錢糧，捨在寺中，不思報答施主之恩，反與野賊同謀，害我兄長，怎肯甘休？」說罷，仗劍趕至面前，劈面一劍。長老將戒刀火速相迎。兩個殺在當場，戰在一處。約有十合，長老詐敗，虛晃一刀，跑進了大殿。宋金輝隨後追來。

匡胤在窗後看得明白，讓過了長老，把手中寶劍舉起，對準了宋金輝的腦後，喝聲：「強賊看劍！」這一劍砍來，金輝那裏躲閃得及，叫聲：「不好，吾死也！」祇聽得一聲響處，早已連肩砍斷了叉骨，帶臂劈開粗細筋。宋金輝既死在地，那些嚙囉齊聲叫道：「不好了！三大王也被害了，我們快些逃命罷。」吶喊一聲，往外亂跑。長老與匡胤從佛殿上趕出來，刀劍並舉，一連砍倒了二十多個。長老分付眾僧，一齊跟走出去。那山門外的嚙囉，正在那裏等候裏邊

消息，祇見眾健漢往外亂跑，後面許多和尚追趕出來，見了如此光景，知是敗了，指望要逃。長老把戒刀往後一擺，許多上堂僧發聲喊，殺將過來，好不利害。祇見：

征雲籠地，殺氣彌天。征雲籠地，揚塵布土慢山河。殺氣彌天，慘喊愁聲徹霄漢。追奔和尚，一排頭齊眉棍棒，舉動處，猶如霧捲游龍，敗北嘍囉，盡拋卻光閃槍刀，跑走時，好似彈傷飛鳥。自悔當年入了伙，豈是爭名。不圖今日喪其軀，祇因奪利。

當下長老見嘍囉死的死，跑的跑，已是了帳，便分付眾僧不必追趕。眾僧依言，各自回身。祇見宋金輝騎的一匹赤兔馬，在那裏亂叫。匡胤聽了馬嘶，仔細一看，見那馬周身如火炭一般，身條高大，格體調良，走至跟前，將韉繩拉住。那馬見了匡胤，擺尾搖頭，嘶鳴不已。匡胤滿心歡喜，收了良駒。又見那首截著一柄寶刀，將馬交與僧人牽著，自己走將過去，提起來一看，果然好一口寶刀。有詩為證：

火煉功深久，槍錐怎敢當。

鋒利誰得比，九耳八環刀。

匡胤看了，心中大喜，取將來與長老觀看。長老道：「此為九耳八環刀，乃是純鋼煉就，鋒利非凡，真乃一口寶刀，可惜落於賊人之手。今歸公子，可謂物得其主矣。」言罷，即命僧人牽了良馬，執了寶刀，與匡胤一齊進了寺門。來到大殿，見了宋金洪弟兄二人尸首，橫臥在地，長老嘆息道：「孽障，你二人不為爭名，不為奪利，無故枉送性命。方纔的英雄，而今安在哉？」正言間，見宋金洪的盔甲甚好，便對匡胤道：「公子，這宋金洪的盔甲，也是齊整精奇，公子何不卸他下來？」匡胤走上前來，遂把勒甲一條解開，將這副鎖子黃金甲卸了下來，披在身上，倒也可體。又把鳳翅盔除下，戴在頭上，正好合適。打扮齊整，長老大喜道：「公子，你如今得了刀馬，有了甲冑，此乃天之所賜，假手於賊人，若遇賊兵，何足懼哉！」遂分付眾僧，將這大殿丹墀的尸首及寺門外的尸骸，一齊扛去山後空地上，盡都燒化了。又將各處佛前桌上的桌幃，解來做了旗號，端整與桃花山賊兵廝殺。

且不言蟄龍寺中有了整備。再說桃花山上宋金花，見兩個哥哥領了嘍兵，去追拿紅臉大漢，去了許久，不見回來。正在憂疑，祇見一群嘍囉跑上山來，見了金花，一齊哭拜在地。金花慌忙問道：「你們為何這般模樣？二位大王如今在那裏？」嘍囉稟道：「小姐，不好了！那馬三鐵與紅臉大漢同謀設計，把二位大王一齊殺害在寺中，又把兵馬殺了大半。吾等得逃性命，回來報知，望小姐做主。」那金花聽了此言，祇唬得死去復生，放聲大哭，痛罵：「賊僧！你忘了大恩，反助賊人，殺死我兄長，誓不與賊並生！」遂取披挂，結束停當，提刀上馬，帶領了合寨兒郎，一齊下山，奔蟄龍寺來。一路上嘍囉吶喊，兵馬奔馳，早到寺前。

卻有僧人報知長老。長老同眾僧各執兵器，扯了桌幃做的旗號，簇擁著匡胤，走出山門，到平陽之地，正見賊兵扎住陣腳。那宋金花一馬當先，嬌聲喝道：「馬三鐵，吾山寨上有甚虧負你處，你便與紅臉賊通謀害我兄長？今日我親自到此，快將紅臉賊送出，與我兄長報讎，你死略可俄延，若道半個不字，叫你狗命立刻歸陰，合寺僧人不留隻影。」匡胤聽了大怒，提刀出馬，大罵：「鳥婆娘！汝來送死，尚自不知，還敢鼓舌搖唇，做此伎倆。」宋金花抬頭一看，見匡胤盔甲刀馬，都是兄長之物，不覺睹物傷情，兩眼流淚，喝道：「紅臉賊！你害我兄長，又竊取了盔甲刀馬，尚在此狐假虎威，豈不可羞？快通名來，好取你首級。」匡胤聞言，舉眼重觀，祇見他：

爛銀盔上雙鳳翅，白甲素袍彩戰裙。

胸前寶鏡光閃電，勒甲絲條九股勻。

袋內彎弓犀角面，壺中箭插玉雕翎。

打將鋼鞭鞍上挂，殺人寶劍鞘中存。

愛騎走陣玉雪馬，三尖兩刃手中擎。

杏臉桃腮生殺氣，柳眉鳳眼帶凶形。

匡胤高聲喝道：「你要問我大名，我乃東京趙指揮老爺的公子趙匡胤便是。你是何名？也快通來。」金花聽了，心中倒有幾分怯他，暗自想道：「我聞他綽號叫趙闖子，慣要招災惹禍，因殺了御樂，逃走在此，打遍關西，並無敵手，怪不得兄長三人，都喪於此人之手。」遂開言道：「趙匡胤，我乃桃花山大王的親妹，紫霞洞老母的門人宋金花便是。聞你在東京惹下大罪，逃到這裏，應該隱姓埋名，改惡從善，纔是正理，不道狼子野心，仍然行凶害命。不要走，吃我一刀。」拍馬舉刀，望匡胤頂門上剝來。匡胤將刀望上架過，兩個往來衝殺，大戰在龍潭虎穴之中，真好利害：

一雙男女相爭戰，兩邊僧俗助威風。一個三尖刀攔頭便砍，一個九耳刀撲面相迎。刀去猶如一片雪，刀來好似一團冰。八隻馬蹄就地滾，四條膊臂定輸贏。金花恨如切齒報兄讎，匡胤勇猛無窮怎懼怕。

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金花料不能勝，心中暗想：「此人武藝高強，毫無破綻，須用法術，方可勝他。」想定主意，遂即將刀一晃，敗下陣去。匡胤不知是計，喝聲：「鳥婆娘往那裏走？」拍馬隨後追來。金花回頭看見，心中暗喜，放下三尖刀，伸手往豹皮囊中取出一寶，名為烈火珠，口念真言，祭在空中，望匡胤頂門上打來。曇雲長老見了大驚，高叫道：「公子少要去追，邪術來了！」匡胤抬頭一看，祇見半空中一道紅光落將下來。匡胤叫聲：「不好！」勒馬要跑，不想宋金花用手一指，這顆珠隨著匡胤頂上飛來。匡胤祇覺得熱氣蒸人，眼花頭暈，說聲：「我命休矣！」雙眉一緊，二目一合，急得頂門迸開，現出一條赤龍，往上升騰，有萬道毫光擁護。那珠方落下來，正遇火龍，將爪抓住。長老看得分明，心中大喜，叫道：「公子休得害怕，這邪術已破了。」那金花聽見，抬頭一看，祇見毫光萬道，擁著一條赤龍，在空中旋繞，那烈火珠影跡全無，心中焦悶，呆呆的祇看天上。長老瞧見，動了殺戒，心中一想：「待我斷送了這個賤婢的性命。」遂取出弓來，搭上了箭，大喝一聲道：「宋金花，看我的連珠神箭。」一聲響，



射將過去。金花微笑道：「老賊禿，你有連珠箭，難道我怕你不成？」乘著箭來，身子一些不動。把左眼一睜，左邊的箭墮地，右眼一睜，右邊的箭垂埃。長老見了，心中驚駭道：「不道這女子倒會瞅箭法。我如今連發三枝，看他如何躲避。」遂又取出三枝箭來，先發二枝，金花仍把二目睜落。長老忙把第三枝發去，宋金花不及提防，叫聲：「不好！」歪倒身軀，那枝箭嗖的一聲，打從肋下鑽將過去。這時匡胤原神歸竅，勒馬停刀，正在思想欲誅金花之策，卻見他在那裏遮擋連珠神箭，心中暗喜：「此婦合該休矣。」把馬一磕，輕輕的盤到宋金花背後，舉起了九耳八環刀，喝聲：「賤婢看刀！」金花祇顧前面躲箭，那知背後刀來，一時措手不及，被匡胤一刀砍於馬下。

眾嘍囉發聲喊，正待逃走，卻被眾僧趕上前來，齊齊圍住。長老道：「徒弟們不必壞他性命，待我發放於他。」遂提了禪杖，走至跟前，說道：「爾等俱係各處饑民，無奈被賊所誘，做了無良，常言道樹倒猢猻散，今宋家弟兄俱已喪命，料爾等一身無主，四海無家。依我良言，可各回鄉土，改邪歸正，本分營生，與父母妻子團圓，豈不美哉？」嘍囉聽了，各各下馬，棄了刀槍，道：「承蒙禪師勸化，我等皆願聽從，乞求保全蟻命，萬世恩德。」長老道：「我既勸你，焉有殺害之心？但汝等去後，幸勿再蹈故轍，方是正道。」即命眾僧：「放開一條大路，讓他去罷。」眾嘍囉各自感激，齊齊磕頭，謝了長老活命之恩。然後回到山中，將積貯的金銀珠寶細軟物件等類，均勻分了，放火燒了山寨，各自取了行李，分頭回鄉去了。正是：

片言點醒迷途客，一語參歸正覺門。

卻說曇雲長老既放了嘍囉，分付眾僧，把撇下的馬匹，棄下的刀槍，收進寺內。又將金花尸首，扛去燒化。諸事已畢，那匡胤下馬提刀，同長老進了山門，至禪堂坐下。長老即命僧人安排筵宴，慶賀成功。彼此歡飲，直至更深，方纔撤席安寢。

次日起來，早飯已過，二人正坐談心，祇見僧人慌慌忙忙跑進禪堂來報，說道：「外邊有一群鄉人，要見長老。」長老不知所以，同了匡胤，齊至大殿上來。有分教——草莽肅清，人民感德。英雄困頓，途路悲窮。正是：

普天盡為名和利，大地都歸數與機。

畢竟來的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柴君貴窮途乞市 郭彥威剖志興王

詞曰：

晚雲凝，晚雲橫，煙草茫茫雲樹平。杜鵑聲，不堪聽，別淚暗傾，良宵空月明。

冰蠶絲斷琅玕，湘妃竹死青冥裂。短長亭，幾千程，歸計未成，愁隨江水生。

右錄劉伯溫《旅懷》調《梅花引》

話說曇雲長老與同趙匡胤將桃花山賊人盡都剿絕，回至寺中，對坐談心。忽見僧人進來報道：「外有一群鄉人，要見長老。」長老便與匡胤一齊來至大殿，與眾人相見。原來是桃花山的幾個年高有德的百姓，見賊人都已死散殆盡，便將擣臺上匡胤遺下的行李鸞帶衣服等件，把來送至寺中。當時見了長老匡胤，各各致謝道：「多承公子與長老盛德，除了地方大害，重見清平，小的們特來拜謝，並送行李衣服在此。」長老大喜道：「感蒙眾位施主費心，請坐獻茶。」因說道：「這位公子，乃東京趙老爺的公子，名匡胤，與貧僧有通家之誼，為人專打不平，剪除強暴。如今桃花山的賊人既滅，擲下這許多牲口在此寺中。但此地並非養馬之所，煩列位施主帶回村莊，如有缺少耕牛之家，發他一頭兩匹，免得鄉人勞苦，乃是眾位施主作善之地。」眾人聽了，一齊說道：「長老既有慈悲之念，我等自當效力。」長老大喜，分付僧人把馬匹盡都趕到桃花山去，祇留下赤兔龍駒馬趙公子騎坐。眾僧奉命，隨著眾人，將馬匹趕往桃花山去了。正是：

不顧肥身保後計，常思利物濟人心。

匡胤在寺中又過了一宿，次日清晨，來別長老，就要動身。長老留定盤桓，又遇天色陰雨，路上難行，祇得住下。終日與長老談兵說法，論戰言攻，彼此互參深機，追求妙理。因思蟄龍兩字取得不妥，若龍遇了蟄，難以興旺，與長老商議，將山門匾額，改作興龍兩字。自此，住在寺中。按下不提。

卻說柴榮在招商店，自鄭恩去後，病又復發，十分沉重，又兼無人服侍，湯藥不周，因此臥床日久，奄奄一息，看看病有三月之外。柴榮命中該有百日之災，那一日合當難星過度，災去安來，適遇天時頓變，大雨傾盆，一聲霹靂，把柴榮唬出一身臭汗。雖然七竅通快，內熱消除，到底久病之人，身體軟怯，怎經得大汗一出，元氣不敷，竟昏昏沉沉的睡在被裏，就如死人般一動也不動。那店主人在外看見這大雷大雨，恐怕客房中漏濕，進來逐房照看。看到柴榮房內，祇見炕頭上點點滴滴的雨漏下來，叫聲：「柴客人醒來，你的舖蓋兒多漏濕了。」連叫數聲，不見答應。走至跟前，用手推了兩推，絕無動靜，祇得揭開被來一看。不看猶可，看了祇唬得三魂失去，七魄無存，祇見那柴榮仰面朝天，寂然不動，真似三分氣斷，一旦無常。那店主慌了，祇叫聲：「苦也，柴客人，你坑殺我也！自你到店以來，病倒了三個月日，房錢並不與你算討，那黑臉賊又私自逃去了。你病在此，叫我當災，來往的客人怕染惡病，多不上門，連鬼也沒有影兒，害得我家中諸物當盡。還指望你病好離門，等我燒紅紙錢，送出了瘟神窮鬼，重整店門。誰知你一病命絕，叫我那裏製辦得棺木起？」

店主正在自言自語，無法支持，祇見柴榮翻轉身來，唬得往後亂退，滿口叫：「有鬼！有鬼！」柴榮聽了，漸漸開眼，見了店主，叫聲：「老店家為何這等大驚小怪，祇往後退？」店主聽了柴榮聲喚，又道好像不曾死的，把眼揉了

兩揉，說道：「柴客人，你當真是人是鬼？老實說了，免得我驚怕。」柴榮道：「我乃是人，你怎說是鬼？我方纔出了些冷汗，病體大略有些好了，你休得這等驚恐。」店主聽了這些說話，諒來未死，纔得放心，叫道：「柴祖宗，寧可好了罷，休要唬死了我。你要想甚麼湯水吃，待我整治取來。」柴榮道：「承老店主美意，別的不想吃，祇把米湯兒賜半碗。」店主出去，即忙端整一碗，與柴榮飲了，服侍安睡。此時天雨已住，店主出去料理店務。到了次日清晨，店主記著柴榮病體，走進裏邊，問長問短。那柴榮漸漸想起飲食來吃。店主經心用意，遞飯送粥，隨時伏侍。

經過了五六日，病體好了一半，看看的硬掙起來。強坐無聊，以口問心，暗想往事，道：「我家祖傳的推車販傘，祇因父在潼關漏稅，被高小鷄拿住，亂箭射死。我欲報讎，怎奈官民不敵，貴賤難爭，祇好含忍欲恨而已。今又流落在外，小本經營。又虧趙公子眾友義氣相投，結為手足。豈知木鈴關外，又與二弟相離。祇剩下愚魯鄭恩，指望相為裨益，誰道將我資本食盡，棄我而逃。以此氣成大病，纏了百日，纔得輕安。欠下房錢，毫無抵還。如今病雖好了，祇是腰下無錢，三餐茶飯，從何而至？可憐舉目無親，形影相弔。再住幾日，店家打發出門，叫我何處棲身，將誰倚靠？作何事業，以給終身？」左思右想，忽然憶著道：「我有一個嫡親姑母，現在禪州。聞得姑丈做了挂印總兵，執專閩外，甚是威雄。何不投奔那裏，安身立命？但是欠下房錢，店主怎肯放我起身？就使肯放之時，無奈盤費也無，如何去得？」

正在兩難之際，祇見店主走將進來，叫一聲：「柴客人，你今日的容顏，比昨日又好許多，身子也漸漸強起來，應該出外經營，方好度日。」柴榮聽了，長嘆一聲，說道：「老店主，小弟為此，正在思想。所有些須資本連貨俱被那黑賊用盡，又已逃亡他方，因此我氣成此病。幸今災退，又蒙老店主大行陰德，念我孤客，調養餘生。欲待經營，又無資本。惟有一處可以去得，乃是一個姑娘嫁在禪州，意欲投奔於他。又無盤費，更兼欠下老店主許多房錢，一時難以起身。因而無策可從，在此思想。」說罷，淚如雨下。那店主聽了此言，心下打算：「巴不得送出瘟神，眼前討個乾淨，就是捨了這三個月的房錢，譬如前日死了，也免不得買口棺木與他殯殮，還落下個野鬼在家，終日擔驚受怕。」就滿口答應道：「柴客人，禪州既有令親，急須前去投奔纔是。就是欠下的店帳房錢，也是小事，待你日後得了好處，再來還我不遲。若是沒有盤費，也還容易，待我出去，對那舊日買傘的各舖店家，央他資助一二，他念昔日主顧，難道不肯不成？有了此項，便可起身了。」柴榮聽了，滿心歡喜道：「老店主所言極妙，祇是又勞尊步，事屬不當。」說罷，遂同店主出去，大凡交易過的舖家，店主善言相告，彼處各無吝色，一口應承，也有助一錢的，也有助五分的，共十餘家，隨多湊少，約有九錢餘銀，拿回店來。柴榮方纔心定，打點起身。那店主把行李收拾起來，款款的在旁催促，禪州本有一千餘里，祇說八百里路途，巴不得早早出行，纔得了帳。柴榮叫聲：「老店主，小弟在此，多蒙厚情。此去略有好日，補報大德。」說罷，別了店家，離了泌州，望禪州大路而行。

此時正當早寒時候，一路上，但見：

浮陽滅青暉，寒禽叫悲壑。

晉時夏侯湛曾有一謠，單道寒時行路之苦云：

惟立冬之初夜，天慘慄以降寒。

霜皚皚以被庭，冰塘灑於井乾。

草槭槭以疏葉，木蕭蕭以零殘。

松隕葉於翠條，竹摧柯於綠竿。

柴榮在路行程，將有十日之外，把九錢餘的銀子用得罄盡，無計可施，祇得又把行李變賣了幾錢銀子，苦苦費用。又行了幾日，不見到來，心內悶惱，遂問土人道：「此處可是往禪州的去路麼？」土人答道：「正是。」又道：「還有多少路程？」土人道：「早哩，還有七百里程途，方是禪州界上。」柴榮聽了，頓口無言，心中思想：「路程尚有大半，盤纏用盡無餘，如何行得到彼？」身上又是單薄，腹中更且空虛，飢寒兼受，困苦難言。沒奈何，祇得沿門求乞，遇著村市店房，不惜體面的上前乞食，可憐把那剩飯殘羹，當作美味時食。正是：

鴻運未通，暫為乞食。

昔年子胥，匍匐沿門。

在路之間，約又十數日，方到禪州，纔把憂悶之心放下一半。細細打聽，果然是姑丈郭威做了此處元帥，聞了此信，十分歡喜。邁步進城，到十字街上，逢人就問的來至帥府轅門。早見那兩邊巡捕官員，巡風軍卒，一個個身強體大，面目凶橫，見了柴榮身上襤褸，一齊高聲喝道：「你這乞丐的死囚！這裏是甚麼去處，你敢探頭探腦，大膽胡行！想你有些不耐煩，要討幾記棒吃麼。」柴榮見勢頭不好，怎敢分說，祇得諾諾而退，半晌做聲不得，心下想道：「我千鄉萬水，討飯尋茶，來到此處，豈是容易。實指望投奔姑娘，得見一面，倘肯相留，便好立業。誰知帥府規模，這等威恐。他既不肯放我進去，且往衙門後面去看，若有後路，便好進府。」

想定主意，順著右邊而走。不多時，忽見有座後門，緊緊閉著，兩邊也有四個小軍把守巡邏。柴榮看了，心中害怕。正在無措，忽聽得裏邊有人高叫：「開門。」那軍校忙把門兒開了。祇見裏邊走出兩個丫鬢來，叫道：「軍校，我奉太太之命，有三兩銀子在此，叫你送到萬佛觀中，交與當家的老師太，明日初一，要在佛前供養，頂禮寶懺的。快去快來，立等回話。」兩個軍校接了銀子，如飛的去了，剩下兩個軍校在此守門。柴榮道：「我既到此，趁他有人出來，何不上前問他一聲？雖著他一頓打，也強如餓死在此。」立定主意，連忙緊步走上前，叫一聲：「姑娘，煩你通報一聲，有個柴榮，在此探望。」軍校聽了，那肯容情，大喝道：「你這囚徒，這裏是甚麼所在，你敢大膽前來求乞！」舉起了棍兒，就要打來，唬得柴榮無處躲閃。那裏面的丫鬢連忙喝道：「你等休便動手，且問他一個明白，然後定奪。」軍校聽了住手。那丫鬢問道：「你是那裏人氏？從何處而來？到此來尋何人？你須細細直說，我便與你做主。」柴榮便

說道：「我姓柴，名榮，表字君貴，祖貫徽州人氏。一向推車販傘，流落他鄉，不幸本錢消折，無計營生，因此不辭千里，特來投奔姑娘。萬望通報一聲。」那丫鬟道：「原來你就是柴大官人，我太太常常思想，不能見面。今日天遣相逢，來得湊巧。你且在此權等一回，我與你通報。」說罷，轉身進去。那兩個軍校見他是元帥的內姪，雖然身上不堪，那裏還敢攔阻。

不多時，祇見起先的兩個丫鬟走將出來，笑容可掬，叫道：「柴大官人，太太傳你進去相見。」柴榮聽了，滿心歡喜，跟了丫鬟，轉彎抹角，來到後堂。丫頭上前稟道：「柴大官人到了。」夫人聽說，往下一看，見其衣衫襤褸，垢面蓬頭，肌瘦背聳，好似養濟院內丐者一般。細看形容，依稀卻還認得。便問道：「你果然是我的姪兒麼？」柴榮道：「姪兒焉敢冒認？」夫人道：「你果是我的姪兒，可不苦殺我也！你父親今在那裏？做甚生涯？為甚你孤身到此，這般形容？可細細說與我知道。」柴榮雙膝跪下，兩淚交流，叫聲：「姑母大人，一言難盡。自從姑母分別以來，至今一十二年，父親在外販傘營生，權為糊口。祇因在潼關漏了稅，被高總兵捉住，亂箭射死，言之痛心！致使姪兒一身孤苦，瑩子無依，不得已，仍將父業經營，流落江湖，已經八載，歷盡了萬苦千辛。不幸在泌州得病，延了三月，因而盤纏費盡，資本一空，無所聊生，特到姑母這裏，尋些事業。又打聽得姑爹做了此處總兵，帥府威嚴，不敢擅入，因此祇從後門遇著了這位姐姐，蒙他引見，真乃天假之緣，不勝欣幸！」那夫人聽了此言，不覺下淚，說道：「自從你姑夫那年接我到此，與你父親分別之後，我幾次差人打聽消息，多說你父親身安家盛，誰知已作異鄉之鬼？待我與你姑爹說知，務必提兵前去與你父親報讎。但你姑爹生性好高，最愛的是秀麗人材，今日欲叫你就去見他，恐你容貌不堪，未免有輕慢之意，如今且未可相見。我後邊有三間佛堂，倒也幽僻，你姑爹從不至此，你可在內安身將養幾月，待等容貌光彩，然後見他。」說罷，就命丫鬟送至佛堂。又分付在內丫鬟及用人等，不許多言，說與老爺知道。眾人各各依從。

當時柴榮來至佛堂。原來這佛堂平列三間，中間供著觀音大士，乃是金裝成的尺餘法身，莊嚴色相，擺列香几，供設燈燭，兩邊俱是書房，極其潔淨。真是幽閑趣致，塵俗消除。柴榮進內，頓時清爽異常，心懷坦蕩。須臾，小廝送將一盆熱水出來，還有一套新鮮衣服。柴榮就在書房沐浴了身體，梳髮戴巾，換上新衣。隨後送進酒飯，甚是豐盛。又是小廝兩邊服侍，聽從使喚。這回比前便大不相同。正是：

飧飽和羹味，寢眠錦繡重。

從今鴻運至，平步上穹隆。

自此以後，柴榮在佛堂居住，要湯則湯，要水則水，每日安閑快樂，毫無煩悶憂愁。自古道心廣體胖，不上一月的將養，把那肌膚瘦形容，竟換了一副潤澤光華體貌。

那一日，夫人來到佛堂，見了柴榮，不勝歡喜道：「姪兒，你如今可去見得姑丈了。」遂分付小廝去後槽端整一匹齊整的駿馬，又叫內班院子到外邊暗暗的雇了一個跟隨，重新換了一身華麗衣服，從後門出來上馬，僕從跟隨，往別處抄至轅門之前。柴榮策馬揚鞭，高聲叫道：「門上的官兒，快些通報，說有內親柴大官人到了。」那些軍校見了柴榮身披錦繡，跨坐雕鞍，如王孫公子的模樣，口中又稱是內親，也不敢輕覷，也不敢喝罵，他那裏知是個前日到過，曾被罵退的人？正是：

世態惟趨豪富貴，人情祇附掌威權。

當下軍校見了，一個個堆下笑臉，說道：「尊駕既是內親，權請少待，容當通報過了，自然相見。」那巡捕官即忙進了帥府，報與郭威道：「外面有一位公子，口稱內親，要見元帥，專候嚴命。」郭威聽報，即傳命請來相見。巡捕官奉命，連忙奔至轅門道：「柴大官人，我家老爺有請。」

柴榮即時下馬，跟了巡捕官，躡進帥府，至堂上，祇見郭威高高坐起，甚是威嚴。柴榮朝上鞠躬施禮，雙膝跪下，口稱：「姑爹大人在上，小姪柴榮不遠千里而來，特叩尊座。」郭威聽言，把雙目往下一看，見柴榮生來福相，楚楚人材，心中大加歡喜，即便欠身離坐，用手攙扶，叫聲：「賢姪，你遠路風霜，休得拘禮。你的姑娘終朝相望，時刻挂懷，幸喜今日到此，堪稱素願，可隨我後堂見你姑母，以敘骨肉之情。」說罷，攜手而行，來至後堂，拜見夫人。那夫人看見，假意問道：「這是何處來的外客，直引到內堂來，卻是何故？」郭威道：「夫人，這是你骨肉之親，君貴賢姪。你日常想念，今日見面，怎麼不認得了？」夫人道：「這就是我的姪兒柴榮麼？想殺了姑娘也！」說罷，抱頭大哭。柴榮拭淚施禮，就座於旁。茶罷，夫人故意動問家中事體。柴榮把那父親遭戮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夫人心傷悲戚，哽咽不止。郭威在旁相勸道：「夫人不必悲傷，待下官事機得便，領兵殺上潼關，拿住此賊，與舅報讎便了。」後來趙匡胤兵上潼關，逼取高行周首級，正為此事而起。這是後話，按下不提。

當下郭威分付備酒，與柴榮接風。至親三人，依禮而坐，傳杯遞盞，歡飲閑談。郭威舉杯在手，謂柴榮道：「賢姪，你一向在外，可知近日朝內事情，興廢如何？各處民風可好？」柴榮道：「小姪近來相聞紛紛傳說，新主登基以來，貪色好酒，終日與粉黛嬌娥，百般取樂，輒興土木，不理朝綱。以此民情大不能堪，四方干戈並起，祇怕大漢的天下，難保安享，眼前必生事變，禍亂立至矣。」郭威聽了，把酒杯放下道：「賢姪，想當初劉智遠與我同在東岳總兵麾下，建了許多功績。後來晉祚傾亡，他便自立為君，封我外鎮。老夫心實不忿，常懷襲取之意，怎奈沒有機會，隱忍於心。幸今匹夫喪命，豎子荒淫，務要奪取劉家天下，吾願畢矣。但今半年前，有個相士，名叫苗光義，在此經過，老夫聞他陰陽有準，因而請他相我。他言有一朝天子之分，祇待雀兒得了飽食，方能遂其大志。」柴榮就問道：「這雀兒之言，是何解說？」郭威道：「賢姪卻也未知。老夫左膀天生的一個肉瘤，如雀兒形狀。右膀上也有一個肉瘤，似穀稔一般。因此人人都稱我為郭雀兒。那苗光義說雀兒若能飛上穀稔，方是我興騰發跡之時。老夫思想，左右生成，相離五寸有餘，焉能飛得過去？以此難遂其心，終日坐懷妄想。」柴榮聽了此言，暗自思忖，一時起了許多妙想。有分教—暗動機關，提起興王之志，明承襄贊，助成建業之功。正是：

運至言言成妙解，時來款款見徵符。

畢竟柴榮想甚念頭，當看下回便見。

匡胤嘗桃降舅母 杜公抹穀逢外甥

詩曰：

遠遊留滯寺禪間，言別依依古道躔。

方物果堪觀朵頤，奇饈亦可進盤餐。

巖巖氣象高千古，烈烈肝腸耀萬年。

任是黨烟尊長者，鋒芒到處不相謙。

話說柴榮在帥府內堂，與同姑丈姑娘至親三口，開懷暢飲。酒席之間，郭威將平日想望之心，盡情剖露，刻欲成基立業，定霸興王，正打著柴榮心事，當時聽了郭威這番言語，不覺暗自思忖道：「我姑爹既有弔伐之心，何不乘機攪撥，建立根基，以成大事？況姑爹年已高大，膝下無嗣，日後大位，終屬於我。我當以言探之，便見分曉。」想定主意，開言問道：「姑爹既有貴相，具此異物，小姪不揣褻尊，思欲一觀，不知可否？」此時郭威已帶三分酒興，聽了此言，不禁掀鬚大笑道：「賢姪既要相觀，待俺脫去袍服，與你一瞧，有何不可？若得雀兒果能牽人穀稔，便是我稱王道寡之時，定當封你為守闕太子，以續鴻基。」柴榮聽言，滿心暗喜，即忙離席謝恩。郭威大喜，遂命小廝撤去筵席，叫過兩個丫鬟，寬去袍服，除下裏衣，將兩邊膀臂露出。柴榮上前定睛一看，果然生就的奇形，天然妙相，祇見左右玉瘤，相離五寸有餘，似兩峰對峙，等待相連的一般。因思：「我姑丈是個愛奉承的，方纔我謝得一聲，他就歡喜個不了，如今我索性贊揚一回，看他怎地？」於是一隻手按住了左膀的雀兒，一隻手按住了右膀的穀稔，兩邊一齊擠動起來，不知不覺，把個雀兒款款的擠到穀稔裏了。柴榮高聲叫道：「姑丈大人，今日雀兒到了穀稔裏了。」

看官，那柴榮本是金口玉言，況又福至心靈，便有符驗。這句話不打緊，早驚動了虛空過往神祇，大顯神通，肩膀上吹了一口氣，把這雀兒挪在穀稔裏，緊緊相連，分離不得。這也是天數當然，該應郭威興發之時，故而相湊。當時郭威聽了此言，知是哄他，叫聲：「賢姪，你用手擠在一處，自然相連，你若放手之時，難道牽著不成？」柴榮把手撒開，誰知這雀兒竟在穀稔裏邊動也不動，宛是造物生成，移挪不出。柴榮看了，反而痴呆半晌，暗想：「方纔相離有五寸餘遠，怎麼如今當真的相連一處？」也便發急起來，叫道：「姑母，請將過來一看，這雀兒果然連在一起，非是小姪虛言撒謊。」柴氏夫人聽說，走到跟前，仔細一看，果見相連，分毫不爽，叫道：「老爺，姪兒的言語當真是實，如果不信，可取著衣鏡過來照看，便見端的。」郭威遂命兩個丫鬟抬過那面著衣鏡來，擺在中間。自己執了一面雪亮的菱花手鏡，對著了背後的著衣鏡，前後照了，看得分明，果然兩物牽連，一些不錯。不覺的手舞足蹈，呵呵大笑道：「妙哉！妙哉！今日方遂吾願，此乃賢姪之福，為我庇佑也。」說罷，遂命丫鬟抬過了著衣鏡，重擺宴賞，再敘衷談，各各歡欣，直至更深而罷。彼此安宿一宵。正是：

從前無限憂慮事，今日翻成歡喜心。

次日，郭威升堂，受了手下將弁參見，就封柴榮為帳下參軍，運籌帷幄。因謂之道：「本帥謹奉王命，職守此關，每患兵微將寡，難擋要衝。今日特命賢姪此職，可往各門建立旗號，招兵買馬，以備操選。此係為國大事，吾姪幸勿有誤。」看官，此是郭威當眾而言，不好直抒心事，故而假公濟私，以掩眾口。他便暗中培養，待時而行。當下柴榮領命拜謝，挂了參軍印，出了帥府，就往四門各立旗旗，招軍買馬，挑選英雄。果然四方英俊，如雲集而來，備載軍籍，等候操演。有詩為證：

銜命初將幕府開，壯夫勇士望風來。

當時祇道忠王事，捍蔽誰知放伐懷。

不說柴榮招軍買馬，暗圖大事。且說趙匡胤在興龍寺中住了一月有餘，這日便欲辭別西行。長老苦留不住，祇得備酒餞行。賓主飲畢，匡胤扣備鞍馬，捎上盔甲、行李、包裹、軍器等項，周身打點，神煞棒繫在腰中，出了山門，將身上馬。長老帶了眾僧，一齊相送，直至山岔路口，各各珍重而別。

此時正當初冬時候，天氣將寒。一路上策馬加鞭，馳驅道左。正在心煩意亂，驀地抬頭，忽見路旁有座花園，那園內更無別樣樹木，祇有數十株桃樹，稀疏布種，株株樹上挂著十數個碗口大小的鮮桃，生得紅白相勻，滋潤可愛。心下甚是希罕，想道：「此時已是冬季，怎的這樹上還有鮮桃？不知他用甚法兒留養至今，還是風土所產，有此種類？」心下正然羨慕，口中流涎起來，不知不覺，順著馬兒進了花園。到那桃樹之下，棄鐙拴馬，不管他有人沒人，將手一探，摘下一顆紅桃，咬上一口，又香又甜，水漿滿口，美好異常。原來這桃名為雪桃，三月開花結實，培養至冬而食。遇了雪花飄灑，分外嬌艷，真個觀之有餘，食之可口，種類奇異，聞於天下。直至後來金人生亂，人寇到陝西地界，戕害人民，蹂躪土地，破城之後，玉石俱焚，因而此桃遂絕，亦甚惜哉！

當時匡胤把這雪桃緩緩的吃了下肚，覺得心爽神通，遍體暢快。一之未甚，思欲再焉，遂又摘下一個，把來吃了，心甚歡暢。因又想道：「園內雖然無人，再無白吃之理，況他勞心勞力，經多日月。博得成功，我若不給他錢，於心何安，諒這桃子該值十文錢一個，也須與他。」遂向腰間取了二十文錢鈔，用一根草兒穿了，把來挂在樹上。又思想道：「我索性再摘兩個，帶在前途解悶消遣，有何不妙？」復又留下二十文錢，伸手去摘桃子。纔得取下，祇見門裏邊走出一個看桃的丫鬟，見了有人偷桃，不敢聲張，側身望內就走，報與家主知道。

那家主也是個女中豪傑，門內英雄，年紀有三十以外，生來力大無窮，性如烈火，憑你赴湯蹈火，也都不怕。祇是相貌醜陋，粗蠢不堪，因此眾人稱他一個雅號，叫做母夜叉。當時正在房中閑坐。祇見丫鬟進來報道：「園內有賊偷桃。」登時發怒，即忙提了兩根生鐵棒錘，飛跑的奔至園中，正見匡胤把雪桃揣在懷中。母夜叉大喝一聲道：「那裏來

的賊囚，敢在這裏大膽偷桃？與我快些拿住！」那後面就有跟隨的十數個丫鬢，便立定了腳，一齊發喊，卻不敢上前。匡胤正要上馬出門，忽聽有人喊喝之聲，遂回頭仔細一看，見那當前有個凶狠的婦人，生來覺得異樣。但見：

兩鬢蓬鬆，髮梳三絡，雙眉帚簇，目射重光。黑煨煨面肉橫生，香粉搽勻，好似烏雲罩雪，紅閃閃口寬頤闊，黃牙遍滿，有如血洞栽金。玄色衫捲袖施威，毫無窈窕，綠綾裙迎風招展，純是凶頑。排開七寸金蓮，執定兩般兵器。

匡胤看了，滿面賠笑，口稱：「大嫂休便出言，俺非白吃你的，何必動怒？」母夜叉喝道：「你這紅臉賊囚！這裏無人在此，你便大膽偷桃，怎麼還說不曾白吃？」匡胤道：「大嫂休要錯怪於我，俺乃遠方過客，在此經由，因見寶園中的鮮桃結得可愛，心實羨慕，不顧無人，粗心造次，一時闖進園來，吃了幾個，於理原屬不該，因思再無白吃之理，已將錢鈔給還，現今挂在樹上，請自觀看，便知真實。若是嫌少，我當加倍奉還，何用這般動氣。」

母夜叉聽了，粗眉直豎，怪眼圓睜，喝道：「賊囚！你說這些混話，還在夢裏哩。你道這是民間園圃，敢自這等大膽，這是進上的雪桃，土產方物，誰敢妄動！若有人左手摘桃，便剝左手，右手摘桃，便剝右手，若吃一個，就要敲牙擊齒。莫說有錢給還，憑你千百貫金錢，總也不算。」口裏說著，身便趕上前去，照頂門便是一錘。匡胤側身躲過。那母夜叉又是一錘。匡胤又復躲過，叫聲：「大嫂，古語道不知不罪，又道既往不咎。俺雖一時不是，已經自認其過，你便這等認真，卻要怎的？」那母夜叉大惱道：「你私偷禁物，已得大罪，還敢多言，累著老娘受氣！」掄動了鐵錘，沒頭亂打。匡胤亦是大怒，乘著一錘打來，將身一閃，趁勢把腳一掃，早將母夜叉翻倒在地。匡胤一腳踏住，伸手攀了一根桃條，連頭帶臉，亂抽亂打，祇打得母夜叉喊叫如雷，吼聲不止。匡胤喝道：「潑婆娘，你還敢欺客麼？」母夜叉道：「你這紅臉賊囚！偷了桃子，反是行凶，今日就打死老娘，斷然不輸口氣。」匡胤聽了，更加大怒，提起了桃條，又是一頓狠抽毒打。母夜叉便熬當不起，祇得哀告道：「紅臉好漢，饒了我罷，任你摘桃去吃。」匡胤呵呵大笑道：「你這潑婦，既是告饒，俺便放你。後次再若欺生，定當打死。」說罷，喝聲：「起去！」母夜叉爬將起來，披頭散髮，眼腫鼻歪，倒拖著鞋兒，手捏裙褲，兩個丫鬢攙了便走。回至裏邊，拍案打凳，號啕大哭了一回。這正是：

煩惱不尋人，自去尋煩惱。

且說匡胤放起了母夜叉，將懷中的兩個雪桃藏好，上馬出了園門，望前行走。約過二里之程，又見路旁有一座界牌，上面寫著千家店三個大字。匹馬進了界牌，行到招商酒店門前，即時下馬進店，把馬與包袱交與了店小二，自己提刀，揀了一間潔淨房頭。那店小二把馬牽去喂料，將這行李包裹送進房來。須臾擺上酒飯，匡胤用畢。適值店主進來敘談，匡胤遂問店主尊姓。店人道：「小老姓王，單生一子。這店業是祖遺的，靠著神天，倒也興旺。」正說之間，祇見小二慌忙進來叫道：「當家的，明日乃是十月十五日，正該太歲下山。方纔嘍囉傳說，叫我們把穀子量下三十石，預備上納。大王明日到來，務要正身抹穀，不許雇人頂替，若不遵令，聲言罪責。當家的可作速主意。」那店主聽罷，祇急得搓手躑躅，呷呀嗟嘆。匡胤見了，不知就裏，即便問道：「老店東，方纔小二說的這話，在下實不明白，不知那裏的太歲，何處的大王？要這三十石穀子做甚使用？如何叫做正身抹穀？怎麼不許頂替代名？望老店主說與我知。」店人道：「客官有所不知。這裏二十餘里，有一座山，名叫太行山。山上有二位大王，一個叫做威山大王，一個叫做巡山太保，哨下五千人馬，極是虎踞一方。新近又來了一位，叫做抹穀大王，坐了第三把交椅。」匡胤道：「這個名兒，他倒稱得希罕。」

店人道：「說起來真是希罕，此人生來好吃狗肉，整治得五味調和，薰香可口。自從他上山入伙，便定下了這個號令，每逢初一十五兩期，煮就了狗肉，叫那嘍囉抬到村莊鎮店，輪流抹穀。分上中下三等，挨門逐戶，都叫出來，就把這五味薰香的狗肉，在那嘴上揩抹聞香，可憐沒有到嘴下喉，反要獻納穀米。上戶的抹一抹，要納穀三十石，中戶的抹一抹，要納穀二十石，下戶的抹一抹，要納穀十石。送到山寨，養贍這些人馬，所以叫做抹穀大王。這是他新來創立的規矩，誰敢與他違拗？明日是十五之期，輪著我們千家店來了，故此預先分付。小老因而憂慮，難以應名，如何是好？」匡胤聽罷，大笑道：「原來有這許多緣故。老店主且免躊躇，他若明日抹到這裏，待在下出去，替你頂名抹抹，也使我見見那位大王，識識這規矩。」店主連忙搖手道：「這使不得！大王的號令，言出如山，好不嚴禁，怎敢頂名，致生事變。」匡胤道：「不妨，他的號令，不過虛張聲勢，焉能逐家的辨別真假，識認是非？老店主不必憂疑，在下決不誤事。」那店家見匡胤決意要去，料難阻擋，祇得說道：「既客官要去，必須小心在意，方無他患。但你亦須認個親戚，纔好頂名。」匡胤思想道：「也罷，祇說我是你的舅舅便了。」店人道：「不妙，不妙，小老偌大年紀，怎得有這個後生舅舅？若使大王識破，卻不要動干戈麼？」店小二道：「當家的，原來你是個執滯不通的，這位客店既肯替你頂名，那裏在於老幼？明日見了大王，祇說這位舅舅是外婆老來生的，卻不是好？」三人一齊大笑。正是：

暗將機阱分排定，等待豺狼逐群來。

當下三人說笑了一回，不覺已是黃昏時候，那店主與小二各各告辭出去。匡胤鋪開行李，安宿一宵。

次日起來，早飯已畢，店主進來再三叮囑，無非要他小心謹慎，不得生事之意。正在言語，祇聽得外面轟轟涌涌，動地驚天，連聲高叫道：「大王爺到了，店主出來抹穀。」那店小二飛跑進來，陪了匡胤走出門來。祇見那大王騎在馬上，眾嘍囉兩旁簇擁，馬前嘍囉捧著朱紅食盒，都是狐假虎威，唬叱小民。匡胤舉目細看那大王，果是好條大漢，結束威嚴。怎見得：

頭戴素緞扎巾，身著紫羅箭服，腰繫鸞帶，足踏烏靴。濃眉目朗如星，高鼻面圓似月，長鬚飄拂，身體高強。錯疑天將降凡塵，卻是山王離哨寨。

匡胤見了，心雖喝采，貌若不知。眾嘍囉高聲叫道：「那個紅臉大漢，還不過來跪著，連大王爺也不認得了麼？」匡胤並不答應。又有幾個說道：「這定是個青盲眼聾耳朵的，不要理他，且叫老王出來便了。」遂一齊高叫道：「王店官，大王到了，快些出來抹穀。」那大王聽見此話，一馬當先，見了匡胤，便問嘍囉道：「這就是開店的老王麼？」嘍囉答道：「這個不是，想是替老王頂名的。」大王聞言大怒，喝聲：「胡說！我昨日已經分付過的，祇要正身，不許替代，為何不遵吾令？快叫正身出來說話。」小二連忙跪下稟道：「小的們當家的老王，身子得了癱瘓，不能起來，所以

叫他舅舅在此頂替 抹穀，好待交糧。完了今日一限，下期再叫正身出來遵令。望大王開恩。」那大王道：「既然老王有病，快叫他的舅舅上來。」那眾嘍囉一齊叫道：「老王的舅舅，大王叫你 上來抹穀。」匡胤道：「你們若不要穀，我便下去，既要抹穀，快拿上來我抹。」那大王聽了，即命嘍囉把朱紅漆的食盒揭開了蓋，提出那狗肉腿子，拿到匡胤跟前，叫道：「老王的舅舅，這是法製的五香狗肉，抹一抹，消災降福，抹兩抹，祛病延年。天幸的 命該造化，遇著今日受享，你可快些兒抹。」

匡胤接過手來，就是一口，做幾氣一連吃個乾淨。那嘍囉一齊亂嚷道：「阿啣！誰 叫你當真吃起來？這是規矩——抹了一抹，納穀三十石，若是吃了一口，就要六十石了。你今把這腿狗肉吃盡了，不是替老王頂名，竟是替老王作家了。」匡胤道：「你們這 般小人，忒也量淺，我雖吃了這些，難道白吃不成？常言道：「賣飯人不怕大肚漢。」你既有心抹穀，祇揀好的拿來，我老爺吃得快活，莫說六十石，就要六千石，祇管跟我 前去取便了，何必這般著急？」那大王在馬上聽了這些說話，又見匡胤身材雄壯，相貌 不凡，諒是難纏，想道：「破著兩腿狗肉著他吃了，祇與老王算帳便了。」隨叫嘍囉道：「此人既說大話，祇管拿與他吃，我自與老王算帳。」嘍囉答應一聲。遂把前腿後腿 並蜜罐兒，一齊遞與匡胤道：「老王的舅舅，你說要吃得快活，大王特地叫我拿來與你 吃了，好去量穀。」匡胤見了大喜，拿起前腿，撕做幾塊，把來吃了，果然滋味調和， 香美可口，又把後腿蜜罐兒一並吃了。心裏祇要尋他晦氣，口裏祇嚷：「不夠不夠，你 等把這食盒拿過來，我還要吃個盡興。」嘍囉不知好歹，就把食盒捧到跟前。匡胤瞧了 一瞧，那盒裏還有一塊後座兒，說道：「你們忒也欺心，放著好的不與我吃，看你怎樣 與我算帳？」就有一個嘍囉伸手把後座兒拿將起來，指望遞與匡胤。不想匡胤正要尋他 短處，故意把手一鬆，將那後座兒弔在袍服之上，登時皺眉咬牙，大喝道：「你這狗男女！為何污了我衣服？」站將起來，一掌過去，把那嘍囉打倒在地。

那大王見了大怒，喝聲：「紅臉賊！焉敢打吾手下兒郎？」即便揎拳捋袖，跳下馬 來，趕至跟前，照匡胤臉上就是一拳。匡胤把頭一低，用左手架過，也就還了一拳。大 王也便躲過。匡胤暗想道：「這強盜原來是個會家，少不得與他比並三合。」喝聲：「狗賊！你使手遞腳，想必也會幾著武藝。我今讓你先走三個趟頭，俺便與你見個高下。」那大王笑道：「紅臉賊！我聽你說話，倒也通明，想你也曾受過傳授。既然不敢爭先 ，且看老爺先走三趟。」說罷，跳在當場，先打了一個飛腳，然後丟開架勢，使動起來，真的好路拳法。有詩為證：

自幼學成五腳操，長拳短打逞英豪。

先開一路四平架，後使翻身出洞蛟。

當下大王走了三趟，拉了三個架勢，丁字腳兒立著，叫聲：「紅臉的賊！你有本事，敢 與我舞較一會，看是誰輸誰勝？」匡胤聽了，走過那邊對面站住，先把兩腿彎了一彎， 踢一個雙龍飛腳，離地就有八尺多高。然後拉開架式，蹣蹣騰騰，更覺武藝高強，比前 大別。有詩為證：

太祖神拳出少林，全憑本領定乾坤。

發揚蹈厲師先哲，永奠華夷四百春。

匡胤也走了三趟，使了三個架勢，叫聲：「狗賊！憑你有基本事，祇管使來，我老 爺誓必把你踏成泥土，決不甘休！」那大王大怒，先把左拳一伸，搭著了右手，斜行拗 步，搶將進來，左腳一踉，就把右腳望著匡胤面門便踢。匡胤側身閃過，順勢一晃，腳 面上著了一掌。那大王見輸了一掌，就把架式改過，收回飛腳，換了長腿，先使個泰山 壓頂。匡胤又復閃過。大王又使個餓虎撲食，夜叉探海。這兩個架勢，都被匡胤躲過。 那大王即便一拳一掌的亂打，一腳一腳的亂踢。匡胤乘他胡亂無紀，遂便使開架勢，搭 上手便打。彼此正在交鋒之際，祇聽得一聲響處，兩個裏卻已倒了一個。祇因這遭相鬥，有分教——靦面未辨親疏，勢難兩立。追跡纔分黑白，情脈一支。正是：

盡道容情不舉手，果然舉手不容情。

不知勝負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赤鬚龍義靖村坊 母夜叉計和甥舅

詞曰：

英風四被，誰來勁敵堪稱技。羨君談笑鋤強義，安境良深，掃盡烽煙地。孤蹤無托 今已矣，無情欣遇周親誼。盤桓共嘆相須異，骨肉周旋，何限殷勤意。

右調《醉落魄》

話說抹穀大王自恃拳高力勇，先使了三個架勢，然後叫匡胤使過了架勢，彼時交手 便打，將平生學的妙法，盡數使出，意在必贏。不道都被匡胤閃過，那時心下卻慌，拳 法錯亂，胡意的亂踢亂打，勉強支持。匡胤趁他胡亂無紀，伸手把他左腳接住，往後一 推，就把那大王仰面朝天，跌在地下。匡胤就像桃園裏打母夜叉一般，趕上前去，用腳 踏住胸膛，舉起拳頭，望著鼻梁上就是一拳。又把那大王周身痛打，恣意奉承，但見他 一起一落，就如搗蒜一般，祇打得大王哎聲不止。那些嘍囉又是懼怕匡胤力大高強，誰 敢上前解救？這千家店上的居民百姓，都是立在一旁乾瞧，也不上前解勸。內中卻有幾 個老者，恐怕打出禍來，慌忙挺身而出，分開眾人，一齊上前把匡胤抱住，說道：「漢 子住手。這是我們地方上的寨尊，你行粗魯不打緊，祇怕要移禍於我等，那時大王一怒 ，我們百姓怎禁得起？還要你忍耐三分，纔是保命全生的正理。」匡胤亂聽了這話，祇 得把手住了，喝一聲：「狗賊奴！俺本待把你打死，且看眾人之面，在此討饒，放你去 罷。」那大王爬起身來，得了性命，不顧鼻青眼腫，跨上了馬，也不去別處抹穀，帶了 嘍囉飛跑的回山去了。正是：



頃將斬將奪旗志，頓作狂奔逐北形。

當下匡胤見大王去了，哈哈笑道：「這等狗賊，虧他自稱甚麼大王，一些本領也無，還在人前夸口，賣弄精神。」那些百姓一齊埋怨道：「這多是老王不是，自己不出來抹殺，偏著這後生舅舅出來招災惹禍。大王此去，決往山寨裏調兵，此禍非小，我們怎好？」匡胤道：「列位不必埋怨，休要吃驚。我一身做事一身當，既有本事打了這強徒，那裏等得他去調兵？俺今就到他的巢穴，務要刀刀斬盡，劍劍誅滅，索性與你們除了大害，顯一顯我素性雄心。若使有頭無尾，移禍別人，非大丈夫之所為也。」說罷，氣沖牛斗，跋步欲行。內中便有一個多嘴的說道：「好漢且慢，你既要尋他，何必遠去？這大王的家裏，現在我們村西居住，相去半里之間。他家用的是朱紅油漆門，極是高大。他家裏有老母妻子，上下多人。若肯尋到他家裏了事，纔算你是個真正好漢。」匡胤聽說，那肯停留，叫道：「列位，你等各幹其事，不必顧我。俺須好歹尋到他家裏，斬草除根，不留分寸。」說罷，往前便走。那些老者叫道：「好漢莫要性急，那大王的妻子也是強狠異常，不避水火的人，你此去枉送性命無益，不如不去了罷。」匡胤祇做不聞，飛步往西而走。

約有半里，果見路北裏有座高大房子，那朱紅門楣，極其軒昂，如衙門相似，卻又緊閉無人。匡胤走上前去，把門敲擊，不見有人出來。心中怒起，把雙拳在門上如播鼓一般狠敲。略停一回，祇聽得裏面有腳步之聲，隔著門問道：「是那個叩門？」匡胤在外，怒聲答道：「我姓關名禍，東京下來的，特要尋那欺善怕惡的狗賊，與他算帳。」祇聽得一聲響，便把兩扇大門開了。門裏立著一個白髮婆婆，見了匡胤，定著雙睛，把周身上下不住的看，叫道：「君子，你敢是吃了酒來的麼？」匡胤道：「清清白白，又不去擄掠良民，那裏有得酒吃？」婆婆道：「既未吃酒，為何君子的面目如此般紅？」匡胤道：「我本生來面色，與酒何干？」那婆婆好言相問，見了如此回答，又是怒目睜睛，這等凶勢，心下摸不著路，不知所以，祇得又問道：「君子，你既從東京而來，有一個像你紅面的人，名叫香孩兒，你可曾會過也否？」匡胤聽了，大喝一聲：「老老婆！你敢犯名亂叫，無禮於人？」那婆婆被這一聲，祇唬得戰戰兢兢，不敢作聲，心下暗想：「他怪我犯名亂叫，莫非就是我的外甥麼？」偷眼再看，依稀相像。祇得大著膽，不顧呼喝，走近身來，拽住了匡胤袍服，叫聲：「我的親外甥兒，你莫把我看是別人，你的杜氏親娘，便是我的女兒，我便是你指揮爹爹的岳母。你是生在夾馬營中，乳名叫香孩兒。我那年與你母親相別之時，你纔七歲，至今十餘年，杳無音信。不想你今日到此，未知有何緣故？你可訴與我知，休要隱瞞。」

匡胤聽了，暗暗吃驚：「我本找尋強賊而來，怎麼走到姥姥家裏？莫不一時性急，走錯路頭？但此親情，未知真假，我細細盤他，便知分曉。」開言問道：「老人家，你既自認親情，可知我母親年庚幾何，生來容貌怎樣？道得一字不差，我便認你姥姥，若有半字支吾，休怪吾直性吵鬧。」那婆婆聽了，大笑道：「你這小闖子，倒要盤起吾來。我若不與你說明，祇道我果是冒認，我且說與你聽。你的母親是辛酉年八月十五日子時生的，目今年交五十二歲，身長祇得四尺九寸，生得鳳目柳眉，端莊穩重。這便是的確的明證，你去細想可對也不對？汝若再有疑心，我再把你父親年庚相貌，也便與你表明，你須信服，沒得說話。」匡胤聽得一字不差，諒來是實。連忙跪下道：「姥姥，你果然是我的外祖母。我便是香孩兒趙匡胤，祇因在汴梁闖了大禍，逃至關西，正在無處投奔，不想鬼使神差的叩門相遇，真是天幸。我母親在家，也常挂念。我方纔多有冒犯，望外祖母恕我無知。」那婆婆大喜道：「這是不知不罪，休要挂懷。」忙把匡胤扶起。又見生得體態雄偉，儀表冠冕，心下更加歡喜，道：「我老人家這幾日間得喜鸞連噪，正在尋思，不想是外孫兒到來佳兆。」說罷，扯了匡胤的手，領至後堂坐下。分付丫鬟看茶。

茶罷，匡胤便把紅漆大門動問。太太道：「我兒，你卻也不知，這是朝廷的御果園，收果子的衙門，所以如此。若是百姓人家，如何敢住？」匡胤道：「恁的，請問二位舅舅，如今多在何處？」太太聽問，兩眼汪汪，說道：「我兒，一言難盡。原有兩個舅舅，不幸你大舅舅死在任上，祇剩下你二舅舅，名叫杜二公。雖然事我百般孝順，家內歡娛，祇憂一件不好，他倚仗著一身本事，武藝精通，專管非為歹事。前年領著老身，帶著家口，來到此處，倚強壓弱，把人家管的御果桃園，奪在手中，強住在此衙門之內，呼喚平人。不道欺心不足，又上太行山去，坐了第三把交椅。時常抬著狗肉，到那村坊鎮店之上，敲詐鄉民，挨門排戶，叫百姓出來抹殺，自己稱為抹殺大王。靠著山寨上，做此勾當，滅理害人。這畜生若得改惡從善，老身情願吃齋念佛。」說罷，頻加嗟嘆，拭淚不已。

匡胤聽了這等言語，心下不勝驚惶道：「坑殺吾也！怎麼這抹殺大王，就是我的嫡親舅舅？做夢也不知其情。方纔打了這一頓，怎好與他相見？這都是吾的熱心太過，致此莽撞之行。」輾轉躊躇，懊悔無及。當時思想了一回，暗道：「吾今有此大過，不如央求姥姥說情，於中調停，便可解釋了。」復又想道：「倘姥姥說了，舅舅不肯聽從，我趙匡胤這犯上之罪，如何可免？」心下愁思百結，竟無一策。追思半晌，忽然暗喜道：「是了，常言道男子肯聽婦人言。吾今當請舅母出來相見，面求解勸，自然無事。但不知可有舅母也不曾？」遂使問道：「姥姥，原來二舅舅是位英雄豪傑，正也不忝名門，頗為可喜。不知可娶舅母也未？」太太道：「就在此處娶討一房妻小，祇是也好橫行，招災惹禍，因此老身更添愁悶。」匡胤道：「這也不妨，英雄配偶，理固相當。敢祈通報，請來相見。」太太道：「且慢。聞說昨日往桃園裏去了，敢是此時尚未回家。」

匡胤聽了，又是驚呆：「怎麼往桃園裏去了？難道昨日打的這位就是不成？」便問道：「姥姥，你家的桃園，不知在於何處？」太太道：「這所桃園，就在千家店的莊梢，相離里餘之路，可喚丫鬟請來，與你相見便了。」隨叫一個丫鬟出來，對他說道：「你可往桃園去，請你主母回來，說有東京來的趙公子到此，請他回來相見。」丫鬟道：「奶奶今日清晨回家，現在房內安歇。」太太道：「既已回來，快去通報。」丫鬟答應一聲，走至內房報道：「奶奶，東京城來了一位趙公子，就是太太的外孫，太太叫請奶奶出來相見。」原來這婦人因是昨日被匡胤打壞，今日回家，正在房內睡覺，聽見這話，暗自思忖：「我久聞東京趙家外甥，乃是當今豪傑，今日到來，禮宜相見。祇是可惜昨日那偷桃的賊，把我打了一頓，渾身疼痛，行步艱難。」勉強起身，往妝臺前整頓烏雲，把菱鏡一照，但見鼻青眼腫，殘破難堪。祇得把些脂粉滿面搽蓋。梳妝已畢，換上一套新衣，挨著身上的痛，慢慢的走出堂來。先使丫鬟通報。匡胤立起身來，留心往裏一看，早驚得面如土色，暗暗跌足道：「壞了，壞了！果是我誤打了裙釵。得罪舅母，還可委曲解釋，今又得罪了舅母，這事如何可解？卻不道兩罪俱發，誰來講情？」沒奈何，走上前去，曲背躬腰，叫聲：「舅母大人在上，外甥趙匡胤拜見。」那母夜叉還了禮，將眼往外一看，唬了一跳，往後倒退幾步，肚裏想道：「這不是昨日在桃園裏打我的紅臉大漢麼？怎麼就是我家的外甥？但是舅母被外甥打了，羞也不羞，我還有何面目去見他？」轉回身來，往後就走。

那太太見了，登時大怒道：「這賤人卻也作怪！平日間見了外人，尚然潑喇喇，有許多說話，今日見了外甥，反是這等小家樣子。我兒，你且坐下等著，待我親去問他有何緣故。」說罷，往後要走。匡胤暗想道：「我如今若不說明，姥姥怎知就裏？」遂走上前來，一手攙住道：「姥姥且請回來，尚有說話。」太太道：「我兒，休要扯我，待我問他一個端的，為何見了別人不怕，見了外甥就羞怕起來？」匡胤道：「姥姥且休動怒，內中卻有隱情，待甥細說。」太太道：「我兒，你也說這混話，你從來不曾與這賤人相見，怎知有甚隱情？」匡胤道：「姥姥有所未知。我昨日未進千家店時，誤入桃園，因見園內鮮桃生得異種，況在初冬，覺得希奇，一時動了喜愛之心，不問而取，食了幾個。卻被丫鬟見了，報知舅母，舅母就拿著兩根鐵錘，趕到跟前便打。」太太聽了大怒，一手指定裏邊，高聲大罵：「賤人，你這沒廉恥的劣貨！外甥吃了幾個桃子，能值幾何？你便拿了這鐵喪棒去打他，可不打傷了我的親骨肉麼？」匡胤慌忙止住道：「姥姥且休煩惱，外甥還有話說。那時我一則未曾會面，不知是位長上，二則我生平賤性，不肯下人，因此得罪了舅母，致有害羞。祇怕舅母因羞成怒，外甥受責難當，還求姥姥做情解勸則個。」太太聽了，方纔明白，叫道：「我兒，你且放心，這是從未識面，一時得罪何妨？待我與你和解，你舅母自然不怪了。」

說完，來到後房，正見母夜叉獨坐床沿，羞慚憂悶，見了婆婆進來，即忙立起。太太叫道：「媳婦，方纔外甥告訴與我，昨日他在桃園經過，偶然見了鮮桃可愛，因此吃了幾個，你就將鐵錘打他，也算你倚大欺小，量窄不容。然從未識面，卻也怪你不得。自今與你辨明，便是一家人，長幼定分，再無多說。你可同我出去相敘，方是正理。」母夜叉道：「婆婆休聽一面之詞，這是油嘴光棍，專會騙人，他昨日打了媳婦，倒說媳婦打他，真是屈天屈地。婆婆不信，親看媳婦的傷痕，便知真假。」說罷，掀起衫衿，唾上唾沫，把臉上香粉紅脂一齊抹去。祇見他黃瓜一楞，茄子一搭，滿面盡是青腫。太太看了，也是暗笑，祇得說道：「按理講起來，原算外甥不是。但你做舅母的，也有三分差錯，我平日間常與你說，我家有個紅面外甥，自幼極是頑劣，你也聽見，難道一時就忘記了？你昨日未曾爭打，也該問他姓名，你怎麼這等粗魯，有此過端？如今這事，兩下俱不知情，總總不必提起。快依我出去，我便叫他與你請罪便了。」母夜叉聽了，不敢違忤，祇得跟到前堂，還把衣袖兒將臉遮掩。太太道：「你們今日見了，不必再說，彼此舅母外甥，原是一家人，可重新見禮，盡都消釋。」母夜叉聽了婆婆分付，祇得把袖兒放下，露出傷痕，垂頭不語。匡胤上前，雙膝跪下，口稱：「舅母大人，甥兒未睹尊顏，冒犯長上，罪在當責，懇求海量，涵容饒恕則個。」母夜叉聽了，笑了一聲，答道：「公子請起，不必記懷。早知甥舅至親，不致粗魯。是我無眼，多有失禮。」那太太在旁大喜，將匡胤扶起，叫道：「我兒，你們既已說明，皆休記懷。起來坐著。」

匡胤道：「姥姥，舅母雖然饒恕，祇是還望與外甥說個大情。」太太道：「方纔我已講過，你舅母已經不罪你了，還要說甚情？難道你打了兩次不成？」匡胤道：「非也。這個大情，姥姥說來有些不妥，必須舅母肯說，方可依允。」太太道：「這話一發糊塗，我卻不解，這裏祇有你我等三口至親，還有那個在此，又要說情？看你意思，難道連舅母也都打了不成？」匡胤道：「不敢欺瞞，實是孫兒粗魯，又得罪於舅母了。」遂把王家店的事情，細細說了一遍。太太聽了，也是驚駭，暗暗想道：「我的兒媳都被他打了，這事如何理說？媳婦的火性，雖然被我制服倒了，兒子的火性，叫我怎好再服？這個必須媳婦去壓，方纔使得。」遂叫道：「我兒，你這不明道理的孩子，從小專好惹禍招災，長大了還是這般情性。你得罪了舅母，我把這情說了，幸而寬恕。今又得罪了舅母，我若再說，顯見得偏疼外孫，不疼兒媳了，這情實難再說。你既得罪，祇好自己去請罪，倘你舅母也似舅母的大量，或者饒恕了你，亦未可知。」說罷，並不做聲。匡胤也是默然。那母夜叉見了，心中暗想道：「我的事情既不與他計較，丈夫之事何不一力承當，也與他和解，覺得見情些。況我細觀此子，真乃英雄俊傑，後必大貴，日後相逢，也顯光彩。」主意定了，開言叫道：「公子放心，婆婆也不須多慮，這些須小事，我便與你們和解。但他本性剛強，急切未肯依允。為今之計，等他回來之時，公子且莫見他，婆婆也不要出面。待媳婦行事，須得如此如此，方纔穩妥。」太太聽了，十分大喜，稱贊賢能。匡胤心中感激，上前拜謝。

說話之間，已是黃昏時候，祇聽得外面人聲喧嚷，火光沖天。有丫鬟進來通報道：「二爺不知何故，領了帥府眾人，在外屯扎，自己將次進來了。」原來杜二公因被匡胤打敗，逃奔上山，與那兩位大王商議定了。點集三百嘍囉下山來時，天已傍晚，更兼心中氣怒，腹內飢餓，未到千家店去，先至家中，欲要飽餐戰飯，然後整備擒龍。當時母夜叉聽了，即請太太與匡胤回房躲避，自己獨坐堂中，兩旁立著數個丫鬟，分付不許點燭。方纔說了，祇見外面燈籠火把，杜二公緩步進來，到了後堂，開口問丫鬟道：「你奶奶往桃園裏回來不曾？」丫鬟道：「回來了，那上面坐的不是奶奶麼？」杜二公聽言，接過燈來一照，走至跟前，叫聲：「二當家，怎麼這時候還不叫丫鬟點燭？為甚不回房去，獨坐在此，有何事故？」問了數聲，並不答應，遂把燈籠提起，對面一照，吃了一驚，說道：「賢妻，你的面目為甚這等模樣？」母夜叉故意痛哭，祇不答應。

杜二公又問道：「賢妻，莫不有人打了你麼？」丫鬟在旁答應道：「誰敢打我奶奶？這是太太發惱，因此把奶奶責打了幾下，故而在此痛苦。」杜二公道：「為甚婆婆打你？卻為何事衝撞了他？你可訴說我聽，我去哀求饒你。」母夜叉立起身來，帶淚罵道：「天殺的！我從不敢衝撞婆婆，多是你惹下的禍根，連我受打，還來問我做甚？」杜二公驚問道：「我惹下的甚麼禍根？倒要說個明白。」母夜叉道：「你打了婆婆外甥，乃是東京的趙公子，他尋上門來認了姥姥，哭哭啼啼告訴一遍。老人家痛的是外孫，見他被你打了，一時怒發，抓不著你，先把我打了一頓出氣。這禍根不是你惹，倒是我惹的麼？」杜二公聽了，心中納悶，叫道：「賢妻，你這說話，我實不明，那趙家縱然有個外甥，從來未曾會面，知他面短面長？曉他穿青穿白？況東京離此有二千餘里之遙，他又不來，我又不去，焉能打得著他？這是無中生有，空裏風波，我實不解。」母夜叉道：「你的外甥，現在這千家店上，青扎巾綠扎袖的一個紅面大漢就是。你在王家店門首打了他，晌午的事情，難道你忘記了麼？」杜二公聽了這番言語，祇氣得目瞪口呆，搓手躑躅，半晌說不出話來。祇因這番謀劃，有分教——策調和骨肉，怒氣成歡。片言指點英雄，邪行歸正。正是：

平旦雞鳴分舜蹠，臨機棒喝定魚龍。

畢竟杜二公怎生回答，且看下回自知。

第二十五回

杜二公納諫歸正 真命主違數罹災

詩曰：

徒步逾秦嶺，道阻勢逶迤。

聊為寂寞唱，慨彼陟岵詩。

宵風入我目，襟期可設施。

得遂凌雲志，豈使俗人欺。

一朝分割後，甘自盡禮儀。

言旋雖雲樂，禦侮後當期。

話說杜二公聽了妻子這番言語，半晌不做一聲，心中想道：「原來王家門首打我的 這個紅臉大漢，做夢也不知是我的外甥。他打了我，倒來說謊，我母親怎知委曲？聽了 一面之言，痛了外孫，先把媳婦拿來出氣，若然見我，決是動氣。」遂又嘆了一聲，叫 道：「我那褚氏賢妻，你道我回來做甚？」原來那母夜叉乃是本處一個富戶褚太公的女 兒。這太公單生一女，自幼專喜使槍弄棍，因是愛惜心甚，見他力大氣高，祇得任他性 子，不去禁戒。後來杜二公聞知其名，親自上門求親。太公見他英雄氣概，一口應承， 行聘過門，成其姻眷。這也是旗鼓相當，陰陽得所。當下褚氏仍裝了怒容，答道：「我 知道你回來做甚？」杜二公道：「我若不說，你怎知其中備細？我今日下山，該是千家 店上抹穀。剛到王家門首，有一個紅臉大漢頂名出來，把我的法製狗肉吃盡，一心要尋 我是非。我怎肯容情？彼時與他爭打起來，誰知他武藝高強，力氣又大，我一時對他不 過，反被他打了一頓。你若不信，可看我的面目，卻也與你不相上下。我一時氣悶，回 到山寨調兵，指望前去捉他報讎，誰知是我的外甥。他既打了我，為何又跑到母親跟前 講這謊話？真是難纏。不知母親在那裏？待我去訴訴冤屈。」褚氏道：「婆婆痛惜外孫 打壞，現今氣倒在房裏。」

杜二公聽說，祇是搖頭嘆氣，提了燈籠，來至母親房前，祇見房門緊閉，寂靜無聲 。杜二公即忙高叫道：「母親，孩兒回來了，請母親開了房門，孩兒有話。」太太在裏 故意答道：「我知道你回來，誰要你進來見我？」杜二公道：「母親，且開門，孩兒有 樁屈事，特來告訴。」太太道：「有甚麼屈事？無非倚大欺小，打了外甥。指望到我跟前，要我說情，祇怕不穩。」杜二公道：「母親休要聽他說謊，待孩兒把這始末根由， 訴與母親知道，便見誰是誰非。」遂把下山抹穀，至王家店吃打，從頭至尾，隔房門告 訴了一遍。太太道：「哎喲！我起初祇道是舅舅打了外甥，如今聽你說來，卻是外甥得 罪了舅舅，怪道這孩子跑到這裏，原來自知理虧，做此模樣。我兒，你既然吃虧，看我 做娘之面，恕了他罷，待他再到家來，我便叫他磕頭與你賠罪。」杜二公道：「既是外 甥，也就罷了。怎麼他竟自去了？孩兒想起日前有個相面先生，名叫苗光義，到山上來 看相，相到孩兒跟前，留下幾句言語，他說道：

甥打舅兮即日見，趙家九五他登殿。

招兵買馬積糧儲，好與君王將功建。

這先生陰陽有準，推算無差，說的甥打舅，今日果應其言。以此看來，他日後必然大 貴，我們外戚也是榮耀非常。他既然上門，母親也該留住在此，怎就放他回去？」太太 聽了，大笑不止，開了房門，叫聲：「吾兒，你既要見他，待做娘的趕他轉來，與你相 見何如？」杜二公道：「母親，你年老難行，怎的趕得他上？」太太大笑道：「我兒， 你真個要見他麼？遠不在千里，近祇在目前。若要見時，我便叫他出來便了。」遂命丫 鬟去請趙公子出來相見。丫鬟去不多時，祇見匡胤走入房來，見了杜二公，倒下身拜， 叫聲：「舅舅大人，愚甥一時橫行，得罪長上，今日至此，請舅舅整治。」杜二公見了。慌把燈籠遞與丫鬟接了，用手扶起，道：「賢甥不必過謙，是不明，以致舅舅魚鱗，今日相見，實出望外。」遂命丫鬟張燈，便請太太匡胤同至前堂。

此時堂上燈燭輝明，褚氏尚在等候，早見丫鬟送出酒席。至親四口，同坐歡飲。杜 二公又叫丫鬟傳令出去，著眾 嘍囉各歸山寨。當時飲酒之間，杜二公把苗光義的詩詞， 讀與匡胤聽了，說道：「看這先生，實有先見之明，諒賢甥日後必然大貴，愚舅舅亦定 叨光矣。」匡胤道：「舅舅為何聽術士之言，彼乃虛誕之詞，何足深信。」杜二公道：「不 然。觀詞達理，遇事推情，吾非誤聽其言，實因他陰陽有準，纔能信服。況賢甥器 宇不凡，定成大事。望賢甥自愛，勿再多疑。」正說之間，祇見褚氏格的一聲笑道：「 原來吾外甥有皇帝之分，卻也不枉了這一頓。」杜二公聽了，不知就裏，便問其由。褚 氏道：「實不瞞你，我先領教了外甥一頓。」太太接口，遂把桃園內的事情說了一遍。 杜二公道：「我夫婦二人，多已承教，足見賢甥英俊過人矣。」於是四人重復歡飲，直 至四更而罷。杜二公遂命丫鬟收拾書房，請 匡胤安歇。

次日清晨起來，飯畢，杜二公叫丫鬟請小姐出來相見。那褚氏已生一女，年方二七 ，名喚麗容，生得嬌艷娉婷，端莊厚重，不似母親羅剎形容，羸羸體段。當時出來，與 匡胤相見過了，即便回房。匡胤心中甚加驚異。

過了一日，匡胤便欲告辭。杜二公那裏肯放，說道：「賢甥，你我至親，本當盤桓 多日，何必見外，急欲辭行？」匡胤道：「甥兒並非見外，祇恐安閑在此，空費歲月， 因此欲往禪州訪友。倘順便得遇苗先生，也要與他一敘。」太太叫道：「我兒，你千山 萬水來到此間，好不容易。我見你這般豪傑，正在歡喜，怎麼就要分離？我那裏放心得 下，好歹且過了年去，也不為遲。」匡胤道：「姥姥，外孫本該從命，奈我拋親棄室， 遠奔他鄉，祇為避難逃災，出於無奈。因想前日苗先生寄一柬帖與我，上面言語，已有 幾件應驗，委實要去尋他，問問終身結局何如。還有兩個契友，也在那裏，所以要去尋 訪。望姥姥不必苦留。」太太道：「我兒，你既不肯住下，想去志已決，我也難以苦留，祇是訪著了苗先生與那朋友，必須再來看看老身。」匡胤道：「不須姥姥叮嚀，若有 空閑，定然來望。祇是外孫的行李馬匹等件，俱在王家店內，須望舅舅差人取來為妙。」 杜二公見留不住，祇得著人往王家店取齊物件，一面整備酒筵送行。

飲酒之間，匡胤執杯說道：「愚甥有幾句迂言，願當奉告，望母舅擇取。」杜二公道：「賢甥有甚言語，便請即說。」匡胤道：「甥聞良善者世所寶，強暴者眾所棄。母舅雖係綠林聚義，山寨生涯，然須保善鋤強，不愧英雄本色。這抹穀營生，斷然莫做，替天行道，乃是良謀。但當聚兵積餉，以待天時，若得皇詔招安，便可建功立業，名垂竹帛，榮耀多多矣。愚甥越分僭言，望母舅勿罪。」杜二公聽了這等言語，心中大喜道：「賢甥金玉之言，愚母舅頓開茅塞，從此改過自新，當歸正道。但賢甥此去，若得空閑，便望再圖會晤。」匡胤允諾。須臾席散，早見王家店去的人，已把行李刀馬俱各取來交割。匡胤把行車兵器捎在馬上，已畢，便來拜別。那太太與杜二公褚氏多來相送。杜二公手執兩封銀子，送與匡胤為路費之用。匡胤並不推辭，即便拜謝，別了各位，上了征鞍，灑淚而去。正是：

從此雁音西嶺去，他年鳳詔自東來。

自此，杜二公聽了匡胤之言，與那二位好漢商酌，將平日號令改換一新，凡過往客商，秋毫無犯，賢良方正，資助盤纏，若遇汚吏貪官，土豪勢惡，劫上山去，盡行誅戮，資財入庫，給賞兵需。因此山寨十分興旺，那四下居民盡皆感德，安居樂業，稱頌不休。這裏山寨之事，按下不提。

單說匡胤別了杜二公，離了千家店，策馬而行，非止一日，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有座城池。縱馬而行，來到城門下，舉眼觀看，祇見上面鐫著五索州三字。匡胤暗想道：「我記得苗光義的柬帖上，說是五索州莫入，今日至此，不意果有這城名。吾如今依著他言語，不如繞城往別處去罷。」纔要轉身，忽又想到：「我如今往別處去了，倘苗先生仍在城中開館，卻不當面錯過，失了機緣，枉費這一番心志？不如且進城去，或者遇著，也未可知。」主意已定，拍馬進城，祇見滿街上大小舖戶，買賣興旺，真是人煙湊集，十分鬧熱。

匡胤信馬由韉，來至十字街頭，祇見中間搭著一座高臺，眾人四面圍繞，各各翹首觀看。卻是彼處的風俗，神誕佳辰，那百姓們湊份兒敬神演戲。匡胤收住了馬，就在旁邊停駒觀看。那臺上鑼鼓喧天，吶喊震野，正演那出《隋唐傳》的故事，乃是單雄信追趕李世民。當時那臺上單雄信狂叫如雷，精神抖擻，追趕秦王。追得正在危急之際，把個匡胤急得心慌意亂，想道：「怎麼不見尉遲恭出來救駕？若再遲了，可不把個創立天下的皇帝，被他拿住了麼？有了，待我搭救了他罷。」遂把馬三鐵送的神插弓拔出，搭上了連珠箭，拽滿弓弦，嗖的一箭射去，正中在單雄信左膀上。祇見那單雄信翻身撲倒在臺板上，滾了幾滾，便不動了。那臺上的人盡都慌了，登時住了鑼鼓，往下一看，一齊亂叫道：「不好了，臺底下有個騎馬的紅臉醉漢，射死人了，快些拿住！」下邊看的眾人，也多亂嚷道：「果然他手內還拿著弓箭，騎著紅馬，不可放他走了。」發聲喊，把匡胤圍住。內中有個姓解的，名喚解保，乃是五索州的團練長，原是韓通的徒弟，當時在大名府也曾會過匡胤，今日見面，分外眼清，遂乘馬上前，大聲叫道：「爾等百姓休要放走了他，這就是殺死御樂的趙匡胤，現今奉旨畫影圖形的拿捉，不想今日自投羅網。爾等須要拿住，好去請功受賞。」那解保手下有四個徒弟，五百團練民兵，都在臺下看戲，聽了這聲分付，一個個摩拳擦掌，奮勇爭先，發喊圍裹將來，把匡胤圍在中間，一齊攻擊。但見：

內外重重千萬人，四圍困住布煙塵。

長槍祇望咽喉刺，短棍齊鑽肋下騰。

梢棒朴刀相奮武，撓鉤套索盡飛掄。

同心並膽盤旋繞，希望功成不世存。

匡胤見了，全無懼怕，掄開九耳八環刀，四面招架，轉折騰挪，上護其身，下護其馬，毫無滲漏之處，祇是四下人多，一時衝突不出。那解保看見匡胤這等勇猛，恐他殺出重圍，被他逃走，遂叫四個徒弟去把四門緊閉，各備器械，端整捉人。這裏督令民兵，用心攻殺。

匡胤招架了多時，望那兵少處砍倒了數人，乘勢殺出，衝開血路，拍馬正向南面走來。至城門邊，祇見城門緊閉，正欲上前砍門闖出，忽被解保的二徒弟叫做江弔客，瞧見匡胤要來闖門，連叫軍士把城磚拋下去，一塊正打在匡胤頂門，吃了一驚。纔要轉身，不防又是一塊飛將下來，卻打在青纏巾上，從耳邊擦了下去。匡胤慌了，說聲：「不好！」急把刀撥回時，上面又是一塊打來，幾乎打落下馬。心下著驚，竟望東門而來。將至城前砍鎖，早驚動了解保的大徒弟叫做鄧喪門，他在城上了望，看見匡胤欲來砍門，急令軍士把城樓上銅瓦掀下來亂打，一塊正從匡胤耳門上蹭過。匡胤大驚不迭，抬頭正看，祇聽得一聲響處，又是一塊銅瓦打來，卻好打在那赤兔馬的頭上，那馬負痛，嘶嚶一聲叫，弔回頭，順著一條小巷裏竄將進去，幾乎把匡胤掀下馬來。匡胤見東南二門多無好勢，諒難出去，祇得投正北而走。來至北門，祇見城門也是緊閉，思量要斬關而出。怎當得城樓上有解保的第三個徒弟叫做史黃幡在此把守，他見了匡胤，即忙分付眾人：「拿了炮石，快快打下。」說聲未了，祇聽得上面嗖的一聲響，那個炮石正望著匡胤的面門打來。匡胤急往後一閃，幾乎打著，那炮石就弔在地下，把塵土捲得亂滾。

匡胤見有整備，不敢前行，帶轉了赤兔馬，復望西門而來。正走之間，祇見街北裏一座廟宇，門前立著一位老者，見了匡胤，將身跪下，口內說些言語。有分教一役鬼驅神，再睹明良來護衛。披星戴月，重逢手足話晨昏。正是：

滿目干戈誰抵敵，遍腔憂憤孰捫談。

不知老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五索州英雄復會 興隆莊兄弟重逢

詞曰：

客路多愁，風景寒飈。怎禁那，虎狼臨頭。漫相爭持，幸有英儔。盡掃蜉蝣，深款曲，意情留。

襟期絕俗，奔走單驢。憤同盟，去矣難求。誰將往事，肯付沙鷗。一朝聚樂，伊故事，要重修。

### 右調《行香子》

話說趙匡胤在五索州城中，被解保領了民兵圍捉，幸而殺出重圍，欲要斬關而出。誰知那東南北三門多有整備，不但不能出去，反受了三磚兩瓦炮石之危，祇得帶轉了赤兔馬，欲望西門出去。正走之間，祇見那路北裏有座廟宇，那廟內走出一個老者來，蒼顏白髮，手執藜杖，望著匡胤將身跪倒，口稱：「小神本境土地，特來接駕。」匡胤見了，心甚驚疑：「這老者為甚這般跪接於我，莫非其中有詐，諒要騙我下馬，就好擒住我？我且混他一混，看是如何。」說道：「你這老者，既稱土地，為何不早來救護，尚時遲遲，與我把頭砍了。」匡胤本是戲言，欲要試他有計沒計，誰知真命帝皇，虛空自有神護，話纔說完，早有值日功曹聽了聖旨，就把土地登時砍了。匡胤見老者頭兒落地，心甚驚訝，定睛細看，乃是個泥塑的土地，方纔信以為真。至今五索州古跡尚存。

此時城中百姓因見民兵沸亂，擒捉殺御樂的欽犯，各家兒都是關門閉戶，路上通無行人，任從兵馬往來追捉。當下匡胤看那廟宇，那門上邊有一匾額，寫著城隍廟三個金字。看罷，纔要轉身，祇見廟內又跑出一個人來，禿頭象筍，圓領烏靴，走上前來，躬身下拜道：「小神本州城隍接駕。」匡胤想：「方纔土地，此時城隍，我趙匡胤莫非日後果有帝王之分麼？」叫道：「城隍，我今誤入此城，陷遭困迫，你救護來遲，先貶你雲南駐足，我若出不得這五索州，還要問你一個重罪。」那匡胤金口玉言，非同小可，城隍不敢停留，連忙謝恩起來，就往雲南而走，心中想道：「我雖受貶，倘真主一時有失，我神性命亦難保矣，須尋一個救駕之人，方纔好往雲南而去。」正是：

莫道幽明多間隔，果然賞罰自相符。

不說城隍在空中尋人救駕。且說匡胤斬了土地，貶了城隍，纔要轉身，祇聽得後面喊聲大振，塵土飛揚，乃是解保帶了團練兵並四個徒弟，各執撓鉤套索，棍棒刀槍，一齊望西趕來。追至城隍廟前，又把匡胤圍住了，各人舉了兵器，亂戳亂砍。匡胤掄刀招架，往外衝突，不防背後伸出幾把撓鉤來，把匡胤的袍服搭住，扯去了數縷。匡胤手中刀雖然前後遮護，怎當他兵馬眾多，難尋出路，心下甚是慌張。

且說城隍往南而走，尋訪救駕之人，一時難得，甚是著急。祇見前面有座酒樓，忽然想起一人，乃上界金甲神祇轉凡，姓史名魁，生來力大無窮，現在酒樓上走堂。城隍道：「此人前去救駕，方得成功。」遂把神光一起，上了酒樓。正值無人飲酒，史魁悶坐無聊，在那裏打盹。城隍在夢中叫道：「史魁聽著，今有真命天子，在城隍廟前有難，汝可快快前去救駕，日後不失封侯之位。須認赤面紅駒，便是真主。汝可快快醒來，勿得怠慢。」那史魁猛然醒來，那裏肯信？自言自語道：「俺真晦氣，正在好睡，沒要緊做這春夢，那真命天子飛也飛不到這五索州來，有甚麼的駕要我去救？封甚麼的公侯婆侯？不要管他，我自打我的盹。」說完，又是呼呼的睡了。那城隍好不著急，又把史魁叫醒。如是者三次。史魁驚覺，心內思量道：「我一連三次做了此夢，決有原故。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趁此空在這裏，且到城隍廟前看看，便知真假。」即忙站起身來，下了酒樓，祇推解手，跑到街中。復又想道：「既然要去救駕，必須有了一件軍器才好，若祇赤手空拳，幹得甚事？」一面兒走，一面兒瞧。忽見路旁有一根幌竿，約有碗口大小，其長丈餘，覺得稱手可用。即時將竿扳倒，扯來掄在肩上，邁步望城隍廟來。果見有許多人馬，圍住在那裏廝殺。史魁暗暗稱奇道：「我說是夢中的虛話，誰知果有其事。」即忙掄動幌竿，闖入重圍，正遇解保，史魁順手祇一竿，把解保打去了半個腦蓋。又是幾竿，一連打倒了數人。那四個徒弟與這些團練兵見史魁來得凶狠，更兼解保已死，古云：「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看這風色不好，心中俱各著慌，那裏還敢廝殺？哄一聲，各望四野裏亂竄奔散。

匡胤正欲追趕，祇見那史魁認得是趙匡胤，即忙叫道：「趙公子，休得趕他，且請回來，別有相敘。」匡胤聽說，回頭觀看，卻原來就是枯井舖相會之人，心中大喜，即便下馬，與史魁相見，說道：「自從分別以來，常懷渴想，不意今日又蒙相救，使弟感激不忘。」史魁道：「些須薄力，何足挂齒？但此城不可久居，小可自當相送出城，免得又生別議。」匡胤感謝，牽馬與史魁並步同行。又問史魁因何在此，重能相會？史魁道：「自與公子別後，無處存身，因而同了老母來此五索州，酒店中幫閑過日，所得微資，權為養母之計。小可本不知公子駕臨，因今日無事，打盹片時，夢見城隍命我救駕，不想正遇公子，誠大幸也。」匡胤見史魁孝義俱全，心下十分愛敬，因說道：「既史兄流落在此，尚無際會，何不與小弟同往禪州尋些事業，便可榮身矣。」史魁道：「本欲與公子同行，奈因老母在堂，無人侍奉，不敢遠離。日後倘或重逢，願隨鞭鐙。」匡胤聽了，不勝感動，遂把杜二公送的兩封銀子取來，送與史魁，道：「這些須薄物，權為薪水之助，聊表趙某寸心。他日若得空閑，願期相會。」史魁義不容辭，祇得拜受。兩個說話之間，不覺已出了西門。來至一高阜之處，史魁辭別道：「公子此去，路途保重！小可因有俗事纏身，不能遠送了。」匡胤聽言，心中不忍分別，祇得也說了一句：「保重！」依依不捨而別。後來太祖下河東，方與史魁相會。有詩為證：

神助英雄救駕功，疆場威武孰能衝。

依回不忍分離別，中夜殷勤心際空。

不說史魁回城歸店。且說匡胤上馬提刀，望前行走，一路上不住的贊嘆苗光義陰陽有準：「他叫我五索州莫入，有三磚兩瓦炮石之災，今日果應其言，毫釐不爽。我此去務要訪他，問問後舉如何。」行路之間，天已傍晚下來，況此時正當隆冬之際，陣陣寒風，透人肌膚，匡胤也覺身上寒冷起來。跳下馬，將行李打開，取出那王員外所贈的棉衣，把來穿在裏面。又因日中廝殺了多時，口中煩渴，把摘來的兩個雪桃食了一個。打好包裹，拴在馬上，跨上雕鞍。策鞭而走。原來此處乃是山僻幽徑，名叫寂寞坡，人煙稀少，樹木參差，來往人疏，那裏有得宿店？匡胤見是這等冷靜，無處安宿，心慌意悶。正走之間，祇見前面山側裏露出一間茅屋，那門首立著一個婆婆，手內抱了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正在那裏觀看。匡胤緊馬上前，見了婆婆，下馬施禮。那婆婆慌忙還禮，問道：「客人何來，有何話說？」匡胤道：「小子

乃東京人氏，欲往禪州公幹，因錯過了 宿店，無處安身，欲求婆婆方便，借宿一宵，不知可否？」婆婆道：「原來客人要過宿 的，這卻不妨。況此幽僻路途，怎好夜間行走？但是草舍不堪，恐有褻慢。」匡胤稱謝 過了，把馬拴在屋旁樹上，取了行李，跟了婆婆，至中堂裏坐定。那婆婆抱了孩兒，往 內取了燈火出來，擺放在桌上。復請匡胤把馬帶了進來，就繫在天井之中。又將柴扉閉 上。然後復到草堂，彼此問答了一回。匡胤又問：「府上還有何人？」婆婆答道：「老 身所生一子，因出門生理，不在家中。娶過媳婦，生下這個孫兒，已是四歲，極是聰明，因此老身倒也喜歡。」正說之間，祇見那孩子曲過身來，望了匡胤要抱。那婆婆笑道：「你看這孩子好不作怪，方纔說他聰明，他便真個裝這聰明出來，見了客人，就要累 他抱了。」匡胤心中亦是喜歡，接將過來，坐在膝上。那婆婆回身往裏，便叫媳婦端整 晚膳去了。

匡胤獨坐草堂，細看這孩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相貌端方，想他村僻人家，生得 這樣兒子，日後福分亦是不小。正在思想，忽聽得四下裏陰風颯颯，亂捲塵沙，險把把 燈火亦多吹滅。這孩子卻也稀奇，從那風起之時，他便伏在匡胤懷中，甜甜的睡了。匡胤見這風來得古怪，振起精神，望外觀看，祇見那天井中，隱隱的有幾個人兒閃來閃去，卻不進來。耳邊又聽他唧唧噥噥，在那裏說話，卻又聽不得仔細，但聽他說：「吾們 奉命而來，又被這位皇帝做情抱了，叫吾們怎好下手？祇索回去便了。」後面又有幾句 聽不出來。說完，又是一陣旋風，卻已不見了。匡胤明知鬼祟，未曉緣由，祇驚得毛髮 聳然，不敢聲響。

看官們有所不知，蓋因這孩子本有根器，托生人間，他的命裏該有這一遭關煞大難，所以閻君特差鬼卒前來降禍，雖無性命之憂，終有淹染之苦。卻是這孩子天大福緣，命多厚祿，得遇匡胤暗中救護，免了災殃。閑話休提。

當時婆婆送將晚膳出來，卻好這孩子已醒，接過來抱了，便請匡胤用飯。須臾食畢，婆婆收了進去，請過匡胤安置，然後將中門閉了，往裏去訖。匡胤鋪開行李，將身安 睡。一宵晚景無詞。

次日起來，匡胤請出婆婆謝別，送上一錠銀子作為謝儀，婆婆那裏肯受。正在推辭，祇見那孩兒慢慢地走將出來，見了匡胤，嘻嘻的笑，匡胤大喜，把這銀子遞與他拿了。那婆婆推辭不得，祇得謝了。當時匡胤別了婆婆，牽馬出門，將行李兵器一齊捎放好了，縱身上馬，望西而行。一路上又過了些山川原隰，城市村莊。

那日正行之間，祇見正南上有座莊子，屋宇參差，人煙稠密。匡胤策馬進莊，見那 北首有座酒店，即便下馬，提了行李物件，入得店來，揀副座頭坐下，便叫酒保端上好 熱酒三角，豬肉一盤。酒保道：「敢告客人得知，熱酒豬肉都已沒了，祇用些冷酒素菜 罷。」匡胤發怒道：「你那鍋裏煮的不是肉，爐內燙的不是酒麼？直恁的欺負人，揀人 買賣，是何道理？」酒保道：「原來客人不知，這鍋裏的肉，爐裏的酒，卻不是賣的， 乃是敬我們這興隆莊的黑吃大王財神爺，所以不敢便賣。」匡胤道：「怎麼的叫做黑吃 大王？如今卻在何處？」酒保道：「若說起了財神爺，客人也須敬重哩。我們這座莊子，向來稱為孟家莊。數年前出了一個妖怪，在這莊上作耗，每年一期，要童男童女祭賽，方保得合莊公然無事，若不祭賽，他便攪得逐家兒人丁離散。因此，都奈何他不得， 活活的把男女小兒作為羹饌，其實可憐。卻在秋未間，來了這位財神爺，聽說妖怪，他 便立心要去拿捉，我們眾人祇得將他送到廟中。那財神爺真有通天的手段，徹地的才情，一夜之間，便把妖怪降伏了，原來是個鹿精。故此，我們眾人留他在廟裏住下，輪流 供養，鎮壓邪魔。我們得這財神爺在此，不但家家安靜，連這座莊子也興發起來，所以 改做為興隆莊。今日該是我們供膳，財神爺現在店後歇息，所以不便把這酒肉貨賣，望 客人莫怪。」匡胤道：「原來如此。既是這大王伏妖除害，安鎮村坊，便是有功於民，也算是個豪傑，俺便去會他一會何妨？」酒保道：「這卻使不得，那大王生性凶狠，一 怒之間，不顧好歹，便要打人，勸客人莫去見他罷。」

匡胤堅執要去，酒保再三阻擋，祇是不聽，立起身來，往裏便走。祇見裏面有間潔 淨書房，居中擺了一隻桌子。那桌上有一條大漢，滿身都是青衣，橫著身軀，眠在桌上，臉兒朝著裏面，口內唱著曲兒，說道：

「南來雁，北去雁，朝夜飛不厭。

日日醉呼呼，幾時得見我的二哥面？」

當下匡胤見了大漢，聽了聲音，暗道：「這是我的兄弟鄭恩，為何獨自在此，卻不見有 大哥？但方纔聽他的言語，甚有顧戀之心。我且不與他相見，耍他一耍，看是如何。」遂輕輕挨到跟前，望著鄭恩後背，就是一拳。

鄭恩大叫道：「那個驢球入的和樂子玩耍？」說了一聲，翻轉身來，望外一看，見 是匡胤，即便滾下桌來，說道：「樂子醒著呢，還是做夢兒？」匡胤道：「兄弟，你方 纔尚是唱曲，明明醒在這裏，怎麼說起做夢來？」鄭恩聽了，跪了去道：「樂子的二 哥，自從與你分手以來，沒有一日不想念著你，今日天賜相逢，樂子便歡喜殺了也。」匡胤連忙扶起道：「兄弟休得如此。那大哥如何不見？你獨自一個，怎能得到此地？你 可說與我知。」鄭恩道：「不要說起。樂子自從跟伴著他，到得泌州，失去了褲兒裏的 銀子，他又病倒在飯店中，卻又心地狹窄，日日的吃用又不稱樂子的心，故此拋了他， 跑到這裏。除了一個妖怪，眾人留我在此鎮壓，竟得了安身。祇是放不下你有仁有義的 二哥，今日得見了你，樂子便已心滿意足。」匡胤聽了，傷心嗟嘆道：「賢弟，愚兄孤 身遠奔，也無日不念手足之情，今日相逢，實為天幸。但大哥乃是兄長，不該拋棄分離。他有甚不是，須該忍耐三分，纔是正理，怎麼粗心忿氣，如此胡行？有傷情義。不知 流落何方？愚兄委實放心不下。」鄭恩道：「二哥，你休要想他。樂子若再跟他幾日，定要餓死，焉有今日這般好處？你看樂子穿的這樣華俏，那吃的又是恁般豐滿，這等奉 養，樂子實是稱心，還要想他做甚？」匡胤聽畢，仔細把鄭恩一看，見他自上至下，都是青色布衣，故意獎道：「好好，果然華麗端嚴，愚兄萬難及一。」

鄭恩不覺大喜，忙叫店小二快將酒食進來。那小二整齊了魚肉葷腥上好熱酒，送將 進來，擺於桌上。弟兄二人對面坐下，開懷暢飲。飲夠多時，鄭恩也問匡胤行藏。匡胤 把分別以後事情，一端一端的細說。說到了桃園事情，鄭恩便接口道：「可惜這樣鮮桃，樂子沒分，也得一個嘗嘗便好。」匡胤道：「賢弟愛吃，愚兄尚有一個在此。」便叫 店小二把行李取來，匡胤往包裹內取出剩下的這個雪桃，遞與鄭恩。鄭恩見了，先喜個 不了，慌把這雪桃做幾口嚼了下去，口內祇叫：「妙，妙。」手內又拿了酒杯直吼。那 匡胤又將以後事情，一齊訴畢。鄭恩大喜。兩個又復歡飲，直至傍晚而



撤。店小二進來收拾已了。鄭恩便邀匡胤到廟中安住，叫店小二背了行李，出來拿了軍器，牽了馬匹，跟了兄弟二人，一齊來到廟裏。小二把什物交割了，告辭回去。

匡胤看那廟宇，雖然神像全無，倒也收拾得整潔。遂把行李打開，鋪設停當。那馬就拴在庭心內窗柱上，喂了些草料。當下點上燈火，弟兄二人，又是談談說說，分外親密。那鄭恩叫道：「二哥，你如今也不要東奔西跑，沒有著落，不如就在這裏住下，那些眾人聽了樂子的朋友，誰敢不來奉承？咱們二人在此，豈不快活？」匡胤道：「賢弟，愚兄有一言相告，願汝擇取。」那匡胤正氣嚴詞，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一閑人為數月之徵人，遺像作萬年之寶像。正是：

說開心事驚天地，提起行藏震古今。

畢竟匡胤說出甚麼言語，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鄭恩遺像鎮村坊 匡胤同心除妖魅

詩曰：

憶昔君從東道至，驅馳多遇殷憂事。

履危涉險不尋常，奮臂飛騰雲雨至。

自慮稅駕屬何方，欵然中道意彷徨。

繾綣適逢知己友，促膝談心在廟堂。

百年瞬息如駒隙，白首徒傷奚足則。

丈夫志氣須超凡，食前方丈終休歇。

雄才大略及時揚，願作干城功滿場。

徒使遺神及繪像，千秋能否有褒獎。

話說趙匡胤在興隆莊酒店內遇著了鄭恩，彼此離別多時，情深意篤。談論之間，鄭恩祇圖安樂，因此勸著匡胤，不要奔走風塵，伴他及時快樂，絮絮滔滔說了一遍。匡胤道：「賢弟言之差矣。我與汝都是頂天立地之人，須當推施雄才，待時展布，或者圖個封妻蔭子，竹帛垂名，上不愧於祖先，下不負乎一身，方是丈夫志氣，若然貪圖安樂，靠人營生，乃是庸夫俗子所為，豈是我終身事業？賢弟聽我之言，休圖安逸，苟且存身，決當努力著鞭，冀求進取，斷不可墮了主意，將平身自命之志，埋沒不聞，便與草木同朽，那時悔之晚矣。」匡胤一席話，把鄭恩說得垂頭嘆氣，半晌無言，想了一回，方纔開口道：「二哥，樂子聽你的言語，實是有理。就要樂子離了此地，也是容易，但如今往那裏去安身？咱們須要商議定了，纔好走路。」匡胤道：「大丈夫處世，四海為家，何處不是安身之地？賢弟祇管放心，與同愚兄此去，定有下落。」鄭恩依允，便同匡胤各各安睡。

次日起身，即叫一個從人，分付道：「你去把莊上的頭兒傳來，樂子有話商量。」那從人就去把興隆莊上的為頭老者，俱各邀到廟中，一齊施禮。鄭恩拱手還禮。那眾人見了匡胤，便問鄭恩道：「好漢，這位是誰？」鄭恩道：「這是樂子的二哥，極是有仁有義的，你們也來見個禮兒。」眾人又與匡胤見過了禮。然後鄭恩開言說道：「眾位鄉親，今日樂子傳你們到來，非為別事，祇因咱的二哥當年在關西放債，放去十萬八千兩銀子，沒有到手，如今要請樂子同去取討利銀，故此傳你們到來，樂子就要辭別。」眾人道：「大王，你是個財主，又是個福神，自從來到小莊，降伏了妖怪，請得英雄住下，以鎮合莊，便是風調雨順，地旺人興，真乃一方的佑神，百姓的吉星，我們怎肯捨得你去？還望安心住上幾時。」鄭恩道：「樂子主意已定，隨你怎樣待咱，總留不住的。」眾人道：「既神爺立意要去，但請再住幾日，且過了歲朝燈節，方去不遲。」鄭恩道：「不必，樂子想天天吃飯穿衣，管甚麼歲朝燈節？要去就去，有甚的流連疙瘩。」

眾人見他立意要去，祇得背地裏商量道：「看這神爺，已是不肯住下的了，我們苦苦留他，也是無益。為今之計，不如大家湊出盤纏，治了酒席，與他送行，祇當在此打伙一場，以盡我們的心事，何如？」眾人道：「說得有理，我們及早兒去辦事。」說罷，各各出了廟門，分頭湊措盤纏，整治了一席酒，抬到廟中，當殿擺下，就請鄭恩匡胤坐在上面。那兩個年高的上前把盞，說道：「神爺，我等皆蒙大恩除妖，保全合莊的性命，指望長在此間，使我等孝敬報答。不意今日一旦分離，拋別遠去，不知何日再得重逢，叫我等如何忘念？」說罷，淚如雨下。鄭恩道：「眾位鄉親，也不必悲傷。樂子在此，承你們這般厚意，又是如此不捨，如今樂子倒有一法，便可報你們相待的厚情了。」那老者連忙問道：「神爺有甚法兒，可使我們盡敬？」鄭恩道：「你們這裏可有甚麼畫師？與我叫將一個進來，樂子要用。」老者道：「有有，不知神爺要來畫甚？」鄭恩道：「樂子去後，怕又出甚麼妖怪害民，故此叫他把我的圖樣畫下來一一則鎮壓妖邪，使他不致侵犯。二則你們思念樂子，看了這像，就如親見的一般。這個法兒，卻不好麼？」匡胤從旁贊道：「賢弟此法，果是不差。列位快央人去請那丹青來，傳寫了像，我們好告辭也。」

那老者聽了，即便使人去，登時請了一個妙手丹青，領到廟中，與各人施禮已了，就在酒席前放下一隻桌子，備上筆硯，鋪下一幅素箋。那畫師對面坐下，提起狼毫，蘸上香墨，看了鄭恩模樣，舉手就描。但見他：

起手先將兩眼描，熊鬚眉黛潤添毫。

形容不用多顏色，墨黑濃濃任意調。

扎鼻下橫盆口闊，高顴相配地盤朝。

橫生怪肉驚人怕，千載英雄有幾遭。

那畫師把鄭恩的形容細細描完，遞與眾人觀看。眾人一齊贊道：「果然畫得好，真的有一無雙。」

匡胤也便立起身來，接來觀看，亦贊道：「實寶傳神，堪稱妙手。」遂與鄭恩看道：「賢弟，你看這幅畫像，你與毫髮無差，不枉了此番舉動，誠為可喜。」鄭恩接過手來，把畫左一看，右一看，看了一回，便大嘆道：「這驢球入的，不中人抬舉，怎麼把我的形容竟畫了一個鬼怪？你們眾人還要這等贊他。快與樂子把他趕了出去，休要在此。」匡胤笑道：「賢弟休怒，這是你生成面目如此，與他何干？」因叫眾人討了一面鏡子，遞與鄭恩道：「賢弟，你且照看，便知分曉。」鄭恩接過手來一照，看看那畫上的形容，瞧瞧那鏡中的相貌，不覺大喜，復又大笑道：「怎麼樂子的貌兒生得這般模樣？真是可愛，樂子今日見了，恁的歡喜。」眾人道：「神爺的虎彪形，果然有些愛看。」鄭恩道：「樂子有了這樣妙相，叵耐前日在木鈴關上，被那些驢球入的還把唾沫來擦磨，真是好歹也不知。方纔樂子若不把鏡兒照看，險些兒又要得罪了畫師，待樂子敬他三大碗酒，與他請罪。」說罷，將大碗斟了三盞酒，遞與那畫師。那畫師連忙作謝，接過來，把酒一氣飲了。

鄭恩道：「畫師，樂子已敬過你酒了，你好生把樂子的身材，服式，照樣兒畫起來，旁邊又要畫一根酸棗棍，又要一隻小犬。你若畫得合式，樂子還要敬你酒哩。」匡胤道：「賢弟，你這主意便欠高了，那眾位鄉親要留下你的真容，原為鎮壓邪魔，如若照依本身而畫，祇恐不成模樣。據愚兄之見，可加上襪頭、紅抹額、烏油巾、皂羅袍，手內拿一根竹節鋼鞭，旁邊祇畫一個猛虎，如此配合，方是威風出色。」鄭恩大喜道：「二哥的主意不差，樂子及不得你。」便叫丹青：「你祇依著咱二哥畫便了。」那丹青聽罷，就把顏色配成，依了匡胤的言語，繪畫起來。須臾畫就，懸挂起來。眾人一齊上前觀看，果然畫得威風凜凜，氣象儼然。怎見得圖像的好處：

鐵襪頭襯著抹額，烏油巾挂下龍鱗，皂羅袍純似黑漆，烏雲靴祇用墨拖。左手執根竹節鞭，右手拿個金元寶，一隻黑虎旁邊臥，體段威嚴實怕人。

當下眾人把圖像看了，一齊夸獎個不了。鄭恩聽了，滿心歡喜道：「畫師，你果然真好手段，樂子再敬你三杯。」丹青推讓道：「神爺威鎮小莊，我等咸叨福庇，今日傳遺圖像，禮所當然，豈敢又辱賜惠？」鄭恩道：「樂子有言在先，必要再敬你三杯，你不必推辭。」遂又滿滿的斟了三杯，遞與丹青。那丹青不敢拂情，走上前接來，立飲畢，拜謝要行。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一個薄意兒與你。」遂叫眾人送了丹青一個禮兒，打發他去了。

然後叫聲：「眾位鄉親，樂子就要告辭了。」那為首的老者道：「既神爺不肯少留，我們不敢相強，但我們略有盤費銀二百兩，望神爺帶往前途，為路費之用。」鄭恩道：「眾鄉親，樂子在此，承你們的厚意，已是受享不盡，怎麼還要你的盤纏？這是樂子斷不受的。」眾人道：「些須路費，不過少表一點敬心，神爺若不肯收，我們要下跪了。」鄭恩即忙搖手道：「不要如此，待樂子收便了。」遂接了銀子，打開包來取了七八錠，叫道：「伏侍樂子的兩個小娃子過來，你們辛苦了幾時，可拿去買果兒吃。」那二人拜謝。鄭恩捲好銀子，揣在懷中，提了酸棗棍，負了行李。那鄭恩本無行李，因是鄭老者所備，故此也有了。匡胤亦將行李兵器捎放好了，牽馬出門。匡胤上馬，鄭恩步行，兩個望前而走，眾人隨後送行。不覺走了五里多路，匡胤叫道：「賢弟，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你怎不叫眾人請回，還要送到那裏？」鄭恩聽言，回轉身來，叫聲：「列位鄉親，不必遠送了。」那眾人尚要再送一程，鄭恩不許道：「咱們後會有期，不必多禮。」眾人無奈，祇得揮淚別去。正是：

眼前圖畫終成假，路上殷勤纔是真。

卻說匡胤鄭恩別了眾人，望前迤邐而行。一路上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兩個在路說些閑話。一日到一高莊，尋下客店，安放了行李馬匹等件，兩個坐在客房，酒飯已畢。時當昏暮，高剔銀燈。匡胤心有所觸，長嘆數聲。鄭恩問道：「二哥，你為甚發嘆？敢是這村店淒涼，不像那孟家莊上的那般鬧熱？樂子也曾勸你，你自己不聽，要受苦楚。」匡胤道：「賢弟說的那裏話來，愚兄想人生在世，如駒過隙，你我二人終日奔波，尚無歸著，空費歲月，所以嘆耳。」鄭恩笑道：「二哥，你忒也著慌，樂子與你都是少年英雄，怕日後沒有事業，愁他則甚？」匡胤亦便無言，兩個各自安歇。

次日起來，正欲出門行路，匡胤忽然心不耐煩，祇得住下。鄭恩道：「二哥，你若有何心事，樂子現有銀子在此，就叫店家去備些酒食，樂子與你解悶消遣可好麼？」匡胤道：「好好。」鄭恩遂向腰間取了兩錠銀子，便叫店家端整酒食，須要豐盛。那店家接了銀子，便去叫人買辦，整備烹調。不一時，酒保送將酒肴進來，擺放桌上，便自出去。鄭恩見肴饌豐滿，心下大喜，掩上房門，便與匡胤對坐，兩個暢懷歡飲，極盡綢繆。

飲至午後，尚未撤席，祇聽呀的一聲，房門開處，驀地裏走進兩個婦人來。匡胤舉眼看他，年紀祇好二十上下，身上都是一般打扮，青布衫兒，腰繫白綾汗巾，頭上也都一色兒青布盤扎。生得妖嬈動眾，狐媚勾人。手中各執著象板。輕移蓮步，走上前來，見了二人，一齊萬福。鄭恩帶著酒意，朦朧問道：「你這兩個女娃娃，那裏來的？來此做甚？」那兩個婦人一齊輕啟朱唇，嬌聲答道：「妾等二人，俱在近村居住，自幼學得歌彈唱曲，雅舞技能，專在店舖宿房，服侍往來客商。今聞二位貴人在此，妾等姊妹二人，謹來獻羞勤脩。」匡胤此時也有幾分酒意，一時心猿意馬，拴縛不牢，便道：「爾等既有妙技，便可歌唱一回，自有重賞。」那兩個婦人即便輕敲象板，頓啟柔喉，款款的唱出一闋《阮郎歸》來道：

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相思繞。眼前勻粉調脂妙，誰道相逢早。

憶襄王，高堂渺，夢裏何曾曉。怎如彩鳳配青鸞，覆雨翻雲好。

那兩個婦人唱罷，好似黃鸝弄巧，宛轉悠揚。匡胤聽了大喜，稱贊不休，又叫他歌舞。那兩個婦人欲思迷惑，正中其懷，各施伎倆，帶舞隨歌，做作起來。但見：

萬種妖嬈，露出勾魂景態。千般嬌艷，裝成吸魄形容。

匡胤酒酣情洽，意亂心迷，痴著臉兒，祇是呆看。

此時鄭恩雖也有些酒意，卻祇斜靠身軀，凝眸諦視。心下暗想：「這兩個娃娃有些詭異，怎麼歌舞祇向著二哥做鬼斜眼？」觀那匡胤，見他如出神的一般，雙睛祇盯住在婦人身上，心下愈加疑惑。按定心思，運動那雌雄神眼，不轉睛的把那兩個婦人上下瞧科，正見他轉折盤旋，移挪閃躍，卻早看出破綻來了。立起身來，將桌子猛然一拍，大喊道：「二哥，這兩個不是女娃娃，乃是妖怪，你不要被他弄了。」這一聲，早把匡胤提醒，如夢中驚覺，酒意全無，說道：「三弟，怎見他是個妖怪？」一句話尚未說完，這兩個婦人知事已泄，各把手中象板變了兩對兒柳葉刀，望著弟兄二人一齊直奔。鄭恩慌取了酸棗棍。匡胤取刀不及，閃身解下鸞帶，迎風變成了神煞棍棒。四個就在房中捉對兒相拼，雖非疆場武事，也如房室顛狂。但見：

未分妖類，盡是人形。兩女雙男，不見洞房花燭，相交對敵，果然蕭牆干戈。刀分處，棍棒齊鑽，何異男貪女愛。棍攪時，柳刀迎合，怎殊倒鳳顛鸞。為探真元滋妖艷，免不得先禮後兵。豈容氣穢亂清塵，畢竟要斬妖縛魅。

當下四個在房中，你爭我鬥，各施本領，耳中又聽叮當之聲，卻把那桌子掀翻，碗盞盡都打碎。

先說鄭恩與那個婦人對敵，約有半個時辰。鄭恩本是有心提防，胸中已有算計，正要捉他破綻，不期那婦人側身處，正蹈了那地上肴饌，一時膩滑，立腳不定，將身一歪，正要顛翻。鄭恩趁勢舉起酸棗棍，用平生之力，狠命一下，祇聽撲的一聲，早把那婦人打倒，便是四肢不動，斷火絕煙，原形反本，乃是一隻玉石的琵琶，溫潤潔白，光彩晶瑩。這一個婦人看見羽黨已亡，諒難如願，祇得棄了匡胤，將身一折，變還了一個玉面的狐狸，思量逃走。鄭恩那肯容情，躡將過來，眼明手快，用力一棍，打倒在地。那狐狸負痛，蹲伏不動，口裏吱吱的叫。又經匡胤幾下，早打得骨軟皮殘，絕淫斷欲。正是：

憑他變化迷人巧，難免今朝棍下亡。

原來這二妖專一變做美貌婦人，迷惑男子，漏取真陽，補助自己工力。那愚人貪色誤入彀中，將有用之生命，填入火坑，究竟所得不償所失，亦何取哉？閑話休提。

祇說那店家在外，當時房中舉動之事，豈有不知的麼？憑你房屋重疊，路徑迂回，終須有些聲響，況飯店之中，所隔有限，如何湮沒無聞，不來照看？看官們有所未知，從來祇口莫說雙言，一筆難書兩字，聽在下慢慢分說，便見井井有條。那店家進來之時，就在這打翻桌子碗盞叮當之際，他聞此聲響，疾忙趕至客房前，正見兩對男女在這裏爭鬥，心下祇猜是姦淫不從，持強相鬧。欲待上前解勸，又見他各執凶器，性命相拼，怎好赤手空拳，排難解紛？祇好遠遠的立著，張望風景。看到鄭恩打死婦人之後，他便暗暗跌足道：「怎麼當真的將人打死？這還了得？」不一時又見這兩個婦人倏忽不見，心下又想到：「一定又把那個也打死了。這兩個恁的行凶，必非善良之輩，我且進去與他理說，見機而作便了。」想罷，挺身而進，叫道：「二位客人，清平世界，朗蕩乾坤，怎麼將人打死？卻不害了小店受累，枉吃官司。不知二位如何主意？」

匡胤未及開言，祇見鄭恩早把店家扯了過去，指道：「店家，你且看看這是甚麼東西？還在這裏說那夢話。」那店家定睛一看，見一個是玉石琵琶，一個是玉面狐狸，心下甚是驚駭，一時沒做理會處，便道：「客人，這是怎麼講？」匡胤道：「店家，你原來不知，這兩個並非人類，乃是多年妖物變化人形，迷害生靈，諒也不少。今日俺兄弟二人若無半點本領，焉能除滅於他？必然亦被其害。他向來出入，難道通無消息，不見蹤跡的麼？」那店家聽了這番言語，頓然省悟道：「是了，是了。我們祇道他進來趁些錢鈔，誰知乃是個害人的惡物，吸髓的妖邪。怪道前番來的客人，進來都是強健身軀，與他交接之後，便是羸羸形象。我們祇疑是房屋不利，也曾幾次請法師建醮淨宅，總然無益。原來這是孽畜作怪，實實不知。今日也算他惡貫滿盈，遇著二位好漢，斷除了他，便是二位的陰德，方便於人。小店受此大恩，愧無答報，奈何？」那店家說罷，復又再三的稱謝，然後往店中去了。

此時天色正當晌午，匡胤便欲收拾出門。鄭恩道：「且慢，樂子還有未了的事，如何去得？」不爭鄭恩有此周折，有分教一程途遍歷，波浪迭興。正是：

愛向變中尋活計，喜從鬧裏覓生涯。

畢竟鄭恩有甚未了之事，當看下回自知。

## 第二十八回

鄭恩無心擒獵鳥 天祿有意搶龍駒

詩曰：

春風從何來，吹彼芳樹枝。

客心多惆悵，日夕千里思。

出門異南北，偕往任所之。

願言繫白駒，已見西日馳。

於心徒欲速，出沒成參差。

徘徊一室中，恍惚始來時。

沉沉西林路，光暗從此辭。

### 右節錄竹垞古體

話說趙匡胤與鄭恩在飯店之中，遇了玉石琵琶、粉面狐狸兩個妖怪扮了走唱婦人，前來迷惑，反被鄭恩識破機關，兄弟二人同心並力，把二妖盡都打死，復了原形。匡胤正欲收拾行囊，出門上路，祇見鄭恩叫道：「二哥且慢，這兩個妖怪雖被咱們打死，但留下這個形象，不是好處，咱們有心除害，何不將他一齊收拾，免得又有後患。」匡胤道：「賢弟言之有理。」遂叫兩個伙家進來，把狐狸抬出店外，就在空地上取火焚燒，祇覺得陣陣風飄，焦毛爛臭。須臾煨燼，便把這枯骨搗碎，拋棄於野。那鄭恩又把那玉石琵琶取將出來，仍放在空地之上，揚起了酸棗棍，猛力一下，打做了七八塊，塊塊都有血痕。匡胤見了，也自高興，執了神煞棍棒，弟兄兩個，一頓亂打，頃刻間打成齏粉，叫那伙家把來掃去。兩個一齊回進店房，祇見房中排設一席酒筵，那店家在旁等候。匡胤動問其故。店家道：「蒙二位好漢力除妖孽，免了民害，小店無以為報，祇得薄治一杯蔬酒，少添二位的豪興，望勿推辭。」匡胤道：「既承老店主厚意，俺們祇得領情便了。」那店家便請二人入席，自己執壺相敬，勸了多時，告辭出去。弟兄兩個，對飲談心，各各盡量而散。看看天色將晚，出門不及，祇得住下，又過了一宵。

次日清晨起來，弟兄二人各自收拾行李，出房辭謝了店家上路。匡胤乘馬，鄭恩步行，兩個取路望西而走。此時正是初春天氣，正見草根透綠，樹木萌芽。趨趕程途，非止一日，早見前面有座村鎮，匡胤道：「兄弟，俺們連日行路，有些辛苦，何不進這鎮市，尋下店家，歇息數日，再行何如？」鄭恩道：「二哥說得不差。樂子也走得耐煩，也要歇息歇息。」說罷，二人進了鎮口，看見人煙湊集，鬧熱喧嘩。當時尋下了招商店，把馬匹交與當槽的喂著，揀了一間潔淨的客房住下，安頓行李。須臾酒保送上酒食，二人用畢。看看天色已晚，二人各自安寢。

次日，用過了早飯，匡胤便叫店小二問道：「此處叫甚麼地名？」小二道：「客官，我們這個去處，乃是東西要路，名喚平陽鎮，極是熱鬧的。」匡胤謂鄭恩道：「三弟，我們東奔西馳，祇為訪尋大哥而來，不道連走幾處，並無下落。今到平陽鎮，久聞是個通衢大路，來往人多，我們左右閑住在此，何不到外面走走，或者遇著大哥，亦未可知，賢弟你道何如？」鄭恩道：「二哥說得不差，祇是咱們莫要白走，帶著馬去遛遛韁，放放青，也是好的。」匡胤依允。鄭恩遂到槽頭解了馬，牽將出來。匡胤鎖上房門，一齊出店而走。到那大街之上，真的店舖相連，往來不絕。兩個魚貫而行，來至三岔路口，不道行人阻住，挨擠不開，眾人你推我攘，哄的一衝，竟把弟兄二人衝為兩處。匡胤不見了鄭恩，分開眾人，四望找尋，不見蹤跡，心下想道：「這魯夫不知擠到那裏去了？或者不見了我，牽馬先回下處不成？」心下疑惑，轉身便回店家去了。

那鄭恩因不見了匡胤，也在那裏尋覓，心下疑是先往前行，因而牽了馬，望前奔走。約走一箭之地，祇見那邊一簇人，團團圍裹在那裏看耍傀儡的，心中想道：「敢是二哥在內觀看，也不可不知，待樂子瞧這一瞧。」遂帶住了馬，挨身在眾人背後觀看，見那扮演傀儡，玲瓏盡致。鄭恩看到快樂之際，不覺哈哈大笑，把手拍將起來，側耳搖頭，十分歡喜。誰知一拍手時，把韉繩鬆了下來，那馬兒脫了韉繩，便舒開四蹄，望前馳驟。鄭恩正看得高興，耳邊忽聽馬蹄之聲，回頭一看，那馬已是去遠了，慌忙跋步去趕。不知不覺，趕出了平陽鎮，離鎮已有二里之遙，趕到一座大樹林中，方纔把馬拿住。鄭恩趕得怒發，使著性兒，把馬連打了幾拳，牽住韉繩，將身席地而坐，見那樹林茂密，倒也幽雅。正在抬頭瞧着，忽聽得一聲鈴響，祇見一隻帶腳線的黃鷹飛來，落在地下，尾上還帶著鈴兒，那身上的毛色，生得齊整可愛。鄭恩本是粗魯之人，焉能識得？當時見了黃鷹，心中大喜道：「樂子正在煩惱，不知那裏來的這隻野雞兒，倒也肥壯。待樂子拿回店去，配與二哥下酒，也不枉白走一場。」遂把馬拴在樹上，暫將過去，將鷹兒拿住。那鷹兒人捉他，也弔過頭來，把鄭恩手上狠命的一啄，再也不放。鄭恩大怒，慌把那鷹一手擠住，往地下祇一摔，將腳踏住了，把身上的毛片登時搗得乾淨。那鷹滿身負痛，祇在地上打滾兒亂叫。鄭恩看了，大笑道：「你這驢球入的，如今還啄得樂子麼？停會兒還叫你熱湯裏去洗澡哩。」

正在說着，祇見那邊來了一伙人，牽了小犬，拿著梢棒，一齊跑到林子裏來尋獲黃鷹，但見地上堆下鷹毛，那鷹赤著身兒，在地死命的亂掙。眾人見了，各各驚訝道：「是誰把俺家的鷹兒弄死了？」把眼團團一看，見了鄭恩坐在那邊，一齊道：「莫不是那邊這黑漢不成？我們去套問他，便知是否。」說罷，一齊走上前去，叫聲：「漢子，方纔我們有隻黃鷹兒飛了過來，你可也見麼？」鄭恩道：「樂子正在坐地，祇見一隻野雞飛來，樂子已把毛衣去掉，要帶回去配來下酒，卻不曾見有甚麼黃鷹兒。」眾人聽了，一齊亂嚷道：「好大膽的毛賊！原來就是你把我家的鷹兒弄死了，這是怎的？快快賠了我們，饒你的打罵。」鄭恩聽了，睜圓雙眼，回言罵道：「驢球入的，這是咱樂子拾得的野雞，與你們甚麼相干？怎麼你們說是黃鷹兒，在這裏冒要？休想樂子把來與你？」那眾人聽了，亦是大罵道：「該死的狗頭！這是我公子養的，這一架鷹兒，如同至寶。方纔拿了兔，被一拳兒打冒了，飛來這林子裏歇息。你這狗頭卻認做了野雞，把來害了性命。如今總無別說，你祇好好的賠了便罷，若沒得賠還，須跟我們去見公子，當面與你說話，或者公子不要你賠，也是你的造化，我們也脫了干係。你若指望安穩的回去，這卻萬萬不能的。」鄭恩聽了，便問道：「我且問你，這公子是何等樣人？叫甚麼名兒？」眾人道：「原來你是野外的狗頭，那裏知道？俺們實對你說，你便曉得公子的利害哩。我這公子不是別人，就是本鎮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他性如火，動手就要打人。你這狗頭快快跟我們去，若再遲延，便要打斷你的狗筋，莫要後悔。」內中有幾個道：「你們也不必與他費舌，祇消拿這狗頭去見公子就是了。」眾人說聲：「有理。」一齊動手，來拿鄭恩。鄭恩大怒，提起拳頭就打。那眾人見鄭恩發手，就便各舉梢棒，亂打將來。鄭恩那裏懼怕，掄開拳頭，如流星趕月一般，四面揮打，須臾打倒了數人。那眾人見無好勢，恐怕他走脫了，祇得一齊發喊，遠遠的圍住，把鄭恩困在中間。

正在攻打之際，祇見韓公子帶了幾個鄉兵，隨後到來，見眾人圍住廝打，便叫過一個來問道：「你們為何廝打？」那人答道：「這黑漢因把我們的黃鷹弄死了，我們要他賠，他卻不肯，所以在此廝打。」那韓公子聽言，把眼望圍中一看，心中暗自想道：「好一條梢長大漢，看他赤手光拳，敵住眾人的梢棒，諒他也是個不善魔頭。」又見那邊樹

上拴著一匹好馬，好生齊整，體段調良，心中甚是愛羨，諒著必是此人之物，一時起了念頭道：「這匹馬難道不值我的鷹麼？」想定主意，趁這廝鬧之中，便叫手下人暗暗去解下韉繩，牽到跟前，將身跳上，令人高聲叫道：「爾等聽著，這黑漢既壞了我家鷹，公子已把他馬牽回去了。他若要馬，自然賠鷹，他若沒有鷹賠，就把這馬折算了。爾等各自回去，也不必與他廝鬧了。」說完，跟了韓公子，一直奔回莊上去了。那些打圍的眾人聽了分付，脫了賠鷹的干係，誰肯又來作惡，也就一哄的跑散去了。

鄭恩瞧看不見了馬，連忙跑出林子來，東張西望，不但馬無蹤跡，連人影兒也不見了一些了。心中氣發，暴跳如雷，祇在林子裏跑出跑進，往回了數次，沒做理會。祇得高聲大罵了一回，見沒處追尋，使著性子，跋步就走。一口氣跑回平陽鎮，進了招商店，到著房中，已見匡胤在內坐著。鄭恩走得吃力，坐下身軀，閉了口，祇是喘息。匡胤見了這等模樣，便叫：「兄弟，你方纔怎麼擠開了，在那裏耽擱多時？如今這馬可拴在槽上不曾？為甚這般光景？」鄭恩搖手，祇是亂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匡胤見了，愈加疑惑，復又問他端的。鄭恩祇是不應。喘了半日，方纔說道：「二哥，你倒問起咱來，樂子好好的走，不見了你，偏偏你的馬又溜了韉。」匡胤聽說，心中吃了一驚，慌忙問道：「因甚這馬溜了韉？你可拿住也否？」鄭恩道：「一匹馬，怎說拿他不住？被樂子一口氣趕到一座樹林裏，把馬拿住了。祇是可恨那個驢球入的賊子！」

匡胤忙問道：「既拿住了馬，有甚的賊子可恨？」鄭恩道：「咱吃虧在一隻彎嘴的野雞兒，那時飛進林來，被樂子拿住了，把他的毛衣盡都揪去，指望帶回來與二哥下酒。誰知遇著一伙人，來尋甚麼鷹兒，要樂子賠他，樂子不肯，就和他廝打。可惱這些娃子驢球入的多，趁著空兒，就把二哥的馬牽去了。」匡胤道：「怎麼把馬牽了去？你可曾追趕麼？」鄭恩道：「樂子本是要追，怎奈他走得無影無蹤，沒處追尋，故此祇得跑了回來，與你商量。」匡胤聽他失去了馬，便道：「三弟，你忒也粗魯了些，既然鬧市中擠散，就該回店纔是，怎麼又去招災惹禍？如今坐騎被人搶了去，祇看這沉重行李，沒有腳力擔負，怎好行程趕路？」正在埋怨，鄭恩忽然想起道：「二哥，你休埋怨，那個牽馬的，是有名的人，如今咱們和這驢球入的要就是了。」匡胤便問道：「既有名姓，這馬就有著落了。但不知他的姓名，你怎地知道？」鄭恩道：「那時未曾廝打，樂子也曾問他，他說是甚麼團練教師韓老爺的公子，豈不是個有名兒的人麼？」匡胤道：「既然有此實落，就好追尋，祇消與店小二問明他的住處，和你前去取討便了。」正是：

得者何足喜，失者不為憂。

須知塞翁意，喜恐變成憂。

當下匡胤便喚店小二進來，問道：「這裏有個團練教師，不知住在何處？」店小二道：「客官問他有何事故？」匡胤道：「我這個兄弟方纔出去放馬，不道溜了韉，被韓教師家的甚麼公子搶了去，我們要去取討，所以問你。」店小二道：「原來如此。客官，我勸你把此事歇了罷，莫說一匹馬，就是十匹，總也要不來的。」匡胤道：「卻是為何有這等勢要？」店小二道：「客官有所未知，這個公子名叫韓天祿，他的父親名喚韓通，此人拳棒精熟，作惡多端，兩年前從大名府帶了家小，來到我們鎮上，仗著慣使槍棒拳腳，橫行無狀，我們做買賣的，多要吃分開錢。他把劉員外家偌大的一所莊子，硬強霸奪，做了住宅，自己稱為團練教師。他手下有一二百個徒弟，又豢養些鄉兵，喚奴使婢，雄踞此地。每日到鎮上科斂些許百姓們，要湊納十兩長稅銀子，眾人懼怕他的威勢，誰敢違拗了他，以此，又是放縱兒子，常在外邊淫人妻女，詐人財帛，這些惡款多端，橫行不法，我們本地之人，尚且懼怕，何況二位客官，乃是異鄉之人，怎好與他做對，故此奉勸客官，把這事甘休了罷，保得個平安無事，就算萬幸了。」匡胤聽畢，心中想道：「原來就是韓通這廝，又在這裏不法害民，我怎肯饒他？」便道：「小二哥，你也不須這等擔驚受怕，我這馬要不要尚在未定，你祇說他的住處在於何方就是了。」小二道：「既客官一定要去，我便說明這個住處，聽從行止便了。他的莊子，就在這平陽鎮正南上，野雞林過去，一座大樹林內便是。想是那馬也在此地失的。客官們到彼，須要仔細。」那店小二說完，竟是出去了。

匡胤道：「兄弟，你道這搶馬的是誰？原來就是我時常對你說的在大名府勾欄院被我打的韓通這廝。他又在此地害民，我且再與他廝鬧一場，看他此地住得也住不得？」鄭恩道：「樂子卻認得野雞林，咱們趁此日中天氣，正好尋到他家，有本事討馬回來，便好了帳。」說罷，提了酸棗棍，同匡胤出了店門，撒開腳步，趕到野雞林，至那大樹林盡頭，尋著了莊子。匡胤道：「兄弟，你且去引他出來，好待愚兄與他算帳。」匡胤說罷，自己閃在密樹林中，暗暗張望。那鄭恩執了酸棗棍，惡狠狠奔至廣梁門首，放出那春雷般的聲音，要把韓通叫罵出來。有分教——狹路相逢，再教強梁失勢。窮途發憤，纔使棍惡從良。正是：

徒知背理謀身計，怎說安民除暴風。

畢竟韓通肯出來否，再看下回自知。

第二十九回

平陽鎮二打韓通 七聖廟一番伏狀

詞曰：

君行無良，鳩居鵲巢安羨？快當時，欲心貪戀。恃才妄作非為現，末路垂危，可否能常僭？到如今，回首他鄉仍莫。人殊勢異靦顏面，且效他，投筆封侯，思想蓋前愆，乃使吾成驗。

右調《錦纏道》

話說鄭恩失去了趙匡胤的赤兔胭脂馬，跑回店來，訴與匡胤知道。匡胤細問店家，方知就是韓通之子搶去。弟兄二人一齊來至野雞林外，尋著了韓通僭住的這所莊子，匡胤便叫鄭恩前去叫罵，自己閃在林中張望。那鄭恩到廣梁門首，看見裏面沒人出來，反把門兒緊緊的關閉，由不得心中大怒，便大罵道：「韓通狗兒！驢球入的，你既然害怕，不

敢出來，就不該叫你娃子來搶樂子的馬了。你若知事的，快快出來相會，樂子就一筆勾銷，你若不肯出來相會，樂子就要打折你的窩巢哩。」口裏罵著，手裏不覺粗魯起來，挺起了酸棗棍，在門上亂打，須臾將廣梁門打了大大的窟窿。裏面守門的看了。慌忙跑進廳去，稟知韓通。此時韓通正坐家中，聽知兒子得了寶馬，即叫牽來觀看，果是一匹赤兔龍駒。心下歡喜不盡，分付家人整備慶賀筵席，做個龍駒大會，賞過了那些跟隨出獵的眾人。於是父子夫妻及眾徒弟等，正要各各入席歡飲，猛見守門的進來通報，說是黑漢打門，要討馬匹，現在外邊叫罵。韓通聽了，勃然大怒，即時點齊了眾徒弟，帶了兒子天祿，各執兵器，一齊往外邊來。分付把大門開了，哄的擁將出去。

那鄭恩正在叫罵，忽見大門已開，擁出一群人來，兩邊雁字兒分開。舉眼看那中間為首的，也是勇猛的，祇見他：

頭戴一字青巾，身著杏黃箭服，烏靴戰褲簇新新，拳棒精通獨步。暴突金睛威武，橫生裂目凶頑，手提梢棒鬼神驚，不愧名稱二虎。

鄭恩大喝一聲道：「那穿杏黃襖子的敢是韓通兒麼？」那韓通聽得叫他名氏，抬頭往外看著，果然好一條大漢。怎見得？

烏綾帕勒黑氈帽，罩體披袍是皂青。

藍布捲袂腰內結，裹腳翁鞋皆用青。

手執一根酸棗棍，威風凜凜世人欽。

煙燻太歲爭相似，火煉金剛不讓稱。

韓通見了，大呼道：「俺便是韓通。你是甚人，敢來犯俺？」鄭恩道：「樂子姓鄭名恩，今日到此，非為別事，祇為你的娃子把咱的寶馬搶來藏過了，故此特來取討。你若曉事，送了出來，樂子便佛眼兒相看，若你強橫不還，祇怕樂子手中這酸棗棍不肯與你甘休。」韓通聽了大怒，叫聲：「黑賊！你怎敢出言無狀？誰見你的馬來？你今日無故前來，把我大門打碎，這是你自要尋死，休來怨俺。」說罷，舉起梢棒，當頭打來。鄭恩舉棍，撲面相迎。兩個打在當場，鬥在一處，真個一場大戰。但見：

一般兵器，兩個雄心。一般兵器，棍打棒，棒迎棍，光閃閃，不亞蛟龍空裏舞。兩個雄心，我擒你，你拿我，氣赳赳，儼如虎豹嶺頭爭。初交手，怎辨雌雄，祇覺得塵土飛揚，疑是天公布霧。到後來，纔分高下，一任你喊聲振舉，須知人力摧殘。

當下兩個各施本領，戰鬥多時，不覺的鬥了三十回合。鄭恩本事不濟，看看要敗下來了。匡胤在樹林中看得親切，恐怕鄭恩有失，暗暗解下腰中鸞帶，順手一抖，變成了神煞棍棒，輕輕的溜將出來，大喝一聲道：「韓通的賊！休要恃強，你可記得在大名府哀求的言語麼？今日又在此地胡行，怎的容你？」那韓通正要把鄭恩打倒，忽地見匡胤躡到面前，吃了一驚，往後一退。匡胤趁勢祇一掃腳棍，早把韓通打倒在地。

說話的，韓通未及交手，怎麼就被匡胤打倒？這等看起來，則是韓通並無本事，絕少技能，如何在平陽鎮上稱雄做霸，行教傳徒？倒不如斂跡潛蹤，偷生度日，也免了當場出醜，過後遺羞。看官們有所未知，從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轉敗為勝，移弱為強，其中卻有一段變易的機趣，幻妙的功夫。如今祇將拳法而論，匡胤所學，本是不及韓通，若使兩下公平交易，走手起來，以視鄭恩曾經救駕，武藝略高，今日尚且輸了銳氣，則匡胤定當甘拜下風矣。怎奈彼時在大名府初會之時，幸有鬼神呵護，暗裏施為，所以匡胤佔了上風，把韓通無存身之地，遠遠逃竄。今日二次相逢，又是韓通未曾提防，匡胤有心暗算，合了兵法所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所以又佔了上風。即如第三番相會，仍使韓通失手，正如博家擲色所言，又犯盆口之意。總而言之，祇是個王者不死而已。閑話表過，不敢絮煩。

祇說當下匡胤打倒了韓通，祇一腳踏住胸膛，左手掄拳，照著臉上就打。初時韓通尚可挨抵，打到後來，祇是哎喲連聲，死命的狠掙，數次發昏，一時省不起是誰。那鄭恩在旁觀看，心中好不歡喜。正如：

貧人獲至寶，寒士步瀛洲。

那鄭恩叫道：「二哥，你這拳頭，祇怕沒些意思。這個橫行生事的驢球入的，留他何用？不如待樂子奉敬幾棍，送了他性命，與這裏百姓們除了大害，也是咱們的一件好事。」鄭恩乃天生粗魯，質性直爽，口裏方纔說完，手裏就舉起了酸棗棍，便望韓通要打。匡胤連忙止住道：「不可，我這拳頭他已是盡夠受用了，賢弟不可粗魯，且留這廝活口，別有話說。」鄭恩依言，祇得提了酸棗棍，惡狠狠立在旁邊。那韓通的兒子和這些徒弟們，欲要上前解救，見那匡胤相貌非凡，身材雄壯，定是個難鬥的英雄，二來怕那鄭恩行凶，若使上前動手相救，倘他果把棗棍一舉，韓通的性命就難保了。又聽得匡胤說且留活口，諒來性命還可不妨，祇得也不多言，也不動手，一個個袖手旁觀，都在門前站立。這正如兩句俗語說的：

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還被惡人磨。

當時匡胤一手揪著韓通的頭髮，一手執著拳頭，照在韓通臉上，喝聲：「你且睜開驢眼，看我是誰？」此時韓通已是打得眼腫鼻歪，身體又被踏住，動彈不得。聽見匡胤問他，便把雙目亂睜，睜了半晌，方纔開了一線兒微光，仔細望上一看，方知是趙匡胤，唬得哽氣倒噎，懊悔莫及。心下想道：「好利害！怎麼他又在這裏助那黑漢？可見我的造化低，又遇了這個魔頭，免不得要下氣伏軟些，纔可保全性命。」於是歡容的笑道：「原來是趙公子駕臨，自從在大名府一別，直到如今，不知公子可安否？」匡胤笑道：「你既認得是我，可知當日在大名府打了你，如今可還害怕麼？」韓通聽問，想道：「我前番雖曾挨他的打，連妻子也不知道。今日這些徒弟和我兒子在此，若滅盡了銳氣，日後怎好出頭？」仔細思量，莫輸口氣，輸了身子罷。便道：「公子，我與你多年相好，廝親廝敬，連面也不曾紅過，今日如何取



笑？請到舍下，一敘久別之情，纔見義氣的朋友。」

匡胤喝道：「韓通，我看你光棍樣兒，對著眾人面前，恐怕害羞，不肯認帳。我也不與你多說，祇教你再受幾拳，與眾人看看何如？」說罷，又要揮拳打下。韓通方纔慌了，祇得不顧羞慚，哀哀的說道：「趙舍人，莫再打了，自在大名府見教一次，到如今想起來，真是害怕，夢魂皆驚。乞公子海量，寬容饒了我罷。」匡胤道：「你既害怕，要我相饒，須要聽我分付，你從今日快快離了此地，別處安身，改惡從善，再把這座莊子交還原人，我便饒你，若不依我言，仍在平陽鎮上殘害百姓，俺在早晚之間，必然取你性命。」韓通道：「公子分付，怎敢不依？」匡胤道：「你既依允，俺便放你起來，與同眾人速往平陽鎮去，寫下一張執照，方纔放你。」韓通祇要性命，滿口應承。匡胤把腳一鬆，韓通爬了起來，呆呆的立著，敢怒而不敢言。那鄭恩在旁說道：「驢球入的，快把樂子的馬牽了出來，待咱的二哥騎了，好回平陽鎮去。」韓通聽了，那裏還敢不依，連忙叫人快把這馬牽來，交與匡胤。匡胤把神煞棍棒變成鸞帶，束在腰間，跨上龍駒。鄭恩拿了酸棗棍，帶了韓通，把後邊人喝住，不許一人同行。

當時三個人出了野雞林，來到平陽鎮口，登時哄動許多百姓，齊來觀看，多說道：「這是橫行害民的團練教師爺，平日間祇有他如狼似虎，還有誰人敢說他一個不字？今日為甚來，掉在這裏？」內中一個走上前來叫道：「團練老爺，你定下的每日規矩，要的這十兩銳銀，我們湊份已齊，怎麼今日不來收取？想是要我們到衙門裏來完辦麼？」又一個道：「眾位，且看他裝這狗彘之形，想是要去上圈哩。祇是把往日英雄，一朝失了，覺得帶累我們羞殺。」韓通聽了這些言語，羞慚滿面，低頭而行。匡胤叫道：「列位也不必多言，今日俺與你們解釋了此事，便是兩無干礙，各奔前程。列位可同我前去，要他寫了一張執照，便好打發他起身。」眾人道：「好漢所處極當。」遂一齊來到十字街頭，卻有一座七聖廟，廟前有一座亭子。

匡胤跳下馬來，把馬拴在在子上，便說道：「你們眾位之中，有那年高德厚，請進幾位，看他寫下執照。再尋原主劉員外進來，當面交還莊子。」眾百姓中有人答應道：「那劉員外也在此間。」匡胤邀進亭中，就叫那百姓公同推舉，議了五位老者，多是年及六旬，仁厚長者，齊往亭子內，恭聽調度。匡胤又叫人去取了凳桌，就請六位老者兩旁坐下。中間擺下桌子，又取了紙墨筆硯，安放好了。匡胤然後開口道：「各位長者，非是在下沽名邀譽，妄斷鄉評，祇為俺一生最喜勸強扶弱，屏惡攜良，因此路見不平，權力公舉。倘有不合於禮，各位亦須面斥其非，方見公道。」那老者道：「好漢為民處分，已是極循道理的了，有甚不合，致使我等饒舌？請自尊裁，不必過謙。」匡胤便叫韓通過來，謂之道：「今日此舉，並非俺苛刻於你，祇因你行己不法，虐戾良民，須要自己服罪。俺不過大義而行，祇叫你寫下執照，不許再來，還要交還劉員外房屋。諸事清楚，俺便放你去路。」韓通到此地步，怎敢不依？提起筆來，就像犯人畫招一般，登時把執照寫完，名氏底下扎了花押，雙手遞與匡胤。匡胤接來一看，祇見上面寫來，果是明白乾淨，永無更變的。寫道：

具伏辨韓通，為因己性不明，冒居平陽鎮劉宅房屋，欺公藐法，橫害良民，種種非為，果堪眾憤。但從古開自新之路，君子寬已往之過。自知不容於此地，願將該座莊房交還原主，全家遠避，不復相侵。如後再至平陽，有犯一草一木者，願甘眾處。故立執照，永遠存據。

匡胤看畢，遞與眾老者看了一遍，多說道：「寫得不錯，好漢便須放他去罷。」匡胤依言，即著韓通速速回家收拾，出房交割，快離了此地，不許停留。韓通得了性命，抱頭鼠竄的去了。

那幾個老者都想：「韓通雖然寫下伏辯而去，猶恐事有反覆，慮他日後再來，如何抵當？」遂一齊說道：「請問二位好漢尊姓大名？老漢等有一委曲之言，願乞允諾。」匡胤道：「在下姓趙，這是結義兄弟姓鄭，不知列位有何下教，願乞明示。」老者道：「某等眾人，蒙二位英雄路見不平，打了韓通，將他趕去。祇怕這惡棍面雖順從，心不甘服，日後得知二位去後，再來肆毒，我們合鎮人民，便難承受了。所以我等私意，欲屈二位英雄留住此間，權住幾月，與我們百姓做個護身，待他果已不來，然後請尊駕行動。不知可否？」匡胤道：「韓通此去，定是永不敢來，列位放心，不須多慮。況在下各有正事，不便在此久住。」說罷，就要辭別。眾人那裏肯捨，一齊在亭子外攔住，不肯放行。那鄭恩吃慣了現成酒飯，聽見眾人苦苦相留，心中暗自歡喜，叫道：「二哥，咱們打去了韓通，雖然與他們除了害，祇是咱們去後，這驢球入的果然再來，叫這百姓們怎禁得起？他們留咱，定然也有信義。前日樂子在興隆莊鎮邪，也住了幾時。今日他們叫住幾月，決不誤了正事，便與他做個護身，有何妨害？況且這裏是關西一帶四通八達的地方，閑著工夫，探問柴大哥的消息，也是好的。」匡胤低頭想道：「我本為尋訪大哥，故此終日奔波道路。今鄭恩所言，甚是有理，我何必拒絕於他，拂情太甚？」遂說道：「既承眾位厚意相留，祇得領教了。但今先要說過，多則一月，少則半月，在下便要起身，莫再推阻。」那老者道：「二位英雄有心住下，祇過了幾月，任憑起行。」於是匡胤鄭恩，權在這七聖廟內安住。又叫人往招商店去，把行李包裹兵器一齊取了來。又把那馬拴在殿後偏間內。自此，每日三餐，眾人輪流供養。閒暇無事，又往街上訪尋柴榮消息。這且按下不提。

卻說韓通得了性命，忙忙如喪家之狗，竄出了平陽鎮，將至野雞林來，祇見兒子韓天祿領了眾徒弟前來迎接，問起其事。韓通把寫伏辯等，一一說了，道：「如今這裏住不得了，我們快快回家收拾，連夜起身。」說罷，一齊來到家中，又與娘子說知了，就把那所備的龍駒會筵席，各各飽餐了一頓。韓通又取些跌打的丹藥，啜了一服。然後眾人收拾了金銀衣服細軟等物，打成馱子，家口上了車子，父子二人帶了徒弟家人，一齊保著車馱，連夜起行，離了平陽鎮所屬地方，望著禪州去路而走。祇因這番投奔，有分教——遇故謀新，大郡壯風雲之色。改弦易轍，圖王添羽翼之臣。正是：

但憑韜略行藏技，何懼山林跋涉勞。

畢竟韓通此去何處安身，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柴榮薦朋資帷幄 弘筆被譖陷身家

詞曰：

幸相殷遇，訴風訴雨。汲引同袍，羨他推許。良朋共吐衷懷，慶英才。孤忠惜被權 姦擠，情何已。君心竟辜負，斯意敢期龍比。留此官箴，萬古咸稱。

### 右調《怨王孫》

話說韓通既被趙匡胤責寫了伏狀，連夜奔回家中，收拾細軟物件，妻女上了車子，自己與兒子及徒弟等各各乘馬，取了梢棒，護擁了車仗，望著禪州大路而行。一路上思前想後，打算安身之處，欲要養成銳氣，俟報此讎。無奈彼此商議，仍無定所。正悶行之間，祇見前面一伙行人，約有三四十個，多拿著槍刀劍戟而走。韓通暗想：「此伙必是歹人，待我問他端的。」遂拍馬上前，高聲喝道：「爾等手執刀槍，往那裏去的？」那眾人抬頭一看，見韓通人物軒昂，鞍馬高大，知非尋常之士，不敢怠慢，說道：「馬上壯士，我等俱係近處百姓，因為度日艱難，聞得禪州郭令公招軍，故此前去應募。」韓通聽言，心下又是暗暗想道：「我被趙匡胤這賊連打兩次，閃得我無家可奔，無國可投，今又尚在道路彷徨。我何不將機就計，把這些人收在手下，同上禪州，倘能夠尋得大小前程，便好報這讎恨了。」主意已定，開言說道：「爾等既要投軍，可多跟著我走，那禪州的郭令公是我親戚，我今正要去見他，管取你們一到就有糧吃，就是那路上的盤費，都是我供給。」那眾人聽言，俱各歡喜道：「既是將軍憐恤，我等情願跟隨前去。」韓通大喜，遂即取些銀鈔，給散眾人，一齊望禪州而來。

到了禪州城中，尋下客店，安頓了家小眾人。自己出外打聽，聞得人說，凡有投軍的，必須先到監軍府去報名投見，然後引至都元帥處驗看，纔有職事。韓通聞了這信，急忙回至店中，打點了投見的手本，加了一個禮單，換了一套新衣服，領著眾人，來到監軍府前，隨了那些四方來的投軍人眾，把手本遞了進去，等候傳見。不多時，祇見一個軍校走將出來道：「那一位是投軍的韓通？監軍老爺有令箭相傳，快進去參見。」韓通聽令，上前答應道：「在下便是韓通。」那軍校隨引進了角門，至大堂階下跪著道：「投軍人韓通報名參見。」那監軍不是別人，正是柴榮，見了韓通，慌忙離座下階，用手扶起道：「賢友請起。」原來韓通與柴榮自幼相交，極稱莫逆，後來天各一方，遂而疏闊。今日收募軍人，先前見了手本上的名姓，已是疑惑，猶恐不是，故此單傳進去，面視是否，不期果是韓通。當下柴榮扶起了韓通。那韓通見了柴榮，亦是慚愧，遂攜手上堂，重新見禮坐下。韓通道：「自與兄台分別，不覺數年，誰知大駕執掌兵權，如此榮耀。若論韓某舊日交情，一定沾恩矣。」柴榮道：「久知賢兄精通武藝，勇略過人，小弟正欲差人尋請，不意今日相遇。誠三生之幸也。況郭元帥乃小弟姑丈，俟明日引見，得睹賢兄如此英才，何愁不大用耶？」說罷，遂命軍校傳取各路投軍人等進堂，看驗載冊，送進帥府，以備編伍操演。公事已畢，即命承辦人整備筵席，款待韓通。

到了次日清晨，柴榮把韓通引進帥府，參見了郭威。郭威見韓通壯年人材，儀表不俗，心下早有幾分愛恤，又遇柴榮稱贊纔能，極力薦舉，更加歡喜。遂即賞了一張委牌，命他權領五營團練使司之職，仍同柴榮招納四方豪傑，每日操演兵馬。韓通受命，拜謝出來。同了柴榮歸監軍府。自此，一心供職，竭立同謀。按下慢提。

且說漢主自即位以來，聽讒貪色，黷貨遠賢，大興土木之工，黎民甚是怨恨。平日又寵用了一個國丈，名叫蘇鳳吉，生成妒害忠良，籠絡姦小，在朝十奏九準，任意橫行，群臣側目而視，誰敢多言作對？那日卻有細作打探回來，將郭威招兵買馬之事，秘密報知。蘇鳳吉得此消息，即於次日早朝，執笏上殿，俯伏奏道：「臣昨接密報，稱郭威在禪州招兵買馬，大有謀叛之心。乞陛下早為剪除，以免後患。」漢王聞奏，大驚道：「郭威陰蓄不臣之心，有乖王法，太師有何良策？急與朕處裁。」蘇鳳吉奏道：「陛下且不必性急。依臣愚意，可差官齎旨，往禪州調取郭威，彼若恪守臣節，自必隨使來京，若有謀反之心，必然不至。那時陛下再遣將發兵，名正言順，往彼問罪，郭威既不敢抗命，又使在朝諸臣不生異言矣。望陛下龍心裁奪。」漢主聽奏，龍顏大喜道：「太師所奏，真乃治國之良謀也，朕當準奏。」蘇鳳吉謝恩起來。

漢主正欲傳旨差官，忽見階下一臣，紅袍金襖，玉帶烏靴，執笏當胸，上前奏道：「陛下不可聽讒譖之言，誤了國家大事。」漢主舉目看時，乃是平章事史弘肇。漢主問道：「朕因郭威陰蓄不軌，故此調取回京，別有處置，卿何阻焉？」弘肇道：「非臣敢行阻攔，但忠臣與郭威同佐先帝，披堅執銳，創業開基，成就社稷，君臨天下，郭威多有勳勞。因此先帝簡拔，托以重任，使之威鎮禪州，誠國家之保障也。今陛下無故調取進京，君臣疑間，分明逼反重臣。臣恐郭威手下將士極多，決然生變。更且風聞各鎮諸侯，人人自危，齊動干戈，陛下何以處之？願陛下聖斷為幸。」漢主道：「不然。郭威自恃在外，招兵買馬，顯有謀反之心矣。今日若不早除，日後養成胚胎，悔已無及。卿勿多言再阻。」弘肇復奏道：「郭威招兵買馬，此乃深為國家之計，臣子職分所當為。陛下豈可以此事加罪，欲致郭威於死地，以自戕其股肱乎？且陛下自即位以來，不行仁德之政，大興土木之工，聽讒陷忠，沉溺酒色，臣恐天下自此危矣。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德褒能。先斬蘇鳳吉於市曹，貶蘇后於冷宮，肅清朝宇，靖其內患。然後再加郭威王位，穩住其心。開帑庫以賞軍民，則人情感悅，自然皇圖永固，內外皆安矣。」漢主聞諫，勃然大怒道：「朕自即位以來，一遵先帝遺命，未嘗失德。汝反面斥朕躬寵溺溺害。你看民家富豪飽暖，尚且造建花園，以為春秋賞玩。朕今祇建一所御園，亦未為大興土木。蘇娘娘乃朕之元配，又無失德，如何教朕黜他？朕思夫婦乃人之大倫，庶民之家，尚是篤於恩愛，況朕身率萬民，焉有先薄其倫理，而能表正天下者？即蘇鳳吉所奏，實係為國遠慮，非為一己之事，豈可因汝妒忌，使朕屈斬忠良？若依國法而論，汝之自恃功高，輒行誹謗，理當誅戮，姑念汝乃先帝老臣，宜從寬典，革職為民，永不錄用。汝可速退，不必多纏。」

史弘肇見幼主不聽他諫，反為革職，知是幼主溺於酒色，強諫無益，因而不復再奏，暗暗嘆氣，立起身來，往外要走。卻見蘇鳳吉立在旁邊，不覺心頭火發，口內煙生，大罵道：「誤國欺君的姦賊！多是你蠱惑聖聰，顛倒朝政，以致人民怨望，藩鎮離心，眼見錦繡江山，畢竟斷送在你這姦賊之手！」蘇鳳吉亦大怒道：「史弘肇，你祇是回護郭威，想與他通同謀反，故此欲害我耶？」史弘肇益怒道：「姦賊！你不思省過，尚敢亂言，你将血口噴人，情實可痛，我誓必與你拼一拼。」說罷，舉起朝笏，照面門狠力一擲，那朝笏折為三段。打得蘇鳳吉鼻眼歪斜，口流鮮血，一交滾倒在地，喊叫道：「皇上明鑒，史弘肇私通郭威，生心謀反，怪臣多言，當聖上面前，把臣毒打，望陛下天命救臣。」那漢主在龍床上，親見史弘肇把蘇鳳吉打倒，又見喊叫，心中大怒，用手指一定史弘肇大罵道：「萬惡的姦賊！你道朕不明不仁，朕也不惱，當殿毀打太師，也還可恕，不該私通反叛，把朕的江山做情，你今大罪難容，留你必為後患。兩邊的，

與朕把這姦賊綁赴市曹，候旨斬首示眾。」祇聽得兩邊一聲領旨，走出幾個駕上官來，登時把史弘肇綁了。兩旁文武，個個驚駭，都懷不平，欲待上前保奏，又怕蘇鳳吉權姦勢焰，祇得嘆息而已。正是：

懼禍不談朝寧事，貪生豈顧諫諍風。

當下蘇鳳吉又奏道：「史弘肇私通謀叛，誅他本身，不足以盡其辜，應將滿門家口，一概斬戮，庶使後人盡懷警畏。」漢主悉準其奏，即傳旨，命殿前校尉，速將史弘肇全家，一同綁赴市曹處斬。那校尉領旨，帶領禁兵，將史弘肇府第前後圍住，可憐忠良眷屬，不分良賤老幼男女，盡行綁赴市曹。那滿朝文武雖多，也有平日和弘肇情投意合的，到了此時，也不肯把性命去保。

祇有那在城的百姓見了，皆懷不平，三個一堆，五個一處的說道：「天下纔得太平幾年，朝內又生這大變。祇這史老爺，何等為國愛民！今日朝廷無辜將他殺了，祇怕刀兵起在眼前，想多是我們百姓無福，又要遭此劫數了。」內中有個年老的開言說道：「列位，這些閑事，且莫要管他。老漢倒有一件緊要事情，要與眾位商議，不知可使得麼？」眾人道：「有甚事情，不妨明言，若可做得，無有不依。」老者道：「列位，老漢想這史老爺，乃是忠臣，我們眾百姓，平日間承他惠養愛恤。今日遭此大變，我們理該買些紙錢，到法場上焚化，送史老爺歸天，也見得我們百姓之情。不知眾位心下何如？」眾人齊聲應道：「有理，有理，我們當得都去送他。」於是大家鬥出些銀錢，多少不等，就去辦了紙錢，一齊到市曹上來。祇見四面八方，軍兵圍住，那裏有得空兒？那老者高聲叫道：「眾位可相讓讓兒，我們要進去送史老爺的。」遂撥開人眾，擠到中間。

舉眼看那史弘肇及合家眷口，共有一百零三口，個個綁縛而立。那些圍護的兵馬在外，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四下站住。又有那些夜不收，各在四面巡邏。祇見那史弘肇嘆聲叫道：「皇天後土，實鑒我心。我史弘肇為國忘家，所得何罪，以致全家受戮？我生不能食姦賊之肉，死必啖姦賊之魂！」夫人在旁說道：「老爺何必如此？古云忠臣不怕死，祇願死得其所而已，今日為國忘身，全家受戮，其中是非曲直，自有公論，老爺何必嘆息？」史弘肇點首稱善。那些眾百姓看了，俱各流淚，擁至跟前，一齊跪下。史弘肇問道：「爾等前來，有何話說？」眾人答道：「小的們都是本城的百姓，一向在老爺馬足之下，蒙老爺撫恤教養，無可報答。今日聞知老爺被害，小的們無以孝敬，聊備些須紙錢，伏乞老爺當面生受，以表小的們一點敬心。」說罷，就將紙錢抖開，點上了火，朝著史弘肇焚化，一齊放聲大哭。史弘肇看了，連嘆數聲，即便止住道：「爾等百姓，不必如此，我平日為官，並無惠德及於爾等，誠有愧於古臣。況我年過花甲，福業隨身，今日命該刀剝，豈敢怨尤？祇圖不愧此心而已。極承爾等送我老漢夫婦，九泉之下，亦感厚情。我有幾句言詞，爾等百姓須當謹記，則老漢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眾百姓道：「老爺有甚教誨，小的們自當謹記。」史弘肇道：「爾等眾百姓聽著：

在家俱要敬父母，百善之中孝獨先。

弟兄友愛敦手足，鄉鄰和睦莫憎嫌。

教子須當明禮義，閨門訓女母該嚴。

吃虧認可安本分，貧苦勤將技藝研。

隨緣淡泊平情過，樂業安居無用煎。

任爾一生名與利，窮通得失總由天。」

史弘肇正在說話，祇聽得軍民亂嚷道：「朝廷駕帖來了。」那四下裏看的百姓一齊拍手道：「不好了，駕帖來了，史老爺轉眼就要喪命了！」時有兵士早把百姓趕開，監斬官起身拜了聖旨，供在營柵，分付帶過犯官聽點。遂把史弘肇簽了犯由牌，即命帶至引魂幡跟前。土工把兩條蘆席鋪好在地，史弘肇夫妻對面跪下，怨氣沖天，霎時間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沉沉。劊子手提刀等候。祇聽得陰陽官報說：「午時已到，快些開刀。」祇聽得一聲炮響，眾百姓一齊拍手，悲喊聲喧，早把夫婦二人頭兒落地。正是：兩股白氣沖天，一雙英魂西逝。有詩為證：

憂國勤民已數年，寸心終日惕乾乾。

天公偏使姦臣陷，血淚鶉啼滿壤泉。

監斬官既看殺了史弘肇夫妻兩口，又點名殺了合家良賤男婦共計一百零三口，將那尸骸都已埋葬訖。監斬官進朝繳旨，漢主方纔退朝。

到了次日，蘇鳳吉又奏漢主早早差官，調取郭威還朝。漢主準奏，即差翰林承旨孟業，齎奉旨意，星夜往禪州，調取郭威克日進京，毋得違忤。孟業奉了旨意，辭駕出朝，帶領從人，乘馬出了汴梁城，往禪州進發。不提。

卻說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彥超，乃是史弘肇的胞弟，那日正在府中與手下屬將飲酒閑談，祇見有一個漏網的家人跑進府來，見了彥超，把主人全家被害事情一一哭訴了一遍。史彥超聞兄被害，登時驚惶滿腹，怒氣填胸，大叫一聲：「痛殺吾也！」登時暈倒在地。眾將上前急救，半晌方醒，咬牙切齒，大聲罵道：「無道昏君！吾兄有汗馬功勞，不思優待恩榮，反聽姦臣讒譖，將吾兄長屈害，一命不足，又將全家抄戮。如此殘酷，理法已無。我誓必生擒姦賊，削去昏君，與我兄長報讎！」言罷，悲號大慟，眾將勸諭，方始收淚。遂謂眾將道：「既昏君害我兄長，早晚必有兵來尋害於我，吾今兵微將寡，如何抵敵？想吾兄長因為郭威而起，吾如今投奔於他，方可免禍，又好與兄長報讎。眾位將軍若肯同行，吾也不辭，不願去者，吾也不強。」當下八員健將一齊答道：「我等向受主將知遇之恩，未能報效，今日遇變，俱願同行。」史彥超大喜道：「既將軍等皆肯同行，就此收拾行李，今日就要起身。」於是眾將等各備行裝，史彥超亦即收拾行程，保著家小，帶了八將，離歸德府，竟投禪州而來。按下慢表。

且說郭威一日正在帥府閑坐，忽見門官來稟道：「今有朝廷差官在外，乞元帥接旨。」郭威聽了，即忙率領多官齊出帥府，迎接欽差至堂上，開讀了聖旨。郭威心下大驚，且與欽差見禮，分賓而坐。茶罷，郭威開言問道：「欽差大人，聖旨到來，要調取郭威回京，不知所為何事？」那孟業忙賠笑臉，從容說這原故出來，有分教——激變了落鎮之將，指日興兵。冷淡了忠勇之心，憑天安命。正是：

燕雀處堂事已壞，熊羆壓境勢何支？

畢竟孟業怎樣回答，且看下回自見分明。

### 第三十一回

郭彥威禪郡興兵 高懷德滑州廬戰

詞曰：

君暗臣姦，看共把，朝綱顛倒。股肱戕，賊讐邊開，變由一詔。致來旗鼓驚心炮，烽煙雲霧山河罩。嘆群黎，祇向彼蒼呼，誰堪告。將熊羆，勳猷報。士貔貅，誠作好。攻戰拔弧，功成談笑。一朝徒把勤王召，怕他義膽忠肝照。總徘徊，強將天意垂，空悲號。

右調《滿江紅》

話說郭威接了聖旨，心下不勝驚疑，便問欽差調取之由。那孟業笑容可掬，開言答道：「老元戎，聖上因你在此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故此特差下官，特來調取你進京，要問端的。老元戎果無異心，不妨進京當朝面質，那時自有忠良大臣保舉回任，若不進京，現有三般朝典在此，請老元戎裁奪定了，以便下官回朝覆旨。」郭威聽了，暗自沉吟：「我若隨詔進京，諒著多凶少吉，如不進京，這三般朝典，怎肯容情？今日就使起手，又恐兵微將寡，大事難成。況又聞蘇鳳吉行姦讒妒，把握朝綱，幼主近又昏暗無道，不念功臣，欲行剪滅，事在萬難，如何處置。」想念多時，並無主意。那孟業又催促道：「老元戎，下官奉旨前來宣詔，不許停留，若抗違朝廷，祇恐法度不能容情，那時悔已無及。」正在逼勒之際，祇見階下一人，手按寶劍，走上堂來，大聲叫道：「元帥不可聽誘引之詞，自墮姦計，若一進京，斷無再生之理矣。」郭威舉目視之，乃是監軍柴榮。

郭威道：「天子明詔，調取入京，怎好違忤？」孟業道：「便是如此，某亦難以覆旨。」柴榮道：「當今幼主無道，聽信姦邪，不念武臣汗馬之功，保安社稷，終日深宮般樂，好色貪財，以致是非顛倒，賞罰不明，昨又聞報，史平章全家受戮，如此忠良屈害，豈不可傷。今日這道旨意，一定又是蘇賊之計，逼反鎮臣，要害元帥。」又指了孟業罵道：「都是你這班狐群狗黨之類，逢迎君上，誤國害民，今日合該喪命，來得湊巧，汝等眾位將軍，看我手刃此賊。」說罷，舉手中劍，望孟業一剝，登時血濺塵埃，身軀倒地。兩邊眾將一齊拍手道：「殺得好，殺得好，大快人心也！」

那郭威本欲阻擋，奈一時勸慰不及，祇得喝道：「汝這小子，不自忖量，輕舉妄動，擅殺欽差，朝廷知道，發兵問罪，那時難免滅門之禍矣。」柴榮道：「元帥，自古英雄，須要識時務，目今朝綱變亂，國事日非，元帥國之大臣，功業素著，況又掌握大軍，據守重鎮，趁此機會，正好興兵舉事，殺上汴梁，除姦去佞，別立新君，有何不可！」眾將聞了此言，一齊說道：「柴監軍之言有理，元帥不可錯過機會，圖王定霸，在此一舉。某等願效犬馬之勞，共成大事。」

郭威見人心變動，心中暗喜，說道：「列位將軍，雖承美意，保佐本帥起兵，祇怕德薄福微，不能成事，日後債敗，不但辜負眾位之心，且使本帥亦無存身之地，奈如之何？」正言之間，祇見一人應聲說道：「明公不必狐疑，當從眾將之言，謀取大事，某敢保其必勝，共襄王業也。」郭威視之，乃是太原人，姓王，名朴，字子讓。生得面如美玉，目若朗星，七尺身軀，堂堂儀表，幼年曾遇異人傳授，善觀天文，精知地理，現在郭威帳下，為參謀之職，言聽計從，極其愛敬，麾下諸將無不悅服。當下郭威問道：「先生所言，何以知其必勝，大事能成？」王朴道：「某夜觀天象，見帝星昏暗，漢運已傾，旺氣正照禪州，乘此國運衰微，幼主昏殘之際，明公當應天順時，首舉大事，將見雄兵一起，天下響應，何愁王業不成耶？」郭威大喜，即命左右，將孟業尸首扛出埋葬訖，是日各散。

到了次日，在大堂上擺設筵席，遍傳麾下將官，飲宴議事。酒至三巡，食上幾品，郭威舉杯在手，開言說道：「今日本帥蒙眾位將軍齊心協助，舉兵南行，洗蕩姦讒，肅清朝宇，誠為美事。但思糧草未足，將寡兵微，此行成敗未卜，不知眾位將軍有何高見？」道言未畢，早見一將欠身高叫道：「元帥何必多慮？祇某憑著這柄大斧，願為前部，以圖報效。」郭威視之，乃是上將王峻。郭威道：「王將軍，禪州到汴京，有二千餘里，還有黃河之隔，我兵一動，沿路州城，必有飛報進京。漢主若發京中人馬，還可抵敵，倘調外鎮諸侯，將黃河擋住，那時將軍雖勇，祇怕插翅難飛。」王峻生平性如烈火，喜的是獎他勇猛，惱的是說他不濟，當時聽見郭威說他殺不過黃河，心中不忿，喊叫如雷，說道：「元帥，不是王峻夸口，那各路諸侯，有甚能人？某視之直如土木。此去若不奪取汴京，也不算為好漢。」看官，這王峻所言，正如兵法所謂欺敵者敗，他自恃斧精力勇，慣戰能征，眼底無人，藐視天下沒有好漢，誰料兵至黃河，被高懷德槍傷左肋，險些性命之憂。此是後話，且這慢提。

祇話當時王峻與郭威正在議論，忽見門官來報，說有河南歸德府節度使史老爺來見。郭威聽報，知是史彥超到來，令左右撤去殘席，分付門官：「祇說我整衣不齊，在二門恭候。」門官奉命，往外與史彥超說知。彥超便進帥府，將至二門，果見郭威率領許多將佐出來迎接。史彥超趨上幾步，手撩甲冑，便要下跪。郭威慌忙攔住，說道：「賢弟為何行此大禮。」遂邀至堂上，敘禮已畢，又與各將佐一一見過了禮，遜位坐下。彥超訴道：「元帥威鎮禪州，怎知朝中大變。」就將幼主屈害全家之事，細細訴說一遍。「為此小弟挈家前來相投，望元帥念家兄一體同人之誼，早早興師，乞為家兄報讎，則不惟小弟感德，而家兄亦銜恩於泉下矣。」言罷，淚如雨下。郭威勸道：「賢弟且免悲傷，我不久兵上汴梁，定當消除姦佞，與令兄報讎。」史彥超謝了，令人到外邊把手下兵馬將士都歸了隊伍。郭威分付重整筵席，與史彥超接風。酒散安寢。一夜晚景休提。次日，郭威分撥房屋，與史彥超家小安住。自此，又過了數日。

這日，郭威升帳，與眾將商議起兵，留大將魏仁甫趙修己等鎮守禪州。遂拜王朴為軍師，史彥超為先鋒，柴榮為監軍，王峻為左營元帥，韓通為右營元帥，選定乾三年二月十六日起兵。到了這日，在教場發炮祭旗，大兵出了禪州，浩浩蕩蕩，一路前進，攻打府州，無人敢擋，勢如破竹。

且說那沿途的地方官，聽知郭威起兵犯境，差官星夜入京，報知幼主。此時幼主因見孟業的逃回從人奏知，郭威擅斬欽差，興心謀反，幼主正在盛怒，商議遣將問罪。忽又接得邊報，心下大驚，急召蘇鳳吉，共議伐叛之策。蘇鳳吉奏道：「陛下勿憂。臣保一人，命他剿除反賊，必定成功。」幼主問道：「卿所保何人，可以奏績？」蘇鳳吉道：「臣所保者，乃是潼關元帥高行周。此人精於用兵，智勇莫敵，若使他領兵去剿，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耳。」幼主聽奏大喜，即時親寫了一道詔書，遣官前往金斗潼關，調取高行周，克日領兵，往禪州擒獲叛逆郭威，獻俘京師，照功升賞，旨到即日起行，不必來京見駕。欽差領了旨意，離了汴京，不分晝夜，兼程而走，不幾日來到金斗潼關，進城至帥府，開讀旨意畢。高行周不敢遲延，先打發天使進京覆旨，然後挑選了三萬人馬，各各整備了戰攻之具，發炮三聲，大兵離了潼關，晝夜兼程，望禪州進發。看看過了黃河，正望滑州而來，早見探馬來報：「滑州已失，現今郭兵屯扎城中，我軍難以前進。」高行周聽報，即時傳令，離城十里下寨，整備明日攻打。不提。

卻說郭威兵屯滑州，息軍養馬，以備渡過黃河。忽見探子進來報道：「啟元帥，今有潼關高行周領兵在城外安營，特來報知，請令定奪。」郭威聞報，祇唬得面如土色，心膽皆裂，把那要成大事的心腸，減去了一半。列公，這卻為何？祇因想起昔年之事，高行周在雞寶山一場大戰，把王彥章逼得自刎而亡。這高家槍法，天下無敵，人人聞名，喪膽，個個見影寒心。況又將門出身，傳授精通。兼他足智多謀，善於調用。還有一件驚人之術，乃是馬前神課，占斷吉凶，百無一失。為此，郭威思前慮後，心恐神沮，祇得眼盼著王朴說道：「先生，高行周乃將家之子，善能用兵，今他引兵前來，祇怕本帥難免折兵之厄。不知軍師有何妙計，可解其危？」王朴道：「明公勿憂，朴曾夜觀天象，見高行周將星也是昏暗，料他不久於人世。祇是一件，凡為大將者，最怕是個渾名，覺有嫌疑，某聞高行周曾自稱為鷓子，明公又號雀兒，那雀兒與鷓子相爭，何異驅羊鬥虎，卵石相交，未有不敗者，況雀兒乃鷓子口內之物，如何敵得他過？」郭威道：「似此如之奈何？」王朴道：「朴有一計，使高行周斂兵自退，讓明公長驅入汴，不敢阻撓。」郭威道：「計將安出？」王朴道：「自今明公但按兵不動，堅守滑州，等待數月，不必與他交戰，那鷓子無食，腹中飢餓，自然飛去。那時我等進無所阻，退無所扼，長驅而進，汴梁可破矣。」郭威大喜稱善。祇見史彥超一聞此言，便大叫道：「明公何須這等害怕？軍師亦太覺畏縮，量一高行周，有多大本領，直須如此怕他？若依軍師之言，按兵不動，則這末將殺兄之讎，何日得報？末將不才，願領本部人馬前去對陣，務要斬高行周首級，獻於麾下。」說罷，分付左右抬槍牽馬，回步往下便走。郭威未及開言，那王朴見他要去，倒吃一驚，連忙叫道：「將軍慢走，下官有一言奉告。」史彥超聽喚，便立住了腳，說道：「軍師有何分付？」王朴道：「將軍既要出戰，下官不好攔阻。但此去臨陣，凡事必須斟酌，況高家槍法，變化無窮，不比尋常之將。將軍今去會他，我有幾句言語，切須緊記於心，庶無後悔，你此去須當知己知彼，量敵而進，切莫心高，還宜謹慎。」史彥超聽了，微微笑道：「軍師但請放心，不必囑咐，史某此去，定要成功。」說罷，披挂戎裝，出了帥府，提槍上馬，領眾出城，衝往高營去了。那王朴見史彥超堅執要去，料不能勝，遂差王峻帶領三千人馬出城接應。王峻欣然引兵出城接應。不表。

再說史彥超領了本部人馬，帶了手下健將八員，一齊撲到高營，坐名討戰。探馬報入高營，高行周即時頂盔貫甲，挂劍懸鞭，上馬提槍，放炮出營，來到陣前。史彥超聽得炮響，知道敵人臨陣，抬頭往對面一看，祇見：

兩桿門旗分左右，坐纛後面緊隨身。

四員健將押陣腳，引領三千鐵甲軍。

中軍主將能威武，裝束天神貌絕倫。

頭頂朱纓紅似火，前後柳葉絳征裙。

團花袍襯瓊瑤帶，寶鏡青銅映日明。

左懸鐵胎弓半月，右插狼牙箭幾根。

手執長槍史八矛，坐下良馬善奔塵。

平生智勇空天下，術數精奇遠近稱。

史彥超一見高行周，心中火發，惡氣填胸，罵一聲：「老賊！我兄在劉先王駕下，與你都是一殿之臣，今被昏君屈害一門生命。常言道免死孤悲，物傷其類，你祇該拿獲姦臣，與我兄長報讎，纔算同病相憐之義，怎麼反領兵來，阻住我的去路，我今日會你，務要取你性命。」高行周聽了大怒，喝道：「史彥超休得胡言！你哥哥史弘肇在日，也不敢稱我名氏，況你勾連郭威謀反，兵犯皇都，身帶彌天大罪，尚敢亂言藐我，若論國法，定當把你拿解進京，碎剮示眾。但念史弘肇平日交情，且饒你狗命去罷，祇叫反賊郭威出來受死。」

史彥超聽罷，怒發如雷，耳紅面赤，大叫道：「老賊欺我太甚，怎肯干休。」舉手中槍，當胸就刺。高行周亦大怒道：「好逆賊，焉敢無禮！」挺起蛇矛槍，正要交戰，祇聽得後面搶出一員少年將來，馬走如飛，舉起長槍，望史彥超肋下便刺。彥超吃了一驚，掣回槍，連忙架住。看那小將，果是英雄，但見：

面如滿月，唇若塗朱。紅纓燦爛耀銀盔，素袍招展露白甲。懸弓插箭，曾經自號左天。坐馬搖槍，不讓前朝白虎將。

史彥超大喝道：「來將留名，好待本先鋒動手。」那小將也是把彥超一看，祇見：

黑臉烏鬚，神眉怪眼。頭戴紅襪盔，朱纓簇簇。身披鎖子甲，黃金澄澄。長毛吼端坐似追風，烏纓槍使動如

飛電。

那少年將聽問，便喝道：「反國逆賊，你連我也不認得麼？我非別人，乃威鎮潼關 元帥長子、左天蓬高懷德便是。你生心謀反，罪不容誅，我故特來取你之命。」言罷， 搶槍直刺。史彥超用手槍火速相迎。兩個殺在一團，戰在一處，真的利害。但見：

兩馬相交，雙槍並舉。兩馬相交，馳驟疆場，塵瀾蹄，蹄攪塵，蕩起滿天征霧。雙 槍並舉，盤旋架舞，我刺你，你奔我，飄來一塊飛霜。往來爭戰有多時，勇怯高低難定 局。

兩個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高懷德混名左天蓬，家傳槍法，那裏懼你年老將。 史彥超乃本領高強，久戰沙場，豈肯讓你少年郎。二人戰已多時，約有七八十合。勝負 未分。

高懷德見史彥超馬快槍疾，果是驍勇，心中暗想：「這黑賊要想在我手內逞強，待 我賺他猛力用完，再與他算帳。」就收回了槍，祇管招架，不肯衝前。那高元帥在門旗 中觀看，祇見史彥超槍法如驟雨一般，往來衝殺，高懷德祇是這架退避，無暇還兵，祇 道他年輕力小，對敵不過，又見手下屬將，多是眼巴巴嗟嘆廝嗔，高行周平日最是 好勝，今見兒子當場不濟，自覺面上無光，心頭火發，把槍一擺，分付軍中多添戰鼓， 催動 如雷，三軍吶喊搖旗，上前助敵。高懷德正在招架之際，忽聽軍中緊催戰鼓， 回頭一看 ，見軍士蜂擁而來，知道父親動怒，低頭暗想：「我若再與這賊相持， 父親在軍前必不 放心。」遂即暗向腰邊取出那打將鋼鞭，執在手中，那史彥超祇顧拍馬衝戰， 雙手拈槍， 正照高懷德劈面刺來。懷德右手掄槍，仍前招架，衝鋒過去，回馬轉來，左手舉起鋼 鞭，喝聲：「著！」照頭打將下來。史彥超說聲：「不好！」把頭往後一側，祇聽當的 一聲響，正打中在背上，史彥超口吐鮮紅，伏鞍而走。懷德拍馬挺槍，隨後 飛馬追來。有分教一聲名到處，驚碎了將士的心。槍劍來時，堆積了尸骸之路。正是：

一身可戰三千里，匹馬堪當百萬師。

畢竟史彥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觀星象 蘇鳳吉鸞駕喪軍

詞曰：

念臣工，疇似能為國，忘身皎皎。鞠躬誠盡瘁，至死方堪表。經緯垂象縱昭明，成 敗果通曉。怎移易，蹇蹇匪虧，王臣節操。無奈藩籬倒，看猛虎殘狼，嗜人多少。聚群 入室，有孰肯，分憂到。祇落得離黍丘墟，感慨已虛。咎誰歸？怪他息肩恁早。

#### 右調《探芳信》

話說史彥超與高懷德大戰在滑州城外，因那報讎心甚，不及提防，為此被高懷德計 賺，鞭打後心，吐血伏鞍而來。懷德不捨，拍馬趕來。將至門旗之前，早有王峻帶兵接 應，見史彥超大敗而來，後面追趕甚急，提斧上馬，滾至軍前，大呼道：「小將休得逞 強，趕我兄長，我來也。」即時放過了史彥超，上前擋住。懷德看那王峻，果然生得利害：

赤面虎鬚，金睛尖嘴。頭戴鍍金盔，身穿鎖子甲。純鋼斧手內輕提，棗騮駒身端穩 坐。

懷德見王峻生得凶惡，也不答話，拍馬衝殺過來。

王峻掄動大斧，嗖的一聲，當頭砍來。懷德將手中槍架開，覺得兩膊上好些沉重， 暗自想道：「這醜賊力勇斧重，難以與他久戰，祇可智取，不可力敵。」帶轉馬，圖將 轉來，重把手中槍直取王峻。王峻見他本領高強，史彥超被他打了一鞭，因此把渾身 力盡用來戰，心下又提防他暗器來傷。兩個約戰到五十餘合，祇見高懷德忽地抽回了槍， 王峻用力太猛，那斧便砍了個空，身軀反往後一仰。高懷德趁勢把梨花槍一緊，竟望 王峻心窩裏刺來。王峻措手不及，叫聲：「不好！」急把馬往旁邊一扯，祇聽得嗖的 一聲響處，槍已穿在左肋甲上，連袍帶去了半副。唬得王峻膽戰心驚，面皮失色， 兜回馬，拖斧而逃。那高行周見懷德兩陣全勝，敵將懼逃，心中大喜，把槍一擺，三軍吶喊， 戰鼓如雷，潼關兵隨後追殺，把禪州人馬如砍瓜切菜，亂殺將去，真好利害。有詩為證：

高氏雄威父子才，千軍萬馬似潮來。

雀鷓原是難相敵，尸滿郊原血滿垓。

滑州城外這場大殺，至今草木猶紅。

那史彥超王峻各帶重傷，敗進城中，堅閉不出。高行周大獲全勝，收兵回營，賞勞 軍士，父子各卸戎裝，設酒歡飲。高行周因見懷德十分勇猛，事事高強，心下甚是歡喜， 暗想道：「主上，你若有潼關高鷓子，那怕禪州郭雀兒。」又叫懷德道：「我兒，你 今日鞭打史彥超，槍挑叛賊，他聞名已是喪膽。明日與他交戰，須要一陣成功，便好奏 凱。但郭威部下雖無能人，卻有王朴足智多謀，善曉陰陽。他與為父同學藝術，專習六 壬奇門，善知過去未來，並曉天文地理。我兒今夜須當加意用心，防他劫寨。」懷德道：「爹爹所見甚遠，待孩兒分付軍士，今夜不要安睡，小心防賊。」高行周遂傳軍令，各各謹守了一夜。

次日黎明，各自飽餐，拔寨都起，至滑州城對面安營。高行周即命懷德至關前討戰。 懷德奉令，披挂整齊，綽槍上馬，領兵至城下，坐名要郭威出來答話。那城祇是緊閉， 無人出來。懷德叫了一日，空自回營。一連五日，城中並無動靜，任你外邊百般叫罵，祇做不聞。懷德稟知了父親，高行周大怒，把那三萬人馬分撥二萬，將滑州城四門攻 打，留



下一萬守營。當時眾軍用力攻打，城上祇把灰瓶石子打下，潼關兵多被打傷。看看圍攻了三日，城不能下。原來這都是王朴之計，他觀看天象，已有定見，總把四門緊閉，不許出戰，外面雖極力攻打，祇叫眾將百般保守。況滑州城池堅固，如何便能得破！

這日，郭威親自上城巡視，手扶垛口，見城下軍士個個爭強，人人賣勇，如海潮衝擊，似蜂擁相攻，起初見二將失機，魂夢已是驚亂，況今親見攻打，勢甚危急，那有不懼之理。祇唬得面如土色，急忙下城，回至帥府，與眾將商議道：「本帥自悔失了主意，反叛朝廷，今日天理昭彰，遇了高家父子之兵，部下又無上將與他敵對，又五攻城甚急，破在旦夕，那時玉石俱焚，卻不枉費了諸公推戴之心，如之奈何？」祇見王朴開言說道：「明公且免憂疑，王某曾有言，高行周將星昏暗，必有災，且請寬心，等待十日，明公大運一通，高行周自然兵退，此非王某謬言，實係上天垂象。目下祇圖保守，便無他慮矣。」郭威聽了，便依王朴之言，傳令城上，多加灰瓶炮石，晝夜提防，小心堅守。按下不提。

再說高行周見攻城不下，士卒傷者極多，祇得傳令撤兵回營，別思良策。父子回營，時已天晚，點上燈燭，用畢晚膳。眾將退出帳外，各自調換安息。懷德查點三軍，分付各各省睡，不許懈怠。高行周獨坐帳中，心中思想：「這都是天子年幼，寵信蘇鳳吉，被他蠱惑，賞罰不明，以致激反郭威，到今勞師動眾，未見成功。」又想：「史弘肇全家遭讒被戮，說也慘然。」長嘆數聲，把憂國憂民之心，冷了一半。不覺鼓打三更，四下人聲寂靜。高行周離座，走出中軍帳來，祇見五營四哨，嚴謹肅然。又覺寒風撲面，遍體如冰。抬頭一看，那滿天星斗，燦爛當空。又向天河觀看，見紫微斗口生了黑氣，一會明朗，一會昏暗，客星犯帝座，明星旺氣，正照禪州。就知大漢天下不久，必屬於郭威，為此一憂。又被寒風吹冒，忽然打了一個冷戰，覺得身上凜寒，漸漸發熱。回到中軍，心中不樂，翻來覆去，一夜不寧。到了次日，心中憂惑頻添，煩悶轉盛，茶飯不思，臥病不起。傳令懷德管理軍情，三軍不得亂動。那麾下兵將見主將有病，把戰鬥之心，也消去了一半。

又過數日，病體更甚。那日到了夜間，至三更時分，高行周心因疑慮，叫聲：「我兒，你扶我出去，再觀星象何如？」懷德道：「爹爹身體不安，已須養靜為主，待等痊好，再去觀看不妨。」行周道：「你便扶我出去，決無妨礙。」懷德不敢違忤，祇得扶了父親，走出帳外，仰觀天象。見自己本命星昏昏沉沉，不住的欲墜，嘆了一口氣，默默無言。遂命懷德扶至後堂，坐在軟榻之上，躊躇嘆息。懷德問道：「爹爹觀看星辰，為何不言長嘆？」行周道：「我兒，你怎知星理玄微？我欲待不說，你便不知其故，我且說與你知，自然明白。方纔我仰觀天文，見本命將星昏暗。又於前夜觀看，見客星犯帝座，主宿不明，此乃欲換新主之兆。又見旺氣正照禪州，應在郭威承襲天下。你父奉命興師，前來拒敵，誰知上天不容，降下災患，使我不能滅賊，誠天意也。目今大兵駐扎在此，空費錢糧。王朴善於守城，又難即破。欲順天心，斷無歸降郭威之理。若祇擁兵擋住，非但身帶重疾，不能主持，又恐違逆天意，還主不祥。故此進退兩難，尚在未決。」懷德聽罷，想了片時，對道：「爹爹，孩兒倒有一條兩全之計，不知可否？」

行周道：「有甚計策，你且說來，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懷德道：「爹爹，既是上天垂象，不可逆天而行。依孩兒之見，何不撤兵，回鎮潼關，聽天由命，做個明哲保身，也是退步之策。不知爹爹以為何如？」行周道：「我兒，你年紀雖輕，倒也透徹，為父也想此策，庶幾為可。祇是一件，恐於理上不順。」懷德道：「爹爹，尚有何事不順於理？」行周道：「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汝父食了漢主之祿，不能盡忠殺賊，反是全身遠避，偷生於世間，祇怕青史遺編，難逃不忠二字。」懷德道：「爹爹，自古道：『君不正，臣投外國。』昔日岑彭歸漢，秦叔寶捨魏投唐，古來名將，皆是如此。況今幼主昏德，寵信姦邪，殺戮忠良股肱，還想甚麼開基之將，汗馬功勞？請爹爹不必多疑，但自回兵，等待病愈，然後觀其事勢，再為區處。」高行周心內也有回兵之意，聽了公子之言，定了主意，便傳將令，大小三軍，整備明日回兵。那眾多軍士聽見主帥有病，正在惶惑，忽聞回兵之令，大家歡喜，整頓起行。

看官：凡為大將之人，全賴主意，主意沒了，就落褒貶。使高行周立意帶病督兵，在黃河口將郭威擋住，雖然違了天意，就死也得個盡忠死節之名。不道無了主意，聽了懷德之言，捲兵回鎮，日後雖然不服郭威，盡忠自刎，終恐難掩今日之咎矣。閑話莫贅。

祇說高行周到了次日五鼓時分，即令三軍拔營歸師，懷德保住中軍，緩緩的退回潼關去了。這一撤兵，漢主的江山便不能穩坐矣。報馬報進滑州，郭威大喜，猶恐高行周誑軍之計，心下尚是猶豫，分付探子暗暗去探聽消息，真假何如，再來回報。王朴搖手道：「元帥不必多疑。高行周與某同師學藝，善曉天文，他見客星犯帝座，另有新君出來承襲，又見自己本命星昏沉，一定不敢逆天行事，所以全身遠害，坐觀成敗，退兵是真。元帥祇管進兵，別無他慮。」郭威終是懼怕，不敢進兵，又在滑州住了三四日，見那探子打聽得潼關兵果已退去，方信王朴之言，果有定見，方知高行周撤兵不是誑軍之計，方纔放心，傳令大軍起行。三聲炮響，大隊人馬離了滑州，渡過了黃河，一路上秋毫無犯，軍令森嚴，因此各處郡縣，望風而降。大兵行了數日，來至汴梁城外，放炮安營。

那日漢主駕坐金鑾寶殿，聽得大炮連天，響聲不絕，一時不知其故。早有黃門官進來奏道：「今有郭兵到了封丘門外，請旨定奪。」漢主聽奏大驚，即問蘇鳳吉道：「前日太師已保潼關高行周領兵拒賊，至今未見捷音，反有逆賊兵至，如之奈何？」蘇鳳吉奏道：「臣昨聞高行周在黃河岸大破郭兵，殺得郭威懼怕，堅壁不出。不知高行周何故即便撤兵？臣正欲差人探聽，不想賊兵已至都城。陛下且免憂慮，當即命將出師，問以叛逆之罪，看其事勢如何，再為區處。」漢主準奏，即遣大將慕容彥超侯益領兵出城擒賊。

二將領旨，點兵出城，至郭營對面列陣以待。探馬報進營中，郭威便令史彥超出敵。彥超領兵來至陣前，大呼搦戰。慕容彥超與侯益一齊出陣，大喝道：「反國逆賊！不思守分，敢與叛主之師，直犯皇都。今日天兵一出，汝等還不下馬受縛，直待要污我刀斧耶？」史彥超大怒，罵道：「汝等都是姦臣之黨，屈害我兄長一門，此恨不並日月，今日務要碎汝萬段，以報兄長之讎！」言罷，挺起烏纓槍，望前直刺。慕容彥超揮大砍刀，火速交還。二馬相交，雙器並舉，一陣大戰。正是：

山邊壘壘黑雲飛，海畔莓莓青草起。

二將戰有三十餘合，勝負未分。

那侯益見慕容彥超戰史彥超不下，即便挺槍拍馬，上前夾攻。史彥超全無懼怕，勇力倍加。正戰之間，祇見漢兵後面大亂，卻是王峻預受王朴密計，領兵抄向漢營後面，襲殺將來。侯益看見兵亂，回馬轉來，卻與王峻打個照面，被王峻攔腰一斧，砍於馬下。慕容彥超見了，一時心慌，刀法亂了，措手不及，早被史彥超一槍，挑去了半個腦蓋。郭威在門旗下將鞭梢一指，大軍喊殺前來，勢如壓卵。漢兵一半被殺，一半投降，餘剩數十人，逃往城中去了。郭威收兵回營，賞兵賀功，自不必說。

卻說敗兵逃進城來，遞報漢主。漢主聞奏，驚惶無措，慌集兩班文武，計議退兵之策。漢主問道：「郭威反朕，兵勢甚大，朕差遣慕容彥超侯益出兵拒敵，又已陣亡，汝等眾卿，誰肯與朕分憂，領兵出去擒賊。」連問數聲，無人答應。漢主見此光景，心中更加憂懼，想起史弘肇當日之言，追悔無及。祇因聽了蘇鳳吉所奏，平白地偏要調取郭威進京，如惹火燒身，自取其累，如何是好。又向兩班文武說道：「朕雖行事錯亂，爾等諸卿也該看先帝之面，為國家出力，怎麼這般畏縮，不肯與朕分憂？」漢主話纔說完，卻有蘇鳳吉執笏當胸，俯伏奏道：「陛下且少憂慮，恐傷龍體，況京城尚有雄兵十萬，戰將千員，微臣食君之祿，當與君分憂，願效犬馬之力，出城與郭威抵敵，若得上天默佑，自然殺退賊兵。」漢主聽奏，大喜道：「若得太師一行，朕無憂矣。」蘇鳳吉又奏道：「臣受君恩，故願捨此微命，報答陛下，但須請陛下御駕親征，纔好立功奏績。」漢主道：「老太師既肯前去殺賊，為甚要朕親征？」蘇鳳吉道：「微臣出去，祇帶手下兵將，其中勤惰不一，焉肯悉皆用命！惟陛下親征，又得滿朝文武保駕，一則御駕監臨，諸臣皆願效力，二則天威所至，添助軍威，並力齊心，便可成功矣。」原來蘇鳳吉惟恐不能取勝，故要漢主帶著文武，御駕親征。他的姦心以為，不能取勝，大家一窩兒都死，倒也乾淨。若是文武都要性命，自然出力廝殺，斷無不勝之理。這是姦臣設心不善，說話偏是循理，往往如此。怎奈漢主一來年輕，不諳大體。二來從幼不會打仗衝鋒，怎知一槍一刀的事業，行兵擺陣的機謀。聽得蘇鳳吉說得這般容易，心下便滿望殺退郭兵，回來原坐金鑾。當下漢主又說道：「大師既要朕親征，速速挑選了人馬，然後啟行。」蘇鳳吉領旨出朝，把十萬御林軍挑選了五萬。

次日，調出封丘門外扎營，然後來請聖駕出城。漢主傳下旨意，滿朝文武，無論大小官員，多要隨征保駕，倘有一官不到者，即以叛逆論。文武見此旨意，沒奈何，一個一個戰戰兢兢，祇得捨著性命去保駕。那漢主領文武出了城，帶了人馬至七里店安下營盤。遠望郭兵，槍刀耀日，旗幟漫天，甚是利害。又聽得郭營內炮響震天，唬得心驚膽裂，便傳旨要宣蘇鳳吉來商議。當駕官奏道：「蘇丞相正在前面督兵，分撥將士出戰。」漢主暗自忖道：「朕的人馬不少，況有蘇太師在前督陣，料然不妨。即使叛賊殺來，自有太師迎敵，也不能就到朕的面前。」因此把膽兒略略放大了些。那蘇鳳吉在前面見了郭兵如此勢大，心中其實害怕，無奈勢成騎虎，祇得勉強前去廝殺。領了一萬精銳兵馬，帶了數員驍勇偏將，離那御營有二里多路，扎住陣腳。那郭威帶領眾將，也到陣前。兩邊排開陣勢，發動戰鼓。郭威望見漢陣後面還有一支大隊人馬，安住營盤，知是漢主親征，便問眾將道：「那位將軍出去見陣？」祇聽得背後衝出一員大將，應聲而答道：「小將韓通，願決一陣。」說罷，帶著家將，催馬上前，大聲喝道：「有能事的前來會俺。」蘇鳳吉見來將甚是英雄，但見：

頭戴銀盔，身穿鎧甲。手執長槍，騎坐高馬。立於陣前，威風凜凜。

蘇鳳吉便問眾將：「誰敢上前擒賊？」早有禁軍教師索文俊，拎馬掄刀，頂盔貫甲，厲聲大叫道：「丞相，待末將去擒拿叛賊。」說罷，拍馬衝來，望韓通直奔。韓通拍馬相迎。二將刀槍並舉，大戰沙場。兩邊戰鼓如雷，對陣喊聲大舉。蘇鳳吉見索文俊不能取勝，又點四員漢將出來，乃是孫禮、牛洪、劉成、吳坤，一齊出馬，各舉兵器，上前助戰。郭營內惱了大將王峻，舉起大斧，奔至陣前接戰。後面又有驍將曹英、王豹，監軍柴榮，一齊出馬，舉兵器尋對兒廝殺，真好一場大戰。有詩為證：

兩陣咚咚戰鼓催，疆場十將逞英威。

刀槍抵敵寒光迸，斧戟奔迎電閃輝。

殺氣淪漫天欲暗，征塵蕩舞日無暉。

從來爭鬥皆如此，誰是麒麟名姓歸。

軍師王朴，也在營前觀戰，對史彥超道：「史將軍，你看那軍前騎赤馬，穿紅袍的，就是蘇鳳吉，你殺兄之讎，今日不報，等待何時！」史彥超聽說殺兄之賊現在軍前，舉眼一望，果見蘇鳳吉提刀坐馬，在陣前監戰。登時心頭火發，環眼睜紅，把坐馬一拍，雙足一磕，挺起長槍，望漢營衝來，高聲喊罵道：「姦賊！我祇說你當時當道，長亨富貴，誰知你錯過午時，一般也有今日，可見我兄長有靈，冤家相遇，不要走，我來取你的命也！」那蘇鳳吉一見史彥超，轟走了三魂，驚掉了六魄，不敢交戰，回馬拖槍，望東而走。史彥超隨後追趕。

那陣上交戰的漢將，見主將已走，各各無心相殺，手忙腳亂，劉成被王峻一斧砍死，曹英刀劈吳坤，王豹活擒孫禮，韓通槍挑了索文俊，柴榮殺了牛洪。五員漢將，陣亡了四個，捉了一個。柴榮把刀一晃，後面隨征兵將發喊衝殺過來。一萬漢兵，那裏還站得住，各自四散奔走。郭威見漢兵敗了，親率大兵壓下來。那漢主同著文武在大營中，呆呆的等著，滿望蘇鳳吉來報捷，誰知郭兵已殺至營前。漢主見事不妥，祇得不顧文武，從後營上馬就走。眾文武忙要保駕，誰知漢主先走了，一時奔走不及，祇得降的降，自刎的自刎，不留一個。所以四萬人馬，已被郭兵殺了大半，其餘的那裏還有戰鬥之心，各要保全性命，都往城內逃走，將封丘門擠得水洩不通。可憐：

人擠人聲悲叫苦，馬蹏馬肉爛皮飛。

人多門窄，漢兵不能進去，禪州人馬趕到城下，舉動兵器，排頭价亂砍亂戳，登時之間，把漢兵殺得尸如山積，血似江流。正是：

血埋諸將甲，骨襯眾騎蹄。

禪州兵馬都進了封丘門。當有曹英王豹殺進了董市門、柴榮韓通殺進了萬壽門、王峻領兵殺進酸棗門。各門俱已打破，同進了玄武門，把住汴梁皇都。正是經商罷市，黎庶關門。祇苦了漢主棄營逃走，祇帶幾個內侍，跟隨馬後，望著皇城而來。有分教——槍刀隊裏，難逃天子殘生。神聖廟中，管取姦臣性命。正是：

輕將社稷酬私憤，快把身家雪眾心。

畢竟漢主進得城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李太后巡覓儲君 郭元帥襲位大統

詩曰：

憶昔中原逐秦鹿，五軍失利屠睢戮。

番君一出王衡山，戶將從征入函谷。

自古羈縻稱外藩，誰令市鐵禁關門。

不見鮫魚重入貢，旋看黃屋自言尊。

人事消沉洵可哀，千秋朝漢餘高臺。

漢家遺跡不可問，歌風柏梁安在哉！

右節錄朱錫鬯古體

話說漢主聽了蘇鳳吉所奏，御駕親征。不道一陣戰爭，被郭兵殺得將亡兵敗，自要保全性命，祇得棄營而逃，祇帶隨身幾個近侍，一齊望玄武門來。纔到門外，祇見旌旗滿布，劍戟如林，有無數郭兵攔住去路，漢主著忙，不敢進去。纔要回馬，又見封丘門外，郭兵不遠，祇得帶轉絲韉，順著玄武門的大街向西而走。剛到西華門，祇見明盔亮甲，盡是禪州兵馬，料想走不過去，回馬又走。跟隨的內臣，一個全無，孤孤淒淒，匹馬行來，抬頭觀見一座禪林，上寫白雲禪寺，遂即下馬，走進山門，來至殿上。祇聽得街上甲葉亂響，鑾鈴震耳，不住的馬跑。料想大勢已去，不能挽回，長嘆數聲道：「我劉承祐，今日皇天不佑，以致郭兵破了汴梁，我一死固不足惜，祇是我父傳下的江山，輕輕送與別人，有何顏面再見臣民。又且撇下養老宮王母，無所倚靠，空養一場，總由我不明之故，以致國破家亡，我還要留這性命何用！」說罷，腰間解下黃綾，繫在看柱之上，復又大叫道：「我悔不聽忠諫之言，致有今日。」即時自縊而亡，在位三年，壽二十一歲。後人有詩以弔之：

踐祚洪基不數年，藩臣士馬至朝前。

身亡纔悔忠良諫，何似當時莫調遣。

卻說郭威大兵進了汴梁，令把四門守住。帶領眾將先把蘇鳳吉私宅圍住，查明家口，共拿男婦一百九十四名。然後令人進宮，將蘇皇后拿了。專等史彥超拿住了蘇鳳吉，好與史平章報讎祭奠。按下慢提。

且說養老宮李太后正坐宮中，有內臣來報道：「啟太后娘娘，不好了！萬歲爺御駕親征，不知下落。郭兵已進皇城，文武俱各逃散，那郭威現在朝前。方纔有無數賊兵，把蘇娘娘拿了出去。請娘娘裁奪。」李太后聞報，祇唬得魂飛魄散，淚落珠流，分付內侍引道，望外而來。當有掌宮太監攔住道：「宮門外都是賊兵把守，太后娘娘欲往那裏去？」李太后道：「今日國破家亡，有甚去處？老身拼著一死，去見郭威，問他幼主存亡。」當時出了安樂宮，竟往分宮樓來。那膽小的內官俱各躲避，有幾個膽大的跟駕而行。過了分宮樓，就有守門的郭兵攔住。太監道：「這是太后娘娘，要見郭元帥，有話要講，快去傳報。」那郭兵聽說，便去通報郭威。李太后便上了金鑾大殿。那李娘娘人所共知，是個賢後。況郭威昔日在劉主部下，極是親信，李太后管待柴氏夫人，如同胞姊妹一般。今日郭威破了都城，逼去幼主，朝見之際，不覺心中帶愧，面上包羞，往後倒退幾步，雙膝跪倒，口稱：「娘娘，微臣郭威朝見。」那禪州眾將見元帥行了君臣之禮，便不敢怠慢，一齊在丹墀之下叩頭朝見。太后傳旨平身。眾將謝恩，起立旁邊。

太后問道：「郭元帥，你今無故興兵至此，擾亂社稷，所為何意？」郭威奏道：「臣受先帝殊恩，恪守臣節。不意主上寵信姦臣，欲致臣於死地，臣是以不得已而至此，祇欲除姦去佞，肅清朝宇耳，望娘娘明鑒。」李太后道：「既是幼主年輕，有負於汝，也該看先帝之面。汝可記得先帝在日，與汝情同手足，苦樂同受，南征北討，混一土宇，纔得正位，因汝功高勳大，封為元帥，執掌兵權。況先帝臨崩，以汝忠義，故又托孤於汝，指望輔佐儲君，匡扶社稷。豈知汝半途而廢，改變初心，欺負我寡婦孤兒，興心造反，祇怕皇天不信於汝。」言罷，淚流滿面，不勝淒愴。

郭威見此情形，心下惻然，不覺也弔下淚來道：「微臣領兵前來，祇除姦賊蘇鳳吉，一則整理朝綱，二則與史平章報讎，安敢有懷異志乃言反也。」太后道：「汝既無異志，因甚與皇上打仗？」郭威道：「此是蘇鳳吉領兵出城，要害微臣，臣不得不開兵抵敵，安敢有犯於聖上耶！」太后道：「既不與聖上開兵，如今駕在那裏，為何不見回朝。」郭威道：「想在亂軍中走散，娘娘且請放心，待臣差人四下尋訪，請駕入朝，臣便奏明委曲，祇將蘇鳳吉正法，那時臣當退守臣節，調遣回兵。」李太后聽了這席言語，信以為真，領了宮官，含著眼淚，回進安樂宮去了。正是：

祇望統系仍舊按，誰知大寶屬他人。

再說史彥超追趕蘇鳳吉，把他趕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急急如漏網之魚，忙忙似喪家之狗。史彥超這匹馬，離著蘇鳳吉有百步之遠，再也趕他不上。

看官：凡人到緊要之處，往往沒有見識，即如史彥超在後追趕，若是開弓射箭，或者不中了人，也中了馬，豈不是省了許多氣力？那知史彥超一心祇要拿著活的，好與兄嫂報讎，也不想著開弓放箭，祇顧往前追趕。見趕他不上，急得心頭火起，口內怪罵道：「姦賊！你要往那裏走，我今趕到你一個盡頭，總要拿住！」一面喊叫，一面拍開坐騎，往下緊緊的追來。

此時蘇鳳吉祇唬得魂膽飄蕩，低著頭，磕著馬，沒命的狠走，祇恨坐下馬少生了兩翅，不得會飛，若會飛時，就有命了。正走之間，祇見道旁有座古廟，纔到山門，便棄了馬，提了刀，跑進了山門，心中暗想道：「我與這黑賊拼了命罷，不是他死，就是我亡。」算計已定，將身一閃，伏在山門之側，將手中朱纓刀舉起過頭，祇等史彥超進來，就要一刀送命。誰知史彥超命不該絕，正在追趕，望見蘇鳳吉跑進了廟門，須臾也到了山門前，滾鞍下馬，不管深淺，提槍正要進門，祇聽得一陣陰風，就在廟裏滾出，吹得煙塵陡亂，隱隱帶著哭聲，心中疑惑，不敢進門。又聽得空中叫道：「兄弟不可進門！那姦賊閃在裏面暗算害你，你且守住山門，救兵即刻到了。」說罷，登時風定塵息。史彥超哀悲流淚，叫聲：「哥哥陰靈有感，暗中保佑，兄弟拿住賊人，與你報讎。」正言間，聽得甲馬聲鳴，回頭一看，正西上塵土飛揚，來了一彪軍馬，打著禪州旗號。原來是王峻韓通二人，領了郭威將令，前來接應。當時史彥超見了，叫道：「二位將軍，那姦賊蘇鳳吉，被我趕進廟中，快些拿捉。」二將聽言，即令兵士將廟宇圍住，整備捉賊。那蘇鳳吉正在門後等著，忽聽外面有了接應人馬，那裏還敢算計，移步望裏便走。過了大殿，來至側首十王廊下，祇見史弘肇禿頭象簡，玉帶烏靴，當面迎住，大聲喝道：「姦賊往那裏走！還我命來！」舉起朝笏，劈面打來。蘇鳳吉把口一張，跌倒在地，昏迷心竅，人事不知。正值王峻韓通同著史彥超領兵進來搜捉，見蘇鳳吉橫倒在地，不費其力，把他五花綁了，拴在馬上，一齊出了廟門，回至汴梁城，見了郭威，繳令已畢。

郭威傳令，將史弘肇夫婦骸骨起出，用棺槨盛殮，殯葬祖墳，再把舉家尸骸，揀地瘞埋。到了下葬之日，史彥超稟過了郭威，要將蘇鳳吉全家男婦拿到山墳，祭奠兄嫂。王朴攔住道：「二將軍，下官有一言奉告，常言道養家千百口，作罪一人當。彼時陷害令兄者，惟蘇鳳吉一人而已，與他全家無涉。況今將軍纔進汴梁，最要先得民心。若把他全家老幼一概殺戮，一則傷了天地好生之心，二則黎民恐懼，必懷怨憤之意，便於將軍多所不利。依下官愚見，祇將蘇鳳吉夫婦，與令兄令嫂祭靈，或者再將他子婦二人，當抵了一家人生命，其餘總無相干，即行釋放。此便是既盡國法，又協人情，至當之舉也。」史彥超道：「軍師所言，未將無有不依，但昭陽宮蘇后，是姦臣的親生之女，都是這賤人惑亂，壞了朝廷大事，理該把他祭靈。」王朴道：「將軍，此意更為不可，蘇后雖係逢吉之女，乃是漢主之后，你我與他都有君臣大義，不可變常。若與令兄祭靈，不惟令兄陰靈不安，更有礙於元帥之聲名，此事萬萬不可。」史彥超道：「軍師，那蘇后雖是君后，既於臣子有虧，便是寇讎，未將一定要殺他祭兄，庶幾九泉之下，也得瞑目。」王朴道：「將軍必欲如此，下官有一主意，可以兩全，方纔探子來報，漢主在白雲寺自縊身亡，不如叫蘇后自盡，與漢主隨葬，就如與令兄報讎一般，豈不為美。」郭威聽了，也是勸道：「賢弟當依軍師之言，不必固執，況令兄在日，為國為民，極是忠正，死後一定為神，佑庇百姓，依了罷。」史彥超見郭威相勸，祇得含淚依允，祇把蘇鳳吉夫婦兒媳四人綁到墳前，齊齊跪下。

那滿朝文武，聞得把蘇家父子與史平章祭靈，都來隨了郭威，同到墳塋，但見墳前擺設祭禮筵席，香燭紙錠，那蘇門四口跪在下面。先是郭威率領了滿朝文武及禪州將佐，依次祭奠，燒化紙錢。然後史彥超拈香奠酒，哭拜在地，叫聲：「兄嫂，你生前正直，死後神明，今日願來受饗。」拜罷，立起身來，揎拳捋袖，滿眼睜紅，令手下人將蘇鳳吉身上衣衫盡皆剝下。史彥超雙睜圓眼，切齒咬牙，舉起純鋼利刃，指定了蘇鳳吉罵道：「誤國欺君的姦賊！妒賢害人的佞夫！你倚仗椒房貴戚，作福作威，謀削藩鎮諸侯，屈害我兄長一門生命，祇道無人報怨，誰知今日天理昭彰，也被我拿住。我今日祇把你心肝取來，祭奠兄嫂。」又分付兩邊的燒化了紙錢。那蘇鳳吉聽了，深自懊恨，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正是逆理害人，報應就在自己。低頭不語，專等一死。史彥超刻不容情，左手按住蘇鳳吉，右手執了利劍，照定心窩，祇一搨，胸破腹開，血流滿地，雙手把心肝取出，血淋淋的供在桌上，哭聲大慟，高叫：「兄嫂陰靈不遠，小弟今日殺了讎人，取心在此，快來受祭！」哭罷，又將一門四口之首，盡皆割下，都供桌上。祇見墳前就地捲起一陣陰風，黃沙滾滾，隱隱帶著哭聲，向西而去。郭威帶領一班將士，齊齊下拜。彥超回拜已畢，復又奠酒三杯，祭了兄嫂之靈。轉到郭威跟前，雙膝跪倒，口稱：「元帥，史某得蒙威力，與全家報了此讎，使我銘刻於心，生死不忘大德。」郭威慌忙用手扶起道：「將軍過禮，這是令兄陰靈有感，得報此讎，與我何干。」史彥超立起身來，又謝了禪州眾將。然後同著文武，一齊回朝，纔把蘇后逼死，與同漢主葬於王陵。諸事已畢。

到了次日，郭威率文武百官，朝於太后，將隱帝自縊等情，一一奏聞。太后無可奈何，惟揮淚而已。文武因奏道：「國不可一日無君，請早立明主，以安天下。」太后下詔，迎立幼主之弟、河東節度使劉贄為君。贄乃晉陽公劉崇之子也。當時遣使，安備車駕，奉迎去訖。忽報契丹舉兵入寇，侵犯邊界甚急。太后即命郭威領兵往救。郭威奉詔，帶同手下一班戰將，率領所部之兵，起行擊救。大兵來至澶州，是夜城中過宿，諸將背地裏商議道：「我等禪州起手，共圖大事，本為扶立元帥為君，故此披堅執銳，以圖蔭子封妻。不意兵至都城，昏君自縊，乃更立漢家宗黨，我等誓死決不服也。」軍師王朴說道：「爾等諸將所議，與我相同，此事亦不可緩，當於來日，必須如此如此，大事便定矣。」諸將大喜，整備行事。

次日黎明，郭威起身，正欲傳令起行，忽聽外面鼓噪大振，郭威疑是兵心變亂，急令從人把館門緊閉。須臾，眾多將士一個個逾垣進來，擁到面前。郭威驚問其故。諸將道：「我等出萬死於一生，跟隨元帥舉事者，欲以元帥為天子，今乃更立別人，眾心實為不服，因與軍師定議，冊立元帥為君，號召天下。」郭威道：「新君已定，有甚變更，況此乃大事，汝等諸將豈可草率為之？」王朴道：「眾心已定，明公決當允從，況諸將已與劉氏為讎，豈肯束手服乎。」言未畢，早見王峻開了館門，就在軍士手內裂了一面黃旗，將來披在郭威身上，口中大呼道：「我等共立元帥為主，誰敢不服！」諸將盡皆俯伏高呼，門外眾兵齊呼萬歲，歡呼聲聞數十里。將士擁護郭威兵回汴梁，遂乃上箋於太后，大略言，被眾將所誤，勢不能推，願奉大漢宗廟，事奉太后為母。太后見了此箋，自思郭威兵強將勇，兼之腹心充滿朝堂，大勢已定，難以挽回。祇得下詔廢劉贄為湘隱公，即命郭威監國。是歲漢遂亡矣。史官評之云：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疏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號，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群小之謀，欲杜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吁！哀哉。

是日，郭威即了帝位，受文武百官朝賀已畢，謚幼主為隱帝，尊奉李太后為昭聖太后。至次日，郊天祭地，大赦天下。自謂系出周虢叔之後，國號後周，改元廣順，立柴氏夫人為皇后。封柴榮為晉王、王峻為鄴郡節度使、史彥超為京營總都、韓通為御營團練元帥、偏將王豹曹英等俱加封總兵、封王朴為昌邑侯大將軍兼軍國大事、又封漢朝舊臣范質為右丞相、貞固為左丞相、竇儀為翰林學士。其餘漢臣，各居原職，內有不願為官者，準其退歸，隨征兵士，給賞錢糧。封賞已定，文武各各謝恩。祇見內有一臣，綸巾道服，俯伏階前，且不謝恩，推辭奏道：「臣有愚衷，望乞天聽。」不爭有此一奏，有分教——征誅克遂初心，泉石堪娛素志。正是：

人爵不如天爵貴，功名怎比孝名高？

畢竟奏的誰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王子讓辭官養母 趙匡胤避暑啖瓜

詩曰：

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

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

吳起嘗辭魏，韓非遂入秦。

壯情將消歇，雄圖急欲伸。

暫處華陰下，不終關外人。

右錄庾信《詠懷》

話說周主登了大寶，大封功臣，文武百官盡皆謝恩已畢。祇有王朴推辭不受，俯伏奏道：「臣本無功，反蒙陛下隆以重任，臣伏念德微命薄，不堪拜受，願陛下收回成命，放臣歸鄉，此臣之素志也。」周主聽奏，吃了一驚，說道：「朕自得先生以來，屢建奇功，今日九五稱尊，身臨臣民，皆先生所致也，區區爵祿，未足言報。望先生勿惜勤勞，匡扶社稷，則天下幸甚。」王朴叩頭，叫聲：「陛下，臣實命薄，福祿難安，若受顯職，必然損壽，況有老母，年逾八旬，理宜侍奉。望陛下以孝治天下為心，放臣得還故里，奉菽水於日月，盡定省於晨昏，終養優游，則臣母子之餘年，皆陛下恩賜之年也。」周主道：「先生雖然篤於孝道，但朕新得天下，枕席未安，倘有變端，使朕如何措置？」王朴道：「方今國運初興，洪圖永固，上有堯舜，下有皋夔，君臣致治於朝堂，天下自然向化，何必多此遠慮耶。」周主見他去志已決，不好強留，祇得說道：「先生既不肯留，必成其志，但朕尚有軍國大事，來請先生，幸勿推諉。」王朴道：「臣受主上天恩眷念，焉有不奉詔旨之理。」周主便準了奏，傳旨擺御宴，與王朴送行，即命百官陪飲。王朴謝過了恩，領了御宴，便要別駕。周主依依不捨，無計可留，祇得多賜金銀綵緞而已。王朴叩頭謝恩，辭駕出城而去。正是：

且圖衡泌棲遲樂，暫釋邦家夙夜憂。

原來王朴數學精明，預知興廢，雖然郭威登了皇位，日月一新，然不過應運興基，氣候不久。況真主出世，自有一班開國的能人治世的賢士出來輔佐，定國安邦，自己祇好返歸林下，全名完節的了。閑話休提。

祇說周主見王朴辭官去了，便問兩班文武道：「朕今初登大位，尚有幾處刀兵未能寧靜，卿等都懷經濟之才，必有安定之策，不妨為朕奏來。」言未盡，有翰林學士竇儀出班奏道：「別處郡縣，不必為慮，所患者晉陽劉崇耳，彼見陛下為君，其心未必能甘，倘結連契丹，妄舉入寇，人心一動，為禍不淺矣。依臣愚見，必須責任親信名將，於禪州百鈴關兩處，重兵據守，阻住咽喉，使劉崇無隙可窺，安能搖動？臣意如此，望陛下聖裁。」周主聽奏稱善，便俟選將，到彼鎮守。按下慢提。

卻說晉陽劉崇，初聞周主起兵，隱帝遇害，便欲舉眾入京，奠安社稷。及聞太后下詔，迎立劉贇為帝，便大喜道：「吾兒為帝，吾又何求？」遂息了舉兵之念。後聞劉贇廢立而死，心甚憤忿，遂自稱帝，所有并、汾、沂、代、嵐、憲、隆、蔚、麟、石、沁、遼十二州之地，即以判官鄭琪趙華國同平章事，國號北漢。厲兵秣馬，窺圖報復。消息傳入汴梁，周主憂懼，便想：「百鈴關禪州果係要路，須得親信之臣保守，方始無虞。不如命姪兒柴榮前去，一則迎接皇后，二則威鎮禪州，豈不為美？」主意已定，便傳旨意，命柴榮鎮守禪州，奉迎國母。又命韓通鎮守百鈴關。二臣領命，各自帶了所部之兵，辭王別駕，出城起行，不一日兵至禪州。韓通自去鎮守百鈴關。那柴榮進了帥府，所屬文武官員參見已畢。柴榮退進私衙，取銀三百兩，打發差官到泌州張家飯店，酬謝店主養病之恩。差官奉令去訖。

柴榮來到後堂，拜見了姑娘，請安畢，把一路得勝，兵破汴梁、漢主自縊、姑爹得了天下、南面稱尊，為此前來迎接姑母進京，共享富貴，這些前後事情，細細說了一遍。柴娘娘聽了大喜，當晚安排酒筵，與柴榮接風，至親兩口開懷歡飲。柴娘娘心中快樂，多飲幾杯，不覺冒受了風寒，身上便寒熱起來，臥床不起。柴榮心下慌忙，一面延醫調治，一面寫本進京。差官齎了本章，星夜趕至汴梁，到了午門，將本交與了黃門官。黃門接本，送進朝去。周主覽畢，即批一道旨意：「就命晉王柴榮侍奉皇后，調和疾病，等候病愈之日，一同來京，順便監軍百鈴關，節制便宜行事，欽此欽

遵。」這旨意降 到禪州，柴榮當堂拜受，勤心湯藥，侍奉姑娘，病體將瘳。又到百鈴關監軍，與韓通操 演人馬。此話按下不提。

卻說趙匡胤與鄭恩自從野雞林打走了韓通，住在平陽鎮七聖廟裏，百姓敬之如神， 真是朝給飯，夜供酒，一日三餐魚肉不離口，在那鎮上專打不平。那些土豪光棍，聞了 匡胤之名，潛蹤遠避，不敢胡行，因此平陽鎮地方寧靜，人士循良。二人在鎮盤桓，不 覺住了四月有餘。時當暑熱天氣，匡胤心煩意躁，坐立不住，叫聲：「三弟，你看天氣 這般炎熱，汗流如珠，怎好悶悶地坐著？何不往外邊尋個涼快去處，避暑乘涼，也得爽 快些兒，卻不好麼？」鄭恩道：「樂子昨夜貪著嘴多呷了幾杯酒，身子有些不快，誰耐 煩往街上去跑，反被這大日頭曬得焦黑，樂子卻就在屋裏坐地，怕不涼快，二哥自去。」匡胤見他不去，便往後房解了馬，牽出廟門，上了馬，出了平陽鎮口，信馬而行。一 路上正當赤日當空，火雲散野，行人擺扇，樹木無風，真是炎熱燻蒸，汗流如雨。唐時 劉長卿曾吟《苦熱行》，詩中有幾句云：

清風何不至，赤日何煎鑠。

石枯山木焦，鱗窮水泉涸。

匡胤正行之間，見前面有座林子，心下想到：「這不是野雞林麼，裏邊正好乘涼。」策馬進林子裏來，揀了一處樹木茂密之地，下馬離鞍，把馬拴在樹上，看著那首一株 大樹下，將身席地而坐，喜得蔭濃遮日，涼風徐來，匡胤露體舒懷，坐得困倦，不覺呼 呼的睡著，鼻息如雷。睡過午後，方纔醒來，骨碌爬將起來，揩揩雙眼，口內甚是煩渴，心中想到：「那裏尋些涼水，消消熱渴也好。」把馬牽出樹林，扳鞍上馬，往前而走。舉目往四下觀望，並無溪澗井泉可以汲水，口內更覺燥暴。正在煩悶，遠遠地見有一 個漢子，蹲著身軀，在那柳蔭之下打盹，旁邊放著一副筐子，那筐子裏放著青旺旺的不 知甚麼東西。匡胤拍馬緊行，走至跟前，原來是一擔大大的西瓜，心中喜得不得了，暗自 想道：「好西瓜，買他兩個，正好解渴。」順手往身邊取錢，卻撮了個空，說聲：「啊 喲！忘帶了錢，怎想瓜吃？」口雖說著，心下卻是喜歡，躊躇了一回，說道：「也罷， 我且叫醒了他，與他商量，或者肯賒與我也未可知。」遂叫道：「朋友，醒來，要照管 這瓜。」連叫數聲，卻不肯醒。

原來這賣瓜的姓王，為人忠厚樸實，守分營生，任你有人欺負於他，總不計較爭論，因此眾人送他一個雅號，叫他做佛子。他也逆來順受，居之不疑。每年到了夏天，往 那出產之處買了這西瓜，便到百鈴關去賣，甚是得利。今日因天氣炎熱，走得吃力，就 在這柳蔭之下歇息乘涼。忽然困倦，一覺睡去，正見一條赤鬚火龍在那乾坑裏面，昂 起了頭，看著他祇顧點頭。王佛子說道：「這條龍在乾坑裏，想是渴了，待我解他一解。」隨手提了一個瓦罐，往泉裏取了一罐水，走至跟前，望了乾坑，緩緩的倒了下去。那龍見了這泉水，覺得清涼爽快，一般張牙舞爪，舒展起來，猛地裏一聲霹靂，祇見那 龍騰空而去。王佛子被雷驚醒，原來是夢，正見一個紅面大漢，騎了赤馬，立在面前。

王佛子看了，暗暗稱奇。那匡胤在馬上賠著笑臉，叫聲：「朋友，驚動了你的睡興，在下有話要與你商量，祇因天氣炎熱，煩躁難當，欲得一瓜解渴，又是不帶錢來，朋友若肯賒時，吃了幾個，跟我到平陽鎮上，加倍還你，不知可否？」那王佛子聽了此言，想起夢中之事：「那赤龍在坑內，我給他一罐清泉，他便上天而去。今看此人，也 是紅面，卻又要賒我瓜，莫不應了方纔之夢，敢是他大貴的人，後有好處，我何不破費 這幾個瓜，與他解渴，也算是個方便。縱然吃完了這擔，我也不致心疼，為人在世，誰 無朋友交情。別人尚有仗義疏財，我這瓜值得甚麼？」想罷，開言答道：「君子既然心 愛，但請何妨，誰人保得常帶銀錢？這些須小事，說甚商量，改日或者遇見，順便給還 我就是了。」匡胤聽了，心中歡喜，暗暗贊嘆：「世上原有這等好人，與我並不識面， 便肯賒物，實為難得。」忙跳下了馬，把馬拴在柳樹上了。正值王佛子揀個熟大的西瓜，打做兩半，雙手托將過來。匡胤渴得急了，接過那西瓜，將身坐在樹下，流水的吃個 乾淨，覺得爽口清心，燥煩頓解，比那雪桃何啻十倍。那王佛子又打了一個，送將過來。匡胤接了又吃，漿水淋漓，十分可口。正吃之間，猛可的想道：「我雖有這瓜解了炎 熱，祇是三弟在家，料他煩悶更甚，我何不帶這半個與他，也可消煩解悶。」想罷，便 把這半個瓜安放在地。那王佛子見了，便問道：「君子，原來你恁般的量淺，怎麼這兩 些瓜兒，尚不用完？」匡胤道：「不瞞朋友說，在下還有一個兄弟在家，故把這半個帶 去，與他解悶。」那王佛子便笑道：「我說君子量兒恁淺，原來卻是如此，既有令弟在 家，不妨帶上兩個回去，卻恁的自家克己，省這一星兒拿去，像甚模樣。」一面說話， 一面便往筐子裏取了兩個大瓜，放在跟前。匡胤心甚感激，祇得把這半個也吃了，坐在樹下，好不涼快。

當時開言問道：「朋友，你這擔瓜挑往那裏去賣？」王佛子道：「我這瓜要到百鈴 關去貨賣的。」匡胤道：「這百鈴關離此有多少路？」王佛子道：「遠得緊哩，離這裏 有六七十里。」匡胤道：「一擔瓜可值幾何，便是這等費力，走這遠路。」王佛子道：「君子有所不知，往年間祇在這裏平陽鎮上賣的。如今汴梁城卻換了朝代，立了新天子，這百鈴關又新添了一位韓元帥，手下有十萬大兵，甚是鬧熱。我這一擔瓜挑往那裏， 比著別處要多賣二百餘錢，所以不怕路遠，情願奔波。」匡胤道：「原來東京又換了國 朝，朋友可知當今的天子是誰？」王佛子道：「你拿過耳來，我與你說，就是這禪州的 元帥郭威，他起兵入京，把漢帝逼死，竟登了位，做了皇帝，難道你不知麼？」

匡胤聽了，暗暗歡喜道：「我離家日久，祇為了幼主貪淫好色，故此殺了御樂，又 礙著父親現做朝臣，所以棄親逃避，流落他鄉。目今漢主既死，便可回家省視了。」那 王佛子也問道：「君子，我看你聲口不是這裏人，敢是到此做甚買賣也否？」匡胤道：「在下乃是東京人氏，並不會做買賣，祇因閑遊過了日子。」王佛子道：「祇閑遊有甚 好處？現今百鈴關韓元帥正在挑選英雄，君子有這身材，何不去投了軍，博得事業榮身，強如在外游蕩。」匡胤笑道：「這軍豈是在下當的？」王佛子道：「君子，你這話就 不明了，祇看那漢高帝劉智遠，原是養馬當軍出身，後來做了皇帝，你怎麼輕把這投軍 去奚落他？」匡胤暗想：「此言果是有理，我今就到百鈴關去走一遭，有何不可。」遂 又問道：「朋友，請問你的姓名，說與我知，好使日後相逢，償還瓜價。」那王佛子便 大笑道：「君子，你忒也虛文，諒這幾個瓜，值得幾何！我便做東不起，要你償價，今 日說過，日後總總不要，況我經紀的人，也沒有甚麼名號，祇叫王佛子的便是。」匡胤 道：「也罷，既承佛哥如此美情，我便留下姓名在此，日後倘得相逢，當報你贈瓜之德。我非別人，乃東京趙匡胤便是，祇因怒殺了御樂，逃避在外。今朝代變易，就好出頭。我此去倘有寸進，恩有重報，義不敢忘。」說罷，將那兩個瓜，把手巾包裹，提在手 中，一手解了韉繩，將身上馬，叫聲：「朋友請了。」把手一拱，策著馬，徜徉而去。那王佛子見此儀容，聽了名姓，不住口的贊道：「果然好一位英雄，日後必然大貴。」遂把瓜擔挑了，望百鈴關奔



走去了。正是：

不經知者道，怎曉毅中情。

卻說匡胤回至平陽七聖廟，下了馬，牽到後面拴訖。出來見了鄭恩，把這兩個瓜與他吃。鄭恩正因天氣酷熱，袒胸露腹，坐在椅上，張開了大口，在那裏發喘，見了此瓜，十分歡喜道：「二哥，又要你破鈔，買這瓜兒與樂子吃。」接過手來，把瓜磕做幾塊，連皮帶水，吞了下半，不消一刻，吃得乾淨，說道：「爽快，爽快。二哥，你用了多少錢，買得這樣好瓜？」匡胤道：「這瓜不是買的。」遂把王佛子相贈之情，說了一遍。鄭恩大喜道：「難得難得。」匡胤又把郭威做了皇帝，百鈴關現在挑選英雄，故此要去投軍的話，告訴與鄭恩聽了。鄭恩道：「郭威這驢球入的名兒，耳朵裏好生相熟，待樂子想一想。」低著頭，側著目，思想了多時，說道：「是了，是了，樂子常聽見柴大哥說，他有一個姑夫，叫做甚麼郭威，敢是他做了皇帝。柴大哥的下落，也有了影兒了，咱們就到百鈴關去走走，打聽信息，也是好的。」匡胤道：「賢弟之言，正合我意。」當時用了晚膳，各自安寢。次日清晨早起，便把鎮上的父老請來，就要辭別，往百鈴關去。有分教——無心歡遇螟蛉，有意怒尋虎狼。正是：

恩情何幸萍蹤合，怨憤偏從腋肘來。

畢竟二人脫身去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趙匡胤博魚繼子 韓素梅守志逢夫

詞曰：

散慮逍遙，具膳餐飯，適口充腸怎慢。飽飫烹宰不如前，游鯤獨運誰能辦。

路狹槐柳，逐物意移，猶子比兒非濫。虛堂習聽已情深，因愛他守真志滿。

右調《鵲橋仙》

話說趙匡胤因避暑乘涼，遇了王佛子贈瓜解渴，教他投軍博些事業，一時鼓動了功名之心，感觸了尋兄之念。便回至廟中，與鄭恩商議定當，收拾了行李包裹，把鎮上父老請來辭別。那些父老一齊問道：「二位賢士，呼喚小老們到來，有何分付？」匡胤道：「在下弟兄二人，要往百鈴關訪一朋友，往返有數日之隔，因此相邀眾位到來，暫為告別。」父老道：「既二位有此正事，我等豈敢屈留！但訪著了令友，即望回來，幸勿阻滯。」鄭恩道：「你們放心，包在樂子身上，一同就來。倘二哥不來，樂子必定來的，好領你們的厚情。」說罷，把包裹行李一齊捎在馬上，提了酸棗棍，把馬牽出了廟門，讓匡胤坐了。匡胤拱手辭別，提刀策馬而去。鄭恩步行，也別了眾人。

兩個離了平陽鎮，緩緩行程。怎當那火塊般的大日，照臨下土，熱氣蒸人。兩個行行止止，不覺到了百鈴關，祇見城樓高聳，垣柵巍峨。兩個走進了城，此時國異人殊，城門上也不來盤詰，因此放膽前行。見那街市喧嘩，店舖接續，人煙集湊，風景繁華，果然不亞於東京，好個鬧熱處。當時尋覓了店房，匡胤下了馬，店小二牽往槽頭，弟兄二人揀了一間潔淨房屋住下。小二端了面水進來，各自洗了面。又將午飯吃了。

鄭恩道：「二哥，我們閒著沒有事情，何不到街上去玩玩兒，也是爽快。」匡胤道：「使得，使得。」帶上銀包，叫店小二鎖上房門，離了飯店，到街市上閑走了一回，見那路旁有座酒樓。匡胤道：「三弟，天氣恁般炎熱，行走不得，我們且到這樓上沽飲三杯何如？」鄭恩道：「妙極，妙極。」兩個一齊進店，揀了一座有風透的樓上，對面坐下。酒保上前問道：「二位爺用甚麼酒菜？」鄭恩道：「你祇把好酒好菜拿上來我們吃。」酒保聽說，走將下來，提了兩壺酒，切了兩盤子牛肉，送上樓來，擺在桌上。鄭恩把眼一看，祇有一樣的兩盤子牛肉，頓時發怒，把桌子一拍，罵聲：「驢球入的，樂子叫你拿好酒好菜上來，怎麼祇把這膾的牛肉與我們吃？」酒保滿面堆笑說道：「爺們不要動惱，此刻已是平西時候，小店雖有幾味好菜，早上都賣完了，祇有這煮牛肉權且下酒，要用好菜，爺們明日早些來，小人自然效勞，管待二位爺吃得歡喜。」匡胤聽那酒保言語溫柔，小心答應，叫聲：「三弟，你且吃杯空酒，待愚兄往街上買些下酒之物，與你歡飲。」鄭恩聽說，拿起壺來，自酌自飲。匡胤下樓，來到街上，走無多路，祇見一個童兒拿著一尾活魚，立在當街，口內說道：「過往的客官，倘有興兒，可來博我的魚，祇要贏了去吃。」匡胤聽說，心中不解，止步觀看那童兒，祇見：

天庭高聳眉清秀，地角方圓骨有神。

懸膽鼻梁多周正，墜環耳畔定方稜。

唇紅齒白人伶俐，氣足形端後必成。

雖說布衣能潔淨，口中祇叫賭輸贏。

匡胤叫聲：「童兒，我正要買尾鮮魚下酒，你何不賣與我，多付你幾個錢，強如在這裏叫輸叫贏，說厚說薄，再隔一回，這魚要臭了。」童兒聽說，把匡胤上下一看，笑容答道：「爺們想不是這裏人，所以不曉得此處風俗。我這魚不是賣的，乃是顛那八叉八快，賭輸贏的利物，我在這裏叫說的，便是博魚的博字，不是厚薄的薄字，客官若要鮮魚，請往別處照顧罷。」

匡胤聽了這席言語，心中暗想：「好一個伶俐的童兒，看他年紀雖小，說話倒也乖巧，齒牙乾淨，又通文理，後來必有福氣。」遂叫聲：「童兒，怎麼叫做八叉八快，你可說與我聽。」童兒道：「客官，我這手裏八個銅錢，一字一河疊將起來，往地一丟，或成八個字，或成八個河，總然謂之八快，客官顛得這八塊，就是贏了，一文錢不費，拿了魚

去，祇當白吃。若丟下去為七個字一個河，或七個河夾著一個字，總之算為八叉，客官便要給我五文錢，十下不成，給我五十文錢。就算客官輸了，這尾鮮魚還是我的，故此叫做八叉八快，博個輸贏。」匡胤聽了，微微一笑道：「童兒，既是如此，我與你博了這尾魚罷。」那童兒道：「客官，你既要博我這尾魚，祇是先把輸贏講過，見見寶鈔，然後好博。」匡胤暗想：「這小兒果然老到。」便往身邊摸出銀包，打開與重兒看道：「你看見了麼？」重兒見了銀子，說道：「客官倒也正氣。」便將八個銅錢，一字一河疊將起來，遞與匡胤。匡胤接了，便往地下一顛，祇見七個錢先成了七個河，祇有一個尚在地下亂滾，滾了一會，隱隱的露出字來，匡胤慌忙喝道：「河！河！河！」真命天子非同小可，纔說得河，那暗地裏護駕神祇聽這旨意，便向那錢上吹了一口氣，真也作怪，明明見是個字了，忽地叮的一聲顛了轉來，卻又是河。兩旁看的人一齊拍手大笑。

匡胤也是歡喜，把銀包揣好腰間，提起鮮魚就要行走。那童兒急了，一把手扯住了衣衿，再也不放。匡胤回轉頭來，對著童兒哈哈大笑道：「你這頑皮，既賭輸贏，扯我做甚，想是你輸不得麼。也罷，你既捨不得這尾魚，就在當街上磕下個頭，叫我一聲父親，我便重重的償還資本。」那童兒也便笑道：「客官莫要哄我，想我們既在當街上博魚，受得贏，難道受不得輸，莫說一尾，就輸了十尾，也不肯輕易磕人的頭。況為人祇有一個父親，若是叫了別人為父，豈不被人笑話！客官你也休小覷於我，我扯住你非為別事，祇為方纔那個錢丟在地下，明明是個字，怎麼你叫了一聲河，這錢就顛了轉來，所以倒要請教，是甚麼的法兒？」匡胤聽了暗笑道：「我知道甚麼法兒，待我且耍他耍。」說道：「我這法兒，其名喚做喝錢神法，乃是夢中神人傳授，靈驗非常。憑你給我一千銀子，也不肯輕易傳人。」那童兒聽罷，把手鬆了。匡胤提了鮮魚，步到店來。那童兒卻暗暗的隨後跟來。

匡胤走上了樓，鄭恩便問道：「二哥，這尾鮮魚怎的活跳，不知費了幾分銀子買的？」匡胤道：「是贏來的。」鄭恩道：「怪道二哥去了這一會，原來在那裏耍錢快活。」匡胤便將博魚的原故說了一遍。鄭恩大喜道：「二哥真是有興，纔進百鈴關，就贏了整尾的魚來，必定有個好處。叫酒保快拿去煮了來，與樂子下酒。」鄭恩正叫酒保，祇見那童兒走上樓來，見了匡胤，雙膝跪下，磕了一個頭，叫一聲：「父親，孩兒特地前來賠禮。」匡胤看了，祇是笑個不住，開言說道：「你這不識羞的頑皮，你方纔既說不肯與人磕頭，不叫別人為父，怎麼這會兒又來認父磕頭，卻不慚愧麼？」那童兒賠笑答道：「客官有所不知。方纔在當街若是磕頭叫你，豈不羞殺，日後怎好做人，再在街上做這博魚道路？如今在這酒樓上磕頭叫父，祇有這位黑爺看見，再無別人，因有一個下情相告，我祇有一個母親，沒有父親，本是大名人氏，因前年逢了饑荒，母子兩個難以過活，為此到這百鈴關來投奔親戚。不料撲了個空，又無盤費回家，祇得流落在此。沒法度日，弄這法兒，用五六分銀子買這一尾鮮魚，拿到街市上，每日叫人來博。博了五分，我就夠本。若博了十分，就有利息了。這不過是個哄人法兒，拿回家去，養贍母親。誰知今日遇了客官，一博就成，連本帶利多沒了，叫我母親怎好度日。因此跟到此間，磕頭叫父，望父親把這尾魚捨了孩兒罷，還要求這喝錢神法傳與孩兒。日後長成人，定當報答。」

匡胤未及回言，祇見鄭恩在旁聽了這些言語，祇把雌雄眼笑得沒縫，說道：「二哥，這個娃娃好乖嘴兒的，說了這樣可憐的話兒，把這尾鮮魚與了他罷。」匡胤道：「童兒，你今年幾歲了？叫甚名字？」那童兒道：「我叫祿哥，今年長成十歲了。」鄭恩道：「樂子不信，這十歲的娃娃，這樣賊乖。二哥，你何不收了他做個乾兒子，也是好的。」匡胤聽言，也是歡喜，便道：「祿哥，我欲繼你為子，你可肯麼？」祿哥道：「父親果肯垂恩，便是孩兒的大幸了，焉有不肯之理。」說罷，重新對了匡胤，恭恭敬敬拜了四拜。立起身來，又向鄭恩作了四揖。鄭恩把嘴一噘道：「你看這驢球入的，賊乖的娃娃，見父親就是磕頭，望了樂子祇是唱喏。」祿哥復又作了一揖，說道：「三叔，恕孩兒無禮之罪。」匡胤見了，心中大悅，叫道：「三弟，這是好漢之兒，不輕下禮，你莫要怪他。」遂向身邊取了一錠銀子，說道：「祿兒，這魚留在這裏，要與你三叔配來下酒。這一錠銀子，你拿回家去做本養母，你去罷。」祿哥接了銀子，又說道：「父親，還有那喝錢神法，一定要傳與孩兒，好待孩兒回家見了母親，表揚大德。」匡胤想道：「這就難了，我不過一時戲言，有甚神法？也罷，且將他哄過了，打發他去。」說道：「祿兒，這神法不用傳授，你祇把這八個錢來，我與你做法。」祿哥將錢遞與匡胤。匡胤故意謊說了幾句法語，將錢吹上了一口氣，說道：「你將此錢拿去，有人與你博魚，喝聲要字就字，要河就河，再不輸與別人。若遇沒錢用度，可到王家店來尋我便是，你去罷。」祿哥拿了銀錢，遂即拜別下樓，千歡萬喜的回家去了。

那鄭恩哈哈笑道：「二哥，雖然你給他一錠銀子，卻已得了鮮魚，又認了兒子，真是喜事，快叫酒保把這魚去煮來，樂子多敬你幾杯喜酒。」那酒保登時把魚庖好了，送上樓來。弟兄兩個開懷暢飲，直到黃昏時候，算還酒錢，回歸飯店，收拾安寢。正是：

喜將沽酒飲，笑待玉人來。

不說匡胤二人回店。且說祿哥回至家中，見了母親，滿面堆笑，把銀子放在桌上。其母見了，便問道：「我兒，你今日好個彩頭，贏得這整錠銀子回來。」祿哥道：「敢告母親得知，這銀子並不是博魚贏來的，乃是孩兒的乾爹所贈，叫兒做本營生，養贍母親的。」其母聽了說道：「你這畜生，小廝家偏會說謊，那裏有甚乾爹贈你銀子？」祿哥便把博魚始末告訴一遍。其母就問：「這人如此仗義疏財，你可知道他的名姓麼？」祿哥道：「他的名姓，孩兒倒不曾問得，祇聽他口氣，好像東京人氏，他的相貌是一個紅臉大漢。」其母聽了，低頭不語，暗自沉吟，不覺觸動了萬千心事，數載相思。看官知道甚麼緣故？原來祿哥的母親不是別人，卻是趙匡胤的得意玉人知心婁子韓素梅也。

自從在大名相處，匡胤分別之後，他就脫龍誓操，冰雪居心，寧受鴛兒打罵，抵死不肯從人。後來老鴛死了，又遇饑荒，把他姐姐所生的兒子過繼為子，取名祿哥。這孩子勝似親生，十分孝順。那素梅有個姑娘，嫁在這百鈴關一個千戶為室，所以娘兒兩個，乘大名饑荒，投奔百鈴關來。誰知姑夫姑娘俱已棄世，因而母子無倚，進退兩難，祇得生出這個法兒，叫祿哥到街上博魚度日。今日聽了祿哥之言，怎的不觸動前情。沉吟暗想：「祇有當年趙公子，是紅臉大漢，住在東京。他在大名與我相遇，恩情最重。後來軍滿回家，又聽得惹了大禍，逃出城外，我幾遍打聽他消息，不見著落。今日祿哥所認的乾爹，莫非就是他？我何不明日邀他到來，便見是否。」想定主意，叫聲：「祿哥，你明日早起，把你乾爹請來，我有話說。」祿哥道：「母親，孩兒不去。」素梅道：「你因甚不去？」祿哥道：「母親，你是個女人，那乾爹是個男子，現在家中沒有男人，非親非故，把他請來相見不便。倘被外人談論，背地罵著孩兒，這便怎

處？」素梅大 喝一聲：「咄！畜生，怎敢胡言，你這小孩子家省得甚麼道理！人生面不熟，就給你一 錠銀子，知道他是好意還是歹意？請他到來，待我當面問他一個明白，用這銀子纔好放 。倘然胡亂用了，他或者到來取討，你把甚麼還他？」祿哥道：「哦！原來是這個緣故 。這卻不妨，待孩兒明日去請他便了。」說罷，拿了錢鈔筐籃，往街上買了些東西回來，母子兩個，安備晚膳用了，收拾安寢。一宵晚景不提。

到了次日清晨，祿哥起來，梳洗已畢，出了門，便往王家店來。走往裏面，逐房瞧 看，至一間大房中，纔見他二人正在房裏閑坐吃茶。祿哥笑嘻嘻的走將進去，作了揖。 鄭恩叫道：「樂子的姪兒娃娃，我問你，大清早到來做甚麼？」祿哥道：「沒有別事， 奉母親之命，叫我到來請父親去有話面講。」鄭恩哈哈笑道：「樂子的姪兒，這個光景，樂子猜著了。」祿哥道：「三叔，你老人家猜著甚麼？」鄭恩道：「樂子猜著你娘兒 你認了個乾爹，他心裏也要認個乾丈夫哩。」祿哥道：「三叔，大清早起，不要取笑， 請父親去自有正事。」匡胤道：「祿哥，我昨日認你為兒，不過一時情興，取個異路相 照而已。吾與汝母從未會面，況你說過，自己父親不在家中，我若去時，便是男女授受 不親，斷然難以相見。」祿哥道：「這話孩兒也曾說過。母親說，男女不便相見，果是 正理，如今祇好用權。孩兒來請，非為別事，祇因昨日父親給我的銀子，拿回家去，母 親見了，有些疑心，孩兒從直告訴，總然不信。故此來請父親到家，當面問個明白，然 後好用。」鄭恩聽言，不住口的贊道：「好好，好一個女子！雖然未曾會面，必要問個 明白，樂子歡喜著他，二哥，你便去走走何妨。」匡胤道：「既如此，三弟可同我一 行 。」鄭恩道：「當得，樂子一定奉陪。」說罷，二人各穿了袍服，拿了紈扇，一齊出來，鎖上房門，分付店小二喂馬飲水。

祿哥當先引路，弟兄兩個隨後而行，轉彎抹角，不多時到了門前。祿哥立住了腳， 叫聲：「父親、三叔，草舍柴門，裏面淺窄，待兒進去稟知了母親，然後來請相見。」 匡胤點頭稱善。祿哥推門進去，見了素梅，說道：「父親請到了，現在門外。」素梅道：「快請進來相見。」祿哥把弟兄二人請到裏面。匡胤舉目觀看，雖然三間草房，倒收拾得潔淨。二人到了草堂，便立住了腳。那素梅在裏面隔著簾兒，往外細看，不是別人，正是在大名府打走韓通關心切意之人，不覺心頭酸楚，珠淚頻拋，顧不得鄭恩在旁， 邁動金蓮，步出堂來，叫聲：「趙公子，你這幾年在外面，想殺奴也！今日甚風到此，得 能重會。」匡胤聽了，不知是那裏來的冤愆，吃了一驚，往後倒退幾步。斜眼往內一 睃，卻原來是心上之人，也顧不得鄭恩在旁，走上前，挽住了素梅之手。兩下敘過了別後 事情，悲喜交集，見了禮訖。

那鄭恩在旁見了這等光景，不知就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就把匡胤一扯，叫道：「 二哥，立遠些！方纔你未來的時節，說話何等正經，道是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不好相見 。及至到了這裏，看他有些齊整，你便不肯老成，拉拉扯扯，講起情話來了。從今以後， 你若再和樂子假撇清，樂子便不信你的心腸，你就住在這裏，做個乾丈夫，快活過了 日子罷，樂子去了。」說罷，怒氣沖沖，拔步便走。有分教——竹籬茅舍，聊存數日之 網繆。舉比虎符，難免三番之羞辱。正是：

未識緣由須有怒，一經剖析自無憂

畢竟鄭恩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再博魚計賺天祿 三折銼義服韓通

詩曰：

燃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

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

珠彈繁華子，金羈遊俠人。

酒酣白日暮，走馬入紅塵。

右錄庾信孟浩然二絕

話說鄭恩見趙匡胤韓素梅兩個殷勤款洽，違了男女授受不親之言，一時不明委曲， 便要各奔前程，把匡胤奚落了幾句，往外便走。匡胤慌忙趕上，一把扯住了，說道：「 三弟，你實未知其故，這就是愚兄時常對你說的二嫂嫂韓素梅，疏遠了多時，今日偶然 相遇，所以如此。」鄭恩道：「噯！就是大名府那個小娘兒二嫂子麼？怪不得見了你這 等親熱，原來是親丈夫，自然該的。」回轉身來，叫聲：「二嫂子，樂子見禮了。」彎 腰曲背的作了一個半截揖。素梅連忙還禮。把那祿哥歡喜得迷花眼笑，說道：「今番我 造化到了，昨日我祇認個乾爹，不道今日竟認個親爹到家了。」素梅喝聲：「畜生胡講！快與我看取茶來。」祿哥答應一聲，往裏去了。素梅便請匡胤鄭恩坐下。匡胤問道：「你自來不曾生育，這個孩兒那裏來的？」素梅道：「這孩兒原是我姐姐所生，八歲上 他娘亡了，無所歸依，妾又無人照應，因此把他過繼為子，年紀雖小，倒也伶俐，更且 極知孝順，稱我心懷。」匡胤聽說，點了點頭，說道：「委實好個伶俐的孩子，可惜不 是吾的親骨肉。」鄭恩把嘴一啞道：「二哥，你說這話兒，可不寒了那娃娃的心哩，管 他甚麼青骨血白骨血，收這兒子，祇當與你壓個子孫兒，要是二嫂子壓下個娃娃來，卻 不是他的翅膀麼。」韓素梅聽了此話，掩著嘴，格的一笑，引得匡胤也是大笑起來。不 道這句話，倒被鄭恩說著，後來南清宮的八大王，就是韓妃所生，因為母親出身微賤， 承襲不得天下。又因太后遺旨，命太祖萬歲之後，將大位傳與兄弟匡義繼立，免得幼沖 嗣位，被人篡奪，一如五代的故事。此乃太后深微之慮，鄭重之心，古來后妃所不及也。後話莫提。

再說匡胤等三人正在閑談，祿哥送出茶來，與弟兄二人吃了，立在旁邊說道：「父 親，你如今比不得外人了，這裏房子雖小，卻有三間，盡可住得，何不把行李搬來，與 三叔一同住在這裏？強似在飯店中棲身，無人服侍，又要多費盤纏。」匡胤大喜，正中 心懷，說道：「我兒此言，甚是有理。」鄭恩道：「二哥住在這裏，乃是二嫂子的丈夫，可也住得，樂子是個外人，怎麼與你同住。」匡胤道：「三弟，你這話便是見外了， 俺二人雖是異姓，勝比同胞，怎的分其彼此，快同祿兒去算還店帳，把行李等項一齊取 了來。」鄭恩不好違阻，祇得與同祿哥走出門去，不多一會，把行李兵

器馬匹俱各取回，把馬拴在槐蔭樹下，行李兵器安在一間房內。匡胤取出兩塊銀子與祿哥，買了些雞魚肉酒，素梅在廚下收拾停當，把來擺在桌上，弟兄兩個，對坐飲酒。雖是草堂茅舍，倒也幽雅清閑，不似那飯店客房，喧嘩嘈雜。正是：

屋小乾坤大，檐低日月高。

二人酬酢歡談，直至更深人靜，興盡壺乾，纔把殘肴撤去。又乘了一回兒涼，然後安寢。

次日，匡胤起來，叫聲：「祿兒，天氣炎熱，這馬缺不得水，你須牽往池上飲些。」祿哥聽說，扯了馬，帶到別處池上，飲了水，牽馬回家。路上遇著賣舊馬槽的，說了價錢，叫人抬到家中，放在樹下，把馬拴好。匡胤便問：「這是何處來的馬槽？」祿哥道：「孩兒在路上見了，買回來，便好喂料。」不多一時，祇見賣馬槽的來稱銀子。祿哥即時稱出了八分銀子與了他。鄭恩說道：「樂子的姪兒娃娃，真正中用，連喂馬的槽兒多想到哩。」那賣馬槽的也插嘴道：「你家這個學生，委實伶俐，會買東西，我這口馬槽原是三錢銀子打的，這學生祇一口還我八分銀子，再也不肯加些。我祇因譬如被柴殿下奪了去做當官馬槽，分文沒有到手，所以折本的賣了，不然怎肯自送與他？」匡胤聽了這些柴字，連忙問道：「伙計，那柴殿下叫甚名字？生的怎樣相貌？你可知也否？」賣槽的道：「他出入坐著暖轎，跟隨人役前呼後擁，嚴禁非常，來往的人祇好遠遠站開，誰敢睜著眼珠兒張他？所以並不知他相貌怎的，連及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著一聲，誰肯捨這性命，輕送與他？客官也不要在此惹禍，且添上些銀子來，好待我去。」匡胤見他是個老實人，遂摸出一塊銀子添了，他便去了。匡胤叫聲：「三弟，你聽見那人說麼，這個柴殿下，莫非就是柴大哥不成，但名字又沒打聽，相貌又不得見，我們往那裏去探聽纔好？」鄭恩道：「聽他說這個姓柴的，想來就在此處，樂子卻有一個主意，我們到了明日，祇在街上去閑撞，遇著了坐暖轎的，就拿住他，掀開轎簾瞧着，是便是了，若不是，再作商量。」匡胤道：「你又來粗鹵了，這事須要慢慢打聽，方纔無礙。」

二人閑話之間，不覺日色西垂，天氣傍晚，韓素梅又收拾出酒肴果品，二人用了，打點安寢。匡胤雖與素梅重逢，乃是正人君子，仍與鄭恩同房共寢。當夜無話。次日，祿哥打點行頭，仍要往街上博魚。匡胤道：「祿兒，你住在家中，衣食不缺，也就罷了，何必再去做這道路？」祿哥道：「孩兒在家空閑無事，且出去胡亂贏些銀子回來，每日多買幾壺好酒，敬我三叔，也是好的。」鄭恩聽說，滿心歡喜，說道：「二哥，這孝順的姪兒娃娃，樂子的造化，叫他耍去罷。」祿哥聽罷，心甚喜歡，出了門，往街上買了一尾活魚，用柳條穿了，提在手中，仍前吆喝博魚。說也奇怪，遇著人來博的，這八個銅錢丟將下去，就像北新關抽稅一般，祇有贏，沒有輸。這錢乃是金口玉言說定的，要河就河，要字就字，監賭神祇管定。那有走移之理。當時祿哥贏了錢，提了魚，就往店舖裏沽了美酒，奔回家來，備了菜蔬，就與匡胤鄭恩同飲。鄭恩大喜，問道：「姪兒娃娃，今日贏了多少？」祿哥滿面堆笑，答道：「靠父親的恩，三叔的福，往常不過分數銀子，今日有了父親的喝錢神法，遇人來博，姪兒喝字就字，喝河就河，無不應驗，七八個人博我一個，都被我贏了，共有五錢銀子。」匡胤聽了，暗暗歡喜。自此，一連三日，都是得彩而回，把個鄭恩吃得薰薰快樂。

到了第四日，等到晌午的時候，不見祿哥回來。鄭恩叫聲：「二哥，這娃娃這時還沒有回來，定是贏得多哩，樂子今日的酒星旺，停會兒祇怕沒有這量來裝哩。」正在說話，祇聽呀的一聲，推進門來，祇見祿哥掀胸露腹，撇嘴蓬頭，眼帶淚痕，沒精沒彩的走進門來。鄭恩問道：「娃娃，你今日沒有贏麼？」祿哥不應。鄭恩連問數聲，祇是掩著眼立著，並不答應一聲，急得鄭恩心中焦燥，口裏罵道：「你這驢球入的娃娃，樂子問你，怎麼聲也不應，做這模樣？輸贏勝負，世之常事，你便做了啞巴兒，也該應咱一聲。」那祿哥總不答應，撲簌簌下淚來。匡胤見了這等光景，便問道：「祿兒，你今日敢是吃了人虧，所以如此麼？若果有人欺負你，可說來，我與你出氣。」祿哥把嘴一撇，說道：「父親雖然猜得不錯，祇是這口氣有些難出，欺負我的又是個都根子主子，好不了得。」鄭恩慌問道：「姪兒娃娃，這都都根子主子，是甚驢球入的？你快快說來，樂子和他見個高下。」

祿哥道：「說來也是徒然，這個欺我的，就是本處韓元帥的公子，今日叫我去博魚，一連博了五十多下，分毫銀子也不給，倒把我這尾魚搶去，這都根子，卻有誰人敢去惱他。」鄭恩聽了，氣得一腔心內煙生，兩太陽中火冒，用手指著外邊，高聲罵道：「這驢球入的，敢是吃了熊的心，豹的膽，來太歲頭上動上！那裏有博錢不給，反欺負樂子的姪兒，慢說他是狗元帥，就是京城裏的皇帝老子，樂子不怕半毫，也要與他拼著一遭。姪兒娃娃，快跟了樂子，尋到他家裏，與他算帳。」匡胤道：「且慢，祿兒，我且問你，這韓元帥你可知他叫甚名字？」祿哥道：「他的名字，孩兒不曾曉得，祇聽見人說叫甚通臂猿。」匡胤對鄭恩說道：「三弟，莫非就是韓通這廝不成？」鄭恩道：「這驢球入的怎能到得元帥地步。」匡胤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的本領，也不在你吾之下，或者夤緣做了此職，也未可定。但事情雖細，不得不與他計較。明日原叫祿兒去博魚，你吾躲過一邊，且把他兒子誘引出來，俺們瞧他一瞧，是不是再作道理。」商議已定，過了一宵。

次日，各各吃了早飯，鄭恩拿了棗棍，同了匡胤，一齊跟了祿哥，來到街坊，買了一尾鮮魚。未到帥府門前，祇見那韓通的兒子坐在道旁一株楊樹之下，監著軍士在那裏刷馬。祿哥用手一指說：「他就是。」鄭恩把雌雄眼一看，叫聲：「二哥，這個不是韓通的兒子麼，待樂子打這驢球入的幾棍子，替姪兒娃娃出氣。」匡胤道：「三弟且莫性急，先叫祿兒前去博魚，我且閃在一邊，你可上前與他算帳，他的老子自然出來護短，那時我便上前來，也祇打韓通，強如打這小子。」鄭恩道：「二哥言之有理。」便叫祿哥先去。

那祿哥手提鮮魚，走至樹下，叫聲：「公子，今日和你再博幾下，不要像昨日賴我。」那韓天祿見了，說道：「你這小兒來得正好，昨日那魚不鮮，今日把這尾魚抵了帳罷。」遂叫手下小廝上前奪魚。祿哥那裏肯放，叫一聲：「三叔快來！」鄭恩聽叫，飛奔上前，大喊一聲：「好狗子！怎麼叫這些驢球入的傷我姪子娃娃？」掄起棗棍，排頭的就打，早打倒了三四人，都是腦漿直冒。那韓天祿見了，認得是野雞林放馬之人，叫聲不好，回步便走。鄭恩那裏肯捨，趕上前，一把抓住了衣領，撇了棗棍，提起拳頭，盡情痛打。韓天祿喊叫不止，那裏掙扭得脫。卻早驚動了管轄門的官兒，遠遠見公子被人毒打，不敢停留，慌忙報進帥府裏去。此時韓通正在堂上傳齊軍馬，要往教場操演，聽了此報，心中大怒，發遣軍士先下教場，自己扎束停當，帶了手下兵丁，一齊出了轅門，撲到楊樹跟前，正見兒子被那黑漢毒打，心下十分暴怒。舉眼把黑漢一看，原來就是鄭恩，正是讎人相見，分外眼明，大喝一聲：「黑賊！怎敢行凶！我今日正要報讎，你來得正好。」說罷，揮拳望鄭恩便打。鄭恩未及還手，早被匡胤看見，急將鸞帶迎風一掙，變了神煞

棍棒，飛身躍到跟前，喝聲：「韓通休得恃強，俺來也。」提起神煞棍棒，往肩窩上打來。韓通回頭一看，吃了一驚，說聲：「不好！」連忙將身一閃，棍棒落空，舉步要走。匡胤怎肯容情，趕上前，又是一掃腳棍，祇聽撲的一聲，韓通跌倒在地。匡胤丟開棍棒，伸手按住，舉起拳頭，照臉而打。鄭恩見匡胤把韓通打倒在地，叫道：「二哥，你莫便放他，待樂子也來幫你。」遂把手故意一鬆，把韓天祿放走了去，自己跑到跟前，脫下一隻鞋兒，望著韓通沒頭沒臉亂打。韓通挨痛不過，哀聲叫道：「趙公子，求你容情，如今職掌元帥，比不得在大名府與野雞林的故事，求你留些體面。」

說話的，我且問你，韓通職專元戎，手下兵將甚多，難道元帥被人痛打，一個也不上前來救護的麼？看官有所未知，常言道：「當差的官面上看氣，行船的看風勢使篷。」若是韓通今日見了匡胤，破口大罵，喝令上前，這些軍士自然要來幫助，各要見功。今見自家元帥滿口哀求，祇要留些體面，就知道他是韓通的上風了。況且匡胤打扮一如行伍中人，相貌非凡，又是東京口語，知他是甚來歷！打得好，祇討個平安，打得不好，弄出大禍來，韓通不肯認帳，翻轉面皮道：「奴才，誰叫你們動手？」輕則搥打，重則砍頭，如何了得。況又勝負已定，縱使大膽上前，又恐投鼠忌器，既不能把行凶之人捉獲請功，反使自家元帥誤被傷了性命。所以能管不如能推，大家不敢上前動手。

不說韓通受打。再說晉王柴榮，奉旨調養姑母，代理監軍。這日府中無事，即命應役人等，擺駕往元帥府探望。將至帥府，正值韓天祿得空逃脫，見了那邊王駕到來，迎上前去。那些打執事的人員，認得是韓公子，不好攔阻。韓天祿跪在轎前，口稱冤枉。柴榮聽得有人叫冤，分付住轎。天祿口稱：「千歲，臣韓天祿，父親韓通，官居元帥。今日來了兩個遊棍，將臣父毒打，命在須臾，望千歲做主，剪除凶惡，救臣父微命。」說罷，祇顧磕頭。柴榮聽訴，不覺怒發，分付御林軍：「速去把惡棍拿來，待孤家親審。」御林軍不敢怠慢，拿了繩索，擁至跟前，將匡胤鄭恩圍住。早見一個軍士蹣跚到鄭恩背後夾領衣抓住，往懷中一拖，指望按倒了好綁縛，不想蜻蜓撼石柱一般，動也不動。鄭恩正在拿了鞋兒把韓通打得高興，祇覺得領頭兒緊緊的有人揪住，拗過頭來一看，見是一個人抓住了他要綁，心中大怒，罵聲：「驢球入的，誰敢來拿樂子？」提起大拳，望御林軍祇一拳，不端正，卻好打在腦上，祇聽那軍士唔的一聲，將身軀倒了下來。有分教——金石愈堅，仇讎頓釋。正是：

莫把親疏分美惡，祇將恩怨決從違。

畢竟那個軍士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百鈴關盟友談心 監軍府元帥賠禮

詞曰：

蜉蝣寄跡似虛花，渺富厚，薄籠紗。軒冕巍峨妝點貴人家，記得初逢坡土下，曾幾日，歷金階。

雁行攜手已堪夸，漫多嗟，夕陽斜。聊把窮通得失等泥沙，願篤金蘭相培植，深臭味，勝榮華。

### 右調《江神子》

話說鄭恩正把韓通打得高興，忽見軍士把他抓住了要綁，心頭火發，罵聲：「驢球入的，韓通的幫手麼，誰敢拿著樂子！」話未說完，早把拳頭送過，照那御林軍的腦袋祇一下，不覺打倒在地，噴漿流血。眾軍大喊道：「不好了，這黑漢力大凶狠，打壞人了！」遂一齊上前動手。鄭恩見眾人都來，也不懼怕，發開了兩個拳頭往四下亂打，口裏罵道：「驢球入的，你們都上前來，叫你一個個都死。」眾軍士見拿他不住，祇得四面圍住，不敢近身，一齊亂嚷道：「黑大漢少要蠻強，我等奉的是王爺令旨，祇因有人告你行凶，打壞了韓元帥，故此前來拿你。你今不服拘喚，反把御林軍打傷，王爺知道，祇怕你的性命就難保了。」鄭恩生成粗魯，祇曉賣香油的本事，一葫蘆半斤，兩葫蘆一斤，怎知國家的王法，官長的規模？開言罵道：「甚麼的黃爺黑爺，叫那驢球入的來，待樂子問他。」這裏正在和鬧，那邊匡胤又不來問，祇道這些人是韓通手下的兵丁，見鄭恩將其打倒，倒也歡喜。及至聽得軍士說是王爺的御林軍，方纔暗自思忖：「聞得禪州來了一位柴殿下，莫非就是他的軍校不成，況是人多勢眾，放了他罷。」遂把手一鬆，韓通得空爬起身來，往人叢裏一鑽，飛跑的去。鄭恩看見，便叫：「二哥，這韓通驢球入的跑了去了。」匡胤道：「三弟，罷了，他如今比不得前番了，手下現掌著十萬兵馬，還有將佐甚多，他的權重，俺們勢孤，你又把他御林軍打壞，這禍不小，趁今人少，我們走罷。若再遲延，韓通調了人馬來，我們寡不敵眾，設或被他拿住，卻不弱了走闖之名？」鄭恩道：「二哥說得有理。」

二人正要舉步，卻好柴榮的轎子已到，御林軍兩邊排開。柴榮轎內看見是匡胤，心下已是歡喜，即忙分付住轎，緩步出來，伸手扯住了匡胤，叫一聲：「二弟，因甚在此粗魯？」匡胤回頭一看，見是柴榮，慌忙見禮。滿面堆笑，說道：「小弟聞說禪州來了一位王子，不想就是兄長，今日幸遇，誠天遣也，望恕小弟不恭之罪。」那鄭恩見了柴榮這般威赫，便大叫道：「柴大哥，久違了，你祇會推車販傘，怎麼倒做了王子呢，哈哈，樂子快活哩。」匡胤連忙止住道：「三弟，莫要多言。」鄭恩道：「二哥，柴大哥做了王子，樂子就是王弟了，怎不叫咱快活？」那柴榮想著前日之情，拋棄不顧，今日相見，雖然怪在心頭，卻又不好說出，分付左右備馬過來，且對匡胤道：「請賢弟到愚兄衙內，敘談久闊之情。」鄭恩見柴榮不理他，便扯住了袍子，說道：「大哥，你且慢去，韓通的小驢球入的，把樂子的一尾鮮魚搶了去，大哥與咱討了來，樂子要喝酒的。」柴榮一肚子沒好氣，不便發洩出來，又聽他說話，一時未知其情，祇說道：「三弟原來還是這等要吃鮮魚，愚兄的衙內怕道沒有？」說罷，上轎先行。匡胤取了神煞棍棒，復了鸞帶，繫在腰中，鄭恩取了酸棗棍，各自上馬，同了柴榮王駕而行。

那韓天祿滿望隨駕到來，拿賊申冤，方纔了願。誰知柴榮下轎，執著手，口口聲聲叫是二弟，那裏還敢上前分

辯，抽身回去。那些軍士祇是暗暗念佛，說：「夠了，方纔若是動手，這會兒膀子上早套了索子了，看那打倒的這名軍士，橫臥在地，到了此時，那裏去講論？」祇得不顧死活，抬起來往外就走。那韓通雖又吃這大虧，見讎人是柴王好友，明知白被他打，這讎斷難復的了，不但不能復讎，兼且要去賠禮。但是驟然去認一個不是，心中又覺不服，欲待不去，恐他倚仗王子勢頭，尋非論是，又覺難當，況手下兵將見了，成何體面？躊躇半晌，無計可施，祇得要去走一遭。忙退進帥府，洗了臉，換了冠帶，分付手下備馬伺候，往監軍府去。手下人答應了，整備不提。

祇說那祿哥躲在一邊，遠遠地看見柴榮相會光景，又備了馬，叫二人同去，不知其故，諒著定有好處，必無疏虞，回轉身，跑回家中報信去了。

當時弟兄三人到了府前，進的門來，趙鄭二人下了馬，走上大堂，柴榮也下了轎，三人攜手進了書房，重新敘禮，各各坐下。先是匡胤開言說道：「兄長，小弟自從木鈴關分別以來，終日思兄，無由得見。前日在興隆莊遇見了三弟，作伴奔馳，尋訪兄長，不想今日重逢，弟之願畢矣。未知兄長別後以來，怎能榮顯至此？誠為可喜。」柴榮道：「二弟，愚兄自拜盟以來，極承賢弟周恤，不意中道分途，天各一方。雖然三弟為伴，無奈不聽愚言，自行粗魯，因此過關遺失了賢弟所贈之銀。至泌州下寓，不幸感患重病，危在須臾，幸該不死，暫至輕安。指望身體好了，便要發貨收銀，訪尋賢弟。誰料三弟預將貨物發賣，飽供酒食之歡，花費罄盡。愚兄說了幾句，他就使性罵詈，不別而行，拋棄愚兄在飯店之中，所剩一身，難以調養，異鄉病客，舉目無親，閃得我無依無靠，臥床待斃。」說到此處，不覺紛紛下淚，氣滿填胸，登時發暈。匡胤大驚，慌忙叫喚，半晌方醒。復又說道：「我病得好苦！欲歸故里，手裏無錢，再欲經營，誰肯提拔，因而情急無聊，祇得投奔姑丈，權且安身。承他相待如親生無二，故能得至於今。祇因漢主無道，欲害藩臣，激變了姑爹，兵至京都，逼去幼主，承襲為君。因姑母尚在禪州，旨命愚兄，委署監軍，兼迎后駕。不期得遇二位賢弟，足遂平生之願矣。」

那柴榮告訴了這席說話，把個鄭恩坐立不安，望著匡胤道：「二哥，你是公道人，與樂子評這一評，那時樂子在前拽絆，大哥在後推車，被那驢球入的盜了銀子去，倒怪樂子不會照管。他病在店裏，樂子費了些須兒銀子，又道樂子吃盡了本錢，樂子若不吃，早已餓死了，怎的能活到今日，二哥，你是公道的人，還是樂子差了甚麼？」匡胤道：「三弟，雖你用去錢財，無甚大過。但大哥是長，況又病在店中，你該勤心服侍，保養安全，纔是為弟之道。怎麼說了你幾句，你就拋他在店，自奔前程，你情理有虧，就算你不是了。」鄭恩道：「二哥說得果是，樂子不是，也就罷了。但大哥有病，樂子去請醫生看他，又替他煎藥服侍，送水遞湯，這些事情，難道也是樂子不是麼？好的不說，竟把那不好的說起。樂子想著他的心裏，如今做了王子，我們患難朋友，都用不著了，二哥，你自在，樂子便去了。」說罷，怒氣沖沖，往外就走。柴榮慌忙扯住道：「三弟，你委實還是這等，愚兄今日喜得相逢，不過訴訴昔日之情，你便這般發怒，常言道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難道為了這些個事，就要絕交不成，可記得黃土坡前，原說有官同做，有馬同騎。誓言還在，那有半途改變之心？便是神明也不佑。三弟不可造次，還當忍耐。」鄭恩聽罷，方纔說道：「既大哥如此留著，樂子便不去了。」柴榮大喜，即令設宴接風，兄弟三人開懷歡飲。席間，柴榮又說道：「賢弟，自今愚兄叨居王爵，奉旨迎接國母，不期姑母抱病未痊，因此尚未進京。賢弟亦可在此盤桓，候姑母病愈，一同朝京，愚兄當在駕前保舉賢弟纔能，不愁不富貴也。」匡胤稱謝。

正說間，忽報韓元帥求見。鄭恩聽了韓通來見，就說道：「那驢球入的來尋著樂子麼，待樂子再去打他。」說罷，往外要走。柴榮道：「賢弟，這使不得，韓通乃是封疆大臣，你身無職分，論禮打他不得，望賢弟看愚兄之面，有甚前情，但當消釋，切不可因他來賠禮服罪，再行粗魯。」匡胤道：「韓通這廝，昔日在大名府橫行無狀，被小弟打了一遍。後來在平陽鎮私抽王稅，欺壓人民，偶意相逢，又被小弟打了一遍。如今在此，既居顯職，不改初心，所以小弟方纔又打了他一遍。似這樣的人，打他亦不為過，兄長反為勸阻，卻是何故？」柴榮道：「賢弟，你有所未知。韓通雖多過失，奈是開疆展土之臣，身冒鋒鏑，屢建功勞，上所親愛。賢弟再若辱他，朝廷知道，豈不轉怪於愚兄？他今禮下於人，已是悔過，賢弟何必苛求，過於責備耶？」匡胤即時省悟道：「既大哥相勸，小弟自當曲從。」正是：

豈曰多相辱，惟恐他不服。

彼既知過矣，用是當和睦。

當下柴榮分付傳話官，請韓元帥進府相見。韓通見請，即往裏面來，行過大堂，進了二堂，相近書房，左右報知柴榮，柴榮即忙離坐相迎。韓通見匡胤鄭恩身也不動，心下敢怒而不敢言，望著柴榮深深一拱，口稱：「千歲，臣韓通昏昧，不知趙公子是千歲故交，一時失禮，故而到此請罪，望千歲鼎力。」柴榮滿面堆笑道：「元帥不必過謙，這趙鄭二位，是孤結義之友，為人仁德，極有義氣。今日相見，都屬朋儕，日後同為一殿之臣，彼此多有補益。雖曾屢有小忿，孤當解和，請過來見禮。」韓通聽說，舉眼看時，祇見鄭恩坐在上面，睜圓虎眼，緊皺神眉，還狠狠的噴著。欲待不與他賠禮，倘鄭恩粗魯起來，在柴榮面前不好認真，未免再失了體面。無可奈何，祇得向前見了匡胤，打一拱說道：「公子，我韓通一時無禮，冒犯虎威，望乞海涵寬宥。」

匡胤見他以禮相待，即忙離座，還禮答道：「韓元帥，那已往之事，不必再提，但願自今以後，改過自新，我等決不相輕。」韓通道：「小將承教了。」遂又走至鄭恩面前，叫聲：「鄭兄，小弟方纔多有得罪，乞望寬容。」鄭恩幼年不學，那曉禮文，兼之言語又是不懂，祇把那雌雄眼睜著，身也不欠，開言說道：「你今既來賠罪，樂子便不打你了。」說罷，總不理他。韓通羞得滿面通紅。柴榮見鄭恩言語粗俗，覺得沒趣，連忙在旁賠話，曲為粉飾。韓通斜視鄭恩，嘴臉不好，出言又硬，不敢久坐，急忙告辭道：「千歲，今日是三六九的大操，臣還要去操演人馬，不及久陪了。」柴榮也知道他的意思，況有軍務重事，不好強留，即時送出。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不說韓通辭去下操。且說柴榮走進書房，兄弟三人重新敘飲，彼此各訴心事，共話離情，久闊重逢，開懷暢飲，直飲到：



滴漏銅壺三鼓，席前月影移西。

果然夜景清涼，欣喜安寢抵足。

次日天明，三人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膳。柴榮道：「二位賢弟，今喜姑母病將痊可，愚兄即欲回至禪州。賢弟亦可同行，去見一見，明日進京，好在皇上駕前保奏。」鄭恩道：「大哥，你的姑母是樂子的甚麼人？」柴榮道：「賢弟，我與你既為異姓骨肉，我的姑母就是你的姑母了。」鄭恩道：「既大哥的姑母就是樂子的姑母，這一去見了他，樂子也叫姑娘哩。」柴榮道：「賢弟，祇是你今到了禪州，見我姑母，還該斂跡，不要像我們兄弟相處，樂子長，樂子短，有這許多粗俗，總宜小心纔好。」鄭恩道：「咱不稱樂子，該稱甚麼？」柴榮道：「不必多說，祇聽愚兄稱甚麼，賢弟照依相稱，定然無誤。」鄭恩道：「是了，是了，樂子依你便了。」當時計議已定。過了一宵。

次日，柴榮分付執役人員，安排鑾駕執事，整備轎馬。弟兄三人出了書房，上大堂來。鄭恩見了一乘大轎，兩匹駿馬，都在月臺下，即叫道：「大哥，這大轎再弄一個與咱。」柴榮道：「敢是賢弟不喜乘馬，要坐轎麼？」鄭恩道：「樂子那裏耐得性兒坐這悶轎，祇為二嫂子要坐，故此要你再弄一個。」

柴榮道：「賢弟，你的二嫂今在何處？」匡胤見鄭恩說了出來，不好隱瞞，祇得把在大名府充軍之時，相識的韓素梅極是賢能，小弟因而交納，後因軍滿回家，分離兩載，今在百鈴關重會，同居幾日的話，說了一遍。柴榮分付手下人備了一乘小轎，去接韓素梅。先打發人到禪州，整理住宅。然後兄弟三人，乘轎坐馬，出了百鈴關，往禪州而來。看看將到，祇隔著一條大清河界，趕日色未下，進了禪州城。那手下人已端整了王朴的空寓，後面一所花園，極其寬大，更是幽雅。柴榮下轎，送進了花園，叫聲：「賢弟，今日天已晚了，請自安歇，愚兄不及相陪，明日當來邀請。」匡胤道：「兄長請便。」把手一拱，柴榮上了轎，自進帥府而去。匡胤與鄭恩在廳上坐著，不一時，韓素梅的轎子也到，祿哥也同了來。所有行李等件，都搬進了花園。赤兔馬拴在一間空房喂料。素梅與祿哥在後面住下。匡胤賞賜了轎役，打發出去。又有廚役使喚人進來參見，都是柴榮撥付來伺候的。當時整備晚膳，大家用了。然後各自安寢。

到了次日清晨，柴榮來至花園，弟兄見禮已畢，柴榮道：「二位賢弟，趁此天早，當與愚兄進帥府參見姑母。」二人應諾，一齊出了花園，轎馬並行，進了帥府，來見柴氏娘娘。有分教——雖撥青雲，未許得路。縱登金闕，尚俟請纓。正是：

皇家未際風雲會，帥府先盟龍虎群。

畢竟見了柴娘娘有甚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 龍虎聚禪州結義 風雲會山舍求賢

詩曰：

綠樹繁陰夏正長，瓶荷香徹送清涼。

蜓飛蝶舞關人思，燕語蟬鳴動故鄉。

赤日誓盟神鬼質，皇天眷顧意情長。

安閑且向山林樂，願賦維繫詩一章。

話說柴榮自遇了趙匡胤鄭恩，安慰了平日眷戀之心，把他二人接到禪州，送入花園居住，一心祇要他成名顯達，輔佐王家，以踐昔日盟結之言。因而相約二人，先去朝見了國母，好待他駕前保舉，賜爵受封。這是柴榮待友之誠，不同庸流之處。

當時兄弟三人，轎馬同進了帥府，到了大堂，各自下馬出轎。柴榮先進去稟明了柴氏娘娘，然後把匡胤鄭恩引至後堂，立於簾外。弟兄二人朝上跪倒，口稱：「娘娘，微臣趙匡胤鄭恩朝見，願娘娘千歲。」拜罷，俯首而立。原來鄭恩不知禮數，多是匡胤教他，所以也不失規儀。那柴娘娘在臥榻之上往簾外細看，見那匡胤人物非凡，生成貴人相貌，鄭恩虎背熊腰，甚是凶惡，一般的凜凜威風。心中大喜，想這紅黑二人，真是兩條擎天之柱，架海之梁，若與姪兒為友，甚是相稱。開言問道：「賢姪，這鄭趙二人果是你的朋友麼？」柴榮答道：「是臣兒生死之交，情面休戚，貧富相關的。」柴娘娘道：「這也難得，賢姪可請他外面款待，俟我病愈，一同朝京，我當駕前保舉，決不負於汝等也。」

柴榮等三人謝恩退出，來至殿前。纔要排宴，祇見把門軍官進來報道：「今有東京來了三位官人，擅闖轅門，說是千歲爺的故交，現在外面相待。」柴榮道：「既是孤的朋友，可請來相見。」門官往外說了相請，便領著進來，到了二門，柴榮留心細看，不是別人，卻原來是張光遠羅彥威，後邊一人卻不認得。須臾三人到堂上來，柴榮慌忙迎接，彼此見禮已畢，各依次序而坐。茶罷，柴榮先問：「此位兄長是誰？」當有匡胤答道：「此是舍弟匡義。」柴榮道：「原來二弟的令弟，可喜可喜。今日蒙三位賢弟到此，愚兄不曾遠接，多多得罪。」光遠道：「自從新君即位，聞知兄長封了王，小弟等不勝欣幸，正要到府奉拜，不期大駕又出都城，細細打聽，方知兄長奉旨往禪州迎接國母，故此小弟等星夜前來拜候。」張光遠正與柴榮說話，匡胤暗暗相招，把匡義叫過一邊，附耳問道：「父母在堂，俱各安否，嫂嫂在家可也不失規儀？愚兄惹下滔天之禍，以致棄親遠遊，誠為不孝。今日賢弟到來，莫非父母有些不安麼？」匡義把手一搖，輕輕說道：「兄長不必憂心，父母在家，俱各安泰。嫂嫂恪守貞節，婦道勤修。奈因母親思念長兄，淚不能乾，幸而新君御極，敕下普天大赦，諒兄長前罪已在不問，母親方始心安，以此叫小弟沿路訪尋。不想在此相遇，誠大幸也。」匡胤聽說，方纔歡喜，重復坐下，各自談心。正是：

鶯聲報遠同芳信，柳色邀歡似故人。

當下柴榮見這各家兄弟多是濟濟彬彬，心中大喜，叫聲：「眾位賢弟，愚兄有一言相告，望眾位靜聽。」眾弟兄道：「大哥有何金玉，弟等願聞。」柴榮道：「吾等今當國運鼎新，正是世際昌明之會，又遇眾位賢弟人材棧樸，都懷奇特之資，愚兄得附驥尾，此誠大幸也。在眾位賢弟，雖曾聯盟結義，但其間先後不同，彼此心情尚恐不能相孚。愚兄意欲重新敘義，拜告天地，效桃園之心術，學廉藺之懿行，不問死生，共圖患難，方為有合於大義。不知眾位賢弟意下如何？」匡胤等一齊答道：「兄長所言，正合大義，弟等焉有不從？」柴榮大喜，即命手下人整備祭禮，擺設堂上。點起了香燭，祭祀虛空。命典禮官朗誦祭文，昭告天地。弟兄等各各下拜，都說了海誓山盟。然後對面又行了禮。拜罷，定了次序，乃是柴榮居長，匡胤第二，鄭恩第三，張光遠第四，羅彥威第五，匡義第六。此正是龍虎禪州大結義也。有詩為證：

龍虎聯情結大盟，郊天祭地告神明。

一心願學桃園義，留待他年輔弼勤。

拜盟已畢，帥府堂上擺下筵席，弟兄依次而坐，共飲醇醪，說不盡山珍海味，寫不盡玉液瓊漿。酒至數巡，肴上幾品，匡胤離坐擎杯，叫聲：「兄長，小弟有一事奉稟，願祈允納，祇為老母在家，盼望心切，意欲暫別回家，探望一遭，即當共候台駕。不知仁兄可容否？」柴榮道：「令堂在家，諒亦無恙。賢弟且免愁懷，等待數天，姑母病愈，便要起輿，那時弟兄同進京城，豈不為美？」匡胤見柴榮不允其請，猶恐再言卻了高情，祇得依從，仍復坐下飲酒。是日猜拳行令，各盡其歡，直至天晚，方纔散別。

自此以後，柴榮在帥府住下，日侍姑娘。匡胤等眾兄弟盡在花園內安住，每日一應食用等物，都是柴榮供給。一日，眾弟兄用過了早飯，匡胤道：「列位賢弟，俺們閑居在此，好生困倦，趁今無事，何不往郊外打獵一番？一則散心遣興，把弓馬嫻習，二則得些野獸回來，也好下酒。眾位以為何如？」眾人一齊答應道：「二哥說得有理，我們左右閑在這裏，大家同去走走甚好。」匡胤分付給各人備下了馬匹，有弓箭的帶了弓箭，無弓箭的祇帶隨用器械。弟兄五人，各自上馬，帶領手下人等，出了禪州東門，往北而走。眾人打獵高興，因也忘了熱氣熏蒸。約走了二十多里，來到大清河下梢的曠野去處，擺開圍場，各執兵器。等了多時，並不見獸跡。原來這日光似火，曬得草木皆焦，那些毛蟲也都怕熱，祇揀陰處藏匿過了，這空蕩蕩地如何得有隻影？當時空空的等候，將有兩個時辰，再不見有野獸出來行動。

眾人心下甚是懊惱，欲往別處搜尋，以滿其欲。正要散圍，祇聽得呼的一聲風響，見那邊跳出一個東西來，打從圍前跑過，但見：

渾身如雪練，遍體粉相同。

兩耳常舒後，單唇脂點紅。

髭鬚猶玉線，縱跳似追風。

潛身藏草內，縮首臥沙中。

鄭恩先已看見，叫道：「二哥，這驢球入的莫不是兔兒麼？」眾人見了，都說道：「果然好一隻白兔，生得可愛，我們快些拿住他。」說罷，弟兄五人一齊拍馬去追。不想那隻白兔甚是作怪，他見有人來追，把腰祇一伸，連躡帶縱，竟望正北飛跑將去。匡胤等眾人俱在後面如星飛電走的一般追趕，再也趕他不上。看官，這兔不是人間凡兔，乃是二十八宿內的房日神兔，祇為引誘匡胤去會一位安邦定國之臣，故此下來走這一遭。正是：

暗裏神明來挽合，人間君相際風雲。

當下匡胤見追趕不上，心中大怒，喝叫一聲：「毛團，任你跑往那裏去，吾務要拿住，方纔罷圍！」遂把馬用力加上幾鞭。這馬乃是宋金輝的赤兔龍駒，頭上有角，腹下有鱗，日行千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一般。當時被匡胤打了幾鞭，性劣起來，縱蹄飛跳，一時間將後面的馬落下有數箭之遙。匡胤見仍追不上，一時性起，取出弓箭，搭上弦，對了兔，祇一箭射去，正中白兔後胯。那兔祇當不知，帶了箭飛奔，比前更跑得快了。匡胤益怒道：「好毛團！怎敢把我箭反拐了去？」如飛的趕下去，不覺的趕過了三十餘里。眼見前面一座村莊，忽地裏又起一陣旋風，那白兔竟望莊裏跑了進去。匡胤見了，將馬一夾，也趕進了村莊。舉眼往四下裏一看，那裏見有白兔？祇覺得花香撲鼻，鳥語留人。又看那莊，背山面水，竹木成林，果然是聚氣藏風之脈，鍾靈毓秀之基。匡胤正在觀看，耳邊忽聞操琴之聲，按馬細聽，聲在門內，但覺裊裊如縷，戛然動聽。正是：

音調五音和六律，韻分清濁與高低。

匡胤聽了一回，暗自思想：「這彈琴的，必定是個高人隱士，樂志山林。俺須會他一會，看他的品行何如。」正想間，又聽得後面馬蹄聲響，回頭看時，乃是眾人跟尋而來，當時到了莊前，鄭恩便叫：「二哥，這白兔兒你拿住了不曾？快與樂子拿回去，安排起來，好與你下酒，眾人也得嘗嘗滋味兒。」匡胤把手一搖，眾人來至眼前，聽得裏面琴聲清朗，也便都不言語，一齊停馬而聽。

鄭恩不識琴聲，上前問道：「二哥，那個驢球入的在那裏彈弦子？」匡胤道：「你莫要胡猜，這不是弦子，是個瑤琴。」鄭恩道：「甚麼叫做瑤琴？樂子卻不省得。」匡胤道：「這瑤琴乃是昔年帝堯所製，內分宮商角徵羽，按清濁定高低，隨那人心彈出聲響。比如賢弟生性粗魯，彈起琴來，聲音中也就粗魯了。剛暴的人，聲亦剛暴。柔弱的人，聲亦柔弱。又如心高志大之人，其聲便清揚動聽。愚兄聽他琴聲來得清揚，知他氣宇不凡，定是英賢之士，所以在此細聽滋味。」正說話間，祇聽得裏面住了琴聲，復在那裏作歌，歌道：

天下荒荒黎庶苦，祇因未出真命主。

這幾年來亂復生，江山又屬周家坐。

匡胤聽罷，叫道：「列位賢弟，聽他口氣不凡，豈不是個高士麼？」忽又聽得裏面鼓掌大笑，復又歌道：

十年窗下習孔孟，磨穿鐵硯工夫純。

青燈伴我夜眠遲，黃卷怡人廣學問。

章句吟哦集大成，珠璣滿腹隱經綸。

自知待價非干祿，不見旌旄下聘征。

匡胤聽他口氣越大，知其必非常人，欲要進去會他，一瞻丰采。便與眾兄弟說知，各自欣然下馬，輕叩莊門。那裏面的賢士正在吟歌自得之間，忽聽門外馬嘶，料是有人相探。及聞叩門聲響，便喚童兒出去，看是何人。童兒開了莊門，往外一看，見那眾人都是富貴裝扮，一個個英氣嚴嚴，即便向前問道：「眾位從那裏來的，到此有何貴幹？」匡胤道：「童兒，俺們東京人氏，特來相訪賢士的，煩你通報。」那童兒不敢怠慢，即忙跑至書房，報知其故。那賢士聽說貴客相訪，遂即整頓衣巾，出來迎接。果見莊門外五個人，都是將材打扮，氣概不凡，後面還有許多人跟著。那匡胤預先留心，見這賢士出來，將他一看，見他頭戴方巾，身穿儒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果是出類的高人，心下暗暗喝采。祇見那賢士走出門來，將手一拱，說道：「不知貴客降臨村野，愚生不能遠接，多多簡慢，請到草堂獻茶。」匡胤道：「特誠相訪，有擾尊齋。」說罷，一齊進了莊門，都至書房中，各人敘禮坐下。

匡胤細看，書齋寂靜，茅屋幽閑，真與那凡人俗士大不相同。怎見得隱居好處？有《虞美人》一闋以志之：

金爐名冊臨機處，正是幽人住。閑將操縵寫真材，便道有時丹鳳也飛來。

隔窗塵土憑他起，樂志耽書籍。偶然歌嘯作長吟，從此一齋趣味遍芳芬。

當下各人坐下，童子獻茶已畢，匡胤問道：「先生貴姓芳名，望乞指示。」那賢士欠身答道：「小生姓趙名普，此間人氏，因見世情荒亂，不樂仕進，隱居村僻之間，耕讀自娛。乃蒙台駕枉顧，何幸如之！敢問眾位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匡胤道：「在下姓趙名匡胤，家住汴梁，乃指揮趙弘殷之子也。」又將各人姓名一一說了。那趙普聽罷，暗暗吃驚。細看匡胤帝相堂堂，匡義君容隱隱，鄭恩等三人都是威容非俗，英傑良材。訝然想起前情，暗道：「苗光義先生真神仙也，他說今日午時有君臣五人到來相訪，道吾有宰相之分，吾尚未信，不想果應其言，分毫不差。這是萬民有福，天降真龍濟世，大約不過十數年間而已。」原來趙普隱居在此，數日前卻遇著苗光義，算他命相，說日後當為兩朝宰相，富貴非凡，因又說在今日午時正，當有真命天子降臨宅第。故此趙普撫琴自樂，不想都應驗了。

當時匡胤開言說道：「適纔愚弟兄在外竊聽琴聲清妙，一定是先生抱道不售，形容長嘯麼？」趙普道：「村野狂愚，一時失口，何足動公子之聽乎？」匡胤道：「不然。先生抱濟世之才，歌中已見其大略，奈因當寧不知，致使賢能隱跡山林，不能顯用。禪州柴殿下，係是趙某生死之交，某當引薦，願先生不惜珠璣，出山拯世。」趙普道：「雖承公子謬揚，但恐小生章句之徒，無實用之學，不能致君澤民，深有負於大德也。」匡胤道：「先生休得太謙，趙某瞻仰已久，況柴殿下求賢若渴，遍處搜羅，值此君正臣良之際，正先生致功民物之時也，望先生不棄，就此同行。」

趙普乃是佐輔星下界，奉玉旨臨凡，保助宋家兩朝天下，趙匡胤弟兄都是龍華會上之人，自然情投意合，一說便依。當時趙普見匡胤言詞誠懇，祇得依允。但說道：「今日天色已晚，暫屈各位貴體，在舍草榻一宵，明日同行便了。」說罷，分付家童將各位馬匹安頓草料。又叫安排酒肴，就在書房中擺下。六人傳杯遞盞，論古談今。趙普口若懸河，隨問隨答。匡胤滿心歡喜，自恨相見之晚。趙普又把跟隨之人，都與了酒飯，叫他在莊上草房裏住宿。當下匡胤與趙普談論之間，祇有鄭恩不懂義理，說道：「二哥，要呷酒就呷酒，不呷就去睡了罷，有這許多嘍咕，樂子那裏聽得，要去睡哩。」匡胤道：「既賢弟要睡，先生把這殘席收了罷。」弟兄就在書房安歇。一宵晚景休提。

次日起來，趙普即命排飯。用畢，又往書箱中取出一個柬帖，遞與匡胤道：「這是十數日前，有位苗光義先生到舍，與小生推命，臨行之時，留下這個柬帖，叫送與公子的，他說在東京等候。」匡胤接來看時，見面上寫著一個封字。用手拆開，上面寫著不多幾字道：「趙普有王佐之才，不可錯過，公子異日為君，必當大用！至囑至囑。」匡胤看了，暗自埋怨：「這苗光義雖然陰陽有準，不該到處賣風，對人亂說，倘被當今知道，如何了得？」連忙揣入懷中。鄭恩見了，便問道：「二哥，那口靈的苗先生給你這書子，叫你做甚？」匡胤道：「他說周主登基，頒了赦詔，叫我速速回家省親。」鄭恩道：「樂子祇猜是甚麼的新聞，原來是這個意兒，兀誰沒有曉得，要他送這書兒。」正說話間，童兒又送出香茗，各人取來用過，便要起身。趙普即時分付家小，安頓已畢，祇是沒有坐騎，卻得鄭恩情願步行，把這馬讓與趙普騎坐。大家一齊出門，各上雕鞍，帶了手下人等，離卻村莊，按轡徐行，望禪州而來。

到了帥府，各下征騎。匡胤先入見了柴榮，將打獵趕兔，遇見趙普事情說知。又道：「現今同在外面，似這等高人，兄長務必甄拔，必有可觀。」柴榮聽罷，分付：「快請賢士相見。」趙普即便至內，參見柴榮。柴榮見他人物俊彥，心中亦喜，是日即拜為王府參軍，祇待進京朝見過了，方好薦其大用。那眾兄弟也都進來相見已了。當日無話。

到了次日，柴榮在帥堂上大排筵席，請眾兄弟並趙普會飲，真的水陸俱陳，賓朋歡暢。天交正午，祇見門官慌慌忙忙跑上堂來，報稱禍事。不爭因這禍事，有分教一霹遭淹沒之苦，釀成夢寐之災。正是：

眼前赤子應遭劫，民上儲君用隱憂。

畢竟報的甚麼禍事，且看下回便見。

匡胤射龍解水厄 鄭恩問路受人欺

詩曰：

維水湯湯勢溢決，奔騰澎湃城幾沒。

中有怪物似游龍，屈伸翻覆民遭劫。

安得蒞治有仁慈，拭目愀然係所思。

睹此顛連誠畫策，莫安國土鎮岷岷。

話說柴榮因又得了趙普，甚是喜悅，大設筵席，慶賀會飲。正在觥籌交錯之際，忽見門官慌慌張張跑上堂來，跪下稟道：「千歲王爺，了不得，禍事到了！太清河水泛平湖，水頭高有十餘丈，把兩岸居民衝去了無數，現今離東門不遠，望千歲作速定奪。」柴榮聽報，不勝驚慌，叫聲：「列位賢弟，這太清河水漲，衝去民房，勢非小比，列位可同愚兄去一看，作何處置。」說罷，眾人一齊離席，出了轅門，急忙而走。還未曾到東門，又有人來報，說水已到了東門的城下，兩重門都被水沒了。柴榮聞報，急從馬道上城，至城樓邊手扶垛口，往下觀看，祇見太清河竟似一片大海，那水勢汪洋，波濤有數十丈之高，聲如獅吼雷鳴，望著城上撲來。轉眼之間，那水又漲上來了，竟把禪州的城牆沒了半截。

柴榮看了，祇是握手跌足，仰天長嘆，祇叫一聲：「蒼天！想柴榮命薄，受不得周王爵上之封，故此天降災殃，洪水為禍，眼看城郭沉淪，民藏魚腹。但柴榮沒福，祇當淹吾一身足矣，何必連累滿城百姓，皆遭此劫？」話未完，祇聽嘩啦一聲，那水把城牆一激，震動樓閣，祇把柴榮唬得面如土色。當下趙普見此水勢激烈，波濤不止，開言說道：「千歲，某聞江河湖海，俱有水伯龍神掌管其消長之權，若無天曹敕令，也不敢淹沒城池，擅行禍害，如人民該遭劫數，千歲雖多憂急，總是徒然。某今細觀這水頭祇往上衝，其中必有緣故，據臣看來，不是河神討祭，定是孽龍作耗，古云聖天子有百靈護佑，大將軍有八面威風，一福能消百禍，一正能除百邪。依臣之見，殿下可備祭禮以祀之，或者仗殿下威福，保全一郡生靈，也未可定。」

柴榮依議，令人速備祭禮，不一時，把豬羊禮物，擺設城頭，插燭拈香，柴榮下拜，祝告道：「柴榮奉天子之命，蒞鎮禪州，不敢虐民酷吏，妄肆行為。今遇水患大災，如果滿城生靈該遭此劫，柴榮願以一身當之，免了百姓之厄。若神明矜恕，祈求速退洪波，以全微命，柴榮回京之日，即當奏聞天子，建設羅天大醮，報謝天地龍神。望神明靈鑒。」祝罷，祭酒，焚化紙錢。往城下一看，那水兀是不退，反往上衝，比前更又長了，離垛口不遠。

看官：這水不往別處去，祇望上長，卻是為何，這卻是郭威所致。那郭威本是烏龍降世，奉玉帝旨意下凡，與趙匡胤打前站。今在汴梁即了帝位，一心記念柴后娘娘病在禪州，未能進京相會。這日在官無事，酣息龍床，不期元神出竅，竟往禪州而來，路過太清河，把水就帶了起來。他在那波浪之中，看見柴榮立在城上，心下便是歡喜，顛著頭道：「我的兒，想殺了我，你那姑娘在於何處？怎麼不見他來迎接？」因此渾身走趨動，往城上一躡，祇見一片黑雲裹住了水頭，竟往上面撲來。唬得柴榮往後一仰，那水頭就嘩啦一聲，復又弔了下去。說話的，又說差了，這水既已到了城上，怎麼會得掉了下去？若果如此，則從古再無漂沒之患，又何必多備禦水之具，提防其災。

看官：這又不然。從來淹沒城池，乃是天心降禍，人民該受其殃，所以憑你城郭堅固，堤閘重重，祇消水勢一衝，一切皆藏魚腹，頓成大海汪洋。今日這水乃是郭威所致，因他攪動，所以時為上下。況城上有三帝存身，莫說趙匡胤弟兄是宋朝真命，就是柴榮也有七年天子之福，諸神也來護佑，這水怎能為禍。

當時郭威元神復又往城上躡來，那保駕神著忙，便施威力，神光逼住了水，往下一打，這水頭就往兩邊一分，那龍隨著水頭便退了下去。不多時，水頭仍舊長將上來，剛剛的到得垛口，卻就消了下去。一連幾次，都不得上來。柴榮唬得渾身發抖，匡胤心內也甚驚慌，張光遠面色如紙灰一般，羅彥威形容若失魄相似，匡義呆呆的祇把水看，趙普連連的頻把頭搖。惟有鄭恩急得手足無措，祇是怪叫，說道：「不好了，樂子今日活不成了！」一邊口裏亂叫，一邊望城外看著水。那水忽又轟的一聲長將上來，濺了鄭恩一身的水，鄭恩道：「驢球入的，你怎麼沒著樂子身上？」順著雌雄眼偶然看去，祇見水裏隱隱的藏著一物，在那裏搖頭擺尾，舞爪張牙，像要上來的意思。祇見那物：

渾身似黑漆，遍體長烏鱗。

不住雙睛閃，頻將二角輪。

長軀旋汲浪，巨口吐波雲。

隨風借水力，翻覆任升沉。

鄭恩一見，怪叫連天：「好驢球入的，你在那裏泛水洗澡麼！二哥快來，看那水裏的怪物。」匡胤壯膽上前道：「怪在那裏？」鄭恩用手指道：「這不是怪麼，他正在水裏看著你哩。」匡胤定睛細看，果然隱隱的有一怪物，見他伏在水裏。不多一會，那怪又是轉動起來。鄭恩喊道：「不好了，他要把城牆撞倒了，待樂子拿棗棍來打這驢球入的。」匡胤道：「賢弟，你這棍短，恐打不著，倒不如拿前來，待愚兄射他，或者可退。」即分付左右取弓箭來。須臾弓箭取到，匡胤接過手中，扣滿弦，搭上箭，弓開弦響，祇聽嗖的一箭，射入水中，正中在那烏龍的左眼。那龍負痛，把尾在水中一擺，把水帶上來，比城還高。匡胤唬得倒退不迭。祇聽得滔滔水響，登時之間，城牆露出半截。鄭恩拍手叫道：「好了，好了，這驢球入的中了箭去了。」柴榮等眾人一齊往城垛口望外一看，祇見城牆都已露了出來，不多時，把水退盡了。

看那城外的民房，衝成一片平地，居民漂流，不計其數。不是三帝在城，祇怕禪州一城的百姓，皆為水鬼。當時眾人見水已退盡，皆頂禮神明，欣喜不盡，仍從馬道下了城樓，早有手下人牽了馬匹伺候。各人上了馬，回至帥府，離鞍上堂。柴榮分付重整酒席，一來壓驚，二來慶賀。須臾酒筵已至。柴榮滿泛金杯，雙手遞與匡胤道：「不是賢弟一箭之功，愚兄亦難保矣。請飲此杯，聊酬大德。」匡胤道：「此乃兄長洪福所致，於弟何干？」柴榮又斟一杯與鄭恩賀功。以下諸人，各各酬賀。當日情歡意樂，飲至黃昏而散。

次日，柴榮督令在城軍民，往城外整理水場，搭造民房，以備各處遺民遷來居住。此一番水患，正是：

已見稠居成藪澤，再籌生聚固城隅。

按下禪州之事，且說中箭之龍。蓋因周主一心想念柴后娘娘，這日朝政得暇，無事在宮，一時困倦，假寐片時，不期元神出竅，來到禪州興波逐浪，被匡胤射這一箭，中了左眼，負痛歸原，大叫一聲，滾下龍床，把隨侍的宮官個個驚惶不止。周主暈去了半晌，漸漸還過氣來，祇罵一聲：「紅臉的賊，朕與你何讎，暗箭傷朕之目，左右快與朕綁來，不可放走！」宮官跪下奏道：「啟萬歲，宮中並無紅臉賊，想夢中所見，還請萬歲安神。」周主聽宮官之言，定性一回，方纔明白，就問宮官：「甚麼時候了？」宮官道：「正交午時。」周主道：「朕方纔到禪州，被一個紅臉賊箭傷了左目，疼痛難忍，爾等看朕目有傷否？」宮官道：「啟萬歲，左目青腫，有血微流。」周主便召御醫入宮調治，太醫官診視明白，取神丹點上，登時止痛，祇是傷了瞳神，一時不能回光速愈。周主又傳旨意：「差官速上禪州，言朕有病，請娘娘刻日到京。」差官領旨，星夜趕至禪州，至帥府堂上，開讀了旨意。

柴榮謝了旨，稟過了姑娘，準備鑾輿，擇日起行，點了三千人馬護從，將禪州交與韓通掌管。柴娘娘愛惜民力，分付路程遙遠，免了鑾駕，祇乘小車一輛。帶同各家盟友等眾及護從人馬，是日齊出禪州，望東京進發。有詩為證：

炎天車駕載同行，欲到繁華錦繡邦。

祇為后妃存民力，故叫儀仗莫縱橫。

車駕在路行程，祇因柴娘娘病體未曾痊愈，又兼天氣炎熱，趕不多，一日祇行八十里。那日到了晌午時分，娘娘在車內叫聲：「賢姪。」柴榮一馬至前叫道：「姑娘，姪兒在此。」柴娘娘問道：「天有多早了？」柴榮答道：「交午了。」娘娘道：「我身體勞頓，住了罷。」柴榮遵命，一聲令下，登時安了行營。娘娘下車歇息，柴榮侍奉。不提。

單說匡胤及趙普等六人，帶了手下人等，另外立下營盤。因是天氣暑熱，眾人寬去衣袍，多在那避陰之處坐地乘涼。祇有鄭恩把上身衣服脫得精光，坐在地下，手內拿了一個草帽，不住的扇風，望著匡胤說道：「二哥，樂子渾身出汗，祇是怕熱，這便怎處？」匡胤道：「常言說冷是私房冷，熱是大家熱，兄弟，你祇消靜坐一回，自然生涼，何必燥暴。」鄭恩道：「樂子耐不得了，二哥，你可也怕熱，樂子與你洗澡，何如？」匡胤道：「那裏去洗？」鄭恩道：「河裏去洗，豈不爽快麼？」匡胤隨道：「這個爽快，愚兄卻未慣，不好去洗。」鄭恩道：「樂子便與張兄弟去。」光遠道：「我不會浮水，不去。」鄭恩道：「羅兄弟，你和樂子去罷。」彥威道：「這個不敢奉陪。」眾人多厭薄他粗鹵，再無一人肯和他同去。鄭恩嘻嘻笑道：「二弟，這般火熱，虧你耐得，你何不同著樂子去洗一回澡，好不涼哩。」匡胤道：「小弟身子不快，不敢去洗。」鄭恩見他也不肯去，祇得回頭向趙普道：「你便和樂子去罷。」趙普笑道：「甚好，祇是學生無福，失陪了。」鄭恩見眾人都肯去，悶悶不悅，自言自語道：「樂子好意叫你們洗澡，原來都是不識人照顧的。」匡胤聽了，便道：「兄弟，你忒也多事，他們不喜洗澡，由他罷了，要去你便自去，何必有這許多嘮囉。」鄭恩道：「你們不去，樂子也不去了不成。」遂把青布衫搭在胳膊上，赤了兩腿，帶上草帽，出了營盤，望西而走，眾人都去不理他。他便一口氣走了有三里多路，立住了腳，自家問著自家道：「樂子一時賭氣，要來洗澡，怎麼走了多路，兀自不見有河，樂子如今走那搭兒去呢。」東張西望，躊躇了半晌，說道：「樂子不去洗了，回去罷。」正待轉身，忽又說道：「不好，樂子回去不打緊，反叫他們笑話。」又呆呆的立著，思想了一回，說道：「有了，樂子且坐在這裏，等那過路的來，問他那裏有河，便好洗澡。」說罷，把青布衫兒往地下一丟，將身坐在上面，往四下觀看，那來往的人雖也不少，祇是離他遠遠的走，不肯到他跟前經過。鄭恩罵道：「這些驢球入的，為甚不到樂子跟前來，恁的懶賴。」原來鄭恩坐在荒地之上，又不是經由道路，如何得有人在他跟前行過。鄭恩因見無人，扒起身來，拿了布衫兒，望大路而走。

此時正是七月天氣，恰值莊家正割早稻之時，那前面一人挑了一擔稻子，正在奔走。鄭恩趕上前，一把抓住了脖子。那人指望回過頭來，看是誰人，誰知鄭恩的手掌闊大，力氣粗重，不但回不過頭，連那擔子都掙扎不得。鄭恩罵道：「驢球入的，你要掙麼，樂子問你，那裏有河？」那人道：「是誰這般取笑，你看我挑著重擔子在這裏，你便拉住了我作樂，卻不道折了我的腰，不是當耍，快些放了手，若不放時，我就罵了。」鄭恩道：「驢球入的，你罵。」把手祇一按，那人挑著一擔稻子，那裏經得這一按？祇聽得轟隆一聲響處，連人連擔，跌倒在地，口裏喊道：「那個遭瘟的，把我這等戲耍？我是不肯甘休的。」爬起身來，欲要認真，舉眼看見了鄭恩，祇唬得往後倒退，驚疑不定。古云：「神鬼怕惡人。」那人雖然發惱，見了鄭恩這般形容，唬得魂已沒了，那裏還敢破口，祇得叫一聲：「朋友，我又不認得你，為甚按我這一交？」鄭恩道：「驢球入的，樂子好好的問你，你怎麼不來回答？」那人聽鄭恩口裏老子長，老子短，說來不甚清楚。欲要與他爭鬧，諒來這個惡人，對付他不過。欲待不理他，挑了擔子自走，又怕他拉住了，一時掙不去。沒奈何，祇得勉強賠笑，叫道：「朋友，你問我甚麼？」鄭恩道：「樂子祇問你那裏有河。」那人道：「我們這裏的河也多，不知你問的是那一條河？」鄭恩道：「不論甚麼的河，樂子祇要洗得澡的就是了。」那人聽了，心中暗罵：「這黑囚攪的，要問河洗澡，這樣可惡，把我按這一交，又討我的便宜，要做我的老子，我且哄他一哄，叫他空走一遭遠路，仍舊洗澡不成。」遂說道：「朋友，你要問河洗澡麼，這裏左右卻沒有河，你可從那樹林子過去，那裏有一條大河，水色清流，盡可洗澡，除了這一條河，都是旱路。」鄭恩遠遠望去，果見有一座樹林，也不問遠近，說聲：「樂子去了。」扯開了腳步便走。那人見了，暗暗歡喜：「我且叫這黑囚攪的吃些苦。」遂把稻子擔兒挑了，竟望前面而去。

祇說鄭恩當時撒開飛腿，奔趕路途，耳邊祇聽呼呼風響，頃刻之間，約走了十數里。過了樹林，四下一望，那裏

見有河水，都是村莊圍圍。鄭恩方纔醒悟，罵一聲：「驢球入的，樂子被他哄弄了，倒白走這一回，沒有得洗澡，停會兒見了他，叫這驢球入的吃苦。」正要拔步回身，祇見莊後露出一所瓜園，正見園門開著，一眼望去，見那瓜橫鋪滿地，其大如斗。鄭恩滿心歡喜，口角流涎，想道：「樂子走得熱極了，且把這瓜兒解解渴，再去洗澡未遲。」遂邁步走進園來，要把瓜兒解渴。有分教：—半日受三番辱，一瓜定千里姻緣。正是：

未經軟玉溫香趣，先受揮拳擲足欺。

畢竟鄭恩吃瓜有人見否，且看下回自知。

#### 第四十回

鄭子明惱打園公 陶三春揮拳服漢

詩曰：

時值梧風送晚涼，熏蒸猶是濕衣裳。

清泉未解行人體，偏使流殃頃刻嘗。

未得清流趣，先將瓜果嘗。

徑情無款曲，何徒怪強梁。

話說鄭恩因天氣炎熱，一心想浴，不道問路尋河，被人哄騙，卻指引到那樹林去處，空走了十餘里路，連水影兒也不見一些。自知被人所欺，正欲回身而走，忽見那莊後露出一園，園門開處，見裏面滿地西瓜，大小不均，心中歡喜道：「樂子雖不得洗澡，且把這瓜兒吃他幾個再處。」想定主意，不管有人沒人，闖將進去，就往那茂密之處，揀了一個絕大的西瓜，隨身坐在地上，把瓜祇一拳，打成三四塊，遞到口便吃，古云渴不擇飲，鄭恩已是走得熱極，又見了這樣妙物，又甜又涼，可口生津，吃下肚去，臟腑也是清爽。如何不喜。

當時吃了一個，又摘一個，把來打開，纔待上口，忽聽呀的一聲，走進一個人來，把園門關閉，卻是管園的園公。他往鎮上去買辦魚肉等物，買了回來，進園關好了門，回轉身走，正見有個黑漢坐在地上吃瓜，心中發惱，走上前來，喝聲：「黑賊！你是那裏來的，擅敢闖進園來，偷取瓜吃。」鄭恩見他來問，把瓜放在一邊，笑嘻嘻的答道：「樂子走得渴了，因見你們的瓜生得中意，故在這裏吃這幾個，值得甚麼，你便這等小氣。」那園公道：「好黑賊，別人家辛苦多時，成功了這園好瓜，正待貨賣，你這黑賊卻來現成受用，你偷吃便道生得中意，我們自己種下的倒不中意！」鄭恩道：「你這等說，樂子便不吃了。」園公道：「也罷，你既吃了我瓜，老實給還了錢，我便放你出去。」鄭恩道：「這卻難哩，樂子又沒有帶錢，那裏得給你，祇算你做個東，請了樂子罷。」那園公把樂子聽成了老子，便啐了一聲：「誰是你的老子！你老子從來不肯請人的，你偷吃了瓜，休說這夢話，還了錢便罷，若不還時，我有本事請出一個人來，把你這賊打打三百，還要剝你的狗皮抵瓜錢。」鄭恩聽了，心頭火發，大罵：「驢球入的，樂子吃了幾個瓜，你們便要打，剝樂子的皮，若樂子討了你們女娃娃的便宜，你待怎的。」一面說話，一面立起身來，照著園公一掌，打了個倒栽蔥。那園公跌得昏天黑地，爬將起來，手裏的魚肉多沾了泥。他把鄭恩狠狠的看了一看，竟往裏面跑去了。

鄭恩不去理他，仍然坐下把瓜來吃。原來這莊有名的，稱為陶家莊。莊上的員外名喚陶尚仁，為人極是忠厚。所生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長子名喚陶龍，次子名叫陶虎，女兒名為三春。那員外安人都已去世，剩下陶龍兄妹三人，一同過日。廣有田園，豐於積貯，這瓜園也是他的，算得是個富厚之家。這日陶家弟兄俱不在家，祇有這位小姐在莊內。從來的小姐都生得如花似玉，性格溫柔，繡口錦心，甲於遠近。即或容顏不能美麗，而舉止之間，自有一段蘭質飄香之趣。獨有這位小姐，另有希奇，不同庸眾。說他的美貌，實是嬌羞。道他的身材，果然袅娜。看官不信，請看在下贊詞，便見果否：

貌怪形容醜態，青絲髮金線蓋。黑肉豐頤，橫生孤拐。膂力舉千斤，鐵漢都驚駭。金蓮躑地成聲，錯聽樓船過海。家中稍有不如意，打得零星飛一派。

這小姐生得如此姿容，更且身粗力大，不必論他別件，祇說他兩條膀臂，猶如兵器一般，憑你勇猛的人，也不敢近他的身。自小最好武藝，愛看兵書，十八般兵器，件件皆能，跑馬射箭，祇當玩耍。家中的莊丁使女，略有不遵使令，祇消抓住了一把，捏得人痛叫連天，正不知他有多少力氣。遠近村莊聞了他名，真的頭腦兒都痛，因此背地裏送他一個隱號，叫做母大蟲。就是他兩位哥哥，也敬之如神，並不敢違拗他心性。這小姐按上界地魔星臨凡，奉玉帝金旨，叫他扶助真主，開基創業，掃滅群雄。後來趙太祖三下南唐，在壽州被困，陶三春挂印為帥，領兵下江南解圍救駕，在雙鎖山收了劉金定，二龍山活擒元帥宋繼秩，刀劈泗水王楚豹，有這許多功勞。目下年當一十八歲，乃是金霞聖母門徒，且又算命打卦，都說他有王妃之福。因此哥嫂更加愛惜。

這日，三春小姐正在房中觀看兵書，祇見丫鬟來報，說是瓜園裏來了一個黑大漢，在那裏偷取瓜吃，把園公打壞了，現在外面，請小姐出去。三春聽了此言，心中大怒，分付：「傳叫莊丁，預備繩索，跟我到園中去拿捉偷瓜狗賊！」即時站起身來，邁步出房，帶了一眾丫鬟，竟往瓜園而來。祇見那園公正在外面等候，見了小姐，便訴說道：「姑娘，當不得，這個偷瓜的黑漢力大無窮，他在那裏偷吃，我說得幾句，他就一掌，險些兒跌個沒命，喏，臉上兀是這般青腫，姑娘出去，務要仔細，不要失手與他纔好。」三春喝聲：「奴才，沒用罷了，還要多說。」那園公不敢言語，讓小姐過去了，跟隨在後。三春來至園門首，抬頭看去，果見一個黑大漢坐在地上，如狼餐虎咽一般，在那裏吃瓜。三春道：「你們且莫跟來，都在這裏伺候，待我拿住了他，你們來扛，切不可聲張，被他走了。」那些莊丁使女，一齊立住了腳，在門外等候。

當時三春把頭上烏綾帕繫了緊，把裙子整個結實，捲起袖兒，緩步進了園門，望鄭恩坐處而來。那鄭恩因把園公



一掌打走了，放心樂意，坐在地上盡量而啖。況是天氣炎熱，食腸又大，越吃越有滋味，約有五六個大瓜，埋在肚裏，此時尚在吃得高興。猛抬頭見了這個女子走來，心下想道：「看這女娃娃走來，與樂子做甚，咱且莫去管他。」此乃鄭恩自恃力大，藐視三春是個女子，不作提防。且見三春又走得消停，不像與他對付的模樣，所以鄭恩祇顧吃瓜，不去理他。這便是鄭恩吃虧之處。

那知陶三春遠遠見了，暗罵一聲：「黑賊怎敢藐視於我，我若不把你打爛了，也不敢姓陶。」那些莊丁使女，都在園門後探頭探腦的張看。當有那個被打的園公悄悄道：「臘梅姐，這個偷瓜的賊，不知他有多少力氣，兩隻手扯開，就像簸箕一般，把我這一掌，猶如打了一杠子的相似，恁般疼痛，我家姑娘要去拿他，若被他楞頭的幾拳，祇怕也要叫屈哩。」旁有春香接口道：「不相干，你可記得舊年麼，我家的這個碾盤子，有七八百斤重，被雨淋塌了碾臺子，重新要砌，五六個人抬也抬不動，卻被姑娘提了上去，這樣重的不費氣力，何況這個黑漢。」臘梅道：「他整日裏祇說我們沒用，道是沒有沾著，就要噓叫。他不說自己的手重，祇說別人挨不得打，今日遇著主兒，叫這黑大漢打他幾下子也好。」說罷，眾人都掩口而笑。

說話之間，三春走到鄭恩面前，把手一指道：「你這黑漢好沒分曉，人家費錢賠力種下的瓜，你不問生熟，倚仗強梁，進來白吃，還要打人，是何道理？」鄭恩身也不動，睜著兩隻雌雄眼，瞧定了三春，說道：「女娃，你在這裏說樂子麼？」三春聽了，惱觸心懷，雙眉一皺，二目圓睜，喝道：「黑賊！你因天熱偷瓜，也便可恕。打了園公，亦還饒得。絕不該大膽胡言，欺負於我，你要做誰的老子！」右腳往前祇邁上一步，伸手過來，抓住了鄭恩，往前祇一提。這小姐果是利害，兩條臂膊，好似牛筋裹了鐵尺，這一提，又往下一按，早把鄭恩跌了個撲勢，背朝天，臉著地，鼻孔嘴臉都印了泥。三春左手按住了鄭恩，右手舉拳，向他脊梁上一連幾下，打得鄭恩火星直冒。那些莊丁使女看見三春已把黑漢按倒，一齊上前說道：「姑娘，著實按住，不要被他走了。」

鄭恩祇因不曾提防，被他按倒，打了幾下，心中發急，欲要掙扎起來，無奈背上好似一堵城牆壓住了，再掙也掙不起，祇把兩手向地上亂扒。一莊丁說道：「黑大漢，你不要祇管扒，扒深了坑，就埋你下去，把你爛了，做灌瓜的肥壟哩。」又說：「姑娘，他不知你的利害，索性再打他幾下，叫他知道，下次不敢再來放野。」三春掄起拳頭，又是幾下，打得鄭恩怪叫不止道：「樂子吃了虧。」三春惱的這一句，喝道：「好黑賊，還敢胡說，你是誰的老子？」那園公要報打他之讎，便接口說道：「姑娘，他討便宜，要做你的老子。」三春大怒，提起拳頭，一連又是十數下，打得鄭恩痛苦難忍，叫號連天。園公嘻著嘴笑道：「黑賊，你原來也遇著上風了，你倚仗自己力大，欺我沒用，誰知也被我家姑娘打了，黑賊啊，這叫做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還被惡人磨！」三春聽說，罵一聲：「該死的奴才！誰許你多講，還不走開。」園公聽了，往後退去。三春便叫一莊丁，把繩索過來捆了。那莊丁拿過兩條索子，正要上前動手，三春喝聲：「放著！」自己依然按住，叫那幾個使女攏來，一齊伏事，登時把鄭恩四馬攢蹄，捆得十分堅固。三春分付莊丁：「與我抬到前廳去。」莊丁不敢怠慢，拿了一條扁擔，穿了一頭一個，扛了就走。三春帶了使女人等，一齊簇擁在後，都到前廳，將鄭恩放在廊檐下。

鄭恩一堆兒橫在地上，睜開雌雄眼，往廳上瞧去，祇見陶三春獨坐中廳，兩邊立著幾個丫鬟，階下立些莊客。將三春細看，實是怕人，但見：

烏綾帕束黃絲髮，圓眼粗眉翻嘴唇，

臉上橫生孤拐肉，容顏黑漆長青筋。

陶三春這副容顏，越瞧越怕，與那廟中塑的羅刹女也不差上下。鄭恩方纔追悔：「樂子錯了，咱祇把他當做女娃娃，誰知他倒有偌大的力氣，樂子一時不防，被他按倒在地，打了這一頓，還不肯放，又把樂子捆在這裏，明日若使二哥知道，怎麼見人！」鄭恩從來不曾吃過這樣大虧，那手腳上的繩子祇往肉裏鑽。欲待出言罵他幾句，又怕他的拳頭利害，白被他打，欲要哀求討饒，做好漢的人，如何肯服輸，滅了銳氣。沒奈何，祇得說道：「女娃娃，樂子吃了這幾個瓜，該要幾貫錢，樂子去拿來賠罪。」三春大喝道：「好黑賊，還敢胡言，與我掌嘴！」這一聲喝，鄭恩再不敢言語。

三春暗想：「這賊出言不遜，其情可惱，理該打他一頓棍子，放了他去，祇是可笑。我哥嫂常常說我不守閨門，無事尋非，動手打人，這般冤屈，我如今若放了他去，嫂嫂必定輕言重告，說我生事打人了，不如把這賊捆在這裏，且等我兩位哥哥回來，憑他發落，也見得不是虛情。」想罷，立起身來，分付莊丁：「用心看守，等你大爺二爺回來發落。」說畢，帶了丫鬟，自回房中去了。且說鄭恩見陶三春走了進去，心裏暗暗的罵道：「這驢球入的女娃娃，把樂子捆在這裏，還不肯放，要等甚麼哥子來，樂子也算是個好漢，關西一帶地方也有個名兒，自從在十八灣頭救了二哥，孟家莊上降了妖怪，大江的風浪，經過了多遭，如今倒在死水裏翻了船，敗在這陰人的手裏，辱沒了樂子的聲名，樂子若出了他門，管取把這些狗賊殺盡，方纔報得此讎。」正是：

雖然吃下眼前虧，他日風光誰得歸？

不說鄭恩在陶家莊受苦。

且說匡胤見日色西沉，不見鄭恩回來，心下著忙，叫聲：「列位賢弟，你們的三哥往那裏去洗澡，這會兒還不見回來，其中必有緣故。」張光遠道：「他既然歡喜洗澡，必定還在那裏浮水哩，有甚麼緣故？」匡胤道：「他雖然略知水性，但貪心過度，一時魯莽，或者淹倒水中，事未可定。」羅彥威道：「這倒論不得。」鄭恩乃是匡胤患難弟兄，怎不挂念。便對張羅二人道：「賢弟，可同愚兄往彼一看。」二人允諾，便與匡胤一同上馬，望了鄭恩去路而走。

行過多里，並不見有河水，也不見有鄭恩的影兒。匡胤心裏發急，遍體汗流，策馬又望前行。忽聽得那首田中，這些收割的人，在那裏說話道：「老哥，也算這黑漢造化低，吃了這大虧。」匡胤聽這話頭有些影響，就把馬帶住了。張光遠問道：「兄長為何不行？」匡胤道：「你不聽見麼？」二人會意，便不復問。祇見那一個問道：「這黑漢，曉得他是那裏人，不知為甚的惹了他。」這人答道：「看這黑漢，像山西人，說得一口的山西話，人材也生得高大，力氣也來得勇猛，祇因闖進園去，偷吃了瓜，園公說了他幾句，這黑大漢動手就是一掌，打得園公爬了半日。那小姐出來，不

知怎麼的，就把黑大漢按倒在地，打了一頓，還不肯放，至今捆著在那裏哩。」那人聽了不信，道：「祇怕沒有此事，你今日又沒有到他家裏去，怎知他又去打人，有這許多備細，你莫不是亂說裝他威勢麼。」這人道：「不然我也不知，祇因方纔回家去，遇見了他家的莊客，他對我說了，所以得知。」

那匡胤細細聽了，心下已是明白，暗罵一聲：「黑賊，貪了嘴，便把身軀像了個梆子兒，祇離了我，便去挨人的打。不知這小姐怎樣一個人兒，住在那裏，何等樣人家。我且問他一個的確，再作道理。」遂叫聲：「朋友，借問一聲，這位小姐是誰家的女兒？住居何處？」那農夫抬頭見那匡胤生得異相非凡，行伍打扮，張羅二人也是軒昂剛毅，不敢輕慢，說道：「三位爺不像我們這裏人。」匡胤道：「我等住東京。」農夫道：「爺們既住東京，問這小姐有甚緣故？」匡胤道：「我有一個朋友，是山西人，生得黑面長身，因無事出來遊玩，不見回來。方纔聽朋友說，甚麼小姐拿住了一個黑大漢，故此動問，望朋友說明住處，好去尋他。」那農夫答道：「要去尋他，也是不難，離此東北上，那林子裏過去，就是他家的莊子。這小姐姓陶，閨名三春，父母都已亡過，祇有兩個哥哥，一個叫陶龍，一個叫陶虎，家中盡好過日，這小姐今當一十八歲，未曾受聘，他雖然是個女兒，卻是比眾不同。」匡胤道：「怎見得他不同於眾？」那農夫道：「他喜的是弓馬，愛的是刀槍，打的是好漢，兩個哥哥也不敢管他。故此莊裏人與他起個號兒，叫做母大蟲，遠近的人都是聞名喪膽的，爺們若去見他，祇可軟求，不宜硬講。」匡胤道：「因甚硬講不得？」農夫道：「爺們不知這小姐力氣又大，見識又高，若有人觸怒了他，總沒有半點兒便宜人手，因此沒人敢去撩撥他。爺們此去，也不必見他，祇和他兩個哥哥理說，必有好處。他的哥哥最有理信，從來不曾得罪於人，爺們與他說話，包管救得朋友了。」

匡胤起先聽他說陶三春把鄭恩打了一頓，還捆著不放，心中已是火發，就要問明住處，恨不得一步跨進他家，將這小姐一劈兩半，方泄心頭之氣。後來聽了他兩個哥哥知得道理，是個好人，便把怒氣消了。把手一拱道：「朋友，承教了。」遂與張羅二人各催坐騎，往東北裏陶家莊上而來。有分教——化怒成歡，破凶為吉。正是：

暗裏絲羅曾繫足，明中肝膽自知心。

畢竟匡胤此去，可能見得陶三春否，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苗訓斷數決魚龍 匡胤憐才作媒妁

詞曰：

塵寰寄跡如朝槿。名利機關，不許人僥幸。富貴榮華惟命定，皇宮金合終難贈。

閑將休咎憑誰問。幸有神仙，好把前程論。於今曾遇王公覲，願效聯情昏媾順。

右調《蝶戀花》

話說趙匡胤見鄭恩洗澡不回，心懷疑慮，遂與張羅二人騎馬跟尋，於路聽得農夫之言，訪問了姓名住居，遂對張羅二人道：「二位賢弟，愚兄走遍關西，山大王曾遇過了許多，惟有這母大蟲從來不曾遇見，想陶家的女兒年幼無知，敢把我兄弟拿住，我今務要會他一會，憑他有多大本領，若遇了我趙匡胤，祇怕也支持不來。」張羅二人道：「兄長不可造次，自古道好漢手下有好漢，英雄背後有英雄。此去倘有疏虞，如何處置？」匡胤道：「不妨，二位賢弟何必多慮？任那女兒銅胎鐵骨，我必攪亂乾坤，捨命與他相拼一遭，若不能伏他，誓不為人。」二人見說不住，祇得同著匡胤而行。不提。

且說那陶龍陶虎祇因永寧集上來了一位道人，就是苗光義，在那關聖廟中開設命館，吉凶禍福，推斷如神，因此弟兄二人都要去問問休咎。這日早起，整頓衣冠，乘坐駿馬，帶了家童，到那集上，至廟前下馬。入的廟來，祇見東廊下兩旁柱子上貼著一副對聯，寫著道：

能知埋名宰相，善識未遇英雄。

廊檐下挂著一面招牌，有許多詩句寫在上面，弟兄二人細細的看，祇見寫著：

不必長安訪邵子，何須西蜀詢君平。

緣深今日來相會，道吉言凶不順情。

機藏休咎榮枯事，理斷窮通壽夭根。

任你紫袍金帶客，也須下馬問前程。

陶龍道：「兄弟，你看他夸這大話，說來高傲之極，不知他胸中才學何如？我和你進去叫他推算，便見他的深淺了。」陶虎道：「哥哥說得有理。」兩個緩步進了東廊，來至館裏，祇見上面坐著一位道人，果是仙風道骨，與凡俗不同，但見他：

頭戴九梁巾，身穿水合袍，腰繫絲條，足登麻履。面如滿月，目若朗星，飄然超世之姿容，允矣神仙之氣概。

當下弟兄兩個與苗光義敘禮已畢，分賓主而坐。陶龍開言說道：「久慕仙長推算如神，愚弟兄特來請教，請仙長不吝指示，直言是幸。」苗光義道：「貧道據理推斷，直談無謬，請二位尊造一觀。」陶龍便將兩個八字寫來，遞與光義。光義把來排在桌上，先排四柱，後看五星，遠推一世之榮枯，近決流年之凶吉。查了半晌，對二人說道：「乾造二

位，足羨墳篋，所嫌椿萱早背，年幼當權。喜得妻宮賢淑，諧老遺芳。但子息艱難，未許承歡膝下。壽元綿永，可慶頤彭。最妙時上坐了貴人，後來必得貴人提攜。況貧道細看尊相，滿面紅光，眼前就有一樁喜事，尊駕可報個時辰，待貧道再為推算，看命中貴人在於何時發動。」陶龍隨口報了辰時。光義默想了一回，說道：「尊駕可再報個時辰。」陶龍又報了個寅時。光義復又配合五行，搜求玄理，說道：「寅屬虎，在東北方艮位，艮為山，山藏雲水，辰屬龍，在東南方巽地，巽為風，虎嘯生風。木上生機，金水互濟，乃龍虎風雲之兆，主今日酉時，有四位大貴人與二位相遇。尊駕速宜回府，迎接貴人，不可錯過，日後功名富貴，祇在一位紅面長鬚的身上，二位須當緊記，不必延遲，恐貧道不送了。」

弟兄二人聽了，似信不信，祇得送了命金，辭別出門，上馬縱轡而回。陶龍在馬上叫聲：「賢弟，我想苗光義命相，人人道他陰陽有準，今日看來，多是胡言亂語，說甚滿面紅光，主有喜事臨門，又說酉時相遇貴人，富貴祇在紅面長鬚身上。這些言語，無非騙人而已，何足取信？」陶虎道：「兄長何必認真？人生境遇，通在八字中造定的，痴心妄想，終是無益，不過順理而行，憑天發付是了。」陶龍道：「賢弟之言大是有理。」

兩個說話之間，驅馬行來，日已垂西，已至莊上，抬頭看時，祇見村上有三匹馬。陶龍留心觀看，見馬上的三個人，都是人物軒昂，器宇巍峨，中間一人分外比二人高大，鬚眉鳳目，面若胭脂。把陶龍驚得搖頭吐舌，叫聲：「賢弟，苗光義的陰陽卻是準也，你看這個騎紅馬的，與他說的不差分毫麼。」陶虎道：「兄長，據我看來，他人物穿戴以及鞍馬，均不同常人，決不是個等閑之士，為今之計，我們也不要管他是否，且邀到家去，好歹款待了他，再問他家世，別作道理。」陶龍點頭稱善。兩個一齊下馬，來至匡胤馬前問道：「三位貴客從何處來？請到敝莊獻茶。」此時匡胤正在住馬彷徨，見那二人來問，就在馬上答道：「二位尊姓大名，府居何處，與在下素未相交，承蒙見招，有何貴幹？」陶龍道：「鄉民乃是陶龍，舍弟陶虎，村居就在這莊上，暫屈尊駕一敘，別無他故。」匡胤聽他說是陶龍陶虎，暗自歡喜道：「人言陶氏弟兄良善，知理通情，果然話不虛傳。我且到他家去，探聽二弟消息真假如何？」遂說道：「多承厚意，祇是相擾不當。」陶龍道：「草舍茅居，有辱貴體。」弟兄二人步行當前引路，匡胤三人策馬隨行，陶家的家童牽了主人的馬匹在後跟隨，一齊進了莊子。至莊門前，匡胤三人下了馬，彼此謙遜，移步進門。

匡胤留心觀看，早已見了鄭恩被麻繩捆縛，閉著兩眼，躺在廊下。匡胤暗笑：「這黑廝性喜招災，今日也遇了主顧，叫他受些磨難，也得斂跡些兒。」遂望了張羅二人丟個眼色，教他且莫說破，等他再挨些痛苦，然後救他。五人齊至廳上，敘禮已了，分賓坐下。陶龍請問匡胤姓名。匡胤將自己姓氏鄉貫，並張羅二人姓名，一一說了。陶龍聽了大喜道：「原來三位都是貴公子，鄉民不識，致多失禮。」須臾，安童送出茶來，賓主用畢。陶龍分付快備酒席，款待佳賓。當時廳上敘話，鄭恩在廊下已是聽得。閃開雙眼往上一張，見是匡胤三人，祇不認得陶氏弟兄。鄭恩想道：「原來二哥與他有親的，不知與這女娃娃甚麼稱呼？他既到這裏，怎麼祇管講話，不來救樂子呢？想他還沒有瞧見。欲待開言叫他，覺得羞口難開，欲待不叫，這渾身綁縛，疼痛難忍。」仔細思量，免不得要開口了，又見匡胤與張羅二弟同著別人坐在廳上，談笑自如，這膽子就放大了。遂把奸漢的威風裝作出來，便敞口罵說道：「你這驢球入的，不論好歹，把樂子捆在這裏。樂子若脫了身，管叫你們的性命一個個不活，纔見樂子的手段哩。」

那陶龍聽了嚷罵之聲，一舉眼，見那廊下捆著一個黑漢在地，便問莊丁道：「這廊下捆的是何人？」莊丁道：「這廝是偷瓜賊，被小姐拿住，叫我們捆在這裏，等大爺回來發落。」陶龍聽了，把頭搖了兩搖，說道：「吾幾次勸他，兀是拗著這等性兒，這火塊般天氣，他吃了幾個瓜，也值得甚麼？竟然將他拿住。」莊丁道：「祇因他打了園公，所以小姐將他拿住的。」陶龍道：「多事多事，你等快與我扛去，莫要驚動了貴人。」莊丁奉命，不敢怠慢，就至廊下將鄭恩扛了就走。

鄭恩方纔著急，高聲喊道：「二哥見麼！是咱樂子，樂子！」匡胤聽喚，便走下來，叫聲：「兄弟，誰把你捆在這裏？」鄭恩道：「是個女娃娃驢球入的把樂子捆在這裏。」匡胤道：「兄弟，你是個大漢，怎麼反被女子所擒，我卻不信！」鄭恩道：「二哥，你沒有嘗著這女娃娃的利害哩。」匡胤道：「這女子怎的利害？」鄭恩道：「說起來了不得！他一動手，把樂子按倒在地，再爬也爬不起來，故被他拿了。」匡胤聽了，假意不信，連把頭搖，祇得向他盤問，不肯放他。那陶龍見此光景，聽了匡胤與他兄弟相稱，諒著不是匪人竊賊，遂上前來，叫聲：「公子，這位莫非貴友麼？」匡胤道：「此是在下義弟，不知因甚捆在此間？」陶龍聽說，即忙親來解縛，延至中廳，賠著笑臉，卑躬請罪道：「舍妹愚拙，年幼無知，一時冒犯虎威，望乞寬恕。」鄭恩羞得滿面絳色，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又是匡胤在旁代他解說。當時擺上了酒筵，請匡胤四人上坐，弟兄二人下位相陪。酬酢之間，匡胤開言問道：「二位雙親可在，上下還有何人？」陶龍道：「二親俱已去世，愚弟兄守業農桑，祇有一妹，名喚三春，年方一十八歲，尚未適人。自幼愛看兵書，喜習武藝，祇因性多高傲，不聽兄嫂之言，仗了幾分勇力，每要打人，因此，又得罪了尊友，甚屬荒唐。」匡胤聽說，暗自思想：「陶三春年幼力強，善習武事，倒是個女中丈夫，但不知他容貌如何。若有幾分姿色，正好與兄弟匡義為妻，後來便是一個幫手，我必須面見一遭，方好定事。」想罷主意，向陶龍說道：「在下有一言相告，不知二位可許否？」陶龍道：「公子有何尊諭，便請一言，某當恭聽。」匡胤道：「在下遍歷關西，廣結豪傑，聞知令妹精勇武藝，識見高深，誠女中之英雄也。在下不勝欽仰，欲請一見，不知二位允否？」陶龍道：「公子分付別的事情，無有不遵，但此事某實不能專主，須當與舍妹商量，再容復命。」說罷，走往內堂。

那三春正在房中問丫鬟道：「大爺二爺在前廳與甚麼人吃酒，那偷瓜賊可曾發落了麼？」丫鬟道：「那偷瓜賊被大爺二爺一進門來就放了，倒請他上坐，設酒與他賠禮。」三春一聞此言，心頭火發，口內煙生，說道：「可笑我家哥哥，一些也沒分曉，這般膽怯，偷瓜賊不打也罷了，倒與他賠禮飲酒，分明道吾多事，羞我面光。」正在煩惱，祇見陶龍走進房來，三春連忙立起，兄妹見禮坐下。三春問道：「哥哥，這偷瓜賊既不打他，也該趕了他去纔是，怎麼反治酒筵，與他賠禮，不知哥哥甚的主意。」陶龍道：「賢妹有所未知，愚兄今日偶在永寧集上遇一算命道者，他算愚兄面有紅光，定主喜事臨門，在於今日酉時，當有貴人相遇，內中一位紅面的，日後有帝王之尊，餘者都有王子之福，愚兄的功名富貴，盡在這紅面的身上，其時愚兄祇當是虛言謊話，不去信他。豈知纔到莊前，卻遇了三位英雄，內中果有一位紅面大漢，貴相非凡，應了道人之算。愚兄因想天機不宜多泄，不敢直言，所以將他留在家中，設席款待，且做個異路相知，日後再圖事業。不意賢妹所捉偷瓜之人，就是貴人的盟弟，名喚鄭恩，也是一箇好漢，愚兄怎敢輕慢於他？禮該賠話，因此亦在座中。」

三春聽了這番言語，暗暗稱贊：「世上原來有這樣的異人，先見之明，甚為奇事。」遂說道：「原來如此，兄長，這真主果是紅面的麼。」陶龍因匡胤要見，不好直說，卻便乘機答道：「賢妹倘若不信，何不出去一見，便知真假。」三春道：「自古以來，惟有三國時關公是紅面長鬚，怎麼這真主也是紅面的，小妹實欲見他一見。」正要移步，忽又想了一想，叫聲：「哥哥，小妹雖欲見他，但恐男女有別，理上不通，又不知他姓甚名誰，怎好與他相見？」陶龍道：「賢妹，這真主姓趙名匡胤，乃是東京都指揮趙弘毅的公子，因遊歷關西，偶到此地。為這鄭恩出來遊玩，吃了我的瓜，被賢妹拿住，不得回去，因而尋訪到此。遇見愚兄，說起其情，道是鄭恩恁般好漢，反敗在賢妹之手，決定賢妹是個女中丈夫，專心欲見，愚兄不好做主，故此進來與賢妹相商。你想人家慕名而來，欲求一見，若拒而不允，反多物議了。況趙公子正人君子，與他相見，有何妨害，賢妹當思之。」

三春聽說，暗暗想道：「趙公子久聞他天下好漢，今又有心欲見，我何必拒他？」遂說道：「既哥哥已經允他，小妹安敢不從？」遂同了陶龍，一齊走至內廳。陶龍又通知了匡胤，引至內廳。匡胤居中站定，陶三春步至下面，朝上深深下拜。匡胤連忙答禮，暗暗偷看，見此形容，吃了一驚，暗想：「這事卻做不成，可惜，可惜！」登時告辭出來，與陶龍仍坐飲酒，心下甚為不捨。復又想道：「三春有此勇力，兵法又精，可惜生得醜陋，凶劣不堪，天公既付其才，怎麼不付其貌，事無全美，使人遺嘆耳。」想了一回，忽然轉念道：「有了，此女既不可與吾弟為妻，何不從中說合，配了三弟鄭恩，郎才女貌，倒是一對相稱的夫妻，也使他得這利害夫人，有所制壓，不敢胡行。」遂開言說道：「令妹有此雄才，必須得其所配，方為不負其能。」陶龍道：「因舍妹有願在前，須遇英雄之士，方肯聯姻，所以蹉跎至今，尚未受聘。」匡胤道：「我這兄弟鄭恩，也未擇娶，如賢東不棄，在下為媒，將令妹配與鄭恩，甚為相合，不知賢東尊意何如？」

陶龍聽罷，暗自沉思：「這婚姻大事，我若作主應承，猶恐妹子嗔怪。若不依允，又恐趙公子面上無以為情。」左右尋思，毫無定見，祇是呆呆沉吟，不好答應。匡胤已知其意，便叫聲：「賢東，在下愚意，無非女貌郎才，宜於配合，故敢為言。況我弟鄭恩，亦非根淺門微之輩，也曾遍歷江湖，名傳遠邇。又與當今天子之姪晉王柴榮為八拜之交，眼見就有封爵，今日得配令妹，亦非辱沒。賢東何必多疑，錯了這遭美事。」陶龍被匡胤說了這席話，不覺志趣高尚，富貴動心，遂答道：「承公子美情，本當依允，但此事非鄉民可主，還當與舍妹相商，觀其心志如何，再作定論。」匡胤道：「賢東著與令妹相商，須善言曲成，諒個妹識見高明，不致見絕也。」

陶龍辭席進內，要與三春商量，心下巴不得一說就成，好做王親的舅子，也得顯耀榮身。祇憂妹子不肯應承，把現在這個要封爵的嬌客，輕輕送與別人，卻不可惜？祇因這番委曲，有分教——婉言聯兩宿之姻緣，凝眸望三星之在戶。正是：

赤繩繫足皆前定，異路諧婚由數成。

畢竟陶龍怎的說親，且看下回分解。

[返回首頁](#) >> [本站書目](#) >> [飛龍全傳](#) >>

[上一回](#) [下一回](#)

## 第四十二回

柴榮進位續東宮 太祖非罪縛金鑾

詩曰：

尚論古治慕淵源，德禮同風體自然。

刑措政勤邦有道，民和化淳俗無頑。

皆由甄拔多才俊，果賴旁求盡聖賢。

任是君王懷隱憾，一眚豈可掩高彥。

話說陶龍聽了匡胤之言，要把妹子三春配與鄭恩為室，心有所嫌，未敢應允。及聞是柴王契友，日後自有王爵榮身，因又動了富貴之念，便往裏面去說。那鄭恩坐在席上，見匡胤做媒把三春與他，心中又羞又怕，不好明言，祇把眼兒望了匡胤亂丟，頭兒不住的搖，無非是個不要的意思。匡胤已會其意，走至跟前叫道：「三弟，你莫嫌三春貌醜，看他廣讀兵書，愛習武藝，有此丈夫襟懷，誠婦女之中所難遇也。今日賢弟與他聯姻，日後助益亦復不少。愚兄依理而行，決無遺害。」鄭恩聽說，不敢多言，祇得垂頭閉口而已。正是：

懼他年富力強，怎敢婦隨夫唱。

不說前廳之事，且說陶龍走進房中，三春見了，即忙迎接，坐定，便問：「哥哥進來又有何事？」陶龍道：「愚兄有一至緊之言，所以特來商議，不知賢妹可允許麼？」三春道：「哥哥有甚言語，即當告我，事固當行，小妹再無不從之理。」陶龍道：「愚兄想男大須婚，女大當嫁，古來大禮。自父母去世，祇有我們兄妹三個，一體同胞。愚兄每每與你尋其佳偶，皆非門當戶對之人，因此心下常懷不置。不期前廳趙公子說起，欲與你作伐。愚兄想此婚姻大事，終身所繫，不好專主，故來與賢妹相商。」三春道：「不知誰家之子？」陶龍道：「說起來，賢妹莫要煩惱，這相對的就是公子之友，名叫鄭恩，在瓜園會過，賢妹必知其人。」那陶三春命有王妃之福，該與鄭恩為妻，自然暗中挽合，湊聚機緣。他聽了此言，並不惱怒，說道：「趙公子要將鄭恩配我，哥哥看來可允不可允，必然先有主意。」陶龍道：「愚兄也曾說過，這門親不好相聯。怎奈趙公子甚多委婉，說鄭恩也是世之好漢，關西都已聞名。又與禪州柴千歲患難相交，

日後柴王即位，鄭恩穩取封王，故此趙公子方纔開口與賢妹作伐。賢妹即宜酌量，當允當辭，決計定了，愚兄便去回復。」

三春聽罷，心中打量了一回，即便微微冷笑，說道：「哥哥，此事乃前定之緣，小妹也不好強得。但趙公子既要作伐，又是哥哥諒己心肯，小妹安敢執拗，自誤終身。但有一說，哥哥當與趙公子言定，他若依得，小妹自然也依。」陶龍忙問道：「賢妹有甚言語，待愚兄去說，看是如何。」三春道：「哥哥，你去對趙公子說，這親事允便允了，但我陶三春在家等待，祇以三年為期。這三年之內，鄭恩若有了王位，便來娶我。若無王位，叫他不必來娶，今日當面說過，務要言須應口，日後自無他說了。」

陶龍應諾出來，將三春之言，對匡胤說了。匡胤大加稱賞道：「好個有志的烈女，果然才高識透，他日福氣不可限量也。」遂向腰間將碧玉鴛鴦塊摘下一個來，遞與陶龍道：「這是我兄弟鄭恩的定禮，賢東權且收下。日後我兄弟若得身榮，便如今妹之約，當來迎娶不誤也。」陶龍致謝收訖。復整佳肴，重添美醞，賓主歡懷，飲至天晚而撤。匡胤起身辭謝。陶龍兄弟苦留不住，祇得叫人備了一匹馬，送與鄭恩坐騎。四位貴人慌忙下了廳，出了莊門，一齊上馬。陶龍道：「公子前途保重！此去諸位若得榮身，望公子勿忘今日之約，使小妹遺恨白頭也。」匡胤道：「賢東不必挂懷，此事各繫名節，在下既已為媒，豈有相負之理，就此奉別，勿致多勞。」說罷，兩下各各珍重而別。有詩為證：

偶因無事覓河漿，誤被饑涎起禍殃。

幸有天公施作合，一言能決百年良。

且說匡胤兄弟四人，策馬投東，走有二十餘里，到了營盤，下馬進帳，已是初更以外。匡胤與趙普同來相問，匡胤把前事數一數二的說了一遍。匡胤上前，拉住了鄭恩道：「恭喜哥哥，定下親事了，倘日後成親之夜，上床時，可仔細提防，嫂嫂拳頭利害，莫要再去領情。」張光遠道：「不妨，嫂嫂極是有涵養的，若見了哥哥這等美貌，又是這等溫柔，偎倚已是不及，怎肯再下毒手？」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得鄭恩滿面羞慚，道：「多是二哥幹的歹事，樂子那有這樣心？」眾人說說笑笑，直到三更，方纔安歇。一宵晚景休提。次日，柴娘娘車駕起行，柴榮領軍簇擁在前，趙匡胤同了眾兄弟與韓素梅母子在後而行。

正是有話即長，無話便短。行了多日，看看離東京不遠，探馬報進朝中，早有文武官員出城迎接，跪在道旁，口稱：「娘娘，臣等特來接駕，願娘娘千歲。」柴后在車中口傳懿旨道：「卿等免禮平身。」文武官員謝恩已畢，起來站立兩邊。柴后的車駕進了城門，過了正陽門，來至五鳳門外，換了內侍推輦，祇有柴榮跟隨進宮。那司禮監在前引路，穿過分宮樓，至更衣殿，柴后方纔下輦。早見掌印太監前來叩見，手捧著八般服物，又有宮娥綵女，齊來伏侍，登時將官服與柴娘娘穿戴起來。但見：

五鳳珠冠嵌寶雲，尊榮元首正宮庭。

身穿日月龍鳳襖，腰繫山河社稷裙。

束帶玲瓏琢玉玦，宮鞋刺繡的珠明。

斬妃劍與昭陽印，象笏端持見至尊。

柴后換了宮裝，上輦進宮，舉眼看那宮中富貴，果是非凡。來至寢宮門首，下了輦，宮娥簇擁至內，見周主端坐龍床之上。柴娘娘正欲行朝見之禮，周主慌忙扶住，說道：「御妻，我與你素同甘苦，恩義相當，不必行此大禮。」柴后謝了恩，同坐御榻。柴榮過來朝見請安，周主賜坐於側。夫妻二人共訴別後之情。柴后道：「妾在禪州，屢聞捷音，及知陛下御極，私心不勝之喜，不意偶染小疾，幸得姪兒晝夜辛勤，侍奉湯藥，纔得安寧。」周主聽言，大加慰勞。柴榮謝不敢當。周主又謂柴后道：「御妻，朕想你我年已老耄，膝下無嗣，細觀令姪儀容出表，器度安舒，他日堪寄大任，朕意欲認為己子，不知御妻以為如何？」柴后道：「陛下聖見，與妾暗合，誠社稷生民之福也。」遂將此意與柴榮說知。柴榮辭道：「臣兒無德無能，安敢當此重位。」柴后道：「你不必推辭，聖意已決，過來拜謝了。」柴榮不敢違旨，即便朝上拜謝，認了父母。周主心中大喜，傳旨設宴宮中，夫妻父子共飲同歡。酒至數巡，柴榮離席奏道：「臣兒有一事故，奏父皇。」周主道：「我兒有何事情？」柴榮道：「臣兒有一故友，名叫趙匡胤，此人文武全才，變通謀略，乃國家柱石之器。望父王選來重用，則皇基可固，四方寧靖矣。」周主道：「王兒所奏，諒此人定自賢能。俟朕明日臨朝，將趙匡胤宣來，封他官職。」柴榮謝恩，入席歡飲，至親三口，論古談今，直至三更，方纔安寢。正是：

一宮聚樂情無已，萬國歡騰戴有周。

卻說匡胤等數人，至次早起來，張光遠羅彥威各各回家，匡胤亦至家中省視，惟鄭恩趙普住在柴榮王府之內。那匡胤來到家中，見了父母，就哭拜道：「不孝匡胤惹下大禍，逃災躲難，流落他方，以致拋棄膝下，久違定省。今日遇赦回家，望父母大人恕我之罪。」那趙弘殷因匡胤惹禍逃離，漢主追捕甚急，因此報明其故，罷職回家，合家性命幾乎不免，幸而換了新朝，一切前罪俱在不問，所以罷閑在家，倒也安樂，今日見匡胤回來，未免想起前情，心懷怒氣，罵道：「好逆子，我祇道你死在外邊，怎麼還有你這畜生性命回來！」當下杜夫人在旁勸道：「老爺不必動怒，諒孩兒自今以後，改過自新。」又謂匡胤道：「我兒，你一向在那裏安身，使做娘的終日倚門而望，心常憂慮，茶飯不沾。今日幸得回家，骨肉相敘。你可把在外之事，細細說與我知道。」匡胤跪下對道：「孩兒自從殺了御樂，逃往關西，欲投母舅任上存身。於路遇了柴榮，即今新王之姪，與孩兒結為兄弟，因而相隨柴娘娘車駕進京，來見父母。」杜夫人道：「我兒，你既到關西，可曾尋見母舅麼？」匡胤道：「母親，不料大母舅在任身亡，於千家店遇了外婆並二母舅……」遂將前事細細說了一遍。杜夫人聽了大喜。趙弘殷叫道：「我兒，如今新君在位，我已不願為官，罷閑在家，你遇赦回還，從今不可任心生事，再蹈前非。當與兄弟安住在家，讀書習藝，免了吾驚恐之心。」匡胤道：「謹遵嚴命。」當日無事。不提。

先說那軍師王朴，當時辭官避位，衣錦還鄉，侍奉慈親，篤於敬養。不期親壽過高，寢疾而逝。王朴哀毀不勝，凡衣衾棺槨，極盡其禮。殯葬已畢，守制在家。周主聞知其信，欽差官員，齎奉御饌祭奠，制額褒贈，甚相榮寵，又下詔書，欽召進京，以匡朝政。王朴本不奉詔，因其偶觀星象，知得真主有難，趁此機會進京，以便從中解救，所以同了差官，來到京中，朝見天子，周主得見大悅，御手相扶，金墩賜坐，王朴謝恩坐下。周主道：「朕自不見先生，如失左右手，思念不置，今日得見，朕願足矣。」即加封樞密使兼中書令。王朴謝恩，奏道：「皇上乃英明之主，治道得宜，天下已具太平之象，而猶眷念於臣，臣以庸材得蒙殊遇，雖肝腦塗地，不足以報涓埃之萬一，而又加以重爵，恩寵倍隆。臣今老母已終，無復顧慮，當盡愚衷，以效忠於陛下也。」周主龍情大喜，傳旨設宴，管待王朴。是日，君臣同飲，盡歡而散。正是：

最喜君臣如魚水，果然敬愛似滋膠。

次日，周主駕坐早朝，受文武百官朝見已畢，傳旨宣晉王上殿。柴榮來至駕前，高呼俯伏。周主道：「王兒，昨日所舉之趙匡胤，與朕宣來，朕當試其抱負，量才擢用，然後受職。」柴榮領旨，即著宣召官前往趙府，召趙匡胤進朝見駕。匡胤見召，隨差官即至金階，三呼朝見，俯伏塵埃。周主留神注目，往下一看，認得是禪州城上放箭之人，登時睜翻龍目，咬碎銀牙，指定了匡胤罵道：「好紅面賊！朕與你何讎，你敢箭傷朕左目，祇道今生難報此讎，誰知你自來投網。傳旨駕前官，與朕將紅面賊綁了，還要查他家口，一同候旨取斬。」當殿官奉旨，不敢停留，走下殿來。唬得匡胤魂不附體，正不知禍從何來，一時無措，正如：

就地攤出金錢豹，從天降下大鵬雕。

當殿官至丹墀，將趙匡胤登時綁了，推出朝門候旨。

柴榮見周主發怒，將匡胤綁了要斬，不知何故，心甚著忙，在龍案前雙膝跪下，口稱：「父王，為何見了匡胤，龍心不悅，將他綁了，又要拿他家屬，不知他所犯何罪，觸怒聖心。」周主道：「王兒有所未知，朕前日在宮無事，偶爾假寐片時，夢遊禪州，忽見這紅面賊在城上暗發一箭，將朕左目射傷，至今還痛，時時流血。今日得遇，定當斬首，以正其罪。」柴榮道：「父王，此乃夢寐之事，豈可認真？況趙匡胤乃文武之材，有忠義之志，用之有益於國家，故臣兒冒昧薦舉。今父王若以夢中之人與他彷彿，一旦加以非刑，則趙匡胤無罪而受死，恐於心未必能甘。還望父王諒之。」周主道：「朕見這賊站在城上，明明白白將朕射傷，銜恨已久，今日豈肯釋怨於彼耶？」柴榮道：「父王雖當盛怒之下，必欲置趙匡胤於死地，彼亦受死不辭。然臣兒恐有礙於賢路，使天下英雄聞風自危，不敢前來求取功名，那時投往別邦，資助敵國，天下動搖，何以禦之，望父王以社稷為重，釋夢寐之虛怨，恕匡胤而用之，將見天下之士，皆來效能於國，匡助父王矣。」周主道：「王兒，你說夢寐中所見乃虛渺之事，你曾見朕目現在受傷，難道也是虛渺之事麼，汝若奏別事可聽，此事決不可聽，朕意已決，不必再言。當駕官速去將他家口查問明白，覆旨定奪。」

柴榮見周主不聽，心甚著急，又連連磕頭，口稱：「父王，趙匡胤決不可斬。禪州離京有二千餘里之遙，父王憑此夢寐之事，屈斬無罪之人，人豈肯信耶？今日若斬匡胤，怕的冷了天下豪傑之心，倘別國勾動干戈，非同小可。況父王新登寶位，四海未平，外鎮諸侯，亦觀望不臣，畜心謀反。更有南唐李景，不奉正朔。塞北契丹，連次侵犯。且晉陽劉崇，僭號稱尊，招兵買馬，積草屯糧，聲言要與漢主報讎，不時騷擾。似此兵連禍結，覬覦神京，父王駕下又無良將，正宜搜羅賢傑，以備禦寇之用，今趙匡胤博覽兵書，精通韜略，有斬將奪旗之勇，運籌決勝之謀，求之當世，恐無其二，父王豈可因虛浮之事，而必欲斬他！況臣兒聞齊桓公忘射鉤之恥，親釋管仲於堂阜，用之為相，卒興齊國，雍齒數窘辱漢帝，後仍賜爵，以致賢才廣進於朝。彼實有其罪，尚能釋怨，以為國家，父王何以獨不忘情於匡胤乎，望父王開天地之恩，即使匡胤實有其罪，但以社稷為重，而矜赦之，則彼必盡心報國，戮力皇家，亦如管仲之功矣。」柴榮如此百般苦奏，周主祇是不聽，反而面顏微怒，心下甚嗔，道：「朕與汝有父子之情，那紅面賊暗箭傷朕，汝該與父報讎，方見為子之道，因甚反與他求赦，煩舌多言，專心向外，汝何意耶？」柴榮復奏道：「臣兒豈有外向之心？惟見趙匡胤乃是當今英傑，舉世無雙，欲望父王留下，扶助江山，保安社稷。故此不避嫌疑，懇求父王赦免，責其報效。望父王赦了罷。」周主道：「王兒不必苦奏。朕朝中良將不少，強兵甚多，何懼四方寇亂乎？即無紅臉賊，朕豈不能為君而撫有天下乎！」

柴榮見周主總不肯赦，急得心慌意亂，無策可展。正在難為之際，祇見班中閃出一位大臣，俯伏階前，口稱：「陛下，臣有愚言，望乞天聽。」周主舉眼看時，原來是王朴，便道：「先生，不知所奏何事？」王朴奏道：「臣奏趙匡胤所犯，果係陛下夢中之事，未便明言。陛下盛怒之下，將趙匡胤斬首，恐汴梁百姓驚疑，不知趙匡胤所犯何罪，即行殺戮，即趙匡胤自己，亦不知何罪而取滅亡。臣愚以暗昧之事，豈可遽加其刑？不如陛下且準殿下之奏，將趙匡胤與殿下，問他明白，錄其口供，曉諭軍民，方知趙匡胤暗中行刺，箭傷陛下，以正其罪，使趙匡胤死而不怨。此乃服人心而盡國法，至當之道也，願陛下允焉。」周王聽了此奏，低首沉吟，以決可否。有分教一反覆諫諍，暫息胸中之暗忿。斡旋匡救，轉疑肘後之不臣。正是：

雖驚真命遭無妄，自有高賢指隱機。

畢竟周主聽奏允否，且看下回自知。

第四十三回

苗訓決算服柴榮 王朴陳詞保匡胤

詩曰：

平地起風波，心驚奈若何。

諫辭終不聽，苦口視如無。



君心縱隱恨，臣命豈堪苛。

一朝免大禍，千古嘆同途。

世情多反覆，屬意在干戈。

話說周主憑了夢寐之事，要把趙匡胤斬首，並拿家屬一並問罪，以消隱忿。晉王柴榮百般苦奏，堅執不從。卻得王朴進言，以趙匡胤罪狀未著，豈可驟加以刑？當發與晉王柴榮，錄其情狀，暴於朝野，然後正其典刑，方為允當。周主聽了此奏，沉想一回，點頭允許，說道：「王先生所奏甚當。」即命將趙匡胤發與柴榮錄供，覆旨定奪。王朴同柴榮謝恩退步。金鐘三響，駕退還宮。柴榮謝了王朴，文武各散。

柴榮來至法場，令人放了綁。匡胤死裏逃生，同進王府，見了眾人，把朝中之事說了一遍。趙普聽了，驚駭不迭。鄭恩祇是怪叫，怒氣填胸，便把柴榮恁的埋怨，說道：「大哥，你做了一個王位，就叫你姑爹放了，有何難事？卻又這等薄情。」柴榮道：「愚兄極言苦勸，當今祇不肯聽，虧了王先生之奏，方纔暫允。」鄭恩道：「樂子祇要你設法救了他，便肯甘休。」柴榮聽了，無可奈何，祇得將好言安匡胤之心，說道：「二弟且免憂慮，放心回去，寬慰伯父母之心。待愚兄早晚進言，求姑母挽回，與你討赦，即無事矣。」匡胤乃是鐵錚錚的好漢，眼中著不得泥沙，怎肯說半句兒乞憐的話？便道：「兄長，小弟乃朝廷欽犯，天子對頭，若不住在王府，連兄長也不放心，此去或者逃亡，其罪便歸於兄長了，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小弟視死如歸，憑天發付，決不抱怨於兄長也。」當有趙普上前勸道：「公子不必驚憂，小可算來，諒無妨礙。目今聖上正在盛怒之下，若進言煩數，是更益其怒，便難平妥了。幸得王先生保奏，發在王府錄問，此便是緩兵之計，各位便好計議，從中斡旋。待聖心稍解，殿下再以緩言進勸，聖上豈有不釋然允許乎？」柴榮接口道：「先生之言，大有見地，賢弟可安心待之，決無礙。」說罷，命當值官備辦筵宴，與匡胤壓驚。鄭恩趙普相陪，四人共飲。正是：

強吞三五盞，勉解百千愁。

按下王府飲酒之事。

且說趙府家人把這件事情打聽明白，來到家中，報與趙弘殷杜夫人知道。那趙弘殷聞了，驚得魂飛魄散，心喪神傷。那杜夫人聽說兒子犯了大罪，命在須臾，似高樓失足，如冷水澆頭，大叫一聲：「痛殺吾也！」望後便倒。趙弘殷連忙扶住，祇見夫人牙關緊閉，氣阻咽喉。暈去半晌，方纔甦醒，淚如泉涌，大放悲聲，叫聲：「匡胤我的兒！你得禍逃生，飄流在外，非容易回來，猶如沙裏淘金，死中得活。我指望養老送終，披麻戴孝，誰知白白的空養一場，好似竹筐打水，祇落了空。」說罷，號啕大哭。那趙老爺把夫人扶坐在椅，用言相勸。祇見老院子跪下稟道：「今有晉王千歲打發一員差官來說，多多拜上老爺夫人，不必驚擾，不過五六日內，朝廷自有赦書下來，公子自然無事，差官現在外面，要見老爺。」趙弘殷道：「我乃漢朝臣子，不受新天子爵祿，怎好與來官相見？匡胤兒，你可出去，與來官同進王府。見了晉王，祇說我身子有病，不能親自叩謝。再看看哥哥，不知怎了？可速去速來，免使我懸望。」

匡胤領了父命來至前廳，見了差官。一同上馬到了王府，見了柴榮，致謝道：「家父感兄長之德，佑護家兄，特遣小弟前來叩謝。」柴榮道：「賢弟回去，多多拜上伯父伯母，但請放心，令兄多在愚兄身上，包管無事。」匡胤拜謝，因父命急迫，不敢停留，與匡胤略談幾句，辭了柴榮，回家去了。

當時柴榮雖與匡胤陪飲，其如心中有事，難以下咽，不過執杯相伴而已。看看天色將晚，柴榮立起身來，叫聲：「賢弟，愚兄不及相陪，暫且告別。」匡胤已知其意，說聲：「兄長請便。」柴榮往內去了。那匡胤談笑自若，全不介意，與鄭恩趙普祇是飲酒猜拳行令，好不興頭。

不說三人飲酒。且說柴榮回至房內，心中祇愁明日怎樣進朝覆旨，覺得心神不定，坐臥不安，睡在床上，翻來覆去，再睡不著，口內長吁短嘆，啞啞呻吟。聽那誰樓已是三鼓，正交半夜。纔要合眼，猝地裏心頭一跳，卻又驚了醒來。呆呆的對著殘燈，愁眉蹙蹙，神氣惶惶，口中嘆道：「我柴榮欲全大義，故把朋友保舉於朝，以表黃土坡結拜之情。誰知禍祿未來，禍患先作，父王與他竟成夢裏冤家，眼前讎敵，即欲加罪，置之死地。我再三苦諫，祇是不依。虧了王朴所奏，發在我處。若不設劃奇謀，如何得救匡胤性命？若是遲滯無策，明日父王竟把匡胤殺了，叫我怎見張羅鄭趙諸弟之面？」千思萬想，並無解救之方。不覺金雞三唱，紅日東升。這一夜工夫，把柴榮愁得形容憔悴，面目枯槁，不敢上朝覆旨，祇差官具本告病。

周主見了告病本章，心中大驚，忙忙退朝回宮，說與柴后知道。登時傳出旨意，命太醫院官前去看病，又叫心腹內官前去問安。柴榮暗托內官，求柴娘娘在周主面前與趙匡胤討赦。周主見柴榮有病，更值柴娘娘再三勸解，把那殺匡胤的心腸減去了一半。就在宮中發出旨意一道，把趙匡胤暫寄天牢，候晉王病愈之日，再行問明治罪。柴榮接了旨意，悲喜交集，免不得把匡胤送至天牢，瞞了朝廷，又把匡胤暗暗接回，藏在王府。那柴榮職居王位，執掌東宮，又是柴娘娘作主，內外大權，悉命東宮把握，因此大小朝臣，盡都趨附承歡，逢迎不暇，還有誰人敢說趙匡胤不在天牢、而在王府的話？這正是：

炎涼世態皆如此，冷暖人情孰不然。

彼時張羅二人聞知匡胤有難，齊來看視，弟兄五人坐在書房，商議救匡胤之策。正議間，祇見門官報進道：「啟千歲爺，外面有一道人，口稱苗光義，要見千歲。」趙普道：「殿下，那苗光義陰陽有準，禍福無差，善知過去未來，如影如響，乃當今之高士。殿下當以禮貌接他進來，問以救趙公子之策，諒彼決有方略。」鄭恩道：「這驢球入的果然口靈兒，算得恁準，樂子極歡喜他。大哥，快去迎接他進來，必有好處。」柴榮聽說，欣然立起身來，帶同鄭恩、張光遠、羅彥威、趙普等人，一齊行過了七間銀安殿，出了中門，來至府門，見了苗光義仙風道貌，柴榮先已歡喜，欠身相迎。鄭恩向前扯住了苗光義的手，說道：「口靈的妙算先生，樂子在平定州會了你，常常想念你的陰陽有準。今日你有緣到來，樂子快活殺了也。」說罷，一齊進殿，至書房中，連匡胤等六人，都與苗光義敘禮已畢。柴榮遜坐，苗光義辭

道：「貧道乃山野村夫，今來晉謁，禮當侍立聽教，豈敢在千歲駕前僭越賜坐？」柴榮含笑說道：「先生，孤久聞你陰陽有準，休咎無差，乃世之高士，自恨無緣常相會晤。今日仙師降臨，天緣相會，孤實有事相求，願聞區劃，先生若推辭不坐，孤家也不好啟口了，還請先生坐了，好待請教。」

苗光義不敢再辭，朝上謝了一聲，就位坐下，口稱：「千歲所言心事，莫非為著趙公子，朝廷不肯頒赦，要問貧道的吉凶麼？」柴榮聽說，心下訝然，想他推算多靈，今日果然應驗。將椅兒移過，執了光義的手，說道：「妙算先生，你早知孤家的心事，一定陰陽有準了。煩你與孤細細推尋，決斷其中就裏，若得二弟無事，孤家決當重謝。」光義躬身答道：「千歲且請寬心，趙公子月令低微，將星不利，有這幾日薄災，等他災退，自然無事。」柴榮道：「祇不知災星幾時可退？先生與孤說個明白，免得孤家憂愁無盡也。」光義道：「千歲，想那陰陽的道理，無盡無窮，變幻莫測，其中的精微奧妙，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大略人生於天地之間，總然扭不過命中八字。陰陽五行，造化機關，誰能轉捩？屈伸理數，要在順循。彼夫勉強行為，矯揉乖戾，徒益其禍耳，豈樂天知命之士哉，即趙公子目下命中不順，亦是理數當然，命運所定，千歲縱焦勞百出，恐亦無補於事。雖無不測之虞，而亦不能驟然安妥，等待災退難滿，自有機會。千歲今日下問幾時災退，貧道不說，千歲決不放心，貧道若說了時，又恐洩漏天機，得罪於鬼神，必遭譴責，於千歲亦有所不利。然貧道受千歲禮遇之隆，雖不敢不說，亦不敢全說，祇好略露一二，以見凡事多有定數也。但祇可千歲一人相聞，不可使第二人知，庶合露而不露之意。」說罷，立起身來，附了柴榮之耳，低低說道：「如此這般，方得趙公子免其大禍，而亦可永息外鎮之患矣。」柴榮聽說，將信將疑，沉吟未決。光義道：「千歲不必狐疑，但當靜候，不消六日，管教便見分曉也。」

柴榮依言，遂差人往朝中打聽消息。一面分付排宴款待，就留住苗光義在王府，早晚盤桓。一連過了四日，不見動靜。到了第五日，打聽的差人前來回報：「啟千歲爺，今日朝中有各鎮諸侯差官到來，上表稱賀，惟有潼關高行周不見有本。」柴榮聽報，暗暗稱奇：「苗光義果是陰陽有準，推斷無差。」叫聲：「先生，數雖應了，祇恐孤家進朝，此事做不來，如何處置？」光義道：「理數已定，千歲放心做去，自有能人保本，決無妨害。快去快去。」

柴榮聽了，分付當值的備馬，遂別了匡胤等眾人，忙忙上馬，出了王府，穿街過巷，來至五鳳樓，進了東華門，下馬而行。走過九間殿，又過了分宮樓，至內宮候旨。正值周主在宮看那各鎮諸侯稱賀的表章，翻來翻去，不見有金斗潼關高行周的賀表，心下又怒又懼——怒的怒他不來上表，畢竟有不臣之心，欺藐君上，懼的懼他既不實服，一定有謀反之意，想他智勇兼全，名聞天下，滑州之戰，幾乎喪膽，他若舉兵而來，誰能抵敵？因此懷憂。正在思想，見有宮官跪下奏道：「啟萬歲爺、國母娘娘，晉王千歲在宮門外候旨。」柴娘娘道：「快宣他進來。」宮官傳了旨意，柴榮進宮朝拜請安，平身賜坐。柴娘娘道：「我兒，你病體可好了麼？」柴榮道：「臣兒還未痊可。」柴娘娘道：「你病尚未愈，進宮來有何事？」柴榮道：「臣兒一則進宮問安，二則有樁大事，要奏知父王。」周主道：「王兒有甚大事？奏與我知。」柴榮道：「臣兒遵旨養病，適有報馬報稱，潼關高行周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不日兵上汴梁，聲言要與漢主報讎，為此臣兒帶病來奏，望父王早為定奪。」周主聞奏大驚道：「怪道這賊不來上表，原來果有反叛之心，如何區處？」柴榮又奏道：「那高行周與臣兒有不共戴天之讎，銜恨已久，因他父子驍勇無敵，不能與先人報讎雪恨。如今老賊操兵練將，要上汴京，聲勢甚大，難與為敵。依臣兒之見，父王即當命將興師，往彼問罪，先聲所至，可以不戰而定，所謂先發制人，易與為力之道耳。」周主道：「王兒所奏甚當，但諸將之中，誰可領兵當此大任？汝試擇焉。」

柴榮道：「臣兒聞欺敵者敗，怯敵者亡。今觀在朝諸將，皆非高行周之敵，蓋有滑州之役，恐其懼怯而債敗也。」周主道：「似此誰人可使？」柴榮道：「臣兒保舉一人，堪稱此職，決能與父王分憂，可望成功。」周主道：「汝保何人？」柴榮道：「臣兒所保之人，乃當今之豪傑，舉世之英雄，恐父王不肯開恩，赦彼罪名耳。」周主聽罷，微微笑道：「王兒，你今所奏，莫非有心要保那紅臉賊麼？這卻萬萬不能。」柴榮復奏道：「父王，那趙匡胤刀槍精通，弓馬嫻熟，有大將之才，堪為國家之用，父王命之為將，領兵前去，若匡胤無能，死於高賊之手，就如殺他一般，可消父王之怒矣，若匡胤此去得能擒拿老賊，一來便與國家除了大害，免其後患，二來可報臣兒先人之讎，更可便匡胤將功折罪。此一舉而兩得，公私兼盡之策也，望父王允允。」周主聽奏，沉思了一回，說道：「王兒且退，明日早朝，再當定議。」柴榮總不肯退，祇是苦切相求，委曲陳奏。當不得柴娘娘又在旁邊攛掇，說道：「社稷為重，隱忍宜輕。陛下還該赦趙匡胤之罪，命他領兵速上潼關，剿除叛逆為是。」柴娘娘這兩句話，又把周主要殺匡胤之心，已減去了八九，說道：「明日候旨。」

柴榮謝恩回宮，回至王府，見了眾人，把這話說了一遍。眾人驚喜交集，說道：「雖蒙大哥這番回天之力，皇心轉移，究竟不知明日凶吉何如。」柴榮道：「不妨，皇上已有允許之意，諒無翻變，設或不然，愚兒願以微命殉之，豈敢偷生於人世耶？」苗光義道：「殿下勿憂，諸公亦請放心，理數已定，明日包管無事。」眾人將信將疑，不敢多說。看那匡胤歡笑自如，絕無驚憂之態。當時柴榮分付備酒，排設於書房之中。現在七人，序次坐下，閑談今古，共飲醇醪。祇因未判吉凶，藉此以為解悶消愁而已。正是：

一事未經言下決，數杯且盡眼前歡。

次日，周主駕設早朝，受文武百官朝拜。周主問道：「今潼關高行周不遣官上表，陰蓄不臣之心，指日兵上汴京，汝等眾卿，有何良策，以助寡人？」言未已，有晉王柴榮上殿山呼，保奏趙匡胤為將，領兵征剿潼關，必能建績。周主道：「朕的強兵猛將，亦復不少，王兒何苦一心保他？且這賊乃朕之讎人，朕若誤用為將，倘彼生變，不幾自造其威乎？此奏未妥，難以施行。」祇見樞密院王朴上殿，進禮稱臣，叫聲：「陛下，晉王所奏甚是。陛下暫赦趙匡胤之罪，命他帶罪立功，祇許領兵三千，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得勝還朝，將功折罪，若有失機，兩罪俱發，總然不出陛下之所算也。」周主道：「倘趙匡胤此去，半途生變，反投高行周，便自如虎添翼，愈益其敵，此事怎了？」王朴道：「臣朴願保匡胤立功，決不反投高行周，倘若有變，臣甘抵罪。」周主道：「既先生所奏，與王兒相合，諒是無妨，朕當允議。」遂在龍案之上，親寫了一道旨意付與。晉王柴榮與王朴各各謝恩。周主駕退回宮，文武各散。那王朴是個能人，善曉陰陽，算定匡胤此去，路上自有收留人馬，不必多付，所以祇奏三千，若奏多了，周主心疑，便不能救了，況高行周雖然威鎮潼關，父子梟勇無敵，手下雄兵十萬，戰將極多，其如壽命不長，難存於人世，匡胤此去，適逢其會，便可成功。閑話休提。

祇說當時柴榮領了旨意，回府見了眾人，先與匡胤恭喜過了，然後將旨意開讀，祇見上面有兩句：「領兵三千，速上潼關擒高行周，回京定奪。」祇唬得柴榮面如土色，舉止無措，一把扯住了苗光義說道：「先生，二弟雖然救了，那旨意上祇付三千人馬，前去征剿。據孤家看來，此去祇有輸，沒有贏。那高行周排兵布陣，引誘埋伏，件件皆精，況其子高懷德勇冠三軍，萬夫莫敵。孤家前在滑州，與他打過幾仗，被他鞭打史彥超，槍傷王峻，殺死人馬無算。這般利害，人所共知。今二弟雖是英雄，祇叫他匹馬單槍，如何去得？孤家於心不安。不知先生有甚良策？」苗光義道：「理數已定，千歲何必多慮？況貧道已先說過，時來運來，趙公子從此以後，大運亨通，該與王家出力，建立功勳。此去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到那裏福至心靈，災消晦退，正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千歲但當靜以待之，方信貧道之言不謬也。」柴榮道：「先生言雖容易，其如孤心終不能安，奈何？」光義道：「貧道有一譬喻，當為千歲言之，其疑可立決矣。」柴榮拱手請教。苗光義從容分說出來，有分教——歷年嘍卒，盡為帳下雄兵。前代良臣，頓作冥中厲鬼。正是：

饒君總有冲天志，難出其中玄妙機。

畢竟苗光義說甚譬喻，且看下回自知。

#### 第四十四回

宋太祖帶罪提兵 杜二公擊眾歸款

詞曰：

遊子歸鄉，未得晨昏定省。時當非患，此身幾入阱。為有不臣，用是立功邊境。風塵土馬，旌旗影影。

路接英豪，添助軍容盛景。初來鴻運，抵掌同酬慶。天假良緣，更值乘龍欣幸。克成懋績，纔揚本領。

#### 右調《傳言玉女》

話說柴榮見匡胤罪雖赦了，但周主祇發三千人馬，要他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將功贖罪，心中不勝驚懼，向苗光義求問計策。光義道：「千歲何必多慮？凡事有興有敗，數理所該，莫可勉強，憑你好漢英雄，都扭不過天象。即如那諸葛孔明，具內聖外王之學，有神出鬼沒之機，鞠躬盡瘁，難脫秋風五丈原。項羽有拔山之勇，舉鼎之能，暗啞叱吒，千人自廢，一朝勢去，自刎烏江。古來多少英雄良將，機逢勢盛多興旺，運退時衰沒主張。貧道夜觀乾象，見高行周命星昏慘，惶惶欲墜，料他不久於世，已是無能。今趙公子但當鼓勇前去，相機而行，不過兩月之內，高行周一定身亡，而公子能建不世之功也。」光義說到了這一句，祇見匡胤在旁哼哼冷笑，叫聲：「苗光義，你這牛鼻子的道人，你自恃其能，說這許多謊話，恁的天花亂墜，惑亂人心。我此去得勝回來便罷，若不得勝，不把你腿筋兒打斷，我也不姓了趙。」苗光義聽說，亦大笑道：「趙公子，你聰明了一世，懵懂在一時。你此去若應了貧道之言，殺了高行周，得勝回朝，那時莫說要打貧道不好下手，祇怕還要重謝貧道哩，若殺不得高行周，自己性命已喪潼關，怎能回來把貧道的腿筋打斷？公子但請放心前去，自可成功。貧道祇在王府等候捷音，奉陪賀功筵席。況且別人領兵去，還割不下高行周首級，公子你與他是前世冤家，今生對頭，一定不移之理，無用多慮。」匡胤聽了，便不言語，暗想：「高行周祖傳花槍，人不能敵，乃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鐵槍王彥章尚且喪在他手，何況於我？我如今也顧不得了，為人在世，豈可貪生怕死，束手自斃？譬如得罪而死，死之無名，不若戰死沙場，名傳後世。」主意定了，叫聲：「大哥，快去挑選人馬，小弟明日就要起身，那怕高行周有三頭六臂，與他拼一拼，除死方休！」柴榮聽言大喜，即刻往教場點選三千精壯人馬，付與匡胤。

匡胤將人馬駐扎定了，回家來辭別父母。祇見趙弘殷默然無語，面上生嗔。杜夫人終是姑息，見了匡胤，眼中流下淚來，叫道：「我兒，你回來了麼？」匡胤道：「正是，孩兒回來了。」那趙弘殷疼在心頭，惱在臉上，用手指道：「不肖子，我幾次三番叫你休要惹禍，饒了我兩口兒老命，你偏偏不聽，連次招災，帶累父母擔憂受怕，今日還要你來做甚？快些出去，莫要在此。」匡胤道：「爹爹母親，周天子雖然赦了孩兒的罪，卻叫孩兒帶罪提兵，刻日上潼關擒拿高行周回來，將功折罪，明日就要起身。為此，前來拜別父母。」杜夫人聞言，放聲大哭。那趙老爺雖然惱怒在心，聽說周主命他上潼關剿拿高行周，明日就要起兵，祇唬得泥丸宮失了三魂，涌泉穴走了七魄，免不得眼中也便流淚起來，叫道：「匡胤我的兒，我空養了你一場，你此去兵上潼關，凶多吉少，祇怕今日一見，以後再不能會面了。」說罷，哽咽淒楚，不住咨嗟。匡胤道：「爹爹，那高行周不過也是一個人，須不是三頭六臂，直恁如此怕他？」趙弘殷喝聲：「咄！畜生胡說！那高行周深明韜略，善曉天文，行兵如孫子，擺陣似太公，一條槍傳名無敵，馬前課能斷吉凶，聞風知勝負，嗅土曉輸贏。你這冤家分明是小螞蚱行嫌路窄，雛鷹初舞恨天低，你豈是他的敵手？惟有送死而已。我今沒有別說，祇有幾句要言分付你，你兵上潼關，須要牢牢緊記，依我而行，或者性命可保，重回故土。你當聽著：

沿路休傷百姓，天晚先要安營。

拔營須看日出，安營貴在康平。

晝夜當防劫寨，傳更分外嚴明。

低處須防放水，窄處防火攻營。

出兵須看黃道日，打仗還宜佔上風。

追將提防埋伏計，回營準備後來攻。

行周詭計多莫測，善於引誘挫人鋒。

勝敗雖然難預定，聽天由命賴神聰。

此乃行兵要訣，汝當緊記而行，切勿自恃血氣之勇，誤了大事。」

匡胤受命訖，即叫道：「爹爹母親，孩兒此去，多祇半年，少祇四月，自然得勝還朝，無煩二親挂念。孩兒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就此拜別。」說罷，叩了四個頭，辭別父母。那杜夫人放聲大哭，扯住了匡胤，難解難分，真是生離死別，人間最苦之事。那趙弘殷叫聲：「夫人，你也不必悲傷，孩兒身負大任，不宜阻隔，待他去罷。」夫人聽說，祇得放了手。

匡胤流淚辭別過了，舉步到後房，來別妻子。那賀金蟬聽得丈夫出兵遠去，心下十分憂愁，正見匡胤進來，連忙接至房中，見禮坐下。金蟬道：「丈夫，聞知朝廷赦了罪名，又要提兵遠出，使妾不勝驚恐。此去但願神明相佑，早早奏凱回兵，妾願頂禮三光，酬恩家廟。」匡胤道：「賢妻不須多慮，卑人進來，因有一事相囑，那堂上雙親年老，早晚侍奉，全仗賢妻勤勞照應。」賀金蟬道：「此乃賤妾分內之事，不必叮囑。」說罷，夫妻同出房門，來至廳前，金蟬住步。

匡胤別了妻房，又往堂上重辭父母。見了匡義，一手執住，叫聲：「兄弟，為兄此去，兵上潼關，凶多吉少，倘然身喪高行周之手，祇愁父母年高，仗你孝養。嫂嫂年輕，叫他嫁人，免得終身不了。」匡義聽言，滿眼流淚，叫道：「哥哥放心前去，但願逢凶化吉，改禍成祥。」說罷，送出大門。

匡胤上馬，來至王府，已是下午時分。柴榮預備餞行酒席，擺在書房，專待匡胤進來坐席。當時柴榮、匡胤、鄭恩、張光遠、羅彥威、趙普六人，依次而坐，惟苗光義不用葷饌，另外設一素席。彼此舉觴共飲，執箸同餐，席間又說了许多行兵的說話。看看天晚，又飲了一回，方纔撤席，各自安歇。

次日，匡胤辭別眾人，帶領那三千人馬，同了鄭恩，發炮起行，出了汴梁城，望潼關大路而走。路過昆明山，收了董龍董虎，得了嘍囉兵八千，共有一萬一千人馬，合兵一處而行。於路又從張家莊經過，知得張太公已死，匡胤便令從軍準備祭禮，往靈前祭奠一番，以盡子婿之禮。奈張太公在日，有了偌大家私，並無子息，更無宗族親黨。匡胤即時叫齊了奴僕家童，擇了一個忠厚老成的管家，叫他掌管田園，主奉祭祀，餘人不許侵凌玩忽，都要勤儉遵依。眾家人遵命而退。匡胤分遣已定，即便起身，率兵望前而進。有詩證之：

董家無敵八千兵，向化從行軍令明。

更有多財絕裔者，選能主事合公平。

大軍在路，浩浩蕩蕩，望潼關進發，於路不犯秋毫。正行之間，有探馬報道：「前面有高山阻路，大兵不可前行。」匡胤聽報，傳令安下營寨，問向導官道：「前面這山叫甚名兒？」那趙匡胤帶罪領兵，周主尚未封職，手下眾人不好稱他老爺，又不好稱他元帥，祇得稱呼一聲主爺，其意以為領兵之主而已。當時向導官稟復，尊稱一聲：「主爺，前面這座山，名為太行山，極是高絕險峻的去處。」匡胤聽說是太行山，想道：「母舅杜二公在山上，稱為抹穀大王，不知近來行止如何？我何不上去相會一遭，便見分曉。」遂謂鄭恩道：「三弟，這山上乃是我母舅在上駐扎，手下兵馬極多，你可與二董將軍守住營寨，待愚兄上山去，與他借些人馬，湊聚大隊，好上潼關與高行周對壘。」鄭恩應諾，便與董龍董虎看守營盤。匡胤獨自一個空身上馬出營，進了山口，隨馬緩緩上山。但見那太行山恁的十分景致，但見：

松柏秀參天，澗溪流逝連。

獐狍隨往返，麋鹿任遊閑。

狡兔營三窟，豺狼縱一煙。

仙禽飛似舞，鸚鵡巧能言。

最愛泉中物，皎然似雪練。

此時正當秋天氣，草木猶青，山卉尚艷，山景有色，令人賞玩不置。匡胤正看之間，聽得鑼鑼響處，見盤道上有數十個嘍囉，要把柵木打下山來。匡胤著急，慌忙喊道：「你等嘍囉兵，休要打下！快去報與抹穀大王知道，說有東京趙公子到來，要求相見。」那嘍囉望下看來，見匡胤頭上紅扎巾，身穿綠戰袍，面如重棗，鬚似鋼針，坐著那火塊般的赤馬，體高調良，越顯得匡胤人材異特，相貌魁偉，又是認得寨主，不知甚麼來歷，不敢怠慢，飛奔上山，至分金亭前跪下稟道：「啟大王爺，山下來了一個紅臉大漢，單人獨騎，口稱東京城內的趙公子，要見三大王的。請令定奪。」杜二公聽報，便對威山大王巡山太保說道：「這來的公子，就是小弟的舍甥，名叫匡胤，表字元朗。為人極有仁義，他在關西五路，算得一條好漢。今日前來，定有緣故。敢屈二位山主同小弟下山，接他上來，問他因甚到此，倘若無事，便好盤桓。不知二位寨主意下如何？」巡山太保道：「賢弟，你去年在千家店抹穀之時，把你打了一頓的，可就是這位令甥麼？」杜二公笑道：「實不相瞞，小弟見教的，正是這位賢甥。」巡山太保道：「怪道要我們同去接他，原來是賢弟的上風，我們自然該去。」威山大王道：「愚兄久聞令甥是一位英雄豪傑，去年賢弟被打時，愚兄就要接他上山。不道他恁早去了，不能相會，此心常自快快。天幸今日到來，正愜予懷，禮該相接。」遂分付嘍囉大開寨門，灑掃迎候。三位大王齊下山去，把匡胤迎接上山，至廳上見禮已畢，各各坐下。

先是匡胤與杜二公敘了些甥舅的話頭，然後動問二位寨主尊姓貴表。那趙匡胤乃是九朝八帝班頭，天大的福分，又是鴻運初來，暗裏能夠致人恭敬。當時問得這一聲，那二位大王便躬身立起。威山大王道：「公子，在下姓李名通。這是義弟，姓周名霸。俱是涿州人氏。因與勢家有讎，一時忿怒，行凶打死了人，奈官司逼迫，無處安身，祇得逃到此山，權為落草，祇圖苟且存身，實非中心所願。」匡胤道：「原來二位寨主多是英雄好漢，有此本領。可惜埋沒於綠林之中，誠美玉韞藏，明珠蒙滓。今趙某不才，奉旨提兵，上潼關剿除叛逆，大兵現在山下駐扎，因慕二位寨主英名，謹

來晉謁。二位若肯棄邪歸正，一同趨某前去立功，將生平志願，報效朝廷，博取富貴功名，耀祖榮宗，封妻蔭子，豈不美哉？如若安心落草，恐非終身事業。未識二位寨主尊意以為何如？」那李通周霸聽了這番勸諭之言，不覺鼓動了壯年志氣，撥開了陰晦烏雲，心中如雪亮一般，又感激，又歡喜，開言答道：「某等素有此心，因無路可進，故此權避山林。今蒙公子開諭，不棄我等鄙夫，願歸麾下，聽從指使，一同前去殺賊立功。」匡胤大喜道：「既承二位相許，明日就要起身。不知山寨裏有多少人馬？煩二位傳令於他，願去者去，不願去者聽其自便，不必相強。」二人領命，一面查點嘍兵，一面收拾糧草，又分付備酒在分金亭內款待匡胤。

看看天色已晚，匡胤便要告別下山。杜二公用手扯住道：「賢甥且慢。自從你舊年別後，我把你外婆舅母表妹一同搬上山寨裏居住。我等兄弟三人名雖落草，實是替天行道，義取人財，倒也兵精糧足，靠天的十分興旺，皆出賢甥良言所致。但你外婆常常惦念你，可隨我進去看看，且過了一宵，明日下山罷。」匡胤聽說外婆舅母俱在山上，連忙立起身來，別了周李二位，隨了杜二公，來到後寨，拜見杜老太太與褚氏舅母。敘過了家常的話，褚氏便問：「外甥，你今從那裏來？」匡胤道：「甥兒從東京來，如今奉旨，兵上潼關，剿除叛逆，特來請舅母同行。」太太道：「我兒，你父母在家可好麼？」匡胤道：「俱備平安，祇是母親常念外婆舅母，無由得見，以是為憂。」

說話之間，褚氏又命丫鬟請出麗容小姐來，與匡胤相見了。那杜二公又設了酒席，款待匡胤。長幼序次坐下，麗容便要回房。褚氏道：「我兒，這是你姑娘之子，嫡親表兄，況是舊年見過一次，還要躲避怎的？可就在我肩下坐著，陪你哥哥飲一杯。」麗容不敢違命，祇得坐下。那匡胤前次相見，尚未細觀，不過略睹姿容，見其母女不同其貌，已是暗暗驚異。今日同在席上，留心偷覷，方覺嬌姿絕世，美貌無雙，乃天上之嫦娥，人間之艷麗也。有《臨江仙》一詞以贊之：

柳葉眉彎新月，秋波盼兮傳神，芙蓉出水色嬌勻。安排碎白玉，映襯點朱唇。鑲嵌珍珠遍插戴，衣衫鮮艷層層，天然美貌一佳人。香醪遞口飲，春筍把杯擎。

那杜麗容有西宮貴妃之福，雖然同在飲酒，不避嫌疑，然其舉止安敦，自有一般貞靜幽閑之度，所以匡胤見了，暗暗敬羨。當時至親五口兒飲至更深，杜二公纔命撤去殘席，起身送匡胤到西書房安歇，甥舅各道了珍重。

杜二公回轉身來，同褚氏候太太睡了，然後回房。夫妻正要安睡，祇見丫鬟慌慌張張跑進房來報道：「二爺，不好了，西書房火發了！」這一聲報，登時把杜二公夫妻唬了一跳，即忙一同奔出房來，在書房中去看火。有分教——親上加親，運中行運。正是：

旌旗到處人皆服，土馬臨城敵自休。

畢竟書房中怎的火發，且看下回自知。

#### 第四十五回

杜二公納婿應運 高行周遣子歸鄉

詞曰：

軍旅盤桓山渚，憶念思千縷。不作孤鴻去，假良緣，長者許，紅線聯翠羽。欣相聚，擬作休征，功遍宇。旌旗到處，磨厲以須自裕。誰實矜張，勢殺徒遺淒楚。已是天涯多間阻，回顧斜陽，且待後舉。

右調《隔浦蓮》

話說杜二公送趙匡胤到西書房安歇了，復回身來，候母親睡了，然後夫妻回房。正要寬衣，見有丫鬟來報，西書房火起。杜二公驚得心慌意亂，開門不迭，拉了褚氏，急忙忙奔至書房門首，那裏見有半星的火影兒？祇見一塊紅光罩住在書房屋頂上。夫妻各向門縫裏張看得親切，祇見匡胤睡在床上，安安靜靜，那頂門透出一條赤色真龍，口中不住的在那裏吞吐火焰。二人不敢出聲，看了一回，悄步轉身，回頭看那屋上的紅光，兀是像火發的無異，心下各自驚奇，又是歡喜。回至房中，分付丫鬟，不許到西書房去驚動大爺的安寢。

夫妻二人坐下，沉想了一回，褚氏開口道：「當家的，我看趙家外甥頂現真龍，必定後來有皇帝之分。」杜二公點頭道：「賢妻，我一向要對你說，祇因山寨事煩，不曾與你知道。舊年在中秋節後，有一道人叫做苗光義，他上山來與我相面，原說我家的外甥是個真命之主，叫我招聚兵馬，積聚糧儲，日後助他成事，我尚未信。不想今夜目睹其兆，果應他言，此子後來必為天子無疑了。但此事祇可你知我知，不宜洩漏。」褚氏道：「說也奇怪，我昨夜睡到三更，得了一夢，夢見一個道裝的白鬚老人，手內拿了一本簿子，含著笑臉，對我說道：『你女兒麗容有后妃之福，須要加意撫他。當記真龍出現，便是貴婿。』那時我對他說道：『我們乃綠林之輩，生的女兒焉能有后妃之分。』那老人道：『你若不信，可隨我來，與你一個證見。』我夢中便跟了他走。走到一個去處，見有許多高大的宮院，都是金裝玉砌，分外齊整，那宮裏的擺設富豪，從來不曾見的。又見兩旁立著許多綵女，中間坐著一位宮裝打扮的美人，甚是華麗。當家的，你道中間坐的是誰？」杜二公道：「賢妻，你做的夢，我怎的知道是誰？」

褚氏道：「卻不是別人，原來就是我的女兒。其時我見了女兒，想他怎麼到得此地？正要進去問他，不道被你一個翻身，把這骨朵兒雙足登了我的肩窩，驚了醒來，正聽得外面嘍囉纔打四鼓。你道這夢奇也不奇？」杜二公呵呵的笑道：「這夢做得果奇，祇是可惜我翻的身兒不好，驚醒了你，累你不得問明女兒，也同在那裏享福。這都是我的足兒無禮，你當問他一個大大罪名。」褚氏聽罷，也笑將起來，啐了一聲道：「你還要說這趣話，我想昨夜做的夢，與今日見的真龍，他兩下莫非果有姻緣之分？我們到了明日，何不把女兒當面許了他，他日後做了皇帝，我與你怕不是個國丈皇親？也得個下半世威顯些兒。」杜二公道：「聞得外甥在東京已做過親了，怎好又把女兒許他。」褚氏道：「原來你是個呆子。那皇帝家有三宮六院，富貴家有三妻四妾。日後正宮雖然沒分，我女兒偏宮是一定有的，你怎麼說出這呆

話？」杜二公道：「賢妻莫要性急，我本早 有此心，猶恐你說的不真，故此假言以試耳。既然你我同心，明日便請母親說合便了。」褚氏大喜道：「這便纔是。」於是夫妻商議已定，睡了一宵。

到了明日，夫妻起來。同到太太房中說知此事。太太大喜，便叫丫鬟到西書房去請 公子進來。丫鬟答應一聲，往外便走，去不多時，已把匡胤請了進來。匡胤先請了安， 然後問道：「外婆，呼喚孫兒，有何分付？」太太道：「我請你進來，別無他事，因有 一言與你商量，祇是你要依的。」匡胤道：「外婆有甚話講，孫兒無有不依。」太太道：「我兒，祇因你母舅尚未有子，祇有表妹，年當十五，意欲招你為婿，你莫要違了他的美意。」匡胤道：「原來如此。祇是孫兒有過了親事，外婆所知，怎敢再屈表妹？」 太太道：「你這孩子，原來也是糊塗，你難道不曉得皇帝家有三宮六院，富貴家有一妻 二妾，何況於你，這是你母舅舅母愛你，故把表妹相許，他倒肯了，你倒不肯！」匡胤 道：「非是孫兒敢於違命，一則不得父母之命，二則軍務在身，怎敢及於私事。但蒙二 位大人錯愛，且待班師之日，稟過了父母，然後下聘。」褚氏猶恐走脫了這個皇帝女婿 ，即便說道：「甥舅至親，等甚麼父母之命，誰耐煩到班師之時，外婆做主，也不消甚 麼聘禮，你祇消留下一物為定，便是無改無更的了。」匡胤道：「舅母雖如此說，但甥 兒奉旨提兵，身邊並無一物，奈何？」褚氏聽說，把眼兒望著匡胤周身的駿，見匡胤身 上有一個玉鴛鴦，即便伸手過去，摘了下來，執在手中一看，說道：「就是他罷。」杜 麗容該有西宮之福，又值褚氏有心配他，自然易於玉成其事也。有詩為證：

偶然濃睡現真龍，觸起三更夢裏容。

意決心專誠作合，姻緣何論水山重。

當下匡胤辭別了外婆舅母，同杜二公出來至廳上。與李通周霸相見了。李通分付安 排早飯，大家用了。然後點撥人馬，選了五千精兵，跟隨匡胤下山。其餘不願去的，都 在山上，仍舊守把巡邏。其山寨事務，交與褚氏掌管。李通分撥已定，便同周霸杜二公 領了五千人馬，隨匡胤一起下山，來至大營，合兵一處，共有一萬六千人馬。三將又與 鄭恩二董各各相見。匡胤傳令，放炮起行，大軍竟望潼關大路而來。此言慢表。

卻說高行周自從滑州回兵，到了潼關，心神不定，帶病在身，終日在帥府靜養。公 子懷德侍奉伏事，寸步不離。一應大小政務，悉委副帥岳元福掌管。當時不上三個月日 ，得報郭威兵破汴梁，逼死漢主，已經踐位東京，更改年號。高行周聞了此報，默然不 語。又過了幾日，周主詔書頒行天下，凡是外鎮諸侯，皆要上表稱臣，加官進祿。若有 抗違不遵旨意，即以謀逆定罪。高行周看了詔書，心中火起，怒髮衝冠，罵一聲：「老 賊！你弑逆君上，篡奪天位，身負彌天大罪，還敢放肆藐視天下諸侯，你富貴眼前，罵 名萬代。我高行周受了漢主爵祿，不能與主報讎，已為不忠，怎敢改變初心，稱臣於篡 賊，有玷我平昔威名。」高行周說到此處，不覺怒氣填胸，登時發暈。老夫人與公子見 了，心下著忙，即便兩下攙扶住了，急令丫鬟取湯水灌下。高行周暈去有半個時辰，方 纔漸漸甦醒，長嘆一聲，說道：「我欲兵上東京，與主報讎，怎奈劉主洪福已盡，老賊 當興，恐不能扭轉天心，徒然損將折兵，終為無補。如我不去討賊，不惟遺笑於天下諸 侯，又恐日後史筆流傳，說我高行周枉為一世之英雄，畏刀避箭，尸位素餐，既不能與 主報讎，復不能盡忠死節，豈是為臣之理。」左思右想，總然想不出半籌計策。此時心 神昏曠，主意全無，祇得和衣睡在榻上，閉目凝思。

彼時又過了幾日，忽然想道：「我高行周總是無能，到了這個時勢，還要想甚麼計 ，尋甚麼策？既是食人之祿，但當盡己之心，纔是做臣子的道理。但吾盡吾心，理上該 當。祇孩兒懷德，他尚年幼，況未受職，如何也叫他遭其無辜？我不如打發他母子回轉 山東，務農過日，也可延高氏一脈，一則全了吾威名大節，二則不致覆滅宗嗣。」主意 已定，開口叫聲：「懷德，為父的食了漢主之祿，雖君不在，理該為國守土。但天意已 定，也不必說了。總之有死而已。祇是你未受君恩，在此無益，你可收拾行裝，同你母 親回到山東祖基居住，自耕自食，也可過日。日後倘得你兄弟回來，須是和睦友愛，孝 養汝母，以盡天年，就如事為父無異了。」原來高行周所生二子，長名懷德，次為懷亮。那懷亮自幼失散，未見蹤跡。當時懷德稟道：「爹爹既要保守潼關，為漢主復讎，孩 兒理當在此，添助一臂之力，怎麼倒叫孩兒同了母親回歸鄉井起來？況爹爹抱病未痊， 尚宜調養，若孩兒去了，誰人侍奉？在爹爹未免舉目無親，於孩兒失了人子之分。此事 恐有未便，還請爹爹三思。」行周道：「吾兒，你言雖有理，但大義未明，皆由你年幼 未學之故。為父的為君守土，乃為盡忠。汝為子的不背父言，便是大孝。今我病雖未痊 ，諒無妨害，即如郭威，料他也不敢提兵犯境，自取敗亡。我意已定，汝不必多言，快 須收拾前去。」懷德見父意已決，不敢有違，祇得收拾行裝，備下車馬。次日，辭別了行周，出帥府上路，夫人乘車，懷德坐馬，母子二人，竟望山東進發。按下不提。

單說高行周自從打發他母子去後，又過了幾日。這日正在後堂門坐，打算保土復讎 之策。忽聽關外炮響連天，早有探子報進府來：「啟帥爺，今有周主差點人馬，來征潼 關，現在城外安營。請令定奪。」高行周聽報，默然不語，想那周主那有能人？並無戰 將，興此無益之兵，自討其死。分付左右賞了探子，回歸汛地。不一時連有兩次報進府 來，祇激得高行周咬牙切齒，怒目揚眉，指定了汴梁罵道：「郭威的篡賊！你安敢欺我 有病，發兵前來犯我城郭，藐我英名！常言道虎瘦雄身。老賊啊，你此番錯認定盤星 ，打算差了主意，祇怕你整兵而來，片甲無回。」遂傳令出去：「關上添兵把守，晝夜 巡邏，不許懈怠。又要多備灰瓶子，防他攻城。待計議定了，出兵殺賊。」中軍官答 應一聲，領兵去了。高行周又差探事人，暗暗出城打聽那領兵的是何人，叫甚名字。探 事人得令，潛出城去，打聽明白，進城已是天晚，忙進帥府回稟道：「啟元帥，那領兵 官本身尚無官職，乃是漢主殿前都指揮趙弘殷的大公子，名叫匡胤。打探的確，謹來稟 復。」

高行周聽了領兵的是趙匡胤，不覺吃了一驚。那高行周乃當世一員虎將，出兵會陣 ，不知見過了多少能人，怎麼今日聽了趙匡胤領兵，便心內吃驚？祇因高行周又有一件 絕技，甚是驚人，乃是麻衣神相。少年時熟習其法，研究精微，不拘誰人，經他看過， 便曉得生來壽夭，一世榮枯，相法如神，從無不準之理。又是與趙弘殷同為一殿之臣， 也曾見過匡胤，看他有帝皇之福，具大貴之相，所以聞了他領兵，心下吃驚。當時發遣 探事人出去之後，悶坐後堂，低頭思想：「若是別人領兵，那裏在我心上？誰知是他前 來，他命大福長，與他會陣，必有損將折兵之禍，斷難取勝。這般看來，果是天意該當 滅我，所以領兵的遇了大貴之人，正值我患病不能征戰，如之奈何？」短嘆長吁，並無 一策。到了晚上，秉燭進房，睡臥不安，心神撩亂。側耳聽那更鼓，正打三更。披衣起 來，步出房門，至天井中，抬頭觀看天象。祇見明星朗朗，正照周營。自家主星，慘淡 無光，搖搖欲墜。心中一驚，氣往上沖，被那金風逼體，冷汗淋身，不覺一時眼昏頭暈，站立不住，急將身軀靠在欄杆之上，靜息片時，方纔心定神安。便叫答應的人攙扶進 房，眠在軟榻之上，閉



目靜養。正是：

運至人欽吾，時衰我懼人。

我非真懼彼，彼自有驚人。

卻說匡胤人馬到了潼關，安下營寨，準備次日交戰。不想連過了十日，並不見城中發出一兵一將，心下甚是疑惑，打發細作人暗暗的往四處探聽，恐高行周暗調人馬出城，安排姦計。細作打聽的實，回報各處都無動靜，匡胤方始安心。欲要選兵攻打，無奈路窄難行，徒然費力。因這潼關乃是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之地，路道狹窄，不便攻圍，所以叫做雞鳴三省，金斗潼關，一人把守，萬夫難入，乃是一個險要的去處。

匡胤見攻打不便，又不見高行周出城會戰，心中焦躁起來，便罵道：「苗光義這牛鼻子的道人，他在王府中恁般胡言亂語，說我運至時來，逢凶化吉，又說我兵上潼關，便能戰勝，怎麼到此已有十餘日，不見高行周的兵馬出來？這不是他隨口謊言，騙人之局麼？」鄭恩道：「二哥，你不要性急，那口靈的苗先生，算來絲毫兒都是有準，樂子極歡喜他，怎麼你卻罵他？你且安心等待他幾日，自然還你應驗。」匡胤道：「三弟，你便不知事勢，這行兵之道，貴乎神速，若遷延時日，不惟我兵懈怠，且使賊人設策，必敗之理也，如何等待得他？」鄭恩道：「樂子也不管等他不等他，祇勸你看管人馬，酒也有得喝，肉也有得吃，樂子和你趁這機會，便多住幾時，卻不快活？祇管要想回去做甚？你若回去，祇怕那個郭威驢球入的，又要殺你哩。」匡胤道：「你莫要說這呆話。為今之計，須當打量與他會戰，或者上天默佑，便可成功。但高行周閉關不出，延挨時日，倘我兵糧草不繼，那時如何處置？必須罵他出來，方好交戰。」鄭恩道：「二哥，你要高行周出來，這也不難，樂子自有方法。」匡胤道：「兄弟，你有甚方法可使高行周出來會我？」鄭恩道：「二哥，你難道忘了麼？前日野雞林叫韓通的法兒，虧了樂子一頓的痛罵，纔得這驢球入的出來。今日叫高行周，也要用此法兒，自然他出來會你。」匡胤道：「既如此，即煩賢弟走一遭便好。」鄭恩笑道：「這個自然，這法兒除了樂子，別個也做不來。」

說罷，提了酸棗棍，跨上一匹黑色馬，奔至關下，高聲叫罵。關上守把的軍士見了，飛風報進帥府。那高行周祇因心下憂疑，病體沉重，不能領兵出敵，祇得分付軍士用心守把，莫去理他，且待病愈，然後計議出兵。因此，鄭恩在關外叫罵了一日，並無動靜，空自回營。一連罵了四五日，關上祇不理他。

那高行周手下的將士，見主帥病勢沉重，不理軍情，關外周兵又是辱罵討戰，人人害怕，個個驚慌，即忙使人報進帥府。高行周不覺雄心猛烈，火性高沖，大叫一聲：「氣殺吾也！」分付左右，傳令開門，便要領兵出去會戰。有分教一計謀百出，難回己去之天心。力勇萬夫，怎敵當來之兵勢。正是：

空存守土勤王志，應起捐軀報國心。

畢竟高行周怎的會戰，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高行周刎頸報國 趙匡胤克敵班師

詩曰：

將軍稟忠義，立志堪沖天。

世事多不測，病速膏肓間。

猶將神課驗，睹之心駭然。

帝子不相敵，執劍了殘年。

遺書托孤子，意君能用賢。

微功何足報，言念在黃泉。

話說高行周身帶重疾，難理軍情，祇在府中靜養。一則等待自己病愈，出兵會戰，二則斂兵固守，以老周師，便易與為力。不期這日探子報進府來，說周兵在關外，連日百般辱罵，要元帥出去會他。不覺雄心猛烈，怒氣填胸，一時眼花頭暈，濁氣攻心，兩肋作痛，冷汗淋身，坐在軟榻之上，昏暈了半晌。睜開雙目，仰面長嘆，說道：「我高行周做封疆大臣，枉受君上爵祿，不能盡忠剿賊，反被敵人相欺。」說到這裏，又是心頭火發，忿怒愈加，說道：「罷了！我不如帶病出兵，將這微軀決了生死，以報國恩罷。」分付左右傳令開門，整兵出戰。正要將身立起，步出堂去，不道又是一陣心痛昏暈，仍將身軀坐下，倒在榻上。左右見了如此光景，怎好把軍令亂傳，祇是侍立靜候。那高行周漸漸醒來，將身坐起。暗自想道：「自料病勢難痊，不能領兵會戰。懊悔自家毫無主意，不該把孩兒打發回鄉，以致病重，難守關城。眼看勢事已去，天意難回，如何是好？且使吾一世英名，歸於烏有，情實堪傷，此皆吾不明之故，以至於此。」於是連連嗟嘆，切切憂思。忽然想道：「吾且把神課一卜，看其事勢成敗，與自己結果何如，再作道理。」

原來高行周、史建瑭、石敬瑭、王朴這四個人，都是金刀禪師徒弟，從幼習學兵法，熟練陣圖。那四人下山之時，金刀禪師於每人另傳一樁妙技，都是舉世無雙的。史建瑭傳的前定數、王朴乃是大六壬數、高行周授了馬前神課、石敬瑭習得一口金鎖飛抓百步之內能打將落馬。這四人都曉得天文地理，國運興衰。祇是高行周明白之人，燈臺不照自己，祇知漢運當盡，周祿該興，眼下已有真命出世，再不算到自己的吉凶禍福。今日身帶重病，又值兵臨城外，不能出敵，方纔想起了馬前神課，且算自己的終身休咎何如。便分付左右抬香案過來。家將一聲答應，便把香案端整，擺在居中。高行周緩緩立起身來，至香案前，虔誠焚香，家將攙扶跪下行禮，把八個金錢捧在手中，望空舉了三舉，祝告道：

「奉啟無私關聖帝君漢壽亭侯，弟子高行周，行年五十四歲，六月十三日午時誕生，今為漢主祿盡，郭威奪位改年，稱帝東京，弟子不肯順賊，死守潼關，郭兵侵犯。奈弟子有病，不能出戰，不知身後歸著何如，伏求賜斷分明，若弟子得保善終，青龍降吉，該遭兵刃，白虎臨爻。」祝罷，將盒兒當當的搖了幾搖，把金錢傾在桌上，詳看爻象，乃是白虎當頭，喪門臨位。唬得高行周面如金紙，唇似靛青。令人抬過了香案，移步坐於軟榻之上，不住的唉聲嘆氣。那高行周命中注定不得善終，故神靈應感，昭示吉凶。

行周因見卦象大凶，心中不悅，主意散亂，嘆口氣道：「命數已定，不得善終，倘然落在賊人之手，豈不有玷昔日之名。懊悔自己當日錯了主意，在滑州大戰，已殺得郭威將敗兵亡，無人抵敵，不該撤兵回來，縱他猖獗，理當奮身剿賊，捨死報君。怎麼的一錯再錯，又遣兒子歸家，弄得病重垂危，孤身無助，此皆我心明口明，主意不明，以致今日，祇是可惜我有千戰之勇，天使我有病不能征戰。祇是我運敗時衰，命該絕滅，故此子去賊來，諸般不遂。」思前想後，不覺日影歸西，月光東起。左右人役點上燈來。高行周頻頻嘆吁，不覺把心一橫，說道：「罷了，罷了！總是我高行周命該如此，大限到來，料難更變，心機費盡，諒也不濟了，還要思想甚麼。」遂分付左右人役各自退去，今晚不必在此隨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封囑托的書，封裹好了，上面寫著：「高行周留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寫畢，看著山東，叫一聲夫人，又叫一聲孩兒：「我與你夫妻父子再難會面，若要重逢，除非夢裏相依。」遂伸手把腰下寶劍呼的一聲拔出鞘來，執在手中，指定汴梁，咬牙切齒，罵一聲：「郭彥威的篡賊，我生不能食汝之肉，死後定當啖汝之魂，想我高行周從十四歲上臨陣滅王彥章到今，不知會過了多少英雄上將，誰知今日這口寶劍做了我的對頭。」心中一酸，虎目中流下幾點淚來。忽又自己罵著自己道：「高行周這柔弱匹夫！你衝鋒打仗，槍尖上不知挑死了多少生靈，今日臨危，不逢好死，也是上天報應，分毫不爽，怎麼作此兒女之態。匹夫，祇許你殺人，不許人來殺你麼。你這般怕死，倘被手下人看見，豈不恥笑，祇落得一個柔弱之名？」此時起了猛烈之心，雙眼一睜，滴淚全無，殺心頓起，不知不覺的把劍一亮，虎腕一伸，將劍橫斜，湊著頸上，回手祇一勒，登時血染青鋒，魂歸地府。有詩嘆之：

忠義生心氣凜然，孤身誓與此城連。

怎知天不從人意，空使將軍命向泉。

到了天明，有手下人進來伏侍，卻見元帥項吞寶劍，血染衣裳，坐在榻上，尸骸不倒，都是驚惶不迭，慌忙出來報知副元帥岳元福。那岳元福聽報大驚，帶領手下偏將，一齊至帥府來看，果見高行周自刎在榻，眾皆嘆惜。岳元福道：「列位將軍，今元帥已亡，潼關無主，我等將寡兵微，難與為敵，本協鎮愚意，不如權且投降，免了一郡生靈塗炭。況聞周天子寬宏大度，諒不見罪於我等也。不知眾位意下何如？」眾將聽言，一齊打拱，口稱：「岳大人所見，生民之福也，未將們焉敢不從？」岳元福見眾將已允，即時修下降書，令人開關，安備香花燈燭，自己率領了眾將，來到周營前投降。

匡胤接了降書，方知高行周自刎，眾將投順情真，心中暗喜，想道：「他是我救命恩人，倘守著一年，此關怎能得下？若點將出敵，終於勝敗難知。今日他自刎，吾之幸也。」遂準了岳元福之降，把大營交與董龍董虎管理，自己回了鄭恩、李通、周霸、杜二公齊進潼關，岳元福等一同跟隨。

來至帥府，轉入後堂，見高行周手執寶劍，尸骸不倒。匡胤心下吃驚，口中嘆惜。鄭恩道：「二哥，你看這驢球入的，人也死了，身軀兒還不跌倒，睜著眼看樂子哩。」匡胤道：「休胡說。高將軍乃蓋世英雄，無敵好漢，今日因身帶重病，盡節順天，忠心不昧，所以元神不散，兀坐如生。」一面說話，一面望上張看，祇見案上有書一封。匡胤走至案前，見上面寫著：「高行周留書，付與趙公子開拆。」匡胤不解其意，舉手取將過來，揭去封皮，觀看內中言語，祇見上面寫著的是：

漢潼關總兵高行周，盡節臨亡，親筆遺書，奉上趙公子台下：昔日某與尊翁有一拜之交，同為漢廷之臣。某曾觀公子之相，帝王之姿也，不意漢運告終，有周當代。適公子領兵至此，值行周有病難支，此皆公子福大，有所以致之耳，今某全忠報主，以成公子之功。惟望顧念遺孤，略睜青目。某所生二子，長子懷德，次子懷亮。懷亮相失已久，不必言矣。懷德少年勇力，善有智謀，亦定國安邦之器。他日公子開基創業，願重用我子，必不負也。行周雖在九泉，感恩不淺。專此布囑，餘不贅繁。行周頓首。

匡胤看罷書中之意，心下惻然，口中不住的嘆惜，將書收好。遂分付道：「高元帥生前忠直，死後神明。爾等速備香燭紙錠，禮當祭奠陰靈，早登天界。」左右抬過香案，點上銀燭，焚起名香，金箔紙錢盛放盒內。匡胤莫送了酒，拈香下跪，暗暗的告道：「高元帥神靈不遠，今日成全了趙某大功，日後果能南面稱尊，得遇令郎之日，義當重報，更必世世子孫，披蟒挂玉，某之願也。」告罷，即便叩頭下去。祇聽得上面撲的一聲響處，高行周尸骸倒在塵埃。那趙匡胤是宋家一十七代皇帝之祖，天大的福分，高行周那裏經得這一拜，所以尸骸倒地，不敢承當。當時匡胤灌了酒，將金箔紙錢焚化已畢，因要回京將功贖罪，沒奈何，將高行周首級割下，用金漆木桶盛了。另把沉香刻成人頭，裝在腔子上，用棺木盛殮，令人埋葬於高原所在，更立石碑以記之。諸事已定。

次日，匡胤把潼關總帥印綬交與岳元福代掌，一應軍民大小事務，權行管理。自己回了鄭恩、李通、周霸、杜二公，又令手下人負了木桶，一齊出了潼關，岳元福率眾相送。匡胤回至大營，與董龍董虎說知了此事。即時傳令，拔寨班師。三軍見不戰而定，各各歡喜無限。三聲炮響，兵馬齊行，望著原路而回。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歡騰騰齊唱凱歌聲。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到了太行山，匡胤與杜二公商議，叫他上山，載了家眷一同進京，自己與諸將領兵先行。那杜二公上山來，將餘下糧草財帛，及自己應用箱籠細軟等項，都將車子裝載。分付眾多嘍囉，願進京者，一同前行，不願去的，依分了些財物，叫他各安生理，都做良民，不許再聚山林，為非作歹。當時願去的，祇有百十多人，其餘不願去的，領了依分之物，收拾下山，各各分投去了。杜二公安備車輛，與太太並女兒乘了，自與褚氏各坐駿馬，保護家小，嘍囉推車的推車，坐馬的坐馬，一行人緩緩下山。臨行時把山寨盡行燒毀，然後一齊望東京進發。按下不表。

單說匡胤帶了大兵，於路無話。行了多日，早到了汴梁城外，扎下營寨。匡胤至王府，見了柴榮，把始末根由說了一遍。柴榮大喜。當有苗光義上前賀道：「恭喜公子，克成大功，鞍馬勞頓，辛苦了。貧道說過，不消兩月，自見成功。今往回不過四十餘日，可見前言不謬了。」匡胤稱道：「先生，我趙匡胤一向愚蒙，多有得罪，望先生不必挂懷。」苗光義道：「貧道怎敢。」於是柴榮即命整備筵席，與匡胤接風。一面傳令三軍，各歸隊伍，候明日朝見過了，請旨點名給賞。匡胤令人去請了董龍、董虎、鄭恩、李通、周霸進城至王府，與柴榮等相見了，各自坐席歡飲。

匡胤思念父母，不敢久停，略飲數杯，即辭別了眾人，回至家中，見了父母兄弟妻子。正值杜二公家小已到，一家相會，歡喜更不必說，正是骨肉團圓，人間最樂。趙弘殷設席慶幸，分外情濃。當夜無詞。

次日，周主駕坐早朝，文武齊聚。趙匡胤在朝門外候旨，有黃門官進朝啟奏，周主即宣匡胤見駕。匡胤領旨，來到金階朝拜已畢，口稱：「萬歲，臣趙匡胤奉聖旨，領兵剿叛，於路收了昆明山降將董龍董虎，太行山降將李通、周霸、杜二公，二處共計人馬一萬三千，兵到潼關，把高行周逼得自刎，已將他首級取來繳旨。」周主聽了，將信不信，暗想：「高行周這賊，驍勇無敵，朕尚懼他，怎能被他逼得自刎，莫非其中有詐？」即便問道：「趙匡胤，那高行周既被你逼死，取的首級今在何處？」匡胤奏道：「現在午門外。」周主傳旨：「將賊人首級取來朕看。」承御官奉旨出朝，取了木桶，至金鑾呈上。有近侍內臣揭開桶蓋，把首級取出，放在盒內，轉到駕前，朝上跪倒，兩手把盒高擎：「啟萬歲爺龍目驗看。」周主惟恐首級是假，傳旨：「取上來。」內侍即將首級呈上。周主定睛細看，果是真實，但見貌目如生，顏色不改。因是一生最所怕懼，今日見了，不覺怒從心起，火自腹生，用手指定，開言罵道：「萬惡的賊子！不道你一般的也有今日，你往日英雄往那裏去了？你還能似在滑州時那般耀武揚威麼？」言未說完，祇見那首級二目睜圓，鬚眉亂動，把口一張，呼的一聲風響，噴出一股惡氣來，把周主一衝。唬得他往後一仰，兩手扎煞，兩腿一登，牙關緊閉，雙眼直翻，冒走了魂魄，昏迷了心性。兩邊內侍驚慌無措，連忙扶住，齊叫：「萬歲爺甦醒！」叫了好一會，何曾得醒！內侍飛報後宮。柴娘娘聽報大驚，連忙帶領宮妃出來，哭叫萬歲不應，慌亂了多時，不肯醒來。沒奈何，連著龍椅抬進宮中，扶持寢臥龍床。急召太醫院官診視，下藥調治。晉王柴榮留在宮中省視，即差內侍出來安慰眾臣。多官各散。

周主服藥之後，直至半夜，方纔甦醒。然而染疾沉重，靜養龍床。晉王晝夜侍奉，寸步不離。又差內官撫慰匡胤，叫他不可遠行，在家候旨，待聖上疾愈受封。自此，匡胤不敢他出，祇在家中候旨。趙弘殷分付道：「我兒，你帶罪提兵，吾日夜憂心，常恐今生不能相會，感得上天默佑，幸汝成功，自後可保無事，你今可與兄弟在家講習文武，勿生外端。」匡胤受命，便與匡義鄭恩講究韜略，演習武藝。閑來走馬射箭，博弈蹴球。有詩為證：

君臣際會喜如何，適志優遊建遠謨。

未展風雲閑暇日，後人描出蹴球圖。

自此匡胤祇在家中講習武事。那董龍等四將，都在晉王府中安頓。惟杜二公與趙弘殷乃郎舅至親，因而同在趙府盤桓。各備等候天子痊愈，受爵沾恩。無奈周主染病沉重，勢甚垂危。

晉王柴榮無可如何，欲為祈禱之事，乃召術士呂宗一，問其就裏。宗一奏道：「天子聖躬得此暴疾，乃箕星臨於分野，以致此耳。宜散財作福，禳解災星，方保無虞。」晉王將此情節，奏知周主。周主允奏，乃下詔築壇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城西，擇日親臨祭享。築壇完備，有司奏知，選定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主病體沉重，勉登鑾輿，百官隨從，來至太廟。有陪祭官祝贊。周主不能下拜，盡命晉王代祭。是晚，周主回輿不及，宿於西郊，疾復大發，幾乎不救，及至半夜，方能少瘥。次日，群臣就於祭殿朝賀，問安已畢，返駕還朝。進宮寢疾，即命晉王判內外軍國事務。周主得疾不能視朝，以此臣下不能進見，終日憂懼，眾心惶惶，及聞晉王典掌內外事權，人心方安。

一日，周主在寢殿，召群臣進殿，議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官在旁，秘密奏道：「陛下日前祭享南郊，賞賜不均，軍士皆有怨言。陛下當行訪察，勿使生變。」周主聞奏大怒，便要施行。不爭有此暴怒，有分教——罰施臣卒，皇圖有磐石之安。命盡冤災，帝子復心懷之怒。正是：

統系星宿歸西去，報怨干戈指日來。

畢竟周主怎樣施行，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劉崇兵困潞州城 懷德勇取先鋒印

詩曰：

憶昔當年周太祖，升御遺言誠得所。

躬行儉德是昭垂，常使靈兮安陰府。

攘攘干戈自北來，爭城爭地土民哀。

憑君聯合華夷勢，空想開疆辟草萊。

話說周主被高行周首級怨氣所衝，致成重疾，自郊祭之後，病勢仍然。然雖有疾在宮，總之究心治道，因這日召進群臣，講論治平之道，適有中宮密奏，軍士見賞賜不均，多出怨言。周主即召群臣責之道：「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與士卒同甘苦，爾等豈不知之？今乃使部下怨謗於朕，正不知己有何功，敢如此無忌！」諸臣皆俯首伏罪。查究其出怨言者，斬首示眾，流言乃息。

卻說趙匡胤在家，一日，與鄭恩在場中馳射回來。見前面一座高樓，匡胤對鄭恩道：「前面高樓，乃是戲龍樓，甚有景致，我與三弟進去遊玩一回。」鄭恩道：「甚好。」二人登樓四望，果是暢觀，有《西江月》詞為證：

遠望青山潑日，俯觀朱戶侵眸。分明是個帝王州，裝點凌空絕越。

殿角飛雲乍起，樓頭暮雨初收。往來此處勝優遊，爭睹小春霽色。

弟兄二人在樓上遊玩了片時，鄭恩坐在欄桿之上，看那外面景色。匡胤步入樓中，至後面看時，祇見一條烏龍，盤繞在畫梁之上，舒牙露爪，喘氣奄奄。匡胤一見，大怒道：「前日在禪州見此怪物，險些一命不保，今日又來嚇我麼？」遂向腰間解下鸞帶，迎風抖成了神煞棍棒，提在手中，望著上面照頭打去，一聲響，正中在烏龍的腰脅上。那龍負痛，把身軀一攬，化陣烏風而去。匡胤呆了半晌，出來與鄭恩說知，二人驚訝回家。有詩為證：

烏龍神現繞高樓，吐氣騰騰遍九州。

帝子怒提神煞棍，一時妖物逐煙收。

周主病勢日重一日，其軍國重務，一應奏章，都是晉王傳稟而行，更且晉王侍奉左右，晝夜衣不解帶，食不甘味。其日，周主謂晉王道：「天數莫非前定，朕適纔夢登戲龍樓，又被紅臉賊打我一棍，醒來自覺滿身疼痛，料來不濟於事，今囑後事於汝，昔日我西征時，見先朝十八陵，皆被人發掘，此無他，祇因多藏金寶故耳。我死之後，汝當布衣披我，瓦棺殮我，壙中不許用石，祇宜磚砌。徒役兩個，依例支給，休要煩擾百姓。葬後編近三十戶，免其差役，使其守祀，不須設立宮人，不用石羊石人石馬等物。祇立一石碑，上刻周天子平生好儉，遺命用布衣瓦棺。將此碑置我陵前，我方瞑目。且為君者不易，爾當緊記。」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壽五十三歲。柴后晉王悲痛欲絕，哭泣不止。史臣斷云：

周祖兩弑其君，篡取大位。得國之初，罷四方貢獻，詔百官上封事，毀漢宮室器皿，立詞翰法，定稅租皮法，罷戶部營田，除租牛課，又如曲阜謁孔子祠，復拜其墓。雖享國日淺，而施為有足稱者，故先儒稱其為唐明，周世之亞，蓋以此耳，後宋賢有詩以贊之：

塞上千戈起有年，生靈憔悴困中原。

君王正待施仁政，百姓相期望被漸。

北漢征途多亂草，夷梁騷擾有浮煙。

英雄已死功何在，三月殘春叫杜鵑。

周主既崩，殮於偏殿，百官哀慟。平章事范質開言說道：「主上晏駕，天下震動。請立嗣君，以承國統。」乃請晉王即皇帝位，後廟號稱為世宗。當日改元顯德。封馮道為太師，其餘眾官各照舊職。葬周主於新鄭，謚曰太祖皇帝。尊柴后為太后。大赦天下。朝廷法制，悉遵舊章。軍國大事，世宗必稟命於太后，然後行之。心內欲封趙鄭二人重職，稟知太后。太后道：「先帝因兩次被紅臉大漢所傷，雖係夢中，實元神有靈也，待平定北漢或南唐，封王封侯可也。」世宗依命，遂寢其事，因而董龍等眾降將，俱各未封，見了趙鄭均以御弟相稱。群臣無不悅服。

其時鄭恩對匡胤道：「二哥，那柴大哥原說做了皇帝，封你為王，封樂子為侯，今日不見一些影響，敢是忘記了不成？」匡胤道：「三弟有所未知，你大哥也曾稟過太后，太后道先帝夢中神遊，一次被射，二次又在戲龍樓被棍打傷，因此病重駕崩，念汝義弟，故不追究。今若封職，先帝之靈不安。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為孝矣。今北漢南唐未曾歸順，若能平了一處，聽汝去封。因此大哥遵行孝道，故此中止。今為御弟，尊榮多矣。但三弟從今須要學些官場禮數，朝見之時，當稱聖上，或稱陛下，斷不可大哥、樂子胡亂稱呼，若有所犯，國法無情，此事最為要緊，至於封王封侯，憑著你我本領，祇消建功立業，自可致耳，何必性急。」鄭恩聽言，點頭道是。從此，在匡胤府中習學禮貌，講究文字，都是匡胤用心教導，將從前粗魯洗刷一新。此言不表。

卻說北漢主劉崇聞周主棄世，心中大喜，與文武議道：「郭威篡吾家天下，每欲復讎，恨無其力，今郭威已死，我欲取中原，恢復舊業可望矣。」乃遣使臣，將厚賂金帛，結好契丹，借兵復讎。契丹得了金寶，大喜，即差耶律奇為元帥，楊襄為先鋒，起精兵二萬，往北漢助援。耶律奇楊襄領旨，即日起兵，到晉陽會兵。北漢主見契丹兵至，即拜白從輝為元帥，張元暉為先鋒，命長子承鈞與親軍使丁貴等同守晉陽。自領大兵二萬，與契丹合兵，離了晉陽，向潞州攻打。潞州守將李筠，聽知北漢主借契丹兵來征中原，忙與眾將商議戰守之策。大將穆令均說道：「主帥勿憂。北漢若有兵來攻打潞州，未將不才，願領精兵出城殺賊，務要生擒劉崇，獻於麾下。」李筠聽了此言大喜，傳令點兵，準備迎敵。哨馬報入北漢營中，劉崇便與張元暉議道：「潞州兵素來怯弱，易與為敵，汝可領兵一萬，於巴山原埋伏，候敵兵到來，乘勢夾攻，可獲全勝。」張元暉領令，帶兵而去。又點遼將楊襄，領部下精兵五千出戰，祇要敗，不要勝，誘敵人來，自有方略。楊襄領令而去。劉崇親領大兵接應。

次日，潞州城內炮響開城，衝出一隊人馬，來到陣前。祇見穆令均頂盔貫甲，手執長槍，一馬當先，衝出陣前，大罵：「背國反臣！焉敢犯我邊界？好好退兵，饒你一死，若仍執迷，叫汝片甲不回。」楊襄大怒道：「休得多言。」拍馬舞刀，直取令均。令均舉槍相敵。兩下金鼓齊鳴。二人戰上十餘合，楊襄虛晃一刀，詐敗而走。令均不捨，隨後追來。祇聽一聲炮響，張元暉伏兵齊起，從刺斜裏殺來，楊襄兜馬回身，兩下夾攻。穆令均措手不及，早被張元暉一刀砍於馬下。正是：

一時豪傑成何用，千載冤聲恨落暉。

北軍乘勢追殺，南兵死者甚眾。那些殘兵敗入城去，將城門緊閉。張元暉與楊襄收兵還營。李筠見穆令均陣亡，

又折了許多人馬，忙令牙將劉瑗王真堅守城池，一面差人星夜到京告急。

世宗得表大怒，與眾臣商議，要御駕親征。群臣奏道：「劉崇結連契丹，攻打潞州，陛下初登寶位，人心未定，豈可親征，祇命大將往救足矣。」世宗道：「不然。劉崇欺朕年少新立，乘喪動兵，攻打潞州，朕安得不親往乎？」太師馮道出班奏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陛下以萬眾之尊，親臨不測之地，臣竊以為不可也。」世宗道：「唐太宗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親臨，唐太宗尚如此，況於朕乎？」馮道奏道：「不知陛下能為太宗否？」世宗道：「劉崇以十二州之地，兵力單弱，其所倚仗者，不過藉契丹以為救援，以朕士馬之眾，兵甲之強，破劉崇如反掌耳。」馮道道：「未審陛下能否。」世宗以馮道乃先朝元老，不與深較，但以優禮待之，惟樞密使王朴勸駕親征，世宗依奏，下詔親征。當有趙匡胤奏道：「陛下初登大位，將士凋零，英雄忠義各守藩鎮，不可輕調。河東兵甲正利，未易即破。陛下此行，須在教場演武，挑選勇者，命為先鋒，方可以收全功也。」世宗大悅道：「二御弟之言甚當。」即頒下旨意，往教場比武，挑選先鋒。

次日，世宗親到教場演武廳坐定。匡胤奏道：「斬將破敵，以勇為先。定取高下，以箭為能。陛下可取箭高者為先鋒，力勇者為副。」世宗道：「卿言甚善。」即令軍士於平坦之處，立起紅心，下令將士較射。祇見左邊隊裏涌出一將，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向前說道：「臣先射箭，然後比勇。」眾視之，乃駙馬張永德也。永德坐馬，左手持弓，右手搭箭，於將臺前走馬架箭，指定紅心，一箭射去，不差分毫，一連三箭，俱中紅心。眾軍喝采，鼓響咚咚。永德下馬見駕，來取先鋒印。世宗大悅，即命取印於永德挂之。忽右隊中衝出一將，喊聲如雷，大叫道：「先鋒印待我來挂。」世宗看時，乃是御弟鄭恩。鄭恩上前奏道：「臣今習學弓馬，已是純熟，願在陛下之前一試，與駙馬定其高下。」世宗暗想：「這魯夫怎曉弓箭？今日看他出醜。」遂傳旨道：「三御弟既學弓馬，可即試之。」鄭恩說聲：「領旨。」跨上雕鞍，扯開弓，搭上箭，也是一連三箭，都中紅心。鼓聲震野，喝采嘩然。永德見了，大怒道：「汝箭雖高，敢來與我比勇麼？」鄭恩道：「誰又弱你？就與你比勇何妨。」兩個各騎戰馬，都拿兵器，跑到場中，正要動手。此時匡胤看見，恐二人相鬥，各有所傷，忙在將臺上高聲叫道：「二位且住，待我奏知聖上，自有定論。」二人聽說，不敢動手，都立馬場中候旨。匡胤入奏道：「永德乃陛下至親，鄭恩是臣之義弟，若兩虎相鬥，必有一傷。臣見將臺下石獅子約重千斤，陛下可命二人，誰能舉上臺提下臺者，便為先鋒，不許兵器相鬥。」世宗大喜，即下旨命於二人，若能提舉石獅子上臺下臺者，取為先鋒，不許相爭。

二人得旨，一齊下馬，棄了兵器，走至臺前，看那石獅子，高有五尺，入地七尺。永德看了一遍，左手撩衣，右手將石獅子提起，用盡平生之力，提上臺來，回身下臺，提歸原處，滿面通紅，喘息不止。鄭恩道：「我待提與你看。」亦將石獅子提上將臺，復又提下，歸於舊所，氣力用盡，面色亦紅。兩下軍士盡都喝采。

忽見將臺邊閃出一個少年壯士，頭戴粉地武巾，身穿素色箭服，昂然走至臺前，將石獅子提在手中，慢慢的在軍前走了一轉，輕輕放於原地，氣不喘息，面不改色。軍士見了，盡皆喝采道：「真將軍也！」匡胤見了，暗暗稱羨，叫人邀入軍中，問其姓氏。其人答道：「小人姓高，名懷德，乃高行周之長子。因父親已喪，流落江湖，寓居此處。今聞聖上演武，特來獻技，聊充步卒，以酬平生之志耳。」匡胤聽了，心下暗暗吃驚：「高行周乃聖上之讎人，焉肯錄用其子？祇是懷德勇力倍常，世之虎將，驅諸別國，甚為可惜。吾今且奏知主上，若其不用，當竭力保舉，庶幾不負高公遺托也。」於是將此情節，奏知世宗。

世宗聽是行周之子，勃然大怒道：「賊子既來，與朕拿下斬首。」匡胤諫道：「不可，臣聞刑罰必中，罪人不孥。昔行周得罪於陛下，彼已自決，足可以釋其怨矣。其子無辜，陛下豈可以一概施之乎？況今兵下河東，正在用人之際，古云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臣觀懷德有兼人之勇，陛下怒而用之，必能效死以建功也。若今演武而戮一無辜之人，恐天下英雄皆束手而避，誰肯與陛下建太平哉？」世宗聽奏，思其有理，便回嗔作喜道：「御弟之言甚善。」遂宣上懷德道：「朕與汝父有讎，含憤已久，本當盡法。但念朕之讎，一人之私也，為國家用人，天下之公也，朕豈可以私憤而廢公事乎？且觀汝勇力，足堪任用，未知騎射汝可能否？」懷德奏道：「小人從幼習學，諸般武藝皆能，況箭乃將家首技，豈不能射？」世宗傳旨，給付鞍馬弓箭，著懷德試射。懷德領旨，跨上征駒，彎弓搭箭，連發三矢，俱中紅心。世宗大悅，令懷德充為御侍衛。匡胤奏道：「懷德武藝出眾，勇力過人，陛下必當重用，以展其能，況今駙馬與臣義弟爭奪先鋒，未定高下，何不先以先鋒印與懷德挂之，軍中自無他議矣。且陛下推誠以待懷德，懷德必不負於陛下也。」世宗允奏，命司官取先鋒印，與懷德挂之。當廳又賜了金花御酒，以顯其榮。懷德謝恩而退。世宗返駕回宮。

次日早朝下旨，請太后監國，命學士竇儀平章范質參理政事。以趙匡胤為親軍史，鄭恩為副史，張永德為監軍，王朴為軍師。張光遠羅彥威杜二公並受節度使分鎮，調回澤州節度使史彥超、澶州節度使馬全義、河南節度使劉詞等，隨駕親征。又命董龍、董虎、李通、周霸並受偏將之職，隨軍效用。時苗光義已辭別雲遊，不知去向。當時世宗分遣已定，擇吉出師。卻值各鎮諸將陸續都到，點選大兵十萬，整頓隊伍，出汴京城，望前進發。但見旌旗蔽日，劍戟凝霜，人如猛虎，馬賽飛彪。大軍渡了孟津，前至天井關而來。前鋒高懷德抵關下寨，準備攻城。有分教——後周多虎狼之將軍，北漢無堅完之城郭。正是：

指揮猛虎皆神算，恢拓乾坤是聖功。

畢竟懷德怎樣取關，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高懷德智取天井 宋太祖力戰高平

詩曰：

少年膽氣凌雲，共許驍雄出群。

匹馬城西挑戰，單刀薊北從軍。

一鼓鮮卑送款，五餌單於解紛。

誓欲成名報國，羞將開國論勛。

### 右錄張說《破陳樂府詞》

話說周世宗因北漢結連契丹，舉兵入寇，廷議御駕親征，點兵選將，擇日出師，前隊先鋒高懷德引領本部精兵，直抵天井關下寨。這天井關乃是北漢邊邑。世宗因劉崇攻 困潞州，且不去救，反領大兵，祇從天井關而進，此便是圍魏救趙之策也。當時探子報 進關去。守關將乃是總兵官李彥能，慣使長槍，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見他驍勇，撥他 前來，鎮守這個要緊去處。這日聽了此報，心中大怒，點兵出關。高懷德見關上有兵出 來，便結陣以待。祇見北軍隊裏衝出一將，驟至陣前。高懷德抬眼一看，祇見那將生得 相貌凶惡，體段猙獰，戴虎頭盔，披金鎖甲，坐下青鬃馬，手執熟銅槍。懷德高聲問道：「來將何名？」彥能答道：「吾乃北漢王駕下，鎮守天井關總兵李彥能便是。汝主既 佔中原，奪漢天下，便當知止，為何興兵至此，欲尋死耶？」懷德道：「四海一家，吳 越一統，汝北漢不來降順，反敢侵犯天朝，今天子發兵問罪，汝等快快獻關，可免一死 。不然，打破城池，玉石俱碎，那時悔之晚矣。」李彥能聽了大怒，也不回言，拍馬挺 槍直刺。懷德舉槍相迎。二將來往奔馳，大戰有二十回合。高懷德槍法如神，名聞天下 的，李彥能那裏抵敵得過？復又支持了幾合，殺得大敗而逃。後面匡胤大軍又到，便與 懷德一齊掩殺。李彥能引得殘兵，披靡逃進關城，堅閉不出。

匡胤分兵攻打，一連圍了十餘日，城不能下。懷德獻計道：「天井關城郭堅固，難 以力攻，當用智取，小將領兵二千，埋伏關旁，乘機進去，君可將兵馬退離關下，詐言 出澤而去，約定三日，重來攻打，此關唾手可得。」匡胤大喜道：「先鋒此計甚妙，速 可行之。」懷德領兵埋伏去訖。匡胤即時下令，告知諸將，將兵馬緩緩而退。李彥能在 關上看見周兵盡皆退去，不知何故，令人出城打聽虛實。回報周兵果然退去，彥能方纔 放心，喚下守城軍士將息，縱民出城樵採。第三日，忽報周兵又到。彥能慌令百姓火速 進城。那百姓心驚膽破，各不相顧，如山海一般的混進城去。軍士將關門堅閉。彥能親自上城，分兵監守。祇見趙匡胤與史彥超來到關前，大罵道：「汝等鼠賊，若不獻關，打破之時，寸草不留！」言罷，揮兵攻打。李彥能急令軍士打下矢石，周兵方退。時至 三更，忽報關後火起。彥能領兵親自來救。驀地裏左邊閃出一將，火光中見的白袍白馬 ，執手長槍，大叫：「賊將休走！」手起一槍，刺彥能於馬下。刺彥能者，乃高懷德也。

原來高懷德進此計策，假作退兵，自己伏兵於關旁，料著百姓畢竟出城樵採，就在 這百姓進城，聞了兵到，慌亂之際，將軍士一齊混進了城，此時也不能盤詰，就好於中 做事，便可取關。當時懷德令軍士斬關落鎖，放匡胤人馬進來。匡胤傳下號令：「凡軍 士不許騷擾民間，如違斬首。」因又出榜安民，救滅餘火。百姓歡悅。匡胤一心不負高 行周遺托，巴不得懷德建功，好圖榮顯，當下記了懷德取關頭功，準備候駕。平明，世 宗駕至，諸將迎接進關，各各朝賀。匡胤極稱：「懷德智勇兼全，乃能兵不血刃，首拔 堅城，主上之福也。」世宗大喜，大加褒美，賞賚甚豐。懷德謝恩而退。有詩為證：

恩怨雖雲要從明，有時亦可用和均。

不是世宗能釋怨，怎來懷德報勛助？

世宗駕駐天井關，查盤府庫，養馬三日，旨令前軍高懷德進兵，趙匡胤領中軍繼之 。不祇一日，兵到懷州。懷州守將張志忠，聽報前關已失，周兵來犯懷州，忙與子張信 商議道：「我本是中原舊臣，誤被北漢勢脅，不得已而從之，今周主大兵已得天井關， 又來侵犯懷州，不若投降，救此一城百姓，爾以為何如？」張信道：「爹爹所見，生民 之福也。」於是張志忠即日出關，詣周營中投降。懷德便令往中軍投見匡胤。匡胤大喜 ，受了降書，飛報世宗。

世宗駕至懷州，眾將朝見。世宗即封張志忠為本州團練，管理軍民。即令諸將起程 。時有指揮使趙晁，與通事合人鄭好謙私相議道：「賊勢甚大，未可輕敵。今陛下就要 起程，恐非所利。」鄭好謙竟將趙晁之言奏知世宗。世宗怒道：「何物小醜，出此狂言 ，敢阻朕師，惑亂軍心耶？」傳旨將趙晁拿下斬首，以警其眾。此時卻值親軍使趙匡胤 在側，見世宗要將趙晁斬首，慌忙奏道：「晁之言，忠言也。使群下人人如晁，陛下尚 有何患乎，望陛下宥之。」世宗怒猶不息，令左右放了。有詩為證：

北漢勤兵因伐喪，蚍蜉撼樹不自量。

旌旗一指兵爭奪，鼠竄狼奔過晉陽。

世宗自懷州起兵，倍道疾行，不十日，大軍已到澤州，放炮安營。按下不表。

且說北漢主劉崇見攻潞州不下，收兵屯於南岸。又聽報周兵奪去二關，兵到澤州， 忙與眾將商議。遼將耶律奇獻策道：「周主此來，本為要救潞州，因見大王攻打不下， 反奪去二關，今又仗得勝而來，行軍甚急，他將士疲乏，大王可以逸待勞，乘其疲乏， 出兵四面攻之，必獲全勝。」劉崇然其言，即與契丹兵分東西對面安營，若有緊急，彼 此出兵救應。若勝了周兵，按兵不動。耶律奇領諾而退。次日平明，擂鼓三通，劉崇與 副樞密王延嗣，先鋒張元暉在巴公原排開陣勢，兩軍對圓，劉崇見周主兵少，心中甚喜 。周營中世宗親出，領趙匡胤、史彥超、張永德、鄭恩於正東列開陣勢。劉崇暗想：「如此周兵，易於破敵，不該借契丹之兵，枉費金帛。」心下懊悔不已，對左右道：「我 今日與周兵對陣，以決勝負，使契丹見我用兵，令彼心服。」不意楊襄在西營見周兵列 陣，行伍整齊，諒是勁敵，即差偏將張威來見劉崇，說道：「周兵雖少，其勢甚銳，大 王當量敵而進，不可輕視。」劉崇怒道：「諸公勿言，而阻我軍之氣勢，試看我今日會 敵決勝，務要拿住周主，與我姪兒報讎。」忽東北風大作，少刻轉作南風，吹得兩邊軍 馬張眼不開，立腳不定。軍中司天監李義奏道：「此風正助我軍之勢，主公便可出兵， 戰之必勝。」劉崇深信其言，正欲出兵，有樞密王得中叩馬諫道：「風勢如此，未必助 我軍威，李義狂言，可斬也！」劉崇叱之道：「吾計已決，老書生休得妄言，阻我軍 心，如敢再言，先斬汝首，然後出兵。」王得中抱慚而退。



劉崇欲親自出戰，一將上前說道：「待末將先挫周兵一陣。」劉崇觀之，乃先鋒張元暉也。元暉拍馬舞刀，衝至南陣，金鼓震野，吶喊喧天。南營裏飛出中軍使樊愛能，挺槍縱馬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戰到五十餘合，愛能槍法漸亂，招架不住。副將步軍使何徽見樊愛能要敗下來，綽起大斧，衝來助戰。張元暉力戰二將，全無懼怕。北漢陣上元帥白從輝橫刀躍馬，望南陣衝來。樊愛能何徽抵敵不住，棄戰回馬而走。劉崇見南軍陣勢已亂，親督諸軍衝殺將來，矢如飛蝗，石如雨點。周兵大亂，被傷死者不計其數。世宗見勢已危，祇得引兵親冒矢石，上前督戰。劉崇兵馬大進，如泰山壓卵一般衝來，南兵不能抵敵。親軍使趙匡胤見勢頭不利，對諸將道：「主上危急之時，正我等用命之日，諸軍當奮力禦敵，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當有鄭恩奮然怒道：「我等豈可自愛其力，束手待斃？」遂與高懷德一齊出戰。北將劉顯劉達來迎。交馬不數合，鄭恩一刀劈死劉顯，懷德一槍把劉達刺死。南軍見二將得勝，復又扎住了陣腳不退。匡胤身先士卒，與張永德領二千騎斬陣而入，無不以一當百。正迎著劉崇，三人兵器並舉，戰上五十餘合，永德一槍刺去，正中劉崇左肩，劉崇負痛而逃。匡胤驅兵掩殺，北軍大敗，如風掃落葉，雨打殘花。南軍左翼馬瑀見北兵陣勢搖動，躍馬舞刀，從旁攻入，正遇張元暉，兩馬交鋒，戰上四十餘合，元暉力不能支，回馬逃走。馬瑀按住刀，彎弓架箭，一矢正中其馬，那馬負痛直跳起來，把元暉顛翻在地。正遇中軍馬全義殺進，手起刀落，斬元暉為兩段。南軍軍威益盛，聲勢震動山岳。史彥超引數十騎直入漢陣，劉崇將佐不能抵當，祇顧逃命。四下裏周兵圍殺將來，北軍不能得脫，投降者不計其數。有賦一篇，單道周漢交兵之事云：

北漢主動一時之妄念，周世宗統十萬之貔貅，巴公原連營布陣，澤州城拒險揚罷。趙親軍驅勝敵之騎，張永德絕奔逃之路，馬全義斷其潛伏之兵，史彥超受投降之眾。懷德擎旗斬將，鄭恩怒目張眉。二山英雄無不用命，兩翼將佐各施技能。武侯之妙算如何？方叔之元勳猶在。楊襄耶律喪膽而奔，契丹軍兵縮首不出。一人鼓勇，萬夫爭先。進以鼓，退以金，個個揚威，張其弓，布其矢，人人耀武。左衝右突，兵藏神機，前擊後攻，將嚴入陣。此皆立功塞上之英雄，盡是勒名凌煙之俊傑。

此一陣反敗為勝，都是趙、鄭、張、高、史、馬之力也。其時西營楊襄望見漢軍已勝，按兵不動。及見周兵張勝，長驅攻至西營，急與耶律奇領所部兵逃遁。

那樊愛能何徽被張元暉殺敗，投南而走，於路劫掠輜重，為自保之計。又揚言契丹兵大至，官軍已敗，餘眾皆降。世宗聞此消息，遣近臣諭止之。二人不聽，反將使者殺之。時世宗會戰，軍行太急，有劉詞部領後軍繼進，正遇著樊何二人。劉詞問：「車駕何在？」樊愛能道：「契丹兵勢甚盛，吾等皆敗，即日車駕走潞州。公後軍祇宜速退，不然，損兵折將，亦是無益。」劉詞大怒道：「君有難，臣當不顧其身而救之，豈言退耶！真狗彘不如也。」遂領兵前進，卻遇北漢兵萬餘騎阻住去路，兵不能行。天色將晚，南風越猛，劉詞揮兵衝擊，軍士皆鼓勇爭先，砍死漢兵無算，餘眾各不能敵，自顧性命，都爬山越嶺而逃。忽山坡後閃出趙匡胤來，因追殺北漢劉崇，得勝而回，遇見劉詞，合兵一處追殺，漢兵十亡其九，勢若山崩。二人直追過南平，乃收回人馬，但見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棄下輜重器械不可勝計。後人有詠史詩以紀之：

殺氣騰騰覆戰場，高平一戰最堪傷。

冤魂千古無窮恨，烏啄餘腥下夕陽。

是夕，世宗宿於野。次日，諸將各各奏功。世宗命各營舖內，得樊何部下馬步諸軍降漢者，盡斬之。潞州守將李筠聞周天子大破漢兵，乃率領眾將接駕進城，朝拜已畢，世宗安慰一番，駐扎潞州，休兵秣馬，宴賞將士。北軍降順萬餘人，發調淮上屯扎。世宗分遣已定，與匡胤等商議道：「劉崇遁去未遠，誰敢領兵追趕？」匡胤道：「臣願往。」世宗大喜，匡胤遂與鄭恩高懷德領兵三千，隨後追來。

卻說劉崇敗走，與白從輝收集敗殘人馬，祇百十騎，晝夜兼行。北兵因高平一敗，膽喪心驚。當時來至一山，軍士飢餓難行，埋鍋造飯，正待舉箸，見塵頭起處，周兵追至，漢兵驚慌無措，棄箸捨食，倉皇奔走，力盡筋酥，苦不可言。匡胤追至二百餘里，見劉崇去遠，追之不及，方纔收兵回奏。世宗道：「朕意必欲掃滅此賊，然後班師。」

忽見樊愛能何徽二人俯伏階前，訴辨其敗兵之罪。世宗遂欲斬之，猶豫未決，謂張永德道：「樊愛能何徽皆失機之罪，本當斬首。朕以為國家正當多事之秋，將士難得，欲赦其罪，使之立功，卿以為何如？」張永德奏道：「樊何二人，素無大功，冒參節鉞，望敵先逃，殺使拒命，故騙劉詞，雖萬死不足以贖其罪，且陛下欲削平四海，包舉八荒，若不將軍令申明，嚴其賞罰，雖有熊羆之士，億萬之兵，安得而用乎？」世宗聽奏，點頭稱善，令將樊何二人綁至軍前，數其罪而責之道：「遇敵先走，布散流言，搶掠財物，故殺使命，止後軍劉詞，汝等非是不能善戰，正欲將朕當為奇貨，賣與劉崇耳。」即令推出斬之。軍校得旨，將樊何二人斬首，號令諸軍。由是，兵將聞之，各懷恐懼，知朝廷嚴肅，號令維新，不復行姑息之政矣。

是日，世宗親勞諸將。張永德奏道：「親軍使趙匡胤，智勇過人。忘身為國，陛下當待以不次之賞，使人人自勵也。高平之戰，使諸將皆如樊何二人，則陛下大勢去矣。」世宗深然其言，即封趙匡胤為殿前都虞候。匡胤謝恩，奏道：「高平一戰，皆諸將之勞，臣有何功，敢獨受其賞？」世宗道：「卿之功，朕念之不忘，卿毋辭焉，朕自有處。」遂又論功次第，以張永德、鄭恩、高懷德、劉詞、馬全義、史彥超等十餘人盡封為侯，以董龍、董虎、李通、周霸等加為副軍使。又召趙晁前來，厚加賞賜，以旌忠言。諸將齊呼萬歲，謝恩而退。有詩證曰：

出師容易制心難，一念蒼生枕不安。

敵勝高平諸將服，劉崇垂首膽誠寒。

世宗復召諸將商議，欲乘勝兵下河東，一舉而滅之。軍師王朴奏道：「陛下軍威至此，漢兵已經遠道，天威足震之矣。當復綏之以德，懷之以恩，蕞爾小邦，自必順命，又何必勤兵遠地，親冒矢石乎？如陛下必欲彰其天討，近日北兵凋零，供給不堪，且待時熟年豐，再圖進取，亦為未晚，望陛下鑒納。」世宗道：「先生之言果善，但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朕聞軍易動而難安，乘其大敗而不即平復，使劉崇養成賊勢，復兵入寇，大軍再動難矣。朕意已決，先生且

勿言。」王朴見奏不允，默然而退，暗暗嘆息。時岳元福符彥卿亦在隨征，世宗乃召元福符彥卿二人道：「汝等乃朝中老將，深知兵法，今可領兵三萬北征。至河東城下，耀武揚威，以張聲勢，待朕駕臨，徐定攻取之計。」二將領旨，引兵望前而進。令李筠鎮守潞州，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眾，統大軍接應。世宗分撥已定。五月，車駕自潞州起程，竟趨晉陽，直欲踰平城邑，方始回軍。有分教——志勵山河，親身於鋒鏑。氣橫霄漢，盡力於疆場。正是：

欲將圖籍聯一統，怎許彈丸懷二心。

畢竟晉陽安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十九回

丁貴力戰高懷德 單珪計困趙匡胤

詩曰：

黃紙君王詔，青泥校尉書。

誓師張虎落，選將擐犀渠。

霧暗津蒲濕，天寒塞柳疏。

橫行十萬騎，欲掃虜塵餘。

右錄僧皎然《從軍行》

話說周世宗高平得捷，遂欲席捲長驅，掃除北漢。遂以岳元福符彥卿為前鋒，自與趙匡胤、劉詞、王朴等統大軍繼進，車駕自潞州起程，直趨晉陽，號令嚴明，所過地方，秋毫無犯。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言按下不提。

再說北漢主劉崇敗歸晉陽，收養敗卒，備治甲兵，修固城池，提防周兵侵犯。那遼將耶律奇與楊襄，領兵從忻州走歸晉陽。劉崇遣王得中護送歸國，並求救於契丹主。得中領命，與耶律奇楊襄齊出晉陽，至遼邦，入見契丹主，奏其高平之敗，北漢主苦無援兵，幾喪性命。懇求大王另發援兵，以報其讎。契丹主聞奏，連連嘆道：「若使趙延壽在，豈致有如此之敗？」遂召楊襄責之道：「汝為先鋒，安得坐視成敗而至於此？」楊襄不能答。契丹主下命，囚之獄中。先令王得中回國報知漢主，吾當親自來援。王得中辭別自回。

卻說世宗大兵來到河東，扎營城南，分遣諸將攻打晉陽，旌旗環繞，劍戟縱橫，連營四十餘里，金鼓之聲，震動原野。劉崇聽得周兵攻城，亦分撥諸將堅守，專待契丹兵到，然後交鋒。不意王得中自從大遼回來，到得中途，被伏路周兵捉住，來見世宗。世宗釋其縛，賜以酒食壓驚，因問道：「汝既乞師於契丹，知他幾時兵到？」王得中道：「臣受漢主之命，送楊襄等歸國，祇盡此事，其他非所知也。」世宗笑而答之，令其退居別營。有偏將對王得中說道：「主上待公不薄，公宜思所以報之者，今日若不實告，倘契丹兵至，公安能自全乎。」得中嘆道：「吾食劉氏之祿亦已久矣，且有老母在於國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守險以拒遼兵，如此則國家俱亡，吾心何忍，寧殺身以全國家，所得多矣。」是夕，乃自縊而死。次日，報知世宗。世宗嗟嘆不已，令軍士擇地厚葬之，題曰北漢忠義王得中之墓。

忽報契丹主親自提兵出忻州而來，聲勢甚銳。世宗召諸將說道：「劉崇無以為恃，專待契丹救兵，為夾攻之計。誰敢領兵先破契丹？則劉崇不足為慮矣。」祇聽得帳下一將應聲而出道：「小將不才，願領兵一往。」世宗視之，乃人將史彥超也。世宗大喜，即令彥超領所部之兵，與前鋒符彥卿合兵抵敵。

二將得旨，領兵殺奔忻州而來。契丹也先得報，領兵與符彥卿對陣。兩邊排開陣勢。符彥卿出馬，謂契丹主道：「前日高平之戰，殺得劉崇望風而逃，汝契丹如何不來救他？今天兵到此，汝反來尋死耶？」契丹也先聽了大怒，罵道：「不知進退的賊，休得多言，今日吾親來取汝之首！」言罷，拍馬揮刀，直取彥卿。彥卿正待出戰，背後史彥超見了大怒，厲聲喝道：「休得逞強，俺來也！」縱馬搖槍，與也先接戰。二人殺在當場，鬥在一處，大戰有五十餘合，也先詐敗，兜回馬，跑歸本陣。史彥超要見頭功，拍馬來追。後面符彥卿催兵掩殺。史彥超深入重地，卻被也先開弓架箭，一矢射來，史彥超躲閃不及，正中面門，翻身落馬。也先勒回馬來，再復一刀，可憐慣戰英雄，今日死於非命。後人有詩以惜之：

鏖戰遼兵血刃紅，斬堅深入盡孤忠。

行人回首頻相問，猶見將軍昔日雄。

契丹也先既斬史彥超，復催大軍望後殺來，符彥卿奮力接戰。二人戰了百餘合，勝負未分，時已日暮，兩邊各自收兵。

次日，報馬報於世宗道：「史彥超被箭射死。」世宗嘆道：「戰敗一陣，不足計較，可惜折吾一員勇將，是可傷也。」即下旨，令諸將往戰契丹，定要與史彥超報讎。趙匡胤進前奏道：「河東待亡之寇，旦夕可破，契丹雖擁重兵，特為觀望而已，一時決不敢進戰。為今之計，陛下可令兵馬阻住契丹，勿與之戰，一面先攻晉陽，晉陽既下，契丹不戰而走矣。」世宗允議，督令諸將盡力攻城。

那劉崇見契丹救兵不到，周兵攻城甚急，心甚驚懼，舉止無措。親軍使丁貴進言道：「主公勿懼，臣雖無能，願領本部人馬出戰，務要殺那周將，以遂生平之志，以分主上之憂。」劉崇道：「周兵這等勢猛，汝豈可出城輕敵？」丁貴奏道：「將在謀而不在勇，若臣退不得周兵，再作商議。」劉崇允之。那丁貴乃山後人氏，號為三手將軍，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劉崇倚為心腹之臣。次日，丁貴領兵一萬，放炮開城，擂鼓鳴金，搖旗吶喊，結陣請戰。世宗見

晉陽有兵出來，即便親出，左有趙匡胤，右有高懷德，三匹馬立於門旗之下。對陣丁貴，左首李存節，右首陳天壽。那高懷德看見，拍馬先出，大罵：「賊奴！還不早降，尚敢拒敵耶！」丁貴大怒，更不打話，拍馬提刀，直取懷德。懷德挺槍，赴面交還。兩個搭上手，好一場大戰。怎見得：

二將陣前相鬥，兩下交鋒無可阻。這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岡，那個如擺尾狻猊尋猛虎。這一個真心要定錦乾坤，那一個實意欲把江山補。從來惡戰見多番，不似將軍能威武。

二將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大戰百十餘合，不分勝負。那劉崇同著左右正在城樓上看戰，一眼見了世宗，便令白從輝放箭。從輝拈弓搭箭，嗖的一矢，正中世宗坐馬，那馬亂跳起來，把世宗掀翻下馬。陳天壽看見，一馬飛出，提槍來刺。匡胤大喝一聲：「休傷吾主！」綽起九耳八環刀，望陳天壽劈來。天壽忙把槍來一架，早把虎口震開，不敢交鋒，逃回本陣。那南陣上飛出董龍董虎等，將世宗救起。又有張永德鄭恩等，聞知南北大戰，各出精兵來助。丁貴見南兵蜂湧而來，情知寡不敵眾，難以取勝，祇得回馬收兵，走入城內。懷德追到河邊，見吊橋扯起，方始回兵。世宗謂匡胤道：「今日若非二御弟眼快，幾被北軍所算，此功莫大焉。」匡胤道：「今後陛下但當保重，不宜輕敵，自蹈危險之地。」世宗斂容而謝，遂命軍中擺宴賀功。按下不提。

再說丁貴進城見了劉崇，甚言周兵勢大，兼之將士勇猛，實難對敵。劉崇道：「今日孤在城上看戰，足勝高平之役，然救兵不至，如之奈何？」丁貴道：「臣聞契丹屯扎忻州，被周兵阻住，彼亦但為觀望之計，誠不足為之倚靠也。今河東單珪令公，擁重兵在絳州鎮守。此人智勇兼備，善於用兵，主公即當調回，可以退敵。」劉崇從其言，即差官密地往絳州召單珪。那單珪這日正在府中議事，見劉主差官來召，即日與四子帶領精兵三萬，來救河東。兵到鳳凰山，扎下營寨，離晉陽有三十餘里。當日單珪與四子商議道：「前聞劉主大敗於高平，將士喪氣，祇因趙匡胤英雄無敵，高懷德勇冠三軍，手下強將極多之故耳。汝等與之交鋒，須要小心在怠，勿失銳氣。」長子守俊答道：「父親莫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孩兒明日交戰，務要活擒匡胤，以顯英雄。」是日無話。

次日，報馬報入南營。匡胤進道：「臣願領諸將一行。」世宗大喜。匡胤同了眾將，領兵至鳳凰山下，兩邊擺開陣勢。單珪帶了四子，一馬當先，大罵：「周兵不知進退，尚敢領兵會我，欲速死耶？」匡胤拍馬揮刀，大怒道：「河東亡在旦夕，汝尚不知死活，阻逆天兵。我誓必擒汝，顯我陣上之名。」當有單守俊聞言大怒，一馬衝出陣來，拈槍直刺。匡胤舉刀祇一架，把槍一梟，守俊在馬上亂晃，兩臂多麻，說聲：「好利害的匹夫！」連忙抽回槍，復又刺來。匡胤舉刀相迎。戰不三合，守俊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那單珪第二子守傑見兄敗回，大叫道：「待吾擒此匹夫！」一騎馬，一口刀，殺出陣來，與匡胤交戰。匡胤奮起神威，力戰守傑。三子守信見兄戰匡胤不下，縱馬搖槍，上前助戰，兩下夾攻。高懷德見了，拍馬挺槍，殺入陣來，將守信兵馬分為兩處。守信正待來迎，早被高懷德順手一槍，撥於馬下。四子守能殺來救去。守傑見不能勝，回馬而逃。北軍見匡胤懷德勇如猛虎，誰敢上前，都不戰而走。匡胤見北軍陣亂，匹馬單刀，衝入軍中，無人抵敵，軍士盡皆棄甲拋兵而遁。有詩贊云：

刀槍劍戟三千隊，鐵馬金戈一萬重。

斬將殺兵人莫敵，應教帝子顯英雄。

高懷德見匡胤奮力大戰，即便催動大軍，一擁衝來。北兵大敗，尸如山積，血似泉流。匡胤追了十里，方始收兵，所得糧草馬匹器械等物，不計其數。當時賞賜軍士已畢，差人報捷世宗。

那單珪敗退有十五里，方纔立住營寨，計點軍士，折去大半，現在帶傷的亦多。即與四子商議道：「我自來提兵，從未有敗，不意今日失此銳氣。觀趙匡胤之勇，果然名不虛傳。況有高懷德相助，難與對敵，如之奈何？」牙將劉武獻策道：「主將勿憂。某有一計，要擒匡胤易如反掌。」單珪道：「汝有何計，可擒匡胤？」劉武道：「離此五里，有一蛇盤谷，甚是峻險，裏面多是絕地，祇有一條小路可出。先令人準備石塊，埋伏兩支人馬於谷口。將軍臨陣，詐敗而走，把趙匡胤賺入谷中，將軍抄出小路，將石塊塞斷，外面用重兵困住，便可擒匡胤矣。」單珪聽了大喜，即命守俊守傑領三千兵，於兩下埋伏。自與守信守能重整人馬，至鳳凰山來搦戰。

匡胤聞知，引軍來迎。高懷德在馬上對匡胤道：「昨日單珪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其中必有詭計，將軍須要斟酌，勿墮姦謀。」匡胤道：「昨日之戰，已見其謀，諒此特勇之夫，何足介意，吾今日務要擒他，方遂吾志。」於是兩軍相對。北軍旗門開處，單珪同二子出馬。匡胤道：「敗軍之將，還不早降，尚敢來尋死耶？」單珪道：「不必多言，今日吾特來擒汝，以消昨日之恨。」匡胤大怒，提刀出馬。北陣單守能手舉方天畫戟來迎。兩馬相交，雙器並舉，不上七八回合，守能回馬便走。單珪與守信舉著兵器，出馬抵住。匡胤力戰二將，不上十合，單珪詐作墜馬之勢，守信假意扶救，一齊往東北敗了下去。匡胤大呼道：「捉此老賊，勝斬百將。」拍馬來追，懷德隨後揮兵掩殺。匡胤此時已深入重地，又見北兵四分五落，放心追來，遙見單珪同著守信，兩個在馬上各棄頭盔，驚慌而走。匡胤把馬加鞭，部領人馬，星火般追來。看看追入谷內，忽前面不見了單珪父子，匡胤心疑，即令軍士探視路徑。軍士回報：「裏面多無去路，祇有一條小路，已有石塊壘斷矣！」匡胤大驚，情知中計，急令後軍速退。忽谷口伏兵齊起，重重圍住。匡胤率兵幾次衝殺，不能得出。懷德兵少，急救不及。匡胤部下五千兵，被北兵圍在蛇盤谷中。單珪又以重兵絕之，真個水洩不透，鳥飛不下。

懷德無可如何，祇得引所部之兵，奔回大營，見了世宗，奏知匡胤被單用誘敵之計，引入蛇盤谷中，不能得出。世宗大驚道：「二御弟全軍若陷，吾事休矣。」即敕東營張永德鄭恩領本部人馬，速救匡胤。世宗恐將士不肯用心，親自監軍。那晉陽城內劉崇，聽知單珪用計，已把匡胤困住，心中甚喜，即遣丁貴、李存節、陳天壽領兵二萬，屯於城外，與單珪彼此照應，為犄角之勢。當時世宗領兵來至鳳凰山，列開陣勢討戰。北陣上單珪橫刀出馬，大呼：「周兵還不速退，汝將趙匡胤，已被吾略用小計，困死谷中。汝等又來討死，意欲何為？」世宗聞言大怒道：「狂妄賊徒！好好撤去圍兵，饒汝一死，不然，便當屠戮汝等為肉泥，以消吾恨！」言未畢，一將湧出陣前，世宗視之，乃張永德也。永德拍馬拈槍，直取單珪。單珪掄刀來迎。兩軍吶喊，戰鼓如雷。二將大戰，約有百合，勝負未分。鄭恩在門旗下看戰，忍耐不住，提刀躍馬，上前衝殺。北陣上單珪守傑舉刀接住廝殺。四匹馬絞成一團，你爭吾鬥。戰至日暮，兩下人馬平

折，各自回營。

世宗以匡胤不能得出，心甚憂悶。次日，命高懷德鄭恩領眾軍往谷口攻打。懷德與鄭恩引兵殺至山前，剛到半山，山上炮石弩箭，如雨點般打下來，眾軍如何得上？祇得退屯谷口。正待安營，忽聽谷口一聲梆子響，箭如飛蝗，喊聲大震，眾軍立身不定，懷德與鄭恩無計可施，引眾退回大營。世宗見攻打不進，更加憂悶，又遣馬全義、岳元福、劉詞等日日與單珪交戰，互相勝負，終無一策可救匡胤。因而世宗坐臥不安，寢食俱廢，祇是輪流遣將戰討攻打。不料北軍劉武又獻策於單珪道：「今趙匡胤困在谷中，周兵圖救，利在速戰。將軍祇宜堅壁以守，不消一月，谷中人馬絕了糧食，必盡飢死，何必與彼空較勝負？」單珪大喜，即下令軍士，堅壁不出。以此，世宗遣來的將佐，盡皆空回。

世宗知此消息，如坐針氈。將及半月，並無得救之計。鄭恩奏道：「陛下不必憂慮，臣願今夜拼死殺進，救出二哥。」世宗道：「此非眾將不肯盡心，實難攻打，所以不能救出。汝去徒然有損，亦何益耶？」張永德奏道：「陛下可出榜文，招募此處土人，有能熟知地徑，偷入谷中的，加以官職，便可救矣。不然坐守日月，谷中兵馬絕食，不惟不能救，更且難全其生矣。」世宗從其議，即出榜文張挂，招募熟知地徑之人。

其夕，世宗憂悶迨甚，寢不安枕，起身帶了幾個近侍，巡視諸營。時當秋初時候，涼風送體，月白星稀，夜色天街，雲華皎潔，正空水澄鮮，紅塵隔斷之景也。世宗巡視之間，忽聽營後有人作歌，世宗側耳聽之，甚覺慷慨凌雲，激昂動志，戛戛然抑揚傳清潤之聲，洋洋乎自命高一世之想。不爭有此一歌，有分教——絕地頓開生地，危機可致安機。正是：

雖離山谷牢籠計，難脫波濤淹沒災。

畢竟作歌者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回

單珪覆沒蛇盤谷 懷德被困鐵籠原

詩曰：

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

平雲如陣色，半月類城形。

對岸流沙白，緣河柳色青。

年少多遊俠，結客好輕身。

右摘錄王褒《從軍詞》

話說周世宗一心憂著趙匡胤受困，無計可救，因此出榜招募熟知地徑之人，好待兵從間道而救。是夕，憂愁不寐，巡視諸營，忽聽營後遠遠的有作歌之聲，世宗側耳而聽，喜得更深入靜，字爽聲清，真有激昂青雲之志，陽春白雪之風。其歌道：

天地反覆兮，吾志能維。干戈擾攘兮，吾計可夷。明珠藏於匣兮，燦爛常晞。良士隱於山兮，功施無機。已矣已矣！識者何希？

世宗聽罷，暗思：「此人必非凡品，吾須訪之。」

次日，令人暗暗尋訪。不多時，祇見同一壯士進營，朝拜已畢，世宗問其姓氏。壯士奏道：「小人姓史，名魁，字彥升，乃史建瑭之子也。」世宗道：「原來是名將之後。昨夜清吟，公所作乎？」史魁奏道：「小人向因流落江湖，力營度日。前在絳州遁跡，偶遇單令公相招，隨軍效力。無如令公竟不見用，故有所感而寫懷。」世宗邀入後帳，設酒食以相待，因謂之道：「既壯士有此襟懷，何鬱鬱居於人下，不自計其榮顯乎？」史魁道：「未逢知遇，安望顯榮，小人誠有所待也。」世宗道：「朕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朕從來所最關心者，賢士耳，今見公具此大才，朕實欣慕，欲以微位為屈，不知公肯為朕效勞乎？」史魁見世宗實意用人，便乘機進道：「陛下此言，足見為國之心矣，小人安敢不以實奏，小人雖為單令公帳下牙將，向慕陛下求人若渴，久有投順之心，恨無其便，故暫止耳。今見單令公用計，將陛下之將趙匡胤困住谷中，彼不知趙匡胤與小人有萍水心交，早欲相救，正在窺伺機會。適遇陛下皇榜招募，故小人作歌以探耳，實欲相投陛下，而救匡胤也。」世宗聽言大喜，優容而謝道：「公若果有此心，朕之大幸也，但不知用何策而可救，願聞其詳。」史魁密奏道：「此計必須裏應外合，方可成功。小人回營，誑取人馬，預先伏在谷中，陛下當於第三日夜間，但看火起為號，須便領兵殺入，小人在谷內接應，內外夾攻，匡胤便可出矣。」世宗聽了此計，歡喜無限道：「若得成功，必當重報。」

史魁辭了世宗，竟自回營。第一日無話。至第二日，史魁來見單珪，告道：「小將觀趙匡胤乃世之虎將，周主倚為安危，故匡胤雖困谷中，而周兵堅屯於外，總為匡胤一人而已，彼此貯兵久持，非善策也。小將自投帳下，未建寸箭之功，願領一支兵，竟往谷中，乘他食寡力微，斬取匡胤首級，號令軍前。彼見匡胤已死，必無戰心，其兵自然退矣。此舉非惟可解河東之厄，更得將軍早早奏凱，不致勞兵日久也。」單珪依言，即撥兵與史魁前去。史魁出營，與心腹將劉勇計議，告以投順世宗之故。又言：「汝於明日夜間，在營中放火，我從谷內殺出，外面自有周兵接應，救出匡胤，汝功不小，須當緊記，不可有誤。」劉勇依議。

史魁領兵來至谷口，見了守圍軍士，傳了令公之令，那軍士不敢違阻，讓史魁進了谷去，仍然守住。那史魁進得谷來，望見匡胤坐在石上，默默無言。四下兵馬不上千餘，都垂頭喪氣，飢餓形容。史魁嗟嘆不已。便將帶來人馬扎定

一處，獨自一個走至匡胤跟前，叫聲：「將軍困甚矣，可認得故人史魁麼？」匡胤此時見谷內有人馬進來，打算上前拚力而鬥。見他把人馬扎住，獨自前來，心下又是疑惑。及至走近跟前，留心一看，見是史魁，方纔放心。立起身來，叫聲：「恩兄因何至此？得非來救匡胤乎？」二人並坐石上。史魁將前後事情，及明夜夾攻殺出谷口之計，細細說了一遍。匡胤大喜道：「前蒙恩兄在五索州相救，今又如此周全，小弟銘德不忘，必當重報。」史魁道：「些微照應，何足挂齒？」匡胤又道：「小弟部領五千兵，受困在此，已有二十餘天，餓死大半，剩下軍士，殺馬而食，這般飢餓，明日怎好衝突？」史魁道：「不妨，小弟帶得糧米在此，盡可教他飽食。」遂令軍士各各取出糧米。原來史魁帶來的軍士，每人身旁多夾帶著糧米。當下眾軍把米遞與那些餓兵，登時做飯，各各狼餐虎咽了一頓，覺得眼光頓亮，精力復生。過了一宵，至明日，眾軍一齊飽餐已畢，等著號火起時，便要動手。

將至三更，劉勇在營中放起火來。周營中諸將見了，放起幾個號炮，領軍望谷中殺來。那裏面匡胤史魁聽得外面炮響連天，知是周兵已到，率領眾兵一齊奮勇衝出，衝到谷口，把守把的兵士亂殺，如砍瓜切菜一般，勢如山倒。史魁正在衝殺之際，當頭來了一將，乃是單守俊攔住去路，大罵：「反賊，往那裏走？」史魁不應，手起一槍，刺守俊於馬下。殺散眾軍，舉眼看那北營裏，火勢正旺，北軍亂竄。史魁領了兵馬，保著匡胤，出得谷口，正迎著了單珪。單珪大罵：「反賊怎敢誑我軍馬，反來助賊？」揮動大刀，劈面砍來。史魁舉槍相迎，未及一合，後面高懷德早又衝到，喇的一槍刺來，單珪措手不及，抽回刀來架時，不防刺斜裏匡胤殺來，手起刀落，把單珪分為兩截。守傑見事不濟，棄營單騎而走，正遇鄭恩，交馬不三合，被鄭恩一刀揮於馬下，劉武守信為亂軍所殺，守能連人帶馬被火焚死。其餘人馬，殺的殺，降的降，逃的逃，不留一個。比及天明，看那北軍，僵屍數十里，棄下輜重不計其數。查點將士俱全，祇有北將劉勇死於敵軍之中，史魁甚為傷嘆。張永德收兵回營。

匡胤入見世宗，拜伏帳下。世宗道：「朕以二御弟被困，坐臥不安。若非彥升進計，險遭其禍。」匡胤拜謝，又謝了眾將。眾將皆來賀喜。世宗以史魁之功，封為左參軍。其餘眾將，各皆重賞。

自此，周兵軍勢大振，遠近皆驚。丁貴的犄角之兵，那裏還敢出戰？暗暗退入城中去了。世宗乃移兵汾水界，扎下營寨，督令將士重困晉陽，攻打倍急，晝夜不息。劉崇慌得心驚膽碎，坐臥不安，忙召群臣計議道：「單令公全軍戰沒，周兵攻城甚急，契丹駐兵不動，消息全無，眼見國家破在旦夕，汝等眾臣有何計策可退周兵？」丁貴進道：「主公勿憂。臣觀河東之地，北控大遼，西接山後，城郭堅固，且有數萬精銳之兵，尚在未動，周兵雖然緊圍，急切亦不能下。今山後應州山王金刀楊令公，高祖倚為泰山之重，現今手握精兵，帳列勇將，坐鎮應州，各處皆聞其威名。主公可差官召他相救，管叫此人一到，周兵立破矣。」劉崇依言，即差使臣齎了詔旨，前往應州，召取令公去了。

卻說這楊令公名業，字繼業，太原人氏。生得面如重棗，五綵長鬚，相貌威嚴，身材凜凜。使一輛大柄刀，上陣如風，因此名為金刀楊令公，軍中又號楊無敵。深明韜略，廣有機謀。夫人余氏，暢曉兵機，熟諳陣法，慣使一個流星錘，勇力倍常，也是個無人敢近得他的。這夫人生長在綠林之中，父親余志龍，乃是一篇好漢，山寨稱尊，各處響應。當楊業年幼時，奉了父親楊衰之命，遠使探親，路過此山，被這夫人阻住，要討買路錢，兩下裏廝殺起來。不道一般的少年，配定無二的武藝，兩個戰了多時，竟是個對手。那余志龍見楊業一表人材，十分愛慕，便請他上山，款曲勸諭，納作了乘龍之客。這夫妻兩口兒，真是天緣巧合，分外恩勤。那楊業也把許多忠言美語，勸志龍改邪歸正，圖取功名。志龍乃是鐵錚漢子，焉有不依，一聽其言，便心說誠服。因此，楊業回見父親，把這委曲緣由，一一說了。楊衰便請旨招安，封官外鎮，做了封疆大臣。這是從古以來的英雄好漢，做事光明，直截痛快的作用。那楊業所生七子一長曰延平，次曰延定，三曰延輝，四曰延朗，五曰延德，六曰延昭，七曰延嗣，又有義子懷亮。這八位郎君，弓馬嫻熟，武藝出眾，都有萬夫不當之勇。又有兩個女兒，稱為八娘九妹，也是勇敢非常。所以其時盛稱山後楊家兵為最。

當日，楊業正在府中與八個孩兒議事，忽報薛王差官來召，楊業受旨訖，與牙將王貴說道：「吾曾屢聞薛王兵敗河東九郡，單珪全軍覆沒，周師強盛，無有其敵。今薛王既然來召，不得不去救援一遭。」王貴道：「公今若去，小弟亦願同行。」楊業大喜，即日點起三萬精兵，同了八子與王貴，一齊起行。到了金鎖關，放炮安營。早有探子報入周營。

世宗聚齊眾將商議。匡胤奏道：「臣聞山後之兵，天下莫敵。今彼既來對壘，豈有畏避之理？臣願協同眾將，領兵與之決戰，無勞聖慮也。」世宗依允，下令諸將各宜仔細以待。

是夜三更，世宗宿於軍中，夢見一個婦人，寬衣博帶，走進帳中。後面隨著許多女從，約有二十餘人，手裏多拿著一塊木牌，牌上畫著雲霓，中間寫個大大的水字，見了世宗，祇把這牌兒來晃。那婦人走近前來，對世宗說道：「陛下軍威已盛，遠人莫不敬畏矣。車駕即宜速返，不然，恐數萬兵馬受苦也。我乃本城城隍，特來報知，望陛下留意。」言罷而退。世宗步出帳來，要問端的，卻被袍服一絆，跌了一交，頓然驚覺，卻是一夢。見案上留下一簡，世宗起來看時，見簡上有詩四句，墨跡未乾。那上面寫的是：

百戰功成第一機，全憑汾水隔華夷。

貪功不解波濤涌，數萬雄師俱受欺。

世宗看了，不解其意。至天明，召群臣詳解，皆不能知。又召鄉民間之，內有老者對道：「離汾水十五里之地，有一后土夫人神廟，莫非此神顯靈，來報陛下也？」世宗聽言，即命匡胤齎香燭往探，如有神廟，可即上香。匡胤領旨去看，不多時回奏道：「汾水西南，果有后土夫人廟，臣已焚香，謹來回旨。」

正言間，忽報北漢楊業兵馬已到了。世宗聽報，便問諸將：「誰敢領兵去敵？」匡胤奏道：「臣願往。」世宗許之。匡胤帶領精兵一萬，與鄭恩高懷德等，到平川曠野，列開陣勢，兩軍相遇。周兵見山後兵果然雄壯，與單珪兵馬大不相同，眾各嘖嘖稱羨。三通鼓罷，放炮一聲，祇見主帥楊業騎馬而出，上首牙將王貴，下首義子懷亮。匡胤嘆道：「人稱山後之兵為最，果不虛也！」言未畢，一將出馬，乃高懷德也。懷德拍馬挺槍，跑到陣前，高聲喝道：「誰敢出來會我？」對陣楊懷亮看見，縱馬出陣，喝聲：「俺來也。」舞起竹節鋼鞭，與高懷德相迎。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

舉。二將戰上四十餘合，不分勝負。楊業在馬上見子不勝，稱羨懷德之勇。時天色已暮，兩下各自收兵。

楊業進關，與王貴議道：「今觀周將之戰，果是英雄，必須定計先捉此人，其餘不足介意矣。」王貴道：「公用何計，可以擒之？」楊業道：「離金鎖關四里之地，有一所在，名鐵籠原，山上並無樹木，四面峻嶺，便於埋伏。明日，令懷亮交戰佯輸，將他賺到原中。我與公登山觀望，指揮四面人馬，祇看周兵到處，重疊圍困，可擒周將也。」王貴道：「公之妙計，真鬼神莫測也。」於是楊業暗傳號令，命總管馮益領兵三千，埋伏去了。那馮益原是鄆州守將，因得罪逃亡，投在楊業麾下。

次日，楊業放炮出關，搖旗擂鼓，陣前討戰。匡胤引兵而出。高懷德道：「昨日未定輸贏，今日出去，誓必擒他，以挫其勢。」匡胤道：「北將亦是勁敵，汝不可輕視，須要小心。」言畢，兩軍對圓，高懷德挺槍躍馬，望北軍殺來。北陣上楊懷亮舞鞭相迎。二將交馬，約戰十餘合，懷亮回馬，望本陣而走。楊業帶兵先走，軍勢敗北。高懷德拍馬追趕，後面趙匡胤驅兵繼進，勢若山崩，北軍盡棄衣甲而逃。懷德要立功勞，追入深地，將近鐵籠原來，祇聽得一聲炮響，馮益伏兵齊起，將周兵衝作兩段，北將楊延昭拒住後兵，不能前進。懷德被北兵逼入原中，部下祇有一千人馬，那裏衝突出來！又怎當楊業在於山下，手執紅旗，指揮三軍圍裏，任你插翅也不得出來。匡胤與鄭恩正在後面追來，聞知懷德被北軍所困，便與鄭恩鼓兵衝至山前，那山上箭弩似雨，炮石如雹，周兵傷折無數，祇得收兵退十五里安營。

楊業與馮益把守谷口，差人報捷薛王。劉崇知楊家兵已勝，遣使齋羊酒至營前賞軍。楊業分散眾軍，皆令列於營門之外，奏樂縱飲。如是者數日。有伏路軍校將此報知周營。鄭恩道：「賊將戰勝自負，不理軍情，可乘他怠惰，領兵去劫他營寨，便可救懷德了。」匡胤道：「不可。楊業乃智勇之將，必有整備，賢弟若去，恐中其計。待等主公駕到，商議救懷德之計。」鄭恩道：「若待駕到，懷德困死多時了，二哥既然怯他，不去劫營，吾領本部兵自去破他。」匡胤再三阻擋，不肯聽從，祇得引兵隨後接應。

卻說楊業每日縱令軍士在營前鼓樂飲酒，當有王貴諫道：「主帥縱令軍士長飲，不理軍情，倘周兵得知，鼓勇而來，恐非吾之所利。」楊業道：「無妨。周兵大敗而去，氣已餒矣，安敢再來？公何必多疑？」王貴道：「小將聞將驕兵惰，必敗之道也，公蹈驕惰之失，倘一旦兵至，何所禦哉？」楊業笑道：「公行兵多年，尚不知其奧耶？此吾之計也。吾觀金星人熒惑，應在今夕周兵必來，故行此計以誘之。公可引兵往正南扎營，但看火起，乘勢殺來，可獲全勝。」王貴方纔大喜，引兵欣然而去。楊業又令：「懷亮延德各領一千軍，伏於要路，放過周兵，汝等便去劫他的營，看周兵敗回，再行擊殺。」二人領計去了。又令：「延朗延昭各領精兵於大營左右埋伏，看周兵入營中計，汝等便放起火來，從兩旁攻殺。」二人亦領計去了。楊業分撥已定，乃空立營寨，自己領兵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時至二更左側，鄭恩引部兵二千悄悄而進，匡胤領馬兵隨後接應，望見北寨更點不明，寂無人聲。鄭恩引兵吶喊一聲，殺將進去，見是空營，鄭恩大驚，叫聲：「中計！」急令後軍速退，勒馬要回，忽見營外一把火起，兩旁殺出楊延朗楊延昭，阻住去路。更深廝殺，夤夜交鋒，鄭恩不敢戀戰，衝圍而走，正遇匡胤兵到，鄭恩叫道：「二哥，賊將已有埋伏，須要仔細。」匡胤道：「三弟，你保了中軍速走，我當敵住追兵。」兩個望前正走，忽聽喊聲大振，當頭殺出一將，乃是北將王貴，阻住大殺一陣，折軍大半。弟兄二人奪路而走，奔回大寨，望見營中又是火起，祇見左有楊延德，右有楊懷亮，兩路兵殺來，周兵大敗，各顧性命而逃。北兵追趕十里，方始回兵。弟兄兩個見後面追兵已去，然後立住營寨。

等到天明，鄭恩收集敗殘人馬，與匡胤回見世宗，訴奏楊家用兵如神，因救高懷德，故去劫營，不料他先有準備，被他伏兵殺得大敗。世宗大怒道：「朕當親自督軍，與楊業決一勝負。」即下令各營將帥，率領所部人馬起行。至地名汾水原安下營盤，離金鎖關有二十里之遙，整備遣將討戰。不提。

先說楊懷亮自劫營回兵繳令之後，楊業自己要退守關隘，即撥懷亮幫助馮益固守谷口。是夜，懷亮伏几而臥，忽得一夢，從夢中哭了醒來。祇因有此一夢，有分教：一填簾誤分吳越，吳越仍返填簾。

正是：

悲歡離合從天定，禍福安危怎自由。

畢竟懷亮做的甚夢，當看下回自知。

第五十一回

馮益鼓兵救高將 楊業決水淹周師

詞曰：

堪悲金革，暴露奔波，驚傳刁鬥夢魂呼。貪名圖利誰嗟怨，何處家鄉室又孤。寄身鋒刃，法重威多，怎分水火命來鋪。三軍應賤糧殊貴，一將功成萬骨枯。

右調《踏莎行》

話說楊懷亮奉了楊業之命，領本部兵至鐵籠原，與馮益同守谷口，兩下各立營寨，彼此照應，期待高懷德困死谷中，以收全功。是日，懷亮因累日辛苦，伏几假寐片時，祇見營外走進一人，頭戴金襖頭，身穿白龍袍，揚揚赫赫，立於面前，叫聲：「懷亮兒，你怎麼骨肉不分，助異姓而殘手足乎？」懷亮舉眼一看，不是別人，原來是父親高行周。即忙跪下，叫道：「父親因何至此，孩兒自幼失離，拋棄多年，今在楊令公帳下招為義子，不能省視父母，兒之罪也。但孩兒從不曾幫助別人傷殘骨肉，父親此言何故？」行周道：「別的莫說，祇這鐵籠原被困之人，難道你不知麼？」懷亮道：「那鐵籠原內被困的，孩兒雖不知他姓名，總是敵國之人，該當如此，父親說他則甚？」行周道：「祇這一人，便是你自戕手足，傷殘骨肉了，尚不自悟，還要多言！」說罷，往外就走。懷亮忙叫道：「父親且慢去，孩兒還要問個端



的。」叫了數聲，行周並不答應，一直往營外去了。懷亮隨趕出來，卻已不見蹤跡，不覺放聲大哭，便哭了醒來。見桌上燈燭通明，帳外巡邏已打三鼓。

懷亮定性一回，呆呆想道：「此夢做得甚奇，方纔明明見吾父親說吾傷殘骨肉，又道谷中被困之人就是手足，吾想手足乃是弟兄，吾祇有一個哥哥，名叫懷德，他諒來好好的住在家裏，或者在於父親衙中，怎麼谷中的就是吾哥哥起來，實是難猜。」忽又想道：「這被困的既是吾哥哥，怎麼夢中又見父親來說。若是父親來托夢，難道父親已棄世了不成，這些緣因，叫吾怎能明白。就是被困之人，前日吾在陣上與他交鋒之時，武藝果然高強，祇是面貌依稀廝像我哥哥，但天下同貌的甚多，我一時也不好想得。祇恨著交鋒時不曾問得姓名，終於難辨是否。」左思右想，忽然說道：「有了，我且待明日夜間，修書射入谷中，要他回答，如若果是吾哥哥，我好計議救他，兄弟既得相逢，連父母的存亡也就曉得了。」主意已定，等至明日黃昏，悄悄修下了書。

至二更時分，兩下營中都已寂靜，懷亮便令心腹軍士：「以巡邏為名，將書射入谷中，等了回書，前來報我，須要機密，斷勿洩漏。」那軍士奉命，將書藏好，手執弓箭，先往谷口緊要之處，假意巡視了一遍。悄悄逕到山僻高處，取出書來，縛在箭上，去了箭鏃，搭上弓弦，望著谷中射去。正值軍士坐地，聽得箭響，取來一看，見箭上有書，忙來獻與懷德。懷德接來拆開觀看，喜得月色朦朧，可以照看，祇見上面寫道：

鄂州高懷亮，奉令擁兵守谷，盡職役也，不意夢有所感，憶念手足漂離，未知所在，今谷中敵將，蹤跡可疑，如係同胞，可書名號為照。如其不然，別有商量，軍中機密，毋得自誤，立候回音，以便酌處。

懷德看罷書，失聲淚下，說道：「吾弟不知存亡，誰想在於此地，若非皇天相信，安得有此機會，使吾兄弟重逢，此真大幸也！」隨身取出筆硯，就在字後寫著幾句道：

鄂州高懷德，督兵伐叛，被困幽原，糧草已無，事在危急，天遣賢弟相救，何幸如之！今以的名為照，速宜裁度，會面之時，細談委曲，立望！立望！

寫罷封好，仍縛箭頭，至原處射出。那軍士正在等候，拾了書，歸營來送與懷亮。懷亮拆開觀看，見了書詞，汪然淚下道：「若非此夢，幾使吾兄無葬身之地矣。」遂重賞了軍士。

至天明，懷亮持書來告馮益道：「小將父親高行周，生我兄弟二人，今兄懷德被困谷中，昨夜夢見父親來告，方知其實，因此特來稟知總管，望乞設謀垂救，小將感戴不忘，若事不成，願與吾兄同死。」言罷，淚流滿面。馮益聽言，奮然說道：「我亦周臣也，因得罪，投於山後，原非不得已，今既有此事，我當與汝定計，救出爾兄，同去歸周可也。」懷亮拜謝道：「總管若肯如此，愚弟兄雖死不忘盛德。」於是馮益差人暗暗詣周營報知其故，約定黃昏，聽炮響為號，便當引兵來接應，兩下知會定了，都已整備。

至晚，馮益撤去圍兵，放起炮來。高懷德聽得外面炮響，料著兄弟來救，即引部兵從內殺出，馮益招呼，合兵一處，殺奔關下。哨馬報入關中，令公大驚，令延昭領兵三千，速去拿來見我，延昭得令，領兵出關，正遇懷亮。延昭道：「父親以汝為子，恩義兼隆，汝乃背反而去，是何道理？」懷亮道：「兄弟之情，不敢不救。」延昭大怒，挺槍直刺。懷亮舞鞭相迎。戰不數合，懷亮不敢戀戰，正待要走，忽正南上來了一支人馬，當頭便是鄭恩，舞刀來攻，延昭抵敵不住。那馮益與懷德催動後軍，掩殺過來，延昭勢力不支，回馬引兵而走。比及天明，周兵合為一處，來見世宗。世宗見救出懷德，又添二將，又得了許多軍馬，心懷大悅，即封馮益為御營團練使，高懷亮為副先鋒，二人謝恩。懷德同弟懷亮拜謝匡胤等諸將。匡胤道：「前者吾亦被困，蒙眾位之力，得脫其難，凡在同朝共事，何必言謝，喜得汝兄弟重逢，誠因禍而得福也，我等眾人當共設一席，聊為慶賀。」眾將道：「當得如此。」遂乃設席營中，彼此暢飲，盡歡而散。

次日，世宗下令：「各營諸將，整頓營伍，攻取金鎖關。」諸將得令，分頭攻打，聲勢甚銳。楊業見馮益懷亮二人叛去，悔恨無及，召諸將計議道：「周兵攻城甚急，爾等諸將有何謀畫以破之。」延昭進道：「周兵連營六座，攻吾關隘，意在必得。兼之趙匡胤、鄭恩、張永德、二高皆虎贖之將，似難與爭鋒。依兒之見，今且不必與之交戰，俟其懈怠，大人設計以破之，易如反掌矣。」楊業聽言大喜道：「吾兒此論，暗合吾心。」遂下令諸將，按兵不出，堅守城池。

當時又過了數日，楊業帶了數騎，上高阜處觀看周兵，見旗幡嚴整，軍士雄偉，列營於汾水之原，兵勢浩大。又看那龍川水勢，白浪滔天，接連汾水。楊業看了，大喜道：「已入吾掌中矣。」回馬入帳，對王貴等說道：「周師十數萬，旦夕必受吾累。」諸將問道：「主帥何以知之？」楊業道：「不識地利，安能活乎？」諸將盡皆未信。時當八月初旬，涼風透體，秋雨連綿。楊業差撥軍士，整備船隻，檢點水具，聽令應用。延昭問道：「陸地行兵，何用船隻？」楊業道：「兵法云軍入陷地，有犯天時，逆天行道，必敗之道也。方今秋雨連綿，汾水必然暴漲。吾故差人整頓船筏，備齊水具，往各處水口壅住。待等雨甚水發之時，放開閘壩，其水衝下，周兵盡為魚鱉矣。」延昭拜服道：「大人神機妙算，豈兒輩所能測也！」正是：

安排妙計擒豪傑，預定奇謀捉帝王。

卻說周兵因連日秋雨不止，滿營皆濕，匡胤來見世宗，奏道：「今吾大兵列於汾水原，地勢甚低，前望龍川，水勢泛溢，近日秋雨淋漓，倘楊業效漢關公決水之計，吾兵何以當之？」世宗道：「朕正慮此，未得其策。」即傳軍師王朴計議其事。王朴奏道：「臣夜觀天象，見殺氣聚於本營，於大軍甚為不利，主公速宜拔營移寨，庶幾可以免禍。」言未畢，祇聽得帳前一派的聲響，如萬馬奔騰，似千軍震鼓，澎澎湃湃，洶湧而來。世宗大驚，出帳上馬。祇見四面八方，水勢滔天，風雨更甚。各營將帥要備船隻，已來不及，頃刻之間，平地水長數尺。軍士慌亂，無處躲避，惟有追波逐浪，淹沒漂流而已。此時趙匡胤保了世宗於高處奔走，正遇楊業父子各駕快船，搖旗擂鼓而來，見世宗繞岸而走，即便棄船登岸來追。匡胤怒聲若雷，揮刀躍馬，抵住楊業交戰。戰上數合，王貴一馬又到，匡胤奮力抵敵。卻好鄭恩、張永德、高懷德一齊殺來，見北軍勢盛，不敢戀戰，保了世宗先走。匡胤力戰，楊業又有王貴幫助，戰鬥多時，料不能

勝，回馬拖刀而走。楊業那裏肯捨，拍馬追來。此時匡胤單騎奔走，纔過龍川壩，不期路滑泥濘，縱蹄一失，連人帶馬，陷入川澤之中。楊業一馬趕到，提起金刀，正劈個著，祇聽得一聲霹靂，匡胤頂上現出真龍，伸足往上抓住，金刀便不能下。楊業大驚，心下想道：「真命之主，不可傷也。」忽匡胤坐下赤兔馬，紅光一現，騰的縱出澤中。匡胤急帶絲韁，正要望前奔走，祇見楊業勒馬提刀，不來追趕，叫聲：「且慢，此去絕路難行，君須望南而走，便是大路。當記今日楊業不殺之恩。」言罷，回馬而去。後人有詩以表之：

殺運英雄角逐秋，塵兵接下陣雲收。

驂騮已陷翻騰起，帝主威風蓋九州。

卻說趙匡胤誤被馬陷澤中，又見楊業追到，舉刀便砍，一時眼前昏黑，意亂心迷，一會兒纔得清醒，那馬已立在岸上。又見楊業勒馬停刀，指明去路，又說當記不殺之恩，言畢而去。心下沉吟，不知何故，策馬向南而走。祇見當頭一彪人馬到來，卻是鄭恩，因不見匡胤，領兵來尋。當時見了，一齊沿岸向南而走，但見水勢汪洋，各營軍馬盡都淹沒，其餘會水得命者，不上一二萬。後人有詩嘆云：

萬馬爭奔勢若潮，一時軍卒盡流漂。

可憐無數河邊骨，猶帶冤聲涌怒濤。

諸將保了世宗，退至數十里，招集得命軍士，扎立營盤，查點將士，不見匡胤鄭恩二人。世宗心慌，正欲差人尋覓，忽報二將已到，世宗方始心安。二人見駕，各各慰安。少頃，文武官員，隨征將士，漸漸復集。世宗見折了許多人馬，忿怒不已，乃謂諸將道：「數日前已有神明報知其事，朕尚未明其故，不想今日果應斯言，殊可痛恨！」王朴奏道：「氣數有定，故不能逃，但勝敗兵家常事，陛下不必憂焦，有傷聖體。」世宗怒道：「朕誓與楊業決一死戰，以報其讎！」匡胤奏道：「不可，軍士折傷大半，糧餉不繼，士卒已無戰鬥之心，陛下苦與之戰，恐其不利。不如暫且班師，再圖後舉，諒劉崇如釜中之魚，安能逃其生哉？」世宗自知銳氣已挫，難以奮興，祇得允從其議。先差人至忻州，暗暗抽回岳元福這支人馬，然後下詔班師。各營將士得旨，無不歡喜，盡皆整頓回師。岳元福奏道：「陛下，進兵易，退兵難，今楊家與劉崇聲勢相依，非可小視，倘楊家探知我軍退去，密地出兵來追，甚非所利。為今之計，陛下可命將斷後，以防彼兵追襲，陛下前軍緩緩而退，便無患矣。」世宗聽奏大喜，即命高懷德、高懷亮、馮益三人為前鋒，鄭恩、岳元福、馬全義擁重兵斷後，自與趙匡胤、張永德、符彥卿、王朴、史魁等以下戰將並宿衛軍馬居中，即日焚其營寨，班師回朝。不提。

且說楊業水淹周師，大獲全勝。探馬報到周兵拔營退去，當有五郎延德進言道：「周兵喪膽而去，孩兒願領輕騎追襲，務要趕上，將周主拿來獻功。」楊業道：「不可，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吾觀周將知識者多，彼軍雖退，必有強將斷後，汝若追之，反遭其算矣。」延德乃止。正是：

運籌帷幄能相慎，決策疆場不受欺。

楊業既勝周兵，差人報捷於劉崇。劉崇得報，憤然嘆道：「高平之戰早得此人，焉有大敗？」即遣丁賁齎羊酒金帛等物至營中賞勞，令公拜受，俵分諸軍，眾各歡喜。次日，楊業隨丁賁入城朝見，劉崇安慰之，說道：「累卿遠來，大勝周兵，於孤家振威多矣。」楊業奏道：「此皆大王之福與諸將之能，臣有何功，敢蒙獎譽。」劉崇大喜，設宴款待。是日君臣暢飲，盡歡而撤。楊業辭駕謝恩，因又奏道：「契丹奸詐莫測，勿宜親近，如竭府庫以與之，彼終無厭，而大王則自空其國矣。」劉崇深然其言，又賜以金珠珍玩之物，楊業拜受辭歸。至次日，下令拔寨回兵，正是鞭敲金鐙，人唱凱歌，大軍在路無辭。

不日，將至五臺山，楊業對王貴道：「五臺山有智聰長老，精於禪理，能知過去未來，久欲會晤，未得其便，今幸有此機會，欲與足下同往一訪，何如？」王貴道：「吾亦久聞此僧善知相法，公若去見，小將當得奉陪。」楊業遂將兵馬屯扎山下，同了王貴，帶了七子，後面跟隨著十數騎，一行人齊上山來。此時中秋以後，久雨初霽之時，見那山色空蒙，雲光映遠，層臺聳兀，峭壁巍峨，正合著兩句古詩道：

晴光開斷壁，曝色半松亭。

楊業帶了眾人上山來，至寺前下馬，抬頭看那山門上，有一匾額，鑄著五臺禪寺四個大字。當時先著人進寺通報。不多時，智聰長老出來迎接，一行人進了山門，走過幾間大殿，至方丈見禮，分賓而坐。童子獻茶已畢，長老問道：「不知將軍貴駕降臨，有何高論？」楊業答道：「小可太原人氏，武職出身，姓楊名業，表字繼業。因救河東之厄，得勝回師，久仰禪師明測禍福，精察窮通，故此特來參禮，叩問前程，懇乞指示迷津，幸勿隱吝。」智聰道：「久仰將軍英名遠布，今垂枉顧，貧僧法緣之幸也。」楊業遂令左右獻過禮物，乃是黃金十兩，紵絲二端。智聰辭不敢受。楊業道：「些須薄物，聊表相見之情，切勿固辭。」乃命童子收過。遂而叩問終身，要求指點。長老道：「將軍乃當代之柱石，舉世之英雄，今日運籌帷幄，他年垂名竹帛，又何待貧僧饒舌，妄擬清白哉。」楊業堅請再三，長老道：「既將軍不棄，貧僧有四句偈言，望將軍記取。」楊業道：「願聞。」長老遂將紙筆鋪排，寫出一首偈言道：

立名無佞，建業天波。

辛勤勞苦，李陵榮枯。

寫畢，遞與楊業。楊業細看，不解其意，再三懇求，欲為解說。長老道：「此天機也，久後自應。將軍已能循理而行，其後福豈有量耶。」楊業遂將偈語收藏。又喚過七子，與智聰相之。智聰逐一相過，說道：「皆棟梁之器也，貧僧何用多言。」楊業道：「理貴直言，小可決無見怪，望禪師明言之。」長老笑道：「既將軍不嗔，貧僧祇得冒瀆了。細觀七位將軍，皆是忠國勤民之相，祇可惜剛直太露，他日恐不得其善終。七郎君目有變睛，須防箭危。惟六郎君形貌光

舒，可保其爵祿。然一生有憂無樂，好事多磨，雖得令終，未許安享。貧僧所論如此，亦在諸位小將軍之自保耳。望將軍勿罪。」楊業聽罷，撫掌大笑道：「大丈夫得死於沙場，幸也，何用計較哉。」此時天色已暮，智聰令侍者安排素席相待。眾人席上各訴平生豪氣，談笑悠然，直飲至興盡更闌，就於寺中安歇。

當時眾人都已寢定，內中祇有五郎延德寢不能寐，他因日中聽了智聰之言，心懷憂懼，反側難安。遂乃披衣而起，要往禪房來見長老，求個趨避之方。祇因這遭見此心一發，有分教一身處寰宇之中，心超塵俗之外。正是：

功名事業人皆羨，生死機關誰肯參。

畢竟延德去見智聰有甚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真命主爵受王位 假響馬路阻新人

詞曰：

尋傳鑾輿回京闕，眼看旌旗離邊塞。貔貅何用唱歡歌，養些餘威博後決。回視波濤歌，打點精神，凱旋聲接。各人暗裏思量，笑彼刀無血。

可曾建甚功，卒蒙詔婿封。宜爾家，樂爾室，一朝挂紫衣。尋盟自合鴛鴦訣，成就從前缺月。怎如紅葉溝傳，風流初度，春宵一刻，海誓山盟結。

### 右調《歸朝歡》

話說楊延德日間聽了智聰長老相斷之言，心懷憂懼，寢不能寐，等眾人睡著，獨自披衣起來，悄悄往方丈之中，來見長老。此時長老正坐禪床，凝神定性。忽琉璃光照，見有人走進方丈中來，定睛一看，見是日間所相之人。便開言問道：「將軍因甚尚未安寢，暮夜到來有何話說。」延德道：「小可延德，甫聞禪師法語，心實不能自安，為此，篤志而來，懇求禪師慈悲為本，指點小可一條生路，得全首領於九原，死亦感德不朽。」智聰道：「此乃各人造化，數定無移，貧僧如何救得，將軍誤矣。」延德再三拜懇。長老見他心志誠實，便說道：「既將軍要得生路，別無方略，祇有高飛遠舉，遁跡林泉，置世事於無心，超形跡於塵外，庶可全身遠害，自保其身矣。」延德道：「禪師之教，善全之策也。但小可思父子至親，情關憂戚，一旦分離遠去，於心亦不能安，如之奈何？」長老道：「明哲保身，智者所貴。承歡膝下，人子當然。念汝言出真心，貧僧不得不曲為籌矣。」遂乃取出小皮匣一隻與之，道：「此乃天機，慎勿洩漏，宜緊藏於身！往常不許開看，如遇大難，方可開看，內中有救汝之計，斷勿忘也。」延德接了皮匣，再拜而謝，歡歡喜喜歸至客房去睡。有詩為證：

前程打動機關透，智者相憐警悟深。

不是當年能受教，將軍寧起入禪心。

次日，長老命行童安排早飯，祇見楊業率眾來辭，長老苦留不住，祇得送出山門。一行人下了山，回營歸寨，楊業傳令拔寨起行。大軍離了五臺山，取路回應州。按下不提。

那契丹主兵屯忻州，見有周兵阻住，不敢輕進。這日，忽報周兵都已撤去，不知何故。契丹主也先差人細細打聽，方知劉崇召山後楊家兵水淹了周師，以此得能退去。契丹主聽報，正在贊嘆楊家之謀，忽有劉崇差官來到，送上金珠寶物，請契丹主回兵。契丹主得了賄賂，統領人馬回本國去訖。

卻說世宗收兵還朝，進宮請了太后安。從此，朝廷政事，皆自親裁，補偏救弊，賑恤民瘼，朝野盡皆歡悅。因想趙匡胤等諸將能用命效力，合當封爵，以酬其功，於是論功之大小，定爵之次第。遂以都虞候趙匡胤進爵封為南宋王，鄭恩封為汝南王，高懷德、張光遠、羅彥威、張永德皆封列侯，岳元福、馬全義、符彥卿皆封節度使，分鎮外郡，以其年老，免於上朝，馮益、史魁、高懷亮等封為御林軍都督，進王朴為丞相。改元顯德。分賜宅第於王侯等。未得銜署者，又令各自挑選家將以實之。眾臣各各謝恩而退。時懷亮問兄以父母之事，懷德將父死潼關，母存故土之言，說了一遍。懷亮悲聲大慟，不勝淒傷，方知父親托夢有自來也。

一日，世宗設朝，文武朝見已畢，南宋王趙匡胤出班奏道：「汝南王鄭恩，前定陶家莊三春為室，尚未婚娶，乞聖上恩賜完姻，臣等不勝欣幸。」世宗問道：「三御弟此姻幾時下聘，何人為媒，在於何處？」匡胤奏道：「是臣為媒，因在百鈴關隨太后鑾輿回京，於路駐蹕，鄭恩懼暑洗浴，往陶園偷瓜被打，臣見陶三春勇力過人，兵機通曉，特任斧柯，與彼聯姻。」又將前後事情備細奏了一遍。世宗聽了，幾乎笑倒，因說道：「姻緣本是前定，匹耦亦屬合宜，御弟執柯，正得其所也。」即傳旨宣汝南王見駕。當有司禮監傳宣：「萬歲爺有旨，宣汝南王上殿。」祇聽得下面答應一聲：「領旨。」世宗在龍椅上舉眼看時，祇見鄭恩從丹墀走上殿來，衣冠氣概，與前大不相同，怎見得：

頭戴三尖光溜帽，身穿八卦團花襖。

金環玉帶束腰間，粉底烏靴隨舞蹈。

鄭恩走至駕前，執笏高呼，拜了三拜。

看官，鄭恩本是粗魯之人，跟了匡胤走闖關西，招災惹禍，吃酒行凶，乃是專門絕技，虧了匡胤叫他習學文禮，所以革去舊規，知些禮貌。然而匆忙之際，終多失儀，故此今當朝拜，祇行了三禮。世宗見了，暗暗的好笑：「這魯夫禮貌不全，怎做朝廷大臣，然較之昔日，也算虧他的了。」遂傳旨賜坐。鄭恩坐在錦墩之上，眼珠兒瞧著鼻頭，動也不

動，以為盡禮。世宗問道：「三御弟，朕聞你定下一頭親事，也該奏與朕知，早 早完娶，因何祇不提？」鄭恩道：「這多是二哥做的事務，於臣何干。」世宗道：「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汝怎麼推諉別人？」鄭恩道：「臣本不要這女人，多是二哥與臣 為媒。」世宗道：「朕今差官前去，迎接陶三春到京，與汝完姻，以成大禮。」鄭恩奏道：「方纔臣已說過，總不要這女人，如陛下要去迎來，這原是二哥做的媒，任二哥娶 了去。」世宗微笑道：「汝說來言語，通無道理，聘定婚姻，讓與媒人，自古以來，從 無此理，朕逆知汝意，不過嫌他力勇，常恐受他教訓耳，然汝雖懼他，朕實嘉悅，下次 汝或不知禮貌國法，即著王妃盡情責罰。傳旨，著禮部知道，即日差官四員，安備半朝 鑾駕，前往陶家莊，迎接陶三春到京，擇日與三御弟汝南王鄭恩成親。」龍袖一拂，駕 退還宮。文武官員，一齊退出。

鄭恩道：「二哥，我說過的，這驢球入的女娃娃，委實不要他，娶來做甚，就是取 了來，我也不肯與他成親。」匡胤道：「三弟，你說甚話？朝廷旨意，誰敢有違？汝若 不遵，便是逆君大罪了。」鄭恩道：「我不要就罷了，他把我怎樣定罪。」匡胤道：「天子喜怒不常，隨事可以問罪。汝今違忤不打緊，輕則革職為民，重則斬首示眾，豈肯 以汝御弟而寬宥耶？」鄭恩道：「據你講來，必要依他的了，祇是我向來沒有拘管，好 不快活，如今卻做了死人，一步也不得做主，呆呆的聽人分付，好不耐煩。既然如此，我祇得依了他罷。」說罷，二人各自回府。

匡胤見了父親，勸把妹子配與高懷德為室，趙弘殷大喜，即便擇日，招懷德為婿。王侯作事，不比庶人之家，至期張燈結彩，鼓樂喧天，在朝文武各各送禮賀喜。當日新 人參天拜地，請趙弘殷夫婦當廳受拜，然後夫妻交拜，花燭合巹，送入洞房，諸般禮數，不必細說。至次日，趙弘殷大開筵席，請在朝文武飲過了喜筵，諸事已畢。三朝之後，趙弘殷備下花銀千兩，準折妝奩，送高懷德夫妻回歸府第。懷德差了家將，備設安車，往山東迎接母親到來，安享榮華。按下不提。

那禮部奉了聖旨，差官備駕往陶家莊迎娶，也不必細表。祇說陶三春的哥哥陶龍陶 虎，自從趙匡胤為媒，把妹子配與鄭恩，留下聘禮別去之後，他卻時時著人打聽，聞得 趙匡胤保駕，兵下河東，立了戰功，受封都虞候之職，鄭恩亦得侯位之封，心中歡喜，進房來與三春說知其事。三春道：「哥哥，小妹前日言猶在耳，他若有了王位，方可成 親。如今祇是封侯，哥哥且莫歡喜。」陶龍道：「賢妹，你莫要小覷了這侯位，他立功 至此，亦非易事，日後再有功績，這王位便可立致矣。」說罷，相別而出。遂乃著人前 往蘇杭兩處，置辦綾羅緞疋，龍蟒妝花，喚了許多裁縫到家，整月的做就內外衣服。又 置辦那些銅錫器皿，什物家伙，件件俱全。三春知道，便叫哥哥：「他既封侯，難道府 中沒有應用之物，也要哥哥這等費心。」陶龍道：「各人體面，理上該當，況我陶門又 非小戶人家，豈可草率，遣人恥笑，就是那從嫁丫鬢，任從賢妹自擇。諸事都宜預備， 免得臨時侷促，不及周章。」三春聽了大喜，感激兄長用心。於是將自己房中一切該用 之物，隨時收拾停當。

不覺又過了多時。那一日，祇見本縣縣官到來報喜，陶龍弟兄接進大廳，見禮坐下。茶畢，縣官開言說道：「貴府令妹丈鄭，今封汝南王，御賜完姻，皇上特差禮部官四 員，領帶宮官，排列半朝鑾駕，迎接王妃，不日將到，先有探事報來，為此，下官先來 報喜。」陶龍陶虎躬身拜謝，設席款待，因說道：「治民一介布衣，不知禮數，若明日 天使到來，該是如何款待，望老父母指教。」縣官道：「天使到來，須設正席四桌，外 備折席禮四封。鑾輿儀從，設備席五十桌，記點每人賞封銀二兩，其餘裝車夫役，與之 酒飯，均為賞賜，其工食之項，到京時，鄭王自有給發。依此整備而行，便無疏失。」弟兄二人一齊致謝道：「愚弟兄村野之夫，幾乎失禮，承老父母所教，心目爽然矣，但 俟天使到舍之時，望在先二日，差貴役相聞，好辦酒席。」縣官應允。酒散，謝別而去。那陶家二嫂聞知此信，進房道喜，說起縣官之言，不日天使就到。三春道：「妝奩什 物，哥哥既都備下，不必說了，所有該用酒席賞賜等項，將父母存下千兩之銀，聽用可也。」

且說南宋王趙匡胤，一日請高懷德到府商議道：「陶三春勇力過人，曾將鄭恩力伏，自恃高強，目無能人，今出嫁到京，未免視吾等亦如同類，吾意欲於路送信於他，使 他知懼。然遍觀在京諸將，皆非敵手，惟汝比張鄭力大，可與為敵，汝可帶領兩府家將，祇做打圍，先差家將暗暗告知官官，不可慌亂，汝便裝做響馬，要他買路錢，他自然 發怒，親自出來交鋒，便可試他武藝高下了，汝宜見機而作，然後說明相接之意，使彼 知我勇猛之人，亦為不少，且使鄭恩日後也有光彩。」懷德笑而從之，整備停當，按期 出城，打點行事。慢提。

且說差官督領車仗扈從人等，非止一日，到了縣中。縣官迎接，送歸公館，饋送禮 物已畢，即差人飛報陶家。陶氏弟兄得報，分付門外搭起篷廠，屯扎車仗人馬，大廳上 接待差官，側廳款待家將，車夫役人等在莊房內酒飯。叫下梨園，大排筵席。一應完備，等候到來。至次日清晨，早見一簇人馬，擁護而來，前面打著汝南王奉旨迎親的摺牌，排列著花簇簇的半朝鑾駕，恁的威儀。後面便是差官官監，縣官在後跟隨。一行人將 次到莊，陶氏弟兄迎接進廳，開讀聖旨。弟兄謝過了恩，然後相見，賓主坐定，縣官側 坐相陪。茶過三巡，便請入席，那酒筵豐盛，自不必說。當時點戲開場，酬酢勸侑，客 主盡歡，席終而散。以下陸續人等各各酒飯已畢。陶龍擇日起行。時有親戚都來送嫁， 陶龍一概辭謝。

這日，擺列王府執事，簇擁著鑾輿，前遮後掩，好不威儀。那官官騎馬，婢女乘車，弟兄兩個與那欵差官一齊坐馬押輿，縣官在後送行。祇聽三聲炮響，鑾輿起行。那街 道上鄰裏男婦，挨肩擦背，夾道旁觀，個個夸獎，人人稱羨，都議論個不了，張望不休。那縣官直送至交界地方，然後辭去。正是：

貴賤不由妍媸定，富貧端在命途來。

鑾輿一路行程，曉行夜住，逢州過縣，地方官饋送程儀，好不威顯。行了多日，將 近皇都，來至一處所在，離汴京約有三十餘里。正行之際，祇聽得樹林中一聲炮響，閃 出五六十騎人馬來，當頭一位大王，坐馬端槍，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來的留下買路 錢，便放你過去。倘若遲延，性命難保。」那些執事人等見有強人阻路，唬得目瞪口呆，都不敢上前，縮做一堆兒立著，內有膽壯的，慌忙報與欵差官。那欵差官已是明白， 假意吃驚，即轉報與陶氏弟兄。陶龍聽言道：「這皇都地面，那得有響馬胡行，待我上 前去分付於他。」即時策馬向前，大聲喝道：「汝等草賊，怎敢在輦轂之下，攔截橫行，況我等又非經商大客，又不是任滿官員，那有銀錢與你買路，你可不曾見麼，這是汝 南王鄭千歲娶的王妃娘娘，誰敢阻路！汝當速速回避，免得傷殘。」那大王哈哈大笑道：「也罷，你們既無銀兩，就把那個甚麼的王妃

送他過來，與俺做個壓寨夫人，俺便饒了你們不殺。稍若支吾，你們休想回去。」陶龍聽言大怒，喝聲：「毛賊！你欺人慣了，不知王妃娘娘的本事，我便對他說知，請他自己出來，一頓銅錘打死了你幾個毛賊，方知娘娘的利害。」說罷，帶馬往後而去。

那三春見車馬不行，便問左右道：「為何不行？」家將稟道：「有響馬阻路，故此不能前進。」三春道：「那有此事？」正在言語，祇見陶龍來到跟前，將響馬之言說了一遍。三春大怒，喝叫：「取披掛過來。」侍女答應一聲，即忙往箱裏取將披掛出來，三春登時結束。怎見得打扮威嚴：

魚鱗甲金光耀日，紅戰襖繡鳳朝陽。

錦襪裙顏色鮮艷，獸皮靴舒長穩步。

陶三春通身結束，騎了一匹白馬，手執兩柄銅錘，帶領家將，擁至前面，一馬當先，大喝道：「何處毛賊，敢來阻路？」

祇見那大王一馬衝出，叫聲：「女將看箭。」一聲響，箭打三春左耳擦過，三春不曾提防，吃了一驚。聽得弓弦響處，又是一箭從右耳邊射來，三春放下錘，一手接住，喝道：「毛賊，有箭盡數射來。」那大王驀地裏又放一箭，從中射來，剛到護心鏡，被三春順手一錘，打落馬前。兩邊觀者盡皆喝采。三春提錘，拍馬衝來。那大王挺槍迎架。這陶三春的銅錘，重有八十二斤，當時見大王一槍刺來，急把一錘架開了槍，那一柄錘早又飛到，那大王暗暗喝采。兩個戰在當場，殺在一處，戰有三四十合。三春也是暗暗思想：「此人槍法利害，不像個響馬，吾且未可傷他性命。」心下一想，手略一鬆。那大王見三春手慢，忙把槍望肋下用力一撥，思量要撥他下馬。不想被三春用肋夾住，將一柄銅錘放下，趁手捻住了槍頭。那大王用力把槍一扯，卻拖不動。說時遲，那時快，三春早把這柄銅錘當頭蓋下。那大王慌了，棄了槍，雙手接住了錘柄，再也不放。三春即便跳下馬來，祇一扯，反把大王扯落馬下。三春大喝道：「沒本事的毛賊，饒你去罷。」

那大王立起身來，走上前道：「請王嫂上馬。」三春道：「你是何等之人，敢稱我為王嫂？」那大王笑道：「實不相瞞，我乃南宋王之妹丈，高懷德便是。祇因南宋王是大媒，故令某來迎接。」遂叫家將上前叩頭。三春大喜道：「原來是高侯駕臨，適纔衝撞，萬勿挂懷。」遂分付左右，取出銀兩，賞賜了家將。三春同懷德相見了二兄，敘新親之禮。弟兄二人道：「有勞高侯台駕來迎，足為榮耀。」懷德道：「豈敢，祇為汝南王乃當今之虎將，聞知被令妹所伏，弟等不信，故作此態，實欲請教武藝耳。」眾皆大笑。陶龍道：「如此作耍，以性命為兒戲，倘或失手，豈不可惜？」高懷德道：「適纔所射之箭，頭上無鐵，不致傷人，但是令妹的錘，實為利害，弟若接得不快，此時喪之久矣，自今以往，再不敢輕敵了。」眾復大笑。正是：

略把形容來點染，方知勁敵勝男兒。

當時一行人略略用些酒飯，懷德合為一起，擁輿而行。按下慢表。

祇說汝南王鄭恩，這日想起：「吉期將到，須要準備纔好，祇是王府行事的規矩，我卻一些也不知，如何是好！倘然差了禮數，卻不被陶家作為笑話。我且與二哥商議，看是如何。」遂乘馬，帶了幾名家將，來到南宋王府中，他是患難弟兄，不用通報，下馬進府，至廳上，與匡胤見禮坐下。鄭恩開言問道：「今日家將來報，說陶家送親將到，他手下人夫，共有二百多人，兄弟不知行事，故此特來與二哥商議，該是怎樣行法，二哥必有安排。」匡胤道：「禮本一體，不過行事之有大小耳，今照王侯行禮，諸凡應用，總宜從大，不可存小見之心。賢弟當要預備二百兩銀子，先著能幹家人，喚下廚茶夫役，備辦酒席，再要打點三百兩銀子，賞賜送親執役人等。再備下一二百兩，作為內外一應犒賞之費，以外再備謝媒禮金，或五千，或三千，再少不可。這數項費用，乃是最緊之事，所宜預備。至於在朝文武官員多來賀喜者，須在三日前送帖請酒，該有幾席，做幾日請，任憑己意是了。」鄭恩道：「算量起來，這銀子還不夠用哩，二哥，你的媒金，且借與兄弟用用，日後加利送來還你。」匡胤道：「你媒金尚未出手，怎麼說是借用起來？」鄭恩道：「男家的謝禮尚在後面，你祇把那陶家到來謝你的媒金花紅，一併借與兄弟用用便是了。」匡胤笑道：「你如今要改過大號了，休叫鄭子明，可叫賴貓兒焦面大王罷。」鄭恩道：「休得取笑，還有要緊的心事在此，要請你教導教導。」匡胤道：「賴貓大王，你除了借銀一事，還有甚的心事問我？」那鄭恩未言先笑，欲說還羞，遮遮掩掩的，向匡胤說將出來，有分教——為一世之莽夫，傳百年之話柄。正是：

不學安知倫類理，無文徒識淳龐風。

畢竟鄭恩問的甚麼心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陶三春職兼內外 張藏英策靖邊隅

詩曰：

自結絲蘿未有期，恩榮彩筆把詩題。

好逑已協關雎什，和調堪吟琴瑟齊。

一命武魁朝野敬，六宮檢點媵嬪宜。

紅顏傑出無多覩，外邊干城亦建奇。

話說鄭恩天性質直，不學無文，因是吉期已近，不知禮數規模，所以親到南宋王府中商議行事。匡胤將這婚姻禮

數，一切應該事務，開示明白。那鄭恩記在心頭，復又問道：「二哥，兄弟想這女娃娃，實是氣他不過，到了這日，等待拜堂過了，兄弟便去多呷幾壺酒，不去睬他，竟自睡覺，你道好麼？」匡胤道：「若如此，你便又要討打了，從來結親吉日，取其夫婦和合之意，其夫婦之所以必期和合者，乃為生男育女，相傳宗嗣之故耳，你明日若冷落了他，他又性如烈火，一時怒發，顧甚新人體面！拳鋒到處，祇怕你無力承當，那時愚兄又不好來救，你便怎處。」

鄭恩聽罷此言，祇把頭來亂點，說道：「二哥說得不差，果然他發起惱來，倒是不妙之事。咱祇曉得呷酒打降，是本等的事，這做親勾當，那裏曉得，還望二哥教導我怎樣一個法兒，不致他打罵。」匡胤道：「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陰陽配合，是為夫婦。男女媾精，生息無窮，此乃天地之正氣，人道之大端也。所以，人能各正其性命，方為保合太和，善全造化。若或放蕩不經，便為非理，非理之人，又在正道之所不取者。今賢弟既問於我，我不說明，安知其理。汝於明日拜堂之後，歸房合巹，客散安寢，須要和顏悅色，言語溫柔，盡其愛敬之歡心，效於飛之樂，法君子之風，自然彼此歡洽，相敬如賓矣。」鄭恩道：「是便是了，咱祇恐他性兒依舊，動手起來，如何是好？」匡胤哈哈笑道：「你既做了一個男子，怎麼倒怕起婦人來。凡事禮下於人，人亦必然致敬。彼時你偷他瓜吃，自然打你。今日乃明媒正娶，名正言順之事，彼縱強暴，安有打罵之理？汝但放心，我看三春亦是知禮之人，決不魯莽，汝祇依理而行，便是無礙了。祇是還有一說，這媒金謝禮，送與不送，且是由你。所有前日定親玉玦，乃愚兄之物，須要見還。」鄭恩笑道：「二哥，你忒也小人兒之見，這玉玦兒留在咱處，等待你有了姪子，與他玩耍的，怎肯還你。」匡胤道：「尊諱賴貓，果然話不虛傳矣，佩服佩服。」說罷，兩個大笑而別。匡胤又撥了幾名得力家將，往汝南王府中代為備辦。

到了吉期，陶氏弟兄同鄭府家將已到，把妝奩什物搬到府中。鄭恩撥令僕婦使女，鋪設內房，好不齊整。外面搬送已畢，眾人叩頭叫喜，甚是鬧熱。鄭恩坐在堂上，看了這些擺設物件，紛華富麗，目中從不曾見的，不覺心中大喜，說道：「咱尚沒有破賞，怎的陶家這般豐盛，多虧了二哥的主意，成就咱的好事。」便令行禮官行賞搬運人等。眾人受賞，各各叩謝。

到了次日，張燈結彩，鼓樂喧天。鄭恩請了南宋王昆仲，並高侯弟兄，及在京各官，皆到府中。祇見鑾輿進了府門，當堂停下。陰陽官看了吉時，贊禮官請新人出轎，夫婦一對兒同拜天地，謝了聖恩，參了祠灶，然後夫妻交拜，送入洞房。祇聽那歌賦悠揚，笙簧迭奏，人間歡慶，無過於此。當時飲過了合巹酒，鄭恩復到外廳，與陶氏弟兄並眾官見過了禮。匡胤陪了陶氏弟兄入席，眾官各自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點戲開場。飲至半筵，鄭恩出席，手捧金杯，行禮敬酒，先敬了陶氏弟兄，次敬大媒匡胤，以下眾侯各官，俱皆辭謝。眾人又飲了一會，即便起身。陶氏弟兄亦回公館，整備三朝禮物。

鄭恩送客進內，分付廚房給與辦事及女眷人等酒食，又賞賜雜役等人，並趙府幾名家將。諸事已畢，將身步進房來，見了三春，深深作了一揖，三春回了一福。鄭恩歡喜，說道：「請寬衣。」三春遂命丫鬟解了束帶圓領，珠冠蟒袍，鬆下軟鞋。鄭恩亦自脫下了公服。丫鬟接去收拾了，即送香茗過來。二人飲畢，鄭恩揮手道：「你等一路辛苦，不必在此伺候了。」眾婦女答應一聲，各自出去，掩上房門。鄭恩坐下，笑嘻嘻的說道：「姻緣之事，莫非前定，夫人還記得當年瓜園中的事麼？」三春道：「妾與君天各一方，若不是這樣奇奇怪怪，如何成得婚姻。那時魯莽衝撞，誰知宿世姻緣，如今，已往之事也不必說了。」鄭恩道：「早知是你丈夫，也須留情，不致下此毒手。」三春道：「這也論不得。」鄭恩笑了一笑，忙伸手去解三春扣帶。三春將手一推，說道：「各人自便。」於是二人各褪下衣裳。鄭恩雖是愚直，然見色心動，天性皆然，又經那滿室噴香，如同仙府，不覺心歡興發，身在浮雲，捧住了陶妃，相偎相倚。二人同上牙床，整備旗鼓。鄭恩身在壯年，初近女色，勢如枯渴。三春年已及笄，望雨已久，並不推辭。兩個在香被之中，如魚似水，雲雨起來。鄭恩如蝶亂蜂狂，祇向花心去採。三春初經攀折，未免苦樂相勾，真是綢繆盡態，恩愛無窮。事畢之後，摟抱而睡。正是：

欣承玉體滋膠味，恨聽金雞報曉聲。

二人五更早起，梳洗已畢，各換了公服，上朝拜謝皇恩。正值世宗駕臨金殿，受過文武朝儀，那夫妻二人，在金階之下，嵩呼朝謝。世宗宣上金鑾，俯伏塵埃，舉目一看，見了三春形容醜陋，氣概雄赳，心下甚是驚駭，暗想：「鄭恩這等魯莽，不諳事體，須得要這位勇狠夫人壓制於他，庶幾心懷顧忌，不至胡行。」遂乃開言問道：「聞卿深知兵法，力可兼人，果有之乎？」陶妃奏道：「臣妾本係草莽之女，幼失母教，未嫻閨範，性成愚魯，以此祇愛騎射，喜習兵書，一十八般武藝，大略粗知，若雲力可兼人，不敢自信，今蒙聖上垂問，臣妾謹以實奏。」世宗道：「卿既有此纜能，朕欲當殿一試，略觀射藝可乎？」陶妃道：「聖諭所及，臣妾焉敢不遵，願賜弓矢以試之。」世宗大喜，傳旨，命值殿官即給陶妃弓箭，就於丹墀下，約計百步之外，立起紅心，看陶妃試箭，以觀武藝如何。陶妃領旨，謝恩起來，取了弓箭，將身退至殿外，正立階前，彎弓架箭，對了垛子便射。祇聽得嗖嗖的幾聲響處，正如飛星穿月一般，一連三箭，皆中紅心。兩旁文武官員，盡皆喝采。陶妃射畢，上殿覆旨。世宗見而大悅，即謂之道：「卿以閨門弱質，而能具此勇力，負此高才，誠不世之觀也。射法既見盡善，他如武藝之高妙，兵法之精通，不睹而可知其能事矣。朕心嘉悅，當有榮封，今封卿為毅勇正德夫人，欽賜武狀元之職，宜與汝南王並驅朝宗，共享榮光。就行朝見皇太后及皇后，遊宮三日，然後榮歸府第。」陶妃受封，謝恩而起。鄭恩見夫人封了狀元，好不歡喜，也在下面謝了恩，先自退出。

那武狀元陶妃奉旨遊宮，自有宮官前來引導，先至養老宮，朝見太后娘娘。那太后見陶妃禮度從容，言詞剛決，心下十分歡喜，眷愛殊深，因而問道：「賢妃青春幾何，父母可在，家下還有甚人，可有出仕的麼？」陶妃奏道：「臣妾虛度二十一歲，自幼父母早亡，有兄陶龍陶虎，撫養成人，祖公曾為後唐顯職，親因兵荒世亂，避禍鄉村，農桑為業，耕讀傳家，今又遭逢聖朝盛世，惠養萬民，因此臣妾二兄安居薄業，尚未出仕天朝。」太后見陶妃所奏，言語剴切，誠實有禮，心中大喜，復獎諭之道：「觀賢妃年雖幼艾，德禮堪嘉，其文武之纜能，真智勇之首選，皇上愛才寵異，命職宜然，惜乎身屬女流，不能朝堂輔弼，宜任內職，參理宮庭，庶見隆遇之意，今再加封爾為六宮都檢點之職，爾可不時進宮，凡遇內庭所有作姦犯科一應大小等事，任爾糾察劾奏，以便施行。即汝兄今係皇朝貴戚，豈可白衣終身，我當與皇帝說知，自有封爵。」陶妃謝恩不盡。太后又傳懿旨，命設宴宮中以賜之。宴罷，又賜脂粉銀三千兩。陶妃復謝了恩，方纔退出。

宮官復引陶妃至朝陽宮，朝見皇后娘娘，拜畢，皇后賜坐於旁。那皇后見了陶妃這等人物，心下雖然驚異，卻也



十分愛敬，亦命賜宴，又賜白銀千兩，綵緞數十端，其金銀器皿及珠翠寶玉之類，賞賚甚厚。陶妃受賜謝恩，拜辭而出。

當時引導宮官引了陶妃，往各宮遊遍。那些妃嬪媵嬙，聞知陶妃封了六宮檢點，糾察宮闈，各各凜然知微，也有相請飲宴的，也有饋送玩物的，好似上司下臨，考察官吏的一般情景，恁般興頭。正是：

九重恩命新頒逮，六院閨情趨附來。

陶妃奉旨游宮，不覺三日已過，當時辭駕出宮，上朝覆旨，正值世宗臨殿，陶妃朝見已畢。世宗因遵太后之命，即時降旨：「封陶龍陶虎為侯伯之爵，即於本處建立府第，欽此欽遵。狀元都檢點職兼內外，優禮宜尊，即著承奉官安備寶輿，仍賜半朝鑾駕，迎歸府第，撥禮部官一員，齎旨護送。其內宮所賜之物，著太監即送汝南王府收領。」旨意一下，諸官遵行。陶妃俯伏謝恩，辭駕而出。當時出了五朝門，早見寶輿鑾駕齊都備下，陶妃上輿起行，但見前呼後擁，車轡馬蕭，好不威嚴，一行人迎至鄭王府來。

此時鄭恩正與趙王高侯陶龍陶虎親友等眾飲宴，聞知陶妃榮歸，又有聖旨下來，即忙往外迎接至廳。欽差官道：「旨意是榮封鄭王尊舅陶公的。」陶氏弟兄即忙俯伏聽宣。欽差官開讀了詔旨，陶龍陶虎望闕謝恩。欽差官辭去，太監等亦各自回宮。陶妃命鄭王朝闕八拜。然後將皇太后及皇后所賜脂粉銀兩並賞賚之物，一齊收了進去。眾人各各稱贊其能。那陶龍陶虎分付家丁，將廟見禮物，送入祠堂。鄭王又命辦事官整備祭禮，祭祀祖先。夫妻二人，上香禮拜已畢。眾王侯請出陶妃，依次相見。趙王匡胤說道：「後日午刻，備席在舍，請賢弟弟到來作賀，望勿推卻。」陶妃謝諾，辭了眾人，往內去了。鄭恩分付重新擺宴，與眾王侯歡飲，直至酩酊方休。自此，各家王侯，輪流設席，作賀新婚。按下不表。

祇說世宗自登極以來，年歲豐盈，天下太平，萬民樂業，文武輯睦。朝廷政事，無論大小，皆世宗親裁，百官唯受成而已。時有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云：

臣聞四海之廣，萬機之眾，雖堯舜不能以獨治，必擇人而任，以觀其成焉。今陛下焦勞宵旰，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不信群臣耳。不若選夫能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養者以為守令，能理財足食者使掌錢穀，能原情守義者使掌刑罰，陛下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親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宣授朝散郎河南節度推官，臣高錫百拜上言。

世宗看了，嘆道：「非我好勞，祇慮輕易托人，不能盡心爾。」遂乃留中不發。下日謂侍臣曰：「凡兵在乎精，不在乎多，今以百農夫之力，僅足供一甲士之需，奈何啖我民之膏血，以蓄養無益之兵，且好歹不分，眾何以勸。」乃命趙匡胤大簡諸軍，擇其精銳者收用，其羸弱者罷去。仍詔募天下壯士，許令詣闕，撥付趙匡胤簡閱，選其武勇出眾者，為殿前諸班禁軍，其馬步軍皆各令管轄。

那將帥自選閱之後，士卒精強，所攻必取，所戰必勝，侍臣皆頓首稱賀。忽中官來奏，太師馮道卒。世宗聞奏，甚加嘆惜，即敕有司依三公之禮葬之。有司奉行。不提。

話分兩頭。卻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憂憤成疾，延至數月而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主接得告哀文表，即遣使，命冊立劉崇之子承鈞為帝，更名劉鈞。劉鈞得命，遂即皇帝位，那劉鈞天性篤孝，行己謙恭，既嗣大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稍安，仍上表稱契丹為父皇，凡貢獻饋送，極其敬事。劉鈞忍恥事虜，效尤石敬瑭故事，阿諛諂媚，竭力以事之。捨山後楊業干城之將，視為等閑而不用，孰知見譏於當世，遺笑於萬年。後人因有一詩以嘲之：

遼虜當年勢最強，中原屢被犯邊疆。

甘心上表稱為父，無恥劉鈞計不良。

顯德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四分。世宗下旨，詔求直言。次日，封章沓至。世宗擇其嘉言善行，有益於民者，見之施行。時有邊將張藏英，上陳備邊之策，大意謂冀州青州等處有胡盧河，橫亙數百里，可浚掘使深，流水令其滿溢，再擇地勢，築城池以守之。兵馬若來，亦可限其奔突，且百姓得再生之路矣。世宗覽表大喜道：「張藏英有此智謀，必能為朕守，勝於長城遠矣。」一面降詔褒獎，一面遣韓通張光遠督民夫往後濬築。二將得旨，即日帶領軍馬，起發民夫，至李晏口地方，築立城池，留兵馬屯扎，以護沿邊居民。不在話下。

卻說契丹主聽得張光遠築城池，遂與眾將商議道：「李晏口乃大遼出入之路，若使其城築就，屯扎重兵以守之，則我國計窮矣，今可乘其未完，出精兵以攻之，使彼不得成功，方無後患。」眾將皆言此計甚妙。契丹主即差大將屈突惠為先鋒，帶領精兵一萬，前去攻之。屈突惠得旨，遂即起兵，來至李晏口，離地數里，扎下營寨，下令番兵：「明日分四路而出，叫他四面受敵，便自走矣。」

次日，張光遠與韓通正在監督築城，忽哨馬報道：「北兵長驅而來，其勢甚大。」張韓二人聽報大驚，即忙傳令列營而待。那民夫聽報北兵大至，各各驚心，棄築慌忙奔潰。遼將屈突惠部領虜兵，四面涌來，將張韓之眾圍繞在中，日夜攻擊。張光遠率領步騎，盡力拒敵，北兵不退。光遠對韓通道：「虜兵困逼甚急，若求救於朝廷，一時救應不及，恐誤大事，不如告急於張藏英，令其鼓兵而來，虜可退矣。」韓通深然其言，即差健卒，偷出虜營，竟至冀州，見張藏英告急。藏英看了文書，對差人道：「汝回去報知張主將，祇要堅守三日，吾救兵便到矣。」差人奉命回報去了。

張藏英即命部將江宏守城，自領精兵五千，離冀州，來至李晏口。張光遠聞知救兵已至，整頓步騎以待。北將屈突惠正看番兵攻擊城壁，忽山後一聲鼓響，衝出一隊人馬來，但見旌旗開處，張藏英拈槍出馬而來。屈突惠舞刀拍馬，上前迎戰。兩下喊聲大振，金鼓皆鳴。二將戰上二十餘合，藏英佯輸而走。屈突惠不知是計，拍馬追來。藏英較其來近，輕舒猿臂，大喝一聲，擒屈突惠於馬上。北兵見主將被捉，潰圍而走。張光遠韓通領兵齊出，與張藏英兩下夾攻。

北兵大敗，死傷者不可勝計。三將催兵追殺至十餘里，乃收兵而還。將屈突惠斬於城下號令。張光遠道：「若非公忠於王事，焉能建此大功？」藏英道：「全仗諸公之力，以勝北兵一陣，但此城實乃中原之咽喉，公宜盡心築城，若有緊急，吾當相助。」張韓二人稱謝不已。藏英別了二將，領本部人馬回冀州去訖。

從此，張光遠與韓通分外當心，恐契丹復來擾亂，親督民夫，日夜監築，未及一月，早已築完。乃遣使上表，奏請調兵鎮守。世宗得表大悅，已知藏英建立大功，遂加爵賞。仍就下詔，著張光遠韓通並受節度使之職，領部兵鎮守城池。旨下，張韓受職，分營駐守。自此，邊患休息，漸得生聚。正是：

夜指碧天占勝地，曉磨寶劍望胡塵。

卻說世宗一日設朝，與諸大臣議道：「朕自踐位以來，每思治政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有吳蜀幽州南唐等處，皆阻於聲教，未能混一海宇，用是為慮。爾等近臣，可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與朕覽之。」是時昌邑侯王朴獻策一篇，世宗覽而大喜道：「王先生乃先帝有功之臣，所陳篇章，深愜朕意，此非先生之深慮遠謀，何以及此！乃朕之柱石也。」即日授王朴為開封府，領丞相事。王朴受命謝恩。

忽近臣奏稱，有邊報機密事情。不爭有此一報，有分教一賢臣策百世功勳，良將布千秋事業。正是：

王政首開除暴令，仁君先務愛民心。

畢竟報的甚麼事情，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四回

王景分兵襲馬嶺 向訓建策取鳳州

詩曰：

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

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

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

秋陰生蜀道，殺氣繞湟中。

風雨何年別，琴樽此日同。

離亭不可望，溝水自西東。

右錄楊炯《從軍詞》

話說世宗正與近臣議論治道之方，忽黃門官奏稱有邊報機密事情，世宗詢問其由，黃門官奏道：「西蜀孟昶，久違聲教，奢志虐民，縱情淫亂，窮奢極欲，廢敗紀綱，至於溺器亦用七寶裝成，似此流連荒淫，百姓怨誹日甚，臣聞知其由，是以特來相奏。」世宗聽畢，便與王朴商議。王朴奏道：「孟昶為禍於西蜀，縱欲害民，國法之所不容緩者，陛下正宜興除暴之師，救民於水火。一則殄滅偽命，使聲教不阻於遐陬，二者又使南唐北漢聞風而知懼。此一舉而兩得之策，陛下當急行之。」世宗聞奏大喜，問道：「先生既言蜀可攻，但不知誰人可領此職，得以效命而奏捷也，先生可觀其能者，與朕決之。」王朴奏道：「臣觀宣徽使向訓頗有將才，鳳翔節度使王景善能用兵，陛下可命二人伐蜀，必收全功。」世宗允奏，下詔，以王景為大將，向訓為先鋒，各領精兵伐蜀。

向訓得旨，引兵二萬，竟趨鳳翔來會王景。王景受了聖旨，點起人馬，整備起行。當日對向訓道：「蜀道山高嶺峻，最稱險阻，若使一夫當關，萬夫莫進，吾今與公分為兩路進兵，公可引兵二萬，從秦州進取，吾引一支軍，從黃牛寨一路而進，俱在馬嶺關相會。」向訓領命，即日領兵竟往秦州而行。那王景領兵一萬五千，離了鳳翔，往黃牛寨進發。

時蜀中共立八個寨頭，乃是黃牛寨、馬嶺寨、木門寨、仙鶴寨、白澗寨、紫金寨、鐵寨、東河寨。惟有黃牛與木門、白澗這三個寨皆倚山設立，最是險要。那黃牛寨鎮守的乃兩員猛將——為太原人，姓張，名處存，生得黑面烏鬚，橫生筋肉，善使一條鐵桿槍。一個姓蕭，名必勝，山後人氏，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使一柄大砍刀。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聽得周兵要來征蜀，張處存謂蕭必勝道：「今有周將王景統領人馬前來，不日將到，若與之戰，彼乘一時之銳，勝負似未可知，莫若嚴督堅守，待他軍中糧盡，然後出兵掩擊，一鼓可擒也。」蕭必勝依其計，即便嚴設戰具，按兵不出。

這日，王景領兵來到黃牛寨下，祇見旌旗峰列，劍戟林排，阻住要衝，大兵不能前進。王景傳令安營，計圖攻取。當有神將王儀進策道：「小將聞黃牛寨守將，乃張處存、蕭必勝二人守把，俱是智勇兼全之輩，他今據險以守，阻住要害，吾兵如何進得，不若先取其易，而後攻其難，近日訪問土民，此處有一條小路，可通馬嶺關，彼處守軍單弱，攻之甚易。主將當偃旗息鼓，從這小路秘密進兵。若得此關，則黃牛寨不難破矣。」王景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即時暗傳軍令，人馬連夜從小路而行。此時喜得殘月微光，軍士不用火炬，穿谷渡澗，秘密前行，將至黎明，已到馬嶺寨下。

守寨將於吉趙季禮二人把守，雖知周兵伐蜀，心下祇仗著前關堅固，不甚提防。這日忽聞寨下金鼓連天，喊聲震地，哨報大勢周兵已到寨下。於趙二人驚得手足無措，即忙點將整兵，出關迎敵，正與王儀兵馬相遇。王儀道：「今天

兵已入巢穴，汝等偽命之徒，尚不早降，保全首領，竟敢領兵拒敵，直欲砍為肉泥耶？」於吉大怒，更不打話，提槍直取王儀。王儀舞刀來迎。二將在關下相戰，約有六七合，未分勝負。忽聞側首裏鳴金擂鼓，吶喊搖旗，當頭一員大將殺出，乃是先鋒向訓自秦州而來，領兵從旁夾攻。趙季禮見勢不能支，先將輜重及妓妾都上了車子，帶了家將，即便遁逃。那於吉抵敵不住，不敢戀戰，殺開血路，逃入成都去了。王儀與向訓合兵一處，殺入馬嶺寨，盡降其眾。有詩為證：

殺氣南來戰膽寒，征雲冉冉蔽空山。

英雄預定驅戎策，談笑須臾過此關。

不說王景等已取馬嶺寨。

再說於吉趙季禮二將逃進成都見駕，報稱：「周兵勢銳，已被襲取馬嶺寨，望主公恕罪。」蜀主聽說，大怒道：「汝二人既為守將，平日不能預練甲兵，據險固守，今又不能盡力拒敵，反是望風而走，有何面目來見我耶！」喝令推出斬首號令，然後與眾臣商議退周兵之策。樞密使王處古進道：「近來周兵勢盛，所到無敵，主公若要保安西土，除非結連北漢南唐，陳說利害，求其相援，若使二國允從，則周兵首尾受敵，必然退矣。」蜀主從其言，遣使往二國求救，是時二國得了求救文書，盡皆依允赴援。

卻說王景軍馬屯扎馬嶺關，思欲進取，無奈糧草缺乏，未敢輕動。當與向訓商議道：「前有堅城，後有勁敵，軍中糧食將以不繼，何以支持？」向訓道：「黃牛寨知吾襲取馬嶺，彼必不敢出軍阻我之後，前面關寨，自謀謹守勿暇，焉有他謀，但軍中既缺糧草，祇須差人入京，奏知主上，必然接濟，吾與公共圖進取之計，以匡王室。」王景聞其言而大喜，即日差人入汴京，奏取糧儲，差人領命，星夜赴京，入朝啟奏。

世宗得奏，下詔與群臣商議。眾臣謂王景伐蜀無功，空費錢糧，疑乎無益，不如罷兵，再圖後舉。世宗猶豫未決。南宋王趙匡胤奏道：「近聞王景屢勝蜀兵，軍威大振，特未有奏捷之報耳。今軍中所乏糧餉，此亦本然之事，陛下何必懷疑？臣願親督軍糧，押赴營前，看他光景何如，以定去取。」世宗道：「若得御弟一行，朕無憂矣。」

匡胤即日辭駕，點押倉糧五百餘車，離汴京，已到秦州，先差人報知王景。王景對向訓說道：「主上今差趙王押運軍糧，已到秦州。但蜀道險阻，此糧難進，又恐蜀兵一知，甚非吾利。」向訓道：「公且勿憂，小將早已思算定了，今祇引精兵五千，密出陳倉口，候接趙王糧草到此，必無失誤。」商議已定，即便引兵來見匡胤，且道：「蜀中有可取之勢，祇得糧餉難繼，為可憂也，若使大軍臨成都，則蜀之君臣不擊而降矣。」匡胤道：「將軍言者是也，但今日此糧何以得進？」向訓道：「蜀道崎嶇，車轂難行，祇可令步騎負載，密從間道悄悄至馬嶺寨，方保無虞。」匡胤聽了，大喜道：「王軍師推公有將才，今果然矣。」乃將糧食盡用布囊盛之，差步卒五百餘人，各自擔荷負載，隨了向訓，悄悄的投赴馬嶺寨去了。

匡胤率領兵馬，自回汴京，見了世宗，奏知運糧交代，並無誤失。又道：「西蜀有可取之勢，正將士肯用命之秋，陛下當獨斷於衷，不宜誤聽左右，而失此機會也。」世宗聽奏，滿心大悅，即下詔：「除王景為招討使，向訓為都監軍，速行進兵，以張天討。」使臣領旨，往馬嶺寨軍中，宣了詔書。王向二人謝恩畢，款待過了天使，相送回京去訖。然後下令諸將，各整戰具，備候進兵。

蜀主聞此消息，召大小眾臣商議。有雄武軍節度使韓繼勳奏說道：「周兵此來，必然先攻鳳州，蓋此地乃全蜀之咽喉，敵人所必爭之地也，陛下可命大將，嚴兵據守，再點驍勇之人，領兵據住馬嶺寨要衝，於小路去處，盡都塞斷，以絕周師糧道。則敵兵雖有百萬之眾，亦無所用矣。」蜀主從其言，即命大將李廷珪支審征二人為統軍使，帶領精兵二萬，來拒周師。又遣大將趙彥韜領馬步軍五千，屯住鳳州，為堅守之計。再令精細軍士，往馬嶺左右小路去處，各各塞斷。蜀主分撥已定，李廷珪等諸將各自領命而行。

且說李廷珪軍馬來到白澗寨屯下營盤，與支審征商議道：「離此十五里，地名黃花谷，實為西蜀要害，此處須得一人據險以守，吾與公引精兵抄出馬嶺寨，則周師不足勝矣。」支審征道：「此計甚妙，誰肯領兵往黃花谷一行？」言未絕，健將王鑾應聲道：「小將願往。」廷珪大喜道：「汝若肯去，必能成功矣。」即點精兵五千付與。王鑾登時往黃花谷把守去了。廷珪自與支審征帶領餘兵出馬嶺寨迎戰。

哨馬報入王景軍中，王景與向訓議道：「蜀道路徑叢雜，急切難行，近聞鄉人傳說，此去有一黃花谷最為險要，若使蜀人據守，吾軍難以進取矣。誰敢領兵先取黃花谷？」使吾易於調度。」有神將張建雄挺身而出道：「小將願往。」王景大喜，即撥兵二千。張建雄領命而去。王景又差驍將康倉引兵一千，往鳳州阻蜀兵歸路。康倉亦領兵去了。王景分撥定了，自與向訓堅守營寨，按兵不出。

卻說張建雄領兵到了黃花谷，鳴金擂鼓，吶喊搖旗。那王鑾已知周兵來到，即忙披挂上馬，領兵出關，大罵道：「不知進退之賊！今已深入吾地，尚不知死期耶？」建雄不答，掄刀拍馬，直取王鑾。王鑾挺槍迎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二將戰上七十餘合，王鑾力怯，敗回關去。張建雄奮臂大呼：「斬將奪關，在此一舉！」驅兵乘勝殺進。蜀兵不能抵敵，棄關而走。王鑾大敗，逃奔成都。

張建雄襲了黃花谷，駐兵堅守。早有報子飛報廷珪。廷珪聽知黃花谷失了，頓足大罵道：「匹夫誤我大事！」忙與支審征回兵，被王景向訓探知消息，領兵開關殺出，周師奮勇爭先，向前追殺。蜀兵大敗，殺得尸橫遍野，血流山原。李廷珪見周兵勢銳，祇得與支審征一同退保青泥嶺去了。向訓又勝蜀兵，威聲大振。來到黃花谷，重賞張建雄。差人報捷於京師。

是時向訓又與王景議道：「吾兵雖然屢勝，今已深入其地，但黃牛寨守將張處存蕭必勝尚未賓服，倘控扼我後，阻絕歸路，是為深患，不可不圖。必須命勇將擊而破之，方免後禍，且得放心長驅入穴也。」王景道：「公言誠當。然

吾觀張蕭二將乃智勇之士，不若先使能言者諭以禍福，說之來降，彼見蜀兵連敗，諒自允從，如若不從，再議加兵。公以為何如？」向訓道：「主將說得是也，小將願請一往。」王景道：「公掌帷幄重任，豈可輕身？當令別將前行，庶無他慮。」祇見部將韓烈近前說道：「小將願往，說他二人來降。」王景大喜，即允其行。

當日韓烈上了馬，帶了一二從人，竟望黃牛寨來。行至關下，高聲叫道：「守關的頭目，快去報與主將知道，說有周將韓烈有事要見。」軍士聽說，連忙報入中軍。張蕭二將令開關放人。那韓烈至帳中，相見坐下。張處存問道：「將軍駕臨，有何見諭？」韓烈道：「某主將素聞二位乃世之豪傑，每懷渴想，欲見無由，故雖奉詔伐暴，而於二位貴地不忍以一卒相加。況我師已入蜀境，惟二位據守獨寨，旁無救應，深為二位危之。且我中國聖主，恩澤所及，遠近皆欽。某故不避斧鉞來見將軍。將軍莫如棄暗投明，決然歸附，他日英名重於竹帛，宏勳烈於鼎鍾，豈不偉哉？愚意以為如此，未知二位尊意若何？」處存聽了這一席話，暗思：「蜀主荒淫，時勢已去，吾等孤立於此，焉可挽回？不如權且歸附，再為區處。」遂開言說道：「蒙將軍以大義相招，足感盛德，某等當於明日領所部來見將軍也。」

韓烈辭別出寨，回見王景向訓，說知張蕭明日來降之事。王景大喜，令設厚禮以待之。部下將佐皆言賊人投降未確，豈宜深信？向訓道：「蕭張雄烈丈夫，豈肯效此不義之為？汝等勿得疑忌，有誤大事。」眾人尚不肯信。到了次日近午時候，人報蕭張引軍馬來到。王景聞報，下令軍中去其戎裝，自己單騎親迎。張蕭二將見這光景，心甚感激，遂滾鞍下馬，拜伏軍前。王景下馬扶起，邀入帳中，依次相見，命之列坐，然後諭以周主之德，與自己愛慕之情。張蕭二人躬身答道：「小將二人蒙將軍見愛，願效犬馬之力，以報仁德。」王景大喜，即命大排筵席，慶賀新降將士，又犒賞兵卒，以示仁恩。有詩贊云：

驍勇王公武略奇，征西將卒建旌旗。

不勞張箭英雄伏，千載勳勳布遠夷。

卻說世宗駕坐早朝，有王景捷音報到，百官稱賀。世宗謂王朴道：「出師之利，皆先生舉薦之力也。」王朴頓首道：「此乃陛下天威遠及，將士用命所至耳，臣何力之有？」世宗遣使賜王景向訓及諸將錦袍各一領，其餘部下頭目兵卒犒以財帛。使臣領旨，往王景營中宣了旨意，交點御賜物件。王景拜受已畢，依分將士，送天使回京去訖，即與諸將商議進兵。向訓道：「蜀兵屢挫其勢，不敢再來交兵。為今之計，且待康倉取鳳州勝負如何，然後發兵征進，未為晚矣。」王景依言，遂按兵不動。

卻說蜀將李廷珪支審征敗回蜀中，素服請罪。蜀主赦之，與群臣商議迎敵之策。樞密副使劉邦義奏道：「周師堅銳，所向無敵，近來一連失去數處關隘。大王若再出兵，勝負難保。不若遣人齎書入中原，與世宗講和，收兵罷戰，乃為上計。」蜀王依議，命儒臣修書，遣使入京，奉上議和之書。時世宗覽其書云：

蓋聞兵乃危事，戰為逆德。臣守西蜀一隅，未敢有犯。而中國耀武興師，侵我邊疆，果何所見者耶？今臣願請歲時修通好之禮，往來如兄弟之國，休兵息民，蓄食省費，於陛下非無所利。不然，蜀道險阻，糧餉難運，勞師經歲，暴骨草莽，於兵既無所益，且於陛下君臨天下，撫邇綏遠之意，未有當也。臣實情陳告，惟陛下留意焉。

世宗覽畢，怒其言語倨傲，不答回書，但諭使者道：「爾歸告汝主，貪殘虐民，昏亂廢政，朕惟奉天命以伐暴耳。汝主若奉表稱臣，獻納土地，即便罷甲休兵，不然，惟有增兵益將，坐受獻俘耳。」

使者領命，歸告蜀主，道知世宗不允和好之語。蜀主大懼，急與眾臣商議。有宰相王昭遠奏道：「既中國不允和好，吾境沃野千里，府庫充足，周師雖來，料亦無妨。且棧道險絕，糧餉難通，彼以急戰為利，吾以堅守為功，歲深月久，周兵安能久駐乎？」蜀主信其言，即便下令，聚兵糧於劍門白帝城兩處，為守備之計。按下不提。

且說王景打聽康倉消息，忽報鳳州城郭堅固，守備甚嚴，近日康倉與蜀將交戰，頗失其利，因此屯兵望救。王景乃召向訓商議，向訓道：「鳳州，蜀之咽喉，必有重兵固守。今所以欲先取者，祇為我運糧可通，無後顧之患。君宜親往取之，庶有成績。」王景稱善，便令向訓守黃花谷，自領馬軍一萬，與張處存蕭必勝來到鳳州，離城十里下寨，整頓器械，以備交鋒。消息傳入城中，守將趙彥韜與節度使王環便欲點兵出敵，都監趙彥榮諫道：「王景，周之名將，若與之戰，恐未得利，不若固守，以老其師。」彥韜道：「此言是怯也，正宜與他一戰，以挫其勢，使彼不敢輕視鳳州。」王環道：「斯言有理。」遂下令整兵迎敵。

次日平明，前鋒趙彥韜當先出馬。王景橫刀勒馬，立於門旗之下，對彥韜說道：「天兵入境，各處關隘皆被我師所取。汝有何能，不早歸降，而猶拒敵耶？」趙彥韜大怒道：「汝等無故加兵於蜀，敢在陣前饒舌，直欲自尋死路耳！」言罷，舞刀直取王景。王景正待親戰，陣後一將躍出，大聲道：「待小將斬此匹夫。」王景視之，乃蕭必勝也。必勝拍馬掄刀，抵住彥韜交戰。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舉。二將戰上六十餘合，彥韜力不能支，回馬敗走。必勝縱馬追來，剛到城河邊，一刀斬彥韜於馬下。王景驅兵掩殺，蜀兵大敗。張處存奮勇爭先，正遇王環，交馬三合，生擒於馬上。周兵一擁攻入。刺斜裏康倉引兵殺到，蜀兵退走不及，拋戈棄甲而逃，其餘投降者不可勝數。王景按轡入城，安撫百姓。亂兵捉得趙彥榮，綁縛來見。王景令釋其縛，與王環一同散拘軍中。二人心懷忿恨，不食而死。王景既得鳳州，威聲大振，遠近皆驚，於是成階二州，各各獻城投降。

蜀主聞知，驚惶無措，急召王昭遠商議。昭遠奏道：「事勢危矣，大王祇得再差人到南唐求救，庶可以退周師。」蜀主然之，即差王立中為使，齎書至南唐告急，求請救援。彼時南唐主看書已畢，謂王立中道：「前者正欲出師，因糧草未集，是不果行。今周兵既已深入，吾當命將發兵，阻絕其後，不日可斬周將之首，以雪其忿也。汝先帶回書歸告蜀主，寬心勿憂。」立中領命，回至高陽地方，遇向訓巡邏兵見了，登時拿住，解往營中。向訓令左右搜檢，卻在懷中搜出回書。向訓看了大驚，道：「若非主上洪福，吾等盡受其累矣。」即差左右解送入京，奏知其事，再請朝廷出兵，以遏其勢。

差人領命，即時押解王立中，不分晝夜，望汴京而行，約有多日，至京中，入朝見駕，陳奏其事。世宗大怒，喝

令推出斬之，與群臣商議征伐之策。趙匡胤奏道：「南唐李景，近來兵精糧足，非北漢所比。今征蜀之兵已入其境，彼心膽寒裂，必不敢再出兵以拒敵矣。陛下且敕王景向訓於秦鳳二州為駐守之計，候陛下天兵所指，擒了李景，斬示成都，則孟昶自然拱手而降。」世宗大喜，遂即下詔於王景軍中，宣示旨意，一面簡閱將士，擇日出師。不爭有此一番舉動，有分教——西境未安枕席，南方先受干戈。正是：

事不警心心有戚，機當露敵敵施謀。

畢竟世宗幾時出師，且看下回自見。

## 第五十五回

課武功男女較射 販馬計大鬧金陵

詞曰：

武教先射義，從來觀德稱高藝。孤矢見志，丈夫凌雲吐氣。更喜佳人效瞿圃，熟嫻弓馬持妙技。差強人意，世風堪異。

況值四郊多壘，眼前又見營疆場。出師未建旌旄，先施較計。優遊國域決行藏，攪海翻江驚天地。發揚蹈厲，功名萬里。

### 右調《魚游春水》

話說周世宗兵伐西蜀，蜀主求救於南唐，使者王立中持書歸蜀，不料被向訓巡兵所獲，解京請旨，世宗怒而斬之，因與趙匡胤商議征唐。廷斷已定，整備選將閱兵，擇日起行。按下慢表。

且說陶三春自受封內職之後，將隨嫁使女擇配與王府家將，每日輪換夫婦二人當值。另討小婢四人，房中使用。其所配之使女，於三六九日較習弓馬槍刀，隨其高下，賞賜以激勵之。常對眾婦女說道：「我受太后皇后厚恩，職封檢點，非比尋常，欲思所報，故今汝等各盡心力，習學武藝，倘遇宮闈有不測之虞，庶幾可建安靖之策，略盡臣下萬分之一耳。」自此，陶三春每逢朔望日，必進宮朝見太后及皇后，常有賞賚。又因自幼無母，拜認趙王之母杜老夫人為母，與賀金蟬、杜麗容、韓素梅俱以姑嫂相稱，情投意合，常相往來。時杜麗容已與匡胤成過親了，相安歡洽，愈見賢能。

一日，杜麗容接了母親褚氏來家，設席款待。又差家將持帖去接陶妃，會親同飲。家將去不多時，陶妃轎到。麗容素梅一同出接，至內堂相見。陶妃道：「今日嫂嫂見招，不知何事？」素梅道：「因是姐姐令堂褚老夫人到此，故接姑娘來一會。」陶妃聽說，便請相胤。丫鬟便把褚氏請出堂來，彼此一見，各吃一驚。陶妃心中想道：「這樣醜婦，怎麼會生這位好女兒出來？莫不從幼抱養的？」那褚氏亦自暗想：「鄭王這等英雄，今已做到王位，怎肯納配這醜面大腳之婦？想指腹下定的，亦未可知。」當時兩下見禮，各自謙讓，陶妃道：「褚老夫人係是長輩，定該請上，待奴拜見。」麗容在旁答道：「姑娘乃太后內臣，爵位所尊，家母禮當拜見，豈敢以長幼拘禮乎？」那褚氏自恃力大，囂地裏要把陶妃抱上椅去，誰知蜻蜓撼石柱，動也不動，不覺大驚，祇睜著眼呆瞧。倒是素梅從旁說道：「二位既是這等相讓，不如照賓客禮相見，祇行了常禮罷。」於是二人各行了四福，一齊坐下。茶罷，擺上酒席，彼此序齒而坐，敘談歡飲。不提。

卻說趙匡胤這日正同著鄭恩、高懷德、韓令坤、李重進等十餘人，已牌時分齊到府中。匡胤道：「聖上明頒詔征伐南唐，我等弟兄今日須當盡興一醉。」匡義說道：「今日鄭王嫂亦在此，不知鄭哥從征去不去？早須稟命一聲，倘王嫂不許去時，我等便好出結，代為告病。」鄭恩道：「兄弟休得取笑，二哥既去，咱焉有不去之理？」高懷亮道：「聞得王嫂勇力非常，我等今日正好請教。」匡胤笑道：「他也不怯於人，你莫要小視，自取其辱。」說罷，傳命婢女請陶妃出來較射。那陶妃便差家丁回府，傳能射勇婦十名，並將自用弓箭亦取了來。少停，陶妃領了眾婦上堂，見匡胤一福，便問：「王兄有何見諭？」匡胤道：「明日聖上下詔征伐南唐，眾議欲薦王妹為前鋒，未知可否？」陶妃舉目一看，欠背躬身，把手一拱。眾皆低頭，欠身躬立。陶妃道：「眾位年兄休得取笑。非我膽怯不去，但今初次出兵，就用婦人為前鋒，恐南唐之人笑我中國無人。況有職役在身，不敢違背太后之心，望諸位年兄鑒諒。」高懷德道：「狀元口才，不夸不讓，非我等之所及也，久仰妙技，今願請教。」陶妃道：「我係初學，豈敢佔先？就請眾位大才一試，我當步試可也。」於是匡胤等眾人挨次輪射，以觀優劣，各以五箭為例。彼時漸次射畢，有中二支者，有中三支者，惟高懷德五支皆中，趙匡胤、鄭恩、高懷亮各中四支。那陶妃預請褚氏坐下觀看，見眾人射完，陶妃令人離原地百步之遠，另立一垛，先請褚氏量力取弓較射。褚氏欣然立起，揀了一張伏手之弓，對定把子，連發五矢，中了三箭。然後三春取弓搭箭，連連射去，四中紅心，一矢旁插。又令眾婦女兩旁輪射，亦無交白卷者。

男女較射已畢，各奉巨觴，盡皆歡暢，眾婦亦皆賞飲。當有高懷德開言說道：「明日旨下行兵，鄭王兄去不去，須要狀元主意，如不去，我等公同出結，代他告假。」陶妃道：「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有事推故，豈為臣之理？汝教人不善，煽惑軍心，吾明日進宮奏知太后，當正軍法。」眾官代為請罪，道：「高兄酒後失言，不足介意，望年台勿罪。」匡胤亦勸道：「賢妹息怒，且看愚兄之面，萬望海涵。」陶妃聽了說道：「以後非禮之言，少要饒舌。」說罷，同了褚氏，帶了眾婦，往內去了。眾侯悚然知懼，稱贊纔能。那褚氏進內，笑容說道：「陶娘娘真乃女中豪傑，方纔若無你這般才力，便要被這些男子視我等如草芥了。」陶妃道：「就是舅母這等力量，也未必有人敢欺。」褚氏欲把前情相訴，麗容恐怕出醜，急以目視止之。當時重整盛宴，坐席歡飲。

外廳排設筵席，眾侯樂飲。席間匡胤說道：「明日兵下江南，未知地利，吾意欲同四五位兄弟，於未發兵之前，差家丁押帶好馬百十餘匹，我等齊作販客，於金陵城內，以賣馬為名，探視城郭破綻，好待攻取，汝等眾議以為何如？」眾皆大喜，極口稱贊。計議定了，各各暢飲，盡歡而散。

次日，匡胤奏知世宗。世宗道：「非朕好武，奈何前伐劉崇，因彼侵我疆界，今又欲襲我征蜀之師，是不得不乘勢往討矣。卿等既有定議，俟回京之日，興師可也。」匡胤領旨回家，即備白銀千兩，選了勇健家將十數人，至邊郡張光遠韓通處買馬百十匹，刻期到京，勿致違誤。家將即日起身，往邊郡去訖。約有半月之期，馬已趕到。匡胤便與鄭恩、高懷德、韓令坤、李重進，共是五位，各扮大遼官販馬客，製造遼國批文，填名護身，當日一齊起身，出了汴京，望江南進發。

在路非止一日，早到了金陵城。將馬匹趕進城去，眾人投到帥府中軍掛號。中軍進稟元帥劉仁贍，仁贍大喜道：「我朝正欲用兵，專待馬匹。今遼客之馬，先令自賣五日，其餘照時值估價，於帥府發銀可也。」自掛號之後，其馬就在城內插標買賣，金陵城中富家各揀毛片，武官多揀骨力。日中，匡胤等在城內以賣馬為名，暗裏偷覷城郭，遍看攻打應接之處，記在心頭。晚上，將馬趕出城外野地放青。祇五日之內，賣去大半，其餘馬匹，都是劉仁贍令中軍照時估價，一並收用。其馬價約共八百餘兩，候兌足之日，給發起身。這正是：

錯看龍虎為羊犬，致使都城鼎沸揚。

眾王侯雖然帥府掛號，其飲食過宿，自在下處安頓。當時馬匹已完，一行人歸至客店之中，將零賣馬價之銀盡數收拾。留下二十兩銀子，先付酒保，叫他端整酒肴，須要豐盛，其餘該找若干，候帥府發銀之日，一並算清。那店家領了銀兩，歡喜出來，整備上等盛席，至晚把眾王侯請到前面樓上飲酒，那滿樓點上紅燈，輝煌光彩。又往窗外一望，見街道廣闊，兩邊店舖都掛紅燈，正在那裏做晚市。這是金陵城鬧熱去處，所以如此。眾王侯見此大觀，不覺酒興情濃，如龍吞虎咽，飲至更深，然後歸房。此時鄭恩已醉，先自睡了。匡胤暗與眾人議道：「我們專為探視地利而來，在此多日，尚未備細。趁明日再往街市一游，好待回京候旨。但須設法瞞了鄭恩纔好，免了他同去大驚小怪，弄出事來。」眾人點頭稱妙，各自安寢。

次日，眾王侯早起，鄭恩尚未睡醒。匡胤命家將對店家說知，早膳要用燒酒一壺，白滾水四壺，一齊送上，不得有誤。店家領命，先送進面水四盆。眾王侯各洗了面，先取點心來吃。卻好鄭恩醒來，起了身，頻把雙眼擦磨，口裏祇說：「好酒，好酒，今早還有醉意哩。」帶說帶走，出房往外出恭去了。一會進來，見眾人正吃點心，便說道：「你們倒好吃，竟不等咱一等。」眾人道：「我們叫你不應，竟出去打你偏手，倒說我們不等，你看桶裏熱湯尚在，候你好一會了。」鄭恩聽說，把熱湯洗了臉，坐在桌邊，說道：「你們諒多不吃了，待咱來做個淨盤將軍罷。」眾人大笑道：「甚麼淨盤將軍，竟是個貪嘴大王。」須臾，店小二送進早膳肴饌，熱燒酒一壺，四壺白滾水，那壺上多有暗記。眾人各自取了水壺，將這酒壺送與鄭恩面前。鄭恩喜的是酒，怎辨真假，當時你茶我酒，自斟自飲。鄭恩這一壺酒，已有三四分酒意，怎當那店小二又添上兩壺，被眾人你敬三杯，我勸五盞，早把鄭恩送入醉鄉，不知所以了。當有家將扶到床上睡好。眾人祇把飯食飽餐一頓，分付眾家將道：「若鄭爺醒來問時，祇說到帥府去兌馬價去了。」家將領命。

各王侯換了新鮮袍服，備下坐騎，齊出店來，抓鬚上馬，竟往三山街，望紫金山一路下來。但見家家鬧熱，戶戶開張，幌子高挑的便是茶坊酒肆。滿眼繁華勝景，人物柔和，無窮美麗，勝似汴梁。眾人出了城門，舉眼四望，正是：

歌管樓臺聲細細，鞦韆院落夜沉沉。

真個青山綠水，翠柏蒼松。綠絨鋪滿地，紅錦染枝頭，水連天色晴光美，山接雲霞萬丈齊，誠壯觀也。眾人穿東過西，假作遊玩，暗觀地道，見城垣高大，十分堅固，並無攻打之處。恐被行人看破，故意說道：「好一個美地方，國富民殷，與我們大遼邊塞大不相同。真好所在也。」口內閑談，眼兒祇是瞧看。又走到鳳凰臺門，祇見四處空虛，旁有一條小徑，直向外邊，又有一條水路，倒可容留大兵。又看某處可以扎營，此地可以攻戰。

正在張看打量，祇見遠遠地人叢擠擠，十分鬧熱。眾王侯拍馬上前，舉眼看時，原來是座擂臺。見上面張燈挂綵，又安放著許多綵緞金銀。臺下立著一面大言牌，上寫：「南唐主駕下敕封威鎮金陵教師李豹示：遵旨擺設擂臺，招致天下英雄，請比武藝。如有能上臺打一拳者，輸銀五十兩，元寶一個，綵緞十端，有能踢一腳者，輸銀一百兩，元寶兩個，綵緞二十端，再有武藝高超，能全勝者，願讓教師之位，不致爭執，怕死者休得上臺，不怕死者上來納命。」眾王侯看了，說道：「如此大膽，我們倒要會這廝一會，諒他有多大本領，擅敢口出大言，藐視天下？」少停，祇見臺上來了一條好漢，原也英雄，祇看他打扮得恁般威武：

頭戴繡花紅戰巾，綠綾短襖配身輕。

腰束大紅綢暖肚，杏黃繡褲甚新鮮。

烏綾纏腿分左右，多耳麻鞋足上登。

獨立臺中頻虎視，揚威耀武顯精神。

臺下立著多少花拳繡腿，公子王孫，並無一人敢上臺比武。那李豹大聲叫道：「汝等臺下，不論三教九流，高人傑士，有能打我一拳踢我一腳的，現照著牌上數目收去，還讓他威鎮金陵。如怕死者，休來納命，不怕死者，上臺見教。」那匡胤聽了，說聲：「好大口氣，目中無人，大言不慚。眾伙計誰敢上臺與他比比高下？」高懷德應聲道：「小弟不才，願上臺去會他的手段，何如？」匡胤大喜道：「賢弟須要小心，不可有失。」懷德應聲：「曉得。」即時下馬，解下鸞帶，脫去了錦箭衣，裏面穿一件黃綾短襖，將鸞帶拴好，又把頭上包巾整一整。眾人看了，都說：「好一條漢子也，不知臺上的勝，臺下的贏？」俱各睜眼觀看。這裏高懷德上臺會打，按下慢提。

且說鄭恩在飯店之中，被眾人灌醉睡了，直到日中纔醒。睜開雙眼，向外一看，不見眾人，便問家將道：「眾位爺往那裏去了？」眾家將答道：「到帥府裏取馬價去了。」鄭恩聽罷，說聲：「好呀，怎不等咱同去？」即忙跳起身來，也不備馬，奔出店門。家將怎敢攔阻，祇好由他。當時鄭恩來到帥府門前，便立住了腳，不敢進去，祇是東張西望，覓跡尋蹤。看見裏面走出一個當值的來，他便迎將上去，把手一拱，叫聲：「大哥，動問一聲，今日可有馬客前來



領價麼？」那當值的看鄭恩相貌異奇，疑是大遼來的，不敢怠慢，說道：「馬客今日不曾來。」鄭恩心中暗想：「又是奇了，既不來領馬價，這半日兒往那裏去了？他畢竟怪咱多口，所以瞞了咱自去。也罷，咱又閑在這裏，也去走走，倘若抓得著他，也不可無。」即便回步抽身，一直出了城門，望前行走。不表。

祇說高懷德當時跳上臺去，也不通姓道名，兩下各自扎衣立勢，都把門戶擺開，要試高下。一個擺金雞獨立，一個擺手抱嬰兒，這一個使猛虎離山，那一個使蛟龍出海，一個順手迎風抄下，那一個雙拳撲面驚人。兩個來來往往，都無一點下手之處。高懷德暗裏思想：「此人武藝果是高強，若不暗算，怎能取勝？」定了主意，忽的虛閃一拳，使個回龍敗勢，緩步抽身。李豹不知是計，就勢逼入，雙手來拿。懷德往下一躲，在他脅下鑽過，閃在李豹身後。正是忙者不會，會者不忙，懷德祇一把，早將李豹暖肚一手擒牢。李豹正待回身，又被懷德手快，卻把左腿拿住。急忙放下了暖肚，早又拿住了右腿。李豹掙持不得，被懷德抓在手中，顛顛倒倒，望臺下丟了下來。正值鄭恩一口氣奔到，趕得汗流如雨，望著擂臺而來，分開眾人，擠將進去。抬起頭來，祇見懷德在臺上丟下人來，鄭恩厲聲大叫：「咦，高兄弟，樂子來了！」祇一聲叫，如平空打個霹靂，眾人都驚。他便不問情由，搶上前，兜胸幾腳，正踢個死。

眾人見李豹死了，吶一聲喊道：「不好了，青天白日，活活將人打死！不要放走了他。」趙匡胤等正看得高興，聽得鄭恩聲音，又見將李豹踢死，都說：「不好了！又被這黑廝來惹禍了。」忙忙上前將鄭恩拉住。鄭恩道：「二哥，你們瞞了咱，都來玩耍，原來在著這裏。」匡胤也不回言，招呼懷德下臺，上了馬，卻待轉身，怎當得李豹的家人徒弟先見懷德把李豹丟下臺來，俱各無顏，正要去救，又被黑漢踢死，一面如飛的趕進城中到帥府通報，一面各執了器械把眾王侯團團圍住。眾人高聲說道：「列位且住，清平世界，打死了人，怎樣理說？」眾王侯道：「此非無故爭打，現有擂臺並大言牌為據，我們祇將這大言牌帶去，自有分辨，你等何必著慌？」說罷，各人策馬，假意進城。眾人看這班人不是好惹的，不敢攔阻，祇好遠遠圍繞。

且說進城報事的家將到了帥府，至大堂前，正值元帥劉仁瞻坐堂議論軍情，眾人跪下稟道：「啟上大老爺，禍事到了！家爺奉旨設立大言牌，打擂天下英雄，已過三個月，並無敵手。今日不知那裏來的雄軀大漢，約有四五人，生得醜惡怕人。有一漢上臺與家爺比手，三回五轉，將家爺丟下臺來。人叢裏又走出一個黑臉大漢，將家爺幾腳踢死了。小人等拿他不住，特來報知元帥大老爺，望乞做主。」劉仁瞻尚未回言，祇見李豹之兄李虎在旁聽知兄弟被人打死，心中大痛，眼內流珠，上前跪下稟道：「求元帥發兵，與小將前去擒捉這班凶徒，與兄弟報讎。」仁瞻依允，即發精兵三千，副將四員，同了李虎一齊奔出城來。正在鳳凰臺遇見了眾王侯，兵士發聲喊，四下圍裏前來，祇叫不要放走了強賊。

眾王侯在馬上望見兵馬圍來，自思手無寸鐵，俱各心慌。鄭恩情急計生，見道旁數株柳樹，即忙走至跟前，如在九曲十八灣救駕拔棗樹一般，把中勻的柳樹拔了一株，拿在手中，望前亂掃。匡胤解下鸞帶，迎風一晃，變了神煞棍棒，望前亂打。正遇李虎一馬衝到，大罵：「該死狂徒，還我弟命來！」掄刀便砍，匡胤舉棍相迎，不十合，早被匡胤一棍打落馬下。鄭恩見了，火速上前，舉起柳樹，狠力的幾下，把李虎打得稀爛。就便搶了李虎的刀，捲地亂砍。李虎的坐騎，跑向前去，被李重進看見，縱馬上前，一手拉住。當時眾王侯雖是英雄，怎當那三千兵馬，四員副將，又添了李豹的這班徒弟，人人發狠，個個爭強，眾王侯焉能抵敵？見那勢頭不好，叫一聲：「老黑，去罷。」鄭恩聽喚，轉身要走，李重進叫道：「快來上馬。」鄭恩見了大喜，飛身上馬。

眾王侯且戰且走，被官兵趕了三十餘里，天色將晚，各人飢餓。正在危急，祇見路旁有所廟宇，上面寫著顯真道院，眾人都進山門，各下了馬。耳邊忽聽馬嘶之聲，眾皆疑惑。正待走進丹墀，猛可的見廊下奔出十數個大漢來，唬得眾人心驚膽怯，斜眼一看，原來卻是改扮販馬的遼客，同在飯店中跟隨的家將，纔把心神定了。開言問道：「汝等因何在此？」家將稟道：「小人們奉命在店，至日中時，鄭爺方纔醒來，問起眾位王爺，小人們回答討馬價去了。鄭爺便飛趕出店。小人們不敢攔阻，又不好隨行，料著鄭爺此去決然有事，就便算還店帳，收拾行李，恰值帥府差人頒給了馬價，因此出店起身。一面打聽就裏，方知擂臺打死了李豹，帥府發兵追圍。小人等預先趕出了城，在此經過，蒙本觀道長留住，說眾位王爺於申酉兩時，決然到此，叫我們不必他去，速備飲食等候。小人們見他言語有因，知是異人，故此依他。不想眾位王爺果然到來。」那眾王侯聽了這席言語，心懷大喜，稱贊其能，說道：「汝等既備飯，可快取來，我們吃了走路，少停追兵到了，怎得脫身？」家將道：「飯已備在殿上，請眾王爺快用。」眾人一齊上殿，把飯飽餐了一頓。正待回身，祇見殿後走出一位道長來，生得神清骨秀，丰采翩翩，見了眾王侯，上前道：「眾位王爺，貧道稽首了。」眾各慌忙答禮。那道長道：「眾位大駕降臨，此處非講話之所，請到淨室，可以閑談。」眾王侯道：「蒙仙長相留，甚妙。但為的惹下禍端，不敢擔攔，況後面追兵將至，遲則恐不能脫身也。」

正言之間，祇聽得外面鑼鳴鼓響，喊殺連天。眾王侯慌得神消氣阻，手足無措。那道長呵呵大笑道：「眾位王爺，何必這等驚恐？諒這些須小卒，值得甚事？不是貧道夸口，憑他千軍萬馬，勢壓泰山，祇待貧道出去，看有誰人近得身畔，進得觀門？管教他結隊而來，敗殘而去。」說罷，進房取了一口寶劍，慢慢的走出殿來。有分教——道院仙居，啟血海尸山之兆。爭城奪地，遭狼煙鋒鏑之傷。正是：

臥榻不容人酣睡，覆巢端在我摧殘。

畢竟那道人出去怎生退兵，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六回

楊仙人土遁救主 文長老金鏢傷人

詩曰：

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

廟堂咨上策，幕府制中權。

軍勢持三略，兵戎自九天。

朝瞻授鉞去，時聽偃戈旋。

右摘高適《幕府詩》

話說趙匡胤等眾人，因擣臺打死了教師李豹，被南唐元帥劉仁贍發兵追捉，當時放馬而逃。於路有一顯真觀，眾人進去躲歇片時，卻遇見了家將先在廟中，因又相見了觀中道長。正在言談，不料外面追兵已至，眾王侯因寡不敵眾，未免心慌。那道人說道：「眾位莫要驚慌，這些須兵卒，看貧道立退便了。」說罷，取了一口寶劍，緩步踱將出來，見山門外許多兵將，正在那裏指手劃腳，指點進來拿人。那道人開言問道：「汝等眾兵將我院門圍住，有何事故？」那四員副將上前答道：「道人，你卻不知。今日有一伙販馬凶徒，在擣臺上與教師李豹比武，一時將教師打死，還可解釋，不意又打死了奉差將軍李虎，這罪豈可脫逃？我等故奉元帥將令，特來追捉。方纔走進院中，你可讓我們拿去獻功，便與你觀中無涉。」那道人說道：「原來如此，我這觀中並不曾見有販馬客人，你莫要錯了主意，可往別處去尋。」副將聽說，喝聲：「賊道人！既沒有凶徒進門，這許多馬匹是那裏來的？你這等支吾，莫非與他通同一路麼？」道人笑道：「我便與他通同一路，你待怎樣？」副將大怒道：「好潑道，敢將凶徒藏過，擅自出頭！我今拿你前去，一並問罪。」說罷，各舉兵器，劈面衝來。那道人手執寶劍，向外迎戰，兩下廝殺起來。未至數合，道人回步便走。四將在後追來。那道人心中念念有詞，將手中劍丟去，霎時間，變了一條蟒龍，張牙舞爪，口吐烈火，望著官兵噴來。那兵士見了，四散逃生，走得快的，還有造化，走得慢的，燒得爛額焦頭。那眾王侯伏在殿內，見官兵敗走，發聲喊，一齊搶出山門，拾了丟下的槍刀，往前砍殺，殺得官兵死傷殆盡，四員副將都做陰官。

然後一行人回進山門，至靜室坐下。眾王侯極口稱謝道：「蒙師父法力相救，感恩不盡。還要請教法號尊姓。」道人答道：「貧道姓楊，名天真。從幼出家，在這觀中三十餘年，上無師父，下無徒弟，祇貧道一人。專要多管閑事，心抱不平，代人出力。為此，與人寡合，見嫉於世。」眾王侯道：「師父有此道德，何藉於人？惟其寡合，乃見高妙。但某等既蒙相救，恐敗兵去而復來，那時某等便自脫身遠去，卻不遺累師父，如之奈何？」楊天真道：「不妨，彼若有兵來，貧道可以自全。至於眾位返駕，必須要渡江而回，貧道還當相送。」眾人聽了渡江兩字，各自暗暗吃驚：「我們尚未道姓通名，怎麼知道我們去路？」當有鄭恩開言說道：「我們都是大遼官販，師父怎說渡江起來？」楊天真哈哈大笑道：「王爺休得隱瞞，貧道若不知眾位來歷，怎好相留家將在此，叫他備飯等候？眾位不信，貧道請試言之。」遂將眾王侯姓氏一一說出。眾人各各驚訝，甚相敬服。

當時眾王侯命家將整備馬匹，捎帶行李。楊天真進房收拾什物包裹，打點一齊渡江。說時遲，那時快，這裏在此整備走路，不想那些敗兵逃進城去，往帥府報與劉仁贍道：「啟元帥，李將軍並四員副將，都被汴京來的馬販同伙所殺。顯真院道士助他，用法殺將燒兵，十分利害。望元帥爺定奪。」劉仁贍聽報大怒，即忙點了大將王能趙叔，領兵三千，即刻往顯真院擒拿汴京奸細馬販子，不許違誤。王趙二將領了將令，登時領兵飛奔至顯真院，將道院圍住。此時眾王侯與楊天真收拾停當，正要出門，忽聽前面喊聲大振，知有兵圍，便一齊商議，衝突而走。楊天真道：「不可，夜晚衝圍，恐非所利，貧道自有脫身之法。」遂向包裹取出十數張符印，與眾王侯及家將等都貼在額上，楊天真念動真言，喝聲：「疾走！」眾人赤手空身，飄飄而起，借了土遁往前去了。正是：

若非天命興王客，怎得高人解禍災？

眾兵在外喊了多時，並不見有人出來，心中疑惑，一齊搶將進去，把火把照耀，四處搜尋，並無人影，祇有馬匹包裹遺棄在內。王趙二將無可奈何，祇得叫軍士牽了馬匹，帶了包裹，到帥府繳令。劉仁贍見棄馬而逃，難以追捉，祇得差人暗中打聽，加意提防。此話不表。

且說眾王侯得了楊天真道法，閉目而遁，耳邊但聞風雨之聲，不片時之間，忽的腳登實地。楊天真喝聲：「開眼。」去了符印，眾人看時，盡皆吃驚，原來此處已是汴梁地面，暗暗稱奇。楊天真道：「貧道已送眾位到京，就此告別。」眾王侯道：「師父何出此言？某等感蒙相救，無以為報，意謂明日奏知主上，使我等輪流供奉，少酬大德，何故言別？」楊天真道：「貧道非圖名利而來，祇因眾位王爺有厄，故此特施小術，以脫離虎穴耳，何足言報？今幸安然無事，於貧道之心畢矣，理當告辭。」眾人苦苦相留，楊天真堅執不從，祇說一聲：「後會有期。」化陣清風而去。眾人望空拜謝，各回府第。

次日上朝，山呼拜舞。世宗宣趙匡胤上殿，賜坐問道：「二御弟探視金陵，事勢如何？」匡胤將販馬到金陵，以至楊天真土遁救回，前後事情，一一陳奏。世宗聽罷，又驚又喜，驚的眾王侯幾遭不測，朝廷險失了梁棟之材，喜的眾人逢凶化吉，得遇仙人相救，安穩回來。當時世宗問道：「據御弟之意，幾時可以興兵？」匡胤道：「臣意南唐地廣民殷，城邑無備，有可取之勢。今值秋高馬壯，正好興師。望陛下決之。」世宗聽奏，悅而從之，即下詔書道：

蠢爾淮甸，敢拒大邦，盜據一方，僭稱帝號。晉漢之代，寰海未寧，而乃招納叛亡，朋助凶逆。昔日金全之據安陸，守貞之叛河中，大起師徒，來為應援，迫奪閩越，生靈塗炭。至於應接慕容，憑陵徐部，沐陽之役，曲直可知。勾引契丹，人為邊患，結連西蜀，實屬世讎。罪惡難名，人神共憤。

詔下，御駕親征。仍諭王景向訓徐圖取蜀之計。即日拜匡胤為元帥，高懷亮為先鋒，李穀為左右救應使，韓令坤督運糧草，李重進等十二人隨軍征進，點閱大兵二十萬，擇日起行。匡胤傳下軍令，命大將李穀李重進領兵先取滁州、揚州、泰州等處，以分其勢，自領大兵由南界牌關而進。分撥已定，諸將整頓先行。然後世宗命范質王朴同理國政，留高懷德監軍守城。克日車駕離汴京，繼前兵進發。但見征雲黯黯，殺氣濛濛，戈戟如林，旌旗似霧，有詩為證：

征旗南指北軍來，戰鼓頻敲震地雷。

此去鷹揚成偉績，管教兵勝凱歌回。

大軍一路無詞，不日已至南界關。關主總兵官董清預備行宮，前來接駕。君臣進關住下。

早有哨馬報入南唐。唐主大驚，急召眾臣商議退敵之策。文武俱各無言，惟有元帥劉仁贍辭氣從容，近前奏道：「主上且勿驚慌，自古水來土掩，兵來將擋。往時大王要救西蜀而霸一方，不意事機不密，先被周師入境，今若張皇無策，豈不被蜀人恥笑？為今之計，正宜大興六師，與周將拒敵。至於成敗，未可知也。」唐主聽其言，即以劉彥真為統軍節度使，劉仁贍為清淮節度使，領兵五萬，至淮揚二州與周師拒敵。又命國師文修和尚督兵五萬，到清流關救應。那劉彥真領兵至鳳陽淮西，備列戰船數百號於淮河，以攻周之浮梁，旌旗相接，兵勢大振。

周將前軍李穀，因攻壽州不下，又聞唐兵已至淮西，大布戰船，遂與眾將議道：「我軍素來不習水戰，若他斷我浮梁，背腹受敵，無可生之路。不如退守浮梁，待聖駕到來，再行進取。爾等以為何如？」諸將議論不一，或欲乘勢邀擊，或欲退守浮梁。李穀猶豫未決，差人具奏世宗，一面移兵退守浮梁。世宗得奏，急差官止住李穀，不要退兵。又差大將李重進領兵直趨淮上，與唐兵接戰。重進因糧草未集，不能前進。李穀聞知，急差人奏於世宗道：「南唐戰船連日進淮，水勢日漲，萬一糧草未集，所為大慮，願陛下駐輦陳州，待李重進兵馬來到，臣與他渡淮，探彼戰船，可禦浮梁，立具奏聞，萬勿輕進。不然，厲兵秣馬，秋去冬來，使彼疲於奔走，然後一鼓而可擒也。」世宗得奏，對匡胤道：「李穀之計亦可行之。」匡胤道：「太緩。今兩敵相遇之際，勢成騎虎，豈宜有待？陛下且優詔答之，使其與重進合勢迎戰，必收全功。」世宗允諾，即下詔示之。

卻說唐將劉彥真聞知李穀退守浮梁，心中甚喜，欲引兵直抵正陽。劉仁贍與池州刺史張全約力止道：「我軍未到，彼兵先退，是畏公之威也，何必與戰？萬一有失，追悔無及。」劉彥真不聽，自引所部兵馬而行。仁贍與張全約道：「劉公不聽我言。此行必敗。我與公祇宜登城而備，庶無所失。」全約從其言，即領兵將靠淮而守。此時李重進得詔，引兵渡淮，與唐將交戰。劉彥真兵馬屯於安慶，連營十數里。李重進登高望見，對眾將道：「如此兵馬，破之甚易。」乃令部將曹英引兵三千，從上流而進，出其不意擊之，必獲全勝。曹英得令，引兵去了。

次日，李重進結陣以待。劉彥真提槍拍馬而出，手指重進罵道：「無知豎子！好好退兵，免受殺戮，不然，叫你頃刻亡身。」重進大怒，掄刀直取彥真。彥真正待接戰，背後躡出一員大將，名叫張萬，大叫道：「主將且休動手，待小將生擒此賊。」說罷，吼聲如雷，手提大斧，殺奔前來。兩下吶喊，戰鼓頻敲。二將刀斧並舉，約鬥五十餘合，不分勝負。重進佯敗而走，張萬隨後趕來。重進見張萬來得較近，按住了刀，彎弓搭箭，背放一矢。張萬未曾提防，躲閃不及，應弦而倒，可憐一員勇將，死於非命。有詩贊李重進道：

射柳穿楊藝術奇，當時敵將竟難支。

臨兵入陣山川暗，斬將歸營日色低。

劉彥真見折了張萬，心中大怒，挺槍來戰。重進回馬相迎。二將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戰有百十餘合，勝敗未分。忽聽一聲炮響，曹英引三千生力軍從上流殺來。彥真料不能勝，勒馬便走。曹英乘勢追來，唐兵大敗。彥真走不數里，又見山坡後旗幡招展，金鼓喧天，一彪軍衝出，當頭一將，乃是李穀步將王成，因領兵來與重進會合，見唐兵敗來，即便阻住去路。彥真進退不得，祇得與王成死戰，未及三合，彥真坐馬力乏，前蹄一失，把彥真顛翻在地，被周兵趕上，亂刀砍死。有詩嘆之：

堪憐慣戰傑英儁，兵刃齊攻血逆流。

早識貪功偏喪命，何如保守萬全謀。

李重進聽知劉彥真被殺，引兵急進大殺，唐兵死傷殆盡，掠其輜重盔甲不計其數。

劉仁贍見勢不諧，收拾彥真部下殘兵，同張全約及所部之兵退守壽州，星夜差人告急於唐主。唐主聞劉彥真全軍盡沒，驚得魂不附體，急召眾臣商議。樞密使陳景文奏道：「周師奮勇而來，彥真新喪，若與之戰，吾軍必敗。主公可命大將屯守清流，以拒周兵。」唐主依奏，即差大將皇甫暉姚鳳二將領兵一萬，往清流關同國師屯扎，以拒周兵。二將領旨，帶兵而去。

卻說李重進奪了鳳陽城，差人於世宗處報捷。世宗大喜，即加授重進為都招討，敕令進兵取壽州。重進得旨，引兵來取壽州，離城五里下寨。次日，重進領兵至城下，分撥攻城。那城上灰瓶炮石如雨點打下來，把重進之兵打傷無數。當時一連攻了二十餘日，城不能下。重進悶坐帳中，無計可施。忽報元帥趙匡胤引兵來助。重進接見，訴知城郭堅固，劉仁贍善守，急切難下。匡胤便往城下看了一遍，對重進道：「如此堅固，更兼善守，待老吾師。當用奇兵以破之，汝可引部兵離城十五里屯扎，詐言軍中缺糧，故為退兵之狀，可選精壯軍士埋伏要路，待他追來，伏兵殺出，我再以精兵過擊，前後夾攻，城可下矣。」重進依計而行。

次日，探馬報入城中，言周師一夜退去，不知何故。劉仁贍差人出城於四處打聽，回報道：「他軍絕糧，故此回軍，恐我軍追趕，在十五里之外扎營，為緩兵之計。」當下都監何延錫挺身而出道：「周師糧盡而去，乃實情也，元帥當出兵追之，使彼不敢再來。」仁贍道：「周將詭計極多，莫非有詐？量此決是誘敵之計，不可追也。」何延錫道：「元帥疑之太過，何日可勝周師？」遂不聽其言，領兵五千，私下出關，殺奔周營。李重進見了，故作慌張，拔寨而起，三軍故意叫苦，盡棄槍刀而逃。何延錫見此情形，心中大喜道：「今日天賜我成功也。」即便驅兵掩殺。將及五里，忽聽得一聲炮響，林子裏伏兵齊起，長槍巨斧，衝殺出來，當頭一將，乃是曹英，大喝道：「賊將往那裏去？」揮刀劈面砍來。何延錫大驚不迭，急舉手中刀來迎。未及五合，曹英手起一刀，斬延錫於馬下。周師勢盛，唐兵大敗。匡胤領兵抄出襲殺，乘勢攻打壽州。劉仁贍力不能支，祇得帶領殘兵，退守泰州去了。匡胤遂取了壽州。

李重進曹英回兵，會合於城中，迎駕到壽州駐扎。匡胤率眾將等朝見道：「賴陛下洪福，已取壽州。」世宗大悅道：「二御弟建功不小，朕心嘉悅。」匡胤復奏道：「李重進兵馬據守淮河，不宜輕動。李穀安住正陽，亦是要緊，臣

願督兵，徑取清流關，以得勝之兵，回取滁州，則南唐指日可破矣。」世宗道：「御弟之策甚善。」

匡胤辭駕，提兵至南界關，總兵官董清接進參見。匡胤問道：「南唐可有人馬來犯關麼？」董清道：「清流關守將姚鳳皇甫暉，不曾犯界。祇有同守的一僧，名文修和尚，驍勇非常，又有金鏡，十分利害，幾遍前來攻打。眾將恐有疏失，不敢出敵，祇惟緊守而已。若元帥不早親來，此關終於難守。」匡胤道：「彼若有人來犯，爾可依舊嚴防，俟我明日出兵破他。」

次日，匡胤升帳，眾將上前參見。早有探子報進城來：「外有一和尚討戰。」匡胤遂問兩行眾將：「誰去會他？」祇見旁邊閃出一員上將，應聲道：「末將不才，願見一陣。」匡胤視之，乃是御前都尉將軍王壬武，係鐵槍王彥章之孫，善使一條渾鐵槍，有萬夫不當之勇，生得身長一丈，黑面黃鬚，立於帳下，要去出戰。匡胤大喜道：「將軍出去，須要小心。」王壬武應聲：「得令。」出了中軍，結束停當，提槍上馬，領兵三千，放炮出關，擺開陣勢。看那對陣一個和尚，但見：

頭戴一頂金線毗盧帽，身穿一領盤龍黃袈裟。腰懸一口吹毛戒刀，手執一根渾鐵禪杖。足穿麻履，身坐紅駒。面目猙獰，不諳蒲團趺坐。行為凶勇，祇知行伍衝鋒。

那文修和尚一馬當先，大聲喝問：「來將何人？」王壬武道：「賊禿聽著：吾乃大周天子駕前大元帥南宋王帳下都尉大將軍王壬武便是。賊禿你也留下名來，俺好記功。」文修道：「不須問得，灑家乃南唐王駕下護國禪師，法號文修。汝今枉來送死，灑家當與你解脫。」王壬武大惱，拍馬上前，一槍照文修刺來。文修舉禪杖急忙招架。二人大戰有三十回合，文修抵敵不住，攔開王壬武之槍，回馬落荒而走。王壬武拍馬追來。文修聽後面鑾鈴響近，就伸手往袋中取出一扇金鏡，叫聲：「佛祖爺爺，弟子今日要借法寶了。」說罷，將金鏡拋在空中，紅光如電，射人眼目，照著王壬武頭上劈來，勢如飛燕。王壬武一見，慌忙無措，躲閃不及，早被一劈，翻身落馬，可憐死於非命。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

敗兵報入關中，匡胤聞之大怒，便問：「誰敢出去與王壬武報讎？」眾將皆懼金鏡利害，都不應聲。匡胤怒氣填胸，叫聲：「備馬！」即時全身披挂，上馬提刀，帶領眾將出關，來到陣前。文修正在討戰，祇見關內擁出一將，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心中暗自稱異，上前問道：「來者莫非南宋王麼？」匡胤道：「既知我名，尚敢逞強助惡，傷吾愛將，情實可恨！吾今誓必斬汝，莫要後悔。」文修大怒，催開戰馬，舉杖就打。匡胤搶刀撲面交還。二人戰至二十餘合，那文修虛晃一杖，回馬詐敗而走。匡胤大喝道：「賊禿往那裏走？」隨後趕來。趕有三里之外，文修照前祭起金鏡，照匡胤頂上劈來。匡胤看見，把頭一低，叫聲：「不好，吾命休矣！」心中一急，泥丸宮早現元神，祇見這赤鬚火龍伸爪，把金鏡抓住，不得下來。文修見了大驚，道：「原來南宋王乃是真命，我幾乎逆天，壞了大事。」遂把金鏡收了回來，下馬立於道旁。看官，那匡胤頂現真龍，難道沒有兵將看見？兵將既見，訴知世宗，那得不疑？不知匡胤追趕文修，已有數里之遠，這些軍士落在後面，未曾上來，又不存心，自然不曾看見。這正是：

聖主有百靈呵護，賢臣致諸福維持。

當下匡胤轉眼醒來，見文修立在旁邊叫聲：「真主休罪。山僧不識天理，幾乎妄行，從此不敢再犯矣。」匡胤見此光景，不知所以，祇得答道：「長老既已出家。何不歸山焚修，在此紅塵圖甚功名富貴？」文修道：「真主有所未知。山僧原是陝西風雪山演教寺住持，祇因殿宇坍塌，佛像淋灑，山僧立願修建，特地下山募化於南唐主。蒙唐主許下周兵退去，差官建造，為此前來助他。不想今日遇了真主，險些山僧獲罪於天，無可解脫。」匡胤道：「長老既然募化而來，休管兩邊閑事，且請回山。期在事平之後，不才當來裝金建寺，獨力成全，決不虛謬。」文修大喜稱謝，即便棄下馬匹，飄然去了。匡胤勒馬回程，將次半路，見前面兵將蜂擁而來。那眾將接著匡胤，便問追趕和尚消息。匡胤道：「被我良言解勸，已棄此歸山矣。」眾將各各歡喜，簇擁回關，設席稱賀。

次日，匡胤領兵直抵清流關外，放炮安營。探馬報入關中，皇甫暉與姚鳳商議道：「壽州已被周師所得，文修長老一去無音，今周兵又來攻城，恐非其敵，不如撤兵退保滁州，拆橋自守，方可萬全。」姚鳳道：「不可。此關乃必爭之地，若不守此而退讓滁州，周師攻取，如何抵敵？」皇甫暉不聽其言，竟撤兵向滁州去了。消息傳入周營，匡胤不勝之喜，對馬全義道：「此天助吾也。此賊以此關為不足惜，退守滁州，斷橋自保，真不知兵者也。蓋滁州非衝藩之地，吾既得清流，千軍萬馬，豈懼滁州一橋乎？公可引五千兵，即時取木作筏，乘彼未定，吾軍掩至，破之如拾草芥耳。」馬全義領令去了。於是，匡胤親率大兵，相繼而進，採取滁州。有分教一攻一城，拔一城，勢如破竹。戰一陣，勝一陣，形似吹灰。正是：

天意既經厭偽命，人心自是向興朝。

畢竟趙匡胤怎的取城，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七回

鄭子明斬將奪關 高懷亮貪功殞命

詩曰：

廣場破陣樂初休，綵纛高於百尺樓。

大將氣雄爭起舞，管弦回作大纏頭。

去處常將決勝等，回回身在陣前頭。

賊城破後先鋒入，看著紅妝不敢收。

## 右錄王建詩二首

話說趙匡胤見皇甫暉退保滁州，斷橋自守，遂命馬全義率領所部之兵，乘彼未定，取木作筏，渡河掩擊。自率大軍繼進，直抵滁州城下，揚旗吶喊，擂鼓討戰。皇甫暉登城說道：「人各為其主，願容我成列，然後與戰，休逼太甚。」匡胤笑道：「既汝自己討饒，姑寬汝須臾之死。」即令人馬暫退一箭之地。皇甫暉披挂完全，整頓軍馬而出。兩陣對圓。周陣上匡胤親出，左有馬全義，右有張瓊。唐陣上皇甫暉出馬。匡胤指道：「汝若識時務，早獻滁州，富貴可保，不然，身首異處，何益之有？」皇甫暉大怒，舉槍直取匡胤。馬全義接住廝殺，戰不數合，皇甫暉力怯，回馬敗走。馬全義趕到門旗之下，手起一刀，砍落馬下。周兵見馬全義得勝，乘勢殺來，唐兵大亂。姚鳳倉皇欲走，被張瓊趕上，生擒而回。大殺一陣，得了滁州，差人報捷。

世宗知滁州已得，即差學士竇儀至滁州查點府庫錢糧。竇儀領旨，入得城來，將府庫錢糧一一造冊明白，候駕到來陳奏。此時趙匡胤差人來取金帛綵緞，賞賜軍士。竇儀不肯，對差人道：「初破城池，即傾取府庫，是非所利。況吾奉旨載冊，已係官物，若非詔書所命，不得取也。」差人告知匡胤，匡胤嘆道：「竇公忠義，吾豈敢動其一二乎？」於是悉歸世宗。世宗下旨，以破滁州實出南宋王之功，盡將庫中之物賞賜匡胤。竇儀奏道：「趙元帥忠勤王室，豈肯獨受其賜？陛下宜均頒恩命，使將士盡得以沾澤也。」世宗依奏，即著竇儀將庫內財帛等物，賜南宋王及將士三軍。軍士均受恩澤，各各歡聲如雷。

匡胤又薦趙普。世宗即命趙普為滁州知州。匡胤與趙普日相講論，甚是投機。嘗問以治天下之道，趙普對答如流，言言中綮。匡胤甚喜，凡事質問。趙普盡心開誠剖決，皆得其宜。時陣上所擒南唐將士，匡胤盡欲殺之。趙普勸道：「國家多事之秋，英才難得，元帥何不釋之，以為己用？誠能推赤心以待之，彼寧肯忘其德乎？」匡胤點頭稱善，於是先放姚鳳及勇猛數十人。然後盡放其餘。後人有詩贊之云：

一語相投利斷金。君臣從此兩同心。

降俘釋放誠堪用，獨羨當年德澤深。

世宗駕入滁州，匡胤與眾將朝見。世宗慰之道：「克城之功，二御弟居首，他日名垂竹帛，誠不朽也。幸今威名日盛，可進兵掃平南唐，以慰朕望。」趙匡胤領旨，整備進兵。

不一日，唐主差牙將奉書到滁州請和。其書云：

唐皇帝奉書：思自交兵始戰以來，彼此俱損，均非其利。自今以後，願各息兵和好，以兄事大周，歲輸財帛，以助軍資。

世宗見書詞不遜，召匡胤商議。匡胤奏道：「今陛下聖駕已入唐境，李穀等諸將屯據險要。惟揚州一帶地方兵力脆弱，遣輕騎襲之，一鼓而下。那時陛下耀武揚威，金陵必卑遜迎降矣。」世宗聽奏大喜，即下旨元帥施行。

匡胤下令，差韓令坤領兵五千，襲取揚州。令坤接了令箭，臨行，匡胤謂之道：「將軍此去取揚州，勿得殘害百姓，凡李氏之陵在揚州者，令人守之，不可容人發掘。」令坤領命而行。兵至揚州，揚州士民各各心驚膽裂，守城兵卒先自奔逃。守將馬延曾倉皇無策，走入後堂，削去鬚髮，披上僧衣，從南城逃脫去了。城中士民無主，開城納款。令坤引兵入城，傳令兵士，不許擾害民間，如違令者斬。於是揚州百姓安堵如故，不犯秋毫。

令坤差人奏知世宗，世宗得奏大悅，詔令匡胤取泰州。匡胤領旨進兵，往壽塘關而來，離關數里，放炮安營。壽塘關守將王豹，這日正坐中堂，祇見探子進來報道：「周主差宋王趙匡胤領兵前來犯界，元帥速為定奪。」王豹聽報，即令兵將守護城池。過了一宿，次日，兩邊各自開兵。王豹乃是步將，用的一條鑕鐵棍，有萬夫不當之勇，腰下挂著兩個銅鈴，練就的一隻馬驢般的大犬，上陣傷人，十分利害，軍中稱為鐵棍神犬將軍。當日領兵出關，與周營相對。兩邊各擺陣勢。王豹縱步當先討戰。周營中有右營總兵吳輪上前道：「未將願見一陣。」匡胤許之。吳輪出陣，與王豹各通姓名，交手就殺。二人戰有三十餘合，王豹抵敵不住，回步便走。吳輪拍馬趕來。王豹便向腰間取出銅鈴，連搖幾搖。祇見陣後一隻大犬跳將出來，將吳輪咬住，祇一扯，跌下馬來。被王豹一棍打死，取了首級，藏過了犬，復來討戰。

探子報入營中，匡胤大驚道：「怎的就被他傷了？」探子道：「對陣步將使鐵棍與吳總兵交戰，他敗了，吳總兵追去，他便放出惡犬，把吳總兵咬下馬來，被他打死。」匡胤大怒，問：「誰人敢去擒他？」鄭恩應聲道：「小弟不才，願見一陣，親斬王豹，與吳輪報讎。」匡胤道：「三弟出去，須要小心。」鄭恩道：「前在孟家莊上，鹿精尚被咱打死，今日有兵有將，何懼一狗耶？」遂即出營，分付家將道：「汝等見了狗怪，須要一齊上前，亂刀砍死。」家將依允。鄭恩來至陣前，大罵：「賊將怎敢把我大將打死？你快快出來伏罪抵死，咱便饒你。」王豹大怒，掄動鐵棍，劈面打來。鄭恩舉刀迎住便殺。二人戰有二十餘合，王豹氣力不濟，轉身就走。鄭恩不知好歹，隨後追來。王豹又取銅鈴搖了兩搖。祇見那隻大犬仍從陣後縱跳出來，向著鄭恩便咬。鄭恩叫聲：「不好！」急急揮刀去砍，早被那犬躡上，一口咬住了右臂。鄭恩大叫：「家將們快來！」誰知鄭恩追趕已遠，家將們一時飛走不及。那王豹見犬已咬住，即忙舉起鐵棍，望鄭恩頂門打將下來。鄭恩招架不及，祇把頭一低，心中慌急，祇聽一聲響亮，泥丸宮一道黑光冒起，見有一隻黑虎，張牙舞爪，抓住了鐵棍。王豹一見，唬得心驚膽怯，望後便走。那大犬見了黑虎，尿屁直流，滾倒在地。正值家將趕到，一陣槍刀，砍做肉泥。鄭恩歸元醒轉，見犬已死，又見王豹退在門旗之下，呆呆的看。鄭恩心中大怒，不顧臂上疼痛，縱馬趕殺過來。王豹祇得接住抵敵，戰不數合，大敗而走。鄭恩是坐馬的，追得甚快，將及關前，王豹步行不迭，早被鄭恩用力一刀，分為兩截。正是：

空有安邦定國志，眼前人獸一齊亡。

鄭恩既斬王豹，領兵取關。守關副將見主將已亡，俱各開關歸順，兵馬進壽塘關駐扎。

匡胤聽知鄭恩取了壽塘，心中大喜，一面報於天子，一面統兵進關，計點降兵一萬，盔甲兵器無數。當日出榜安民，查盤府庫，又上了汝南王功，分付軍士收葬吳總兵尸首。養馬五日，然後整兵征進。至第六日，匡胤留將守關，自率大兵來取鳳祥關。卻說守關將叫做花槍將劉猛，這日正在公堂理事，有巡城將校報道：「城外有數百敗兵逃來求救。」劉猛道：「何處來的？」將校答道：「他說壽州逃來的。」劉猛道：「既如此，可放他進來，編入隊伍。」分付守備查驗，編管了當。又撥兵士嚴謹守城。

且說匡胤兵至鳳祥，離關十里安營。諸將參見已畢，匡胤問道：「誰敢領兵去取此關？」有正印先鋒高懷亮上前道：「小將自到南唐，寸功未立，今願領所部人馬，去取此關。」匡胤道：「若得將軍一行，此關必然下也。」懷亮辭別出營，上馬領兵，直至關前討戰。報馬報進城去，劉猛點兵而出。兩邊各主陣勢，不通姓名，交馬使戰。約有三十餘合，懷亮暗取夾槍，照著劉猛喝一聲：「中。」祇一夾槍，正中劉猛肩窩，翻身落馬。懷亮再復一槍，結果了性命。揮動人馬衝殺過去，南唐兵大敗，四散而走，周兵乘勢搶了鳳祥關。懷亮進關，出榜安民，賞軍查庫，差人報捷於元帥。

匡胤得報，具奏世宗，然後領大兵進了鳳祥。懷亮參見，匡胤大喜道：「將軍克服此關，其功不小。」遂上了功勞簿。當時停兵在關，候備征進。適有軍政司上前稟道：「軍中兵多糧少，如何給發？」匡胤心甚擔憂，具奏表知世宗。世宗急與君臣商議，一時無策。有一臣姓楊，名子祿，上前奏道：「臣聞此處有一銅佛寺，內有丈六金身三尊大佛。不如借此法身，開局鑄錢，散與軍士行用，待平了南唐，鑄還佛像，此亦救急一時之策也。」世宗依奏。又有一臣奏道：「不可。陛下若依此言，壞佛像以鑄錢，恐獲罪愆，於國家不便。」世宗道：「不然。朕聞佛祖當日現身說法，尚割肉喂鷹，捨身喂虎，何況銅像特觀瞻之具乎？」即傳旨召取工匠，開局鑄錢，與銀搭配行用。不道這錢有周朝年號，南唐不得通行。況周兵又是將銀藏下，祇用新錢，南唐百姓恐周兵去後，此錢何處使用！一時民間受累，各有不平。

時有一人，名叫王德盛，開張布店為業。這日因周兵買布，強將新錢行使，竟取布疋而去，王德盛氣忿不過，藏了利刃，來到局中，閃在旁邊，思欲行刺。匡胤端坐中間，兩邊站立文武，正在發錢。那王德盛往旁邊偷走上去，卻被匡胤看見，喝聲：「家將們，這人來得古怪，與吾拿下！」兩邊一聲答應，走出幾個家將來，將王德盛拿住，身邊搜出利刃，把他綁了，推上來稟道：「此人係是奸細，身邊現有利刃，候千歲發落。」匡胤看他面有殺氣，況又立而不跪，遂喝問道：「汝是何人所使？暗藏利刃，欲刺何人？」王德盛大喊道：「昏君昏臣！上明不知下暗。爾等祇圖天下，不顧百姓死活，古人云民乃國之本。爾無錢糧，與百姓何干？將銅佛鑄錢行使，倘日後爾等去後，此錢何處去用？爾等縱兵強買貨物，祇把此錢推抵，將我們血本擔擱，何以為生？故此特地前來殺你。不料被你拿住，這是我命該如此，聽憑你狗王將吾怎樣處治！」匡胤聽了大怒道：「你這該死刁民！這是萬歲旨意，那錢上現有天子國號，怎麼不用？若平了南唐，總有收錢之法。你這廝反來行刺，理法通無。若不將你斬首，此錢如何能得通行？」叫左右將他拿出局門，斬首號令，以安百姓。一面奏知世宗，收爐停鑄，一面撥將鎮守鳳祥關，然後發兵攻取徐州。

那徐州守將姓丹名托，稱為丹令公，有二子丹鑾丹鳳及手下一班戰將，都是驍勇無敵之士，管轄兵馬三萬，鎮守此關。這日正與二子商議周兵來伐之事，有探子報入道：「前關王豹劉猛，俱皆戰死，關梁已失。聽得又有兵來，要取徐州。」丹托聽報，謂二子道：「吾聞趙匡胤為帥，高懷亮為先鋒，與及手下將士，都稱勁敵，此來鋒勢正盛，吾兵料不能敵，汝等眾將有何策以待之？」參軍陶榮進道：「小將有一計在此，可叫兵士預先將吊橋做活，水中釘了鐵樁，城上伏著弓弩手。倘與周將交戰，誘他過橋。若是步行，可過此橋，如若馬將，跑急勢重，便要連人帶馬跌下水去，那時鐵樁戳體，箭鏃鑽身，憑他蓋世英雄，不怕不死。」丹托聽了大喜，連稱妙計。正言間，忽報周兵已至。丹托便差軍士上關嚴守，多備灰瓶炮石，提防攻城。

卻說趙匡胤兵至徐州，安營升帳，眾將參見已畢，匡胤便問：「誰去取關？」先鋒高懷亮出道：「小將願往。」匡胤許之。懷亮上馬端槍，領兵而往。正在中途，遇著丹托兵馬，兩下排開陣勢，祇見唐陣上丹鑾出馬。懷亮看了，喝聲：「賊將，留下名來。」丹鑾道：「俺乃大唐皇帝駕下丹令公之子丹鑾便是。你是何人，敢來犯界？」懷亮道：「我乃周天子駕前橫膽將軍，趙元帥麾下正印先鋒高懷亮是也。爾是無名小子，休要出來送死，快叫丹托自來領死。」丹鑾大怒，舉手中刀，劈面砍來。懷亮挺槍迎住。二將各施本領，都逞英雄，戰有二十餘合，丹鑾暗思：「懷亮名不虛傳。」招架不住，回馬便走。高懷亮大喝一聲：「賊子往那裏走？」一槍正中丹鑾左脅，翻身落馬。唐陣丹鳳見了大怒，拍馬向前，大罵道：「好賊將，敢傷我兄長，誓不甘休！」拈撻就打。懷亮把槍往上祇一架，丹鳳在馬上亂晃，幾乎跌下馬來。復又舉撻來戰，未及十合，懷亮取鞭在手，把槍架開了撻，照定丹鳳一鞭，正中肩窩，把丹鳳打落馬下。可憐丹托二子，一時間都喪於高懷亮之手。正是：

將軍橫膽誠無敵，名震寰宇戰士寒。

懷亮取了首級，掌鼓回營，見了匡胤，報功不表。

且說南唐敗兵報知丹托，丹托大哭道：「正待除滅敵人，不料二子先被高懷亮所害，此恨怎消？」分付軍士收葬尸骸，一面差人往金陵求救，一面依了計策，連夜安排。次日，丹托領兵出城，坐名要高懷亮出來會戰。探子報入營中，懷亮來見匡胤道：「既丹托如此無禮，小將誓必誅之，以取此關。」匡胤道：「將軍不可親出，恐有計策，尚宜防備。」懷亮不聽，領兵出營，兩下各立陣勢。懷亮一馬當先，大喝：「丹托老賊，快快出來受死！」丹托見了讎人，怒氣填胸，大罵道：「你這賊就是高行周之子？怎敢害我二子？我今日親來殺汝，以報吾子之讎。」說罷，拍馬提刀來戰。懷亮挺槍相迎。戰不數合，丹托虛晃一刀，勒馬便走。懷亮心中暗想：「他二子已亡，關上無人，趁此不去搶關，等待何時？」遂發開了馬，緊緊追來。丹家敗兵往左右沿河而走。丹托自往旁邊小木橋過去，守橋兵登時扯起。那高懷亮追到吊橋邊，心下暗喜，不分好歹，搶上橋來。誰知人強馬壯，槍沉沉重，那橋又是枯木朽株，預先裝活，高懷亮剛到橋心，祇聽得一聲響處，連人帶馬跌入河中。下有鐵樁，上放亂箭，可憐蓋世英雄，竟死於徐州河下。那後面家將兵丁隨後趕到，看見主將中計，又不能上前相救，放聲大哭，祇得回營報知匡胤。匡胤大驚，不覺淚下。眾將聞之，亦各傷悲，一齊來稟匡胤道：「某等願同去攻城，拿住丹托，與懷亮報讎。」匡胤依允。



次日，鄭恩等一千眾將領兵至關下，辱罵攻圍。丹托在關上看見周將利害，不敢出敵，祇得緊守提防。匡胤發怒，親督兵士，奮力攻打，一連攻了數日，尚不能下。那丹托與諸將商議道：「周將如此驍勇，兼之攻打甚急，量此關將寡兵微，終於難守，不如棄去此關，再圖後舉，何如？」眾將道：「令公高見極是，我等作速起行。」於是，眾將各自收拾，連夜開城，殺出而去。周兵追之不及，各自回還。城中百姓無主，各設香花，開關迎接。匡胤帶領眾將進關，出榜安民。令人收檢高懷亮尸首，用棺木盛殮，候班師帶回。當下又查盤府庫，歇馬停兵，差人往南唐探聽消息。

卻說唐主聽報揚滁等地俱失，驚慌無策，急召眾臣商議。有御史陳景奏道：「前者差人議和，周主不允，以致疆界日促。今事已危急，徒戰不利，主公可再遣人至周主營中，卑詞求和，庶兵端可息。」唐主聽奏，急遣翰林學士鍾謨大理寺卿李德明二臣齎表，帶著金寶茶葉器皿等物，來到滁州，報知世宗。世宗知鍾李二人乃舌辯之士，必有說詞，令將甲兵陳列，兩旁侍立猛將，然後召二臣入見。那鍾李二人進帳，拜伏於地。世宗道：「汝主自恃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當與別國不同。豈知不能盡以小事大之理，反欲泛海結連契丹，抗違天朝，汝二人口舌焉能搖惑？朕正欲往觀金陵，借府庫以賞軍士，此時爾之君臣能無悔乎？」二人一言不能答，惶恐而退。

世宗乃親領大軍征進。此時正值深秋天氣，但見落葉飄飄征雁過，行旌閃閃陣雲高。車駕至淝橋，世宗取一石在馬上持之，從軍各取一石，精不可勝。大兵來至壽春城下，旨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部將張瓊看見，叫道：「主上且避，城上強弩利害。」正說間，不防一箭射下，正中張瓊背上。有分教——敵國推輪，重見疆場效命。王師返旆，再圖將士宣猷。正是：

非懼風塵馬變色，祇緣士卒力多疲。

畢竟張瓊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韓令坤擒剛孟俊 李重進結好永德

詩曰：

將軍膽氣豪，竭力守城濠。

戎服領忠告，勵卒盡勤勞。

豈知勢日促，無奈國已搖。

君雖重推轂，天實厭南郊。

留此凜然體，休戚孰堪撓。

話說周世宗不允和議，率督大軍來取壽春。當時兵至城下，旨令攻城，城上矢石如雨點打來。部將張瓊見了，慌請世宗退避，不防城上一箭射來，正中張瓊背上，死而復甦。眾兵救回營中，看時，鏃深透骨，不能拔出。瓊令取酒飲了一大卮，方令手下人砍骨取鏃，血流數升，至死不變神色。後人有詩贊之：

萬騎南來殺氣高，臨危於此顯英豪。

鏃深莫出心雄烈，為願君王豈憚勞。

卻說鍾李二人回見唐主，奏知：「世宗不允和議，推其意，祇為主公不肯稱臣之故耳。為今之計，主公還須奉表稱臣，以安民庶。」唐主從其言，差司空孫晟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稱臣於世宗，願歲歲朝周，年年進貢。二臣領旨出朝，至周營見了世宗，俱說唐主願奉聖朝之命。世宗道：「此舉朕本要準，祇為劉仁瞻據守泰州，屢抗天命，彼今若肯來降，方允爾議。」隨差中使同孫晟等到泰州城下，詔示仁瞻歸款。仁瞻上城，見了孫王二臣，即戎服拜於城上。孫晟謂仁瞻道：「公受國恩，不可投降。」仁瞻謝其教，因嚴兵以守之。中使報知世宗，世宗大怒，召孫晟欲斬之。晟道：「臣為唐宰相，豈可令節度使外降耶？」世宗嘉其忠，遂赦其罪，遣晟復唐主之命，臨行，世宗謂之道：「歸告汝主，早定所議，勿自取侮辱。」

晟歸告唐主，且言世宗本意，祇欲除去帝號，再割六州之地，輸金帛百萬，庶可罷兵而息戰也。唐主急欲議和，一一從之，復遣孫晟李德明二臣至周營見世宗，獻上六州之地以求和。世宗道：「若使稱臣於朕，須盡江北之地而後可。」乃遣孫晟等歸。世宗賜唐主書曰：

諸郡來獻，大兵立罷，但去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無逼人於險。言盡於此，更不煩示。苟曰未然，請從茲絕。

唐主得詔，復上表稱臣謝罪。李德明稱世宗威德，及甲兵精強，力勸唐主割江北之地，獻與世宗，以圖和好。唐主猶豫未決。有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微，二人素與孫晟李德明有隙，因譖於唐主道：「李德明勸主割地，孫晟賣國求榮，二人此行，必受周主之爵，故不忠於朝耳。」唐主大怒道：「二賢子何敢欺誑孤耶？」喝令將孫晟李德明推出斬之。孫晟臨刑嘆道：「臣死不足惜，惟受先帝之恩，不忍金陵一旦為周兵所屠。」言罷行刑。有詩嘆之：

奉命宣行志亦勤，謗言預入竟難分。

請看守土歸中國，惟有東門三尺墳。

唐主既斬孫李二臣，即拜弟齊王李景達為兵馬大元帥，陳覺為監軍使，領兵五萬，以拒周師。先著大將陸孟俊領兵一萬救泰州。旨下，陸孟俊來至泰州，與劉仁贍合兵固守，聲勢甚大。周兵遁去。孟俊欲進兵復取揚州。揚州守將韓令坤聞之，無心固守，將欲棄去。世宗聞此消息，大驚道：「若唐兵復得揚州，大勢去矣。」急令元帥趙匡胤領兵二萬屯六合，以援揚州。匡胤領旨，兵至六合屯扎，下令道：「揚州兵過六合一步者，斬其足。」韓令坤聞令，不敢棄城，遂嚴加防守。

世宗復自督兵，來攻泰州。劉仁贍守具甚嚴，周兵連攻數日不下。因遇秋雨連旬，營中水深數尺，又是糧草不繼，軍心惶惶。世宗與近臣商議，欲暫班師，以圖後舉。馬全義奏道：「不可。泰州乃唐之重鎮，劉仁贍智勇之將，陛下若班師南還，正墮其計。不如且幸濠州，以待諸將進取，自有成績。倘今未集事而歸，彼得躡我後矣，豈得無損耶？」世宗從其議，即駕幸濠州。那泰州城中聞報周師撤圍而去，諸將皆欲追趕。仁贍道：「汝等不見何延錫之失壽州乎？周師雖退，非戰敗而還，特因糧草之不繼耳，吾兵一動，必中其計也。」眾將嘆服而止。

時陸孟俊進言道：「公今堅守此城，吾自領所部兵去取揚州。」仁贍道：「不可。揚州韓令坤驍勇之將，非他人所比，兼之趙匡胤屯兵六合以為援，聲勢相依，勝負莫卜。不如共守此城，候齊王兵到，然後計議而行，方為上策。」陸孟俊大怒道：「若如此遷延時日，畏懼不進，何日克服故土也？」遂不聽仁贍之言，自領部兵，望揚州而來，離城五里安營。

韓令坤聽報唐兵來到，即忙整兵出迎，兩下擺開陣勢。陸孟俊橫刀出馬，指令坤道：「汝周兵不早退走，獨守孤城，直欲吾取汝首級，以獻唐主耶？」令坤大喝道：「我中國有百萬之師，平南唐在於指日，汝尚不自量力，強來戰鬥，我誓必殺汝，以伸士民之怨！」孟俊大怒，掄刀直取令坤。令坤舉刀相還。兩馬相交，雙兵並舉，好一場大戰。有詩為證：

番兵逢見北兵營，滿谷連山遍哭聲。

兵刃相迎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當下二將戰到三十餘合，孟俊招架不住，回馬望本陣而走。令坤催動後軍追殺。孟俊正走之間，忽聽得山後一聲炮響，衝出一員大將，乃是元帥趙匡胤，知得揚州交兵，故此大軍從六合殺來，正遇陸孟俊兵敗。那孟俊見是匡胤，驚得心膽皆裂，那裏敢戰？回馬又走，恰好令坤一馬追到，孟俊措手不及，被令坤生擒於馬上。唐兵大敗，四散而逃。匡胤見擒了陸孟俊，收兵回六合去訖。

令坤亦收兵入城。左右綁進陸孟俊，令坤置在陷車，解赴世宗處發落。正欲推出，忽被令坤側室楊氏看見，放聲大哭，來見令坤道：「此賊昔日殺我全家百口，今日幸得相逢，望將軍勿解御營，當把此賊碎為萬段，與妾報讎。」言罷又哭。原來陸孟俊當時在馬希烈部下，抄滅楊昭耀家，以其女生得美麗，獻與馬希烈為妾。及韓令坤攻破揚州，希烈又獻與令坤為偏房。今日楊氏聞知捉了陸孟俊，欲報前讎，故此哭上帳來。韓令坤聽言，即令押回軍前，責之道：「汝今日怎不取我之頭，獻與唐主，博個節度使耶？既被吾擒，當取汝心肝，薦一杯酒，汝有何言？」孟俊道：「死則死矣，何有言耶？」令坤喝令左右，綁在木床上劓之。左右得令，一時間將孟俊首身劓割殆盡。後人有詩證之：

恃勇無謀可嘆吁，一時俘獲倒殘戈。

軍前說話先招鬻，立使臨刑受苦多。

令坤既劓孟俊，軍威大振。消息傳入齊王李景達軍中，大驚不止，乃與部下商議進兵。教練吳用進言道：「韓令坤雄據揚州，趙匡胤屯兵六合，勢相依援。今大王之兵當從要路而進，先攻六合，則揚州指日下矣。」齊王從其言，下令兵馬渡長江，竟趨六合。匡胤聞此消息，即領兵馬，離六合二十里設立重柵堅守，按兵不動。過了數日，齊王兵已到於平川之地，擺開陣勢。匡胤亦領軍來與齊王對陣。牙將高瓊拍馬向前道：「汝唐兵屢敗於我，何不早降，以救生靈之苦？」齊王道：「汝等周兵，不知進退，妄恃強橫，侵我封疆，今日好好退去，可保無傷，不然，叫汝等死無葬身之地。」高瓊大怒，縱馬搖槍，殺奔南陣。齊王背後衝出一將，乃是大將岑樓景，使一把大刀，有萬夫之勇，拍馬舞刀，與高瓊接戰。兩下金鼓震地，喊殺連天。二人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南陣吳用見岑樓景戰高瓊不下，提斧出馬助戰。鄭恩見了大怒，衝開坐馬，提刀殺入陣中，把南兵衝作兩段。吳用見鄭恩威猛，不戰而走，早被鄭恩趕上，一刀結果了性命。鄭恩縱馬夾攻，岑樓景不能抵敵，拖刀大敗而走。高瓊怒聲如雷，殺聲大吼，衝入陣來。後面匡胤催軍掩殺，唐兵大敗，死傷極多。齊王不敢戀戰，與岑樓景衝開血路，逃奔野州去了。

匡胤大勝，收軍回營，諸將各各獻功。匡胤差人至世宗處報捷。世宗大喜，下令旨，駕幸揚州。竇儀奏道：「今兵疲糧少，南唐屢敗於吾，彼之用兵已無成矣。陛下宜回駕大梁，命大將屯兵於緊要之處，以為進取之計，不出數月，彼之君臣必來納款也。」世宗準奏，即日下旨，車駕回京。賴李重進攻圍泰州，張永德屯兵滁州，韓令坤坐鎮揚州，高瓊屯守六合。其餘文武官員，隨駕班師。詔旨既下，諸將各領部兵分遣。次日，車駕離唐境，一聲炮響，大小三軍竟往汴梁進發。有詩為證：

得勝班師已獻俘，將軍預有建功謨。

兵回無阻相迎處，簞食壺漿遍滿途。

大兵分作三隊，由祥闕而回。不想世宗是夜身體發熱，遍身疼痛，急宣太醫官看脈，送藥調治。過了兩日，祇見周身發出棋子般的天泡瘡來，痛苦難挨，呻吟呼喚。匡胤等眾將寸步不離，左右服侍。世宗道：「朕心意煩悶，蒸熱發渴，有甚清潔涼水，取來與朕解渴。」匡胤遂分付眾人，四下去尋清潔涼水。眾臣領命，各各提壺執罐，分頭去尋。

匡胤自己也帶了銀壺，上馬取路而尋。當時約跑了五六里路，到一山腳邊，漸聞水聲潺潺，急下馬往前看時，乃

是一帶山溪，恁的清澈，十分潔淨，心中大喜。正欲去取，忽見上流頭有三個胖大和尚，遍身破爛，坐在水中洗浴。匡胤道：「呀！我幸而看見，若不見時，取了這水，進與聖上，豈非反受其毒？」就對和尚說道：「汝等出家人，尊奉佛教，方便為心，怎的把這壞爛身軀，在水內洗淨？但知自己爽利，卻不道遺害於眾民，飲之皆受其毒。汝等慈悲之心，豈如是乎？」那三個和尚呵呵笑道：「貴人有所不知，我等三人，原非洗浴，祇為被柴王拿去燒得痛苦，故此在這涼水中浸著，覺得有些好處。」匡胤聽畢，猛然驚悟，暗想：「這等說來，這三個和尚莫非就是三尊銅佛？如此顯靈，真令人不可思議。」遂合掌說道：「阿彌陀佛。我周天子祇為五代干戈擾亂，欲救生民，故此起兵剿除偽命。又因軍士缺少錢糧，無處取給，萬不得已，暫借菩薩金身，權為救濟，不想造下罪孽，無量無邊。但佛祖當時曾有割肉喂鷹捨身喂虎之事，伏願推此慈悲，矜蒙赦宥，念周主原係為民救急，非關昏德荒淫。俟歸朝之日，虔心懺悔，重塑金身。望菩薩容納。」那和尚道：「那些小事，僧人原也不計。但蒙貴人應許，還我等法像，當得與他醫治了罷。況他還有二年君位，此時未致有傷，祇因火熱太猛，聊為示罰而已。貴人祇將此水取去，搽上患處，自然愈好，速請回駕罷。」

匡胤頂禮拜謝，抬起頭來，不見了三個和尚，心甚驚訝。慌忙將銀壺舀取溪水，上馬飛行，回至營中，問眾臣道：「汝等取水，聖上可曾飲麼？」眾臣道：「飲雖飲了，祇是疼痛不止，此時覺得昏迷更見沉重。」匡胤忙進御營，取過金盆，將水傾出，用孔雀毛撩水，搽勻瘡上。世宗正在昏沉，覺得一時暢快，心地清涼，開眼一看，正見匡胤手執羽毛，撩水搽瘡。祇見那瘡自經這一搽，即便愈好，真是甘露沁心，手到病除，不一時，遍體瘡痍歸於無有。世宗問道：「二御弟何處得此仙方，與朕療治？」匡胤即將山中尋水，遇見佛祖之事，細細奏明。世宗亦甚驚異，道：「佛祖顯靈，原來如是，待朕回京，當即鑄造。二御弟為朕治疾，功莫大焉。」匡胤道：「此乃陛下之福，臣何功焉？」世宗大喜，即命發駕回京。

大軍在路，自是無詞。駕至汴京，早有在朝文武迎接進朝。世宗分發眾臣，駕返宮中，朝見了太后。時正宮見駕已畢，聞知世宗在路患瘡，今見龍體遍滿大疤，不覺笑道：「陛下遍身鱗甲，切勿飛去。」世宗道：「前日滿身疼痛，數次昏迷，恨不能插翅飛來相見。」因將銅佛鑄錢及取水遇佛等事，說了一遍。太后道：「我兒，既有此事，當擇日開工，鑄還法像，我等內宮所有金銀，亦當幫助。俟完功了願，懺悔往愆便了。」世宗拜謝，與皇后辭回寢宮，當晚無話。

再說各家功臣盡都回家歡樂，惟有高懷德悲苦萬分，迎弟棺木，搭廠開喪。在朝文武官員，俱皆祭奠。喪事已畢，歸葬墳塋。此言不表。

且說世宗一日升殿，受百官朝賀畢，宣南宋王趙匡胤上殿，慰之道：「朕自親征南唐，雖未得平伏，然屢戰得捷，皆賴御弟之力，其功莫大，朕當酬之。」匡胤奏道：「此皆陛下鈞天之福，與諸將效命所致耳，臣區區之力，何敢任功？」世宗道：「御弟勿謙，南宋王乃閑職，不可久居，今加授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其餘從征諸將，各有封賞。高懷亮沒於王事，封贈忠勇侯，其下軍士，盡行給賞。當時匡胤謝恩已畢，因薦趙普有大用之才，宜當重任。世宗即封普為節度副使。是日，君臣朝散。

數日後，有張永德表奏李重進停留怠緩，不肯進兵，實有反叛之心。奏上，世宗對眾臣道：「知臣莫若君，李重進忠勤其職，焉有反心，此特永德之捕風捉影耳。朕若下詔慰諭，反啟其疑，莫若故為不知，徐觀進取何如耳。」眾臣道：「主上之論甚善。」世宗即匿其事不問。

卻說李重進軍中已知永德表奏之事，重進乃單騎至永德營中。軍士報知永德，永德問道：「他帶多少人來？」左右道：「祇單騎耳，別無隨從。」永德遂乃出迎。重進下馬，與永德挽手進營，二人相見，賓主而坐。永德分付部下，擺酒款待，從容宴飲。酒至半酣，重進謂永德道：「吾與公乃肺腑之交，為國家大將，同心共濟，何用相疑？昔戰國時蘭相如與廉頗，後私讎而先國難，人皆慕其義，今吾與公，幸得相與笑談，敢不效蘭廉之風，而多所猜忌耶？」永德拱手道：「小弟之過，今知罪矣。」由是，二人之疑永釋，兩軍亦各相安。有詩為證：

單馬趨營智識高，一時論說怨頓消。

心交義合相歡洽，應是周王重俊豪。

此時南唐主探聽張李二將交怨，與群臣商議用反間之計，密地將蠟書送與重進。重進拆開觀之，其書云：

將之有權無權，祇在時勢。今聞足下受周主之命，屯兵泰州城下，以絕南唐餉運，城孤勢殆，果幸計也。然吾守將劉仁贍，有匹夫不守之志，且城中府庫充足，嬰城以守，雖來百萬之師，未易窺也。近聞張永德心懷私怨，致書於朝，言足下停兵不進，似有陰謀。朝廷聞之，寧不疑乎？一朝兵權削去，放居散地，誠匹夫之不若矣。何如擁兵自守，為子孫之計之美也？不然，若肯傾心投款，孤當以重鎮封足下，決不相負。

重進看罷書，勃然大怒道：「豎子此謀，欲反問吾君臣耶？」即令囚下來使，以書呈報世宗。世宗得書大喜，謂群臣道：「重進不負於朕，斯言信矣。」群臣皆稱賀。范質奏道：「帥臣忠勤若此，何患南唐不滅乎？陛下但俟捷音而已。」世宗乃加授李重進為青州節度使。下詔在外將士，各宜用命。使臣領旨，赴各軍宣示。不提。

祇說世宗一日召華山處士陳搏進朝，欲拜為諫議大夫。搏奏道：「臣野心麤性，無志於功名久矣。」力辭不受。世宗問搏以飛升之術，陳搏奏道：「陛下貴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哉？」世宗道：「朕欲用卿共治，何如？」搏道：「堯舜在上，巢由各得其志。」世宗知其終不可屈，詔許還山。陳搏臨行，遺詩一首云：

十年蹤跡事，富貴夢中看。

紫闕誰人管，陳橋帝子安。

是日所遺之詩，近臣抄錄，奏知世宗。世宗看其詩句，幽深玄遠，不能參解，遍示群臣，莫曉其意。世宗命藏之

金櫃，俟後參驗。下旨設宴崇元殿，君臣歡飲，喧暢一堂，盡興而散。

時趙匡胤回府，不料趙弘殷中風，叫喚不應。匡胤急請太醫看視，太醫道：「此乃中風不語急症，下藥恐不應驗，奈何？」匡胤道：「與其坐視，寧可服而勿效。汝但對症下藥，決不罪汝。」太醫依命，遂用牛黃鬱金等藥煎劑灌下，終於不省人事，病勢轉迫。一面令人覓取妙方。守到五更，趙弘殷命限告終，漸漸氣絕。匡胤等合家大小，痛哭不已，入殮諸事，不必細表。次日，報奏丁憂於世宗，又訃告在朝文武，開喪設祭，禮懺誦經，照俗行事。世宗命右相王朴代為主祭，眾王侯陪喪。至五七出殯安葬，諸事已畢，匡胤在家守制。按下不提。

卻說鄭恩自從班師回來，與陶妃久別，彼此羨慕，魚水之歡，恩情倍篤，勝似新親滋味。受享那杯中之趣，裙下之歡，溺愛沉湎，夜以繼日。不覺三月有餘，鄭恩身體發熱，嗽聲不止，飲食減少，坐臥不寧，忙請太醫調治。那太醫診按脈理，早知其詳，躬身指陳，說出這病源來，有分教——為貪被底風流，免卻行間爭鬥。正是：

人生貪甚名和利，樂事何如色與醪。

畢竟太醫說出甚麼病症來，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十九回

劉仁贍全節完名 南唐主臣服納貢

詩曰：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

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

鴈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

長慚典午非材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右錄韓愈《回軍詩》

話說鄭恩自班師以來，因其久曠，未免與陶妃重敘歡洽，倍篤恩情。不料酒色過度，漸生疾病，忙請太醫官看視。太醫官道：「此是七情過傷，虛水旺火之症，當用滋腎平肝清金益水之劑，可保無傷。大要祇以保養為主，但能清心寡欲，靜養葆元，再加以祛災湯藥，則可愈矣。」鄭恩大喜，分付左右送出太醫官。自此，靜住府中，安心保養，凡服藥調治，進食添衣，皆是陶妃親身服侍，寸步不離。

不說鄭恩在府養病。且說李重進督兵攻打泰州，城中自被周師圍困，已及二年，此時糧草缺乏，軍民飢苦，劉仁贍差人告急於齊王。齊王差大將許文稹率領兵運饋至紫金山下寨。朱元進策道：「周兵勢銳，兼之李重進智勇兼備，用兵如神，今知我救兵來到，彼乃預先退離以待之，此必胸有成策，不可不防。為今之計，可築甬道數里，以遏其衝，則吾運糧便捷，而可免敵人之算，此乃兵家之要法也。」文稹依其計，即發兵築起甬道，連綿數十里，軍士往來運糧，直抵泰州城，果然便利。早有哨馬報入重進軍中。重進對曹英道：「唐軍長驅而來，又築甬道以運軍糧，公等何策以禦之？」曹英道：「寡不敵眾，弱不敵強。吾兵雖少，當出奇兵以破之。」重進道：「公言正合吾意。」遂喚牙將劉俊分付道：「汝引步兵五千，出泰州之南，待後兵一出，兩下夾攻，衝破其營，敵人必亂矣。」劉俊領計去了。又令曹英領兵埋伏於紫金山北首。重進分撥已定。

次日，領兵向紫金山而來。兩軍相撞，門旗開處，閃出許文稹，橫刀勒馬，立於陣前道：「汝等周將攻擊泰州，兩年不下，費力久矣，何不退兵，免遭擒戮？」重進大怒，掄刀直取文稹。文稹揮刀相迎。兩下金鼓喧天，搖旗吶喊。二將戰有一百餘合，未分勝負。南陣衝出一將，名叫邊高，拍馬挺槍，前來助戰。重進力敵二將，全無懼怕。忽周陣中一聲炮響，震動山岳，正東一彪軍齊起，劉俊橫刀躍馬，從唐陣後殺來，唐兵大敗。朱元忙上前來迎敵。刺斜裏曹英一騎又到，從南衝入陣來。文稹見勢不好，回馬便走。曹英阻住去路，邊高奮力來迎，不一合，曹英手起刀落，劈邊高於馬下。文稹見失了邊高，衝圍殺奔北門，劉仁贍城上看見，領兵殺出，救入城中去了。重進奪了營寨，分兵據守。

文稹大敗進城，計點軍士，折了大半，羞慚無地。劉仁贍道：「君且與朱將軍守城，明日吾當親出，與李重進決一死戰。」許文稹道：「且慢。公若強戰，必難保守，待等主帥到來，再作商議。」劉仁贍聽其言，悉力據守，然因國事艱難，忿恨憂鬱，遂染成疾。其子劉宗來見父親，道：「兩軍相遇，戰勝者為奇。父親力守孤城，未嘗有挫，今日添兵助將，反有倒戈之辱，兒願今夜出城，去劫周營，以雪此恨。」劉仁贍大驚道：「汝劫營未慣，安知兵法？我為主將，尚不敢倖幸成功，汝係年幼無知，怎敢妄行險事？徒喪其命。此計不可用。」遂喝退劉宗。不想是夜劉宗竟領部兵二千，開東門，泛舟渡淮，去劫周營。誰知兵未至營，卻被李重進遊兵所擊，殺得大敗而回。次日，劉仁贍聞知其事，命左右推出斬首。監軍周廷構上前力救道：「小將軍雖失一陣，然為國家出力，欲建功耳，並非自為，望明公赦之。」仁贍不聽，部下諸將俱皆跪勸，祇是不依。廷構無法奈何，祇得使人求救於劉夫人。夫人謝道：「妾非不愛吾子，奈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移，若今日寬宥其罪，便是劉氏不忠，妾與劉公何以見眾將軍乎？」急令斬之，眾將盡皆感泣。有詩為證：

閩外元戎號令明，忠勤寧肯遂私情。

竟將愛子殉軍法，憤志於斯一念貞。

卻說齊王李景達聽知許文稹大敗，欲起傾國之師來救泰州。李重進聞此消息，與眾將議道：「唐之援兵甚多，泰州未便即下，況且我軍糧草不繼，難與戰爭。不如奏知主上，以圖計取。我等且駐兵於此，以示久遠。」於是具表差人

奏上世宗。世宗得奏，猶豫未決。是時李穀有疾在家，世宗遣范質王朴就其第宅問之。李穀道：「泰州圍困，破在旦夕，若聖駕親臨，將士用命，則泰州指日下矣。」范王二人將李穀之言奏知世宗，於是世宗意決，下詔興師，攻取泰州，仍命趙匡胤為元帥，以統諸軍。是時趙匡胤守制在家，迫於王命，祇得應旨。又為鄭恩告病，言鄭恩前次出兵，隨征辛苦，班師以來得病在家，至今尚未痊愈，不能從征。世宗準其告病，恩免出征。當時匡胤分調出師，命造大船數百隻，使唐之降卒教習軍士水戰。數月之後，出沒波濤，縱橫湍浪，勝似唐軍。三月，世宗車駕出大梁，命王環領水軍五萬，自汴河沿潁入淮，軍聲大振，遠近皆驚。

消息傳入南唐，齊王聞之大懼，差人至金陵求救。唐主集群臣商議退敵之策，太史令呂錦文奏道：「南唐與周，勢不兩立，大王當起傾國之師，與之迎敵，彼已深入各地，豈能久駐乎？」唐主依奏，命楊守忠領兵五萬，前去迎敵。守忠得旨，即日領兵離金陵，來到紫金山下寨。齊王李景達聞知救兵已到，自己大軍至淮河口結營，與守忠聲勢相依。城中許文稹朱元亦列營於城西，彼此為犄角之勢，約日出兵。

時世宗大兵離泰州城十里安營，聽報南唐起傾國之兵而來，便下令各營將士，齊心努力，嚴整兵戈。次日，列陣於泰州城下。世宗親自戎裝，同匡胤等一千眾將，來到陣前。南唐楊守忠亦列成陣勢，躍馬舞刀而出，大喊道：「吾南唐與汝兩不相涉，何故連年相爭，以苦蒼生？」世宗道：「今天下一家，汝主庸愚，敢自霸一方，苦害萬民。朕今天兵到來，汝等知事，當舉兵來降，不失封爵，若再不悟，禍不免矣。」守忠大怒道：「誰敢先見頭陣，以挫其鋒？」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乃牙將張兆仁，手執大刀，飛馬搦戰。周陣曹英拍馬舞刀抵住，兩下交鋒。戰有三十餘合，曹英賣個破綻，勒馬誘張兆仁來趕，看看將近，揮起大刀，把張兆仁斬為兩段。楊守忠見折了張兆仁，心中大怒，自挺槍來戰。趙匡胤看見，縱亦免馬，提八環刀，飛出接戰。二將雙器齊舉，兩馬相交，大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忽城西許文稹領兵衝入陣來，將世宗軍衝作兩段。李重進恐上有失，拍馬上前，擋住文稹交戰，將至一百餘合，重進輕舒猿臂，將文稹捉過馬來。匡胤見重進捉了許文稹，勒馬繞南陣而走。楊守忠隨後追來。匡胤架起連珠箭，射中守忠坐馬，把守忠跌下馬來。周兵向前捉住。唐兵大敗，殺死極多。朱元見勢已危，棄了西營，領眾沿流而走。王環水軍順流而下，鼓噪直前。齊王聽得唐兵大敗，守忠被擒，不敢迎敵，與陳覺棄船，奔歸金陵去了。世宗自將馬軍，與諸將夾岸追擊。唐兵溺水死者二萬餘人，周兵大勝，所得船糧盔甲器具不計其數。世宗收軍還營。

次日，分撥諸將，提兵到泰州攻城。劉仁贍聞救兵大敗，病體更重。監軍使周廷構見周兵攻城甚急，與左騎都指揮章全議道：「今主帥病重，不能理事，城中被困已久，糧草已無。若不迎降，致生民變起，反為不美。公意若何？」章全嘆道：「我等盡心守城，為生民之計也。今勢已如此，自當開城投降，以免生靈塗炭耳。」二人議論相合，乃詐作劉仁贍降表。次日，眾將挾了仁贍，開城以降。世宗親至帳中，慰勞良久。仁贍垂頭不語。世宗嘉其忠義，賜賚甚厚，復命左右扶入城中養病。仁贍義不苟取，扶歸府中。世宗下旨，大赦州縣囚徒，百姓有受唐主之書，保聚山林者，悉令復業。其民隱之尚有未便者，著有司官一一條陳奏聞。又下詔封授仁贍為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不受，是夕卒於城中。進爵為彭城郡王。時後主聞仁贍死，甚加痛惜，遙贈太師。世宗復以清淮為忠正軍，以族仁贍之節。有詩贊云：

固守孤城忠不回，兵窮糧盡病相催。

惟公一死真無愧，千古聲名顯似雷。

時泰州因被困二年，民人絕食，世宗下詔，開壽州倉庫賑濟饑民。百姓得食，歡聲載道。

四月，世宗合諸將進攻濠州。濠州守將黃天祥聽得周師來到，急領兵三千出城迎敵。兩軍對圓，北陣上劉俊橫刀大叫：「唐將早早獻關，免受屠戮。」說罷，縱馬而來。南陣黃天祥大怒道：「貪心無厭之徒，敢又來犯我城池耶？」舉起手中槍，拍馬直取劉俊。劉俊掄刀來迎。兩下交鋒，這場好殺，有詩為證：

暮雨旌旗濕未乾，殘煙衰草日光寒。

沙場連日連宵戰，祇見番兵空馬鞍。

二人戰不數合，正東上一聲炮響，匡胤一騎殺來，把天祥預備的水寨登時打破，焚其戰船，一時煙氣蒸天，紅光遍野。黃天祥見失了水寨，無心戀戰，急勒馬退走回城。李重進劉俊等追趕，會合匡胤，水陸夾攻。黃天祥禦敵不住，引敗殘兵退守羊馬城去了。

匡胤得了濠州，迎駕入城，因又進言道：「唐軍敗北，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陛下不必親行，以冒矢石，且扎御營於此城，待臣與諸將直搗金陵，擒取唐主，以靖南方。」世宗大悅道：「全賴二御弟等盡心輔朕。」於是匡胤與李重進合兵先攻羊馬城。城中聞此消息，盡皆驚惶。時水軍元帥江顯明列戰船數百，陳營於渙水之東，知濠州有失，正欲救應，卻遇黃天祥殺敗來見，說周師勢銳，不可抵擋。江顯明道：「吾與公列水陣於渙水南岸，以禦周兵，一面申奏主上，提兵來救，庶不至彼之猖獗也。」天祥大喜，即與顯明列二營於南岸，擺齊戰船，橫浮渙水，堅不可入，牢不可破。匡胤兵馬已到渙水，隔岸列成陣勢，乃與步軍使高瓊商議道：「南軍阻水列營，意我不能便渡此河。汝可引兵一千，繞岸登進，候至明日黃昏，放起一把火來，岸軍一失，水軍自慌，吾引軍對岸殺來，必獲大勝。」高瓊領令而行。

次日午後，匡胤領兵斬寨而出，分付諸將傳弓弩手，亂箭射住水軍。那些水軍遮箭不及，怎敢出戰？因此周師渡過渙水，竟趨南岸。黃天祥見周師登岸，大驚不迭，領所部兵來迎，正遇匡胤，兩馬相交，兵器並舉，戰不數合，天祥敗走。此時正近黃昏，忽聽南陣一聲炮響，搖旗擂鼓，火把通紅，正遇狂風大作，顯明營寨盡被延燒。唐兵大亂，自相踐踏。顯明見勢不好，即棄營逃走，遇高瓊殺來，阻住去路。顯明心慌，放馬欲逃，不期馬失前蹄，一交翻下，被高瓊趁手一刀，斬為兩截。部下盡數投降。高瓊遂與匡胤合兵攻殺天祥。天祥料不能勝，抽出寶劍，自刎而死。正是：

可憐節義英雄士，祇見空鞍匹馬回。

水軍見主將已亡，降的降，走的走，一時乾淨。

匡胤得勝，威聲大震，遠近皆驚，於是會合李重進軍馬，直犯泗州，分門攻擊。守城宮范載，知勢難支，開門納款。匡胤入城，禁約部兵，不許搶擄，擾害民間，如違斬首。兵士聞令，整肅而入，百姓盡皆歡悅。正是：

王師遍處施仁義，黎庶歸芸如故常。

十一月，匡胤兵取通州。守將郭延與部將孫信等議道：「周兵勢盛，難與爭鋒，不如歸降，方為上策。」諸將皆稱其善。郭延道：「誰可作降表？」孫信道：「參軍李廷珪鄒可作降表。」郭延命廷鄒為之，廷鄒道：「二公乃唐之宿將，屢受國恩，且通州城郭堅固，糧草充足，正可以擋住周師，或戰或守，以盡臣職。豈可不為備敵，而先為不義之行耶？」郭延道：「吾豈不知？但時勢如此，徒勞無益。公今且順天心，以救生靈之涂炭也。」廷鄒堅執不肯。孫信以刀脅之道：「公不識時務，執意不從，吾先斬汝首，然後迎接周師。」廷鄒大嘆道：「大丈夫以忠義自誓，豈懼一死？吾安肯以堂堂之身，從汝狗彘，偷生於世間，而作降表乎？」孫信大怒，一刀將廷鄒殺死於地。次日，舉城降周。有詩證之：

男子要為天下奇，忠心不屈貴清微。

未經草表先喪命，徒向階前血染衣。

匡胤既得通州，長驅直進，兵至楚州。有防禦使張彥卿堅城固守，周兵攻圍四十餘日，再不能下。世宗聞之，自領大兵前來監督。匡胤見駕奏道：「楚州守將張彥卿深得民心，為之死守，是以臣等不能即克。近聞城中糧草不繼，臣與諸將合兵擊之，早晚可破也。」世宗道：「御弟可分付諸將，各皆用心，朕當照功升賞，決不負也。」匡胤受命。次日，即與李重進等分門攻打，將士齊心，軍兵奮力，自早至午，祇見城西北角早塌了一闕。曹英身先士卒，手執鸞牌，提劍鼓勇登城，把守城軍亂砍，下面軍士蜂擁上城。唐兵遮攔不住，各自下城逃命。曹英開了西門，眾兵齊進，城中鼎沸起來。張彥卿見周兵已至，即與都監鄭招業領兵拒敵。鄭招業殺奔南門，正遇李重進奮勇而來，不待交戰，一刀劈個正著，招業翻於馬下。李重進大殺唐兵，往東門而來。張彥卿見勢已急，無可挽回，仰天嘆道：「今日得報我主矣！」遂擊出寶劍，自刎而死。手下部兵一千餘人，盡皆自殺。有詩為證：

固守堅城勢不回，推恩部下氣相隨。

天心已去身全節，義過田橫不泯墜。

匡胤既得楚州，隨與李重進收兵屯扎，迎駕入城，出榜安民，開倉賑濟。於時周兵勢盛，所到莫敵。消息傳入金陵，唐主大懼，飲食俱廢，如坐針氈，又恥降號稱臣，乃傳位於太子弘冀，遣使奉表，臣事中國。計南唐所管地界，祇有廬州、舒州、蘄州、黃州四郡未下。差使表奏世宗，獻其地土，乞求罷兵。世宗取表視之，見其言詞哀切，情意惻怛，遂言道：「朕本意祇取江北而已，今唐主既能舉國納降，復何言哉？」乃賜答唐主書云：

大周皇帝書達唐主：朕興師，非為貪求土地，殘害人民，實以天下一家，各守封域，以撫治人民，永享安靜和平之福，將子子孫孫，實加賴之。通好方新，書旨更不多及。

差使領書，回金陵見唐主。唐主看書，心始感激，遂仍差使奉表來謝。其表云：

唐國主臣李謹頓首拜表上皇帝陛下：臣遣臣陳覺，奉表天朝。欽奉詔書，休兵息戰，允許和好，容小國仰天涵地育之德，臣不勝銜感。謹獻江北四州，每歲納貢銀一百萬緡，以供上國歲時之用。昧死謹言，伏候赦書。

世宗得表，群臣稱賀。江北悉平，共得十四州六十縣。復賜唐主書，諭以：「自今以後，朕已罷戰，不須傳位。」賜錢弘徽高保勳等犒軍錢帛數十萬。唐主仍差平章馮廷獻銀錢茶穀共二百萬，赴御營前犒軍。世宗待之甚厚。馮廷復命，稱世宗之德。於是唐主傾心臣服於周。有詩為證：

大將南征擁戰旗，歸降納土建功奇。

欲知邊境生民恨，烽火年來望眼迷。

世宗喜南方平定，下令班師還京。各營得令，無不歡欣。明日，拔寨起行。正是：

天子預開麟閣待，祇今誰數貳師功。

駕返汴京，世宗論功封爵，給賞三軍，大開龍宴，慶賞功臣。自是君臣勤政，百姓安樂，置兵戈而不用，漸見太平之象矣。

一日，世宗於文書中得一木簡，長三尺，上寫著檢點作天子五字。世宗駭異，察其所置之人，竟不可得。時張永德為殿前都檢點，世宗心疑，遂命趙匡胤代之。

顯德六年，調回征蜀將帥王景向訓等。時有近臣奏道：「昨夜樞密使昌邑侯王朴卒。」世宗聞奏，親臨其喪，慟哭數日，悲不能止，仰天嘆道：「天不欲朕致治耶，何奪朕之速也？」命具衣冠，以王侯之禮葬之。文武百官俱皆送葬。汴京百姓感念王朴平日待民如子，皆悲哀祭獻，罷市三日，如喪考妣。有詩為證：

深明術數佐皇家，輔治新君謀遠夸。

正值升平身已故，黎民千古盡吁嗟。



卻說南唐主順中國之後，與群臣議貢獻之禮，宋齊邱奏道：「昔日後漢主登極之時，主公曾獻女樂數十名，以免數年之擾，今議貢禮，亦可獻美貌聰明者與中國，勝似金玉玩好之物，且吾江南得有泰山之安矣。」唐主道：「吾觀世宗乃英明之主，非比尋常，倘若不納，是無功而反獲罪矣。」齊邱道：「美色人人所愛，漢帝未嘗不英明，不聞棄逐而臨我不測也。望主公速即行之，必無他慮。」唐主依議，即令中官取美女。中官領命，選得美女二人，一名秦若蘭，一名杜文姬，送於唐主。唐主見二女果然丰姿出眾，美貌動人，即差禮部尚書王崇質為使，送二美女前往中國貢獻。

崇質領命，安備車馬，即日離金陵，前往汴京。近臣奏知世宗，世宗召入殿前。崇質當階朝拜，奏道：「小臣奉主命，進獻美女二名，與陛下供優閑之用。現在宮門外，候聖旨。」世宗下旨，宣二美人入朝，伏於階下。世宗舉目觀看，果有國色，遂問其名。崇質奏道：「一名秦若蘭，一名杜文姬。」世宗大悅道：「名色兩美，足副朕懷。」旨令收入御樂院。趙匡胤出班奏道：「陛下英明聖德，端理天下，不可受外邦之色。苦受玉帛可以供給，糴米可以賞軍，今受女色，是使外邦聞之，皆以陛下為愛色之君，必致美女日進，而政事怠荒，聖德損壞矣。此萬萬不可，望陛下三思。」世宗道：「朕自有方略處之，無煩御弟所慮。」遂不聽諫。乃設宴款待崇質，因而問道：「汝主近日仍備武事，治甲兵乎？」崇質奏道：「自歸天朝以來，舉國悉得其主矣，尚何事於治甲修武乎？」世宗道：「卿之所見甚明，但朕興師征伐，則為讎敵。今為一家，汝主與朕大義已定，更無他說。然而人心難料，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告汝主，兵甲城郭，當宜修葺，為子孫之計。」

崇質頓首受命而辭，取路回金陵，見唐主，奏知世宗所諭之事。唐主感激，遂令守城官吏，凡城池之不完者修葺之，戍兵之單弱者增益之，更且整理軍伍。按下不提。

且說世宗自納美人之後，每召入宮侍宴，日則吹彈歌舞，夜則淫樂歡娛，迷戀情濃，累日不出視朝，凡一切朝政，皆決於范質王溥二人。二人心不自安，約齊君臣，到趙匡胤府中商議軍國大事。不爭有此番議論，有分教——憂國勤民，剔盡怠荒歸淳化。應天順庶，掃開蒙翳見重華。正是：

披堅執銳於焉釋，端冕垂裳自是新。

畢竟眾臣議論何事，當看末回自知。

## 第六十回

絕聲色忠諫滅寵 應天人承歸正統

詞曰：

詩章進諫冀君聽，意殷勤愛敬。閉邪陳善，焦燎團圍，莫非忠盡。

鴻運將開，人歸天應，見彩樓佳信。聖人御極，日月爭輝，華夷歡慶。

### 右調《賀聖朝》

話說世宗自受女樂之後，迷於酒色，日漸怠荒，一切政事，皆決於范質王溥。二人心懷憂懼，約齊群臣到趙匡胤府中，商議道：「今主上春秋鼎盛，未建東宮。又受南唐之貢，沉湎酒色，累日不朝，此非經國經民之為也。公乃國家大臣，未知有何良策，以正君心？」匡胤道：「吾正為此事，欲與諸公商議，不意諸公先降，足見忠勤。明日，我與諸公入宮合奏，看主上聖意若何。」眾皆欣喜而出。

次日，匡胤同群臣入朝，至內殿見世宗，奏道：「陛下春秋鼎盛，皇儲未立，終日佚樂，關係非小。臣等冒死進言，乞早立皇嗣，以副中外之望，遠色勵治，以昭聖德之休。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世宗道：「功臣之子皆未加恩，獨先朕子，豈能安乎？」匡胤奏道：「臣等受陛下厚恩，已是過寵，安敢以子孫受爵為望？乞陛下從群臣之諫，以定國計。」世宗見群臣意切，乃降旨，封皇子為梁王，冊立東宮。時梁王年方七歲，生得聰穎過人。當時群臣謝恩已畢，正欲陳詞諫正，適世宗心生厭倦，命各暫退。眾臣祇得辭駕，怏怏而出。

無奈世宗日事荒淫，怠廢朝政。又於內苑起造一樓，名曰賞花樓，命教練使馮益監造。不消一月，把賞花樓蓋造得十分齊整，華美非凡。怎見得好處？有《西江月》一詞為證：

畫棟飛雲渲染，雕梁映日新鮮。檐牙高啄接青天，錦繡羨他名款。異品奇珍列滿，吹彈絲竹俱全。君王從此樂綿綿，美色香醪賞玩。

工事已完，馮益覆旨奏成。世宗大喜，重賞馮益。駕至賞花樓，設宴與二姬賞玩。又下旨，命文武官員各獻奇花異卉，栽種內苑。這旨一下，那些忠臣良宰，心皆不悅，憤憤不平，祇有那等希圖進用之臣，不吝千金，購求異卉，紛紛進獻。有詩嘆云：

異草奇花不足求，貪淫失政乃為憂。

嗣君小弱何堪立，兵變陳橋自有由。

且說鄭恩病愈起來，聞知此事，即來見匡胤道：「二哥，今主上不理朝政，日夕與美人淫樂，倘外邦聞知，干戈蜂起，民不聊生，如何是好？我與二哥竭力苦諫，不可坐視。」匡胤道：「非吾不欲苦諫，奈主上不聽，其如何之？」鄭恩道：「近聞聖上命百官獻花，吾與二哥何不獻花為名，內藏諷諫之意，或者少有補益，亦未可知。」匡胤道：「此法最妙。」

次日，百官各自進花。匡胤與鄭恩亦至內苑，直趨花樓，來見世宗。世宗正與二美人酣飲，見匡胤到來，便問

道：「二御弟亦來進花麼？」匡胤奏道：「比聞旨下，臣等安敢有違。」世宗道：「卿進何花？」匡胤執梅花近前奏道：「此乃江南第一枝。」世宗命中官取來，供在瓶中，因問道：「此花因甚便稱第一？」匡胤奏道：「此花乃臨寒獨放，幽香潔白，不與凡流並比芳妍，故為第一。臣有一詩，以詠其美，願為陛下誦之：

一夜東風著意吹，初無心事佔春魁。

年年為報南枝信，不許群芳作伴規。」

世宗聽罷大喜，亦命杜文姬吟詩一首以贊之。文姬承旨，便吟道：

「梅花枝上雪初溶，一夜高風激佔東。

花卉池塘冰未泮，柳條如線著春工。」

世宗聽文姬之詩，稱贊不已。忽鄭恩大踏步上樓，奏道：「臣亦有花來獻。」世宗命左右取來視之，乃是一枝枯桑。世宗笑道：「這是枯桑，三御弟獻他何用？」鄭恩道：「臣獻此花，與眾不同。汴京城中若無此樹，則士民凍餓。臣有俗詩一首，敢吟與陛下助興。」遂而吟道：

「竹籬疏處見梅花，盡是尋常賣酒家。

爭是汴梁十萬頃，春風無不遍桑丫。」

世宗勉強喜悅，賜趙鄭二人酒食。二人飲了幾杯，立於欄桿之外，見獻花者紛紛而進。迨至日暮，世宗謂二人道：「卿等此時未歸，有何事議？」匡胤奏道：「臣等見陛下累日不朝，有荒政事，為此冒死上言，願陛下勿事流連，親臨國政，則社稷有磐石之安矣。」世宗道：「朕向因干戈擾攘，並無少安。今日稍得閑暇，與二姬賞玩，聊敘一時之興耳，豈得遽云荒政？且人生在世，如弱草樓塵，爭榮有幾？況今幸值中平之世，卿等亦得與親知故舊，暫圖歡樂，以盡餘年，不亦可乎？而乃日事言詞，徒多瑣屑耶？」鄭恩奏道：「陛下不聽臣等之諫，恐有不測，悔之晚矣。」世宗不答，拂衣而入。

鄭趙二人出了宮門，私相議道：「主上荒淫如此，若不設計，勢不可為。」匡胤道：「與你同見范樞密商議可也。」二人來見范質，說知其故。范質道：「昨日司天監奏，有火星下降。旨發該部禳解。為今之計，可乘禳災之舉，焚其賞花樓，庶可以挽回聖上之心。」鄭恩道：「此計大妙，不可洩漏。」

次日，密令守宮軍校，準備救火之具。將近二更，鄭恩躲於賞花樓下，聽得鼓聲聒耳，鄭恩於近宮邊放起火來。其夜正值東風大起，一時之間，風助火勢，火逞風威，照耀得滿天通紅，遍苑雪亮。宮官報知世宗道：「行宮火起。」世宗大驚，親自看火，祇見火已延及樓閣。鄭恩近前大喊道：「陛下速避，火勢近矣。」世宗驚慌無措，鄭恩負了便跑。二姬且哭且行，高聲喊救。忽見匡胤轉出，叫道：「速來，速來。」二姬祇道真心救他，急奔前來。被匡胤左挾若蘭，右提文姬，向火焰裏一拋，可憐！正是：

粉面頓然成粉骨，紅顏頃刻變紅灰。

此時軍士望見匡胤將二姬燒死，各把水器齊來救滅了火，早見新造宮樓變為白地。次日，匡胤同文武朝見稱賀。世宗問道：「二美人何在？」匡胤奏道：「火勢甚大，莫能相救，想已燒死矣。」世宗聞之，痛悼不已，拂袖還宮。群臣各退。有詩為證：

忠臣至此亦堪憐，何事謀姬向火燃。

若使陳橋袍不著，千年忠義屬誰看。

世宗自被火驚，日日思想二姬，漸成疾病，不能視朝。適鎮軍節度使韓通團奏邊務事情，聞知世宗有疾，入宮待問。世宗說知得病之由。韓通奏道：「臣聞此舉皆趙鄭二人所為。幸陛下善保龍體，不必以二姬為念。」世宗道：「朕已知之，然趙鄭實朕之親臣，不忍加罪。」韓通謝恩而退。回至府中，心下暗想道：「主上倘有不測，朝中惟此二人專權，彼若以舊怨致讐於我，我何能堪？」乃召心腹李智商議其事。李智道：「君侯公子尚未婚配，近聞符太師有次女，乃主上親姨，亦未擇配。君侯何不乘此入宮奏知主上，與之聯姻，日後符娘娘當國，君侯可保無慮矣。」韓通大喜道：「此計甚妙。」次日進宮，朝見世宗，奏知此事。世宗道：「朕當與子成之。」即日召符太師入宮，將韓通姻事說知。符太師奏道：「既蒙陛下聖諭，臣安敢有違？奈幼女嬌習未除，尚容再議。」世宗允奏。韓符二人辭駕出宮回府。韓通以為世宗主婚，必然能成，遂乃打點行聘。不提。

卻說匡胤之弟匡義，因見冬雪初晴，在家無事，帶領數人，出獵於東郭門外。祇見有一喜鵲立在靠牆梅枝之上，對了匡義，連叫數聲。匡義彎起彈弓，指定打去，正中那鵲左翼。那鵲又叫了一聲，展起雙翅，竟望符太師的花園裏飛去了。匡義認得符太師花園，便令從人停騎園外，自己越牆而進，來尋喜鵲。纔行幾步，祇見那邊有七八個丫鬟，簇擁著一位小姐，正從假山石背後而來。匡義進退不及，慌慌張張閃在躲避去處，偷眼看那小姐，年未及笄，生得窈窕娉婷，美貌無比。這小姐不是別人，正是符太師的次女二小姐，那小姐也為觀玩而來。當時符小姐帶領丫鬟來至園中，一眼睜去，早見了匡義。便令丫鬟喚至跟前，開言問道：「君是何處人氏？白晝逾牆，有犯非禮，三尺難容。」匡義答道：「小可乃趙司空之次子，當朝趙檢點之弟，名匡義，因見冬雪初晴，放騎遊獵，偶放一彈，正中喜鵲，飛入小姐家園，小可一時誤進，望乞海涵。」符小姐見匡義人物魁梧，殊非凡品，心中已自歡喜，及聽言詞遜順，聲氣清和，不覺目凝神逝，暗自想道：「若得此人為婚，一生之願足矣。」又問：「君年幾何？」匡義道：「小可年交十九。」小姐道：「曾娶親否？」匡義赧然搖手，以示未婚。小姐道：「君可速去，恐太師知覺，不當穩便。」匡義躬身應諾。小姐令侍女開了後門，放他出去。小姐戀戀不捨，以目送之。有詩為證：

喜鵲連枝墮符圖，佳期預報賴他傳。

一言竟識非凡品，佇見成姻了宿緣。

匡義出得園來，同從騎徑回府中，見了匡胤，備述其事。匡胤道：「此天意也，使汝入園而得睹其容。」遂即差人請范樞密到府，分賓而坐。茶罷，匡胤將匡義誤入符太師園中，遇見皇姨之事，說了一遍，故欲相煩作伐。范質道：「此事容易，符太師夫人，與下官寒荊是通家之姻，明日當為令弟求婚，事必諧也。」匡胤大喜道：「若得事成，必當重報。」范質告別回家。

次日，命夫人郝氏到符府說親，與太師夫婦細述趙公子求親一事。太師道：「此段姻緣，極是相宜，怎奈主上先曾有旨，命許韓通之子為婚，今日我若許了趙公子，恐違了聖上之旨，事在兩難，如之奈何？」郝夫人道：「趙公子聞他有大貴之相，況兼德行皆全，英才日盛，較諸韓公子不啻天淵之隔。古人云擇婿以德。若許此人，諒聖上決不為怪。」太師道：「此言也是，但韓家先來議親，故難開口。老夫當效古法，於城中高結彩樓，待小女自拋彩球，看是誰人姻緣，以為定準，便可使兩家各無怨心。」郝夫人道：「太師所言甚當。」遂別了回府，訴知范質，令人報知趙府。

過了數日，符太師差人在於大街結起一座彩樓，相約韓趙二家姻事。匡胤知道，乃令匡義準備。匡義應諾，帶了四五個從人，來到天街。見韓通之子韓松，領了數十名家將，先在等候。又有那些官家子弟，聚齊在樓下觀看。當時等了一回，祇聽得樓上鼓樂齊奏，先有一管家人，向著樓外吟詩一首道：

「彩樓高結一時新，天上人間富貴春。

憑語藍橋消息好，盡教仙子意殷勤。」

那管家吟詩已畢，立在一旁。須臾，祇見許多綵女整整齊齊擁著皇姨，於彩樓正中間坐下，舉眼望樓下看時，見樓下看的眾人都翹首而望。祇見彩樓左首立著一人，人物軒昂，儀表非俗，又是打扮得齊楚。但見：

戴一頂官樣黑紗巾，穿一領紵絲青色袄，外罩蜀錦披風，腰繫金線綠帶，足登烏靴，搖曳多姿。

原來此人就是心上之人，今日看見，分外英俊。又見那彩樓右首立著韓松，生得卑陋，面如烏漆，背似彎弓。看他打扮，倒也齊整。但見：

戴一頂官樣青絲笠，穿一領黃褐紵絲袍，繫一條綠絨金線條，著一雙黑皂麂皮靴。

當下符小姐細觀兩人，已判優劣。立起身來，在侍女手中接過彩球，對天祝拜已畢，執定彩球，看定了匡義拋將下來。正被匡義接著，跨上了馬，喜氣洋洋，與從人向南街去了。

韓松立在樓下，不瞅不睬，看者無不恥笑。跟隨人俱各沒趣，擁了韓松，上馬而去。回至府中，報與韓通。韓通大怒道：「聖上之命，反不及范樞密耶？」即令心腹將士，帶領數百勇壯家丁，埋伏於南街要路，等候槍親。不想事機不密，早有人報知匡胤。匡胤便與鄭恩商議。鄭恩道：「不須憂慮，我等與從樂人從小路抬回，待小弟扮做小姐，耍他一耍。」匡胤笑道：「言之有理。」遂令從人轎馬抬了皇姨，悄悄的從僻靜小路娶到府中，與匡義結親。不表。

祇說鄭恩扮做新人，前面樂人引導，金鼓喧雜，燈燭輝煌，一行人鬧鬧熱熱，由南街大路而來。祇見韓家的埋伏軍士，看見趙府迎娶已到，即時一聲號炮，一齊上前，把音樂隨從人等打散，搶得一乘大轎，自為得計，抬進韓府。韓通大喜，親自揭開轎簾。祇見轎裏踱出一個鄭恩來，高叫一聲：「韓兄，小弟到此，快備酒來與你對飲。」韓通情知中計，無可奈何，祇得賠笑道：「老弟若肯開懷，便當款待。」鄭恩見韓通反賠笑臉，禮順辭謙，便正色相勸道：「韓兄，公子日後自有姻緣，何必爭執，以傷和氣？」言罷，辭別而去。韓通祇氣得毛髮直豎，憤恨於心。次日入朝，奏知世宗。世宗道：「匡胤之弟，亦朕之愛弟。此事不必深念，倘朝中有相宜者，朕當為卿議娶可也。」因加授韓通為充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謝恩而出。

誰知世宗自得病以來，不能痊愈，延之日久，飲食不進，大勢日危，召范質等入宮，囑以後事道：「嗣君幼弱，卿等盡心輔之。昔有翰林學士王著，乃朕之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以為相。」質等受命而出，私相議道：「王著日在醉鄉，是個酒鬼，豈可為相？當勿洩漏此言。」是夕，世宗臥於寢宮，駕崩。遠近聞之，無不嗟悼。後人有詩以美之：

五代都來十二君，世宗英武更神明。

出師命將誰能敵，立法均田豈為名。

木刻農夫崇本業，銅銷佛像便蒼生。

皇天倘假數年壽，坐使中原見太平。

世宗既崩，群臣立梁王訓於柩前即位，是為恭帝。文武山呼已畢。尊符后為太后，垂簾聽政。遣兵部侍郎竇儀至南唐告哀。竇儀領命，至南唐來，正值天寒地凍，雨雪霏霏。不日到了南唐，見了唐主。唐主欲於廊下受詔，竇儀道：「使者奉詔而來，豈可失其舊禮，若謂雨雪，俟他日開讀可也。」唐主聞言，拜詔於庭，不勝哀感。款待竇儀而別。

數日，有鎮定報到，河東劉鈞結連契丹，大舉入寇，聲勢甚盛，鋒不可當。近臣奏知太后。太后大驚，急聚文武商議。范質奏道：「劉鈞結連契丹，其勢甚大，惟都檢點趙匡胤可以禦之。」太后依奏，即宣趙匡胤入朝，命為元帥，領兵敵契丹。匡胤奏道：「主上新立，在朝文武宜戮力同心，共守京城。臣當另調澶州等處將帥，一同征討，是乃萬全之策。」太后大喜，即下敕旨，前去調撥張光遠等，會兵出征。時苗光義自從在王府決數救護匡胤之後，一向隱在山

中，今見世宗棄世，來到京中，見日下又有一日，黑光相蕩，指謂匡胤親吏道：「此天命也，時將至矣。」言畢，飄然而去。

此時各鎮帥臣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楊廷翰、李漢升、趙廷玉、周霸、史魁、高懷德等俱在麾下聽用。

當時擇日發兵，搖旗吶喊，擂鼓鳴金，一聲炮響，行動三軍。看看來到陳橋驛，軍士屯聚於驛門之外。忽高懷德對眾人道：「今主上新立，更兼年幼，我等出力，誰人知之？不如立檢點為天子，然後北征。諸公以為何如？」都衛李處耘道：「此事不宜預備，可與匡義議之。」匡義道：「吾兄素以忠義為心，恐其不從，如之奈何？」正言間，忽趙普來至，眾人以欲立之事告之。趙普道：「吾正來與諸公議此大事。方今主少國疑，檢點令名素著，中外歸心，一入汴梁，天下定矣。乘今夜整備，次早行事。」眾皆歡喜，各自整頓軍伍，四鼓聚集於陳橋驛門，等候匡胤起身，便舉大事。此時匡胤身臥帳中，不知諸將所議。

天色漸明，部下眾將直入帳中，高叫道：「諸將有言，願立檢點為天子。」匡胤大驚，披衣而起。未及詰問，眾擁至跟前，石守信竟將黃袍披在匡胤身上，抱在椅中，眾將山呼下拜，聲徹內外。匡胤道：「汝等自圖富貴，使我受不義之名。此何等事，而倉卒中為之？」石守信道：「主少國疑，明公若有推阻，而彼豈肯信乎，再要成事，恐亦晚矣。」匡胤嘿然不答。匡義進道：「此雖人謀，亦天意也，兄長不須遲疑。且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感激如父母，京師，天下之根本，願下令諸將，入城不許侵奪百姓，乃為天下定計也。且苗光義先生前日對人說道，日下復有一日，該哥哥登位無疑。」匡胤聽了苗訓之言，如夢初覺，想起前日相面之詞，真是先見，懊悔屢屢失禮於他。遂下令道：「太后與主上，是我北面而事的，不得冒犯，群臣皆我比肩，不得欺凌，朝中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用命則誅。」軍士皆應道：「謹受命。」匡胤號令已定，遂整隊而回。軍士至汴梁，自仁和門入城，秋毫無犯。百姓歡悅。有詩為證：

七歲君王寡婦兒，黃袍著處是相欺。

兵權有急歸帷幄，那見遼兵犯帝畿？

匡胤既入城，下令軍士歸營，自退於公署。

時早朝未散，太后聞陳橋兵變，大驚不迭，退入宮中。范質對王溥道：「舉奏遣將，而致反亂，吾輩之罪也。」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而出，急來與范質議道：「彼軍初入，民心未定，吾當統領親兵禁軍以敵之。二公快請太后懿旨，布告天下，必有忠義勤王者相起，則叛逆之徒一鼓可擒矣。」范質依言，入宮見太后請旨。韓通歸至府中，召集守禦禁軍親隨將校，以備對敵。忽禁軍教頭王彥升大怒道：「天命有歸，汝何為自戕其身？」即引所部禁兵來捉韓通。韓通未及相迎，竟被彥升一刀梟了首級。部下軍兵將其妻妾並次子亦皆殺死，惟長子韓松逃脫，奔入遼邦而去。有詩為證：

忠於王事見韓通，世宗親征有幾同。

欲禦逆謀志未遂，階前冤血至今紅。

匡胤在公署聞得城中鼎沸，急忙下令禁止。有將捉得范質王溥等來見，范質挺身責道：「公乃世宗之親臣，言聽計從。今欲乘喪亂而欺孤寡，生心謀反，異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思之豈不愧乎？」匡胤掩淚答道：「吾受世宗厚恩，今為六師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奈如之何？」言未已，帳前羅彥威拔劍在手，厲聲說道：「三軍無主，眾將議立檢點為天子，再有異言者斬！」王溥面如土色，拜於階下。范質不得已，亦下拜。匡胤親自扶起，以優禮待之。後人有詩以譏范質等云：

國祚既移宋鼎新，首陽不食是何人？

片言不合忙投拜，可惜韓通致殺身。

范質等奉匡胤入朝，召集文武百官，兩班分立。翰林院官捧出禪位詔書，令侍郎竇儀宣讀，詔曰：

天生蒸民，樹之司牧。二帝推公而禪位，三王乘時以革命，其極一也。予末小子，遭家不造，人心已去，天命有歸。咨爾歸德節度使殿前都檢點趙匡胤，稟上聖之資，有神武之略，佐我高祖，格於皇天，逮事世宗，功存納麓，東征西怨，厥績懋焉。天地鬼神，享於有德，謳歌獄訟，歸於至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如釋重負，予其作賓。嗚呼欽哉，祇畏天命！

竇儀讀罷詔書，匡胤就北面聽命訖。宰相扶了登崇元殿，加上天子袞冕，受群臣朝賀，是為太祖皇帝。奉周主為鄭王，子孫世襲其職。符太后遷居西宮。大赦天下。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元年，而周運亡矣。古虞願充有《歷朝捷錄》紀之云：

世宗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敗漢兵，閱諸軍，平江北，伐契丹，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抗節而蒙褒，張美以供奉而見疏，馮道以販圖而被棄。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人心，激發一世。近者畏，遠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木，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囚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饑，賑貧也，立二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元，留心治道，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為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顧其亡國，亦若是之速，又何也？豈帝王自有真，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燭火不容不息乎？

追尊父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尊母杜氏為皇太后。當時太祖拜於殿下，群臣相賀，杜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道：「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而反生不樂，何也？」太后道：「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治得其道，則此位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耳。」太祖拜道：「謹受教。」遂立賀氏為皇后，韓氏為偏宮，杜氏為西宮。

越數日，太祖下詔，加范質王溥等為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為樞密直閣學士。論扶立功，以趙彥溥慶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度使之職，以石守信張光遠為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鄭恩高懷德以列侯並領節度使之職，其餘董龍董虎李通周霸等俱為參將。詔下，諸臣各各謝恩。

時華山隱士陳搏騎驢過汴京，聞太祖登位，拍手大笑道：「天下自此定矣。」吟詩一首云：

夾馬營中紫氣高，屬豬人定著黃袍。

世間從此多無事，我向山中睡得牢。

吟罷，竟自回山。不提。

卻說太祖欲以優禮待朝臣，深念韓通之死，贈為中書令，以旌其忠。反加王彥升擅殺主將之罪，雖有幸寬宥之，但革其官，終身不用。後人有詩嘆之云：

擅殺之罪不可逃，當初何用進黃袍。

功臣既死無由及，後代兒孫竟失褒。

從此天下大定，仁明之主，永享太平。《飛龍傳》如斯而已終。但世事更變，難以逆料。要知天下此後誰繼，當看《北宋金槍》便見源委也。後人有詩以詠之：

五代干戈未息肩，亂臣賊子混中原。

黎民困苦天心怨，胡虜驅馳世道顛。

檢點數歸真命主，陳橋兵變太平年。

黃袍丹詔須臾至，三百鴻圖豈偶然。

\*\*\* END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EBOOK 飛龍全傳 \*\*\*

Updated editions will replace the previous one—the old editions will be renamed.

Creating the works from print edition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means that no one owns a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in these works, so the Foundation (and you!) can copy and distribute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ithout paying copyright royalties. Special rules, set forth in the General Terms of Use part of this license, apply to copying and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and trademark.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and may not be used if you charge for an eBook, except by following the terms of the trademark license, including paying royalties for use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If you do not charge anything for copies of this eBook, complying with the trademark license is very easy. You may use this eBook for nearly any purpose such as creation of derivative works, reports, performances and research.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may be modified and printed and given away—you may do practically ANYTH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eBoo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Redistribution is subject to the trademark license, especially commercial redistribution.

START: FULL LICENS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PLEASE READ THIS BEFORE YOU DISTRIBUTE OR USE THIS WORK

To protec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by using or distributing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you agree to comply with all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vailable with this file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license](http://www.gutenberg.org/license).

**Section 1. General Terms of Use and Re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1.A. By reading or using any part of thi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you indicate that you have read, understand, agree to and accept all the terms of this licens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copyright) agreement. If you do not agree to abide by all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cease using and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your possession. If you paid a fee for obtaining a copy of or access to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and you do not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you may obtain a refund from the person or entity to whom you paid the fee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8.

1.B. “Project Gutenberg”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It may only be used on or associated in any way with an electronic work by people who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re are a few things that you can do with mos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even without complying with the full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ee paragraph 1.C bel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you can do with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f you follow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nd help preserve free future access to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See paragraph 1.E below.

1.C.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or PGLAF), owns a compilation copyright in the collec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Nearly all the individual works in the collection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an individual work is unprotected by copyright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ar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do not claim a right to prevent you from copying, distributing, performing, display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e work as long as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are removed. Of course, we hope that you will support the Project Gutenberg™ mission of promoting free access to electronic works by freely sharing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keep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You can easily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y keeping this work in the same format with its attached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when you share it without charge with others.

1.D. The copyright laws of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located also govern what you can do with this work. Copyright laws in most countries ar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change. If you are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heck the laws of y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before downloading, copy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distributing or creating derivative works based on this work or any other Project Gutenberg™ work. The Foundation makes no representations concerning the copyright status of any work in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1.E. Unless you have removed all references to Project Gutenberg:

1.E.1.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active links to, or othe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must appear prominently whenever any copy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y work on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ppears, or with whic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is associated) is accessed, displayed, performed, viewed, copied or distributed:

This eBook is for the use of anyone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t no cost and with almost no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You may copy it, give it away or re-use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included with this eBook or onlin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If you are not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will have to check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where you are located before using this eBook.

1.E.2.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derived from text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does not contain a notice indicating that it is pos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the work can be copied and distributed to an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out paying any fees or charges. If you are redistributing or providing access to a work with the phrase “Project Gutenberg” associated with or appearing on the work, you must comply either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or obtain permission for the use of the work and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s set forth in paragraphs 1.E.8 or 1.E.9.

1.E.3. If an individual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i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your use and distribution must comply with both paragraphs 1.E.1 through 1.E.7 and any additional terms impos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 Additional terms will be linked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for all works pos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pyright holder fou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work.

1.E.4. Do not unlink or detach or remov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terms from this work, or any files containing a part of this work or any other work associated with Project Gutenberg™.

1.E.5. Do not copy, display, perform, distribute or redistribute this electronic work, or any part of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out prominently displaying the sente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E.1 with active links or immediate access to the full terms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1.E.6. You may convert to and distribute this work in any binary, compressed, marked up, nonproprietary or proprietary form, including any word processing or hypertext form. However, if you provide access to or distribute copies of a Project Gutenberg™ work in a format other than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at used in the official version posted on the official Project Gutenberg™ website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you must, at no additional cost, fee or expense to the user, provide a copy, a means of exporting a copy, or a means of obtaining a copy upon request, of the work in its original “Plain Vanilla ASCII” or other form. Any alternate format must include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as specified in paragraph 1.E.1.

1.E.7. Do not charge a fee for access to, viewing, displaying, performing, copying or distributing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unless you comply with paragraph 1.E.8 or 1.E.9.

1.E.8. You may charge a reasonable fee for copies of or providing access to or distributing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vided that:

- You pay a royalty fee of 20% of the gross profits you derive from the use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calculated using the method you already use to calculate your applicable taxes. The fee is owed to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but he has agreed to donate royalties under this paragraph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Royalty payments must be paid within 60 days following each date on which you prepare (or are legally required to prepare) your periodic tax returns. Royalty payments should be clearly marked as such and sent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t the address specified in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 You provide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by a user who notifies you in writing (or by e-mail)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that s/he does not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e full Project Gutenberg™ License. You must require such a user to return or destroy all copies of the works possessed in a physical medium and discontinue all use of and all access to other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 You provide,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F.3, a full refund of any money paid for a work or a replacement copy, if a defect in the electronic work is discovered and reported to you within 9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work.
- You comply with all other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for fre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works.

1.E.9. If you wish to charge a fee or distribute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or group of works on different terms than are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you must obtain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Contact the Found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3 below.

#### 1.F.

1.F.1. Project Gutenberg volunteers and employees expend considerable effort to identify, do copyright research on, transcribe and proofread works not protected by U.S. copyright law in creating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Despite these efforts,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and the medium on which they may be stored, may contain "Defects," such as, but not limited to, incomplete, inaccurate or corrupt data, transcription errors, a copyright or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a defective or damaged disk or other medium, a computer virus, or computer codes that damage or cannot be read by your equipment.

1.F.2. LIMITED WARRANTY, DISCLAIMER OF DAMAGES - Except for the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described in paragraph 1.F.3,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owne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trademark, and any other party distributing a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 under this agreement, disclaim all liability to you for damages,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YOU AGREE THAT YOU HAVE NO REMEDIES FOR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BREACH OF WARRANTY OR BREACH OF CONTRACT EXCEPT THOSE PROVIDED IN PARAGRAPH 1.F.3. YOU AGREE THAT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D ANY DISTRIBUTOR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NOT BE LIABLE TO YOU FOR ACTUAL, DIRECT, INDIRECT,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INCIDENTAL DAMAGES EVEN IF YOU GIVE NOTI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1.F.3.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 If you discover a defect in this electronic work within 90 days of receiving it, you can receive a refund of the money (if any) you paid for it by sending a written explanation to the person you received the work from.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on a physical medium, you must return the medium with your written explanation. The person or entity that provided you with the defective work may elect to provide a replacement cop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you received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the person or entity providing it to you may choose to give you a second opportunity to receive the work electronically in lieu of a refund. If the second copy is also defective, you may demand a refund in writing without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fix the problem.

1.F.4. Except for the limited right of replacement or refund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F.3, this work is provided to you 'AS-IS', WITH NO OTHER WARRANTIES OF ANY KIND, EXPRESS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URPOSE.

1.F.5.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disclaimers of certain implied warranties or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certain types of damages. If any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violates the law of the state applicable to th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to make the maximum disclaimer or limitation permitted by the applicable state law. The invalidity or unenforceability of any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void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1.F.6. INDEMNITY - You agree to indemnify and hold the Foundation, the trademark owner, any agent or employee of the Foundation, anyone providing copies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agreement, and any volunteer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harmless from all liability, costs and expenses, including legal fees, that aris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from any of the following which you do or cause to occur: (a) distribution of this or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b) alteration, modification, or additions or deletions to any Project Gutenberg™ work, and (c) any Defect you cause.

## **Section 2. Information about the Mission of Project Gutenberg™**

Project Gutenber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distribution of electronic works in formats readable by the widest variety of computers including obsolete, old, middle-aged and new

computers. It exists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hundreds of volunteers and donations from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Volunteers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provide volunteers with the assistance they need are critical to reaching Project Gutenberg™'s goal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llection will remain freely available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In 2001,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was created to provide a secure and permanent future for Project Gutenberg™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nd how your efforts and donations can help, see Sections 3 and 4 and the Foundation information page at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 **Section 3.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is a non-profit 501(c)(3)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nd granted tax exempt status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The Foundation's EIN or federal tax identification number is 64-6221541.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are tax deductible to the full extent permitted by U.S. federal laws and your state's laws.

The Foundation's business office is located at 809 North 1500 West, Salt Lake City, UT 84116, (801) 596-1887. Email contact links and up to date contac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at the Foundation's website and official page at [www.gutenberg.org/contact](http://www.gutenberg.org/contact)

### **Section 4. Information about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Project Gutenberg™ depends upon and cannot survive without widespread public support and donations to carry out its mission of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ublic domain and licensed works that can be freely distributed in machine-readable form accessible by the widest array of equipment including outdated equipment. Many small donations (\$1 to \$5,000)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maintaining tax exempt status with the IRS.

The Foundation is committed to complying with the laws regulating charities and charitable donations in all 50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liance requirements are not uniform and it takes a considerable effort, much paperwork and many fees to meet and keep up with these requirements. We do not solicit donations in locations where we have not received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compliance. To SEND DONATIONS or determine the status of compliance for any particular stat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http://www.gutenberg.org/donate).

While we cannot and do not solicit contributions from states where we have not met the solicitation requirements, we know of no prohibition against accepting unsolicited donations from donors in such states who approach us with offers to donate.

International donations are gratefully accepted, but we cannot make any statements concerning tax treatment of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U.S. laws alone swamp our small staff.

Please check the Project Gutenberg web pages for current donation methods and addresses. Donations are accepted in a number of other ways including checks, online payments and credit card donations. To donate, please visit: [www.gutenberg.org/donate](http://www.gutenberg.org/donate)

### **Section 5.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electronic works**

Professor Michael S. Hart w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Project Gutenberg™ concept of a library of electronic works that could be freely shared with anyone. For forty years, he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with only a loose network of volunteer support.

Project Gutenberg™ eBooks are often created from several printed editions, all of which are confirmed as not protected by copyright in the U.S. unless a copyright notice is included. Thus, we do not necessarily keep eBooks in compliance with any particular paper edition.

Most people start at our website which has the main PG search facility: [www.gutenberg.org](http://www.gutenberg.org).

This website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Project Gutenberg™, including how to make donations to the Project Gutenberg Literary Archive Foundation, how to help produce our new eBooks, and how to subscribe to our email newsletter to hear about new eBooks.